

美国黑人斗争

〔美〕乔安妮·格兰特 著

BLACK PROTES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712.8/ 070406

美国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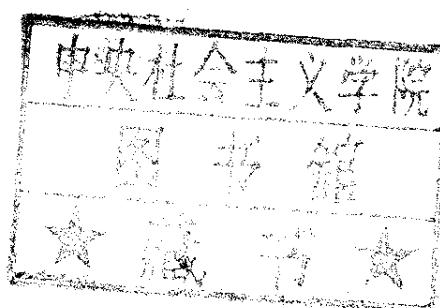
美国黑人斗争史

— 1619年至今的历史、文献与分析

〔美〕乔安妮·格兰特 著

郭瀛 伍江 杨德 翟一我 译

简文光 范道丰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道丰
责任校对：孟繁红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李玲玲

美国译丛
美国黑人斗争史

Meiguo Heiren Douzheng Sh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 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125 印张 2 插页 494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册

统一书号：11190·170 定价：4.20元

关于《美国译丛》的说明

美国建国虽仅二百多年，但已由一个落后的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处于世界的前茅。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各方面也都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病，但在发展科技和经济等方面有一些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我们决定编辑这套《美国译丛》，分别翻译出版美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和文献。希望得到各方面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我们把这一套丛书编好。

《美国译丛》编辑组

人们说，自由要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

人们说，自由要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

啊，主呀，我们已经斗争这么久，

我们必须自由，我们必须自由。

Joanne Grant
Black Protest
History, Documents, and Analyses
1619 to the present
1968 by CBS Publications, U. S. A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版社

1974年修订版译出

参加本书翻译的除郭瀛、伍江、杨德、翟一我外，还有郭美凤、刘万钧、西门露沙三同志。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奴隶制和早期的反抗活动

引言 (12)

1. 在美国的最初年代 (19)

 奴隶制：赴美路上 丹·曼尼克斯、马·考利 (19)

 1652年公谊会教友反对奴隶制的决议 (22)

 1688年孟诺派对奴隶制的反对 (22)

 革命战争时期奴隶要求获得自由的请愿书 (25)

 反人头税请愿书 1793—1794年 (28)

 所有奴役无辜的奴隶主都是叛教者 本杰明·莱 (29)

2. 奴隶叛乱和抵制 (33)

 1861年前的美国奴隶暴动 哈维·威什 (33)

 对奴隶制逐日不停的抵制

 雷蒙德·鲍尔、阿利丝·鲍尔 (44)

 纳特·特纳暴动 (54)

 争取教育平等的请愿书 (1787年) (62)

 自由非洲人协会成立通告 (62)

第二部分

南北战争前的年代

引言 (65)

1. 废奴主义者 (72)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章程	(72)
《解放者》的第一篇社论.....	威廉·劳·加里森 (73)
美国奴隶制实况.....	西奥多·韦尔德 (75)
致南方基督教妇女的呼吁书.....	安吉利娜·格林基 (79)
约翰·布朗1859年11月2日在法庭上的最后讲话.....	(86)
约翰·布朗的最后书面陈述.....	(87)
2. 黑人观点.....	(88)
《北极星》第一卷第一期社论.....	弗·道格拉斯 (88)
戴维·沃尔克的呼吁书.....	(89)
索哲纳·特鲁思.....	(95)
查尔斯·伦诺克斯·雷蒙德反对乘车种族隔离的讲话...	(98)
塞尔勒·罗伯茨反对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的案件	查尔斯·萨姆纳 (103)

第三部分 一个分裂的国家

引言.....	(111)
1. 黑人与战争.....	(121)
有色人种，拿起武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21)
黑人团中的军事生活：为薪饷而斗争.....	托马斯·艾·希金森 (124)
黑人对内战的反应.....	詹姆斯·M·麦克弗森 (128)
北方人抗议歧视.....	(131)
评《解放黑奴宣言》.....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 (137)
2. 重建运动.....	(142)
新奥尔良《论坛报》论重建运动.....	(142)
论重建运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45)
自由的曙光.....	W. E. B. 杜波依斯 (149)

3. 重建运动后 (161)

- 《黑人法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 (161)
- 为反对暴力行径致国会的呼吁书 (167)
- 全国有色人代表大会呈国会之民权请愿书 (173)
- 1883年一位黑人律师为反对旅行隔离作证 (177)
- 为黑人受排挤伸张正义 托马斯·E·沃森 (178)
- 隔离但却平等——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之判决 (185)

第四部分 二十世纪初期

引言 (189)

1. 北方移民 (194)

- 黑人移居者的信件 埃米特·J·斯各特 (194)
- 紧密团结起来 W·E·B·杜波依斯 (199)
- 杜波依斯的堕落 休伯特·H·哈里逊 (200)
- 1919年芝加哥种族骚动···圣·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 (202)

2. 隔离与联合 (212)

- 布克·T·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博览会上的演讲 (212)
- 马库斯·加维的哲学 (216)
- “全国黑人委员会”批评布克·华盛顿 (220)
- 尼亚加拉运动之原则声明 (224)
-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成 兰斯顿·休斯 (228)

第五部分 萧条年代

引言 (234)

1. 黑人与工会 (240)

- 美国劳联与黑人 (240)

为什么我们进军.....	(242)
你们不能消灭整个工人阶级.....	安吉洛·赫恩登(246)
黑人——有组织的工会的朋友还是敌人?	莱斯特·格兰杰(254)
2.群众性进军的开始.....	(261)
全国黑人大会——动员令.....	(261)
向华盛顿进军运动.....	A·菲力普·伦道夫(264)

第六部分 一个新运动的诞生

引言.....	(273)
1.早期的斗争.....	(284)
种族隔离教育是不平等的——最高法院对“布朗控 教育局案”的意见.....	(284)
抵制：南方宣言——关于宪法原则的声明.....	(292)
她踽踽独行.....	戴西·贝茨(296)
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	罗莎·帕克斯夫人(302)
非暴力与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运动.....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307)
人民在行动中：“伯明翰运动”记事.....	(310)
2.由静坐抗议到选举.....	(317)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关于宗旨的声明.....	(317)
为争取投票而战斗.....	(318)
学习文化和解放.....	塞普蒂马·P·克拉克(321)
给北方支持者的一封信.....	罗伯特·摩西(328)
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工作进展报告.....	阿文·W·罗林斯(330)

3. 联邦的作用	(331)
密西西比的革命活动	汤姆·海登(331)
司法部采取了行动	(338)
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	霍华德·津恩(342)
4. 白人的猛烈抵制	(349)
蒙哥马利市争取公民权利的乘车示威者	
斯图尔特·H·卢里	(349)
公正?	(356)
莱夫洛县监狱随记	詹姆士·福曼(363)
为密西西比牺牲的三条人命	威廉·布雷德福·休伊(370)
5. 黑人回击	(374)
带枪的黑人	罗伯特·F·威廉斯(374)
1963年伯明翰的示威运动	莱恩·霍尔特(379)
1964年的哈莱姆骚乱	
弗雷德·费里蒂和马丁·G·伯克	(385)
武装防卫	查尔斯·R·西姆斯(394)

第七部分 政治行动

引言	(405)
1. 向华盛顿呼吁	(414)
向华盛顿进军	约翰·刘易斯(414)
新雅各宾派和完全解放	詹姆士·法默(416)
美国民权委员会关于选举权的建议	(422)
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	罗伊·威尔金斯(429)
争取自由的夏天	萨利·贝尔弗雷奇(433)
2. 独立的政治行动	(445)
洛恩兹县的自由党	约翰·休利特(445)

关于纽约市学校的问题和答复.....	(451)
纽约市人民教育委员会.....	(454)
这是你们所想要的吗?	(455)
3. 民权与和平.....	(460)
越南战争——密西西比州麦肯布的抗议.....	(460)
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966年1月6日	(461)
在越南的那边.....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463)
你曾经迟到过一天吗?	(471)

第八部分 种族与经济

引言.....	(473)
1. 黑人和白人.....	(480)
别了, 自由派.....洛伦·米勒	(480)
黑人与白人间的危机.....查尔斯·西尔伯曼	(486)
黑人革命与白人的强烈反应.....约翰·基伦斯等	(490)
2. 黑人权力.....	(497)
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奥杜邦.....	(497)
关于种族问题的意见书.....	(502)
马尔科姆是大丈夫.....奥西耶·戴维斯	(507)
黑人权力.....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510)
“黑人权力”与联合政治.....贝阿德·罗斯廷	(518)
3. 经济上的突进.....	(527)
密西西比州鲁尔维尔的经济.....	
查尔斯·科布、查尔斯·麦克劳林	(527)
贫困问题面面观.....	(530)
工会与黑人.....赫伯特·希尔	(535)

为解放黑人劳动群众而进行斗争	A · 菲利普 · 伦道夫(544)
问题在于贫困	唐纳德 · A · 杰利内克(551)
密西西比自由工会1965年度的工作出发点	(557)
我们没有政府	(560)

第九部分 黑人解放

1974年版序言	(566)
引言	(569)
1. 政治	(577)
黑豹党宣言	(577)
全国黑人政治议程	(580)
致过去和现在的帮会哥儿们	(587)
美国黑人当选官员	(291)
2. 经济	(595)
1954年至1972年的失业率	(595)
1972年按人种分类的家庭收入	(596)
在白人美国的黑人劳工	赫伯特 · 希尔(596)
3. 解放	(602)
黑人宣言	(602)
我们为什么而战	(612)
原则声明	支持非洲解放委员会(613)

• 前 言 •

7

白人小孩：“我是英国、荷兰、爱尔兰血统，你呢？”

黑人小孩：“什么也不是。”

在黑人来到美国后的三个世纪里，绝大多数黑人的确觉得他们什么也不是。然而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却可以想象，对于“你是什么血统？”这个问题，许多黑人孩子会用“我是黑种人”来加以回答了。

虽然他们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是，分文不值，低劣，这种观念很普遍，但是黑人一直在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利并且争取其人权的合法化。一方面，毋庸置疑，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黑人都参加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为了自由、公民权利、平等和人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而另一方面，黑人反对奴役、强迫归顺、残暴和不人道的历史，从其在非洲海港被捉时即已开始，至今尚未结束。

在这些海港，当非洲人从运奴船上跳下来企图逃回岸上时，他们遭到了灭顶之灾；而为了逃避奴役，不计其数的黑人又在航海途中自杀。

对于运奴船上的奴隶哗变，哈维·威什曾作如下描述：

哗变本身是在绝望下鼓足勇气而进行的殊死斗争。有时，武器会通过在甲板上比较自由一点的女奴传到奴隶手中。自然，多数情况下，叛乱注定要失败，而且惩办很迅速而可怕。船长挖空

心思施用各种酷刑，至少，领头的要被处死。例如哈丁船长就搬用了野蛮人的办法，强迫叛奴们吃一个被杀死的水手的心、肝，把绳拴在一个领头女奴的大姆指上把她吊起来，用刀子乱砍她。^①

1526年卢卡斯·巴斯凯恩·德·艾尔扬带到美国来的一百名非洲奴隶（很可能是美国大陆上的第一批奴隶）举行暴动，这是世人所知的美国首次黑奴反抗运动。他们到达美国之后三个月，巴斯凯恩死去，奴隶们起来造反，幸存的西班牙人回到海地去了。^②

从早期那些暴动起，黑奴们就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反抗方式——从向国会请愿、向总统呼吁直到进行武装起义。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年代里，奴隶们存钱赎身是相当普遍的。在北方，在向法院提出的几起诉讼中，有些奴隶甚至对赢得了对其所服劳役的补偿。为谋求解放而进行请愿的黑人都是废奴运动的主要的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他们向国会请愿反对“反解放黑奴法”和“逃奴法案”，并向立法机构反对在交通及教育方面实行的种族隔离。从怠工直到六十年代的静坐示威，黑人们一直把消极抵抗作为反抗斗争的一种方式。

黑人们也坚持不断地向政府请求援助，而与此同时，黑人一直怀有这个国家与己无关的观念。即便时至今日，黑人彼此间依然常说“他们”政府或者“他们”的战争。正如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出访欧洲及其他地区过程中受到冷遇，使得黑人

① 哈维·威什：“1861年前的美国奴隶暴动”，载于《美国黑人历史杂志》，第22期（1937年7月），302页。威什系引自伊丽莎白·唐农所编《有关对美奴隶贸易的文献》一书（华盛顿：1930年至1935年）第二卷266页。威什文章的节录见下文原书35至45页。

② 丹尼尔·P·曼尼克斯、马尔科姆·考利合著：《黑色货物，大西洋奴隶贸易史，1518至1865年》（纽约：维金出版社，1962年），54页。作者们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点可能是后来的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然而赫伯特·阿普塞克在《美国黑奴的反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一书163页中说，事件的发生地很可能是南卡罗来纳州皮迪河的河口或其附近。阿普塞克说这批黑人定居下来了，是他们而非印第安人建立了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永久居留地。

深感痛快一样，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屈辱或者失败，也普遍地使得黑人暗地里感到快慰。

这一事实反映了美国黑人的真正二重性。他是美国公民，又不是。美国是他的国家，又不完全是。在美国黑人心中，毋须寻索，不乏爱国主义，然而他又处于很大一部分的美国生活之外，从其中被排斥了出来。这里我所说的是广大的黑人群众，而非知识界中的上层人物或那个正在奋力向上的中层阶级。在南方从事于当今民权运动和在北方居住在黑人区的广大黑人群众，与美国生活主流以及与黑人上层人物，很显然都是格格不入的。“拉尔夫·本奇所吃的东西，不会填饱我的肚子，”一位密西西比黑人妇女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情绪是广泛存在的。

但黑人知识分子和所有的真正知识分子一样，是脱离大众文化的。所以已故黑人作家、前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写道：

这样一个时期已经来临。在这个时期，最坚决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变成了孤立主义者，他诅咒白人世界，把它说成地狱。这种趋于孤立的倾向之所以强烈是因为它发自一种根深蒂固的固有愿望——在不间断的激烈斗争中期望获到喘息的机会，期望有一个逃避之所。①

没有别的什么比起现在和过去的黑人民族主义更能充分地证明黑人的分离主义情绪了。这种情绪时起时落，贯穿于已往的年代。黑人运动史上绵延不绝的线索之一就是一直要求对于黑人的黑色肤色加以积极的肯定。C·范·伍德沃德在“对南方种族统一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评论到这一点，同时，亚历克西斯·德·托

① 查尔斯·西尔伯门：《黑人和白人中的危机》（纽约：文庭吉出版公司，1964年），145页至146页。

克维尔在一条关于民族性的重要概括中提到，美国民族是“生而自由”的民族。

“然而终究有不是‘生而自由’的美国人。他们也是南方人。可是他们尚需进行努力，明白地将其唯一不被当作美国人的体验表达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南方的白人也仅仅是在最近才得以在文学中表现出他们往日潜伏着的悲剧性遭遇；而黑人尚有待于做到这一点。黑人要走的第一步将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既是南方人，也是美国人。”^①

无论如何，黑人深信，他们不被视为美国人，其根源在于他们的肤色，而要使人们承认这一事实，是首先要做的。这一观念在黑人的反抗运动中，从两方面发挥着作用，并同时导致了两个不同去向：要求脱离美国社会和要求加入美国社会。

要求脱离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早在十九世纪，自由黑人就从既有的教会组织中分离出来，组织了独立的黑人教会社团以避免受到歧视，至少在做礼拜时不受歧视。这也是为了自行管理其教务。在教会事务中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表现，为在其他领域中采取同样行动铺平了道路。在同一时间（1827年）创办起来的第一家黑人报纸《自由日报》在其首篇社论中说道：“我们希望为自己的事业申说，辩护，由别人来为我们说话的时间太久了。”

黑人们汇集到了一个全国黑人代表大会的运动之中，在1830年至1861年间就举行了十一次全国性黑人代表大会，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黑人举办职业训练学校的必要性、公共设施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和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等等。这一期间也举行了多次各州的代表大会，仅康涅狄格一州就举行了二十次或者还要

^① C·范·伍德沃德：“对南方种族统一问题的探讨”，见《南方历史上的重担》（纽约：文庭吉出版公司，兰登书屋，1960年），22页。

多些。①

在1843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位主张黑人向他处移居的移民主义者领导人亨利·海伦德·加尼特，号召黑人们起来造反。¹¹但这一提议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在颂扬了奴隶暴动的领袖们之后，加尼特说：

弟兄们，起来，起来！为你们的生活和自由而战斗。战斗的日子到了。愿举国的奴隶们都起来战斗，奴隶制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你们已受到了无以复加的压迫——你们已承受了凶虐至极的暴行。宁为自由人而死，不作奴隶而生，要记住你们有四百万人之多！……以上帝的名义，我们要问，你们是人吗？你们祖先的那种血气都到哪里去了？它是不是都从你们的血管流走了呢？觉醒吧，觉醒吧……

愿反抗成为你们的战斗口号！反抗！反抗！②

往美国之外迁移，后来由加尼特加以阐释的、作为脱离美国要求之表现的这种主张，在南北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峰。一些杰出的黑人领袖提出了许多黑人移居加勒比地区（特别是海地）或者非洲的计划。美国殖民协会（其目的是借清除奴隶来摆脱奴隶制这一难题）也是如此。林肯总统早就赞成移居的主张，1862年在一次会晤几位黑人领袖时答应由政府对移民中美洲的计划给予援助，他说：“尽管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们白人中有一种不愿意让你们自由了的有色人种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情绪……因此，彼此分

① 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一运动的情况，可参阅霍华德·H·贝尔著：《1839年至1861年间全国黑人代表大会运动巡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西北大学，1953年）。

② 赫伯特·阿普塞克编：《关于美国黑人的历史文献》（纽约：堡垒出版社，1951年），232页。

开对双方都要好些。”①

向国外移居的计划只在少数黑人中引起了共鸣，但是，几乎每一位闻名全国的黑人领导人物都表达出赞成移民的愿望。尽管这样，还是有人强烈反对由政府主办移民事宜。波士顿的黑人领袖们于1862年4月28日集会通过了下述简明决议：

兹决议：当我们愿意离开美国时，我们能够找到并有能力购买最适合于我们的土地。

兹决议：当我们准备好离开时，我们能自行负担旅途上的一切费用。

兹决议：我们无意在目前离开美国。

兹决议：如果任何其他人欲使我们离去，他们唯有强迫我们方能达到目的。②

尽管如此，据估计，实际上仍然有约五万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前移居加拿大。而且毋庸置疑，只是由于南北战争的临近燃起了黑奴解放的希望才减低了对于移居计划的兴趣。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库斯·加维使向国外移居的兴趣重新活跃起来。他的“重返非洲”运动得到了四百万追随者。然而加维的主要力量放在建立美国黑人聚居区中的黑人经济权力，这是脱离美国多数人社会的又一种形式。

黑人“脱离美国社会”这一主张的号召力后来再次得到证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反映在共产党提出的盛行一时的“黑人国家”这一概念里。在现代，它反映在黑人民族主义之中，这种主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致力于从白人权力机构手中夺取黑人聚居

① 詹姆斯·麦克菲逊：《黑人的内战》（纽约：万圣殿出版公司，1965年），91至92页。

② 同上书，91页。

区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权。

当前运动中最富于战斗性的人们倾向于这个意义上脱离美国社会，即：决定停止与政府内外的保障自由权利机构合作而自行其是。这种倾向的表现是：朗德兹县自由党企求以政治行动取得对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县的控制权；北方的地方性集团取得了对“经济机会管理局”的公共事务部门的控制；或者人们要求控制地方学校的董事会。

事态的这一发展是在黑人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与华盛顿之间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广泛磋商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的任何时期，都未曾见到过政府对黑人斗争给予如此广泛的注意。

目前政府对黑人兴趣的迅速发展可追溯到两个因素上去：²¹ 黑人的选票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反抗斗争。黑人选票的重要性到1944年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其后它在政治权力上的作用与日俱增。在1960年的大选中，肯尼迪仅以微弱的多数获胜，而黑人投民主党的票的百分比是很高的。这一比率在芝加哥的黑人选区是百分之八十，在费城是百分之八十二，而哈莱姆的黑人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七投了肯尼迪的票。这一情况，加上六十年代黑人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提醒联邦政府：黑人的处境已再度成为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数以千百计的黑人青年唱着歌拥挤在南卡罗来纳州奥林吉伯格扣留营的景象迅速传遍全世界，使得美国黑人不仅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美国因而着手于修补自己的形象。

1963年6月11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一次讲话中宣称歧视黑人不仅是一个司法或立法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说：

为了促进和保护所有希望自由的人们的权利，今天，我们承担着世界范围的斗争。在美国人被派往越南或者西柏林的时候，

我们並不光是要求白人到那里去。

因此，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学生应该有可能进入他们选择的任何公立学校而无需军队为其后盾。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消费者，应有可能在一切公共设施和旅馆和餐厅、剧院和零售店中，受到平等的对待而不致被迫诉诸街头示威。

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公民，应有可能在一次自由的选举中登记和投票而不致受到干扰或要对其进行极度的威胁。^①

肯尼迪吁请国会“作出其在本世纪尚未完全作出的承诺，使种族差别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不占有任何地位。”

国会没有完全作出这样的承诺，但在民权运动的压力下，1964年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民权法案”，禁止在公共设施中的种族歧视，1965年通过了一项“选举权利法案”，司法部参与了几十起有关选举权利的诉讼，在黑人领袖与总统及其他联邦官员之间¹³举行了多次磋商和正式会谈。几十位年轻的民权工作人员带着司法部民权司司长的电话号码，无分昼夜，随时报告发生的暴力行动，这一事实表明了二者之间亲密的程度。

然而，联邦政府这一急骤的活动之目的，用肯尼迪总统的话来说，绝大部分在于使示威者离开街头，走向法庭。而这也是这一运动中大部分人的意愿。

我所描述为运动中最富有战斗性的人们远非其中最大的、有组织的人群。该运动的大部分人，现在和一贯都是要求让黑人进入美国社会的，他们一直寻求在美国现存的制度和法规的范围内为黑人的权利而斗争。黑人反抗的主要推动力一直是要在美国生活中，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取得享受充分权利的地位。其有效的推动力一直是采取多数人社会的目标、方法和价值体系；而主

^① 《美国总统公文——约翰·F·肯尼迪，Ⅲ，1963，1、1—1963，11、22》（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64年），468页至471页。

要目的是要与白人平等地融为一体，而且在这一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白人和黑人都一直在为这一目标而共同工作。多年来曾经反复向联邦政府呼吁，要求权利平等，要求在交通、住房和教育上对黑人、白人一视同仁。贯穿于运动的整个历史，主要的斗争——除了分离主义占上风的时期之外——一直是为了让黑人包含到美国经济及政治的主流中去。

有时候，两种倾向同时推动着黑人领袖们。例如布克·T·华盛顿宣传种族分离，但却企求对黑人加以训练使其能融合到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去。他的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获得平等的权利。

C·埃里克·林肯曾经断言：“美国黑人的‘民族主义’是不得已而产生的，促使它形成的因素是一种要求脱离出去以保存其某些文化价值的愿望。毋宁说，这是对外来敌对势力的防御性反应，因为这种敌对势力威胁着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存。这种团结渊源于要逃避而不要保存种族现状的愿望。”^①

这个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将这种状况缓和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黑人加入到多数人社会中去的势头压倒脱离、或者努力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的愿望。

正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当时的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所说：“我要讲明一点，我并不是在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黑人和其他人得到允许能参加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种美国社会里的中产阶级的主流中来。除了在事实上至少某些黑人不想这么做之外，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不可能的。如要真正结束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排斥现象，这个社会就将不得不经历如此彻底的变革以致其目标乃真正是兼容并蓄了。”^②

^① C·埃里克·林肯：《美国的黑人穆斯林》（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1年），45页。

^②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谁合格？》，载于《新共和》杂志，1966年1月8日，21页。

在卡迈克尔的论点中包含着许多真理。著名的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经济上受到剥夺是造成黑人中教育水平低下、生活欲望低沉和犯罪比例高的原因。对此，尚看不到解决的办法。处在劳动力供应日益增加但自动化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根本无法提高黑人的经济水准。种族主义是这种种族间经济相差悬殊的根源。长久以来人们就说过黑人总是最后被雇用而最先被解雇。没有迹象表明，用优待黑人来补偿三百年来对其所进行的剥削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办法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障碍。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是白人的文化，无论它能吸收多少来自黑人的创造性贡献，它都拒绝接受黑人。肯尼思·B·克拉克博士是这样描述白人的反应的：

“白人强烈反应”是一个老现象的新称呼，即白人拒不把黑人看作人，而黑人则要求得到这种地位。随着黑人发展了越来越多的有效手段来获取这一地位，并且这些手段趋近于取得成功，白人抗拒黑人这一要求的强度和呼声都增大了，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公然的野蛮谋杀及投掷炸弹，一直到更为狡黠的隐晦的诽谤、中伤。①

尽管历尽磨难，黑人却从未任人剥夺掉其作为人的性质和资格，他们继续遵循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忠言：

……决不让那些邪恶的人安宁……决不让这种罪恶的国民宁静……我们要竭尽所能地进行鼓动，鼓动，再鼓动！②

① 肯尼斯·B·克拉克：《黑人聚居区》（纽约：哈泼一罗出版公司，1965年），17页。

②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色人种及其友好人士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纽约州特洛伊市，1847年。

在本书中，我想通过汇集代表性的文献来记述黑人反抗运动的历史，並收集了各种声明及说明性资料，为研究当前运动提供历史上的背景情况。鉴于当前的抗议运动自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黑人工人决定不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而宁愿步行上班以来，已经历了许多变化，也鉴于当前的抗议运动对我们关系至大，我把较多的篇幅给予了晚近一些的文献。¹⁵

书中的一切遗漏及删节不当的讹误均应由我个人负责。不欲掠人之美，在此，我谨向马文·盖特尔门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本书是他所编辑的丛书中的一本。感谢他帮助並鼓励我，並迅速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也要向C·范·伍德沃德教授、詹姆斯·麦克菲逊教授、赫伯特·阿普塞克博士、蒂尔登·埃代尔斯坦教授、尤金·泽诺维斯教授、约翰·亨里克·克拉克博士和伊丽莎白·萨瑟伦德，表示感谢。承蒙他们审阅本书的大纲初稿，並建议将其细目纳入本书。这些项目中有些未纳入本书並非因为意见相左，仅系因篇幅限制所致。我还要特别感谢曾给予大力协助的图书馆界人士，她们是纽约公共图书馆昂伯格图书收藏室的厄尼斯特·凯泽先生和《国民前卫报》的吉恩·诺林顿女士。我並深切感谢我的编辑帕特·曼奇尼女士，感谢在研究工作中给了我以宝贵帮助的乔纳森·米勒，还要感谢埃拉·J·贝克，她给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和有见地的意见，並仔细地校阅了介绍当前抗议运动的一些篇章。

1967年6月于纽约州纽约市

第一部分

17

奴隶制和早期的反抗活动

引　　言

美国在对待黑人方面的历史记录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状况。其政策似乎是随着黑人争取自由的尝试之起伏而变动的。从整个历史看，政府对于动乱迹象给予它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是有节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妥协政策。有些时候，当反抗活动强烈、反对运动的目标激进时，政府曾采取了重大步骤，但只是在压力增大到相当程度、局势似将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这个种族问题一直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而官方所采取的则历来是权宜的对策。

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们在所作出的最早的妥协中，是修改了《独立宣言》的原稿，避而不提及黑人奴隶。这样，在其作为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中，这个国家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种令人焦灼的矛盾中。因为，《宣言》的最后定稿本身，就是对早期反对奴隶制活动的一个巨大推动。其中的天赋人权的信念就是与奴隶制度格格不入的。许多爱国志士在反对大不列颠暴虐统治的斗争中，受到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状况的折磨、困扰：那些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其自身却是他人的奴役者。

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托马斯·杰弗逊写道：

18 他（英王乔治三世）一直残酷地向人性开战。他侵犯一个从

未曾犯过他的远方民族个人最神圣的生活与自由权利，抓捕他们並將其运送到另一半球去充当奴隶，或者使其在运往该地途中悲惨地死去。这种本系异教徒权贵们之耻辱的征战，却成了笃信基督之大不列颠国王的战事，坚决地要保持开放一个买卖人口的市场，他滥用他的否决权力，镇压一切以禁止或限制这种万恶的商业交易为目标的立法尝试。

杰弗逊说，对奴隶制的谴责被删掉了，因为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需要进口奴隶。他又说：“我们的北方弟兄们在这一非难¹⁹下也有些敏感。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奴隶，但他们却为他人充当过颇具规模的奴隶运送人。”

其后，建国元老们干脆打消反对奴隶制的声明，而在宪法中明确地接受奴隶制，规定每个州在国会中代表的人数要依据在该州居住的自由民人数加上“所有其他人”数目的五分之三来决定。这样一来，南方的实际代表人数就多于按投票人数计算而应得的代表人数，而非自由人的存在也就成了为官方所接受的客观现实。

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对奴隶制持有不同的态度。华盛顿反对奴隶制並主张逐步加以废除。杰弗逊反对奴隶制但相信黑人是劣等民族，因此如若奴隶制得以废除则他们不应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在《弗吉尼亚记事》一书中，杰弗逊以“仅不过”是一项“怀疑”的方式提出，“黑人在身心两方面的禀赋都不如白人”，並说，

“这种肤色上的不幸差异，而且或许是能力上的差异，是解放这些人的强大障碍。”他还说，“在罗马人中间，解放奴隶只需作一次努力。那就是：奴隶，在被给予了自由之后，可以与其主人融为一体而不致玷污其主人的血统。但对于来说，还需进行未曾见诸历史的另一种努力，在给予了黑人以自由之后，需将其迁移至不致造成血统混杂的地方去。”^①本杰明·富兰克林则采取了极

^① 托马斯·杰弗逊：《弗吉尼亚记事》（波士顿：戴维·卡莱斯尔出版社，1801年），212—214页。

为有力的反对奴隶制的立场，亚力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约翰·亚当斯也如此。帕特里克·亨利则内心矛盾，他说：“我同意如果没有奴隶，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会感到不便，（但）我不愿也不能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正当的。”

尽管黑人曾参加了邦克希尔战役，但在战争初期，革命军却不许征募奴隶入伍。只是到了英国人号召奴隶们加入英国皇家武装力量时，才解除了这一禁令。（起初只限于对自由的黑人，后来才变为也征募黑人奴隶。）到战争结束时，只有两个州，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未征募过奴隶入伍。

最后，黑人成了革命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光担任传令兵或勤杂工，而且和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在服役的五千名黑人中，绝大部分人战斗在白人与黑人混编的团里。

很多的奴隶通过在战争中服役而获得了自由。除此之外，有许多奴隶逃跑，躲避奴役。英军的存在以及战争本身对奴隶制起了动摇作用，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曾经指出，“即使他们没有投奔英军战线的打算，奴隶也大量逃亡。托马斯·杰弗逊估计仅在1778年一年就有三万以上的弗吉尼亚黑奴逃跑。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学家拉姆齐断言，从1775年到1783年该州就失去了至少二万五千名黑奴。据估计，在战争期间，佐治亚州失去了其一万五千名黑奴中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五。”^①

即使在这一早期阶段，也广泛存在着对于起义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内战结束时方告终了。（甚至在内战过去之后，恐惧也未平息。因为虽然不再料想会发生叛乱，但发生报复行动却是可能的。）这种担忧在黑人最集中的区域最为强烈。在马里兰州，1775年4月，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州长罗伯特·伊登，要求得

^①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从奴役到自由》（修改增补第二版，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普弗出版社，1956年，1967年），133页。

到武器和弹药用以镇压一切奴隶起义。伊登给四个县供应了武器。两个月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发出警告，要求防范“我们的黑奴策动叛乱”。^①在1776年4月期间，当其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时，查尔斯·李少将写了五封信，内容均是有关要对奴隶们保持牢靠的控制。^②

这种恐惧，很多都是由西印度群岛所发生的叛乱引起的。无数的报告说明，特别是在南部地区，白人惧怕由圣多明各和海地确实正在输出的革命。南方各州因此而害怕进口黑奴。1792年，南卡罗来纳州禁止“由非洲、西印度群岛或海外其他地区”来的黑人进入该州，这一禁令持续达两年之久。1794年，北卡罗来纳州禁止“再进口或带入奴隶”。^③

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莱吉在国会中就反奴隶法举行的一次辩论里说：

曾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导致了这些可怕的结果（圣多明²¹各的叛乱）。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其所造成的后患，尽管先生们很少予以重视……已经有密使来到了我们南方各州的人们中间，他们已经开始向我们作战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已经成立了，当他们在其俱乐部房间里讨论那个问题时我们抓住了他们。……先生，我的确相信从法国已派人前来探索这个国家的底细，来了解这些人（黑人）是否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和这些黑人谈过话，并已对他们进行了贿赂收买……^④

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恐惧，惧怕美国南面的黑人叛乱会引起

① 本杰明·夸尔斯：《美国革命中的黑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大学出版社，1961年），14页。

② 赫伯特·阿普塞克：《美国黑奴的反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21页。

③ 弗兰克林：前文所引著作，149至150页。

④ 威廉·杜波依斯：《1638至1870年间非洲黑奴贩卖至美国所遇到的抵制》（纽约，朗门—格林公司，1896年），82至83页。（录自六届国会一次会议《国会年鉴》）

美国自身发生反叛。实际上在每一本描写种植园的小说里——这是一种推崇奴隶制的南方文学，都提到了对叛乱的恐惧。的确，虽然一方面对这些恐惧有所夸张，但是这些恐惧的存在却是有相当多的事实依据的。阿普塞克博士就曾报道说发现了关于二百五十起奴隶叛乱、谋反的记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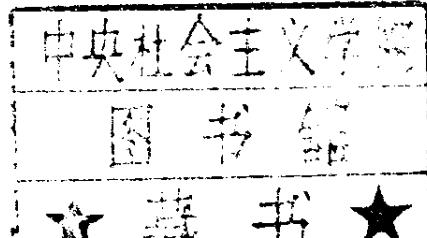
尽管如此，这一记录远远不是完全的。众所公认，由于害怕这类报道会引起惊惶失措并助长叛乱的蔓延，有关叛乱的消息时常遭到扣压。尽管有关叛乱的文献记载相对说来很少，但已搜集到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安情绪。考虑到我们所确实掌握的关于奴隶处境及对奴隶制之反抗的情况，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那种描述快乐而温顺的奴隶在和善的主人的仁慈目光下唱着歌干活的传奇竟然得以流传下来。这种传奇是精心编造来粉饰奉行奴隶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

但是，美国人之所以固执地坚持那种满意的幻想，可以用这一事实加以解释：奴隶制和一个民族遭到贬低是一个道德问题，最好不要接触。这种传奇甚至被某些历史学家进一步加以涂脂抹粉，他们对种植园生活的图景大加渲染，而将其可怕的一面一笔勾销。妻离子散，兄弟分离，遭受鞭笞和其他野蛮的虐待，②奴隶在拍卖台上拍卖，这些有什么幸福图景可言呢？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拥有奴隶的各州施行了旨在将奴隶作为财产加以控制和保护的一系列法律。这些关于黑人的法规将奴隶主们对黑奴的共同态度条文化，这种共同态度是作为奴隶主之间达成的谅解而流传于他们之中的。这些东西被纳入州的法律之后

① 阿普塞克：前文所引著作，162页。作者解释说他所利用的有关叛乱及谋反的证据是：至少十名曾参与其事的奴隶、这些事件以自由为其明显的目标以及当时那些将这些事件称为暴动、阴谋、叛乱或类似名称的文献。参阅威什所著《1861年前美国奴隶的叛乱》，35页和包尔著《对奴役的逐日反抗》，见本书原书45页。

② 见《美国奴隶制真相》一书摘录，见本书后文原书72页。



实行得较前严格，但在执行中，州与州之间，甚至于种植园与种植园之间，不尽相同。奴隶们不准做法庭诉讼的当事人，並不得在法庭作证，除非被告人是奴隶或者自由黑人。奴隶不得签订合同，进行买卖，並不得接受雇佣而出卖劳力。

法律中的许多条文是用来防范叛乱的。奴隶不得举行哪怕是宗教性质的集会，除非有一个白人在场。他们也不得有自己的传教士。他们不得拥有武器，也不得接受、传递或拥有旨在激起叛乱的“煽动性”文件。除非有书面许可，他们不得离开种植园，並且即使在自卫时也不得殴打白人。

每当一次暴动或图谋暴乱发生之后，就会通过一些特别严厉的法律。比如，在发生了查尔斯顿港的维西阴谋叛乱事件之后，南卡罗来纳州实施了一项法规，对其船只停泊在港口而进入城市的黑人海员予以监禁。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纳特·特纳叛乱^①之后，亚拉巴马州规定对于意欲教会黑人阅读、书写和拼写单词的人要处以二百五十到五百美元的罚款。那次叛乱的影响在两年之后仍然可以察觉到。1833年，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伯特·Y·海恩告诉州议会说：“随时做好军事准备才能保持内部的良好治安。一个时期的和平麻痹会使我们面对内部叛乱的危险。”^②传播有鼓动叛乱倾向的小册子的人可判处死刑。22

在那时，如同现在一样，有些白人并不想掩盖虐待黑人的罪恶行径。反对奴隶制的活动早在革命时期即已存在，尤其是在各宗教团体内。公谊会的教徒们属其中最积极的，他们本已是不安的良心被几个激进的人进一步推动起来。在这些人中有拉尔夫·桑迪福德和本杰明·莱，^③这两人直言不讳地反对公谊会教徒拥

① 维西阴谋案见后文原书42页。特纳叛乱案见后文原书53至59页。

② “罗伯特·Y·海恩州长致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参众两院的咨文”（哥伦比亚，1833年11月26日）。转引自哈维·威什所著《1861年前美国奴隶的叛乱》一书，其节录见下文原书35至45页。

③ 节自本杰明·莱的著作，见下文原书32页。

有奴隶以致双双被逐出公谊会。早期对于奴隶制的反对，十分间接地表现在对进口奴隶征收关税上，尽管其原因多半是惧怕奴隶而非憎恨奴隶制。托马斯·德雷克表明了这种观点，他写道：“在1719年以后沉静的十年中，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和其他非公谊会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一样，对奴隶叛乱或本州的黑奴过剩感到恐惧，继续试征进口黑奴税。”^①通过非强制性决议来训诫公谊会教友不买奴隶这一办法实施了几年之后，于1758年公谊会费城年会终于投票通过将买卖奴隶的教徒开除出会。德雷克就此评论说，“……殉道的先哲们的热诚终于对他们的事业发生了有益的作用。他们所隶属的教派可以否定他们，开除他们。与此同时，它开始就他们的陈述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即使只是为了证明它的耶利米们是错误的。”^②

当这样的反对奴隶制的激动情绪持续发展的时候，北方的自由黑人发现他们的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法限制。作为对一次这种歧视行径的反应，黑人们建立了第一个黑人组织，这标志着多起退出白人社团的行动的开始。理查德·阿伦和阿布索伦·琼斯，两位费城黑人领袖，组织了自由非洲人协会，一个帮助贫困黑人的互助性团体。促使其成立的直接因素是发生于圣乔治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的一次事件。过去黑人一直习以为常地和白人一起在那里做礼拜。有一个星期天，琼斯、阿伦和另外一些黑人跪着²³祈祷时，教堂负责人员前来试图强迫他们转移到边座后部去。于是这些黑人离开了教堂，着手组织非洲人协会这个向各派教徒都开放的团体。随后从其中产生了两个黑人教派：由阿伦所领导、成立于1793年的贝塞尔非洲人卫理公会圣公会和由琼斯所领导、成立于1794年的圣托马斯非洲人卫理公会。

① 托马斯·E·德雷克：《公谊会教徒与美国的奴隶制》（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39页。

② 同上书，47页。

1. 在美国的最初年代

奴隶制：赴美路上*

丹尼尔·P·曼尼克斯 马尔科姆·考利

每当一批赤身露体的奴隶被带到一艘“几内亚人号”船上，这些人就被两人一组地用镣铐锁了起来，一个人的右手腕、右脚踝和另一个人的左手腕、左脚踝拴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被赶到底舱，或者，在十八世纪末那个时期，被装进水手们在甲板上盖的“房子”里。在白天，女人们——通常被认为是海员们美妙的猎获物——可以和孩子们在船上几乎所有的地方走动，到了晚上他们则睡在两层甲板之间与男人房间不在一处的别的房间里。所有的奴隶都被强迫睡在光光的木地板上，什么铺的也没有，这些地板常常是未经刨平的。航行中遇风浪时，他们肘部的皮肉常被磨破露出骨头。

威廉·波斯曼在1701年写道，“看到这些奴隶在船上的生活情况时你们确实会感到惊奇。因为尽管他们的人数有时多达六、七百人，但由于船主们——指荷兰船主们——的精心管理，黑人在船上难以置信的有条不紊。而特别是在这上面，我们的国家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人。因为当法国、葡萄牙和美国的运奴船只总是又脏又臭时，我们的船则大都是清洁整齐的。”每个国家的奴隶贩子都坚持说自己的船是这一行业中最好的。这样，小詹姆斯·巴波特，他于1700年乘坐一艘英国船到达刚果，对葡萄牙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他承认坚持做到了在奴隶们装船之前给他们施行洗礼。但是随后，他写道：“奴隶们的景况看起来却是极其可悲的。²⁴

* 引自丹尼尔·P·曼尼克斯及马尔科姆·考利合著的《黑色货物，大西洋奴隶贸易史》，104至107页。1962年版。

葡萄牙人把那些可怜虫塞到船上去，每条船六百五十或者七百人。男人被塞在底舱，站着捆在柱子上。女人则被塞在两层甲板之间，那些有身孕的则关在大舱里。孩子被放在下等客舱里面，在那些炎热的气候下，舱里散发着难以忍受的臭气。”这个小巴波特又说，不过，葡萄牙人还是给奴隶们提供粗糙的厚垫子，在这些垫子上“奴隶们躺着要比在光光的甲板上柔软些……，在这点上学习葡萄牙人是明智的。”英国人从未表现过那样的明智，他们也从不仿效荷兰人为贩运奴隶而专门建造船只，巴波特说：“这些船很宽很高，两层甲板间通风良好，有着栅栏和气窗……以放入多一些的空气。有些船还有小的舱口……这些对保存那些密密地挤在一起的可怜虫，使他们不致死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几内亚运奴船的船长中有两派人：“主张松散装运派”和“主张密集装运派”。前者认为：多给奴隶们一点点空间，让他们吃得好一点，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就降低了奴隶死亡率，使每名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卖得好一些的价钱。后一派人则认为：虽然密集运奴每次航行中死去的奴隶多些，但由于运量大而得到的净收入也多些。如果活下来的奴隶变得太瘦弱时——而情况常常是如此——可以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大院里养胖后再出卖。这两派之争在存在着奴隶买卖期间一直持续不断，但在1750年后，密集装运派占了上风。从活着运到西印度群岛的每个奴隶身上可以得那么大的利润，以至几乎没有船长不想最大限度地往船上装载奴隶。运奴船的底舱一般约五呎高。这对于几内亚那里的商人来说似乎浪费了空间，因此他们在其中又加了一层架子或者平台，它由船的每一侧向中央伸出六呎。在舱的底部装满了人以后，就把奴隶们装到附加的平台上。如果底舱的垂直高度达到六呎时，则在第一层平台的上方再加装一层平台，有时候只给奴隶们头顶上留下20吋高的空间，使他们在整个航程中连坐也坐不直。约翰·牛顿牧师根据其个人的观察写道：

一艘装货一百吨或再稍多一点的船，计划购买的是二百二十到二百五十个奴隶。甲板下面是三间他们的住房（分别供男人、男孩和妇女之用），另外还有一个供病奴住的地方。这些房间有时高于五呎，有时低于五呎。这个高度还要从当中分成上下两半，奴隶靠着船的两侧分成上下两层躺在那里。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就象书架上的书一样。我知道他们挤得很紧，紧到再加进去一个也
不容易。²⁶

这些可怜虫尽管这样地挤着，还多半彼此间用铁链拴在一起，他们翻身、移动或起立或躺下时，很难不伤害自身或彼此造成伤害。每天早晨都可发现，不是这里就是那边，活的和死的拴在一起。

福肯布里奇在对国会的证词中说，在填装奴隶的时候“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把奴隶们塞到里面去。奴隶们每人所占的空间无论长、宽都比一个棺材还小。当他被迫进入奴隶舱时，他只好脱下鞋以免踩坏同伴们，因为他不得不从他们身上爬过去”。脱鞋进舱似乎已成为船医普遍的习惯。福肯布里奇“脚上还留有被奴隶咬伤和掐伤的疤痕”。

1788年，皇家海军的帕里海军上校被派去测量当时停泊在利物浦的运奴船的尺寸大小，并向下院提出报告。他发现许多运奴船的船长都有一份图表，其中说明了船上各部位的容积，包括：中甲板、下甲板、底舱、平台、枪炮室、最下层甲板和大船舱，实际包括了有可能塞进奴隶的一切缝隙。有些图表上还画有细小的黑人来说明最有效的装填黑人的办法。

在被海军上校帕里视为典型的“布鲁克斯号”船上，每个男人可占有的空间为长六呎宽十六吋（通常约两呎七吋高）；每个女人则为长五呎十吋，宽十六吋；每个男孩为长五呎宽十四吋；每个女孩为长四呎六吋宽十二吋。“布鲁克斯号”载重量为三百二十吨。按1788年法律的规定，它可以装运四百五十四名奴隶。而后来出了

名的那张图表则说明它可以用什么方法、在什么部位装运这四百五十多个人中的四百五十一名。海军上校帕里没有能搞清楚船长是怎样给另外那三名奴隶找到地方的。尽管如此，国会却从可靠的证人处获悉（其中包括托马斯·特罗特这位“布鲁克斯号”过去的船医），在新法律通过之前，这条船曾在一次航行中装运过六百名奴隶，而在另一次则装运了六百零九名。

1652年公谊会教友反对奴隶制的决议*

（1652年5月18日在沃里克举行的州议会上通过）

鉴于购入黑人令其终身为自己服劳役或充当奴隶已在英国人中成为习以为常的做法，为防止我们中有人效尤，兹命令：任何人或其代理人均不得以契约、合同或者其他形式迫使黑人或白人为其提供十年以上的服务；或者，如果进入本殖民地权力管辖之下时尚未年满十四岁，就不得迫使他们服务到年满二十四岁；并要在十年服务期限终了时，按对待英籍仆役的方式给他们以自由。凡到期不给予他们以自由或将他们转卖他方以使其继续遭受他人役使，本殖民地将课以四十英镑的罚款。

1688年孟诺派对奴隶制的反对**

谨此致在理查德·瓦勒尔所在处召开的每月会议：

- 录自《公谊会友》“第七天”，第四部分；英文月刊，1831年46期，363页。一位九十三岁名叫摩西·布朗的新英格兰人将一份这个决议致送给《公谊会友》。他写道，“它说明那时的居民们比起好多他们现在的后代来，对于自由和人权有着一个好得多的观念。”这项决议的要旨是要给予黑人以白人合同仆役相同的地位。
- 1688年4月18日德国城孟诺派教徒决议。见于塞缪尔·W·彭尼帕克所写“德国城居留地及其形成的原因”，载于《宾夕法尼亚历史与人物杂志》，1880年第四期，28至30页。

我们反对奴隶买卖的原因如下：有哪一个人愿意受到这样的处理和对待呢？即：被卖掉，被人强使终身充当奴隶呢？许多人在海上看到一只陌生的船时是多么恐惧和心怯啊！他们害怕那是一条土耳其的船，害怕被带到土耳其去卖掉当奴隶。而现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比起土耳其人来又好在何处呢？的的确确，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对这些黑人干下的事情，比起土耳其人还要更坏：因为我们听说，绝大多数这样的黑人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被带到这里来的，而且其中的许多人是被盗窃来的。尽管他们是黑人，但是不能设想我们可以随意将他们用作奴隶，正如不能随意以其他白人为奴一样。有这样一句格言：无分其辈份、血统和肤色，我们待人应如同待己。而那些盗人、掠人的人们，那些购买人的人们，难道他们和被盗、被掠、被买的人们不都是一样的人吗？这里有有着心灵的自由，这是正确的、合理的；同样，这里也应该有人身自由，只有对那些干坏事的人除外，他们另当别论。对把人贩运至此，或者不顾别人的意志，掠人、贩人者，我们坚决反对。在欧洲有着许多因为有良知而受到压迫的人，而在这里却有着因有黑肤色而受压迫的人。而我们知道男人不得与人通奸，但的确有人强占人妻，拆散别人的家庭，并把他们给予他人；并且有些人还把这些可怜人的子女卖给别人。啊！你们干过这种事的人好好想一想吧：你是否愿意受到如此这般的对待？这样做又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呢！你们在这种勾当方面已经超过荷兰和德国了。这已经在所有那些欧洲国家中成了极不光彩的新闻，在那里，他们听人说到：公谊会教徒们在这里对待人就象他们在那里对待牲畜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不想也不愿到这里来。而谁又能坚持说这种事情就是你们的奋斗目标并且为之辩护呢？确实，我们不能那么做，除非你们能给我们提示更多的依据来，即基督徒有干这种事的自由。请问，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下面这种事情更坏的呢：人们竟

27

然把我们抢走偷走，并把我们卖到陌生的国度去当奴隶，使一家妻离子散！现在对黑人的这种做法是我们自身也不愿承受的，因此我们批驳它，反对这种人口买卖。我们既然声言偷盗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避免购买这种偷来的东西，而只要有可能，就要帮助制止这种抢劫和盗窃行径。遭劫的人们应该从强盗手中解救出来，并和在欧洲一样释放他们。如果这样，那么宾夕法尼亚在别国眼里就会有一个好的名誉，而不是现在这样名声不好。特别是，在另一方面，欧洲人很想知道公谊会教徒们是怎样治理他们所在的州；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确实是以嫉妒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哩。但是，如果现在这样的做法称得上好的话，我们还能把什么称为罪恶行径呢？

假如，一旦这些奴隶（人们声言这些人是非常罪恶而且冥顽不灵的）自己组织了起来——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并且象老爷、太太以前对待他们那样来对待他们的老爷、太太们，那么，这些老爷、太太们会不会持剑在手来向这些可怜的奴隶们开战？一些人不会不那样干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那么，难道这些可怜的黑人不是和你们有权奴役他们一样，有同样多的权利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吗？

现在请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现在这样对待黑人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如果你们认为如此对待这些黑人是正确的，则我们谨此恳切地希望并要求你们通知我们（至今尚从未这样做过），基督徒有这样做的自由。如果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你们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上面这个问题，我们将为此感到满意，我们在故国的友好相识也将感到满意，对他们来说，宾夕法尼亚对待黑人的做法是一种恐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本文件于1688年2月18日在德国城举行会议时提出，并将致送给理查德·瓦勒尔所在处举行的每月会议。

加勒特·亨德里奇 德里克·奥普·德·格里夫
弗朗西斯·丹尼尔·帕斯托里亚 艾布拉姆·奥
普·德·格里夫

革命战争时期奴隶要求获得自由的请愿书 *

1773年4月20日于波士顿

先生们，本州立法机构在最近各次会议中所作出的摆脱奴隶制的努力，使我们这些陷于该种悲惨处境的人们深为满意。对于采取如此崇高立场来反对其同胞奴役我们的人们，我们寄予巨大的期望。我们不禁要祝祷和希望，先生们，你们也怀有我们下次会议所要关注的那个崇高目标，我们所指的是为我们争取公民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除了那种被人收买而在推行罪恶计划中助纣为虐的人们外，自由的神圣精神似乎已点燃了本大陆每个人的心房。

我们明白，如果允许我们要求得到就我们过去的服务而应得的一切，那对我们现在的主人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放弃²⁹我们这种要求。即使是西班牙人，尽管他们没有美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崇高的自由思想，也都懂得他们无权享受其同胞的全部效劳，我们指的是他们用钱买来的非洲人。因此，他们允许这些非洲人每周中有一天归其自身所有，使他们能赚钱为其余年赎身，一旦有能力偿付时，他们有权根据其所付出的金额赎回相应长短的剩余年月（首先对其能提供的劳役作出恰当的估价，这点总是反映在身价上面）。我们并未妄图指挥你们，先生们，或者妄图指挥你们身为成员的可尊敬的议会。对你们做了的一切我们表示感激，然而这个州的人们似乎都受到平等、正义的原则所激励，我

* 赫伯特·阿普塞克编：《关于美国黑人的历史文献》，（纽约：堡垒出版社，1951年），6至9页。

们不得不期待贵议会被再次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加以认真考虑，并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作为人，我们对此享有天赋的权利。

但是既然智慧和公正的宇宙主宰者允许我们的同胞把我们当成奴隶，我们只能顺从他，并决心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即理智地期待着神灵批准并赐助于我们为获得自由而进行和平与合法的努力。

我们愿意遵守制定出来的也许将涉及我们的规章、法律，直到我们离开本州。我们决心尽快地离去，决心依靠我们共同的劳动来获得资金把我们自己运去非洲海岸的某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打算定居下去。我们非常希望市政当局对我们有所指示，因此我们恳请你们将附信转致他们，并祈得到他们的支持。

此呈

汤普森市市议会

受本州奴隶委员会委托之本州奴隶代表人
彼得·贝斯特斯，桑博·弗利曼，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切斯特·乔伊

谨呈：本州驻军司令兼总督托马斯·凯兹先生阁下，

1774年5月25日召开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治下之本州议会参、
众两院：

本州中因神灵的意志而在自由的基督国度里处于奴隶地位的
广大黑人谨向你们请愿

并谨恭敬地指出：

30 你们的请愿人了解，他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享有不得由其同胞加以剥夺的天赋的自由权利，因为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民，并且从未因无论什么样的契约或协议而丧失这一幸福。但我们却被残酷的暴力之手从我们最亲爱的朋友身边拖走；我们中有些人是

从我们慈爱的双亲的怀抱中，从一个人口众多并且快乐富饶的国度中被偷盗出来，被带到这里来在一个信奉基督的国度中终身充当奴隶。这样，我们就被剥夺了可以使生活那怕是仅仅过得去的或那一切。我们夫妻间的恩爱关系成了陌生人，因为我们已不再成其为夫妻而只不过是我们男女主人们心目中认为是恰当的已婚者未婚者，我们磅孩子们也被人用暴力从我们身边抢走送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将很少或永不会再见到他们，在那里他们成了终身奴隶，而由于是被人从母亲的怀里抢走的，他们的生命有时候很短暂。上述种种情况把我们推入了苦难生活之中。由于我们悲惨的处境，我们被弄得无法遵行全能的上帝的教诲。作为奴隶，在我们之中，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如何能克尽职责？丈夫又怎么可能让主人劳作而自己去依恋他的妻子？妻子又如何能事事顺从自己的丈夫？孩子又如何能事事听从父母？我们许许多多都是上帝所创立的教会的虔诚的……信徒。可是怎么能说我们这些主人和奴隶遵行了上帝的这些教导呢？要生活在友爱之中，要让兄弟般的友爱之情在你们中繁衍发生、见诸言行，要彼此帮挑重担。当主人用奴役的沉重锁链和违背我们意愿的压迫把我们压倒的时候，怎么能说主人帮挑了我们的重担呢？在这种状况下，当我们不能对上帝做到我们所应伺奉的一切时，我们又怎么能光尽自己对他的义务呢？从这个国家制订的不赞成并谴责奴役的法律中，我们得不到与白人平等的利益。或者，即使有着奴役我们的法律，我们“卑微的意见”是：从来没有过任何法律，规定我们的出生在一个自由国家中的孩子们应该终身为奴。因此我们恳求尊敬的阁下们对我们的请愿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考虑，并据此通过一项法案，使我们能获得天赋的自由权利，并使我们的子女能在二十一岁时得到自由，为了我们的这些子女，你们的请愿者们有责任向你们更加恳切地提出上述请求。

反人头税请愿书*

1793—1794年

尊敬的参议院主席戴维·拉姆齐先生阁下及诸位尊敬的参议员阁下：

由约翰·威廉斯·莫里斯及坎登区居民提出的本请愿书系代表他们自身及属于自由黑人之列的黑白混血人。

我们谨恭敬地陈述如下：

请愿者们恭请诸位注意：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由于为国效劳勋绩卓著名正言顺受到了公众的信任并获得了自由人的称号；政府以其智慧和仁慈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认为给予解放及其他某种权利来奖偿他们的忠诚，是公道的、正确的。

请愿者们，从战前一直到最近，作为不动产的所有者或者商人，和本州其他自由白人公民一样只为其土地、交易和其他应课税的财产纳税，由此尚在其抚养下的子女免交人头税……

1789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的黑种人和黑白混血人每年须缴纳四分之一美元的人头税，该条例由1791年2月起付诸实施，至今已达十年之久。

随后，在去年12月21日通过了一项名为1792年度筹款的法案。根据此项法案，请愿者们除为其土地及其它应课税财产纳税之外，有责任缴纳并因此已实际缴纳下列税金，即：为本人、为妻子、为每一个在其抚养下的年满十六岁的子女，各纳两美元的税金。

* 1793、1794年间，自由黑人致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的请愿书。见于赫尔伯特·阿普塞克所写《1737至1895年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头税》一文，原载《黑人历史杂志》第31期（1946年4月），134—136页。

请愿者们普遍均生活贫困而且常须赡养众多的家人，因而对³²在养家的同时尚须负担公方的大量捐税，深感困难和苦恼。对于他们，是项税金似乎比以前向他们所课税额高出一倍还多。结果，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处境仅仅稍异于被奴役，他们似将继续处于不自由和困难的困境之中，并终将被推入穷困与匮乏的厄境。

由于信赖你们并因而充分相信你们可敬的真诚，充分相信你们对于确有忧难者是乐于为其解忧排难的，我们谨至恭至敬地呈请尊敬的诸位阁下，对请愿者们的可悲境况俯乞明察，并依尊敬的诸位阁下的慧眼所见，赐予他们以妥善的解救。

果能如此，请愿者们义之所在，将为诸位的大恩大德而馨香祈祷……

所有奴役无辜的奴隶主都是叛教者*

本杰明·莱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说：“凡好树都结好果，惟独坏树结坏果。”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坏果比奴隶制更加罪过、更加穷凶极恶呢？它本身就如同地狱，而且比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十八节又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好树”是肯定不会结出奴隶买卖这种该死的“坏果”的。如果好树结坏果，那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而这又确是事实）。但是如果有人说好树也会结出有益的臭果，而这种说法流传于牧师之中，那就令人作呕。让

* 《所有奴役无辜的奴隶主都是叛教者》，本杰明·莱著（费城：1737年作者印行），27至30页，61至62页，87页，91至93页。莱是十八世纪早期对奴隶占有持激进立场的为数不多的公谊会教徒之一。本文录自由本杰明·弗兰克林所印行的他的著作。象对待其他反奴隶制著作一样，本杰明·弗兰克林有意地删去了扉页上作者的署名。

他们象狼似地披着他们的羊皮去说教和祈祷吧，爱那么干多久就干多久，直到他们的舌头困顿不堪，他们的听众也怠倦不已。我坚信：当他们继续干这种勾当的时候，³³ 他们是在鼓动更多的人去地狱而不是去天堂。

因为，传统的风俗包藏着罪恶，加以隐藏、掩蔽，使得罪恶亦不成其为罪恶了。这种存在已久的传统风俗，就是享受由奴隶劳作而为我们提供的便利，让奴隶们不停地服侍和照应我们。除了几乎是随时听命为我们洗衣、清扫、擦拭、妙不可言地烹调、缝纫、编织、织补之外，还在户内外其他地方推磨、搅奶油、制乳酪，干奶场和厨房中的一切累活、苦活。而傲慢的、娇滴滴的、懒惰的小姐们则袖手坐着，和某些最坏的懒太太一样。哪怕一件小事他们也不肯起身，却要把正在于苦活的奴隶叫来伺候她们……

朋友们，现在来看看下面这种不可思议的怪事！这些当奴隶主的牧师们是些这样的人：他们有这么大的名声，是驰名的布道人，殷勤好客，对穷人慈悲，对邻人友爱，处事公正，生活克己，访病问疾，同情身心伤痛，似乎笃信宗教，而且超凡的虔诚、端庄；总而言之，严守上流社会的一切礼仪；但蓄奴则除外。这就是那些人们，那些男男女女，符合于魔鬼的意图，是魔鬼为了建立奴隶制度而能够或者一定要从其麻疯病院中精选出来的宝物。靠这些撒旦干出了各种各样的惊人之举。就不真诚而言，他们的确是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男男女女，在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他们最像那些道貌岸然的犹太法学家和伪装高尚的法利赛人。因为，按照耶稣基督的描述，犹太法学家在人前时表面上似乎是一丝不苟、严肃端庄，而实际上则是可爱的羔羊最凶恶的敌人，或者说，是魔鬼给与羔羊的或用以反对羔羊的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我确实肯定地相信：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这种蓄奴的人要比二十个收税人和妓女为魔鬼做的事情要更多，对

教会的损害要更大。因为通过不一般的手腕，虚伪、圆滑、花言巧语，他们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把人们引入了陷阱，就这样诱骗着不坚定的人们……

我想的是：至圣的永恒的上帝创造了血缘同一的各民族的人们栖息于地球的表面之上，却并未创造别人来做我们的奴隶，就象他并未把我们创造来做别人的奴隶一样。如果上帝已经指定了黑人们的生息范围，为什么敬畏上帝的人在黑人被迫迁的时候敢于去迫使或者接受他们呢？

难道当初，许多亲爱的朋友们愿意被放逐而离开故国和妻儿友好，那怕仅仅数年？特别是愿意从新旧英格兰被放逐出去？是不是我们把所有这些事都忘记了，并且还要忘记上千次呢？难道³⁴他们的那些生活在当代的子孙后裔们本身不是正在做着同样的逼人离乡背井的事情吗？这些子孙后代们的祖先曾经极其怨恨被放逐而弃家离分，而他们的怨恨是正当的。但现在这些子孙后代们却一直而且正在干着那种放逐人的勾当，并且干得还要坏一千倍，还要残忍得多。因为我们亲爱的可敬的朋友和祖先们从英格兰被放逐出来的时间不过几年，并且在其所到之处他们可以也确实传播并且帮助扩展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些可怜的奴隶及其子孙后代却一直在被盜卖、被放逐、被拷打、被折磨，并将永远这样下去，他们并且遇到了本身是奴隶主的牧师们所鼓吹的那种济世传道的神圣福音这一巨大而难以名状的障碍。为了传播福音，我们亲爱的祖先曾经深受迫害者们给予的苦难……

而现在，这种作法却由上面这种人加以鼓励和实行，而且正在继续下去，这些人声言和其祖先一样受到同一纯洁的圣灵指引……

我近来了解到，有些人在病中立下遗嘱，希望在他们死后黑人能在三十岁或四十岁时获得自由。这种做法不可能使心灵上的疮疤弥合，它实在是太深、太腐烂了。上帝不会甘愿这样被嘲

弄，聪明人也不会。他们也许会想到这条古谚：

魔鬼患病时想当僧侣，
但魔鬼病愈后却是魔鬼装成的僧侣……

现在，朋友们，你们这些拥有奴隶的人们，我祈求和恳请你们，考察一下你们的心灵，看看并且探索一下对于下述的真情实况你们的看法是否与之不同呢？这就是：一方面，你们传教布道，规劝他人要平等待人，要行事公正，要挚爱仁慈，在上帝及其子民之前要谦卑恭顺；而另一方面，你们自身的行 为却与此大相迳庭，你们举止傲慢，行事不公不仁，处身于并鼓励一个极其罪恶的世界。因为，请听我说，你们的为人行事远不是《圣经》新约福音、法律、犹太始祖亚伯拉罕、先知圣哲以及基督教始建时期的主教的标准，却赶上了那个杀害亲生弟弟的该隐³⁵·而且还超过了他，赶上了魔鬼本人。说你们超过了该隐，是因为就我们所知，他只谋杀了一人，但你们却有成千上万的奴隶，你们杀害他们，其数目我是知道的，达到了几十万之多……对下面这些事情，你们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勇敢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们？你们蓄养可怜的奴隶来为你们效劳，你们和你们的家庭享受荣华，生活十分安适，优闲，肌肤丰腴。你们这些罪恶之城所多玛的子孙们，所有上述这一切，怎样就变成了你们朴素的衣装、一本正经的面容，和佯装的谦卑呢？这都不过是虚伪而已。而这种人，按照基督十诫，一定得沉入地狱最灼热的底层。你们让那些可怜的奴隶不停地艰苦劳作，一直到他们的晚年，在奴役和痛苦的监禁中耗尽了他们的血汗、躯体和青春的活力。这时你们入土进了坟墓，到给你们规定或者指定的地方去了，而让这些悲惨的、可怜的奴隶度过他们精疲力竭的残年，把他们留给了你们的后代——那些傲慢、挑剔、轻蔑、霸道，但常

• 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弟弟。见《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第四章。——译注

常又是可鄙的孩子们，任由这些孩子们对他们作威作福，横施暴虐，口里还咒骂着奴隶们，也咒骂在坟墓中的你们。骂你们则是因为你们榨干了奴隶们青年时期的血和力，然后把这个累赘留下来给了他们。而那些精疲力竭的奴隶所遇到的凌辱、苦难和虐待，则简直无法表述。这些奴隶由于没有碰上崇尚仁慈的人，他们饥寒交迫，有的饿死，有的冻死，都毁灭了。可以说他们比猫狗所受到的待遇还不如。而有些人居然还自信地或者厚颜无耻地说，他们的黑人奴隶生活得和他们同样好。我几乎有这种想法：应该把这些冷酷麻木、无同情心、罪孽深重、而且穷凶极恶的说谎者们放到那些奴隶的位置上去，至少是一段时间内如此，让他们自己亲身感受一下他们谈到别人时说得那么轻松的那种滋味……

36

2. 奴隶叛乱和抵制

1861年前的美国奴隶暴动 *

哈维·威什

密西西比的几个白人在1859年对在弗雷德里克·L·奥尔姆斯泰德说的话，生动地描述了十九世纪三十代白人对黑人暴动的惶惶不安的恐惧：

在我从前居住的地方（亚拉巴马州），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人们对黑人害怕极了。我记得他们在树林里建起可以藏身的围栏，到圣诞节时，由于害怕黑人起来暴动，就躲进围栏里去。①

* 哈维·威什：“1861年前美国奴隶的暴动”，载于《美国黑人历史杂志》第22期（1937年7月），229至320页。

① 弗雷德里克·洛·奥尔姆斯泰德：《内地之行》（纽约：1860年），203页。

说话人的妻子就其回忆所及，对其作了如下的补充：

我记得在同一段时期，当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时，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包里装好，以便在黑人来到时拿着跑。①

在殖民地时期，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奴隶暴动和谋反的事件。有的时候，白人合同工和黑人一道起来反对他们的主人。1663年时在弗吉尼亚州格洛斯特县发生的被人出卖了的黑人白人共同谋反事件就是一例。②在黑人人数迅速超过白人的弗吉尼亚州东部各县，在1687年、1709年、1710年、1722年、1723年和1730年各年间反复受到黑人反抗活动的惊吓。③1726年，在该州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巡逻制度，后来它扩展到了其他地区。和其他方一样，这里采取了征收重税的办法来阻止奴隶进口。

1712年和1741年，两起重大的奴隶谋反事件，其中之一是严重的叛乱活动，打破了纽约市的平静。1712年4月6日，二十三名黑人为了报复主人的虐待而起来反抗，在杀了九个白人之后被占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白人就此所采取的报复行径表现出他们异乎寻常的野蛮本性。二十一名黑人被处决，一些被烧死，另一些被处绞刑，一人遭到车裂。④1741年纽约又报道了一起黑人和白人合谋造反案件。一个名为休逊的白人被指控向黑人提供武器，他及其一家均被处死。一名天主教神父作为同谋被绞死。领头的黑人中十三人被活活烧死，十八人被绞死，八十人被

① 弗雷德里克·洛·奥尔姆斯泰德：《内地之行》（纽约：1860年），203页。

② 尤尔里奇·B·菲利普斯：《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纽约，1918年），472页。

③ 威廉·P·帕尔默编：《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里奇门德，1875年），I（1652年至1781年），129至130页；亦见于詹姆士·柯蒂斯·巴拉：《弗吉尼亚州奴隶制度史》（巴尔的摩，1902年），79至80页；亦见于科芬：《主要的奴隶暴动》，第11章。

④ 罗伯特·亨特州长致贸易大臣的信件。见于E·B·奥卡拉汉编《纽约州殖民历史文献》一书（奥尔班尼，1855年），V（1707年至1733年），341至342页。

放逐。①对发生更多的叛乱的普遍恐惧，使得纽约州议会决定对进口黑奴征收极高数额的税金。但后来这项税收被英国贸易与垦殖专员废除。②

殖民时期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比其姐妹州更坏。早在棉花³⁷取代水稻和槐蓝等靛蓝植物成为主要作物之前，种植园制度的早期发展就已有过大量的奴隶起义和谋反事件。据报道，1720年5月6日发生了一次叛乱，结果死了三个白人。③十年之后，在圣约翰教区发现了由科迪斯少校的一名黑人奴仆所精心策划的谋反事件。这一计划的攻击目标是查尔斯顿，以此来开始一场对种植园主的战争。以要在城里及圣保罗教区举行一次“舞会”为借口，黑人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夺取可以拿到的攻击武器。就在此刻，民团袭击了他们，将其中大多数人杀死，只有很少几个逃跑了。④

部分是由于西班牙的阴谋，在同一十年中，南卡罗来纳州还发生了许多次别的叛乱。有一次是发生在1738年11月，⑤次年9月9日，在斯托诺发生的叛乱使整个东南部地区都惊惶失措。大约二十名安哥拉黑人在其首领汤米带领下先在斯托诺集合，然后向西班牙领地进发，一面走一面击鼓，竭力吸收其他奴隶参加他们的队伍。有几个白人被杀，一些房子被烧毁或抢劫。当这支“队伍”停下来在一处田间唱歌、跳舞时，突然民团赶上来，把

① 《绅士杂志》，11期（1741年），441页。

② 伊丽莎白·唐娜编：《有关对美奴隶贸易的文献》（华盛顿，1930年至1935年），III，409页。乔舒亚·科芬也报道过北方各殖民地的其他蓄奴地区的图谋造反及确已发生叛乱事件。据说东波士顿在1638年曾经历了一次小规模暴动。1723年，波士顿发生了一系列纵火事件，使得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怀疑存在着一个奴隶造反阴谋，民团奉命对奴隶加以控制。1734年，据说宾夕法尼亚州的柏林顿发生了另一起图谋造反事件。见科芬：《主要的奴隶暴动》，10、11、12章。

③ 科芬：《主要的奴隶暴动》，第11章。

④ 爱德华·克利福德·霍伦德：《驳斥对南部及西部各州奴隶制的建立与存在之诽谤》（查尔斯顿，1822年）。68至69页，81页。

⑤ 拉尔夫·贝茨·弗兰德：《佐治亚州种植园中的奴隶制》（查佩尔希尔大学出版社，1933年），24页。

他们消灭在一场恶战之中。①次年，在伯克利县又爆发了一次叛乱。②查尔斯顿屡次受到奴隶谋反的威胁。③上述报道均在1740年7月26日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给英王的请愿书得到了官方证实。该州议会在诉说该州1739年的窘困境况时申诉道：

……在我们的奴隶所进行的一次叛乱中，许多居民遭到野蛮、残忍的杀害。这场叛乱刚镇压下去，另一起又在查尔斯城闹了起来。接着最近又在居留地的心脏地区闹起第三起叛乱来，但幸而被及时发现而遭到阻止。④

38 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起义有时也在佐治亚州引起反响。特别是在1738年，情况尤其如此。⑤1739年，在乔治王子县发现了一起谋反事件，⑥对许多奴隶来说，西班牙领地上的圣奥古斯廷是他们逃离主人后极好的藏身之地。

从早期巡逻法的性质也可以看出关于在美国殖民地发生的许多次其他暴动的迹象。例如1704年的南卡罗来纳州法律的序言就提到不久前的一些奴隶暴动。⑦南面的英国及法国属地，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情况更为糟糕，使得北方的种植园主们处于经常的恐惧之中，害怕造反的奴隶们进来，使叛乱蔓延到本地。

① 《绅士杂志》，10期（1740年），127至128页。

② 参阅康斯特布尔法案，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5期（1891年），85至86页。

③ 爱德华·麦克格拉迪：《1719至1776年间皇家政府治下的南卡罗来纳州之历史》（纽约，1899年），5页。

④ 前述霍伦德著作的附录，见该书71页。另一次谋反事件见于唐娜前书《有关对美奴隶贸易的文献》，IV，415页。

⑤ 弗兰德斯：《佐治亚州种植业中的奴隶制》24页；同样地，南卡罗来纳州奴隶图谋造反有时也要北卡罗来纳州的帮助，如同1766年的情况那样。威廉·L·桑德斯编：《北卡罗来纳州殖民史》（罗利，1890年），V（1769年至1771年），559页。

⑥ 杰弗里·R·布拉基特：《马里兰州的黑人》（巴尔的摩，1889年），93页。

⑦ H·M·亨利：《对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政治控制》（范德比尔特大学，1914年），30页。

考虑一下国家独立以后时期的暴动情况，可以马上明显地看出：废奴主义的宣传在其中只起了较小的作用，尽管1831年后南方的政客们对其加以攻击。家族式的造反起源的时期比起反对奴隶制的鼓吹者们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努力要早得多。确实，在许多黑人暴动中，白人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经常提供武器，甚至进行领导，也还加以鼓励。^①这种援助的动机从慈善到纯粹的利己都有，不尽相同。可以意料到，暴乱往往发生在那些棉花种植等已在该地扎根而且大种植园体制已经确立的地区。

弗吉尼亚州奴隶动荡不安的状况似乎大大超过了最南边的各州。象1800年的加布里埃尔阴谋叛乱和1831年的纳特·特纳阴谋叛乱之类在全国都是声名昭著的。加布里埃尔叛乱发生在一个苛刻的奴隶主托马斯·普罗瑟的种植园，在距离利奇门德几英里的地方，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策划的。在青年奴隶加布里埃尔的领导下，受到圣多明各和古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取得解放这两个范例的鼓舞，大约一千一百名奴隶宣誓要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制定了计划先夺取利奇门德一个军火库和其他几处战略性建筑物，³⁹然后再对敌对的白人进行大屠杀。预期在取得最初的一些成功之后，将会有五万黑人汇集到叛乱的旗帜之下。除此之外，就没有明确的安排了。^②然而，一名忠于主人的奴隶揭露了这次谋反。詹姆斯·门罗州长迅速采取措施，取得了地方当局和联邦骑兵的合作与支持。由于预先谋反的那天下了空前的倾盆大雨以及这支未经训练的“军队”的极度沮丧的士气，得以避免了流血……

加布里埃尔的谋反流产后的至纳特·特纳叛乱之间，还发生了几

-
- ① 下文讨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詹姆斯·雨果·约翰斯顿：“白人参加弗吉尼亚州黑人暴动的情况”，见于《黑人历史杂志》，XV I (1931年)，158至167页。
- ② 加布里埃尔谋反事件的细节见于《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X (1808年至1835年)，140至173页及该书各处；T·W·希金森：“加布里埃尔的失败”，载于《大西洋月刊》X (1862年)，337至345页；罗伯特·R·豪伊逊：“弗吉尼亚史”(利奇门德，1848年)，II，390至393页。

起搅乱了弗吉尼亚人清梦的事件。1802年1月，门罗州长获悉了诺特厄韦县的一个谋反阴谋。有参预其事之嫌的几名黑人被处决。^①同年又揭露了在古奇兰德县由八或十名白人帮助的一起图谋造反事件。^②1808、1809年间据报道又发生了几起谋反事件，以致须要不断地巡逻。^③1812年的战争更加深了对奴隶造反的恐惧。1814年夏天，从卡勒莱恩县和林奇堡传来了需要部队和武器的请求。^④战争期间，沿着海岸地区调来了成团的部队以防止奴隶暴动。1816年春，通过逼供，奴隶们承认了企图攻打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利奇门德。这次冒险计划的发起人是白人军官乔治·博克斯利。尽管他否认有任何领导谋反的意图，他声称得到了神灵的启示，是全能的上帝的工具。他的亲属们说他是精神错乱，但其邻居们在向州长诉说情况时对下一点表示了严重不安：

“在很多场合，他曾声言贫富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官员们致力于谋利而不是效力。他似乎主张有一个更为平等的政治制度。好多年来，他就声称他不赞成奴役黑人并希望黑人能得到自由。”^⑤

博克斯利被捕但后又脱逃。结果有大约三十名黑人被判处死刑或放逐。在纳特·特纳暴动之前的年代又传来了发现更多图谋造反的消息。1829年7月中旬，州长收到了马修斯县、格洛塞斯特县、怀特岛及其相邻各县请求增援的要求。^⑥通过逼供而轻易得到了供词，这使人怀疑这些谋反的真实性，但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却反映了一直存在着对于遭到攻击的恐惧。

1831年8月21日在距利奇门德七十英里的南安普敦所发生

① 汉密尔顿编：《詹姆斯·门罗文集》，Ⅲ，328至329页。

② 詹姆斯·H·约翰斯顿：《白人参加弗吉尼亚州黑人暴动的情况》，161页。

③ 《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X(1808年至1835年)，31页，62页。

④ 同上书，367页，388页。

⑤ 《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X，433页至436页。

⑥ 同上书，567页至569页。

的 纳特·特纳暴动，使得对于全面的奴隶战争的恐惧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对于青年奴隶纳特的报道过分强调了他的神秘倾向，而对当时动荡不安的背景表述不够。……^①

有关奴隶暴动的传言持续地困扰着弗吉尼亚州，一直到奴隶解放时期止。1856年，弗吉尼亚州和拥有奴隶的其他各州都感到定于12月25日举行的大规模叛乱已迫在眉睫。福奎尔县、帝后县、卡尔佩珀县、拉珀汉诺克县，特别是林奇堡、彼得斯堡和戈登斯维尔各城市，都向州长求援。^②至于约翰·布朗所设想将于1859年秋在哈珀斯渡口进行的事业，其后果是不难想见的。一场奴隶总暴动的幽灵再一次缠绕在白人的心头，于是大队的巡逻队不停地巡行以阻止黑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聚会。^③

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比起饱经奴隶暴动的邻居南卡罗来纳州来虽然要幸运一些，但也未能逃脱受损害的命运。有关纳特·特纳和约翰·布朗的消息使其他州恐慌万状。在马里兰州，并非确有叛乱而是毫无根据的有关谋反的谣言，已成了家常便饭。^④ 1845年，在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县，一起谋反事件被“揭露”了，一些黑人因而被卖出该州。^⑤ 十年之后，在多切斯特、托尔伯特、乔治王子诸县发生了暴动的传闻造成了普遍的骚动。其时各界市民纷纷作出决定要求奴隶主将奴隶约束在各自的家中，不得外出。^⑥

① 见于托马斯·格雷编：《纳特·特纳供词》（利奇门德，1832年）；塞缪尔·沃纳编：《关于1831年8月22日的悲惨景象之真实而公正的记述》，纽约，1831年（目击者报道汇编）；威廉·西德尼·德鲁里：《1830至1865年间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暴动》（华盛顿，1900年），等等各书。对于纳特·特纳事件的直接结果的总结见于约翰·W·克伦威尔所著《纳特·特纳暴动的结果》，载于《黑人历史杂志》，V（1920年），208页至234页。

② 《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XI（1836年至1869年），50页。1856年期间的其他不安谣传来自威廉斯堡和亚力山德利亚这两个城市和蒙哥马利县。参阅洛勒·A·怀特所著：《英国领事们所见到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方》，载于《南方历史杂志》，I（1935年），44页。

③ 布拉克特：《马里兰州的黑人》，97至99页。

④ 同上书，96页。

⑤ 同上书，97页。

对约翰·布朗在1859年所进行袭击的反响比对以往在马里兰州所发生的任何奴隶暴动都要强烈。接连好多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哈珀斯渡口事件的消息。到处都派出了大规模的巡逻队，谈话的普遍内容都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所有奴隶要进行一次协同一致的暴动有关。到处笼罩着战争的气氛。^①

1802年，有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伯蒂县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使得该地建立精心巡逻体制成为必要。^②十年之后 在罗金汉县的另一次谋反幸免爆发。^③1816年，又在塔波罗、纽伯恩、坎登、希尔斯波罗发现了谋反活动。^④1821年在布拉登、卡特里特、琼斯和昂斯罗各县的奴隶中又发生几起小动乱。^⑤1831年10月6日，佐治亚的一家报纸报道了一起蔓延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迪尤普林、桑普森、韦恩、新汉诺威、勒诺尔、坎伯兰和布拉登各县的广泛的奴隶谋反活动。^⑥

① 布拉克特：《马里兰州的黑人》，97至99页。

② 约翰·斯宾塞·巴塞特：《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制》，载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X VII（巴尔的摩，1899年），332页。1777至1788年间北卡罗来纳州关于暴动的法律表现了对奴隶暴动的深深恐惧。1777年法律的一个序言是这样开始的，“……鉴于在此令人惊恐的危急时刻，每一对其祖国友爱或意愿良好的人对在本州中给奴隶以自由这种罪恶而有害的做法，应警惕地加以提防……”1778和1788年的暴动法也重复了这种看法。沃尔特·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案卷》（戈尔兹博罗，北卡罗来纳州，1905年），XX I V（1777年至1788年），14页，221页，964页。由于害怕造成一个自由黑人阶级，关于解放奴隶的法律规定得越来越严。

③ 《弗吉尼亚州公文一览》X（1808年至1835年），120页至122页。

④ A·H·戈登：“黑人奴隶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载于《美国黑人历史杂志》X III（1928年）22页至35页。

⑤ 休·T·莱弗勒编：《各时期人士所述之北卡罗来纳州历史》（查佩尔希尔，1934年），265页。

⑥ 见上书所引1831年10月6日米莱吉维尔（佐治亚州）《联邦同盟》报。一位目击者生动地描述了纳特·特纳暴动在哈福德县默弗里思博罗地方引起的反响。“在开庭审判布朗的那个星期，我们的人绝大部分都在十二英里外的温顿。人人神色恐惧。妇女们面色苍白，极度惊恐。儿童们号哭着要求保护。男人们满怀恐惧和不祥的预感，但决心应付最坏的事态。”引自巴尔的摩1831年11月6日《公报》所载斯蒂芬·B·威克斯的文章“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暴动”。《美国历史杂志》，XX V（1891年），456页。

独立后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奴隶谋反事件似乎大多数都流产了，但其中有几起本来有可能轻而易举地酿成大规模事变。1797年11月在查尔斯顿举行的对奴隶的审判中揭露出一个企图焚毁城市的阴谋。两名黑人被绞死，三名被放逐。^①1816年6月发生的坎登谋反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案件，意在以配合一致的行动焚毁城市并杀戮其居民。一名得宠的奴隶将这一图谋报告了他的主人切斯纳特上校，上校随即通知了州长威廉斯。有六名领头的奴隶被处决，并加强了巡逻措施。^②

对南卡罗来纳州构成突出威胁的暴动是1822年的丹麦·维西谋反事件……为首的丹麦是查尔斯顿的一个自由黑人。他是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地方的人，于1800年以抽彩中奖所得的奖金赎身并从那以后在查尔斯顿当木匠。他亟欲仿效圣多明各的黑人领袖为本民族争得自由。他宣传说奴隶们的处境已忍无可忍，鼓动对奴隶主们发动一场战争。一个白人将为其拟议中的军队采购军械弹药；查尔斯顿将被攻占、焚毁；将夺取该市所有船只，一齐驶往西印度群岛以获得自由。又是一名“忠诚的奴隶”——或者间谍——揭露了这一谋反计划。于是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措施。三十五名黑人被处死，三十七名被卖出本州。

由于所牵涉到的自由黑人的数字，州议会通过法案阻止这类人进入该州。为了尽可能避免废奴主义和民族意识的蔓延，禁止从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南美洲、欧洲以及马里兰州以北的各州购进奴隶，也不准曾在这些地区居住过的奴隶进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名编辑本杰明·埃利奥特对于北方关于残酷的指控写了一篇尖锐的答复。他指出在1741年暴动中，纽约曾处死三十五名奴隶，并放逐了八十五人。他要求联邦政府运用其权力镇压黑人暴动。1829年7月，又报道在乔治城县发生了一次谋反事^③

① H·M·亨利：《南卡罗来纳州搜寻谋反黑人的警察巡逻队》，150页。

② 霍伦德：《驳斥诽谤》，75页。

件。而在纳特·特纳暴动发生的1831年，劳伦斯县也发生了一起谋反活动。

与南卡罗来纳州一样，佐治亚州也得以避免了奴隶们反复暴动的严重后果。据报其中一次于1810年发生在格林县。^①1819年5月，一个摧毁亚特兰大的计划暴露了出来；^②1831年，从米莱吉维尔县和劳伦斯县一再传出令人不安的谣言。^③四年之后，一个要在海岸地区进行总暴动的谋反计划被揭露出来。^④1851年，又报道了一起发生在亚特兰大的谋反。^⑤1860年，从克罗福德县和布鲁克斯县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⑥

佛罗里达州于1820年3月经历了一场暴乱，事件是沿塔尔波特岛地区爆发，被一支联邦部队镇压了下去。^⑦另一起于1856年12月发生在杰克逊维尔。^⑧1837年1月在亚拉巴马又发现一起谋反事件，据人言是由一个自由黑人麦克唐纳煽动的。^⑨密西西比似乎成了1835年7月一次蔓延甚广的奴隶暴动的中心地区，这一暴动威胁到了南方整个植棉地区。一个称为绑架黑人犯和陆上海盗的白人约翰·A·马勒尔拟定了广泛的计划。十名或十五名黑人

① 弗兰德斯：《佐治亚州种植业中的奴隶制》，274页。

② 《奈尔斯记事》，XVI（1819年），213页。

③ 弗兰德斯：《佐治亚州种植业中的奴隶制》，274页。

④ 《奈尔斯记事》，XLIX（1935至1936年），172页。

⑤ 弗兰德斯：《佐治亚州种植业中的奴隶制》，275页。佐治亚州与南方其他各州一样于1856年经历了巨大的惊恐。怀特：《英国领事们所见到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方》，43页。

⑥ 弗兰德斯：《佐治亚州种植业中的奴隶制》275至276页，186页，废奴主义者被指控组织了三十年代及其后的奴隶谋反活动。一位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基彻尔曾于1835年在佐治亚州特威格县塔维斯塔尔给黑人开办了一所学校，因为据说他曾煽动奴隶造反而被逐出该地。同上书，275页。

⑦ 海伦·H·卡特奥尔编：《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华盛顿，1926年），III，327页。

⑧ 詹姆斯·斯特林：《来自蓄奴各州的信札》（伦敦，1857年），299页。

⑨ 《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III，141页。亚拉巴马在1860年发生了两起关于谋反的谣言。怀特：《英国领事们所见到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的南方》，47页。

以及一些白人因参与此次谋反而被处以绞刑。①

在对付反复发生的谋反活动上，路易斯安那州在南方各州中所经历的困难仅次于弗吉尼亚州。这个密西西比准州的州长克莱博恩经常收到有关路易斯安那各地谋反活动的信件。1804年，新奥尔良似乎受到了威胁。②数日之后，波因特一库皮地方的种植园传来了告急警报。③1805年，一名法国人企图向奴隶们教授平等信念，结果引起了对于暴动的普遍恐惧。④

1811年1月，一场暴乱真的爆发了。从新奥尔良以北约三十六英里的浸礼会圣约翰教区的一个种植园开始，这场协调一致的奴隶暴动沿着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展开来。黑人们组成了有组织的队伍，应和着击鼓的节拍，向新奥尔良大步挺进，其人数据估计约有一百八十至五百人，在与军队进了一场鏖战之后遭到了失败。⑤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被处决的人中许多被斩首示众，头颅高悬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柱子上，以儆他人效尤。⑥

另一次暴动于1829年3月发生在同一地区，在其被镇压下去之前引起了极大恐慌。两名领头的奴隶被处绞刑。⑦据报的其他叛乱发生于1835年、1837年、1840年、1841年和1842年。⑧1856年8月在新伊比利亚发生了一次暴动。⑨

① 《奈尔斯记事》，X L I X (1835至1836年)，119页。亦见于伊利尤尔·赖特所编《反奴隶制季刊》(纽约，1837年)，II，104页至111页。

② 邓巴、罗兰编：《W.C.C.克莱博恩公务函件集》(杰克逊，1917年)，II (1801年至1816年)，337页至338页。

③ 同上书，III，(1804年至1806年)，6页。

④ 同上，187页。

⑤ 同上书，V(1809年至1811年)，93页至142页。

⑥ 弗兰科伊斯·扎维厄·马丁：《路易斯安那史》(新奥尔良，1829年)，II，300页至301页。在次年秋，据报道又发生了另一起叛乱。《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III，449页。

⑦ 《奈尔斯记事》，X X V (1829年)，53页。

⑧ 同上书‘L III (1937年至1938年)(疑为1837年至1838年——译者)，129页；L X (1841年)，368页；L X III C (1842年至1843年)，212页。

⑨ V·奥尔顿·穆迪：《路易斯安那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制》，(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24年)，41页；菲利普斯：《美国黑人奴隶制》，486页。《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III，648页。

对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情况可简要地归纳如下。在田纳西州，1831年、1856年和1857年都有谋反事件被揭露出来。^①肯塔基州在1856年12月把企图在霍普金斯维尔叛乱的几名带头人处以绞刑，在这一事件中一名白人被卷了进去。^②同年，在得克萨斯州，两名黑人被控在科罗拉多县的哥伦巴斯图谋造反而被活活鞭笞致死。^③

由于这项研究的性质，任何声称其论证已尽美尽善的说法都⁴⁵不过是自我矫饰而已。仅仅对防范奴隶叛乱的历史进行分析就表明，存在着比已提及的要更多的叛乱图谋和行动。尽管这样，很清楚，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社会从其内部的不安全所遭受到的磨难，超过了传统看法所认识到的程度。毫无疑问，许多黑人作了形势所要求的自我节制以适应奴隶制，但是把黑人描绘成为一片毫不在意地放弃了权利而且感到满足的罗漫蒂克景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踏上运奴船那些黑暗时日起就业已开始的黑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远非间歇性的、偶发性的，而是以奋不顾身的勇气、反复不停地在一切地方进行着的反抗奴隶主奴役的战斗。

对奴隶制逐日不停的抵制 *

雷蒙德·A·鲍尔 阿利丝·H·鲍尔

黑人们深知：他们的劳作只有利于他们的主人。“奴隶们作工

① 凯莱布·P·帕特森：《田纳西州的黑人》，载于《得克萨斯大学学报225号》，（奥斯丁，1922年2月1日），49页；《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II，565页至566页；斯特林：《来自蓄奴各州的信札》，294页。

② 《有关美国奴隶及黑人的司法案件》，299页。

③ 弗雷德里克·洛·奥尔姆斯泰德：《穿越得克萨斯之行》（纽约，1857年），513至514页。斯特林：《来自蓄奴各州的信札》，300页。

* 节录自R·A·鲍尔与A·H·鲍尔合写：“对奴隶制之逐日不停的反抗”，载于《美国黑人历史杂志》，XXVII(1942年10月)，388页至419页。

而奴隶主获利。”①“奴隶之间所谈论的是他们辛勤劳动却一无所获，而奴隶主则占有了全部的利益。”②因此，经常听到人们议论说奴隶，一天也干不了半天的活‘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少是出于对于活漠不关心，又有多少是出于有意怠工，就难于断定了……

确实，奴隶们的这种举动极有可能是一种隐蔽的进攻形式。这种假想虽然不能从现有的当时资料得到证明，但是多勒德对其在南方城市发现的同类行动所作的解释支持了这个假想。

假如读者在电影里看到过斯泰平·费奇特，他就可以凭借想象勾画出这类人物。费奇特总是扮演善于适应环境的下层黑人这种角色，牢骚满腹，踌躇不前，举止蹒跚，呆头呆脑，受着简单然而强烈的欲望的推动，在这个黑人蹒跚、抑郁的步履中，很可能包含着一种反抗白人社会的因素。那是一个被迫为他人而非为自己的目的去劳作的人的形象，他表达了不甘于如此为人辛劳……^③

我们所得到的几个曾当过奴隶的人对这一点所谈的话似乎表明，奴隶们作为一个整体普遍奉行一个策略：不让奴隶主得好处、占上风。

我已经长得魁梧而结实了，开始为自己能和有些大人一样干同样多的重活而感到自豪。有些时候，奴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着谁干活最多，奴隶主们经常总是设法推动这种竞争。但是我们中有些人非常聪明，不会彼此间长时间地竞争下去。我们看得出来，这种竞争多半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有时我们赛一赛，衡量衡量各自的力气。但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不会因竞

① 逃奴威廉·布朗的谈话，见于本杰明·德鲁著：《逃亡者》，波士顿，1856年，281页。

② 自由黑人托马斯·黑吉欠思的谈话，见于本杰明·德鲁著：《逃亡者》，波士顿，1856年，276页。

③ 约翰·多勒德：《一个南方城市中的阶级和等级》，(纽黑文，1937年)，257页。

赛多干出一天的活计。我们明白，如果奴隶主知道了我们一使劲儿就可以多干出许多活来，他们就会要求我们每天都干这么大量的活儿。这种想法足以使我们在为竞赛而非常激动的任何时候决然停止下来，不再竞赛下去。①

作家们一个接一个地描写着奴隶如何被强迫去协助惩罚其他奴隶的事情；他们说奴隶是极不愿意这样做的。

人们都站着不动；——他们认得兰德尔——他们也知道他能生擒劲敌，因此都怕和他扭打较量。库克一下命令让人们抓他时，他就转身向这些奴隶说，“伙伴们，你们都认识我，我能一下对付你们当中的任何三个人，谁碰我谁就找死。这个白人自己用鞭子抽打不了我，因此他把你们叫来给他帮忙。”监工的工头叫不动这些奴隶，就终于让他们都一起回去了。②

在有些情况下，人们注意到，奴隶们出于抗拒对其伙伴的惩罚而设法把对自己人施用暴力减少到无可再少的最低限度。

奴隶们之间有着这样彼此团结的表现，因而出现有奴隶谈论他和他的伙伴们怎样“夺得”了工头这个职位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奴隶所罗门·诺思勒普就是这样夺得职位的一个工头。他的职责是鞭笞奴隶，驱使他们干活。

“熟能生巧，”确实如此。八年之久的工头经历使我学会了熟练而准确地使用鞭子，能够把它抽到距离背部、耳朵和鼻子间不容发的地方而不触及它们。如果远远地看到了埃普斯或者我们有理由担心他偷偷藏在附近某个地方，我就开始用力地挥动鞭子，

①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和时代》，261页。

② W·W·布朗：《逃奴威廉斯·韦尔兹·布朗的生活经历》（波士顿，1848年）18页。参阅詹姆斯·威廉斯：《詹姆斯·威廉斯记事》（波士顿，1838年），56页，62页，65页。

这时挨打的人们就按着事前的安排蠕动身躯，发出尖叫，似乎是极端疼痛的样子，虽然他们当中谁也没擦破一层皮。如果埃普斯当时来到了面前，帕特西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耳里嘟哝，抱怨普拉特总是一个劲儿地鞭打他们，而亚伯拉罕大叔则会以一副他特有的那种诚实的样子发狠地说我刚抽打过他们，打得比杰克逊将军在新奥尔良抽打敌人还狠。……①

奴隶们的消极怠工，总计在一起，肯定使奴隶主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计算这一损失数量的唯一办法是将在不同种植园、不同劳动体制下完成的工作量加以比较。经常有报道说，同一种植园的生产量在不同时间的变化超过了百分之百。将南方不同地区奴隶的生产量加以比较，其上下差距也超过了百分之百。最有意义的是实行每日任务定额后在产量上得到的提高，即给奴隶们规定出每日工作量，完成工作量后剩余的时间即归他们自己支配。奥尔姆斯泰德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一个北方劳动者不会把这些定额看得过于繁重。事实上，勤快一点卖力一点的奴隶仅到下午两点时就把它完成了，我见到一个或两个人在一点钟过后不久就离开田地了，有几个人则在两点左右离开。在三点至四点之间，我遇到十几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在干完一天的活儿之后，正回家到他们的小屋去。

在这样“劳动组织”之下，绝大多数奴隶干得又快又好。在几乎所有的日常劳动中，已按惯例定下了定额，要提高定额是很困难的。定下这一定额的工头不得不留在当地，直到事情完了，而无意再提高定额。如果竟然接着又大大提高定额，就会有奴隶们大量逃往沼泽地的危险，一种奴隶们可随时用来对付奴隶主们的贪心的危

① 所罗门·诺思勒普：《奴隶生涯十二年》，1853年，226页，227页。

奴隶们很清楚自己的经济价值，并且很好地加以利用。奴隶中技术熟练的劳力知道自身的价值，并且经常因劳动条件不好而进行反抗。被雇出去的奴隶会从雇主那里跑掉，或是回家或是躲藏起来，直到他们愿意回去干活时为止……

即便以鞭笞相威胁也无法制止奴隶在不满意时逃跑一段时间。下文所引奥尔姆斯泰德的话是经常重复的一种典型的说法：

管家对我说，在遭到鞭笞后或有什么别的事情使得这些奴隶发怒时，他们常常跑掉。他们躲在沼泽地里，夜间回到小屋来取食。他们很少在外面超过两个星期，回来时就遭到鞭打。②

这种反抗行动有的带有有组织地罢工的色彩：

然而，间或地一小伙人会作为一个整体一齐罢工以抗议待遇苛刻。佐治亚州的一个监工在写给其出门在外的雇主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一起这类事件：“先生：我写这封短信是为了告知您，您的六个奴隶逃离了种植园——除杰克之外，都跑了。他们干得不好，激怒了我，我抽了他们中一些人几鞭子，有汤姆和其余的人。星期三早晨，他们不见了。我认为他们会在外面躲着直到见到了您或您的叔父杰克时才回来。”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奴隶们不可能前来进行直接谈判，但在他们藏身于树林中这一期间，他们可能会通过邻近的种植园中的奴隶提出他们回来上工的条件；他们也可能会等着他们的主人急速返回，再向他恳求改善他们的处境。无论其态度是何等的卑恭，他们可以通过重新逃跑而再次施加的压力，这是无法加以忽视的……③

① F·L·奥尔姆斯泰德：《边远地区之行》（纽约，1863年），192页，193页。

② 同上书，79页。

③ U·B·菲利普斯：《美国黑人奴隶制》，303页，304页。

奴隶们对其主人利益的漠不关心发展到了完全蔑视财产的价值。奴隶们对工具毫不爱护，因而只能让他们使用比一般工具笨重的特制工具……

奴隶不仅不爱惜工具，也不爱惜牲畜。奥尔姆斯泰德不仅发现有“黑人锄”〔一种特别笨重、结实的锄〕，甚至还发现用骡子代替马供奴隶使用，因为马经不住他们使役。……

49

雷德帕思通过讲述他见到奴隶们役使牲口的情况证实了奥尔姆斯泰德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雷德帕思是一个强烈主张废奴的人，而且对奴隶是极为同情的。

他骑在离车最近的那只马上，拿着沉重的牛皮鞭子，不时抽打着领头拉车的马，就像野蛮的赶车人抽打干活时的牲口一样。每当我们遇上一座山，特别是山很陡时，他就下马来全力抽打拉车的马，还变换着方式，从地下捡起石头，用力向马腿砸去，捡的石头都不比半块砖小，而且几乎是百发百中。

而这辆大车上满载着两吨袋装的石膏。

这就是黑人如何对待牲口的一个典型例子……①

肯布尔报道说，在佐治亚州沿海的海岛上，奴隶们不小心地或是蓄意地燃起了场场大火，烧毁了大片大片的森林。

“长工们”地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火做午饭。有时是出于粗心大意，但有些时候无疑是故意地把森林点着火。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消灭可怕的响尾蛇。

……黑人奴隶们不仅拒不劳动，破坏财物，而且装傻装笨，

① 詹姆斯·雷德帕思：《一位巡回编辑》，或《在南方各州和奴隶们的交谈》，(纽约，1859年)，241页。

使得种植园主们无法引进新技术。就这样，他们阻止了在许多种植园中使用犁耕作……^①

装病不上班是蓄奴各州中尽人皆知的普遍现象。^②装病的一般是为了逃避劳役，尽管间或也有装作伤残以避免被卖给一个讨厌的主人，或者借此压低售价以报复其原来的奴隶主。女奴则有的装作怀孕，因为这样可以干较轻的活，并可在定量之外多得到一些食物。

在这样由于伤、病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想像装病的奴隶自然很多，人们也可以发现功能性精神错乱和癔病的例子，因为这可以使免于劳役……

确有装病的情况，这一点已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有些装病是十分明显的，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明白白的装假问题竟会受到容忍。重要而又要记住的一条是：一个奴隶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投资。绝大多数奴隶主先先后后都认识到让奴隶从令人怀疑的病休中占些便宜是更为合算的。一个病奴要是被驱赶去从事劳动是很可能死掉的……

幸运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估计数字可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这种装病的情况所达到的程度。悉德诺曾整理过各种各样种植园的发病记录。从威尔兹种植园记录中，他发现在一千四百二十九个劳动日中，有一百七十九个是因病而损失掉，二者比例几乎为1比7。而在鲍尔兹种植园，一年中因病而损失的劳动日为一百五十九天半，只有五天闹病是发生在星期天。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星期六所有奴隶都病了，但星期天几乎没有人生病。在利氏种植

^① F·L·奥尔姆斯泰德：《边远地区之行》，145页。

^② 此文写成后，关于奴隶发病的问题又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弗利斯·斯沃德斯：“南北战争前种植园中黑人的健康状态”，载于《医药卫生历史公报》1941年第十卷第三期）尽管斯沃德斯指出黑人的实际发病率是很高的，她对装病的占多大比例还存疑而不能肯定。例如在472页上的一条脚注中，她指出悉德诺把几个种植园的发病数编排成了实际发病数，她甚至还指出，有一个种植园的绝大多数病例发生于采摘棉花的季节。悉德诺本人也指出许多病例是假的。

园有三十个劳力，而病假则为三百九十八天。在考察这些记录中，悉德诺发现在一年中农活最多的时候发病率最高。^①奥尔姆斯泰德说他访问过的任何一个有着二十名奴隶的种植园，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奴隶藉口有病不上工……^②

斯米迪斯是一位坚持奴隶应忠于主人的作家，他描写了一个装病不上工的突出事例：

那位女厨师的丈夫多年来把自己看成几乎是瞎了的人，因而除了在她身边干些活儿之外什么也不干，只帮她往火上添添柴，有时也劈一、两根柴。但战争结束后他却为自己收获了不下十八次好庄稼。他是那一带农村中最能干的庄稼汉之一。^③

奴隶们可以用来报复一个不得人心的奴隶主最有效的手段是⁵¹在奴隶拍卖台上装残废。这种搞法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菲利普斯承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方式：

在拍卖台上的那些奴隶常常大大地夸示自己的力量和本事，因为取得高价是一种荣誉。但是如果一个奴隶对其主人心怀怨恨，或者希望被一个只想给他轻活儿干的人买去，这个奴隶就会不残装残……^④

奴隶为了逃避劳役甚至到了不惜毁身自残的程度，这明白地显示了黑人反抗奴隶制的劲头。刘易斯种植园的一个年轻女奴受了伤，当伤口开始愈合时，她却用包装的线缠住了伤口，然后往伤口抹脏东西。她急欲躲避苦役而故意使自己严重感染。^⑤而她

① C·S·悉德诺：《密西西比的奴隶制》（纽约，1933年），45页以后各页。

② F·L·奥尔姆斯泰德：《边远地区之行》187页。

③ S·斯米迪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的回忆》（巴尔的摩，1887年），80页。

④ U·B·菲利普斯：《美国黑人奴隶制》，199页。

⑤ 克拉克、刘易丝：《刘易丝和密尔顿·克拉克痛苦记事》（波士顿，1846年），168页。

的这种做法和他人相比还算是缓和的。

列克星敦的莱斯利·孔兹将军有一个名叫恩尼斯的男奴，是个家庭木工。将军和一个奴隶贩子谈妥了交易要把这个男奴运到河下游去。恩尼斯坚决不去。他拿起大斧子砍掉自己的一只手，然后费尽心力用这只残臂把斧子移向身躯，让斧子落在另一只手臂上，把这一只手的几个手指砍掉。^①

“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宁肯枪毙也不肯被带走，先生，”他短短地加了一句话。

一个住在沼泽地附近的农民证实了上述报道，并说他知道在一天之内就有三、四个人被枪毙。^②

新从非洲来的奴隶大量地自杀，使得种植园主们感到是件棘手的事情。海岛的埃博码头也就是埃博奴隶们集体自杀的地点，在那里，奴隶们集体地径直走向海里自己淹死。一个种植园主在写到处理奴隶方面的情况时，提到了使非洲人适应奴隶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他主张把他们与先来的已经适应了奴隶生活的旧奴隶混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一些穷奴隶主，或是没有别的奴隶或是太贪婪了而要求这些新来的奴隶拼命苦干，结果很快就弄得这些新奴隶精疲力竭，让疾病杀害了他们，而更经常的情况是让悲⁵²伤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这些新奴隶常常加速自己的死亡；有些人伤害自己，另外一些人用舌头堵住呼吸道来憋死自己，还有一些人服毒或者逃亡出去在苦难和饥饿中死掉。^③

还曾经描述过这么几起事，父母无疑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以使

① 克拉克、刘易丝：《刘易丝和密尔顿·克拉克痛苦记事》（波士顿，1846年）125页。

② F·L·奥尔姆斯泰德：《边远地区之行》，160页。

③ U·B·菲利普斯：《有关种植园和边疆的文件》，Ⅱ，31页。

他们免遭奴役……

在所有的追回逃亡奴隶的事件中，有关逃奴玛格丽特·加纳的一起，是最悲惨也可能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了。冬季是越过俄亥俄河逃跑的最佳季节，因为河水结冰时跨越的困难较小。1856年冬，在肯塔基州，奴隶西米恩·加纳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及两个孩子从奴役之下逃了出来，在夜间越过了冰封的俄亥俄河之后，⁵³他们寻路向辛辛那提一个自由黑人的住所逃去。

武装追捕队很快地追寻到了他们在辛辛那提的藏身地，在遭到一些抵抗之后破门而入。他们看到，在那里，玛格丽特这位妈妈，宁可让她的孩子们死掉也不肯让他们受到奴役，已经在设法弄死她的孩子们，有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已经死去。该案立即被提送法庭，在那里，法庭不顾同情这些逃奴的白人所作的努力，仍然命令将他们遣返原地。遣返路上，绝望中的玛格丽特带着孩子跳入河中企图自杀。但是她甚至被剥夺了以死来寻求解脱的资格，因为她被救活过来，并在那之后不久被卖给了一个奴隶贩子。她被送到了南部去干棉田活去了。^①

奴隶杀害其主人和监工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今奴隶还杀害自己的子女，奴隶这样做往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长大遭受奴役。在科文顿，一对夫妇被关在奴隶集中地，已注定要被送到南方人市上去出售。“在无人怜悯也无武器可以自救的情况下，”他们商定“宁可送孩子的灵魂上天堂，也不肯让他们堕入遭奴役的地狱，”然后两夫妇双双自杀。^②

“把你的鞋脱下来，西尔瓦，”A太太说，“让这位先生看看你的脚。”

“我不愿意，”西尔瓦说。

① J·W·科尔门：《肯塔基州的奴隶制时期》（查普希尔，1940年），208页。

② 同上书，269页。

“可是我要你脱掉，”她的女主人说。

“尽管你说，我也不脱，”西尔瓦愠怒地回答。

“你一定得脱下来，”女主人十分坚决。

他怕受到惩罚，不得不脱掉了鞋。一只脚缺四个脚趾，另一只上缺少两个！“你瞧瞧！”女主人说，“我丈夫把自己的铁匠手艺教会奴隶，为的是提高他们的卖价，却不料在感情冲动、头脑发昏的情况下她自己把脚趾砸掉、扭掉了。上周他只是认为西尔瓦对我无礼而用马鞭抽了她三十下。西尔瓦都多么大年纪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离开了那房子。”

“西尔瓦讲，”A太太继续说道，“她曾是十三个孩子的妈妈，但为了不让孩子们遭奴役，她亲手把他们全都在襁褓中弄死了。”①

纳特·特纳暴动*

靠近弗吉尼亚州东南境，在南安普敦县，有一个名为“十字钥匙”的村庄。它距离县城耶路撒冷十五英里，距离诺福克七十英里，距里奇蒙也大约七十英里。它距离北卡罗来纳州的默弗里斯波罗约十五英里，距离迪斯默尔大沼泽约二十五英里。直到1831年8月21日那个星期天，它与邻近的那些毫无生气、破败不堪的其他弗吉尼亚乡村完全一样，并无二致；照样是奴隶主宅邸与小木屋相间，烟草田和“旧田地”交错，有着马与狗，黑人与被称作“穷白人”的白人以及虽穷而未被如此称呼的白人。最后这种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约瑟夫·特拉维斯的，他新近和一个叫帕特南·穆尔的人的遗孀结了婚，并因此而不幸地和她的黑奴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① C·G·帕森：《奴隶制剖视》（波士顿，1853年），212页。

* 摘自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所写“纳特·特纳暴动”，《大西洋月刊》，VIII（1861年8月），173页至187页。本文发表时未署名。

就在上面所说的那个星期天中午，六个奴隶聚会在约瑟夫·特拉维斯种植园的树林里，举行北方各州所说的郊外野餐，或者是南方所谓的烧烤野宴。菜单是简单的：一个人带来一只猪，另一个人弄来一些白兰地，这赋予这一集会以一种廉价的欢乐外表，使得无人能够想像这是在最后完成一个已准备达六个月之久的谋反计划。在这场谋反中，四个人是发起者，即亨利、哈克或称海格尔斯、纳尔逊和萨姆。其他两人是新加入的伙伴，一个叫威尔，另一个叫杰克。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从十二点钟一直呆到下午三点。这时来了第七个人——一个矮小、结实而充满力量的汉子，有着混血种人的深褐色皮肤和非洲人明显特点的面孔，但脸上充满表情和决心。这个人就是纳特·特纳。⁵⁴

他生于1800年10月2日，这时已接近三十一岁了。他原先属于本杰明·特纳家族——这就他的姓的来源，因为奴隶通常不从父姓。后来他转到了帕特南·穆尔名下，随后他归属了现在的主人。据他自述，他感觉自己从小就与众不同，能干一番大事业。他个性颇为特殊，加上他在智力上的早熟，这就足以在他的青年伙伴中引起对于他的天赋及命运的迷信了。他在技艺上有巨大的独创才能，很小的时候就在制作纸张、火药、陶器及其他工艺方面进行实验，后来，他对这些极其精通。他道德上是非观念很强，结果白人证人也承认从未发现他骂过人一句话，喝过一滴酒或偷过一次东西。总之，他早年的特殊之处已是如此地突出，以至于人们说“他简直太灵敏了，而无人敢用他，如果有人用了他，他决不会作为一个奴隶而被使用。”命数天定这种观念在他脑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加深——他斋戒，祷告，讲道，读《圣经》。走在犁后耕地时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并把神给予他的启示传达给充满敬畏的奴隶们。他们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他们有他那样的见识，他们就不会去伺候世上的任何一个奴隶主。”……

无论纳特·特纳对于奴隶制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阅历，可以肯

定，他的谋划不是骤然产生而是经过他多年的深思熟虑。至今，在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中，仍然流传着极其钦慕的“先知纳特”的说法。如果一个奴隶被人碰见手里拿着石灰和黑色的油烟灰在察看谷仓门上未画完的全县地图，他准是“在打算如果自己失败了该怎么办，”或者“在琢磨去弗兰西斯家是怎么个走法。”……

在他的供词中所描述的那些宗教性幻想和日常的这类事情一样地真实，并叙述得很生动，读起来很像《圣经》中雅各说梦那一部分。他看见白色精灵和黑色精灵在空中相互斗争，太阳暗下来了，雷声滚滚……

因此，当他在上述那个星期天来到那个烧烤野宴并且发现不光有那四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时，他对这两个不速之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对此威尔作出了勇敢的答

⁵⁵ 复。他说，他的生命并不比别人更宝贵，而“自由对于他来说却是真正宝贵的。”这话使他赢得了信任。而杰克则因为完全是在哈克的影响之下而来的。这样，这两个生人就不成为讨论问题的障碍了。他们在那停留达十一个小时之久，进行着急切的磋商：人们可以想像出，在幽暗的树荫下，在松枝火把摇曳的火光中的那一张张可怕的黑黝黝的面孔，正聚在一起筹划着那场复仇行动，其令人震惊的反响竟如此久地回荡在这片土地上。终于作出了两项决定：当晚动手，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一次大屠杀，在几天之内造成一种比许多战役还要恐怖的气氛，以避免未来的流血。“大家同意，我们应当在当天晚上从各自家中开始，在把自己武装和装备起来并且积聚到足够的力量之前，对敌人不分年龄、性别，一律格杀勿论，这些都严加遵守了。”

约翰·布朗带领十九人的队伍进攻弗吉尼亚，并决心除非自卫，不杀一人。纳特·特纳率领六人从内部攻打弗吉尼亚，却决定在确立控制权之前见人就杀。约翰·布朗打算迅速穿过弗吉尼亚，然后退入山中。纳特·特纳意欲“像白人在独立战争时期所

作的那样，征服南安普敦县，然后在必要时撤退到迪斯穆尔大沼泽去。”两个计划都考虑周密、成熟可行。但二者都如下文所描述那样，因一步的失误而遭到失败。

我们必须大致叙述一下其后二十四小时那些恐怖情况的细节。敏捷地，悄悄地，像印第安人一样，这些黑人从一家到另外一家——不停留，不犹豫，执行着他们那恐怖的计划。在有一点上他们比印第安人或者比白人攻打印第安人时要人道些——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非义的暴行，不凌辱，不剁手剁脚。但在其所到之处，只要是白皮肤，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斩尽杀绝。他们从各家拿走武器、弹药，拿走几家的钱。他们在每一种植园都招兵买马：那些黝黑的奴隶们，前一天对他的主人还那么样的恭顺，在北方的来访者面前毫不迟疑就又喝又跳，现在都一下子变成了复仇狂。只要把刀剑或者老式滑膛枪给他们看，尽管那就是华盛顿本人那里传下来的老玩艺儿，他们也会把它抓到手中。这支队伍走一家，人数就增加一次——先增到十五人，再增到四十人，然后增到六十人。一些人手持老式滑膛枪，一些人手执斧头，一些人手拿镰刀，一些人还骑自己主人的马前来。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就可以分头进行了，这一可怕的行动也就进行得更加迅速了。他们这时的安排是，由一队先锋快马奔驰到一家，将其包围起来等着其他人赶到。在这同一时刻，这家房子里的人，不分有罪与无辜，都要经受多大的惊恐啊！一些人想到了自己对那些黑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而另一些人想到在这场复仇中自己又要多么无辜地分担罪过！这次突发的暴动只持续了四十八小时；但这期间杀了五十五个白人而奴隶们无一损失。56

有一种恐惧是不必要的，对于许多白人丈夫和父亲，这种恐惧一定加剧了他们临死前和黑人的最后争斗。这些黑人从童年起就一直受到残暴对待。他们被禁止有合法的、永久的婚姻。他们看到周围都是习以为常的荒淫放荡，这种状况除了在蓄奴国家

中是极少见的。这些黑人中有些曾经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姐妹习以为常地遭到白人男子的玷污，而这些白人的娇美的妻子和姐妹现在都处在那些黑人的绝对掌握之下。尽管如此，我翻遍了当时的弗吉尼亚的报纸也找不到一起因其下流地污辱白人妇女而对这些胜利的可怕的黑人奴隶提出的指控。他们走到哪里，死亡就跟到哪里。把这和通常的战争对比对比吧，把这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对照一下吧……

当追随者的人数增加到了五、六十人时，纳特·特纳断定攻打县城耶路撒冷的时机已经到来。从那里，有几个白人逃亡者已经逃跑了，因此若不迅速截击，从那里就可能派出告急信使到达里奇蒙和彼得斯堡求援。此外，纳特·特纳可能从县城获得了武器、弹药和金钱，曾有过使人半信半疑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八百到一千美元。在去县城的途中，他们需经过离县城三英里远的帕克先生的种植园。队伍中有些人希望在此停留一下，以便让他们的朋友也参加进来。纳特·特纳反对，因为耽搁可能意味着危险，但他终于让步了。而这一点后来证明了是致命的失着。

他和六到八个人留在大门口，而由三十到四十个人到半英里外的那所房子去了。那些人在里面停留得太久了，于是他只身进去催促。就在他离开期间，突然有十八个白人冲上来把留在门口的一小队人打散了。奴隶队伍的主力从房里出来时，他们首次和他们武装的主人们遭遇了。黑人们停了下来，白人们小心翼翼地推进到一百码距离之内，然后打了一阵枪。黑人还击时，他们立刻乱了阵势，仓皇后撤，把一些受伤的人留在了地上。撤退的白人受到追赶，只是在碰到了另一队新从耶路撒冷来的白人时才得到解救。

⁵⁷ 在这些白人的增援下他们转而向奴隶们回击，结果形势逆转，奴隶乱了阵势。特纳·哈克和约二十个骑马的奴隶较有秩序地撤退了，其他人则被打散。领头人特纳仍然从一条秘密通道前往耶路撒冷，以避免白人的追击；但最后还是决定停下来过

夜，希望借此征集到更多的人。

那天夜间，兵力又增加到四十人，他们驻扎在里德利少校的种植园里。黑暗中又传来了警报声——是真有还是想像所致不得而知——队伍又散了。天亮后他们前去征集新人时，在布伦特大夫的住所遭到了抵抗。布伦特的奴隶们，在他的命令下向他们开了火。这，加上后来哈里斯上尉种植园附近的一队白人所进行的攻击，使得整个奴隶队伍溃散了，并从此未能恢复起来。还在一起的很少几个奴隶同意分散几个钟头，以便看看是否还有办法重振旗鼓，然后重新在最初的队伍集结地会合。但这一目的他们永远未能达到。

夜幕降临时，纳特·特纳悲惨地来到了那片幽暗的树林，四十八小时之前就是在那里他向他的伙伴们透露了他那可怕计划的细节。在最初阶段，他的所有打算都实现了；一切都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奴隶们在他的号召下立刻来到，奴隶主们证明确实毫无防备。如果不是被他人劝说而在帕克种植园停下来，他早已是耶路撒冷那些军火的主人了。有这些军火帮助，并有迪斯穆尔大沼泽作为退步之地，他也许能成功地和追捕他的人限无期地周旋下去。

现在血流了，危险也来了，他的朋友们或被杀，或被俘，而这一切换来了什么？肯定地，对他的压迫者来说，是永不忘怀的恐怖回忆；但另一方面，则是暴动无可救药的失败，和等着他的注定了的死亡……

在那里，他等候了两个愁闷的白天和两个凄伤的夜晚——时间够长了，足以使他认识到不会再有人来找他会合，意识到暴动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和他共谋的那些坚定的、决死的人们已被永远驱散，继续停留就意味着他自己也将毁灭。他找了一个他断定是安全的地点，在田间的一堆堆积起来的栅栏下挖了一个洞。在里面躺了六个星期，只在半夜才出来一会儿到附近一处泉水那里

去喝水，食物是在事前已准备好放在附近一所房子里，而且未被发现，他可以从那里取得……

小洞中的久居生活使得纳特·特纳困顿不堪，促使他渐渐冒险来，开始在夜间偷偷地在附近活动。他害怕和任何人谈话，但却希望了解有助于他脱逃的情况。他总是在破晓前回到他的藏身处。这样，如果不是因为狗能为人所不能，他的这种生活本来可以持续到追捕停止的时候的。一条狗偶然地嗅到了他藏在洞里的食物，最后把它的主人，两个黑人，引到了洞穴那里，其中一人名叫纳尔逊。这两人一发现这个可怕的逃亡者就仓惶逃跑。纳特·特纳赶忙向相反方向逃去。这事发生在10月15日，从那以后，附近人心惶惶，五、六百人投入了追捕行动。

纳特能继续脱逃显示出他具有超乎印第安人之上的机敏。那洞穴，那些武器，那些食物都被发现了，其中还有这位可怜的罗宾逊的有着刻痕的棍子，这些刻痕标示着疲惫不堪的五个星期又六天。但是他本人不见了。有十多天，他藏身在弗兰西斯先生种植园的麦草秸里，这期间他变得几乎快绝望了。有一次他决心去投案自首，并在夜间走到了距离耶路撒冷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才觉得横不下心那么办。有三次他试图逃离这一地区，但是失败了。白天走当然是无法考虑了，夜间行动吧他又发现躲不开巡逻队。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他那藏身之处去。在他还是自由的这整整两个月时间中，他从未走到过离十字钥匙村五英里的地方。10月25号那天，当他从麦秸垛里出来时，终于被弗兰西斯先生发现了。立即用猎枪向他打了一枪大型铅霰弹，他倒地时十二粒霰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就这样他也跑掉了。但追捕的人立即向他那边集中。而他竟然又令人震惊地躲过了他们达五天之久。

10月30日星期天，一个名叫本杰明·菲普斯的男子首次外出巡逻。中午时分，他路经森林中一片松树早已被砍倒的空地。松树的枝杈里动了一下；他停下来观察动静，透过树枝的缝隙看

到，从下面土中的一个洞里，出现了纳特·特纳的脸庞。菲普斯立即把枪对准他，叫他投降。逃亡中的纳特，已因不眠不休地提防和缺吃少喝而精疲力竭，又被缠在松树丛中，而且仅仅有一把刀子，因而无计可施，只有屈服。后来他解释说，他也盼望过，树林里布满了武装人员，他最好是碰碰运气看能否有机会逃掉，而不要企图在当时拼死的逃跑。他的想法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正确的，因为在方圆两英里之内就部署有五十名武装侦缉人员。⁵⁹他领导的这场暴动终结于发端时的同一地点，因为他被捕的此地距离约瑟夫·特拉维斯的住房只有一英里半远……

当纳特·特纳被指定辩护律师T·R格雷先生问及，虽然失败了，他是否还相信他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时，他的回答和三十年后的人听说的一样简单：“难道耶稣基督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吗？”以同样的精神，当在法庭上受审时，“他回答说，‘无罪’，他对辩护律师说他没有有罪的感觉。”但是很明显，辩护律师没有作任何有利于他的辩护，也没有传任何人到庭作证——他是根据利瓦伊·沃勒的证词和他本人的供词定罪的。而他的供词则系由格雷先生提出再经其本人在由六名法官组成的法庭之前承认为“完全的、自由的和自主的”。因此，他是被置于一种荒谬的地位上而被判决的，判决是在一方面有他认罪的供词，另一方面又有他自认无罪的申诉的情况下作出的。纳特·特纳被捕于1831年10月30日，招供于11月1日，受审定罪于11月5日，而于其后的星期五即11月11日的中午被处决。他镇定自若，从容就义，拒绝向群集的大众讲话，而是以坚定的声音告诉行刑官说他已作好了准备……

争取教育平等的请愿书(1787年) *

谨呈尊敬的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及众议院大会。

本州为数众多的黑人自由公民谨向你们陈述如下：请愿者们与本市本州的其他自由民被同等看待，而他们从不畏缩尽其义务而承担起劳务负担。正是由于我们心甘情愿地担负其他自由民同样的重担，因此我们敢陈鄙见，我们有权享受自由民的权利。但我们不欲在此烦陈臚列，谨在纷繁的各项中就一事向你们陈情如
60 后：即关于我们子女的学校教育问题。在波士顿市，目前我们的子女不能进入免费公立学校受教育。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根据我们的痛苦体验，我们现在痛感公共教育之极端必要。因此，我们担心见到，在福音降临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正成长中的后代将陷于无知愚昧之境地，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是黑人从而没有和其他白人子女一样享受到按规定应享受的权利……

因此，我们恳请尊敬的诸位先生运用你们的智慧，就我们亲爱的子女受教育这一问题作出有关规定。为尽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我们将永远恳求下去。

自由非洲人协会成立通告**

费城 [1778年4月12日]—有鉴于这一事实，即：以其笃信宗教的生活及言谈而知名于世的两位非洲血统人士阿布索伦·琼斯和理查德·阿伦，忧虑地看到其同肤色同胞处在无宗教信仰及

- * 赫伯特·阿普塞克编：《关于美国黑人的历史文献》（纽约：堡垒出版社，1951年），19页至20页。本请愿书的发起人之一是黑人领袖普林斯·霍尔，他于1787年创建了黑人共济会教团。
- ** 威廉·道格拉斯牧师：《美国第一个非洲人教派（现费城圣托马斯非洲人圣公会）编年史》（费城：金一贝厄德出版公司，1862年），15页至17页。

未开化状态，出于同族之爱，经常就这一令人痛苦但却重要的问题彼此聚谈，以期建立起某种宗教团体，但发现有类似关切的人士甚少，而关切此事的人士又各持不同的宗教观点。在上述这些情况之下，他们经过若干时间的坚韧努力，在严肃认真地沟通了彼此的观点之后，终于提议成立一宗教团体，以在病痛时彼此相助，并为他们的孀妇、无父孤儿谋求福利。凡生活清正有节者，无论宗教见解上的歧异，均可加入为其成员。

章 程

〔1787年5月17日〕——我们这些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或其它地方的自由非洲人及其后裔，一致同意，为了彼此的利益，每月预付宾夕法尼亚银币一先令作为捐款。认捐满一年以后，即将此款作接济本会贫困会员之用。如贫困会员提出救济请求，只要并非个人轻率所致，可每周由该款中取得三先令九便士。⁶³

我们并且一致同意，酗酒滋事之徒不得入会。任何人入会后如确证其行为不端而又不加改正，即由会员两人通知其本人，将其清除出会，且所捐款项不予发还。

任何会员，如三个月不纳捐款，经两名会员提出警告后又无正当理由而在下次会议时仍不缴纳全部捐款者，即经由两名会员通知其已违反会章，予以除名，所捐款项一律不予发还。

任何会员，如无故不参加每月例会，每缺席一次，须交罚金三便士。但如该会员系因患病或其他原因而处于需要本会救助之情况下时，则可免交罚金及患病期间的每月所认捐款。

我们认为：已故会员的遗孀，如未改嫁并遵守会章（但不必缴纳月捐款），则其享受本会的福利是公正的、合理的。

我们也认为：本会有必要照管已故会员的遗孤，在其不能就读于免费公立学校时，本会将负担其教育费用，在其提出要求时，本会将送其前往适当的行业及地方学徒。

任何会员均无权召开社员大会。只有在特殊时刻，为了使本会能最有利地运用其款项，在月份大会上得到了授权之后，为了处理除文书和司库职权所及之外的一切事务，委员会方可召集会员大会。

我们一致推选约瑟夫·克拉克为本会文书兼司库。当其职务需人接替时，应从属于费城三个月会中之一的公谊会教徒中挑选一人，来继任这一能发挥作用的团体的文书兼司库。

参加本集会的人员有阿布索伦·琼斯，里查德·阿伦，塞缪尔·巴斯坦，约瑟夫·约翰逊，凯托·弗里曼，凯撒·克兰彻尔，⁶² 和詹姆士·波特，还有威廉·怀特。他的早期帮助和有用的话语确实是大有益处的。今晚宣读了章程，在一些有益的讲话之后，该章程已获通过。

第二部分

63

南北战争前的年代

引　　言

从十九世纪初叶到南北战争之前的整个时期，赞成与反对黑奴制的两种力量都异常活跃。随着黑奴人数的增多和反对黑奴制情绪的增长，黑奴主们对黑奴暴动的恐惧也加剧了。美国的黑奴数在1790年时不足七十万人，1830年超过两百万，到1860年达到了三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人。

反对黑奴制的力量，由于受到两件事情的鼓舞而更加活跃起来，即：1833年英国终止了黑奴制及1850年实施的逃奴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对拒绝协助归还逃奴者给予严惩，并对被控告的逃奴举行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所信赖的是黑奴主们的证词而逃奴本人不得作证。对逃奴的审判激起了反对黑奴制的公愤。有几回，废奴主义者曾企图强行把被控黑奴从联邦法院法官处带走。

至此，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已经不仅是孤立的个别人士和黑奴们本身的事业，而转变成了一场运动。废奴主义者放弃了他们先前逐步废除的目标，转而追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革命领导。加里森要求立即解放黑奴。1831年，加里森创办了《解放者》，用

激烈的言辞鼓动立即完全废除奴隶制。①他不仅对解放黑奴持激进的观点，而且是女权的有力捍卫者。他并且谴责了教会人士，指责他们在反对黑奴制的事业中不够积极。

加里森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精神支柱。该组织建立于1833年，是一个全国性组织，一直很活跃，直到奴隶制被废除为止。到1838年时，这个协会已拥有州和地方组织一千三百五十个，成员达二十五万人。

1840年这个协会的一大部分分裂出去，另行建立了“美国与国外反奴隶制协会”，但原来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直到奴隶制在内战中被废除，仍然是反对黑奴制度的主导力量。废奴主义者、历史学家路易士·鲁强姆斯谈到反黑奴制运动的分裂时曾说，“作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使废奴主义者们遭到那么多美国政界、经济界和宗教界领袖人物愤恨的原因并非加里森言辞激烈、倡导女权或者攻击教会对黑奴制无动于衷，而是立即无条件解放黑奴的主张在当时确实是很革命的，许多人认为这给当时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构成了威胁。”②

直到1840年时，废奴主义者所采用的办法一直是公开辩论。但在那一年，反加里森人士转而向自由党寻求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加里森派则回避政治，继续通过演讲、报纸、书籍和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在这一时期，加里森采取了他最为激进的步骤来敦促北方退出联邦。他将宪法称为“死亡的契约，地狱的协定”。在

① 威廉·埃勒里·查宁在《奴隶制》（波士顿：詹姆士·门罗公司，1836年）中对废奴运动提出一个有趣的批评。查宁进行论战，要求废奴主义者缓和其立场，却为这些人士的公民自由权进行了动人的辩护，强烈谴责对他们的袭扰行径。查宁写道，“我相信废奴主义者错了，并认为不能由于他们用意良好或出于狂热而对他们的错误就一掠而过；因为与善意一并到来的会是多么大的损害！”但是他写道，“废奴主张决不能用非法的图谋加以镇压。这种摧毁它的企图理应遭到挫败。它使废奴主义有了新的根据，使它成了不只是些热情分子的事业，而成为自由的事业。”

② 路易士·鲁强姆斯：《废奴主义者》（纽约：摩羯宫出版社，1963年），23页。

1854年7月4日的一次庆祝会上，他焚毁了一部宪法，并说：“让对暴政的一切妥协都这样地消亡吧！”

废奴主义运动奉行和平哲学，虽然他们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亨利·戴维·索罗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都支持约翰·布朗使用武力。菲利普斯在布朗的葬礼上说：

“奴隶有反抗主人的权利吗？我不愿和这样一个民族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民族从1776年7月4日以来就声嘶力竭地呼喊：所有的人生而平等，自由权利不可剥夺，反抗暴政就是服从上帝！……但是约翰·布朗违反了法律。是这样的，在那边的书桌上摆着为了打破罗马法律而惨遭杀害的人们所说的富于灵感的话语。为什么你们那么恭敬地聆听这些话语呢？哈斯和威克利弗违反了法律，为什么要尊敬他们呢？如果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之前被捉住，他将因违反统治者的法律而死于绞架上……。是的，你们说，这些人违背的是“坏”的法律。情况正是如此。这样说来，打破坏的法律是令人尊敬的。这种违法，历史喜爱，上帝祝福！那么，谁说奴隶法不比上述人所反抗过的法律还要坏上万倍呢？无论用什么说法为他们辩护都使约翰·布朗成为圣哲。”^①

65

道格拉斯事前知道布朗的计划，并在合众国执法官前往罗彻斯特他家中盘问他之前逃到了加拿大。他把布朗称为“高尚的老英雄，他用一只右手就动摇了美国的基础。”在谈到他对于哈泼轮渡公司暴动的立场时，他说：

“把工具分给那些能使用它们的人们。让每个人以其自己的

① 路易斯·菲勒：《温德尔·菲利普斯论民权和自由》（纽约：希尔及王出版社，《美国世纪丛书》，1956年）107页至108页。

方式为废除黑奴制而工作。我将帮助而不妨碍任何人。”^①

随着一本雄辩而又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波士顿的自由黑人戴维·沃尔克所撰写的《呼吁》的出现，新的战斗精神展现出来。沃尔克的小册子遭到奴隶主们的强烈谴责。这本小册子出现后，南方有几个州通过法律规定对传播反黑奴制人士的文献者要加以严惩。沃尔克写道：“我是为你们为美国人的利益而讲话的。无论你们怎么样，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得到自由。为了让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富有，你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继续处于痛苦和不幸。但是上帝将把我们从你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假如我们不得不为自由而战斗，你们就感到苦恼、悲哀。那么，抛开你们的恐惧和偏见，把我们当人来对待和开导吧，我们对你们的喜爱将甚于现在对你们的仇恨。……”^②佐治亚州撒旺那城的市长要求波士顿市长哈理森·格雷·奥蒂斯就地查禁该书，奥蒂斯答复说他不能禁止该书，但他“极不赞成而且厌恶该书（原文如此——原编者）。”

号召以暴力斗争反对黑奴制的还有其他人。莱桑德·斯普纳普在一份致南方无黑奴者的呼吁书中号召推翻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并终止黑奴制。他主张组成自由联盟来袭击南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号召抵抗那些搜寻逃奴的“绑架者”。他写道：“使逃奴法成为一纸空文的唯一办法是杀死几个甚至更多的绑架者。”^③

1854年5月托马斯·W·希金森率领一组人到波士顿法院解救逃奴安东尼·彭斯。他们被击退了。交火过程中，一位代表阵亡。联邦执法官召来了骑兵、陆战队及炮兵部队，进行了关于彭斯的听证会。关于强烈反对将彭斯归还其主人的情况，有如下描述：

① 《解放者》，1859年11月11日。

② 戴维·沃尔克：《致世界上有色公民的呼吁书》（波士顿，1829年），第70页。

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文集》，1852年8月20日。

彭斯被递解出波士顿是在 6 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所经街道由一大批警察，二十二个连的马萨诸塞州士兵及一个营的炮兵加以警戒，一个连的骑兵清道……

没有军乐，只有沉闷的脚步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军人们紧握着老式的滑膛枪，木然注视着下面，对人群里发出的嘲笑和辱骂声充耳不闻。

行进路线沿途的窗户都垂帘以示哀悼，一条条黑纱横挂在街道上。从古老州议事厅对过的窗户上垂悬下一具黑色的棺木，上面写着：“自由的葬礼”。再远一点的地方，倒悬着美国国旗以示哀悼。这一行郑重其事的队伍的旁观者达五万人。人们发着嘘声，哼叫着并且呼喊着：“绑架者！绑架者！可耻！可耻！……”

彭斯是在马萨诸塞土地上被抓到的最后一名逃奴。^① ①

今天，当人们想到废奴运动时倾向于认为白人是主要的组成人员，实际上黑人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黑人废奴主义者中最出名的是道格拉斯，他不以黑奴的解放而以其取得完全的平等为目标。道格拉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从1847年到1863年，他逐月先后发表《北方之星》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文集》。他泛游国内外，游说反奴隶制，并曾数次和加里森结伴同行，其间曾遇到来自反对这种种族混杂社交的白人的敌视和暴力行径。⁶⁷ ②

但是，在黑人废奴主义者中并非仅有全国性的著名人物，普通黑人也广泛参加了这一运动。加里森的《解放者》出刊之初，四分之三的订户都是黑人，而最后几乎完全是由黑人支持的。

许多黑人及白人废奴主义者和道格拉斯一起，拒绝把斗争局限于争取解放。许多人参加斗争以争取公民权利，即在法律面前及参与政治上的一律平等，争取黑人受教育权和免除黑人在公用

① 奥斯卡·舍温：“奥蒂斯和汉柯克的儿子们”，载于《新英格兰季刊》XIX（1946年6月），221页至223页。

② 道格拉斯后来和加里森分道扬镳，主张支持自由党，以其作为废除奴隶制斗争的最佳手段。

事业中受到的隔离，一些废奴主义者甚至觉得有义务为社会平等而斗争。

不顾公众的反对和来自一些个人的怀疑，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和黑人之间的社交是忠实于被压迫的弟兄的事业的表现。尽管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承认人们主张“从公民权上解放黑奴，但仍不愿与之发生联系”，但仍然责难其成员太过于对偏见让步。如果仅仅是肤色和公众舆论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不愿与黑人发生联系的原因，那么“他就玷污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一旦废奴主义者们确实与黑人打成一片之后，把这种新奇的体验告诉给别人就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并把它看做是个人对于彼此沆瀣一气的偏见与罪恶的胜利。例如，韦尔德便十分详尽地叙述了他在辛辛那提与黑人的日常交往。当黑人牧师及友人在韦尔德与安吉利娜·格林基的婚礼上与白人混杂在一起时，新娘解释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这使我们有机会以此来抗议那种流行的反有色人种的可恶的偏见。”^①

尽管如此，那时和现在一样，美国黑人发现外国人比美国人更易于相处。在一艘开往英国的船上，美国人拒绝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共同进餐，他只好和英籍船长一起用膳。道格拉斯评论道：“我宣称，这足以使一个奴隶为奴役他的国家感到羞耻。”

同样的，在这个黑人抗议活跃的伟大时期，人们也感觉到了“强烈的白色反动”。废奴主义者、编辑伊莱哲·拉弗乔伊被谋害事件是许多次谋害几乎成功的骇人事件中最突出的一次。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一次为争取废弃奴隶制而外出时，差一点被一群暴徒谋杀于印第安那州的纽卡斯尔。他被一群暴徒的头目用棍棒打倒在地，这群暴徒呼喊着，“打死黑鬼，打死这该死的黑鬼。”

^① 利昂·F·利特瓦克：《奴隶制度下的北方》（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222页至223页。

一次，当加里森想在波士顿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集会上出面讲话时，幸免遭到一群波士顿暴徒的私刑拷打。他的衣服被撕开，一边被拖过街道一边遭受毒打。市长和他手下的一队警察设法把加里森从估计有几千个暴徒那里解救了出来，并把他带到监狱保护了起来。加里森报道说，从全城各地来的有钱有势的士绅们向着妇女们发出嘘声、辱骂声和暴徒得逞后的那种喊叫声。”他报道说，这些人喊着要求得到他：“加里森！把加里森交给我们！让他出来！处死他！”^①

废奴运动在当时黑人抗议活动中占主导地位，但北部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也在进行。在这个时期，最高法院对萨拉·罗伯茨一案的裁决，给占统治地位达五十多年的要隔离但又平等的主张奠定了基础。查尔斯·萨姆纳和一位黑人律师罗伯特·莫里斯先生为一个五岁的黑人女孩辩护，指出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不平等，但是最高法院作出对这个女孩不利的裁决。^②对交通上的种族隔离的抗议也在继续，^③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战士是索哲纳·特鲁思，他也是争取妇女权利的积极战士。

这个时期，黑人废奴主义者们内部的分歧意见之一是黑人是否应该寻求进入美国白人的社会生活。美国道德改革协会呼吁各民族尽可能融为一体，他甚至鼓吹用“被压迫的美国人”一词来取代“非白种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等词语。这个团体反对单独由黑人组成的组织，例如受到许多黑人废奴主义者有力支持的那个维护黑人习俗运动。和美国道德改革协会完全对立的是移民开拓事业的信奉者，这些人在1835年至1860年这个期间得到最多的追随

① 哈丽特·比彻·斯陀：《我们时代的人们》（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哈特福德出版公司，1868年）172页至179页。

② 萨姆纳的辩护辞的摘录见后文原书96页至102页。

③ 威廉·斯蒂尔记录下来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胜利。见：“费城非白种人为其乘坐有轨马车的权利进行斗争简记，及威廉·斯蒂尔为其在通过最近那个法案中所起作用的答辩等等”（费城：梅里休父子出版公司，1867年）。

者。这些信奉移民开拓的人强调美国黑人的非洲根源及其与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亲缘关系，鼓吹和白人社会完全分裂，在非白人地区，非洲及加勒比地区建立黑人国家。

69 1. 废奴主义者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章程·

鉴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了血缘同一的各个民族使之生息于地球之上，”并令其爱邻人如同爱其自身；鉴于我们国家的生存系基于独立宣言所确认的原则：“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鉴于自从美国人民在全能的上帝和全世界面前以其荣誉和忠诚保证实施上述原则以来已近六十年，而这个国家的近六分之一的国民却受到其同胞的奴役；鉴于奴隶制正危及合众国的和平、团结和自由，从而与天理、我国的共和政体及基督教义诸原则相抵触，并危害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鉴于我们深信立即解放奴隶是奴隶主的义务和利益所在，深信无论是志愿的或强迫的将黑人移居国外的计划均无力清除奴隶制这种巨大而日益加剧的罪恶；鉴于我们深信，通过诉诸人们的良知、情感和利害考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唤醒一种反对在美国任何地区继续实行奴隶制度的公众情绪，同时促成奴隶制的迅速废除，以防止一场大动乱；鉴于我们深信我们对受压迫的人们、对拥有奴隶的同胞、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并对上帝负有义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其所能来促成消灭奴隶制度；鉴于上述这一切，我们虔诚地信赖上帝的援助，达成协议，结成本会，并遵守下列章程：

第一条 本组织定名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

• 1833年12月4日在费城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完全废止奴隶制⁷⁰度。虽然本会承认现在已有奴隶的各州，根据美国“宪法”，有制定关于废除该州奴隶制的法律的绝对权利，本会将致力于唤起我国同胞的理智与良心，使他们确信蓄奴制度在上帝眼中是滔天大罪。全体有关人们从义务上、安全上和利害关系上来说都需要立即废弃奴隶制度，而不采取任何把黑人流放、移居国外的措施。本会亦将竭尽全力以合乎宪法精神的途径，敦促国会结束国内的奴隶买卖交易，并在其管辖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度，而且阻止这一制度蔓延到今后可能加入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

第三条 本会将致力于通过鼓励有色人种改善其智力、道德和宗教信仰状况，通过去除公众偏见，来提高有色人种在社会上的作用和景况，从而使他们得以按其才、德与白人平等地分享公民和宗教信仰的权利。但本会将绝不以任何方式支持鼓励被压迫的人们以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第四条 凡愿遵守本章程所规定的原则，缴纳会费，同时本人又非奴隶主的人士均可加入本会，成为本会会员，并在会议中享有选举权……

《解放者》的第一篇社论·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在8月份，我提出了在华盛顿城出版《解放者》的建议，但这一事业尽管在全国各地受到欢呼，却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陷于瘫痪。那以后《人类解放精神报》^①迁到了政府所在地，使得在这一地区兴办同类的刊物显得不太紧迫了。

• 《解放者》，1831年1月1日，第一期。

① 废奴主义者报纸，由本杰明·伦迪出版，1829年时加里森是该报的联合编辑人之一。

为了就奴隶制作一系列演讲以鼓动人心，我最近作了一次旅行。⁷¹ 其间，我的足迹所至的每一个地方都对这样一个事实提供新的依据，即：在奴隶有自由的各州，特别是在新英格兰，比起南部来，将要出现公众情绪的更大转变。我发现人们在对待黑人奴隶上，比起在奴隶主当中蔑视更加严重，反对更加剧烈，贬抑更加无情，偏见更为顽固，冷漠也更为令人感到寒战。当然也有个别相反的事例。这种事态使我感到痛苦，但并未使我气馁。我决心不顾任何危险，“在这个可以看见般克山的国度里，在这个自由诞生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心目中，高举解放的旗帜。这一旗帜已经在迎风招展，但愿它长久地飘扬下去，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倾倒，不受凶暴、绝望的敌人的伤害——直到打碎一切镣铐，直到每一个奴隶都得到解放！让南方的压迫者们发抖去吧——让他们的暗藏的支持者们发抖去吧——让他们在北方的辩护士们发抖去吧——让被迫害的黑人的一切敌人发抖去吧。

我认为将我原来创办本报的声明加以公布已无必要，因为它已流传甚广。其中反复阐述的各项原则将在本报中逐步体现出来，但我决不做任何人的政治帮伙。在捍卫人权的伟大事业中，我希望得到所有宗教和党团的帮助。

我赞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将为我国的被奴役人们的立即解放而斗争。1829年7月4日，在公园街教堂所作的一次关于奴隶制度的演讲中，我曾考虑不周地赞成了广为流传但却是有害的逐步废弃奴隶制度的主张。借此机会，我要完全地、毫不含糊地收回自己的那一主张，并以此公开请求上帝、我的祖国、和我的可怜的奴隶弟兄们的宽恕，宽恕我曾经表达了如此怯懦、不义和荒谬的思想感情。我所写的同样的一篇声明于1829年9月在巴尔的摩的《人类解放精神报》上发表。现在我的

良心得到了安慰。

我知道，许多人反对我言词严厉，但难道没有理由严厉吗？我将如真理一样锐利，如正义一样毫不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温和地思考、讲话和写作。绝对不！绝对不！去告诉一个家室已经着火的人不要大声疾呼吧；去告诉一个人在从强奸犯手中救出他的妻子时要温文尔雅吧；去告诉一个母亲要慢慢地解救她掉在火中的婴儿吧——但请不要敦促我在这一事业中自我克制、⁷²温文尔雅吧。我对此是认真的——我绝不含糊其词、躲躲闪闪——我绝不宽恕原宥——我绝不后退那怕一英寸——我定要世人都知道我的主张。人们已冷漠到足以使塑像从基座上跳起来，促使死人复活了。

有人伪称，由于我进行抨击时言词粗暴、行动时急躁鲁莽，因而妨害了解放事业。这是捏造的罪名。我在这个问题上，起到的作用尽管微薄，但此刻却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感受到了，并一定会在未来的年代中为人们所共知。这种作用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不该遭到咀咒，而该得到祝福，并且子孙后代将能证明我是正确的。我要感谢上帝，他使我“毫不畏惧人为的罗网陷阱”而直言不讳地说出他那简明而有力的真理。……

美国奴隶制实况*

西奥多·韦尔德

由于奴隶主及其辩护士志愿为其事业充当证明人，他们的证言象潮水般涌向世界，说什么奴隶们受到了良好待遇，即衣食丰

* 摘自西奥多·韦尔德所写的对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介绍。见《美国奴隶制实况》，西奥多·韦尔德编著并作序。（纽约，1839年）9页至10页。韦尔德系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作为该会的代表人之一周游全国，发表演说，反对奴隶制度，为废奴主义争得皈依者。该书的其余部分为从二万份报纸上摘录到的一千个证人的证词汇编。

足，居住安适，工作适度，生活所需不虞匮乏。因此，我们建议：首先用大量公正无私的证人的证词来揭穿他们的捏造，然后将他们置于一系列的质询之下，使他们亲口自我谴责其所作所为。我们将证明：在美国的奴隶遭到了野蛮的不道德的对待。他们过度劳累，营养不良，衣着褴褛，住室简陋，睡眠不足。他们在田间劳动时经常被迫颈戴带刺的铁枷，脚拖沉重的镣链或重物，并戴上铃铛和铁犄角，他们经常一连好多个星期昼夜用足枷锁在一起，一连几小时或几天口戴嚼子，致使一些前齿被勒掉或折断，这使得他们在逃亡时易于被人发现。他们经常遭到严厉的鞭挞，用红辣椒揉进撕裂划破的伤口，用滚烫的盐水和松油精等等灌进伤口以增加其痛苦。奴隶们经常被剥光身子，背部和四肢遭到刀割，到处都是遭木棍毒打留下的累累伤痕。拷打人还把猫在背上拖过来拖过去，猫爪子把后背、四肢抓撕到了可怕的地步。他们时常遭到猎犬的追捕，象动物一样被开枪猎杀，被猎犬撕成碎片。他们常被吊起双臂鞭打，晕过去后再设法使他们苏醒，而后再打晕过去，有时被鞭打至死。他们的耳朵常被割去，眼睛被挖掉，骨头被打断，肉上被烙上火印。他们被伤害至残，然后放在小火上慢慢烧死。所有这一切，还有更多、更严重的，我们定要一一加以证实。读者们，我们了解我们所证明的事实，我们对之曾认真斟酌，我们一定要证实更多更严重的事件。请记住这些话，继续读下去。我们将确证这些事实，取证于：几十几百个目击者，有奴隶的诸州中各地的奴隶主，国会和州议会中拥有奴隶的成员，驻外使节，法官，神学博士，各教派的牧师，商人，技工，律师，内科医生，大专院校的校长和教授，神学院学生，种植园主，工头和监工。我们将证明，这些罪行不仅是确凿的而且是经常的；不是在角落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不限于在一个有奴隶的州而是遍及有奴隶的所有各州；干下这种罪行的人，不仅是残忍的工头和监工，而且有我的地方官、议员、修道士、传播福音的传

道士、州长、“有钱有势的士绅”、“活跃于上流社会”中的贵妇。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宣告将引起许许多多人的大吵大嚷，将会有各式各样的无端指摘，有直截了当的否认，有经常散布的非难，说我们“夸大”和“捏造”；对于相信我们的人，他们也发出装腔作势的嘲笑，认为是过于轻信；对于传播者，他们怒骂和诅咒。我们也知道奴隶主和辩护士们会用陈腐的诡辩逃避提供证言。即使他们承认有人干过这类罪行，他们也会说那是极罕见的，因而不能据以判定对奴隶的一般待遇，并说在自由的各州中也间或有残忍的坏蛋杀害他的妻子，而任何人也不会以此来判断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妻子都受到虐待。⁷⁴

他们还会对我们说，南方奴隶主们的殷勤好客、和善和慷慨大方是远近闻名的，难以相信他们会犯下如此滔天大罪。而且，说他们会如此伤害他们自己的财产也是荒谬的，说奴隶主们由于自身的利益促使他们仁慈地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放肆地破坏自己的财产。再者，访问南方后归来的北方人证实奴隶们受到良好待遇，奴隶们本身也证实了这种陈述。所有这些辩解，还有许多其它种种，充斥于自由各州每个角落。而有眼能看的人们，谁不对下述状况感到作呕：有眼如盲视而不见，头脑麻木无所知觉，为要阿谀奉承而怯于揭穿如此浅薄的谬论？我们决不会因为如此索然的呓语而离开我们的目标。在适当的场合，我们建议研究这些反对意见和其它各种意见，从而证明它们的虚伪和愚蠢。

上述有关奴隶受到残害的陈述，不是随心所欲的断言，也不是为了宣扬一种观点而虚构出来的夸张的故事，也不是出于一时的狂热，更不是基于匆忙草率的调查而做出的粗糙结论，不是因为同情和穷困而在感情上盲目发泄。相反，它们是经过仔细斟酌，认真考虑的信念的宣言，它们来源于积累所得的大量证据，根据的是正式证词和口供，是一大批证人的书面作证和陈述，这些证

人谈其所知，证其所见。无数有关奴隶与奴隶主关系方面的证据，有关专制权力性质方面的证据和人类天性及历史方面的证据，都无可辩驳地使我提供的上述一切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

在其证词见于随后各页的这些证人当中，大多数是奴隶主，其余的人当中许多人过去曾是奴隶主，现住在没有奴隶制的自由各州。

将刊出其证词的另一部分人，提供了其在有奴隶制的各州中居住和旅行期间，依据自身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我们首先将几篇个人的记述奉献给读者。这是由存在奴隶制诸州的当地人和其他一些人们提供的。作为奴隶制的事实和情况⁷⁵的目击者，这些人主要是提供了从他们自身对奴隶制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

其次，为了使读者对于奴隶们的实际境况有一个尽可能清楚而具体的了解，我们打算提出一些要点，回顾奴隶境遇的各种具体情况，而后只在每一项下面列出足够的证据，以此来解答每一位率直的读者提出的问题。这一考察将按提出的一个个明确的命题进行，其项目顺序如下：

1. 奴隶们的饮食：其种类、质量和数量；一日餐数及时间等等。
2. 奴隶们劳动和休息的时间。
3. 奴隶们的衣着。
4. 奴隶们的住处。
5. 奴隶们生活上的匮乏和痛苦。
6. 在结论中，还要研究拥护奴隶制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反对和争辩意见。他们想以此抵消证言的说服力，从而证明奴隶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在本文的各章节之间，将插入简短的个人记述，其中包含着许多一般和具体的事实和证据……

致南方基督教妇女的呼吁书*

安吉利娜·E·格林基

……啊，愿诗人以辛辣的讽刺惊呼吧！

“那粗布制成的旗帜，带着庄严的嘲弄，
自豪地飘扬在奴隶之国的上空。”

难道你不能理解，我的朋友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难道你没有看 76
见惩罚的正义之剑正高悬在南方之上；或是你仍然酣睡在你的岗位上？难道你们之中没有施弗拉^①一样的人，没有普阿一样的人？她们最敢以基督教徒的坚定和温顺拒绝遵从那罪恶的法律，这些法律要求妇女奴役妇女，妇女贬黜妇女，妇女虐待妇女。难道没有米利暗^②，她们会乐于把南方各州中被奴役的姊妹引向自由和光明？难道那里没有户勒大^③那样的人，他们将敢于直言不讳，说出有关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说出那些不赶快改过自新的人一定会作出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并非只有先知才可以识别的。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以斯帖^④式的人愿意为可怜的、忠实的奴隶祈求？读读这

* 节录自安吉利娜·E·格林基所著《致南方基督教妇女的呼声》，（纽约：美国反奴隶制协会，1836年）23页至35页。同年，其姐妹萨拉发表了《致南方基督教圣职人员书》。格林基姐妹是活跃于废奴主义运动中的南方白人。她们和一些其他废奴主义者主张将社会平等也包括到废奴主义中去。

① 施弗拉和普阿，据《圣经》中“出埃及记”记载，为两个接生婆，埃及王要她们在为希伯来妇女接生时，杀死出生的男孩。但接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事，保存了男孩的性命。——译者

② 米利暗，是女先知，摩西和亚伦的姐姐。过了芦苇河之后她率领妇女跳舞。《圣经》中“出埃及记”记载，“……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译者

③ 户勒大，据《圣经》记载为女先知。——译者

④ 以斯帖，《旧约全书》的“以斯帖记”中说，以斯帖是美丽的犹太女人，被波斯的亚哈随鲁王选为皇后。当奸臣哈曼要屠杀犹太人时，以斯帖和末底改一起挫败了他。——译者

位波斯女皇的历史吧，其中充满了教益；起初她拒绝为犹太人祈求国王。但是，听听末底改对她说的话吧，“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个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也听听以斯帖对这个强有力地呼喊所作出的慷慨的回答吧，“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①是这样的，要是在南方那怕只有一个以斯帖，她可能拯救她的祖国免于灭亡。愿南方的基督教妇女都起来，运用威严的道义力量，如不列颠的基督妇女所做的那样，这种拯救就一定会实现。愿他们置身于各社会团体中去，向各个立法机构致送请愿书，恳求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儿子废除奴隶制。不要继续置妇女于鞭笞和锁链之下；不要继续陷妇女于智力上的黑暗和道德上的堕落；不要继续从妻子那里拉走丈夫，从父母那里拉走子女；不要继续让男女和儿童无偿劳动，不要让他们再过那艰辛的奴役生活；不要继续把美国公民贬黜到奴隶和“私人财产”的悲惨境地；不要继续用上帝在杀人场上的形象作交易去换取金银一类腐败的东西。

南方妇女能够推翻这个万恶的充满压迫、残忍、淫逸和邪恶的制度。他们对立法机构所作的这种呼吁将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人们心灵中的某种东西会屈服于道义上的劝告。人们胸中有着一种迅速印证真理的愿望，致使当真理以冷静、庄严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得到反响。如果在一个州内，你只获得六个人在这样一份请愿书上签名的话，我就要说，把那份请愿书呈递上去吧，丝毫不需要为那些来自残酷无情的人们的轻蔑和讥笑以及立法机构将其束之高阁的决议感到失望。如果这个问题能以任何方式，即使是由妇女将其提到你们的立法机构中去，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妇女们最有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将其作为道德和宗教问题而不是作为急迫的或政治的问题提到立法机构中去。你们还可以向有奴

^① 均见《旧约全书》的《以斯帖记》第四章13至16节。——译者

隶制各州中的基督教会团体递送请愿书。必须用真理的全部力量和精神之剑来打击奴隶制。当你们立足于准备和平福音时，你们一定要以基督教的立场对待奴隶制并以基督教的武器来与之斗争。现在，孤儿寡妇们正高声召唤你们起来，准备为这场伟大的道义上的斗争而披挂上阵，左右手上都披戴着全套正义的盔甲。

一切都在鼓励着你们去辛勤劳动、去祈祷上帝，我的朋友们，因为奴隶制的废除或保留一向是先知关心的主题埃塞俄。“比亚

(大卫王说道)将把她的手伸向上帝。”难道她现在不正是那么做吗？难道南方的信奉基督教的奴隶们不正像古以色列人在赎身之日临近时所做的那样，正在举手祈祷得到解放吗？难道他们不正是在苦难的奴役下叹息和呼号吗？传说，“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呻吟，他们因身陷苦难奴役而发生的呼号上达于天”，你们以为上帝现在听力迟钝听不见他那正在受苦受难的儿女们的呼号了吗？或者你们以为这个曾经培育了一个摩西、一个亚伦、一个米利暗，把他们从埃及土地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上帝，现在不能够以其高高在上的手和伸展出来的手臂将可怜的黑奴们从他们的主人们手中解救出来吗？你们肯定不会相信他的手已经缩短以致无能为力。难道这么一项仁慈的事业不会增进他的荣耀？但是预言之竖琴的另一根琴弦却在应和着发出解放之歌：“但是他们将使人人平安在家而无所恐惧；因为万军之主耶和华是那么说的。”只要奴隶还是奴隶，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当他是“人们的财产”时他不可能拥有财产；但这样的时刻将要来临，到那时人们将在自己的家园自享其福，而不会有飞扬跋扈的监工或不负责任的主人，或性情暴躁的太太使他们惧怕锁链和皮鞭。再听一听另一根琴弦发出的甜美音调吧：“许多人将来回奔跑，而知识将会增长。”奴隶制在其所在的每个地方都是增长知识不可超越的壁障，所以奴隶制必须废除而后这一预言才会实现。我所要拨动的最后一根琴弦将是：“他们将不会遭到伤害和毁灭，在我的神圣山岗之上。”⁷⁸

那么，奴隶制必须推翻，然后这些预言才能兑现，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些预言呢？这太平盛世之车的车轮是否要靠奇迹般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推动前进呢？不！上帝的意旨赋予了人以这一神圣的特权；是要依靠人来实现改造世界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难道你们看不见道义这一强有力原动机的后面拖带着圣经、和平社团、反对奴隶制、节欲、安息日学校、道德变革和布道传教吗？或者换个比喻的说法，难道不是这七个方面的慈善社团构成了横跨在我们道义天堂苍穹之上的那希望之虹的绚丽色彩吗？谁不相信：如果这些团体被解散，它们的章程被烧毁，它们借以辛勤地在道德精神上更新人类的庞大机构被禁止，那么，不久报复的乌云就将滚滚涌现，笼罩着整个世界，每座城市就将遭到《圣经》创世纪中那些虔敬的“平原城邑”的命运？上述的每一个团体都在走遍全球，在世界的广阔原野上撒布着理想的种子，不是依靠希腊神话中那一个百手巨人的一百只手而是依靠千万只手。

对于你们的艰辛劳动的另一鼓动，我的朋友们，是你们将得到英国和北方慈善家们的祝福和合作。在你们为祈求推翻奴隶制而跪倒在上帝宝座之前时，一定会在精神上与其他基督徒们在那里相会，当早晚圣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将与你们的融合在一起……

现在我要就废奴主义讲几句话。毫无疑问，你们听到过反奴隶制协会被谴责为叛逆而有害的，疯狂而危险的。说他们宣传最险恶的谎言，是意欲在南方鼓动叛乱。你们相信这些报道吗？我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受了这些虚假的断言的欺骗了呢？那么，当我从废奴主义的美誉上扫除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时，请倾听我的声音吧。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南方人；我最亲爱的亲属们是在一个实行奴隶制的州里。难道你们会，那怕是在很短的一刹那间，相信我会如此地不忠于一个女儿和一个姐妹的感情，竟会参加一个寻求用欺骗、流血和谋杀来推翻奴隶制的团体吗？我向在过去的

岁月里熟悉我、爱护我的你们发出呼吁，难道你们能相信那样的⁷⁹事情吗？不会的，我的朋友们。作为一个卡罗来纳人，我对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举动都是特别留意提防的。在我意欲加入一个反奴隶团体之前，我有意识地先熟悉某些废奴主义者领导人物，阅读了他们的出版物，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在会上我听取了黑人和白人的讲话。只是到了我完全确信他们的原则完全是和平的，他们的努力仅限于道义方面，我才报名成为费城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个成员。从那时起，我按期订阅《解放者》，阅读了许多反奴隶制的小册子、报纸和书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从没看到过即使是一段鼓吹暴动叛乱的文章，从未读到过任何我所不能置信的关于残酷罪行的报道。南方的人们也许会否定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们为什么不证实他们的虚伪性呢？他们因惧怕这些报道会为人们所相信而使用的激烈言辞，或许能骗过某些人，但他们骗不了我，因为我生活在奴隶制中，我非常清楚奴隶制是什么。当我谈到这一制度时，“我说的是我所确实了解的。”而且我一点也不畏惧地断言，反奴隶制的出版物在描述奴隶制的恐怖情况时丝毫没有过分之处。许多南方人和我一样地了解这一点。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女士在大约十八个月前对我一个朋友说道，“北方人对奴隶制毫不了解，他们以为奴役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他们对于奴役这一词所包含的贬黜的深度没有一点概念；要是他们有这种概念，他们将永不会停止努力，直到这一如此可怕的制度被彻底粉碎为止。”关于一些北方的男男女女如何老老实实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关于他们是多么苦心地找出了黑人“无人相助”的原因，关于他们多么无畏地讲述了黑人所受到的虐待，关于这一切这位女士无从了解。是的，北方人现在了解奴隶制的一切情况了。这个罪恶的怪物已经被揭露在世界面前了，它那恐怖的真实面目被揭示出来了。不久的将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美利坚共和国对奴隶制将不再心安理得，而只是将它视为使人盲目牺牲的

幽灵，这个幽灵正转动着它血腥的轮子压过那些被它征服了的牺牲者们的破碎躯体。……

我的朋友们，我还能说什么来劝说你们使你们的双手、头脑和心灵致力于这一正义和仁慈的伟大事业呢？也许你惧怕立即解放的后果，并受到了所有那些关于叛乱、流血和暗杀的可怕预言的恐吓。“不要受人欺骗，”那些预言是同样的“撒谎幽灵”的断言。这些幽灵通过那古代的四千名先知者们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王讲话，敦促其走向毁灭。奴隶制如果再延续五年，也许真的要造成

80 这些可怕的景象，而解放则永远不会到来。

我能以历史证明立即解放的安全性，1793年，在圣多明各，六十万奴隶被释放到四万二千白人人口当中去。那个岛屿“像是被施了魔法似的向着她古老、光荣时代进军，耕耘兴旺，每天都产生着使人感觉到的、说明她在进步的事实，所有的黑人都继续在不同的种植园安静地干活，一直到1802年法国决定把这些解放了的黑人重又贬黜为奴隶为止。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生了那些残忍的可怕的景象。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不公正地提到这些景象，将其说成是废奴隶制的后果。这些景况的发生不是由于解放奴隶，而是一种要把奴役的锁链加于已解放的奴隶手足的卑鄙企图。

在瓜德罗普岛，八万五千奴隶被释放到一万三千白人当中。在这里，紧跟着奴隶的解放，出现了同样的兴旺繁荣。在海地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之后一切安静，一直到拿破仑一世派出一支舰队将这些黑人重又贬黜为奴隶为止。1802年，那个岛上重又建立了奴隶制度。1834年，当大不列颠决定解放其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中的奴隶，并提出实行学徒制的时候，百慕大和安提瓜的种植园主们为了如有可能挡回那正在赋予可怜的黑人以自由这只恩惠的手，曾参加了其他种植园主所提出的陈述中，述说解放奴隶的血腥后果。但当他们发现这些谎言根本不被理睬、奴隶制的废除无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主动地走向前来，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

补偿，宣布他们情愿立即解放奴隶而不怕任何暴动造反。而这些岛屿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它们肯定比那些实行学徒制的岛屿中的任何一个都更繁荣。英国现正试图废止学徒制，她如此深信，立即解放奴隶是最安全最好的计划。

那么为什么不在南方试行立即解放黑奴呢？既然这种解放曾被多次实行，而从未导致过叛乱，从来没有为此流过一滴血，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假定它会造成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呢？“那么不要受骗吧，上帝是不会受嘲弄的，”不会被那些所谓行为不义、不讲仁慈之类的虚伪借口所欺骗的。立即解放黑奴没有任何可怕之处，而一切可怕之处却来自继续实行奴隶制。

基督教姐妹们，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向你们陈述一切。我已尽力向你们陈述了奴隶制的极端罪恶；向你们指出了那些高尚妇女所树立的榜样，他们在教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实行了伟大的变革，并为真理而蒙受磨难。我向你们妇女的同情心发出了呼吁，向你们作为基督教妇女责任感发出了呼吁。我作出了努力来证明废奴主义者的正确性，来证明立即解放奴隶是完全安全的，来为贫苦的、被压迫人们的事业辩护。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我已经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但是我非常清楚：即使是阿波罗神跟随在我的步履之后用水浇灌它们，也“只有上帝能使它们生长”。为此，我在热诚的祈祷中把这一呼吁书交托给能使他的仆人的事业兴旺起来的上帝。他既然选择了世界上孱弱的东西来挫败强有力的东西，他也可以通过这些书面呼吁降福于并赐信心于很多莉迪亚的心灵。再见了——不要“因为我告诉了你们真理”而把我当作“敌人”，而要以真实的爱来相信我。

同情你们的朋友
安吉利娜·E·格林基

约翰·布朗1859年11月2日 在法庭上的最后讲话

如果法庭允许，我要讲几句话：

第一，除了我所一直承认的——即我解放奴隶的计划之外，
我否认一切。我的确想把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正如我去年冬
天所曾做过的那样。当时我进入密苏里，在那里双方没有开一枪
便带走了奴隶，穿过这个国家，最后将他们留在了加拿大。我计
划以更大的规模再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想做的一切。我从未
图谋进行谋杀、叛逆或毁灭财富，或煽动奴隶造反或暴动。

我还有一个抗议，那就是我受到这样的惩处是不公平的。如
果我以我所承认的方式进行过干预，而且我承认我采取的方式已
经公正地核实了（因我钦佩为本案作证的大部分证人的诚实和坦
率），——如果我进行这样的干预是为了富人、有权势者、有才智
者这些所谓大人物的利益，或是为了他们的任何朋友，——无论
是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或是任何一个这类人物——
并且在干预中受到了损害和牺牲，如我在这次干预中受到的一样，
事情就会毫无问题，本法庭的每个人就会认为我的举动值得嘉奖
而不是受到惩处了。

我想本庭是承认上帝的法律的有效性的。我看到一本书在这
里受到亲吻，我想这本书是《圣经》或者至少是一本《新约全书》。
它教导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它还教导我说，
“要记住那些受奴役的人们，就如同和他们同受奴役一样。”我努
力按照这一教诲行动。我要说，我还太年轻，不能理解上帝待人有
差别。我相信：如我过去所做的那样——我一直承认我是这么做
的——为那些受人鄙视的上帝的可怜孩子们而进行干预，不是错
误而是正确的。现在在这个奴隶制的国家里千百万人的权利被邪恶、
凶残和不义的法律所摈弃。如果认为必要，我应当为了贯彻

的目的，付出我的生命，把我的鲜血和我的孩子们的鲜血和千百正直万人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我服从裁决，就这么办吧！

让我再说几句。

对于我在审判中所受到的对待，我感到完全满意。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它比我所预料的要宽宏大量。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从一开始就陈述了什么是我的意图，什么不是。我从未有过危害任何人的生命的图谋，也没有过任何叛国或者煽动奴隶叛乱或进行总暴动的部署。我从未鼓励任何人这么做，却一直在规劝人们打消那类想法。

让我再就那些与我有关的人所作的陈述说句话。我听说他们中有些人说是我诱使他们和我来到一起的，但事实情况恰恰相反。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伤害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软弱感到遗憾。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自愿与我合作的，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还自己承担了费用。在他们来找我合作之前，我从未见过他们，也从未与他们谈过话。而他们来找我，是为了前述的目的。

我的陈述到此结束。

约翰·布朗的最后书面陈述 *

我，约翰·布朗现在确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这罪恶国土上的罪恶。⁸³ 而我过去曾经——为我现在所徒然想到的——自以为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将其去掉。

* 这份书面陈述是布朗于1859年12月2日赴刑的那天早晨递到一个卫兵手里的。

2. 黑人观点

《北极星》第一卷第一期社论*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我们庄严地将《北极星》奉献给我们久受压迫和掠夺的同胞们的事业。愿上帝保佑这项有益于你们的事业！它将无畏地维护你们的权利，忠实地公布你们受到的虐待，认真地要求给予你们立即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对待。它不宽恕南方的奴隶制度，也决不会和地方的压迫者休战，在它勇敢地主张解放我们被奴役弟兄的同时，将不放过一切机会为有名无实的自由人争取完全的公民权利。一切伤害、贬黜你们和你们事业的企图——无论来自何方何人——都将一直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不容妥协的敌人。

要记住，我们是生死与共，我们的事业是同一的。如果想要成功，我们必须彼此帮助。我们已经吃尽了奴隶制度的苦头；我们的颈上一直带着沉重的横轭；我们曾在镣铐下叹息；曾在血腥的鞭笞下痛苦地抽搐——我们生死与共的这些残酷的往事，已不可磨灭地烙印在我们的血肉之中。我们和你们同样遭受歧视和排斥，——同样被污蔑为低劣——同样被剥夺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你们和我们蒙受着同样的苦难；你们和我们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我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定要倒下就一起倒下，兴起就一起兴起……

几乎没有必要说明，我们为何要在一份反奴隶制刊物的开头把我们黑人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不是因为对于在我们事业中工作的白人劳动者们的热忱、正直或能力我们竟然卑劣地不予信任或忘恩负义地不予充分的评价，而是因为我们真诚地确信，这样一份刊物，如果能以适度的技巧和能力来办，将会起到极为重要和

* 复印件见赫伯特·阿普塞克编《关于美国黑人的历史文献》（纽约：堡垒出版社，1961年），255页至256页。

必不可缺的作用，而靠我们的白人朋友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作出如下的结论，既不是疑虑我们的朋友和劳动伙伴的忠诚，也不是轻视他们的能力。我们的以下结论是“一般常识肯定的东西，而只有愚蠢才会加以否定”。这结论就是：受到虐待的人才会要求赔偿，——挨打的人才会呼喊——而承受奴隶制残忍剧痛的人才会主张自由。很明显，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自己的代表人和辩护人——这不是要排他而是特有的需要——不是和我们的白人朋友彼此分离而是和他们联结在一起。在正在进行的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宏伟斗争中，恰当、正确而紧要的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应该出现作家、编辑和雄辩家，因为正是这些人的作为，才最长久地有益于我们的事业……

戴维·沃尔克的呼吁书·

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包括西印度群岛的美洲人当中，相当的一部分人是因为犯了盗窃、谋杀等等罪行后为了躲避绞刑和流放而被迫逃出欧洲来到这个大陆的。在这里，上帝赐予他们以生活中的一切享受——他赐予了他们充足的、意在给他们以好处的一切东西。然而，不满足这一切，他们想要有奴隶，并且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而我们属于圣灵而不属于别的任何人，我们一定要伺奉的是圣灵而不是暴君。——可这些美洲人，要我们这些圣灵的奴仆去伺候他们。但那么一天正在迅速临近，(除非白人一方普

85

• 摘自戴维·沃尔克：《致全世界非白人公民的呼吁书》（波士顿，1829年）第四条：“殖民图谋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沃尔克是一个自由黑人，1785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生活并去世于波士顿。在那里他开了一家旧衣店。在这份呼吁书中，沃尔克特别提到，如果谁要是因为这条真情——“你们知道，我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走在听由你们摆布的地位”，——而要奴役他谋害他的话，“我并不把生命看得对于我有多宝贵，”他写道，“我随时准备着献身。”1830年6月28日，在这份呼吁书第三版印行后不久，沃尔克被发现死在其商店的门廊里。

遍地悔悟过来，而那是极不可能的，到那时，他们一定已由于我们的流血而变成了铁石心肠，在骄横自负中变得狡猾诡诈。)坦率清楚地告诉你们，美洲人！那么一天正在迅速临近，到那个时候，在美洲大陆上将有一个比地球以往所经历过的都要伟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出自它的造物主之手。你们当中有些人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已经无法忏悔了。——你们自己必须得尝一切苦头了。——你们要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就一定要让你们要个够。——上帝是公正的，他将把你们给予我们的那些苦难加到你们头上……

如果我们中有人认为应该离去，那就到英国人那里去，他们多年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伟大的朋友和恩人。如果不那么做，就到我们的弟兄海地人那里去吧。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义不容辞地要保卫和抚慰我们。那些美洲人说我们忘恩负义，但我要以上帝的名义问他们：我们凭什么要感激他们——因为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吗？——或者他们想要我们答谢他们，因为给我们戴上了锁链、手铐？因为用烙铁在我们身上烫上记号？因为把火塞进我的喉咙？或者因为把我们禁锢在奴隶制度下，把我们打得几乎死去活来，以强迫我们在愚昧和苦难中劳累，来供养他们及其家庭吗？他们确实以为我们是一群傻瓜。他们当中的确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曾经自愿帮我们赎身，虽然我们无力报偿他们的辛劳，却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并且注视着他们和他们爱护上帝和人的辛劳。——但是奴隶主们是否真以为我们会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使我们受苦受难并且一点一点地夺去我们的生命？……我曾数度把美洲白人称为我们的天敌——在这里，我将给这个短语下个定义。闪、含和雅弗，以及他们的父亲诺亚及其妻子们，我相信都不是彼此的天敌。当洪水过去，方舟停到亚细亚的亚拉腊山的时候，他们八个人是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仅有的活人——事实上如果《圣经》是真实的话（我相信是真的），地球

上没有别的活人，尽管有些无知的家伙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黑人是杀害其弟弟亚伯的那个该隐的后代。但是我说不出那些无知而贪婪的家伙是从什么地方、从谁那里得到的这种材料。他们是从《圣经》得到的吗？尽管我没有他们那样博学，但我和他们一样很好地查阅了《圣经》。可是我从未在其中见到过一节证实我们是否是该隐或亚伯后代的话。然而那些人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该隐的子孙，⁸⁶ 并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涂上了深深的颜色为的是让人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奴隶！！！现在我要问那些贪婪、无知的家伙：从杀害白人和黑人上看，谁行事更像该隐的子孙？黑人把多少船的人扔到了海里？黑人蓄意把多少千的人杀死在冰凉的血泊之中以迫使这些人在苦难和愚昧中劳动来供养黑人自己的家庭？^① 然而，让他们说我们是该隐、哈里、迪克或者汤姆的后代去吧！上帝会昭告白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我还是一开始就说，我认为白人和黑人不是生来彼此就是敌人。但是白人使我们陷入了十分悲惨的境地，他们奴役我们，杀害了我们当中成百万的人，为的是要我们为他们干活，也是出于穷凶极恶——他们夺走了我们爱如自身的妻子——夺走了冒着临盆时死亡的危险养育了我们的母亲——还有我们的父亲和亲爱的孩子们，还有我们自己；当着我们中的一个人，剥光另一个人的衣服，打另一个人——给我们套上锁链，戴上镣铐，把我们像响尾蛇一样拖来拖去——当着我们彼此的面像打野熊一样用枪把我们打倒来驱使我们顺从地干活，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白人们）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人——他们心中有一种秘密的东西提醒着他们说我们的确是人——我是说，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是人，当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如何杀害我们的母亲、妻子的时候，尽

^① 人类大家庭中有多少百万人把黑人打到死去活来，为的是不许他们学会阅读《圣经》和写字，或者是用谎言中伤他们，其办法是向全世界证明他们是一群会说话的类人猿，是没有智力的，是没有能力学习的，等等。

管我们表面上是高兴的，但那是因为我们无可奈何、无力自助，而实际上我们的心里不会有别的东西，只会有杀死他们的愿望。人，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他有着其上帝的极为相似的形象。尽管他也许会被置于世上最悲惨的境地，但构成人的那种精神和感情却永远不会从他胸中磨灭，因为上帝按其本身形象创造了人，使这一切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不可能消除掉。白人知道这种情形，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他们害怕我们作为人而不是野兽，将会进行报复，而那对将是悲哀和痛苦。因此，这种可怕的恐惧，加上贪婪的精神和他们那天生爱被称作主人的癖好（他们发愁将来会用什么称呼他们），这一切，使得他们决心把我们尽可能久地置于无知和苦难之中，^①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时候，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捞取好处。结果，他们，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通过如此残酷地对待我们而使他们变成了我们天然的敌人。他们现在使我们处于悲惨的境地，把我们称为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不久就会对我们感到够了——他们的胃口会对我们感到腻了。他们要我们充当他们的奴隶，并一定要把我们役使到填满他们的欲壑。我们大家都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在前面说过这点，说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起来制止他们，（这就是说，我们无力制止白人杀害我们的母亲和妻子）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力量加以制止；因为，如果我们把可怜、可鄙的奴才相扔在一边，坚决地像人而不是像牲畜一样地举止行

① 他们仍然视我们为冥顽不灵而把我们屈辱地禁锢起来！看看那些家伙是怎样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吧——因为我们想通过阅读造物主的话《圣经》得到启示他们痛打我们，有时几乎打死。而同时他们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智力、不能开化的人。他们在这件事中的实际行动和他们的自我表白是多么美妙的一致啊！为了对人性的这种蹂躏，我要高喊，美洲人，你们可耻！假如白人有可能永久使我们处于愚昧和悲惨的状况，驱使我们为他们及其儿女致富而劳动，并把我们当作会说话的类人猿来侮辱我们的感情，那么他们会怎么干呢？但是光荣、荣誉和赞美都归于上帝，非洲的儿女们将不顾其敌人的反对，在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的庄严和光荣中挺身屹立。

动——白人中那些杀人的家伙就会害怕而不敢露头了。但是，啊，上帝！——我必须悲伤地说，普天下与我同肤色的人们都有一种卑下的奴隶意识。不管他们自己是对是错，一下子就向白人屈服——这就是白人能用脚踩在我们咽喉上的原因。啊，我的普天之下的非白人弟兄们，我们什么时候能从死一般的冷漠中奋起呢？——做堂堂正正的人呢？你们将会知道，如果要堂堂正正做人（我的意思是做受尊敬的人，和别的民族一样），我们就要全力奋起。因为要记住，大部分白人的最大愿望和目的是要让我们保持愚昧并进行劳动来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现在在这里，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黑人的人数至少是白人人数的三倍，那么为什么那为数不多而且羸弱不中用的白人能使那么多能干的黑人处于悲惨和痛苦的境地，而这些人每一个就能打过十二个白人？这立即说明了黑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愚昧、可怜、奴隶成性而且平庸自卑——白人知道我们的这种情况——他们知道我们已奴隶成性不敢坚持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要不然他们就不敢像⁸⁸他们所做的那样愚弄我们，欺骗我们。他们敢像对待我们那样愚弄、欺骗别的民族吗？不敢。他们太清楚了，如果他们那样做，他们就会自取灭亡。他们为什么不用亚洲人做他们的贴身随从呢？他们知道如果那样做，他们就会被从头到脚撕得四分五裂。他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国家的土著居民作为他们及其子女的奴隶，来为他们种地、采矿呢？他们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土著居民（或称印第安人）会把他们从地球上搞掉。印第安人无论昼夜都不会停息，他们会通宵达旦地起来割断白人那残忍的喉咙。但是我们黑人（一些，不是全部），却宁愿静静站着让白人杀害。在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岛上，在南美洲的一大部分，有一个白人就有六个或八个非白种人为他操劳，^①为什么他们不把那些地夺过来呢？谁阻止

^① 例如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这两个州，也许有略少于六、七十万的黑人。如果我是一个好赌的人，我敢用五分钱对十块钱打赌，光是弗吉尼亚一个州就有五十万或六十万黑人。我敢用其中的四十五万人（将其好好装备起来准备打仗）

他们呢？不是那些贪婪的白人——因为他们太忙了，正忙于把钱贮藏起来——这些钱是从黑人的血和泪中搞来的。事实是，黑人太奴隶成性了，他们太爱有主子了！我们弟兄中的一些人追求权势财富甚于上帝的荣誉，甚于他们弟兄们的福利，他们也和我们的压迫者们沆瀣一气，来嘲笑我们的主教〔理查德·艾伦〕，捏造各式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他。他们以为，当他们与白人为伍一起耍弄、嘲笑那些为他们操劳的人们的时候，他们是在做了不起的事情。可怜的无知的家伙啊，他们不懂得，白人的唯一目标不过是让他们当傻瓜做奴隶，并且鞭笞他们，驱使他们干活以供养白人及其家庭……这样，我的弟兄们，我们就看到了那些大人物们的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他们都就这个《移民计划》写了文章。（克莱先生及其蓄奴的同伙）这些决心使我们永远处于悲惨境地的人，同样也决心要把我们送往利比里亚。而另一方则是尊敬的艾伦主教及其拥护者，他们心怀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弟兄福利的关切，特别是主教本人，为了拯救他的弟兄不惮心力而著称于大部分美国居民之中。这些人们完全反对这个计划并忠告我们留在我们原来的地方。现在，我们不得不对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作出决断：是顺从克莱

来对付整个美洲大陆的白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些黑人一旦投入战斗就宁死毋生，不是杀死对方就是战死。）白人也知道这一点，这使得他们战栗发抖。为了进一步向举世说明黑人是如何奴隶成性，我将只举出牙买加作为我们如何卑贱庸碌的例子。

在那个岛上有三十五万人，其中一万五千人是白人，其余三十三万五千是黑人，而这个岛却是由白人统治的一万五千人统治和施虐于三十三万五千人！啊！黑人啊！黑人！啊！黑人！看看！看看这种情况吧！然后告诉我，我们难道还不够奴隶成性，还要多久，啊！我们黑人要给残忍的白人当多久的狗，多久被他们愚弄当傻瓜？——我仅举出了牙买加及其居民作为例证来向全世界说明现时黑人的状况。现在，全世界的黑人，我恳请你们看看那个岛上的一万五千白人和三十三万五千黑人，然后告诉我世上的白人暴君怎么竟能说我们不是人，只能永远是他们及其子女的天生的走狗和奴才！——为什么我的朋友只是看着这种事情！一万五千白人将三十三万五千黑人置于悲惨屈辱之中，即一个白人对二十二个黑人！而只要有，同等数目（一万五千）的黑人，他们几乎有可能拿下整个南美，如果他们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去进行战斗。

先生及其蓄奴的同伙呢——这些人一直在压迫、杀害我们，主张把我们移居海外主要是出于恐惧而非人道——还是追随艾伦主教这位虔诚地为我们的利益而做了那么多事情的人，并接受我们自己及白人中所有善良而富于智慧的人们的忠告呢？我们中会有任何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到非洲去吗？我希望没有。^①让他们像对我们在俄亥俄州的弟兄们那样，开始攻击我们吧。

索哲纳·特鲁思*

索哲纳受雇在一家医院工作时，她常常有机会为伤病士兵到全城各地去采办物品。有时候她不得不拿着东西走很长的路。她当然是乐于搭坐有轨电车的。但是，尽管每条线路上都有一辆被称为《黑家伙专车》的车，在名义上系专供黑人乘坐，可如果黑人竟然成功地登上了这辆车，他们最多也只有站着的权利，因为座位都被白人占去了。不肯屈从这种状况，她向电车公司的经理提出了意见。这位经理下令取消了这种车。这时通过了一项法律，⁹⁰给予黑人以与白人同等的乘车权利。

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索哲纳需要乘车。她向有轨电车打招呼，但售票员和驾驶员都置之不理。来了另一辆车，她又举手示意，这辆车也置之不理地过去了。于是她高喊了三声：“我要坐车！我要坐车！我要坐车！”过往人群惊住了。各色各样的行人、马车、手推童车都停了下来。电车被挡住了。还没等它重新开动，索哲纳已经跳了上去。随后人群中响起一阵喊声：“哈！哈！哈！她

① 对那些太无知而愿去非洲的人，我们黑人应该乐于让他们去。因为如果他们无知到能让白人将他们骗到非洲去，他们居住在这个国家将对我们是不小的伤害。

* 索哲纳·特鲁思：《索哲纳·特鲁思记事》（波士顿，1875年），184页至187页。索哲纳·特鲁思于1800年左右生于纽约州的乌尔斯特县，生下来就做了奴隶。她奔走于北方，为反对奴隶制和争取妇女权利而大声疾呼。1883年，她去世于密执安州的巴特尔克里克。

斗贏他了，”等等。火冒三丈的售票员让她上前同那些粗汉坐一起，说不然他就要把她推下车去。可是索哲纳不予理睬坐了下来，然后告诉售票员说她是乘客。“上前边去，要不我就把你扔出去，”售票员威胁说。索哲纳告诉售票员，她不是怕威吓的那些马利兰州人或者弗吉尼亚州人，她是从纽约来的，她熟悉法律不比人差。

车上有几个军人。其他乘客上车时，这几个军人向他们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真该听听那位老太太是怎样跟那售票员说的。”索哲纳比原定的路程多坐了一段，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荣誉，她要充分享受一下。下车时她很高兴，说道：“上帝保佑，我坐了车了。”

有一天，索哲纳从乔治城的孤儿院回来，急急忙忙上前去赶一辆车。但车上的乘务员不理她打的手势，却一个劲儿地揿铃想盖过她的声音好装着没听见她招呼。她追着车跑。当车停下来让其他乘客上车时，她追了上去。上车后她对售票员说：“让一个老太太这么跑路，太可耻了。”售票员说如果她再说一句他就把她推下车去，并且走上前来威胁着好象真要那么干的样子。索哲纳回答道：“如果你敢那么干，你就得付出比你的车和马都要大的代价。”一位身着将军制服、举止威严的乘客站在索哲纳一方进行了干预，售票员才没有再找她的麻烦。

另外一次，她被派往乔治城去为医院接受一名护士。事情办完后，他们去到车站坐上了一辆空车。车没走多远两位白人太太上来坐到了他们这两位黑人妇女对面，开始小声地谈起话来，中间常常对她们投以蔑视的目光。⁹¹那位黑人护士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竟和白人妇女平起平坐。感到十分局促不安，那可怜的上了年纪的头都快低到自己的怀里了。但索哲纳却毫不畏惧，一点不怕地四处张望着。最后，这两个白人中有一个细声细气地向售票员招呼说，“售票员，售票员，黑人也坐这车？”售票员吞吞吐吐地回答，“是的，是的。”应着这答话，那个白人太太说：“真可耻，丢脸。

他们应该安排一辆黑人专用车。”索哲纳说道，“黑人当然坐这种车。有轨电车就是专门为穷白人和穷苦黑人预备的，坐两、三哩只要六个便士。你还想要黑人专车！四轮马车才是专为老爷、太太准备的。”听到这话，这两个白人太太赶忙起身下了车。“啊！”索哲纳喊道，“她们坐四轮马车去了。再见吧，太太们。”

一位远近闻名的慈善家劳拉·哈维伦德太太在索哲纳所在的医院度过了几个月。有时她和索哲纳一起到全城各地去为病人采办用品。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因为太累了，哈维伦德太太提议坐有轨电车，虽然她很清楚，一个白人如果带着一个黑人做伴的话是很少获准上车的。索哲纳说：“在哈维伦德太太打手势招呼车子的时候，我走到一旁去就象要继续朝前走的样子。车一停下来，我就跑步跳上车去。售票员把我往后推，说道：‘闪开，让这位太太上车。’‘呵！’我说，‘我也是个太太。’我们一直坐到需要换车的时候，没有遭到进一步的反对。我们走进另一辆车时，一个男人往外走并且问售票员是不是‘黑鬼也让坐这车’。售票员抓住我的肩膀，猛地把我的身子扭了过去，并且命令我下车。我说我不下去。哈维伦德则抓着我的另一只手臂说，‘别把她推下车。’售票员问我是否是属于她的。‘不，’哈维伦德太太说，‘她属于人类。’‘那你就带着她下去，’售票员说着，又推了我一下，把我猛地推到了门上。我告诉他说我要让他明白他没资格把我当狗一样四处乱推，还对哈维伦德太太说把它的车号记下来。

“听到这些话，这男人显得吃惊了，没有给我们找更多麻烦。我们到达医院后，请外科大夫来检查我的肩膀，发现有一根骨头错位。我向电车公司的经理提出抗议。他建议我控告这售票员犯了殴打伤人罪，要求将其逮捕起来。公家给我聘请了一位律师。结果那个售票员丢了饭碗。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还在审判结束之前，有轨电车上已经象是白盐上撒黑胡椒，白人黑人混杂在一起了。我觉得自己就像鹦鹉学舌似地，总在说，‘杰克，我坐上有

轨电车了。’下面这件小事就能说明短短几个星期中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位太太看到有些黑人妇女急切地张望着一辆车，这时车子停了下来，售票员说道，‘太太们，上车吧。’现在，不久前因我想上车而骂我的那些人，也象对待白人一样给黑人停车了，而且甚至放下架子说，‘太太们，上车吧。’”

查尔斯·伦诺克斯·雷蒙德

反对乘车种族隔离的讲话*

主席先生，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在此刻走上讲台，在这样一个场合，作为向在本大楼内开会的两个立法机构之一发表讲话的第一个非白种人，也许，我应该首先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对于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护的那些原则和做法存在着许多误解，当我代表着请愿者们出现在这里，为了他们的请求和利益而讲话时，我也同样地易于遭到误解。因此，我感觉至少有权利要求这个明智的委员会不偏不倚地听取我的发言；并且，假如有成见的话，能从头脑里根除掉无论是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尽管如此，我对于诸位的明智怀有极大的信心，对于诸位决心克尽作为本州众议员的职责怀有极大的信心，因而不能无根据地认为他们会为偏袒所左右。我相信那一天不是远不可期，到那个时候，在涉及到本州公民的权利的一切问题上，人们之所以被认为是伟大的将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好的，而不致听到和痛苦地体验到有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这个州、这个城市——这个美国的雅典，其公民是否享有公民权利、特殊优惠和豁免权，竟是根据肤色或生理上的任何其它特征或结构，特别是那些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来决定的。肤色，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解释成为罪过，尤其不能以

* 1842年2月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的演说。录自《解放者》（1842年2月25日）。雷蒙德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位积极领导人。

之为是否能享有公民权的法定尺度。如果黑人竟然通过神力造成
的转变而成了多数的一个种族，根据同样的原则，对于上述那
种做法，我也要反对到底。因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占多数，对人
按不同肤色而加以不同对待，都同样应当受到非难，都同样毫无道
理，都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我站到这里来是为了伸张公道，
而不是为了偏袒任何一种肤色。93

现在，先生们，我将竭力使我的讲话仅限于迄今为止一直吸
引着本委员会注意力的那个问题，并将一直恪守由我尊敬的朋友
〔温德尔〕菲利普斯先生所精心而雄辩地加以坚持的原则。

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公民权利，在我们被赋予选举权并由此
而承担起纳税义务之后，就得到了承认和保证。我不知道有什么充
分的理由，在一处得到公认的这一原则，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就应
该加以否定。

在铁路上的那些胡作非为，以及黑人由此而受到的伤害，无
需我说，并未因到达终点而结束，而是相反，结果使得非白种人这
个阶层的人们感到气馁、压抑和沮丧。正直行为受到奖赏的一切
希望都破灭了，对他们干下坏事成了一种德行。在我们所生活的
社会中，善恶的界限不明，最邪恶的和最可尊敬的受到同等对待，
无论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但是据说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是真实的，那么
说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的则不真实。其间有鲜明的不同。我们要
求承认这种差别。

在当前的事态中，人们发现上帝的训谕受到了这些规定及有
关的类似规定的干扰、损害，以至于德行也会得不到上帝恩赐的
奖赏。肤色被利用来遮掉最光辉的天赋，贬污最美好的品格，扼
杀最高尚而值得称道的抱负。如果黑人确实邪恶，这样对待他们
那无可非议；如果他们沉沦而不能自拔，这样对待他们也没有关
系；如果他们庸俗下流，这样对待他们也就相当不错。在那种情

况下，他们会发现自己和与其本身品格相反的好人一样，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并为社会所乐于接受。但事实并不是那样的，而是：我们的抱负愈大，我们的目的和追求愈加高尚，邪恶的种族偏见就愈以我们为其攻击对象，就愈益费尽心力地刺激、阻碍和伤害我们。立功不予奖赏，服务不给报酬，应受酬奖者得不到该得的待遇。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种不近人情、不符合基督教义的政策是否曾精密考虑，这种做法将使每个男人轻视自己的行为，使每个女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声誉。

先生，我们所陈述的这些不幸，可以保证，都不是想像出来的，而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地区性的而是普遍的，不是偶发的而是⁹⁴ 一贯的、日常的事实——而且，真是我们共有的祖国的耻辱，它们已经变成了历史事实……

社会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之间，是有明确区别的。我的朋友菲利普斯已经很好地和公正地指出：我们都有权选择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所要参加的社团组织，但是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一个人无权规定他人应享有什么权利。例如，先生们，没有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会让富人在铁路交通工具内损害穷人的权益而霸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而黑人正是这种情况下的受害者。在我从英国返家的时候，我到火车站去搭车上赛伦，急于尽快地见到我的父母和姊妹。我花五十分买了一张票，被指引去到指定的车厢。事前已经知道了有关的规章，于是我平静地坐到我的座位上，觉得宁肯受到亏待也比亏待别人要好。那时我的感觉和许多次离家之前的感觉一样，不愿意那么样降低身份去和管理人员争吵，或者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和售票员争论，不愿意和任何其他在驿站、轮船公司或者铁路公司工作的服务人员发生那样的纠纷。尽管这样，我绝对不是在以我的温顺来表明我认可那些将会贬低这个不文明的、历史短浅的、自吹自擂的和极为装腔作势的美国的作法。

请耐心地听我再讲述一件事情。在我回到家中后的第二天早

上，我因故必须再去波士顿一行。在前往赛伦车站时，我遇见了两位朋友。他们问我是否反对他们和我坐在一起，我回答说我将感到极为高兴。于是他们坐了下来。不久之后，他们中有一位对我说——“查尔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允许我们和你在一起坐车。”过了一些时间，我才弄懂了他们这话的意思，并且大笑起来。当时我觉得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有关美国人的荒谬说法当中最荒谬的。可是，当售票员出现后所给予我的朋友们的虐待及其对我的轻蔑和侮辱，使我感到这才真是美国人最荒谬的事情——他以相当粗野的方式命令我的朋友们下车，而他们则立即照办了。

几个晚上之后，在回赛伦的路上，有一个人讲起了他的往事，我才知道了他是这条铁路的经理。他问我在久留欧洲后重返家园的时候是否感到不高兴。我对他说我很高兴重又见到了我的父母和家人。但高兴之处仅此而已，除非他认为我竟然会乐于到大草原上去过隐士生活。⁹⁵而这是因为从我到达之时起，我就对自己的美国姓名有了空前强烈的厌恶。他想知道我这样说的原因。我立即告诉了他，并问他：假如他有一个头发是红色的兄弟，假如仅仅因为他们兄弟头发的颜色不同而不能在一起旅行，他是否认为那是公道的呢？他答不上来。于是我又问他原则是否不是同一的，如果是那样，他所提的问题当中就包含着侮辱。

最后，我向他挑战，说他们这个交通工具从多方面伤害着和他肤色不同的人们；我要他说出：有哪一个别的国家，不管信仰还是不信仰基督教，会容忍这种可耻的、不公正的又是不人道的做法？如果西印度或者东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或商人中的一些人竟然带着他们的非白种人妻子来访问我们这个爱好自由的国家，他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已被人们提升到二号职位的R·M·约翰逊先生要由波士顿到赛伦去，他这位经理是不是准备将约翰逊先生和其妻子、儿女隔离开呢？[一阵自发的掌声，随即自我抑制下去。]

先生们，我碰巧有一个肤色比我浅很多的妹妹。如果现在这

种情况受到鼓励，谁知道将来某个时候我会不会因被当成和一个白人青年妇女在一起走路而在华盛顿大街上遭到围攻！〔有克制的表示同情和鼓掌。〕

委员会诸位先生们；这种待人看肤色的作法本身具有的刻毒——且不说这种作法的丑恶与荒谬，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制度——对制订这种政策的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那些狭隘、卑鄙以至于推行这种政策的人们产生了影响。

主席先生，如果非白种人滥用了给予他们的任何权利，或者没有恰当地对待给予他们的种种利益，或者他们临危退缩、逃避责任，那就应该拿出来公诸于世。在适当地考虑了情况之后，我的确还不知道，在我们的人口中，还有哪部分人口在忠诚与爱国上能与他们相比。我国的历史证明他们是出色的。出于上述这些、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考虑，我从纯粹的功利原则出发毫不犹豫地断言，非白种人的要求是符合本州宪法所维护的利益的。

最后，主席先生，在本州和其它州都有着大量的正在增长中的非白种人。他们居留于你们之中并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这一点愿你们理解并加以思考）而是由于他们不能控制的环境力量。愿责
96 难和责任都降临到那些压迫和诽谤他们的人头上吧。如果从你们处请求补偿我们所受到的损害、保护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安全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义、人道和宗教所要求的话，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拒绝这些请愿者们向你们提出的祈求的。

在坐下之前，我须要指出：我是在路经波士顿后一、两天才得知我的朋友们要我到这里来露面的愿望。由于其他事务缠身，我未能为这次发言进行准备。我非常感激本委员会友好、耐心而注意地听取了我的谈话。〔鼓掌〕

塞尔勒·罗伯茨反对在教育上 的种族隔离的案件*

查尔斯·萨姆纳

诸位阁下：

对于按照马萨诸塞州宪法和法律应该受惠于我们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儿童们，可以根据肤色和种族不同而实行歧视性的区别对待吗？这是现在有待本庭听证、考虑并作出决断的问题。

或者更加具体地并联系到本案的事实情况来提出这个问题：按照马萨诸塞州的宪法和法律，监督和管理波士顿免费公立学校的委员会是否有权将黑人儿童从免费公立学校中排除出去，并强迫他们就读于专门为黑人儿童设立的学校？这些学校离他们家中较远，不如向白人儿童开放的学校方便。

这个重要的问题，导源于一个年仅五岁的黑人女童所采取的⁹⁷行动。这个女童通过其诉讼代理人控告波士顿市，要求该市赔偿因为免费公立学校拒绝她入学而给她造成的损失。

不论就所涉及到的当事人或者所涉及到的问题来考虑，都很难想像还有别的案件会如此强烈地要求你们作出最妥善判断了。当事人中的一方是波士顿市，有金钱、有影响、有势力；另一方是一个小孩，有着被贬斥的肤色，父母寒微，犹在婴幼童年，但她却是强大有力的。一则是因为她是一个弱者，二则是因为她有

* 节录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马萨诸塞州专设黑人学校违反宪法。1849年12月4日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就塞尔勒·C·罗伯茨与波士顿市之间的诉讼案所作的辩论发言”。见于《查尔斯·萨姆纳著作集》，卷II（波士顿：李一谢泼德公司1870年出版），327页及以后各页。对于五岁的罗伯茨小姐所作的败诉判决为1896年的普莱西—福格森诉讼案中的“隔离但却平等”的论调奠定了基础。萨姆纳的辩论发言在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布伦—教育部诉讼案所作的判决中得到了反映。

好心的人们的不可遏制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天赐神助来解救弱者的。这个年幼的儿童向你们要求得到她作为人的权利。她这么做是要呼吁你们对一个问题作出决断，这个问题关系到其他黑人儿童的作为人的权利，——关系到这个州的宪法和法律，——关系到新英格兰所特有的教育设施免费公立学校，——关系到人权的根本原则，——关系到这个社区的基督教性质。这样的当事人，这样的利害关系，应引起你们认真注意……

把到现在为止和这场争论纠缠到一起的许多话题和所有的情绪激动置诸脑后，我将尽力从司法角度来陈述这个问题，这样做向来是法庭上的惯例。你们将要就其作出决断的这个问题是个司法问题，但是我不能忘记道德原则和天理原则是一切司法体制的基础。在本庭所进行的讨论中把这些提出来也是恰当的。

我将提到的平等，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体现于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对法庭及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原则。我的责任是要说明，这一原则在载入本州宪法之后在法律和司法审判中都得到了确认；然后再对本案案情加以考虑，就很容易说明他们违背了宪法、法律和司法规章。因为首先他们违背了平等原则所提出的要求，将黑人儿童置于不利的地位。其次，他们建立了类似印度人的那种可恨的种族等级制度。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学校委员会并不拥有它所已经行使的这方面的权力，本法庭的责任是将
98 这种不公正的地方法规撇在一旁，置之不理。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我将揭示免费公立学校的真实概念，并揭露那种伪称在种族、肤色上的排斥、歧视是与平等权利一致而不矛盾的谬论。

在展开这一辩论的时候，我自然要从根本的观点开始。这种观点一旦确立起来，其结论就将是无可反驳的。根据马萨诸塞州宪法，所有的人，无论其种族与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表述这一命题时，我使用了在我国虽然是新的但却是精确的语言……

但是，据说学校委员会在将儿童们按种族、肤色分开教育的时候并未违背平等原则。因为由于它给黑人儿童提供了配备有称职人员的学校，这些黑人儿童就享受到了与白人儿童同等的利益。他们争辩说，在把黑人儿童排除在向白人儿童开放的免费公读学校之外的时候，该委员会为黑人儿童提供了同等的学校。

在这里有几个答案。我只想简略地谈谈，因为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1. 为黑人儿童举办的这些学校不是根据关于公立学校的法律创办的。它不是免费公立学校，因而非合法的等同代替机构……

2. 其次，在实际上，为黑人儿童专设的学校也并不等同于免费公立学校。我们已经了解到，除了迫使黑人父母们多付一笔税金和给黑人父母及其子女打上等级印记之外，它还是造成黑人儿童不便的根源。如果这些黑人儿童能就近就读于最近处的免费公立学校，他们本来是不会这种不便的。还有一点——这点考虑是不可忽略的——两种学校中的教学内容也许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种特别为一类人开办的学校在精神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于法定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因为在免费公立学校中，各阶层儿童可以平等地会聚在一起。把专为黑人儿童创办的学校说成是它的等同物简直是一种嘲弄。

3. 但是也还有另一种答案。即便承认这种学校是免费公立学校的等同物，也不能强迫黑人儿童到这种学校中就读。他们的权利在于在法律面前具有与他人平等的地位。不能要求他们放弃哪怕是一点点这种权利。他们与白人儿童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免费公读学校。专为他们设立的学校，即使得到充足的资助，也不能确保使他们拥有其在免费公立学校中所能享受到的权利。犹太人在罗马被限制在一个被称为犹太人区的特定地区中，在法兰克福则被限制在名为犹太人居住区的地区中。犹太人在这些地方的住房可能和他们如果能自由选择时所能选住的地方一样好。但是这种强

迫其与公众隔离的本身就是一种我们所谴责的不平等。它是古代对待遭鄙视民族的那种偏狭不容的残余。它和在波士顿专为黑人儿童所设学校的性质是相同的。

对于等同物就是平等的替代物这种说教，我就谈这么多。

在确定学校委员会无权作出这一决定当中，我们的看法从另一方面考虑得到了加强，即，如果这种权力在本案中被肯定而成立的话，它的运用将不仅止于本案而已。这个委员会有可能会随心所欲地将儿童们分成不同的种类，他们可能会为爱尔兰裔儿童和德国裔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每一所这种学校都处在我们的教育设施之外，将专门培养一个民族的人。他们也许会将天主教徒与新教教徒分隔开；或者更加随心所欲地将新教教徒中的各个教派再分隔开来，为唯一神教派教徒建立一所学校，又为长老会教徒建立一所学校，也为浸礼会教徒建立一所学校，再为卫理公会教徒建立一所学校。他们也许会为富家子弟单建一所学校，以免这个受到他宠幸的阶级的高贵气氛被穷孩子们卑下的衣装所破坏。他们也许会将技工的子女排除到免费的公立学校之外去。所有这一切，而且比这还要多得多的事情，都可以运用按种族或肤色区别对待这一专横的权力做到。我们的免费公立学校这个崇高的组织，我们马萨诸塞州的骄傲——在这里，天真无邪的孩子应该不知出身区别为何物，一起来到教师的跟前，——在这里，宪法和基督教的平等精神应该通过持续的说理和示例，给孩子们以谆谆教导——我们的以上这样一种学校将被变成一种以排斥放逐、种性等级为内容的野蛮体制。那样，我们将会有许多不同的学校，代表着许多不同的人群、观点和偏见；而我们将徒劳无功，再也找不到真正的马萨诸塞州免费公立学校了。不要以为委员会随意行事、自作主张到如此程度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决不可以赋予它们这种权力。这是一个自由民族安全之所在。

法庭应该宣布学校委员会自主的法规为违宪、非法，尽管宪

法和法律对这一法规未明文禁止。

几乎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来支持这一主张。在马萨诸塞州，根据我们宪法中的《权利宣言》，奴隶制已被废除，虽然在宪法那一文件或后来的所有法律文件中均无规定这种废除的具体字句。在摧毁奴隶制时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一文件，在反对以不平等和种族等级制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任何组织机构中，一定要同样地具有效力……这里毋需引经据典。宪法上的规定是明白无误的，法庭的责任是将其运用到当前有待于裁决的种族歧视问题上去……根据人所熟知的实际情况，司法当局所作的解释总是应该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或自由的。所以，在这里，法庭应当站在有利于平等这一与其他权利相伴随的神圣权利的立场上。根据这一权利的重要程度，法庭应该十分注意加以维护和支持。而且鉴于它遭到社会偏见的反对，法庭要坚定地致力于这项任务。卢梭尖锐地指出过：“正是由于事情的势头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权利，法制力量应经常致力于维护它。”根据同样的精神，同样的理由，法庭应经常致力于维护平等权利……¹⁰⁰

但是，据说分出来单独办理这些学校是为了两种肤色的人们以及免费公读学校的利益。依照同一精神，奴隶制有时被说成是为了主人和奴隶双方以及奴隶制国家的利益。两个说法都包含着一个同样大的错误。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非正义、心地偏狭的东西会有利于任何人、任何事情。短视的凡夫俗子们也许想从表面上的、自私成性的优势中或者从本阶层自满自足的虚荣中得到永久的好处。但公正的法制会制止这种努力，并纠正这种错误行径。白人自身也从种族隔离中受到伤害。谁能怀疑这一点呢？由于有着种族分离教育的法规作为箴言，他们被教导要把人类大家庭的一个部分看成是一个单独分开的低贱的阶层，而这些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照自身形像创造出来并同他人平等地受到他的爱抚。白人实际上受到的教导是拒绝基督教义的崇高启示，

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导。心灵，还在稚嫩的童年，就被铸成铁石心肠，并在其后岁月中成了这种合法化的苛刻严酷的佐证。在种性等级制情绪的抚育中长大，他们智窦初开时就接受了这种思想感情，因而他们这种本性难移。于是他们怯懦地、邪恶地用来自异教的偏见来指斥我们的天父。他们的人格堕落，已不配承担公民的职责……

谁能说这种做法不会伤害黑人呢？他们的命运，即使在最佳状况，也是悲惨的。作为一个遭到鄙视的阶层，他们遭到偏见的摧残，并被排斥于种种机会之外。他们觉得被排斥于免费公立学校之外是卑贱的一种特别标志。有甚于此，这还剥夺了他们在和白人弟兄们一起学习中将会受到的那些健康的、促人成长的影响。这就使他们更加沮丧了。它扩大了他们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推迟了尚待来临的那个各种族和谐相处的伟大日子的到来。

整个免费公立学校体系也受到了损害。这种分离教育的做法是对于他们的崇高目标的狭隘理解：以为他们的目的仅不过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同等数量的知识，并因而认为只要一切知识都传授了，传授的场所、传授时学生与谁为伍都无关宏旨。然而法律却不仅规定所有的人都须受到教育，并且人人都将在一起受到教育。所有的人不仅将得到等量的知识，并将通过同样的方法得到知识。所有的人都将一起接近同一知识来源，而不得有只面向个人或某个阶层的知识来源。学校是一个小小世界，儿童们在这里接受教育以适应未来那个大千世界的生活。这是从微观上为宏观世界所作的准备。因此它一定要珍惜和发展宏观世界所需要的美德和同情心。而且，既然依照我们的法律，各阶层的人们，不分出身与肤色均要履行公民的义务，那么他们也应不分出身与肤色，在学校中建立起彼此间的、由宪法所允诺给每个人的那些平等关系……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通过把各阶层的人们融合在

一起而把一般只是给予少数受宠幸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整个学校身上，由此而为穷人争得了他们应得的那份富于成果的阳光。但是黑人儿童却被分开放在单独设立的学校里，从而被剥夺了这一特别的福利。没有什么比这点更加清楚了：各阶层以及各个人的福利靠相互熟悉了解而得到促进。偏见是无知的产儿。它肯定盛行于人们相互间不了解的地方。交往和相互间感情思想的交流是上帝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创造的手段。它们会除掉彼此间的厌恶，促进相互间的适应与和解，并建立起彼此关怀的关系。无论谁为这一切设置障碍，谁就是逆上帝行事，反对促进人性发展，并直接触犯上帝的天条。

尊敬的诸位阁下：以上就是我感到在这一重要事业中自己有责任加以陈述的事情中的一些内容。我占用了很多时间，但却言犹未尽。虽然这样，无论谈话转到哪里，我们总是仍然回到一个命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本案中，这一命题成为黑人儿童的强大护卫。它是这个州经常的、无时不在的守护神，它对一切生的特权，一切种族区分和等级制度都表示不满。你无法贬低它，或回避它。也无法制止它。¹⁰² 上帝的旨意你要欢迎它！这样做了，你的话才能成为对一个受尽苦难而赢得尊重的种族“喜悦的宪章和宝贵财富”。你的判断将成为神圣的里程碑，这不仅是指在法学方面，而且是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它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那些困乏的和身负重担的徒步旅行者以珍贵的鼓励。通过你，马萨诸塞州将会得到受尊重的新称号，而且象过去那样，将会再次成为全国的榜样。

你们已经在这个州废止了奴隶制。现在我向你们呼吁擦掉奴隶制的最后痕迹，并随之消灭仇恨的痕迹。立法机关已经废除有关禁止黑人白人联婚的法律。效法波士顿一些学校把有色人种隔开的铁路，在觉醒了的公众情绪影响之下被迫放弃了这个规定，允许黑人享受其他旅客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最近，我从报刊上看到

我们的现任州长阁下在火车里坐在一位黑人的旁边。在波士顿的等级学校，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正在寻找最后的庇护所。这应由你们来驱赶它。当你谴责和纠正个人的犯法行为时，你会做得不错；可是谴责和纠正一个错误的制度，则要由比较高级的机关来做。单独个人的影响总是有限的，而一种制度影响所及是受法律制约的多数人。一个人的慈善行为能抵销或补偿他人的无情行为，可是单独个人是不能抵销或补偿一次有组织的伤害行为的。私人的善行是无力反对它的，这是应由公众和合法当局来剿灭的妖魔。这正是波士顿公费小学的等级制度，它现在等待着一个公正法庭作出公正的谴责……

第三部分

一个分裂的国家

引言

103

内战初期，联邦政府仍在坚持认为此次战争并非有关奴隶制度的战争时，北方的黑人开展了一场是否去军队服役的辩论。许多人打算入伍，而另外不少人则同意下面的说法：

“我以极大的愤怒和羞耻之心注意到，他们竟然愿意拿起武器去保卫这一邪恶的、生来就是畸形的、将由共和党掌权的政府，这个政府以一个腐败国家所能集中的金钱、人员和欺骗宣传来施展其本领、能力和权力支持和发展这种人世间最狠毒的制度——美国奴隶制度，并使之永存……”^①

然而到1862年国会才批准使用黑人部队，在这之前，许多黑人已谋求入伍。甚至在被拒绝之后，黑人还是组成了连队和军事组织，并进行训练，保持战备，以待一旦政府认为他们合适，需要他们出征时参加作战。至战争结束，在联邦军队中作战的黑人有十八万六千零十七人——其中十万以上在南部入伍。

南部黑人也采取了其他方式支持战争。一些人拒绝与南部叛

^① 韦斯利·W·塔特1861年11月23日写给《青松与棕榈》报的信，收集于詹姆斯·M·麦克弗森的《黑人的内战》中（纽约：万圣殿图书出版公司，1965年），第34页。

军合作，一些人要求发给他们劳动的工资；许多人给联邦士兵带路，给联邦军队送情报。最著名的黑人情报收集者可能是哈里特·塔布曼，^①她是南部联邦后方的间谍。在北方联邦部队抵达时，黑人还多次夺取奴隶主的财产。

历史记载着许多次黑人袭击南部白人公民的事例，但是，尽管南部白人的恐惧大大增加，同时有关起义的谣传四起，却未出现全面的暴动。由于战争期间南部实施的军管制大大加强了已建立的镇压系统，这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许多观察家同意，全面暴乱所以未出现，还由于他运用各种精心炮制的手段，施加压力，不让他们互相联系，并通过奴隶制度规定奴隶生活的起居条件，限制其活动，同时，奖惩并施，^②以瓦解其抵抗的斗志。但是，尽管战争期间未出现全面暴动，奴隶们还是激情难忍，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往联邦战线。

黑人为联邦军队所接纳后，其他斗争又开始了。陆军部的命令规定黑人可以当兵，但又规定黑人团队的军官只能是白人。尽管士兵们多次呼吁与请愿，黑人组织作出了决议，以及黑人领袖们提出正式抗议，但战争期间任命为军官的黑人仍不到一百人。^③黑人士兵的第二项斗争是争取获得与白人平等的薪饷。马萨诸塞州的两个黑人团队——第五十四和第五十五团，在政府作出平等薪饷规定之前，拒不领取任何薪饷。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拨出款项以补偿他们与白人士兵薪饷的差额时，黑人团队仍拒不领取，一直坚持到应由联邦政府下达平等薪饷的命令为止。在国会就此一问题进行辩论时，军中出现了罢工和兵变的威胁。南卡罗来纳

^① 哈里特·塔布曼曾当奴隶，以“地下铁道”的工作极著盛名，她曾十九次去南方，帮助数百名奴隶逃往加拿大。

^② 奴隶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新近有两份研究报告，一是斯坦利·埃尔金斯的《奴隶制》（纽约：环球图书馆，格罗赛特与邓拉普公司，1963年）；一是尤金·吉诺维斯基的《奴隶制的遗产》，《关于左翼运动的研究》第6卷，1966年。

^③ 达德利·泰勒·科尼什著《黑手臂》（纽约：诺顿图书公司，1966年），第214页。

州志愿军第三团的一名上士威廉·沃克，率其连队至连长营帐中，命令他们架起武器脱离军队。他被送上军事法庭以兵变罪而枪毙。军饷平等法案提出六个月之后才得以通过。即使这样，法案仍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在战争爆发时已获解放的士兵可自入伍时起补发薪饷，而那些在战争期间通过参军才获得自由的士兵，只能自1864年1月1日补发。因此，国会在战前获得解放的士兵与由于参军才获得解放的士兵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规定只给前者发满薪。^①

105

在平等薪饷规定上的游移不定，是联邦政府对待战争和黑人态度的典型表现。与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也利用人们意见的分歧——白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平等——作为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要求林肯总统给黑人以平等薪饷和待遇时，据说，林肯同意他提出的“黑人应获得平等薪饷，在他够条件时亦应获得提升”的建议。但是，他说，林肯告诉他“必须等待，直到全国都更加看惯了黑人士兵时才行”。^②

事实表明，公众在思想上确实没有准备，这表现在早期的在首都街上围攻黑人士兵的“白人强烈反应”。1863年7月纽约发生征兵骚动，四天中白人不断烧毁黑人住房，在街上对黑人施以私刑。就业的竞争是北方几个州中发生骚动的原因之一。然而，主要原因恐怕是由于未能及早发挥黑人的作用，而并不是由于政府的直率政策未得到公众的支持。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带着讽刺的口吻指出：“也许这样说并不过分：联邦政府政策的犹疑不定，同北

① 詹姆斯·麦克弗森：《黑人的内战》（纽约：万圣殿图书出版公司，1965年），第201—202页。麦克弗森写道，不平等薪饷差额是由战场上的这种差别引起的，差额的补偿问题由一名上校的誓词解决了：“尔等信誓旦旦：在1861年4月19日以及此日以前，尔等未欠任何人无偿劳动。上帝保佑尔等。”此一誓词成为著名的“费格会誓词”，以前的奴隶们问心无愧地进行宣誓。

②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评“解放黑奴宣言”》，（纽约：道伯尔德公司，1963年），第150页。

方许多白人公民对他们的黑人同胞采取敌对态度，有着明显的联系。”^①

一开始，林肯坚持认为，战争的目标是统一全国。他的保守观点完全是以希望边界各州平安无事作为基础的。这在取消他的两位将领发出的释放奴隶的命令问题上即已表现出来。后来，甚至在必须承认奴隶制是“叛乱的根源”的问题上，在《解放黑奴宣言》获得人们的欢呼的时刻，他仍然在宣言中小心谨慎地重申，只有在叛乱的各州，奴隶们才可获得自由。但是，尽管如此，《宣言》仍然是林肯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在此之前，他曾提出一项方案，在三十七年多的时间内逐步释放奴隶，直至1900年全部释放完毕。此外，林肯的方案曾要求蓄奴各州由自己采取释奴的行政措施，如给奴隶主以补偿，允许获得自由的奴隶移民。

政府犹疑不定的政策的影响，还波及到在战争中解放的黑人：一些人被当作逃入北军战线的黑人拘禁于联邦管辖的军营中；另一些则被归还其主子。对待这些被认为逃入北军战线的黑人，又有着各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在拘留营中，从前的奴隶们所接受的救济——衣服、食品和医药，大部分是由私人捐赠的，不是政府发给的。1865年，几个私人机构联合组成“美国自由民援助委员会”，为自由民提供教育及其他救济。1862年，在南方驻军司令鲁弗斯·萨克斯顿倡议下，政府实行了一项援助政策，但这一政策完全失败。该项计划提出为以前的奴隶每一劳动力获得两英亩废置的土地。但是，计划的实施，取决于负责的监督官是否公正和是否感兴趣，因此他们各人的做法差别很大。至战争的最后一年，私人机构共募集了一千名北方的男人和妇女，由他们为

^①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著《从奴役到自由》（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普夫公司，1967年），第217页。

南方黑人开办各种训练班。^①

北方黑人积极组织这些援助自由民的社团，向无家可归的前奴隶提供救济，并在北方和南方建立学校以教育自由民。

此外，黑人仍继续开展他们数年前在北方开始的、为争取公民平等和反对各种歧视的斗争。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对他们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无选派代表的权利提出抗议，他们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此文件的签署者，提请你们注意一个美国人公认的原则，即政府的正当权力，乃来自被其管辖民众的一致拥护。”^②

黑人全国代表大会于1864年在纽约州锡拉丘兹举行，在公民权问题上作出如下声明：

“选举权是否为天赋的人权，此处我们不予决断。无论天赋或因袭，我们均要求将此项权利扩大为我们所有。按照你们‘独立宣言’中的全部精神，如果此为天赋人权，却不许我们行使此权利，这乃是对我们人性的侵害。另一方面，如果选举权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权利，它并无任何其它根据和含义，而仅仅是一种惯例，可以扩大和缩小，赋予和剥夺，那么，我们有恰当的理由坚持认为，此项并未肯定的权利，我们完全有权利用它选举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劳务、财产、人身和我们的生命的人。如何正确管理我们人身和生命，不应再是理论，而应该是我们政府的积极的实际行动了。”^③

107

并非所有抗议书的措辞都如此强烈。1873年在华盛顿举行了“全国民权代表大会”，并向国会呈递一份备忘录，敦促实施平等

①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著《从奴役到自由》，第270—272页。

② 赫伯特·阿普塞克：《美国黑人史文献》（纽约：堡垒出版公司，1951年），第509页。

③ 同上，第522页。请注意文中提到“你们的《独立宣言》”一语，编者以此为例说明美国黑人对种族隔离产生的普遍情绪。

教育和要求派代表参加陪审团。备忘录提醒国会注意，两个全国性的政治会议的政纲均有关于平等权利的条文。但是黑人的请愿只是被作为“要求对民权加以保护、以‘全国有色人种代表大会’的一份备忘录”的形式递交大会而已。^①

有些人坚持认为内战是一场废除奴隶制的战争。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战争结束并不会是斗争的结束。控制了国会的共和党人中的废奴主义者，敦促扩大《解放黑奴宣言》的有效范围，在忠于北部各州中均须解放奴隶。1865年2月1日，国会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送至各州认可。将近一年后，在1865年12月18日，三十六个州中有二十七个州表示赞同。次年，国会在上述废奴主义者的推动下，采纳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得到宪法的保障。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认可，成了重新加入联邦的条件。“第十五修正案”于1870年通过，它给男人提供了选举权，从1866年到1875年期间，国会采纳了七项“民权法案”，以履行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特授权联邦政府加以实施——对于违犯者给以严惩。

南部划分为五个军区，建立了“自由民管理局”以听取黑人的申诉。选举权普及到忠于联邦各州的所有成年男子。南方人如果要成为联邦官员或选民登记人员，就必须进行“钢铁般的”宣誓，保证他永不自愿拿起武器反对美国。到1867年年底，除得克萨斯州外，各叛乱州均进行选举，推出代表出席制定宪法大会。黑人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比起黑人选民按比例应选出的人数要少得多。只有南卡罗来纳州，派出了黑人占多数的代表团，出席制宪大会。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战后重建南部的情景，各有各的描绘。伯纳德·韦斯伯格写了一篇文章，企图将各种不同的看法分类列出。他写道：“历史学家当然没有义务无保留地支持一切地方发生

^① 第四十三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十一号文件。见本书原书158—159页。

的黑人案件。但是，他们应该用谦虚的态度写美国黑人——无论是奴隶、自由民、选民或是工人——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从白人写的著作中认识黑人的，而这些白人作者有意无意大都是冲突中的有关当事人。^①

制宪大会主要由黑人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组成，拟定的宪法比南方以前的任何宪法都好。黑人官员^②并不要求对他们从前的主人报复，一般说来只是谋求将白人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弊端革除。担负“重建”任务的各州政府从事修复或重建公共建筑，筑路，造桥和建立公共教育系统。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1870年有三万零四百四十八名儿童在七百六十九所学校上学。1876年有十二万三千零三十五名孩子在二千七百七十六所学校念书。^③南方的白人一直在指责粗野无教养的黑人和北方来的“自备毡囊者”^{*}及南部的“无赖”^{**}，指责他们通过贪污、腐化和受贿几乎搞垮了南部。伦伯特·帕特里克教授则指出，内战后，贪污受贿不单是南部存在，也不仅是南部的南方共和党人所独有。“在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至上’政府复辟后不久，民主党的州财政官盗窃了三十万五千六百一十二元，此笔巨款超过了六年¹⁰⁹来统治该州的共和党人受贿的总数。”他进而指出：

“在‘重建南部’时期，议员们、州长们以及其他官员们，要的是高薪以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约四百万名从前的奴隶成为公

① 伯纳德·A·韦斯伯格：《关于“重建运动”史料编写中的黑暗、流血题材》，见《南方历史记事报》1959年11月，第25卷，第438页。

② 重建时期，南方各州并无黑人政府，但在数州的立法机构中有黑人成员，数名副州长，两名美国参议员和十六名众议员。

③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重建：内战后》（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141页。

* Carpetbaggers 指南北战争后跑到南方各州投机谋利的北方人。他们只带一个毡囊，因而得名。——译注

** 指原来居住在南部的贫穷白人。——译注

民，公立学校取代私立学校，社会要为不断增多的特殊社会成员承担责任……乡村的保守的白人从来就不明白，以前的‘有利于种植园主即有利于南方’的哲学正一变而为一种新的概念，即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公立学校、法院、监狱、避难所和医院等的费用，增加了州和地方的预算。”^①

内战结束后，继承废奴主义传统、以及为黑人充分的公民权而斗争的激进共和党人，关心着南方的重建，可是他们的政治动机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想将南方的控制权归回从前脱离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主手中，他们想要保证共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某些批评家们指控说，这是彻头彻尾的阴谋，是企图为增强党的势力而给黑人以选举权和剥夺白人的选举权。《密苏里州共和党人》称：

“……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剥夺白人的选举权。在施加最后限制之前，华盛顿激进管事们手上拿着名单教导他们，而他们唯一的询问是：有多少白人应一笔勾销以保证激进党人的大多数。”^②

但在整个时期中，全国仍继续带着愠怒，暗中抵制黑人平等的主张。在南方，这种抵制成为暴力行动。三K党成立于1865至1866年冬，由一帮一帮流窜的逃兵进行的零星暴力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由秘密社团和治安维持团体联合起来干的暴力行动，在投票站对黑人施以有组织的恫吓，以及联邦政府从追求平等的目标后撤，这一切招致了“激进的重建运动”的垮台。

1872年的“大赦法案”是联邦政府态度彻底改变的明证，此

① 伦伯特·W·帕特里克：《国家的重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46—147页。

② 引自小威廉·A·鲁斯：“激进的重建时期对黑人和白人选举权的剥夺”（《黑人历史记事报》，1934年4月第19卷），第179页。

法案规定除六百名前南方邦联的官员外，恢复一切人的选举权，这对于“激进的重建运动”是致命的一击。接着，最高法院于1873年开始提出一系列意见，狭义地解释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将路德福·B·海斯推向总统宝座的“1877年妥协案”，又保证南部白人可按自己的途径处理问题，因为妥协案有一条说，同意将联邦军队撤出南部。

国外对此时期的很多评论里，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看法，他说，他解放俄国农奴的所作所为，已超过了林肯对黑人的作为，因为他不仅解放了农奴，而且给他们以土地。1879年沙皇向一位美国人沃顿·巴克说，他困惑不解，“你们美国人怎能如此盲目行事，让黑人奴隶两手空空去拯救自己。”^①

“激进的重建运动”的夭折和“家长式统制”在南部的复辟，致使大权旁落于地主手中（他们曾在1861年掌权），但是也有助于建立黑人和白人的最强力的同盟——在南部出现的人民党运动。

评论称，总的说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党主义可能给南部的白人和黑人之间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较大尊重和政治目的上的更加和谐一致”。C·范·伍德沃德在说明人民党人的行动方针时称：

“人民党人避免采取激进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两者对自由民的态度。他们既不象共和党激进分子那样，把他们自己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而把黑人描绘成受国家监护的人；也不象南部保守分子那样，装腔作势，俨然高尚，把黑人当作应受长辈保护的对象。人民党人则把自己设想为种族问题的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一方面摆脱了教条主义和易冲动的自由主义的幻想，另

^①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评“解放黑奴宣言”》，（纽约：道伯尔德公司，1963年），第155页。

一方面也不搞那种罗曼蒂克式的长辈关怀。”^①

人民党人和黑人有着“忧患与共、同受压迫的亲密关系”。

人民党的出现很快又将黑人推向南方的政治旋涡：1895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人民党和共和党联合，荐举了三百名黑人^②任地方行政官员；而白人贵族则以宪法规定剥夺黑人公民权作为回敬。

1896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有十六万四千零八十八名白人选民登记，黑人有十三万零三百四十四人。1900年，实施新宪法的第一年，白人有十二万五千四百三十七人，黑人有五千三百二十人进行登记。至1904年，黑人选民登记数下降至一千七百一十八人，白人则为十万六千三百六十人。这说明黑人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六，而白人仅下降百分之四。^③

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几个州，剥夺选举权的行动开始更早。1883年，阿拉巴马州黑人选民登记从以前的十四万人下降至三千七百四十二人。^④南卡罗来纳州由1876年的九万二千零八十一人下降至1898年的二千八百二十三人。密西西比州则由1876年的五万二千七百零五人下降至1898年的三千五百七十三人。^⑤至本世纪，这种有计划的排斥黑人一直持续到现在。1920至1930年之间，佐治亚州应参加选举的黑人选民为三十六万九千五百一十一人，而实际参加选举者仅约一万人。此十年中，弗吉尼亚州的任何一次选举中黑人选民都在一万二千至一万八千人

① C·范·伍德沃德：《黑人的奇特生涯》（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42页。

② 保罗·卢因森：《种族、阶级与政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2年），第81页。A·B·W·韦布：《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举史，1877—1906》（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学位论文，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62），第68页。

③ 同上书，第137页。

④ 约翰·霍尔姆斯牧师：《对黑人公民权的剥夺》（纽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917年），第8页。

之间，而已届选举年龄并有文化的黑人人口为二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七人。①

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是种族隔离的一个步骤。1896年在“普莱塞控弗格森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提出“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就是联邦政府使隔离获得合法依据助了一臂之力。

1. 黑人与战争

112

有色人种，拿起武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当叛乱的炮声第一次震撼着萨姆特的城墙，驱走了它的饥饿的防守部队时，我就曾预言，此时此地发生的战争，将不会全部由白人决定胜负。在这些阴沉的年月里，月复一月发生的情况，证实了我的看法。为了永久地奴役黑人而猖狂地进行的战争，必然有力地唤起有色人种去帮助平定这场战争。人们只要稍微敏感一点，即可看出，奴隶的武装是反对奴隶主武装的最好的防卫力量。因此，随着每一次对祖国的倒戈，随着每一次奴隶主叛乱者掀起得意的胜利的叫嚷，我都曾吁请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国家解开捆绑黑人强壮之手的锁链以反对它的敌人。这一吁请正开始缓慢而勉强地为人们所注意。现在，不要埋怨为什么它没有及早得到重视。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件好事，但也可能不是件好事。此刻，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留待将来讨论吧。战争过去，国家获得拯救，和平建立起来，而且黑人的权利有了保证——将来会是如此的——历史将以公正之笔对待这个和其它各式各样的问

① C·A·巴科特：《处于佐治亚州党派斗争中的黑人，1880—1908》，（芝加哥：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47页。卢因森：同上书，附录。

*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波士顿：德·沃夫公司，1895年），第414—416页。

題。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不要批评了，只有行动才是我们当前的义务。此刻，有益的话语只是那些能鼓舞战斗的话语，演讲的功用只能是指出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才能最有利地战斗。时不我待。推向幸福的高潮正在汹涌澎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处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标语口号。由白人给我们贏来的自由，其光彩将失去一半。“谁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自己战斗。”

“宁愿自由死，不作奴隶生。”这才是我们每个勇敢的有色人种的心愿。各民族均有弱者和懦夫。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你说这是“白人的战争”；“战后你们也不会比战前好到哪儿去。”一到军队“就会牺牲”。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本身就是懦夫，但在你们的勇敢行动面前却又不肯因他们的懦弱而感到羞耻。让他们害怕去吧！管它什么动机使他们退缩不前！此刻我向你们讲的并不是信口开河。对这场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我密切地注视着，并深信这是你们的良机，也是我的良机，所以我才向你们提出劝告。我以极大的热情，并经过深思熟虑，才第一次在此次战争中自由地号召、劝说你们武装起来。由于事关你和你所有被奴役的同胞，有关你们祖国的和平和幸福；由于你们热爱自由与平等，热爱你的孩子们；由于血肉相联、命运相同，使我们和战斗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勇敢黑人们结成一体。我敦促你们迅速拿起武器，狠狠打击行将把这个政府和你的自由葬送在一个绝望的坟墓中的恶势力。但愿我现在能说，纽约州在号召你们投入这一极其光荣的战斗。目前它的合法当局在此問題上还暂时保持沉默，但是他们慢慢会说话的，无疑会站在正确的一边的；不过我们并不是非要等待它不可。依靠马萨诸塞州，我们就能将叛乱和奴役制度置于死地。这个州第一个投入“独立战争”；第一个打碎它的奴隶们的锁链；第一个使黑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第一个承认黑人孩子们可进入它的公立学校；在国家的首府受到叛军的威胁时，又是它第一个以鲜血对国家的紧急召唤作出响应。你们知

道那爱国的州长，知道查尔斯·萨姆纳。毋需我再多说了。

马萨诸塞州正欢迎你们加入军队，拿起武器。它只有很少一些可以征募的有色人。它的州政府已完全同意派遣一个团参战，它已经行动起来。快去吧，去帮助补充这个北方有色人种第一团吧。我受权向你们保证，你们可获得同白人士兵同样的薪饷，同样的口粮，同样的装备，同样的保护，同样的待遇，以及同样的津贴。你们将由能干的军官领导，他们将由于你们的能力和成就特别引以自豪。他们很快将给予你们由于英勇善战而应获得的一切荣誉，你们的权利和感情将受到其他军人的尊敬。在这些方面，我确有把握，而且我说这些话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二十多年坚定不移地献身于我们共同的事业，这也许可足以使你们依赖我在此危急关头提出的这一不过分的要求。无疑，采取这一行动你们是会有所踌躇和怀疑的。可是你们不要踌躇，不要怀疑。天已破晓，¹¹⁴晨星正在地平线上闪亮！囚禁我们的牢房铁门已经半开。从北方勇敢地冲过去，就可以使牢门大开，而我们四百万兄弟姐妹则将走出牢笼，获得自由。时机已到，一天之内你们可结束数世纪的桎梏。从社会底层一跃而起，跳至与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平等的地位。记得查尔斯顿的登马克·维齐吧，记得南汉普顿的纳撒尼尔·特纳吧，记得希尔兹·格林和科普兰吧，他们追随高尚的约翰·布朗，为了奴隶的解放事业而成为光荣的殉难者。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全能的上帝并未袒护压迫者。希望就在你们前头。这是我们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去获取吧，永远消除敌人无情地掷与我们的羞辱，让我们自己去赢得祖国对我们的感谢，去赢得子孙后代对我们的祝福。第一团的核心力量此时驻扎在里德维尔军营，离波士顿很近。在下两周中任何时候请向我申请，我将把所有合格的、应召入伍的人员转送至波士顿。*

1863年3月2日，于罗切斯特。

* 本文作者自1863年3月，一直担任招募黑人的工作。——译注

黑人团中的军事生活：

为薪饷而斗争*

托马斯·艾特沃斯·希金森

有关企图削减有色人种部队薪饷的事实，在此文中叙述未免太长、太复杂，也太不光彩。就我的团说来，国防部曾向萨克斯顿将军直接保证过，黑人士兵应与白人享有同等的薪饷，这是有文可查的。事实亦十分清楚，我们好心的军需官，新泽西的W·J·伍德少校，亲自负责据此指示发放薪饷达五个月之久，直到他迫于上司的明确命令，才将薪饷由每月十三元减至十元，又从¹¹⁵十元减至七元——相当于勤杂工和临时工的工钱。同时，他们要从薪饷中“扣除”一切装备和被服的损失，这一点是和其它士兵一样的，因而使黑人士兵陷于极度痛苦和屈辱中。他们许多人都有家庭负担。现实的苦恼，一种犯错误感，来自那些因害怕受骗而未入伍的人的嘲笑，加上对这一欺骗行为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疑虑，使这些穷苦人受到极大的刺激。南卡罗来纳州的第三团的一位军士威廉·沃克，曾率领其连队将枪支架立于连长营帐之前，并公然提出，由于政府拒不履行合同中之义务，他们自行解除勤务。为此军事法庭下令将他枪毙。这种悲剧性事件的恐惧心理，使每个有色人种的连队焦急不安达一年有余。下面一系列信件将说明，要付出多少无聊的劳动，公理的最后胜利才能获得。在这些劳动中，首要的功劳应归于我那位可敬的副官G·W·杜赫斯特中尉。关于补贴的问题，至今尚未获得公正解决；对于那些在1861年4月19日仍然是奴隶的黑人士兵，存在着一种歧视。不那么积

* 摘自托马斯·艾特沃斯·希金森著《黑人团的军事生活》（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18—221页，227—228页。第一版于1890年出版于波士顿。希金森在内战期间是黑人团的一名指挥官，他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

极或者表现宽大为怀的军官，声称在他们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士兵在该日之前均已解放，这就使士兵们领到补贴；可是那些象我这样服从命令的军官，将每个士兵的实情向上报告，结果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因此而受苦。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威尔逊先生提出一项废除此一界限的法案，但众议院没有通过。人们希望明冬将消除这一令人厌倦的争端的最后痕迹。

为了说明人们如何坚持不懈，以及花了多长时间才将这些要求提交国会，我重印了我所有的、由我自己印制的有关文件。有一两封我无抄本。由于在参议院特别难使公理伸张，我应特别感激查尔斯·萨姆纳阁下和亨利·威尔逊阁下。他们支持我们名正言顺的权利。这些会议的记录将表明谁在进行欺骗。

致《纽约论坛报》编者：

阁下：本区黑人团中的军官们正焦急等待国会采取行动以解决拖欠他们士兵薪饷的问题。对这种焦急心情，我们并不是言过其实。

这不仅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通的诚实的问题——美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诚意来履行一项明确的合同的问题。116

公众似乎认为，通过一项使所有士兵将来都获得平等薪饷的法案，才真正实现了人们要求的全部公正。但是，就我这个团来看，只不过解决问题的一半。我的士兵已服役近十六个月，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拖欠他们的薪饷问题。

如果说公众还不完全理解此事，那么士兵们对此问题是彻底理解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根据国防部的一项明确的书面保证而志愿入伍的，他们应获得与白人士兵相同的薪饷。他们知道，本团有五个月获得了此笔薪饷，此后，却由允诺的每月十三元减至十元。其原因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

他们还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敢告诉士兵——军需官已经受

到军需部的训斥，不得再履行陆军部的诺言，哪怕是其中一部分；他们并不知道，在下次关饷时，十元将再减至七元；他们也不知道，更糟的是还要从将来的薪津中减去或“扣除”以前多发了的薪津。这样，除非国会对此加以干预，否则在将来六个月中，每个月只留给他们一元多。

然而，合同上的条文十分明确，因此惠廷法务官先生从陆军部发给军事行政长官萨克斯顿准将的训令原文中查明后，向我承认（根据1863年12月4日文件）“政府以信誉向应召入伍的每一名军官和士兵作了担保。”

他接着慷慨地表示确信“此保证将予忠实履行”。我发现北方的每个人似乎都有同样的信心。但是，当时此一保证并未履行。国会绝口不谈履行这一保证的事。我甚至未见国会提出过任何关于黑人士兵自入伍之日起即可领取与白人士兵同等薪饷的动议，这一条在本团里未得到兑现，我们认为就是不履行合同。

同时，出卖土地的现象已经开始，士兵脚下每寸土地都有被卖掉的危险，因为他们得不到政府起初许诺的、现在又拒不发给的那点少得可怜的薪饷。

军官的薪饷分文不少迅速发放，这使得事态更为糟糕。我们怎么向士兵解释这种怪事呢，政府能够发给我们一百或两百元月薪，却要把答应给他们的十三元扣去六元。这难道不就很自然对我们产生极大的怀疑吗？然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军官们，特别是对这位荣誉化身的萨克斯顿将军，怀着天真无邪的信心，才支撑着他们的忠诚，保持着他们的耐心，只此而已。

总的说，这些士兵并不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可以说服他们，政府确实有困难，需要挪用他们的薪饷，他们也会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一文不要。可是，不幸的是，和他们一起的白人士兵军事上决不比他们出色，延长入伍期却可从穷困的政府获得数百美元，而对黑人团士兵本应发十五元。

却发给七元。同时，他们还看见那些不愿入伍的黑人，他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找到比美国政府更为诚实的财务上司，如今钱包装得满满的；有钱购买政府分配士兵的那一点宅基地，而将士兵全家老小赶到街上去。难道这就是培养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吗？

国会对此并不会迅速采取行动，甚至对黑人士兵将来的薪饷亦是如此——而且还存在一种由于言行不一而拖欠全部薪饷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是不会如此急切说话的。事情果真如此，则是一种赖帐行为，这比起杰弗逊·戴维思的主张，或者西德尼·史密斯的公然废约，更显得吝啬而欠大度，对于这一开创历史的英雄行动也是个耻辱，而且给北部打上一种卑劣的烙印，比南部人或者英国人敢于制造的劣行更为卑鄙。由于迟迟不履行这一合同，已经使人们遭受莫可名状的痛苦，已经削弱了纪律，涣散了忠诚。愠怒的不信任感已开始在本团内滋长——是他们最早来军队服役才解决了国家的困难，是他们创建了一支新的陆军部队，是他们使和平释奴成为可能。

南方黑人第一志愿军团

上校团长 T·W·希金斯

1864年1月22日于南卡罗来纳州波弗特

请 愿 书

致美国本届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会议：

下方署名者谨呈此请愿书，吁请撤消1864年7月4日批准的关于陆军拨款的国会决议第四款，此法案将黑人士兵于1861年4月19日和在此日前获得自由者，与在此日后才获解放者之间，定下一条薪饷界线。
¹¹⁸

同时，至少应以法律保证履行自入伍之日起发以全薪之信约，此信约曾由陆军部直接颁发给南卡罗来纳州黑人士兵，黑人士兵是由于相信此一信约而入伍的。

前南卡罗来纳州黑人第一志愿团
(现美国第三十三黑人志愿团)
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
1864年12月9日于罗得岛纽波特

黑人对内战的反应*

詹姆斯·M·麦克弗森

1861年5月初费城广大黑人群众的领袖们发布一项公开声明：

值此国家危急关头，巨大的困难阻止我们参军报效祖国。第一，州的法律不许可一万名身强体壮的黑人公民拿起武器保卫本州……

第二，即……本州政府此刻仍未邀请黑人公民参军；鉴于当前危险正威胁本州，我们仍热切地倡议，黑人公民应作好准备，一旦政府正式提出要求，像所有懂得自由可贵的人一样，报名参军。①

但另一名费城黑人亨利·克罗珀于5月4日声称，除非政府按照与白人同样的待遇接纳黑人志愿人员，否则，他决不为联邦作战：

我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武装起来的连队的成员，当获悉法律规定只征召白人服兵役时，就更懂得我们的责任，也更有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去为政府服役……作为一名上尉，我以全连的名义决定，除非与其它所有军人享有平等待遇，否则决不服役。②

* 摘自詹姆斯·麦克弗森著《黑人的内战》一书。

① 见1861年5月4日《基督教纪事报》。

② 见1861年5月25日《松树与棕榈树报》。

在俄亥俄州奇利科思有一名黑人士兵悔恨，当黑人甚至知道¹¹⁹他们要求入伍将遭受拒绝时还提出要为政府服役。

然而，他们说，当问题得到纠正时，这种服役可被当作获得公民权的理由。但是，它就不会被用来反对我们吗？如果这些在社会上、法律上处于完全不被承认地位的黑人，还准备起来保卫剥夺了他们各种权利的政府，那么，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尽管压迫他们，完全不会出事的……事实是，当国家为独立而拼死奋斗时，黑人为保卫它而流血牺牲，到了和平时期，这种牺牲却根本不被承认。那么，我们在知道自己的服役要被轻蔑地拒绝的情况下，还硬要投入以求结束这场内战，并且还认为这样将促使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那岂不是荒谬绝伦了！①

纽约市的一群黑人在5月1日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下述决议：“南部数州正公开叛变联邦政府，同时，总统正号召一切忠诚的公民起来保卫政府，因此，我们向本州州长提出，我们愿在战争期间服役，无论是在消防员因战争入伍而要我们去补充（充当国民警察），或者必要时到南方去。”但是，会上好几位发言者反对此一决议，理由是早先黑人愿意提供服役曾被拒绝。他们说“我们不应服役，因为会象以前那些人一样被一脚踢开和受侮辱……白人知道我们愿意去作战，因此，我们就是有权这样说：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送上去听任他们侮辱。”这些人的发言占了上风，决议未予通过。②

然而，一份主要在纽约市和近郊的有色人种中流传的黑人周报《盎格鲁非洲人》，继续鼓动黑人作好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
黑人们！激动地手扣步枪扳机或者手握弯刀对准拿着武器的

① 见1861年5月25日《松树与棕榈树报》。

② 同上。

奴隶主的日子为时不会太远了。敌人无论是袭击华盛顿获得成功，或是企图进攻马里兰陷入失败，都会调集国家的“后备卫队”——这支敢死队将向着“不自由毋宁死”进军。

我们有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白人的战争，这种人公开说，让他们自己去决一雌雄吧。是他们玷污了国旗和宪法，不屑一顾……

这是绝大的谬误。何以这样说，我们问一问自己就明白……在这个自由国家中我们有些什么权利？我们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有劳动的权利，保证获得劳动的果实；我们有权保护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教育我们的孩子……

这些权利值得去获取吗？如果值得，那么就值得用我们全部的力量，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它。在保卫这些重大的权利与待遇时退缩，对我们来说是荒谬的，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而且是卑劣的和懦怯的……但是有人会说，南部人不会侵犯我们的这些权利。他们不会吗？简短地说，南部提出同意留在联邦的主张和纲领是什么呢？它是要在所有各州和领土上扩大奴隶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场战争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结果。或者是南方被制服，或者是我们被奴役。我们在竭尽所能支持联邦政府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争取自由；因为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是北部屈服，要么是南部屈服。我们并非明确地说，北部是为了黑人的权利才进行战斗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甚至怀疑他们会去进行战斗。但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局面：在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时，他们亦被迫保卫了我们的权利……因此，弟兄们，让我们觉醒起来！由于共同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激发的积极行动，还有保卫我们权利的特殊召唤，都要求我们随时戒备着，在政府愿意接受我们参军时，立即拿起武器，投入训练。①

① 见1861年8月24日和9月14日《盎格鲁非洲人》报。

一群北方黑人向林肯总统递呈一份请愿书：

“我们，本请愿书的署名者，谨向总统阁下提出，我们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我们虽然遭受许多种族上不公正的待遇和压迫，但是我们对我出生的土地和我们的共和政府怀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对于任何企图推翻它的卑劣阴谋，充满警惕之心，同时，对目前战争中大量流血牺牲和耗费财富，怀着痛惜之心……我们急切希望用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取和平，使政府永远稳固。

我们人多势众，勇敢坚强，富于爱国心，我们愿以黑人同胞¹²¹的名义，向你，向国家表示，我们愿献出足以平定叛乱、建立永久和平的力量和意志。我们保证，在获得总统阁下批准时，立即着手建立足够数量的团队，在获得武器与装备时，我们将立即让他们严守纪律开赴战场，准备战斗……①

北方人抗议歧视*

内战使北方黑人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期间民权方面取得了一些全国性的较为重大的进展。国务院不顾首席法官罗杰·坦西在德雷德·斯各特案件中的意见（即黑人不能算作美国公民）于1861年8月发给亨利·海兰德·加尼特护照。护照明确规定，加尼特为“美国公民”②。1862年，一艘美国缉私艇扣留了一艘在沿岸经商的船只，因为船长是一名黑人。根据对德雷德·斯各特的决定，黑人并非公民，因而不能指挥一艘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抓住这一机会，就有关黑人与公民权问题向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作正式的质询。贝茨以长篇声明否认了德雷德·斯各特决定中的原则，肯定认为在美国出生的

① 见1861年10月12日《松树与棕榈树报》。

• 见麦克弗森著《黑人的内战》第249—254页。

② 见《道格拉斯月刊》第4卷（1861年11月号）第557页。

每一个自由民，“自出生时起，即为美国公民。”^①

在查尔斯·萨姆纳的领导下，战争期间国会通过了几项反歧视的措施。1862年，参议院提议废除禁止黑人投递信件的1825年法令。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否决了这一提案，但是最后在两院又获通过，1865年3月3日成为法令。1862年，国会规定，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的一切诉讼中，不得以种族为理由不许证人作证。^② 1862年这项立法扩大至全国各联邦法院。

为了在州一级结束种族歧视和隔离，黑人领袖们在几个州里积极行动。下列声明摘自旧金山的黑人报纸《太平洋呼吁》中的一篇致敬社论。该报纸在1862年至1864年间由菲利普·贝尔编辑出版：

我们毫不掩饰，我们要勇敢地、毫无畏惧地奔赴这个战场，庄严而严肃地为本州黑人的权利进行呼吁。

正如我们在创刊号中所说，我们的报纸是“献身于加利福尼亚州黑人的利益，献身于他们的道德、文化和政治的进步事业。”

本报支持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对人道和公正的要求；反对施加于他们的错误行径，反对令他们在没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进行劳动；要求废除一切压迫的法令，特别是白人为当事一方的案件中黑人无权在法庭上作证的法令。

这样的一些法令有损于本州的成文法。它们是原始野蛮和奴隶制度的遗毒，阻滞正义的车轮前进，降低我们的人格，不可弥补地侵害了我们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要唤起统治者们的良心觉悟，而不是他们的恼怒和偏

^① 爱德华·麦克弗森：《大动乱期间的美国政治史》（华盛顿，1865）第378—384页。

^② 爱德华·麦克弗森：《大动乱期间的美国政治史》，第239—240页。第242—243页，第593页；《美国法令全书》第7卷第351页，第407页，第8卷第515页。

见；我们要唤起他们的对权利的认识和正义感，而不是他们的怜惜和怜悯心。①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不许黑人提供反对白人的证词，这使白人可以自由地抢劫和殴打黑人，而无需害怕被拘留。正如《太平洋呼吁》所说：“只要这些不许我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法律在加利福尼亚州《法令全书》中存在一天，我们就会遭受横行无忌、残忍野蛮的白人对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的袭击。白人知道我们没有法律保护，他们就认为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和屠杀我们。”② 加利福尼亚州的黑人们努力以赴，争取废除这条有关作证的法律。他们传递请愿书，发表演讲。1862年，立法机构仅以极微弱的多数击败了废除的动议。《太平洋呼吁》社论说：

我们今年的失败，只会鼓舞我们重新努力。积极起来！警惕起来！……不要灰心！不要说什么“这是徒劳无益的，白人决不会给我们合法权利的。”不要被任何诸如此类的谎言所支配。要向白人表明，这不仅是正义和人道的行动，而且是整个社会深远利益之所在。¹²³

待到来年，加利福尼亚州人确信，他们将不再顺从“奴隶寡头统治”的需要。骑士团到时将不复存在，而本州将从南部脱离联邦的分子不可一世的统治势力下解放出来。③

加利福尼亚州的黑人由于抱有这种乐观情绪，加快了他们的请愿运动。他们的行动获得了成果，1863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废止了有关作证的法令。有色人种从此可在任何法庭审理的案件

① 见1862年4月5日《太平洋呼吁》报。

② 同上报。

③ 同上报，1862年5月3日。

中出庭作证。^①

在伊利诺州，黑人不能对当事人是白人的任何案件作证。但是，在被称为伊利诺《黑人法典》中，最厉害的条款还是限制黑人移民的法律。凡有色人种进入该州定居者，均罚以巨款；不能付款者，将被公开拍卖给答应能在最短期间内抵偿罚款的人。此法规很少实施。1853年此法规颁布之后，黑人继续移入伊利诺州。但是，战争期间自由民的大量涌入，促使法院开始履行此项法律。1863年，八名黑人被控非法进入该州而判罪，其中七人被拍卖充当临时奴隶以抵偿罚款。^②

这种情况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芝加哥的黑人在一位富有的黑人约翰·琼斯的领导下，于1864年组成了“废除黑人法协会”。琼斯是美国最富裕的黑人之一，他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自由民家庭，他刻苦自学文化，给一名裁缝当徒弟。1845年，他口袋里仅装着三元五十分，来到了佐治亚州。此后十五年他做裁缝生意赚了小小一笔钱，在伊利诺州成为一名激进的种族运动的领袖。战后曾两次被选为库克县县长。1864年11月，琼斯向伊利诺州州长理查德·耶茨发出下列呼吁：

124 您的请愿人虽地位卑微，在贵州亦无政治地位，但我已在此居住达二十五年之久，目前缴纳三万美元收入的税款，我乞求您在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咨文中建议……废止贵州的《黑人法典》。

琼斯还向立法机构发出呼吁：

先生们，我们直接向你们呼吁。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

① 《太平洋呼吁》，1862年7月5日，8月2日，9月6日；波士顿《联邦》报1863年4月17日。

② 阿瑟·科尔：《伊利诺州百年史：内战时期，1848—1870》，第2卷（斯普林菲尔德，1919）第225—226页，第333—335页。

中。能否请你们将我们从当前低人一等的境地予以提高，使我们得到健全的法律的保护，并且象其他公民一样担负起革除法律中弊端的责任？我代表居住于贵州的七千名黑人向你们恳求，试行这一工作吧！在上面提到的各州中，这一工作已付诸试行。在那些州里，在它们尊敬的居民之间未再出现从前那种不公正的歧视。今冬，贵州各地将向你们提交请愿书，由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公民签名递呈。

在伊利诺州北部“废除黑人法协会”散发的一份呼吁废止《黑人法典》的请愿书，已征得一万一千人签名，琼斯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向立法机构的一个委员会作了下列演讲：

我们，伊利诺州的黑人，谴责制定黑人法，现将我们目前在此伟大的州中所处的卑贱处境提请制定此法律的人们考虑。其他各民族、种族和操其它语言的人均已繁荣、昌盛，被承认为这一伟大的州的组成部分，唯独我们例外。在我们出生的这块土地上，我们被视为陌生人……今日，黑人在芝加哥这个城市里，甚至买不到自己的葬身之地。这一切，均由于本州剥夺公民权的法律是针对我们穷苦和不幸的黑人的。更有甚者，我们每日受到我们当中外来居民的残暴对待，也全都是由于这些法律招致的结果……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同白人一样受到尊敬的权利。根据你们的法律，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同胞们，由于这一切权利对人的一生是宝贵的，因此，以伟大的共和国的名义，恳请废除这些恶毒而不必要的法律，给我们以保护。象对待本州的其他公民那样对待我们吧！我们只是要求不偏不颇的公理。我们所受到的一切侵害，将由于这一德行而终止。愿上帝帮助你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你们会这样做吗？①

① 见1865年1月14日《盎格鲁非洲人》。

有色人种在内战中为联邦获胜所作的贡献，给琼斯的呼吁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气氛，立法机关于 2 月废止了不许黑人移民和法庭作证的《黑人法典》。^①至 1865 年春，印第安纳州成为北方保留此类限制的唯一的一个州。印第安纳州的黑人在战争期间亦曾致力于废除黑人法。印第安纳州斯帕坦堡为期很短的一份黑人月报：《学生良友》，于 1863 年敦促州立法机构结束种族歧视：

看看《黑人法典》的野蛮准则吧，宪法和《法令全书》……都被它玷污了！根据这一野蛮法典的条款，有色人种完全禁止移民本州，一万二千名印第安纳州居民全部被剥夺了公民权。我们无权投票选举，无权担任公职，无权去法庭作证，无权获得学校基金的福利；但是同时，为了支援政府，却不得不纳税……

这些剥夺公民权的法典最恶劣和最令人痛苦的地方是，它们把我们摒于公立校门之外，使我们（就本州而言）全然得不到受教育的途径；许许多多住在白人住宅区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在成长中，但无法受到教育。

共和党人们，究竟还要等多久？这种情况究竟还要存在多久？假如你们利用你们的选票和势力去支持本州其他一些剥夺公民权的法律，你们实际上是犯下了反对上帝和人道主义的弥天大罪；但是当今，你们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你们是在凌辱人的灵魂，是对“人的永生部分”开战！

这个国家的有色人种的权利问题不久将会得到处理和解决。它可能被拖延，但决不能回避。^②

① 科尔：《内战时期》，第 336—337 页。

② 《学生良友》第 1 卷，(1863 年 7 月)。

评《解放黑奴宣言》*

约翰·霍普·弗兰克林

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之后，内战的性质不可能始终象1863年1月1日前那样。在战争的头十二个月中，林肯比任何人都更为谨慎，只把它局限为一次拯救联邦的战争。他这样做，不仅使这一斗争的目的简单明瞭，使边境各州保持忠诚，而且因为他深信，这才是进行战争的唯一合法的依据。因此，当他告诉霍勒斯·格里利说他不解放一名奴隶也能拯救联邦时，最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根本立场。¹²⁶**虽然在他对格里利有名的“两千万人的祈求”作答复前至少六个星期，已经写好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稿，但在复信中他还是坚持这一立场。

林肯并未认为他给格里利复信中的内容和《解放黑奴宣言》内容之间有矛盾。因为他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了拯救联邦，他必须解放一些奴隶。他的批评者们认为《解放黑奴宣言》是一项有点狂乱的措施，是最后的一着，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根据林肯自己所承认的，它实际上是一项绝望中的行动。因此联邦能在战争中获胜的前景并不明显。他看准了安提坦姆一役的不可靠的胜利是根救命稻草，抓住它作为发布《解放黑奴宣言》初稿的时机。¹²⁷***12月底，使他下决心颁布《宣言》定文的，正是联邦军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可耻失败。需要采取行动了！也许《解放黑

* 摘自约翰·霍普·弗兰克林著《评“解放黑奴宣言”》，第136—145页，147—153页。

** 1862年8月28日霍勒斯·格里利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了“两千万人的祈求”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林肯发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林肯立刻写了回信，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译注

*** 1862年9月17日联邦军队在安提坦姆一役中击退了入侵的敌军。9月22日林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读了经多次修改的《宣言》初稿。两天后发布了这一《宣言》初稿。——译注

奴宣言》可以使他获得转机。

《宣言》中的用语，并未表达对战争目的的任何重要的更改。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林肯是根据他的“陆、海军总司令”的权力采取行动的。而当时使他采取行动的形势是出现了“反对美国权力与政府的真正的武装叛乱”。因此，他把《解放黑奴宣言》作为“镇压上述叛乱的适当而必须的战争措施”。在《宣言》中的另一处，他号召陆军与海军承认并维护奴隶的自由。在《宣言》的最后一段中，总统宣称这是一次“得到宪法认可、根据军事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这是一项为了打垮叛乱、拯救联邦而拟订并采用的战争措施。

然而，《宣言》所谈到的和未谈到的事情，都对1863年战争中出现的重要转机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承认解放了的奴隶保卫自由的权利。¹²⁷《宣言》用了以下的词句：他们“除非必须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它还认为以前的奴隶现在可以加入武装部队。它还明确提出，他们将为拯救联邦而战斗。事实说明，既然他们自己的命运与联邦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到1862年，黑人可以向自己的上校敬礼，不必象一年前那样给南部邦联的上校擦靴子了。他们与战争的胜败生死攸关，于是现在来明确这一场战争的性质已不难了。不管黑人部队如何忠于联邦——至1865年4月人数达十九万左右——人们还是认为在《解放黑奴宣言》发布后的数月中，他们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和弟兄们的自由而战。

虽然，总统特别强调发布《宣言》是属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他并未全然忽视这一措施在道义和人道方面的重要性。甚至在文件里，他对此措施亦流露出得意之情，致使文件中该考虑的许多其它事情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他说，解放黑奴“被人们真诚地相信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解放的概念不能局限于1863年1月1日作乱的州和地区的黑奴。再者，还应记得，他在提及解放是一种

“正义的行动”的同一条款中，又祈求“人类的慎重判断和万能上帝的恩惠”。这就使《宣言》超出了只是为有效进行战争的又一项措施。换言之，战争已超出为联邦的统一和独立而战的目的，它还是一场增进人类自由的战争。

在头一年中，总统还坚持认为，应将黑人迁移至世界的某个其它的地区。同时他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都极力提倡此一主张。他迫使内阁和国会接受并实现他的移民的主张，他敦促黑人去认识：从诸方考虑，他们最好是离开美国。林肯从《解放黑奴宣言》中删去了有关移民的一切文字，并非无意义。显然，总统已放弃了对他的计划获得支持的希望，也放弃了说服黑人离开他们唯一的家园的希望。再者，可以肯定这本来是一项极相矛盾的政策和极不近人情的行动：要求黑人履行一项公民的最高的义务——为他们的国家而战，然后请他们离去。因此，总统在《宣言》中邀请黑人加入武装部队，并删去一切有关移民的文字。他表示，黑人应获得一种不仅是自由的社会权利，他们将是自由民，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战斗，他们将允许留在这个国家里。¹²⁸

《宣言》对奴隶制度和黑人的影响是深刻的。黑人把它看作一份获得自由的文件，他们分不清《宣言》能产生影响和不能产生影响的地区。人们有这样一种看法：从南部来到华盛顿的黑人，在考虑自己老家是否包括在《宣言》内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个人自由是不合实际的空想。总之，他们宣称，他们自己获得了自由，并将自己置于奴隶法和奴隶主权力范围之外。诺福克成千的黑人庆祝《宣言》的发布，说明此文件的深刻影响。林肯总统已说过，他的《宣言》并不解放诺福克的奴隶。然而，诺福克的黑人们，不顾这一例外，把《宣言》当作他们自己解放的法律文件加以欢迎。

在南部邦联内外，奴隶制度不可能与《解放黑奴宣言》并存。在枷锁下的奴隶们蠢蠢欲动，在许多地区离开了种植园。他

们听到林肯号召他们争取自由，受到了巨大鼓舞。他们不断响应他的号召。这里出现了一位权威人士所称的总罢工，那里出现了另一位权威人士所描述的在整个南部邦联广泛展开的奴隶背叛行动。^① 林肯懂得《宣言》的充分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他尽可能地迟迟不颁布的原因之一。一旦政府力量在一个地方站在争取自由的一方，那么在另一地方也就不得不支持自由了。实在是无法划清这条界线。甚至那些不包括在《宣言》内的地区的奴隶主们，¹²⁹ 也不能划清这条界线。因此，他们知道，《解放黑奴宣言》对他们来说，是奴役制度结束的开始。他们许多人不喜欢它，但是，现实清楚地说明，他们必将迎接的未来是什么……

按照废奴主义者提出的要求，《解放黑奴宣言》的语言，实难使他们开怀欢笑。《宣言》并未表达出他们整整一代人的特点：“不妥协”精神。边境各州并不解放奴隶，废奴主义者对此已无耐心。加之由联邦控制的一些州的部分地区奴隶也未获解放，更使废奴主义者大为灰心丧气。他们的观点由塞蒙·波特兰·蔡斯有力地表达出来。虽然政府中许多持批判态度的人提出要求，但是总统显然未完全受其左右。《宣言》的绝大部分表达了林肯的观点，但这决不是废奴主义者影响的结果。

然而，当《宣言》最后颁布时，他们还是迁就地同意了他们原先认为是明显的妥协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由于勉强地让了步而受到赞许……

废奴主义者的热情，比起那些认为聊胜于无的人要高。他们对《宣言》初稿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满意，然而对1月1日的正式文告则表现出相当高兴。大多数人似乎同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

^① W·E·B·杜波依斯：《黑人重建》（纽约：1935年）第55—83页；威利：《南方黑人》，第63—84页；哈维·威什：《南方邦联控制下的奴隶的背叛》，见《黑人历史纪事报》，第二十三卷（1938年10月），第435—450页。

斯的意见，即《宣言》实际上改变了一切。甚至象亨利·沃德·比彻所承认的那样，《宣言》纵使不解放一名黑奴，它也从道义上承认了自由，因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经过一代人的奋战才取得这最重要的一步。不过，正如波士顿的反奴隶制领袖们派遣的代表团1月底在访问林肯时向他表示的那样，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联邦战争扩大了，讨伐奴隶制的斗争也被包括到里面去；这种情况刚好与另一件重大事件同时出现。英国资本主义谷物的严重缺乏迫使它在其它地方寻找粮食。棉花供应尚未严重短缺，这是因为战争初期有大量储备，战争期间又有越过封锁线的偷运，同时印度和埃及成了新的供应区。谷物的供应也还有新的来源，但是英国仍必须大大依赖美国北部的小麦。许多人实际上认为北部的小麦是必不可少的。¹³⁰一些领袖们开始推论：既然情况如此，英国政府也许不应冒与北方决裂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开始严肃地看待这一问题，开始认识到英国老百姓的压力和华盛顿政府的压力。英国和大陆各国承认南部邦联的希望已经渺茫。在获得此一巨大的外交胜利中，《解放黑奴宣言》曾起到重要作用。

1863年1月1日以后的年月中，林肯以各种方式表示，他充分赏识《解放黑奴宣言》对战争的重要意义。他明白，它是防止欧洲列强靠近南方邦联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关于英国对《宣言》反应的报告。他甚至谋求影响英国人，使英国人在各种会议上通过决议，以响应《宣言》……

虽然事实上《解放黑奴宣言》的功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林肯对自己的作为却甚为欣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作了一件好事。《宣言》未曾对战争过程起过什么反作用。1863年夏，他对一位记者说，战争“自《宣言》发布以来，始终向有利

于我的方向进展”。《宣言》是有效果的，他决不撤回它。而且，它反映了他自己对奴隶制度的反感。他给纳撒尼尔·班克斯少将的信中提到，作为一名反奴隶制度者，他颁布《宣言》的动机超出了军事上的考虑，他终于能为自由而战斗，这是他长期所向往的。

最后，林肯希望《宣言》能在对待黑人的新政策和新态度方面提供基础，所有黑人不久将获得解放，这是所有白人要面临的现实，“那些将尝到真正自由滋味的人，我相信决不会再当奴隶或半奴隶”。因此，他希望各州采取某种实际可行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两个种族可以逐步突破相互之间的旧关系，双方为建立新的关系作好准备。”他希望各州为黑人提供教育，他还向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迈克尔·哈恩提出，该州可考虑扩大自由黑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有受教育权与财产权。^①

131

因此，《宣言》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同时还影响着林肯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在国外，它使很多人聚集在北方一边，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贵的工具。在国内，它使战争的焦点更为突出，战争掺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上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因素。它向领袖们提出了新的目标，为总统提供了新的武器。他不再提出将黑人迁移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了；他开始提倡给黑人以教育权和选举权也是不足为奇的了，他们是新的力量源泉，应享受忠诚公民应得的待遇……

2. 重建运动

新奥尔良《论坛报》论重建运动*

经过三年的犹豫和拖延之后，全国政府才终于决定为重建南

* ① 《林肯文集》第六卷第358页，第408页；第七卷，第243页。

* 《论坛报》社论，见1867年11月22日和24日该报。《论坛报》是第一份黑人日报。

方采取正确的步骤。起初各种办法都曾试行过，但没有找到一条可靠而合理的途径。重建首先是通过军事力量进行。从陆军中临时委派一些军官为州长、市长；宪兵司令官和自由民管理局的代表被委任监督乡村教区事务。他们不了解政治形势，谢普利州长根本不听自由州委员会的建议。宪兵司令官对待叛军比起对待忠于联邦的穷人更讲礼貌，更为照顾。被委派来的自由民管理局代表简直同种植园主的代表一样。他们照顾大种植园主们的需求，比保护自由民和他们的权利更是煞费苦心。我们还记得班克斯将军关于“天花检疫通行证”的命令，他以防止天花传染作为荒谬的借口，将黑人置于一项限制他们行动的特别法律之下。他们不得更换种植园，他们不能离开当地去寻找工作——这是一切自由劳动者一项天赋的权利——除非他们事先从他们的前雇主那里获得“通行证”，而后者当然会拒不发给他们任何证明的。这一伪善的“天花检疫通行证”仍留在班克斯将军的档案中，成为在理解和建立自由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失败记录。

132

奴隶制的思想体现在军事管制当局的行动里。军方并不理解老百姓的自由；将军们习惯于指手划脚，认为支持种植园主比支持普通劳动者更好办事。而且，他们不愿对任何重大的改变负责。巴特斯——就是他例外——离开我们之后，可能是出于不自觉，他们尽最大努力为奴役势力办事，却以最小力量为自由事业和人权工作。

不过，军管政府终于退出行政管理。1864年召集了代表大会，根据他们拟订的宪法，民事政府成立了，设立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并任命司法官员。按照军事当局的意图进行尝试，当然只能是已经形成的错误的延续。只有少数教区的少数人被召来投票选举。旧联邦中少数派的白人代表在市政大厅集会，不顾时代已改变，依然认为他们是棉花种植业的合法继承者，制订了寡头政治的宪法。由于它同1852年宪法一样偏袒不公，因而几乎同那

时宪法一样恶劣。他们骄傲专横，忘记了他们根本无权维持一个白人的联邦寡头统治。其实在军事管制结束时，合格的选民——白人——根据1864年的宪法去投票时，这种联邦的寡头统治被扔在一边了，而叛乱者的寡头政治重新复辟，取而代之。无需费多大智力即可预见其结局。《联邦报》和以后的《论坛报》及时提醒我们的白人朋友们行将面临的命运。可是他们依旧抱住其幻想不放。他们会倾听黑人的舆论吗？他们中间最迟钝的人认为自己比任何黑人都聪明；这样他们就沦落下去，彻底毁灭了自己。威尔斯州长认为我们的预言是正确的。他马上把他们解职，好让他们可以看清，黑人报刊指出的问题是否正确。从那天起，他们又找到我们办公室来；他们说他们准备纠正错误，要求进行普选。

133 但是宝贵的时机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关键时候被蒙蔽；他们被敌人玩弄于股肱之中。叛乱者们在“技工学校”¹里表示了他们打算如何对付他们。

这就是联邦白人政府的结局。自1866年7月30日这个不平常的日子以来，我们生活在叛乱者寡头统治的掌握中，他们企图复辟。但是，国会终于给我们以解脱的手段。在少数派政府垮台之后，我们终于能组织一个人民的政府。我们希望，1867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比1864年的大会更有预见，更具有可靠的判断，更具有自由主义精神。他们必须为全民的利益工作，必须保证各种族、各肤色、各阶级的公民权，除非他们甘愿看到他们力图建立的机构四分五裂，遭受1864年建立的那个政府的命运。

¹ 指布克·华盛顿主张建立的塔斯克基学校，对黑人进行训练，见下文。——译注。

论重建运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这场如此英勇并以胜利告终的震撼人心的战争，将会怎样载入史册，是沦为永无所获、令人悲痛的失败；成为鲜血和财富上的一场可耻而又惊人的浪费；成为罗素伯爵^{**}所指出的那种对自由、文明毫无价值的一场争夺地盘的战争；成为一心想以武力重建一个可鄙的联邦的行动，连北方忠诚之士也无法安全进入的那些州也容许加入联邦，连那些口蜜腹剑、持枪投票的人们也可以进入国民议会，这些人尽管被这个国家征服了，可是对此毫不隐讳地表示出刻骨的仇恨，还是建立一个以忠诚、自由、平等为基础，消除一切矛盾和社会敌对的巩固的国家。而后者才是战胜叛乱理应得到的好结局。这两种结局应由当今国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来决定。但是可以这样说，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束手无策的，在这些问题上毫无结果。民权法案和自由民管理局法案，以及提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其中一条修正案被采纳并承认为土地法），并未触及困难之处，而且也不能触及，除非政府的整个结构由州政府的分权改变为某种程度上类似专权的中央政府，甚至它有权控制各州的、各市县的规章，使他们与自己的专制意志保持一致。只要仍然保留各州有权管理自己地方事务的思想——顺便说，这种思想比起任何其它政治思想，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心中——一般的维护人权主张，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价值。就这点说来，改变政府的性质既不可能，也不理想。最为必要去做的，是使政府内部保持一致，使各州的权利符

134

*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重建运动”，刊登在《大西洋》月刊第十八卷（1866年12月号）第761—765页。

** 指英国约翰·罗素第一伯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译注

合神圣的人权。

联邦政府的权力是远及各州的，但是远不能保护各边远州内的个人的权利。虽然联邦政府可以将一切法律置于国家法令全书中，但是每个人必须有力量保护自己，否则他们将是无保护的。

奴隶制犹如其它一切长期存在的邪恶制度一样，起于人类自私心的深处，存在了多少世纪，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顽强地对一切有利于自身继续存在的事物施加影响。今日，它如此强有力，以致没有法律，甚至与法律相抗衡，亦能存在在南部各地，习惯、风尚、道德、宗教，均站在它的一边；从前的奴隶的愚昧和驯服性同奴隶主的狡诈和凶残的权威合在一起，不仅成了奴隶制再度滋长的条件，而且使联邦政府不可能彻底摧毁它，除非联邦政府拿起集权作武器，取消州的权力，在每条叉道上驻上一名联邦官员。当然，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得到，也不该这样做。正确而又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使我们的政府言行一致，赋予每个忠诚的公民以选举权——一种永远存在的权利与力量，它将形成一堵保护的火墙。

这次叛乱最宝贵的补偿之一是，对于造成危害共和政府的真正根源进行了极为有教益的揭露。³⁵君主制政府和寡头专制政府可以容忍一个特权阶级的存在，或拒不赋予其公民以平等权利和维护权利平等的手段；而任何共和政府如果这样做，则不会平安无事的。战前已提出的理论，在战争中成了事实……

亨利·克莱说，在一次难忘的场合有人问他：奴隶制不会有结束之日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在五十年前即已提出，空前昌盛的这五十年已经作了回答。尽管认真的废奴主义者三十年来以滔滔不绝的口才反对奴隶制度，他们也必须承认，除非发生叛乱，否则这一野蛮制度的恐怖统治将继续到十九世纪以后很长时间。这种制度，也许只有经过残酷的战争才能最后消失，它比起

现在被制止的叛乱战争更为残酷、悲惨。

理智高于一切，真理方能占优势，这绝非对真理的诋毁。战争始于失去理智。招致叛乱的起因比叛乱更为恶劣。这种起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付出了代价才获得了教训。但现在还得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把这种起因自共和国中消除。无论如何，国会此刻应以全副精神担负起国家复兴和全面清洗的巨大任务，下定全部决心在此刻彻底完成此项工作。对于致命的毒草，其根与茎、叶与须、体与汁均应全部摧毁。国家今日之境地，显然它再不耐烦倾听推迟的要求，不管它们有何根据，也不应将责任诿诸他人。此时权力和力量足以承担所负的义务了。前途并无阴云遮掩，真理时在闪出明亮的光和灼人的热。一个四分五裂、支离破碎、流血呻吟的国家正在企望从悲伤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首要的是时间，那么国会现在是有时间的。作出明智判断所需的一切资料，此刻亦已摆在国会面前。国会议员无论着眼于战争的发端、进展和终止，还是着眼于现时虚假的和平，都将发现，赞成采取激进的重建政策是唯一无懈可击的论点……激进主义远未被人厌弃，现在成了通向权力的受欢迎的通行证。受猛烈指责的激进主义者们以最大多数票进入国会，而那些胆小、怀疑者却只以微弱多数送进国会，或者落选留在家中。总统和国会之间那些新奇的争执的问题，曾经一度咄咄逼人，但已由人民决定了。总统曾经十分自信、矜持、傲慢地要求获得重建南方的各种高度权力，却未能批准，遭到否决，全盘否定，而国会要求的权力则得到肯定。

这里不打算解决形而上学和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神学的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和文章数量很多)：即一度加入联邦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加入联邦——这是根据以下公式得来的，一度受恩赐者则永远受恩赐——从法律的观点看，叛乱各州目前所处之地位，正是当日他们精疲力尽、一败涂地、被人征服、软弱无力地跪于联

邦当局脚下时所处的地位，这显然是个常识问题。他们的州政府被推翻，叛乱首领的生命和财产被剥夺，但是在重建这些摇摇欲坠和被推翻的州权力机构时，国会应将其彻底改组，彻底清洗，丝毫不能犹豫。在没有国会的同意下，为了邪恶的目的考虑草率建立起非法不公的冒牌政府，那只被看作是怯懦的行为，听命于一个法律上无效而又背信弃义的总统的行为。这些冒牌的政府，从不屈从于人民；总统的一道命令，即将四百万忠诚的人民摒弃，不让他们参政。这样的政府现在应按其本性视为冒牌而欺诈的政府，必须由真正而合法的政府取而代之。在组成真正的政府时，忠诚的人民，不论黑人或白人，均应参政。

不过，本文不涉及应采取的步骤和方法。人们很少关心这些，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他们要求进行的重建运动，要能够结束叛乱各州中当前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在这些州里，即使有联邦士兵在场，也发生恐怖的谋杀和大屠杀。此类恐怖勾当该停止了。他们要求的重建运动，要能够保护忠诚的人们（包括黑人和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应能使北部的企业、北部的资金和北部的文化输至南方，使新英格兰人来到卡罗来纳州，就如同到共和国其它地方一样，感受到在家的亲切温暖。不能容许有像中国万里长城那样的阻隔。南方应敞开大门让法律和自由的光辉普照，我们仰赖这次国会议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进行此项工作的众所周知的坦途，在此文开头即已提出，即在南部为各种族和各肤色人民建立单一的法律、单一的政府、单一的司法机构，和公民选举权的单一条件。忠诚的黑人与忠诚的白人同样渴望实现这一伟大的措施。他们两方都需要这一伟大措施。让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取代不理智的偏见，此任务即可完成。

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因为黑人地位太突出而斥责黑人；但是，不论是在平时或战时，不论是在征服叛军或是重建各叛乱州的

行动中，黑人是无可非难的。给黑人以权利才是解决国家困难的真正办法。直接得出此一结论的严峻逻辑，决定了国家的利益与黑人的利益完全一致，不可分割。它根本不屑一顾关于人的肤色和面貌的各种陈见。

解放黑人与武装黑人的政策——此刻最迟钝的人也认为那是明智的、正当的——当时是迫切需要的。现在，同样急需的，莫过于赋与他们公民权的政策了。如果因为有黑人而战争获胜，无黑人则失败，那么在和平时期，国家亦将随着黑人的盛衰而繁荣或没落。

所幸的是，美国宪法并不按肤色来划分公民，一个州的公民同全美国公民一样，一视同仁。公民权显然既包括州的、也包括全国性的公民权利。如果宪法未定任何区别，那么共和党的国会并无权划出一条界线。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的错误在于，它企图放弃为各阶级公民谋求政治权利的职责，在公民中划线，明显的目的是准许叛乱各州在认为需要时，剥夺其黑人的公民权。此一令人遗憾的错误应立即予以纠正。被阉割的黑人公民权应立即按美国宪法的规定得到恢复。宪法声称，任何一州的公民都应享有各州公民应享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因此，任何一州的合法选民亦应是其它各州的合法选民。

自由的曙光*

138

W.E.B.杜波依斯

二十世纪的问题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界线问题——亚洲、非洲、美洲和海洋岛屿的肤色较深与肤色较浅的人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引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不管

* 摘自W·E·B·杜波依斯著《黑人的灵魂》(纽约:福西特出版社)，第23—42页。
第一版于1903年由麦克克勒格公司出版。

1861年去过南部和北部的人如何选定“联邦”与“地方自治”作为口号，可是他们都知道（我们现在也知道），黑奴问题才是引起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个颇为深刻的问题，尽管有人极力掩饰和否认，毕竟还是表面化了。它是怎样表面化的，也是个奇妙的问题。北部军队刚一踏上南部土地，新瓶旧酒，老问题又以新的形式立即提出来了——黑人问题究竟应怎么办？这种那种独断的军事管制，并不解决这个问题；《解放黑奴宣言》似乎只是扩大和加剧困难，“而战时修正法案”又酿成了今天的黑人问题。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1861至1872年间，与美国黑人有关的历史。实际上，这些关于自由曙光的陈述是自由民管理局中公务人员的一段陈述——一个大国企图解决种族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重大问题所作的最奇特、最有趣的尝试之一……

波士顿的皮尔斯提出了办法，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由民管理局的创始人。他是财政部长蔡斯的忠诚朋友；1861年处理黑奴和被弃的土地的任务归财政部的有关官员们负责时，皮尔斯就从部里被选派去研究情况……但是他的实验刚刚开始，难民问题就已非常严重。于是此项工作从任务繁重的财政部转到军队的军官们手中……

接着又出现了许多救济自由民的社团，它们都是响应皮尔斯的动人呼吁和其它难民中心的要求而产生的。¹³⁹因阿米斯达特案而成立的“美国传教士协会”现在已具有能应付裕如的工作能力，还有各种教会组织的团体，“全国自由民救济协会”、“美国自由民

* 阿米斯达特是一艘古巴船，1839年该船运送刚从非洲拐来的五十三名黑人到一个加勒比海的种植园当奴隶。途中，船上的黑人暴动，杀死两名船员，把其余的赶上岸后，迫使买他们的两名西班牙种植园主把他们送回非洲。船经过美国长岛附近，被一艘美国船截获，这批黑人被控犯有杀人罪，当时美国总统及舆论主张把这批黑人送回古巴。废奴主义者起来反对，并为黑人被告募捐和找辩护律师。1840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并裁决这批黑人无罪释放。这就是阿米斯达特案。此案树立了先例，一切逃离非法束缚的奴隶，美国均视为自由民。——译者。

联合会”、“西部自由民救济委员会”——共有五十多个活跃的团体，它们把衣服、金钱、课本和教师送到南部去。它们所做的事都是必需做的，因为当时经常报道说自由民苦不堪言的情况常常是“骇人听闻、难以置信”的，而且这种情况并未好转，只是每况愈下。

事情日渐明朗，这决不是靠临时救济可以解决的普通问题，而是属于全国性的危机；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劳工问题。大批黑人闲散无业，即令断断续续地有些工作，也没有获得工资的保障；如果他们意外地得到工资，也会任意地把这些收入挥霍掉。军管生活和新的自由从各方面使自由民的情绪低落。因此，显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组织，这类组织也就随着偶发事件和各地情况的需要应运而生……

许多著名的公民和团体向林肯总统呈递请愿书，强烈要求拟定处理自由民问题的广泛而统一的计划，并且应由一个局“负责研究各项计划，执行各种措施以顺利引导他们，从各方面给以公正而人道的帮助，使这些获得解放而实际上尚待解放的黑人从过去的强迫劳动的境况过渡到自愿工作的新状态。”

全部工作再度由财政部特派的代表负责，这样总算采取了某些半心半意的步骤，部分地实现了这项建议。1863年和1864年颁布的法律指示他们负责接收被弃置的土地，并将土地租借出去，租借期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同时“在这些租借地上，或者采用其他方法，使自由民获得就业和一般福利”。大多数军官对此均表示欢迎，认为此为解决棘手的“黑人问题”的值得欢迎的办法；1864年7月29日，财政部长费森登颁布了一套最好的条例，后来霍德华将军严格遵守了这些条例。在财政部代表的支持下，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量土地租借出去了，许多黑人都获得了工作；但是，到1864年8月，这些新颁布的条例因“公共政策”的改变，停止实行，于是管理权又转入军队手中……

一个(自由民)管理局(由国会通过)建立起来了，它将“在当前的叛乱战争期间和战后一年内继续存在”，它的职权是“监督和管理一切被放弃的土地，处理一切与难民和自由民有关事宜”，“规章与条例均由该局主管长官提出，呈请总统批准”。由总统和参议院指派局长一名，主持此局，办公室职员不得超过十人。总统还可以在退出联邦的各州委派局长助理。选派去各地之军事官员，应支付正式薪俸。陆军部长可以给贫困难民发放口粮、衣服和燃料，所有被弃置的产业均由该局负责处置，分成四十英亩一块，租借或出卖给原先的奴隶。

这样，美国政府总算是把被解放的黑人看作受国家保护的人，明确对他们承当了责任。此确为惊人之举。大笔一挥，即成立一个管理几百万人的政府机构——这些人并非普通人，而是几百年来被一套特别完备的奴隶制度蹂躏的黑人；如今他们在战争、在他们原先的主人受到打击、遭受厄运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猛然地获得了新的生命权。

辛勤的解放者* 逝世不到一个月，他的继任人即任命奥利弗·O·霍华德少将为这个新设的局的局长……

1865年5月12日，霍华德获得任命，15日即匆匆赴任，开始考察工作。他发现一切均杂乱无章：有些人带有专制作风，有些人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有奴役，有偿债劳动，有商业投机，有有组织的慈善事业，有无组织的施舍——一切均在帮助自由民的名义掩盖下进行，一切均隐藏在战争的烽烟和鲜血里，隐藏在愤怒的人们诅咒和沉默之中。5月19日，这个新政府——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新政府——宣布了它的宪法：每个退出联邦的州里都要委派局长，负责处理“一切与难民和自由民有关的事宜”，一切救济和口粮均必须由他们批准才能发放。这个局经常邀请慈善社团合作，并宣称：“所有各州局长都有一个目的，即采取切实可行的

* 指林肯。他于1865年4月被刺身亡。——译注

办法，使偿用有劳动”，还要开办学校……随即委派了九名专员助理。他们必须迅速奔赴各自工作地点；设法逐步结束救济机关，使贫苦难民能够自给；在没有法院或是有法院而不承认黑人自由的地区，去执行法院的任务；在原先的奴隶中建立婚姻制度，并实行结婚登记；要使自由民有选择雇主的自由，帮助他们签订公平的契约。通令最后说：“我们希望各界人士都对那些参与取消奴隶制度的人予以真诚的信任，这种信任将格外使局长助理解除顾虑，以履行他们对自由民承当的职责，同时，增进自由民的一般福利。”

经过一年的工作之后，虽然工作很有朝气，问题却比起初更显得难于驾驭和解决。但是，那年有三项工作是做得很有价值的：救治了大批病人；把七千难民从拥塞的集中地送向农庄；最后一项，也就是最大的成绩，就是发动了新英格兰的女教师向南部进军……第一年，她们教育了十万余名学生。

这个匆忙组织起来的自由民管理局已迅速发展，它具有广泛的重要性，而且大有发展前景，显而易见，国会对此机构，应立即制定新的法案了。象这样一个组织，要想结束它，也和创办它同样困难。1866年初，国会议论此一问题时，伊利诺州参议员特朗布尔提出了一项扩大自由民管理局及其职权范围的方案。和从前的同类方案相比，这一方案在国会中进行了更为周密的讨论，引起了更大的注意……最终通过的议案扩大了自由民管理局，并使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但是，此议案立即被约翰逊总统否决，他认为它“不符合宪法精神”，是“不必要的”，“超出司法范围的。”经他否决之后，此项议案未能成立。但是，与此同时，国会与总统间之裂痕越来越大，后来国会以修订方式将此项未获通过的议案再度提出；尽管总统在7月16日又予以否决，但最后还是通过了。

1866年的法案使自由民管理局具有最后的形式——以后人们

都将根据这种形式来认识这个机构，并评价其人员。此法案将自由民管理局的存在延长到1868年7月；并批准增加局长助理人數，从常备部队抽调军官去该局任职，将某些充公的土地廉价出售给自由民，变卖南部邦联公产以兴办黑人学校，扩大该局在司法方面的解释权和审理权。未经重建的南部的政府事务因此大量地落入自由民管理局手中，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此时地区军事首脑成了局长助理。自由民管理局已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政府机构。它制定法律，付诸实施，并进行解释；它规定并征集赋税，判定和惩处犯罪行为，保护并使用军事力量，在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即可采取一些措施以完成其各项任务……

人们要想明智地理解和批评这么庞大的一项工作，不应片刻忘记当时六十年代后期的局势。李将军已投降，林肯已去世，约翰逊与国会水火不相容；“第十三修正案”已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悬而未决，“第十五修正案”至1870年才宣布生效。游击队的袭击、战火过后常有的余烬未熄，正对黑人施展其力量，整个南部好象从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是穷困和社会变革。即令是在太平年月，生活于善心的邻居中并拥有用之不竭的财富，要想将四百万奴隶的社会身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提升到一个确有保证和自给自足的地位，那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而此时，这项十分棘手和必须慎重对待的社会改革行动，除了它先天所具有的困难外，又加上斗争的恼怒和仇恨，战争中的苦难；怀疑和残酷心理普遍存在；形色枯槁的饿殍在死亡的亲人身边痛哭哀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机构要进行社会革新的工作，多半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南部，自由民管理局这个名称本身即说明一个问题——两百年来，对那些生活较好的人来说，它是他们连提也不愿提的事情——让自由的黑人同自己生活在一起，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简直是最疯狂的实验。

……互不相容的两类人形成了两股势力，相互对峙——一方

是北部：包括政府、骗子和奴隶；另一方是南部所有的白人：无论是绅士还是游民，是诚实的人还是流氓，是无法无天的凶手还是克尽天职的殉道者。

那时候感情是如此激烈，情绪如此强烈，它们支配着人们，蒙蔽人们，要想心平气和地书写那一时期的事情，确实感到加倍的困难。

下面谈谈自由民管理局的工作范围。既然在经过一番踌躇之后，1868年的法案还是把该局延长到1869年，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四年中的全部工作吧。1868年自由民管理局有九百个官员，分散在自华盛顿到得克萨斯州的各个地方，直接或间接地管辖好几百万人。这些管理人员的工作主要分为七项：医治疾病，监督开始实行的自由劳动，买卖土地，开办学校，支付补助金，处理司法案件，发放这一切活动的经费……

自由民管理局安置黑人，使他们成为农业业主，这项工作，一开始即感到棘手，后来终于完全停顿。¹⁴³有些任务完成了，有些较大的事情制订了计划；被弃置的土地，只要是由自由民管理局掌握的，已租给黑人耕种，从黑人佃户收到的租金总数将近五十万美元。还有些收归国有的土地已廉价出售，公地已开发以安置极少数有工具和资金的自由民。但是“四十亩地一头骡”的幻想——这是自由民盼望成为土地主人的正当而合理的愿望，而且国家几乎也已明确作了允诺的——多数情况下却命里注定要遭到失望的痛苦。现在，那些了不起的事后聪明的先生们——他们今天还在设法劝说黑人回到现存的偿清地债劳役制的道路上来——心里很清楚，而且也应该清楚：自从自由民管理局局长来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去告诉喁喁而泣的自由民说，他们辛勤耕耘了很久，但是土地还不是归他们所有，这是不对头的——自从那一天起，让黑人农民心甘情愿地被拴在土地上的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直至1874年，仅仅佐治亚一个州的黑人就拥有三十五万英亩的土地，但那都是

由于他们的勤俭所致，而不是政府的恩赐。

自由民管理局的最大功绩在于替黑人开办了免费学校，主张对南方各阶级人民实行初级义务教育……

自由民管理局的工作中最混乱和最无成效的，要算在行使司法权方面。通常的法庭由雇主一方的一名代表，黑人一方的一名代表和局的一名代表组成。如果该局能保持充分公正的审判态度，这种安排是理想的，而且总会取得信任的；但是由于该局其他活动的性质和人事方面的特点，不免要偏袒黑人一方的诉讼人，因而无疑导致许多不公平和令人反感之事发生。另一方面，将黑人完全交给南部的法庭处理，那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个乱糟糟的地区，奴隶制度还未完全摧垮，要想使强者不任意虐待弱者，使弱者不得意洋洋地蔑视被打掉一半威风的强者，那是徒劳的、毫无希望的事。原来的地主们，在军官们的强制命令下疲于奔命，一次又一次地被逮捕、监禁、惩罚，毫不留情。原来的奴隶们被愤怒的施行报复的人们恐吓、殴打、抢夺和屠杀。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逐渐成了专门惩治白种人的中心，而普通的民事法庭却成为长期维持奴隶制度的唯一机构。各州的立法机构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法律和办法，使黑人沦为奴隶——即令不叫他们当私人的奴隶，也要叫他们成为州的奴隶；而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们却常常极力使自由民“彻底翻身”，给予自由民此时尚不会运用的权力和独立。现在，我们另一代人对在当时那种骚乱的年代里肩负重担的人提出如何才算聪明的意见，当然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们当然很容易懂得，当时废除奴隶制，对于那些在一瞬间失去住宅、财产、家庭，望着他们的土地由“骡子和黑鬼”来掌管的人们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那些年轻的自由民过去曾受骗上当，被扣上镣铐，看见过他们父亲的脑袋被人捣成肉酱，看见过自己的母亲受到无端的凌辱；今天要他们相信弱者定将继承世界，是不难做到的。总之，最省事的莫过于把那个罪恶年代的一切罪恶均诿诸于

自由民管理局身上，把当时发生的一切过失和错误全都归咎于它。

这样做是容易的；但是既不合理，又不公平。是有人犯过错误的，但那是在奥利弗·霍华德出生以前好久的事情；是有过刑事上的侵犯行为和漠视人民的疏忽事件的，但是，如果当时的管理大权操之于南方内部，则黑人实际上将被重新奴役。由于管辖大权操之于外来人，假如当时有完备的人员和方法，则可以使一切臻于完善；尽管当时工作人员并不是完美无缺，运用的方法也有问题，但是它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这就是自由的曙光；这就是自由民管理局的功绩。简单归纳起来，这一机构完成了下列几项任务：它支出了一千五百万元，加上1865年以前开支的款项和各慈善社团的赈济，推行了一套自由劳动制度；开创了农民自有产权，取得了承认黑人自由民出席法庭的权利，并在南部创办了免费的公立小学。另一方面，它没有在原先的奴隶主和自由民之间建立亲善的关系；没有完全防止工作中的家长作风，因而挫伤了自由民的自主精神；没有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分配土地给自由民的许诺。自由民管理局的成绩是苦干的结果，而慈善者的协助和黑人的热情奋斗也起了辅助作用。它的失败则是由于地方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此项工作所固有的困难，以及全国对此事的忽视。

这样一个机构，由于其广泛的权力，重大的责任，大量掌握的金钱以及惹人注目的地位，必然一再遭到猛烈的攻击。1870年根据费尔南多·伍德的提议，国会对该局进行了一次调查。该局的案卷和一些保留下来的职权，在1872年霍华德离职期间，根据贝尔克纳普陆军部长的建议，毫不客气地从总统手中悉数转移，由陆军部长本人掌管。最后在陆军部长和他的部下极不道德的暗示下，霍华德将军终于在1874年受军法审判。对这位自由民管理局局长的两次审判，均正式宣布他并未居心犯什么错误，而无罪开

释。他的工作还受到了表扬。然而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被揭露——该局的买卖手续存在弊端；有几件侵吞公款的案件已被证实，还有一些舞弊行为嫌疑很大，有些买卖即使非不忠诚行为，也带有危险的投机气氛；这一切都与自由民银行的弊病有关。

自由民银行与自由民管理局虽然无法律上的联系，但在道义和事实上，这个银行都为自由民管理局的一部分。有政府的威信为之撑腰，而董事会又由一些声望极高全国闻名的人物所组成，因此银行在使黑人兴旺发达这项工作中，曾有一个突出的开端，被奴役的黑人过去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日子。然而，在一个不幸的日子里，这家银行破产了——自由民辛苦挣来的钱无影无踪了；但这不过是最小的一项损失——自由民对储蓄的信心丧失殆尽，甚至对人的信心也丧失了，这确实是一种损失；可是我们这个今天还在讥笑黑人无计谋生的国家，还没有进行赔偿，这也是个损失。为了给自由民特别援助，国家特许设立许多储蓄银行，但是由于它们的经营失当和破产，结果压制了自由民的发家致富之道，即令继续实行十年奴隶制度，也不会落得如此结局。究竟该谁来承担全部过失，那是很难说的；自由民管理局和自由民银行的消亡，是否主要由于那些自私的朋友拆台，或是由于敌人的阴谋破坏，恐怕将来也永远弄不清楚，因为这都是无文字记载的历史。

自由民管理局的外部敌人当中最激烈的那些人，其攻击矛头并不指向该局根据法律所采取的行动，或是它制定的政策，而是指向这一机构本身，认为它根本没有设立的必要。这些攻击主要来自边境州和南部各州。肯塔基州参议员戴维斯曾经把这些攻击归纳起来，将1866年的法案称为“授与超出宪法的权力……以加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的法案。这种看法在南部和北部均有与之相呼应的巨大力量；但是，它的巨大力量也正是它的弱点。因为全国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辩驳道，如果我们国家对无依靠的人加以保护便是违反宪法，是不切实际和无益之举，那

么，出路只有一条——给那些被保护人以选举权，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而且一些讲求实际的政客，也指出这同一条出路；这种投机家也认为，如果靠白人选票不能和平重建南部，我们当然可以让黑人参加投票。这样，正义和力量就汇合起来了。

因此，国家提供的出路，并不是叫人们在给黑人以全部选举权或是给他们以有限选举权两者之间选择一条出路，因为如果是这样，每个头脑清楚的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均将轻易地选择后者。既然我们血流成河、耗资无数，希望将人类的奴役一扫而尽，那么，我们应该在普选和奴役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南部没有一个州议会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承认黑人有投票权；也没有一个州议会相信黑人自由劳动是可能的，必须存在一种完全剥夺他们自由的限制；几乎没有一个南部的白种人不会直率地把解放黑奴看作是一种犯罪，把抵制解放作为他们份内之事。在这种情况下，给黑人以选票权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深感内疚的国家对一个受过委屈的种族至少应做的事，也是迫使南部承当战争后果的唯一办法。这样，就以黑人获得选举权结束了由于种族长期仇恨而开始的内战。一些人对这个种族感激不已，因为它在襁褓中就把自己献给了国家统一的祭坛；一些人则在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漠不关心，表示轻蔑的。

如果政治危机不是那么紧迫，如果反对政府保护黑人的呼声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如果依恋奴隶制度的情绪不是那么强烈，那么，了解社会动向的人完全可以设想一种好得多的政策——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自由民管理局；建立全国性的黑人学校系统；设立一个认真监督就业和劳动的机构；建立一套使黑人在一般法庭上能获得公正保护的制度；设立一些改良社会的机构，如储蓄银行、土地和建筑协会，以及公共住宅区等等。这样一笔巨额的金钱和巨大的脑力劳动，本来可以建立起培养有前途的公民的大课堂，用从未采用过的办法，解决最令人头疼和最顽固的黑人问题。

如此之类的建设，在1870年之所以不可想象，部分是由于自由民管理局本身的某些行动所致。¹⁴⁷ 它认为它的工作不过是临时性的，黑人参加选举才是最后解决当时存在的一切纠纷的方法。该局许多工作人员和追随者的政治野心导致此一机构远远越出职权范围而干出一些令人怀疑的活动，致使具有深刻偏见的南部白人轻而易举地把它的一切成绩一笔抹杀，竟至对它的名称亦恨之入骨。因此自由民管理局垮台了，它的产儿就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这个为人类工作的庞大机构就象一个早夭的人一样，在它的事业未竟之前就寿终正寝。但是，它却留给他以继续奋斗的目标。自由民管理局遗留下的未竟之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应继承的重任。今天，当更大的新问题使全国人民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时，我们岂不应该忠实而认真地对待这一份继承的遗业吗？因为所有的人都充分知道：尽管经过妥协、战争和奋斗，黑人依旧是不自由的。在沿海各州的偏僻地区，在这片辽阔的版图内，黑人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种植园；几乎在南部整个农村中，黑人农民都是偿债劳动者。他们被法律和陈规束缚在经济的奴役中，脱离它的唯一途径，或是死亡，或是坐牢。在南部文化最高的地区和城市，黑人属于一个隔离的下贱种族，一切权利均受限制。在法庭上，无论按法律或是按习俗，他们都处于被区别对待的奇特的席位上。要纳税，却没有选派代表的权利，这是他们政治生活的规律。这一切的后果就是，按性质说必定是无法无天和犯罪。这就是自由民管理局给我们留下的重任。它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因为那是它办不了的。

我看到一个充满阳光、充满欢乐的地方，孩子们在那里歌唱，起伏的山峦就象激情的妇女们在丰收的喜悦中欢跳。在“国王公路”上过去和现在坐着一个蒙着面纱、弯腰驼背的身躯，过

往行人急匆匆从它身边走过。污浊的空气，笼罩着恐怖。三百年以来，人们一直想要驱散那伛偻人的心灵上的暗影。现在你瞧，一个担负起这个责任、从事这项事业的新世纪到来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肤色问题。

3. 重建运动后

148

《黑人法规》

(1) 路易斯安那州 1865年。

一、关于订立与遵守农业劳工契约的法令

第一款：由路易斯安那州参众两院大会通过生效。从事农业之被雇农工，应在每年1月头十天内签订本年、或现契约届满将于本年延长之劳工契约。所有从事农业之劳工契约应写成文字，由雇主签署，并有保安官和两名公正的证人出席，当场向劳工宣读，经后者同意并签署后，应视为在规定时间内受法律约束……

第二款：凡劳工应有充分和完全的自由选择其雇主，但在选定后，在其契约期满前，不得离开其受雇之地点……如无故或未经许可而离去，则没收其离去前之全部工资……

第七款：凡不遵守契约之雇主，根据判决，应课以应付劳工工资之双倍罚款……付给劳工；雇主一方有任何不人道和残暴之行为，或不承担义务，应立即课以罚款……付与受害一方。

第八款：劳工由于疾病，其损失时间内之工资应予扣除，如系偷懒装病，以及拒不按契约上工者，则按损失时间之工资加倍扣除；如已提供口粮，拒不上工连续超过三天者，应报保安

149

* 《路易斯安那州1865年参众两院大会订立劳工契约法令之特别会议》，见第3页及以后各页。翻印件见亨利·斯蒂尔·康美译编《美国史文献》（纽约：阿普尔顿-先切里-克罗夫茨出版公司，1958年）第455页。

官，强迫其筑路、修堤或从事其它公共工程，不付工资，直至违法者同意返工为止。

第九款：劳工在健康情况下，夏日每日应上工十小时，冬日为九小时，如劳工契约另有规定者则例外。劳工应服从其雇主或雇主代理人之一切命令；妥善照管其劳动使用之骡、马、牛等牲畜，以及一切农具；由于照顾不当而伤损牲畜和农具者，或者工作中粗制滥造、疏忽大意者，雇主有权合理地减扣其工资。不得粗制滥造。凡不服从合理的命令，玩忽职守，以及未经允许离开者，应视为不顺从；当场对雇主或雇主家人或代理人行为粗鲁、出言不逊、恶语咒骂，以及口角及打架者，均视为不顺从。有任何不顺从行径者罚款一元。工作时间内劳工除由于疾病外，所损失的工作时间，每小时应罚款二十五美分。凡不经请假擅自离去者，每日罚款二元。安息日，劳工可不上工，但签有特殊契约者除外。凡劳工偷盗雇主之农产品、猪、羊、家畜以及其他雇主财物，或故意破坏、损伤财物，应按偷盗、破坏、损伤之财产价值，加倍赔偿。一半付与雇主，另一半归入本款规定之公共基金。未经雇主许可，劳工不得使用家畜。上工时间，劳工不得接待客人。根据此款，雇主与劳工之间发生纠纷时，应由前者进行解决。如劳工对此不满，可向最近之保安官和两名拥有不动产之公民上诉，该公民一名由雇主选定，一名由劳工选定。根据此款，凡自工资中扣出、并置于公共基金中之所有罚金，分与种植场之其他劳工，不分与以上当事者……

150

第十款：劳工一方纯属行为不端者，例如，不服从、懒惰成性，经常违犯其劳工契约或州的法律，雇主可将其解雇；但工人有权抵制其解雇，并向保安官和两名拥有不动产之本教区公民提出纠正错误处理之申诉。两位公民当中一名由本人选定，一名由雇主选定。

二、徒工与合同仆役法

第一款：……凡本州之县行政司法长官、保安官及其他民政官员均有责任每年报告……凡女性在十八岁以下，男性在二十一下岁以下之孤儿，或上述未成年子女之双亲……无谋生之计，或拒绝抚养与维持其生活者；各地方法院书记官，应有责任……不时检查在各次报告中之个人或团体是否属于本法案规定和所含之范围，如属此范围，即应按《民事法典》规定之方式，将上述未成年之个人或团体充当徒工。

第二款：凡已成年之人……具结在本州从事劳役，以五年为期，在其立约具保之期限内，充当家仆，以及在农庄、种植场或制造工场工作，此类契约应同时对双方有效并具约束力。

第三款：如尚未成年无案可查实其年龄者，各地方法院书记官、市长、户籍局总监，或上述保安官，应根据所获得之最有力证据，确定其年龄……

(2) 密西西比州，1865年·

一、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之民权

第一款：……凡自由民、自由黑人、或混血种人，可在本州各诉讼和公证法庭起诉或被诉、控告或被控，可拥有个人财产，¹⁵¹可继承遗产或购置产业。其方式和权力范围与白人相同。规定，本款诸节不应被解释为允许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人租借任何土地或房屋。混居之城镇不在此列，此等地区，各族共同负责当局应按相同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款：……凡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现在或在此之前作为夫妻一起生活或同居者，应按法律视为，并认可为合法

• 《1865年密西西比州法律》，见第82页及以后各页。翻印件见前书第452页。

婚姻，其子女应一概视为并认可为合法子女；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与任何白人通婚，以及任何白人与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通婚均为非法。凡如此通婚者，应视为犯有重罪，判处后终身囚禁州狱；纯黑人血统，以及黑人连续第三代后裔，包括即使每一代先人中有一人为白人，均应视为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

第六款：……与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订立的各种劳工契约，期限为一月以上者，应形成文字，附有抄本，由警区、市或县之官员，或两名本县（将从事劳役之县）白种公证人作证，当场向该自由民、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宣读，双方各执一份。此契约应视为、并认可为完全契约。如劳工无正当理由在劳役届满之前脱离雇主之雇佣，应没收其脱离劳役之前的全年工资。

第七款：……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或混血种人如在劳役届满之前无正当理由脱离其雇主雇佣，则任何民事官员以及任何人均可将其逮捕并送交他或她的合法雇主。上述官员或个人每逮捕并送还上述逃离之劳工一名，有权收受酬金五元，同时，自逮捕地至交递地点每一英里可获十美分之酬金。此款由雇主付给，由上述无故离去之劳工工资中扣除。规定：上述被拘留之一方被送回原主之后，可向本县之保安官或警察局之成员上诉，由后者通知合法雇主，应即时裁决上述上诉人是否为合法雇主合法的雇佣，是否以正当理由离开上述雇主……

二、密西西比州徒工法

第一款：……本州各县之一切行政司法长官、保安官，以及其他民事官员均有责任半年一次，分别于1月和7月向其所属县之遗嘱检验法庭报告，报告本县、警区和区辖下之十八岁以下之自由民、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孤儿，以及父母一方或双方无法或拒绝抚养和支持上述之未成年人；该遗嘱检验法庭有责任命令该

法庭之书记官，根据法庭指定条件将上述未成年者交付某一有能力的和合适的人充当徒工。并对上述未成年者之利益予以特别关心。规定：法庭认为上述未成年者之原主人，不论是男主人或女主人视为合适人选时，则原主人可获优先雇佣权……

第二款：对于役使上述未成年者充当徒工之个人或团体若能对上述未成年者照管和关心，并能充当保护其利益者，才算满足上述法庭的要求。上述法庭应要求上述男主人或女主人将保证金或保险金付与密西西比州，并规定他或她应供应上述未成年者以足够的衣、食；以人道对待上述未成年者；患病时给以医治；如在十五岁以下者，应教育他或她读书、写字；应遵守此后将通过的有关义务规定及师徒关系之任何法律……

第三款：……在管理和支配上述徒工时，上述男主人或女主人可以象父亲或保护人按不成文法对待其子女和保护人一样，有权施以轻度的体罚。规定：决不应施以残暴或不人道的惩罚。

第四款：……任何徒工如未经男主人或女主人同意即脱离他或她的男主人或女主人之雇佣，上述男主人或女主人可追捕、缉拿该徒工，将他或她带交本县之任何保安官；保安官有责任将上述徒工发回他或她的男主人或女主人处服役；如上述徒工一方拒绝返回服役，又交不出保证金时，上述保安官将其囚禁于该县，直至本县下届法庭开庭之时。上述本届法庭在任期内有责任调查上述案件，如法庭认为上述徒工无正当理由脱离他或她的男主人或女主人时，可根据对受雇自由人惩罚之规定，并根据法律对私逃者进行惩罚之现有规定，下令对他或她施以惩罚，直至他或她同意重返其男主人或女主人处服役……如法庭认为上述徒工有正当原因脱离上述男主人或女主人时，法庭应撤消上述徒工之契约，并提出对男主人或女主人罚款不超过一百元之裁决，此款用于上述徒工之福利……

三、密西西比州游民法

第一款：……一切流浪汉与游民、懒汉与生活放荡者、乞丐、江湖骗子以及进行非法赌博之徒，逃亡者、醉汉、妓女、小偷、不贞女人、荡妇以及言谈举止有色情表现之徒，喧闹与吵架者、玩忽职守与工作怠惰之徒，挥霍浪费其所得、不供养本人或不赡养家庭或家属者，以及一切其他游手好闲和妨害治安者，包括一切不从事合法营业，习以为常地浪费时间出入名声不好的赌馆或酒店，均应视为并当作游民；根据本法令诸条款判决时，应课以不超过一百元的罚款，并支付一切自然增长的费用，根据法庭判决处以不超过十天的监禁。

第二款：……凡本州之自由民、自的监禁由黑人与混血种人，年龄在十八岁以上者，自1866年1月第二个星期一始，如发现无合法职业或从事非法营业，或发现无论白天或夜间非法集结者；以及凡与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作如此集结之白人，或常与自由民、自由黑人、混血种人平等交往之白人，或与自由民、自由黑人女人、混血种人通奸或私通之白人，均被视为游民。判处时，对自由民、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应课以不超过五十元之罚款，白人则不超过二百元；法庭判处监禁时，则自由黑人不得超过十天，白人不得超过六个月……

四、密西西比州刑法

154
第一款：……不在美国政府军队服役之自由民、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未获得他或她所辖之县警察局颁发之执照，均不得保存或携带任何种类武器和弹药、匕首或猎刀。由县法庭判处时，课以不超过十元之罚款，并支付诉讼之各种费用，所有此类武器和弹药均应予没收交告发者；所有民事或军事官员有责任拘留被发现有任何此类武器或弹药之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和混血种人，在无保释金时，将他或她交付审讯。

二、……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或混血种人，犯有骚乱、聚众闹事、斗殴、擅入私宅、蓄意侵犯他人财产，虐待动物，作煽动性演讲，以侮辱姿态、言语和行动对待他人或袭击他人，扰乱治安，未经某一正式的教会许可而执行牧师传道之职能，售卖含有酒精或麻醉剂的饮料，以及法律未能充分作出规定的其它任何不良行径，若由县法庭定罪者课以不得少于十元、不超过一百元之罚款，根据法庭处理意见亦可判以不超过三十天之监禁……

第五款：……任何自由民、自由黑人或混血种人，违犯本法令规定而被判罪者，如在判决之日起五天内不能或拒不交付罚款和开销之用费，此人即由行政司法官或其他官员作公开喊价，租借与愿交付上述罚款和一切费用之任何白人，该白人在最短时限内可役使该犯。

为反对暴力行径致国会的呼吁书*

致参、众两院会议：我们，法兰克福及其近郊之黑人公民，今日特就肯塔基州现存的一些情况向尊敬的两院上书请愿： 155

我们谨向贵院申述，本州黑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已无保障。由以前叛军为主组成的亡命和不法之徒的有组织的匪帮，他们经过武装和训练又加以伪装，并以誓言和秘密义务相约制。他们用恐怖和暴力行动破坏黑人的一切公民社团，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侵犯经过修正的美国宪法明确向我们保证的全部权利，而此权利实为政府之根本基础和目标，我们相信，你们并不了解有关三K党的情况，他们在夜间从一个县到一个县横行无忌。他们所到之处，城镇中一片恐怖，他们无端劫掠、鞭笞、奸淫和屠杀我们的人，强迫有色人在肯塔基河破冰然后浸入冰凉刺骨的水中。

* 美国参议院第四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

立法会议已休会，他们拒不制订任何制止三K党骚扰的法律。因此我们认为，当前他们是被特许在黑夜掩护下继续干着狠毒和残暴的行径。只要事情与白人有关，他们即不允许我们去州法庭作证。我们发现，他们只加害于黑人和白人共和党员。我们还发现，由于我们为政府和我们的种族所做的工作，我们已成为民主党憎恨和迫害的特定对象。我们许许多多人被赶出家园，只有联邦法院能加以制止；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联邦法院无能为力。我们谨申述，我们一直是守法的公民，我们纳税，但在本州的许多地方，我们的人却从投票处被赶走[原文如此——原注]，拒不给以选举权。许多人试图投票时惨遭杀害。试问，此种情况究竟要延续多久？

作为守法公民，我们向贵院吁请制定一些保护我们的法律，使我们能行使公民权。我们知道，本州参议员否认在本州存在有组织的亡命之徒的匪帮，然而我们呈递于贵院的情况材料，都是在他执掌政府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暴行事实。尽管斯蒂文森^{*}说，所谓发生了多少多少暴力行动，有一多半并未真正发生。民主党在此地有一个仅由民主党员组成的政治组织，任何共和党员不能参加，在这里发生的许多此类行动，均已被证实是他们这些人同州的武装部队一起干的。我们请求贵院采取步骤以消除此等恶行。

156

法兰克福及近郊黑人公民全体会议任命之“申诉委员会”谨上

1871年3月25日

黑人学校教师亨利·马尔斯 塞缪尔·达姆西

马车行保管员亨利·来恩 B·史密斯（铁匠）

水果商N·N·特朗博 理发师委员会B·T·克兰普顿

1、1867年11月4日，一群暴徒从梅塞尔县的哈罗德斯堡，自监狱中带走一名为罗伯逊的人。

2、1867年11月，在泽伦县史密斯受袭击并按章受鞭笞。

3、1867年12月24日，布雷肯里奇的黑人学校校舍被纵火

• 参议员约翰·斯蒂文森，后为州长。

焚毁。

4、1868年1月28日，在法兰克福，一名黑人吉姆·麦克林自监狱中被带走，为暴徒吊死。

5、1868年5月28日，在哈罗德斯堡，萨姆·戴维斯被暴徒吊死。

6、1868年7月12日，在克里斯琴，威廉·皮尔斯被暴徒吊死。

7、1868年7月11日在布来德斯福德维尔·马丁县，乔治·罗吉尔被暴徒吊死。

8、1868年7月31日在米德威的黑人学校的展览馆受到暴徒袭击。

9、1868年8月7日在肯塔基州的斯坦福，七人被命令离家。

10、1868年8月靠近基恩·杰斯明县，六十岁之西拉斯·伍德福被伪装暴徒重击。玛丽·史密斯·柯蒂斯和玛格丽特·莫斯比亦被重击。

11、1868年8月3日靠近基恩·杰斯明县，凯比·费尔兹被伪装人员枪击死亡。

12、1868年8月詹姆斯·盖恩斯被三K党赶出安德逊县。

13、1868年8月詹姆斯·帕克被三K党杀害于普拉斯基县。

14、1868年8月诺亚·布兰肯希于普拉斯基县被一群暴徒鞭笞。

15、1868年8月21日，格林县黑人被袭击和劫掠，赶出桑默维尔。

16、1868年8月威廉·吉布逊和约翰·吉布逊，在华盛顿县被一群暴徒吊死。

17、1868年8月28日，F·H·蒙特福德在杰萨明县被吊死在科杰斯附近的码头上。

- 18、1868年9月5日，威廉·格拉斯哥被暴徒杀害于华伦县。
- 19、1868年9月，一黑人被暴徒吊死。
- 20、1868年9月11日，两名黑人在安德逊县被三K党痛打。
- 21、1868年9月11日，在法耶特县，暴徒袭击奥利弗·斯通的住屋。
- 22、1868年9月18日，在普拉斯基县暴徒袭击库明斯住舍，
库明斯及其女儿和一个叫做亚当姆斯的人，在袭击中被杀害。
- 23、1868年9月，美国马歇尔·梅里韦瑟，在拉鲁县被暴徒
袭击，抓走后被打死。
- 24、1868年9月28日，康尼斯维尔县的理查森的住舍被暴徒
袭击，克拉斯班被杀害。
- 25、1869年9月，暴徒于林肯县岔道袭击一所黑人小屋，约
翰·莫斯特兰，凯希和科特利被杀害。
- 26、1868年10月26日，特里·洛斯和詹姆斯·里安，被暴徒
吊死于尼古拉斯维尔。
- 27、1868年12月斯宾塞县一所黑人小屋被袭——一名妇女被
强奸。
- 28、1868年12月，两名黑人被三K党枪杀于尤宁县之硫
矿泉。
- 29、1868年12月，摩根菲尔德联合县一名黑人被枪杀。
- 30、1869年1月，暴徒袭击梅瑟县埃德温·布里斯住舍。
- 31、1869年1月20日，林肯县的威廉·帕克被三K党鞭笞。
- 32、1868年1月20日，林肯县暴徒袭击并焚烧杰西·戴维塞
斯住舍。
- 33、1869年1月19日，在哈罗德斯堡，斯皮尔斯在他住房中
被伪装人员带走。
- 34、1869年1月20日，在斯各特县，阿尔伯特·布来德福德
被伪装人员杀害。

- 35、1869年3月12日，在斯坦福，三K党鞭笞一小孩。
- 36、1869年3月，在杰萨明县，暴徒袭击弗兰克·波恩斯住舍。罗伯茨被杀害。
- 37、1869年3月30日，在加拉尔德县，乔治·布莱彻被暴徒吊死于甜溪中。
- 38、1869年5月29日，在内华达的梅瑟县，约翰·彭尼被暴徒吊死。
- 39、1869年6月，在林肯县，三K党鞭笞芦西恩·格林。
- 40、1869年7月24日，在麦迪逊县，三K党鞭笞米勒。
- 41、1869年7月，在麦迪逊县，柴斯·亨德逊被暴徒枪杀，其妻被暴徒杀害于银溪中。
- 42、1869年7月17日，暴徒将乔治·波林从哈罗德斯堡诱骗出来吊死。
- 43、1869年7月18日，在梅瑟县，一帮化装匪徒袭扰I·C·范阿斯达尔和T·J·范阿斯达尔的家。
- 44、1869年7月在凯西县，暴徒袭击龙西的住舍，三名男人和一名妇女被杀害。
- 45、1869年8月9日，在梅里昂县莱巴嫩城附近，詹姆斯·克劳德斯被吊死。
- 46、1869年8月，在哈里逊县，暴徒把辛西亚纳的一名公民浑身浇上热柏油，粘上羽毛。
- 47、1869年9月，在戴维斯县，暴徒鞭笞一黑人至浑身青紫。
- 48、1869年9月，在卡罗尔县，三K党烧毁黑人的会议厅。
- 49、1869年9月，在法耶特县，三K党在约翰·卡明斯的农庄里鞭笞一名黑人。
- 50、1869年10月，在韦布斯特县迪克逊城，韦利·格文斯被三K党杀害。

51、1869年10月18日，在麦迪逊县，乔·罗斯被三K党杀害于克尔克维尔附近。

52、1869年10月，在波义尔县，三K党命令华莱士·辛克霍恩离开他在帕克维尔附近的家。

53、1869年10月，在帕克维尔附近，一个名叫谢弗德的人被暴徒枪杀。

54、1869年11月24日，林肯县的一名管理员杀害乔·坦赫利。

55、1869年11月，在麦迪逊县，三K党袭击弗兰克·西尔西住舍，一人被枪杀。

56、1869年11月4日，西尔西被暴徒吊死于麦迪逊县的里奇蒙。

57、1869年11月，三K党杀死罗伯特·梅森，并枪杀其女儿。

58、1869年11月，暴徒在华盛顿县鞭笞鲍卜·霍尔及威勒特。

59、1869年11月，管理员在普拉斯基县鞭笞古帕。

60、1869年11月20日，三K党流氓，在西克曼县强奸黑人。

61、1869年12月12日，暴徒在麦迪逊县里奇蒙监狱带走两名黑人，一名被吊死，一名被鞭笞。

62、1869年12月，在格来夫斯县的梅菲尔德附近将两名被拘留的黑人杀害。

63、1869年12月24日，在亚代尔县，阿伦·库珀被三K党杀害。

64、1869年12月，黑人在弗兰克林县的斯各特农庄被鞭笞。

呈国会之民权请愿书*
全国有色人代表大会备忘录

(吁请保护民权)

1873年12月19日

受命排印与递呈

全国民权代表大会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873年12月

致尊敬的本届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

对于迫使我们必须再次向你们递呈此件以说明“我们遭受苦 159 述”，我们表示遗憾。我们受权向执政者、向国会、向它的代表申诉，将近五百万美国公民耻辱地被人欺凌；他们无端遭到此种对待。这几年才承认尊重我们部分的权利，但却拒不承认我们其余的权利，对此我们深为恼怒。

最近的宣言承认我们享有一切权利，却不承认我们的基本权利，这种不平使我们难以忍受。我们备受痛苦；由于不承认我们的权利，我们极不自由；但是我们只提一下由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法令实施惩处加以制止便可以改善的问题。我们认为，国会理应采取行动保护我们在享受公共交通车辆、旅店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和休息、娱乐场所，以及其它民权方面，不会受到令人憎恨的另眼相看。但是有迹象表明，联邦对于管理公立学校教育和任命陪审团方面存在的种族歧视所采取的干涉行动，可能有人进行反对。反对派断言，国会通过立法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我们打算简略地谈谈有关这些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来自律师，他们象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他们的思想囿于他们所受的

* 美国参议院第四十三届国会第一次会议。见密西西比州第21号文件。

训练和习惯。我们认为在牵涉到权利问题时，不应受到此类限制。只要不被歪曲运用，文字最有助于表达平等和公正。最高法院所作的裁决对特定的某一案件的判决施加影响时，是具有约束力和不可改变的；但是，这种审理的裁决对任何其它案件，又只能，也只应当作指针，以帮助处理此案时寻求一项具体的解决办法。它对今后任何案件并无绝对强制的约束力。

就国会的权力来说，以文字作出的裁决，其力量是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的，因为这种裁决屈从于一种与现今不同的旧的偏向和势力。

作为州的一种制度，奴隶制的力量十分强大，它压倒一切，征服教堂，也征服整个州；压制道德观念，也压制土地法。法律裁决屈从于它的利益；它是那样敏感、活跃、带有决定意义，又怀疑一切。对奴隶制度起主要作用的“州权”理论，受到人们顽固地鼓吹。从它导致的这次叛乱行动以及它的顽固不化可以看出，人们坚持这种理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因此，在裁决和舆论受到“州权”理论左右的情况下，法律观念无法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而某些律师们正是这样行事的。我们鼓起勇气来反对这种理论：即只要联邦各法院保证使公民获得公正的审判，美国国会不应进行干预。我们断言，宪法中并没有否定国会这种权力的限制性的词句。另一方面，我们肯定，它本身即属于授予国会的权力范围，至少含义如此；而这种权力由于其性质，又为政府所固有，为不成文法的原则所支持。这是对一个国家权力的维护。我们对此困惑不解：宪法承认国会应尽一切所能以保护各州公民之民权，反对派的参议员亦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却禁止其足以充分保护星条旗飘扬之处的公民的权利。

如果国会能以其法律保护美国任何一州的公民，以制止由于种族、肤色的原因而在旅店、公共交通方面出现的任何排挤和歧视，那么，国会肯定也能保护他们使其财产权免受不公正的规

章的侵犯。可以拿公立学校来说，此等学校由全体公民共同纳税建立，并归他们所有，那么，它们不应成为贬低或侮辱任何阶级的工具。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应培养孩子与其政府、同胞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应培养他们反对政府的基本原则……

同样的论点可运用于委任陪审团；在考虑国会是否有权保证公民们获得由同等地位公民组成的公道的陪审团时，我们亦可运用这一论点。

宪法第一章第八款称：“国会有权制定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政府的各项权力的一切必需的专门法律。”宪法进一步称：“宪法，以及联邦各项法律，应奉为国家之最高法律，各州之法官应受其约束。”宪法通过其含义和文字，肯定了委任公正的审判团是宪法的权利，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有任何与之抵触之处时，当然应维护此一最高法律；即是说，可以禁止各州委任不公正的陪审团。从各个方面看，以及从不成文法对于保证任命公正的审判团所具有的约束力来看，显而易见，在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会有权通过法律，保证公民获得这种国民的普通的权利。

事实是，联邦立法一直是如此主张，并默认这样一种理论，同时司法的决定又加强了这种理论：即国家政府可以干预并规定各州之审判权，不许其由于种族和肤色不同而剥夺公民权，例如，根据现行民权法案所采取的许多行动，均规定各州要听取作证，此即表明，有权力保护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满意的不公正审判……¹⁶¹

强制人们去一所失去法律保护的学校，令人们去接受这样一个陪审团的审判：这个审判团属于受审人所属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的，但是这个阶级的所有成员却被排除在审判团之外，显然这是不完全的自由、不确切的平等。当今执政的共和党声称，应有一个有效的和适宜的州和联邦的立法以反对上述情况。在竞选总统的活动中，就民权说来，共和党的对手们的施政纲领与共和党人的立场并无差别，这一点是十分有意义的；民主党已经暗示在今

后的一切选举中，他们将尽一切所能，在“信贷流通公司”丑闻和补偿工资以及其他问题上丑化共和党。他们认为在民权问题上制订党的施政纲领而引起人们对党的愤慨，是不策略和无益的，这样一个易受责难的问题，应由联邦采取行动。

在提出此一呼吁时，我们有信心期待我们自己的党作出有利的反应，随着强烈反对我们的各党不断发布政纲，我们的期待与日俱增。我们难道不能如此恳求以获得我们朋友们的充分友好答复吗？

请愿者们谨呈。

执行主席 乔治·唐宁

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抄件）：

鉴于美利坚合众国为数近五百万人的一大批公民，由于肤色的緣故，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而备受这样的痛苦：他们被剥夺了平等地享受赋予的一切公共福利的权利。这些权利可列举出来的有：根据同等权利进公立学校、乘坐公共车辆、享受娱乐与休息等福利，因此

鉴于我们这种被剥夺做人资格而备受痛苦的情况，只能通过国家法律有效的改变，而制定的法律应如同国家政府所拥有之司法权一样，能远及各州；同时

鉴于全国人民一年多以来，通过两大政党各自的代表大会，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并在费城作出庄严的宣言：“通过有效和适宜的州与联邦的立法，使整个联邦在享受一切民事、政治以及公共权利方面，能建立并有效维护完全自由和真正的平等。”“法律及其执行机构均不得承认由于公民的种族、血统、肤色或以前的奴隶地位而引起的任何歧视。”在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

* 信贷流通公司(Credit Mobilier) 丑闻是南北战争后企业不道德行径与国会及政府腐化受贿的一个突出例子。很多有名望的政治人物与此丑闻有牵连，包括当时的副总统斯凯勒·科尔福克斯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威尔逊等。——译注

又都庄严宣布：“我们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认为政府在解决人民的问题时，对于任何籍贯、种族、肤色以及各种职业的人，对于具有各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人，应一律给予平等和真正的公正对待；”因此，

我们坚决认为：保护全国每一居民的民权为政府之首要和不可推诿的责任，使我们都能享受这个国家的自由，都能享受美国的公民权。

我们坚决认为：必须保护人民充分获得幸福，否则人民无以自我为生，也不会出力支持国家。

因此，我们恳切向代表上述两大政党并且尊奉民权学说的美国国会祈求，他们应从正义和人道的利益出发，尽早地通过美国参议院现仍悬而未决的称为“参议院第一号法案”的民权法案，或者采取某些相应的、全面的公正的措施。

主席：乔治·唐宁

核对：A·M·格林——大会秘书

1883年一位黑人律师为反对旅行隔离作证*

163

在此地，亚拉巴马州，实际上在整个南方，在准许黑人搭乘的列车上，黑人一直受到普遍的歧视。白人恼怒地认为，黑人之所以想进一辆妇女专用车厢，只不过是因为那是专为白种人设立的车厢，如果白种人也象我们一样看待此问题，按常情来考虑此问题，那么，他们会认识到这样的看法是错误和荒谬的。我们想进这个车厢，只是因为那里有较好的设备，是因为我们想在这种妇

* 参议院证词“关于劳动与资金的报告”第四卷第382页（1883年）。亚拉巴马州：“伯明翰·J·A·斯各特声明”。见沃尔特·弗雷明之《重建史文献》（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图书出版公司，1966）第二卷第446至447页。克利夫兰阿瑟·克拉克公司1906—1907年第一版。

女车厢中获得较好的保护，因为保护他们的妇女，这是白人普遍的心情。但是在规定给黑人乘坐的车厢上，白人迳直走上来，抽烟、嚼烟草、恶语伤人，诸如此类的事随心所欲，而各条铁路上的列车员却从不履行其职责保护黑人乘客。我们就此事向铁路管委会申述时，管委会主席告诉我们，此事属于他们审理范围，他们将审理此事，并将了解这些申述是否受到重视，弊端是否得到纠正。我们只是要求乘火车享受与白人平等的待遇，受到同样的保护。本月22日，召集了最后一次意见听取会，铁路总监被召来最后听取这方面的意见。我们获得委员会先生们的保证：将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一令人难堪的问题——我们南部最令人难堪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期望，在亚拉巴马州，两种肤色的人民在享受车厢设施上一视同仁。我们的人并不计较是否安排在列车的前部、中部或尾部，只要能获得适当的座位和适当的保护就行。

为黑人受排挤伸张正义*

托马斯·E·沃森

……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却遭受如此不同的待遇，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两个肤色不同、社会生活不同、政治力量不同的种族，他们能和平相处、共同兴旺繁荣吗？

对这样一个十分困难和微妙的问题，人们很难一句话肯定——但也无法回避。眼下的问题是：其急迫性与日俱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双方敌对情绪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最好是维持现状，这当

* 节自托马斯·沃森：“南部黑人问题”。见《竞技场》第4卷（1892年10月）第549页—550页。沃森是人民党领袖，后来转而反对黑人，人民党的黑白人种联盟亦随之结束。

然是保险的说法。但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必须认真对待而不是空想。消除未来危险的唯一途径，是认真考虑以谋求一项对两个种族公正、使双方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这一问题作了急切的考虑之后，我的意见是，只有消除使双方背道而驰成为两个营垒分明的敌对势力的政治动机，两个种族未来的幸福才能有保证。应该订立一项新的政策，它旨在消除挑起种族冲突的情绪和偏见，唤起理智，对于所有公民，不论其肤色如何，一律真诚相待。

为了使此项政策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两个种族共同所需，一是保证双方的共同福利——任何一方不受伤害，也不受侮辱。

同时，局外人应让我们自己作主，我们应自己拯救自己。此外别无他法。联邦政府干涉我们选举的建议，将拖延问题解决的时间，并使我们的任务更为困难。象一切自由人民一样，我们喜欢自己管理自己，讨厌任何外来的强迫……

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即只能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两个种族必然形成对立。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对白人说来是可恨的，而民主党所作的一切，对黑人说来也是可恨的。

因此，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是绝对必要的。这个新的政党已经诞生，它正在神速地进行工作。

为什么南部的民主党人有人要脱离自己的党而加入我们的党呢？

因为他所处的劳动环境极为恶劣，因为他极力反对那一套几乎使他完全失望的法律，因为他被告知，他之所以没有衣穿是由于他生产棉花太多，所以没有饭吃，是由于生产粮食太多；因为他看到劳动的成果使得所有的人都变富了，唯独劳动者除外；因为操纵着民主党的百万富翁轻蔑地忽视他要求改变不平等

待遇的呼吁，除了那种悦耳的“加紧干活，勒紧肚皮”的劝告外，对他别无他话可说。

为什么这个人参加“人民党”？因为西部的农民对共和党也是同样的不满。因为控制着共和党的百万富翁们对他们的请求答以如此的甜蜜劝告：西部的农民共和党员应“多干活、少说话”。

因此，如果他只能在两个旧党中进行选择，那么，（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不过是招牌不同，卖的货色都是一样。

成立“人民党”这一新的政治行动的关键是，象共和党的农民脱离共和党组织一样，民主党的农民也准备脱离民主党。只要西部获得保证南部准备成立一个新党，那么西部就会以完全一致的步调行动起来。只要我们可以提供证明，西部脱离了共和党的约束，那么南部也会以完全一致的步调行动起来。如果没有两个地区的各自决定性的脱离行动，两边都不会行动。有了这种决定性的脱离，双方才能行动起来。

同样一个原则也支配着南部的种族问题。只有一个种族向另一个种族表示准备脱离旧党，组织一个新党，两个种族才能永久地、和谐一致地、利益与共地一同行动。他们的共同行动又建立在充分相信两个种族都在谋求新的有利于双方的法律基础上。天下再也没有其它基础可以解决“黑人问题”了。

假如黑人在这些问题上象白人一样获得教训；假如他被告知，他的贫穷苦难和我们的一样，同根同源；假如我们要使他相信，我们的政治纲领保证他摆脱当前所忍受的痛苦，保证他有权从劳动中获得兴旺发达——他难道不会象民主党的白人那样同我们一起行动吗？难道一个工人或是农民不会抛弃这个根本不理会他的政党吗？“这个党不给他平等和公正的经济方面的福利，不答应把他从沉重压迫的赋税中解脱出来，不以立法保证他的生产劳动

获得公道的报酬。

让他具备我们所共有的为自己谋利的精神；让他有智慧明白，对他说来什么是最好的，并且让他有达到目的的愿望，他为什么不会象白人农民那样从这种动机出发而行动起来呢？

可以肯定，他会这样做的，就象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肯定。感恩可能不起作用，同情、友谊、慷慨以及爱国心也可能不起作用，但是从长远看来，自我利益总是占支配地位。一旦清楚地显示出，与白人一同选举对黑人有利，黑人就会这样做。一旦清楚地显示出，黑人的选举可补充白人的力量，对白人有利，而且实施自由选举的投票和公道的计票，对白人又至关重要，那么，白人会明白，是应该这样做的……

人民党是会解决种族问题的。首先，建立澳大利亚式的选举制度；其次，向白人和黑人提供一个消除引起倾轧和冲突宿怨的共同出发点；第三，提出一个既大有利于两个种族又无损于双方的政纲；第四，使两个种族均认为共同为政纲努力而获得成功对双方都有利；第五，使黑人认识到，具有白人为争取南部福利同样的爱国热忱，对他们是有利的。

可以实例说明，例如，人民党政纲有两项基本纲领：保证按照¹⁶⁷澳大利亚制度实行自由投票选举；根据给人民提供土地、棉花等物的保证，要求分配给他们现金。

政纲中有关赋与黑人选举权的保证，胜过共和党施政纲领中所提出的，因为后者主张由联邦政府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将导致冲突和流血。民主党的政纲也未给黑人以任何慰藉，因为，象往常一样，他们在谴责共和党的政纲时，并无任何具体的承诺。它平淡无奇，连一点点“吸引人的”东西都没有。

然而，人民党不仅谴责联邦政府在选举方面的干预，而且明确提出它有责任使每个公民在选举中获得自由选择的宪法权利。

我们保证选举人不受任何强制的影响，根据州的法律给他以自由和平等选举的公民权。

随此而实行的经济方面的纲领是应允平等分配国家的通货，按低利付息。

白种居民与黑人邻近，他们的住房几乎同样不蔽风雨，他们的生活也只能是聊以生存，他们同样背负着沉重的赋税，他们所租土地坑洼不平而且贫瘠，却同样付出高昂的地租。他们购买农产品同样是高价的。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到了圣诞节白人和黑人一样得不到温饱。新年伊始，他们仍然是郁闷、沉重、忧愁，开始新的耕耘。

人民党对这两种人说：“他们把你们隔离是因为可以分别榨取你们的劳动所得；让你们互相仇恨，是因为可以在这种仇恨之上建立奴役你们双方的金融专政的柱石；欺骗和蒙蔽你们，正是不叫你们明白种族仇讐是如何使这个把你们都沦为乞丐的金钱社会得以永存。

事情很明显，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受苦的劳动人民现在不再听他们的话，这是毫不为奇的。他们开始明白。法律的改变如果对白人同胞无利，同样对黑人无利；而任何制度只要有损于他们中的一方，都是损害他们双方的。他们物质利益是一致的。现在人们深信：只有他们各自都能得利，只有改善他们的条件，摆脱繁重的赋税和高利贷的剥削，减轻他们的地租，以及将他们摇摇欲坠的栖身之所改变为欢乐幸福的家园，这样才能将两种人团结起来，正如同强烈的偏见使他们现在分裂一样。

假如这两个种族已充分懂得，他们的物质利益取决于我们所要求的改革，那么，他们就会共同行动奋力争取。每一名白人改革者一旦认为这种改革对他的家庭、家人和幸福极为重要，那么，将保证黑人改革者也可以自由选举并公正的计票。

以后情况怎样呢？黑人选民人人都将成为接受技艺培养和政

治教育的对象。

承认物质利益终归决定黑人的选举权，承认在南方肤色的不同不会使农民、种植工和劳工的利益有所区别，承认通过充分和公正的讨论，可以依靠人民自己判断什么是他们利益的所在——我们获得的结论是，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作为基础：即两个种族均不为以往的那种尖锐的党派倾轧所妨碍，各种族根据其自己的利益决定行动，支持对其有利之事，则人民党就可能解决南部的问题。

要使黑人劳动者明白，我们提出的纲领可更好保证他们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保证其劳动获得公道的报酬，使他大有机会去购买住房，并确保其所有权，大有机会使其子女获得教育并看到他们获得有益的工作；大有机会参加公众的生活而没有种族冲突的袭扰；大有机会在判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时，不论其肤色如何，把每一位公民当作真正的公民——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则南方的种族问题，将通过一项政治运动的进展得到解决，而黑人和白人在运动中均承认这是一条摆脱悲惨不幸、走向幸福和独立的最可靠的道路。

人民党施政纲领中的其他条款提出的问题亦十分明确。关于土地、交通和财政问题，特别是两个种族的福利问题，均十分明显地取决于是否对二者均有利，因而必需展开明智的讨论以引出公正的结论。为什么总是教育黑人：他的这位与其共居于南部的白人恨他，而那位对他横征暴敛的北部人却爱他？为什么我的佃户不把我当作他的朋友，却把那些对我们双方均尽情盘剥的商人当朋友？为什么我们要让一项将黑人驱至北部政治家的怀里、让他们玩弄于股肱之上的政策永久存在？

北部和东部的民主党人想以一项“武力执法议案”相威胁，为什么我们总要让他们用这种威胁来永远奴役我们呢？¹⁶⁹

如果感情用事的喧嚣声得以平息，两个种族的共同利益能驱

使他们共同行动，根据这一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根据公正的原则来制定我们新的政策，我们就可以拔除毒箭、根除相互斗争。

¹⁷⁰ 已往二十年中，南部没有一天不是徒然白花大量的金钱去耐心地教育黑人：任何使黑人受苦的制度，都会使我们悲惨不幸，不会给黑人带来幸福，任何法律也不会使我们繁荣昌盛。

对于高喊“黑人至上！”的个别软骨头，则无需多说了。他们的懦弱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个种族的软弱分子，而他们所属的种族从来也不惧怕另一个种族。在他们现今生存的国度里，黑人是根本无希望占支配地位的，除非我们准备承认，在意志力量、勇气和才智方面，黑人都优于我们。虽然我们不准备说些偏袒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话，我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白人的轻蔑，他们可以下跪，上下牙齿打战、咀唇苍白地承认说，他们害怕黑人将“统治我们”。

社会平等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期待他人解决。这是由每一个公民自己作决定的问题。没有一条法律曾经打开过卑贱者家中的门闩——将来也不会有。每一个公民得制订自己的访问名单——而且永远如此。

那么，我的结论似乎是这样：压迫南部两个种族的沉重枷锁，将迫使两个种族各自努力行动去解脱它。他们将看清，问题的根源是一致的，革除它的办法也是一致的。他们将认识到在废除旧法律和制定新法律的行动中，应该互相帮助。他们将成为政治上的盟友，不相互伤害，不削弱双方力量。各方均应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这才符合双方的利益。而在这些互相有利、互相容忍、互相支持的宽广道路上，才能建立起通向未来和平昌盛的阶梯。

隔离但却平等——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之判决^{*}

……法官布朗先生在上述文字中说明案情后，提出了法庭的意见。

此案对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是否符合宪法精神提出指责。该法令规定为白人和黑人提供隔离的火车车厢。见《1890年法案》第111条。152页。

该法令第一项规定：“本州所有铁路公司之客车在载运乘客时，应为白人和有色人提供平等但隔离的车厢，或在客运车厢中以挡板分开，以保证座位隔离。但此款不适用于市内电车。任何个人或团体，根据其所属种族，除按指定之车厢乘坐之外，不得抢占车厢中的其它座位。”……

原告指控此项法令不合宪法精神，其根据是：它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之废除奴隶制，又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之禁止各州制定某种限制性立法之精神相抵触。

1. 它并不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和强迫劳役（作为犯罪的惩罚除外）相抵触，这是十分明确无可争论的。奴役意指强迫劳动——一种对人行动的束缚；将人当作一种动产来占有的权利，或者至少是控制一个人的劳动和劳役为另一个人谋利，而这个人却无合法权利支配自己的人身、财产和劳役。在“屠宰场案例”中此修正案的基本意旨被解释为废除奴隶制度，此事在我国早已为人所知；而且墨西哥的抵债劳役制和中国的苦力买卖当其相当于奴役和强迫劳役时，亦同样在禁止之列。同时，“劳役”一词的运用，意在禁止使用不论何种等级和名义的一切形式的强迫

171

* 民权案例：163美国537〔1896年〕摘录。贾斯蒂斯·哈伦先生的不同意见由于篇幅关系从略。他把根据种族将公民专横地隔离的做法，称作奴役的象征，与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一致。

奴役。不过，该案中又明确指出，当时的政治家们认为此修正案不足以保护黑人不受南方各州颁布的某些法律的侵犯，这些法律给黑人以严重的伤害和沉重的负担，并剥夺他们行使保护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甚至他们的自由也毫无价值；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则设想解决此一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最高法院的《民权案例》美国109项亦称，仅仅属于个人的行动，如酒店、公共交通和娱乐场的老板，拒不给黑人提供场所，不应当作对该顾客施行任何奴役或劳役的表现，只能视为一种普通的民事伤害，属于州的法律审理范围，在违犯法律的行为出现前又属于州法可以纠正之事。法官布雷德利说：“把人们认为合情合理的一切区别对待之事，例如，招待客人，让人进入他的车厢、马车或汽车，以及邀请到他的戏院或音乐会，或者诸如此类的来往和商务的交往中，均称为奴役，那未免过分地看待奴役问题了。”

一项法令，仅仅意指白人和有色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区别——它基于两个种族肤色的不同，只要是白人同其他人种在肤色上有区别就应存在下去——就不是有意破坏两个种族的法律上的平等，重新建立一种强迫劳役。实际上，原告在这方面错误地完全依赖“第十三条修正案”，我们对此无法理解。

2. 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一切在美国出生和加入美国籍的人，按法律规定均被认为美国公民和所居住州公民；各州不得制定或行使任何法律以剥夺美国公民之权利和豁免权，或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个人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或不给任何人在他法权范围之内所应得的平等的法律保护……

此修正案之目标无疑为推行两个种族在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但是它理所当然地不能导致废除基于肤色不同而产生的区别界限，或强制实施有别于政治平等的社会平等，或按照双方均不满意的条件将两个种族混合在一起。法律允许，甚至要求他们在容

易发生接触的地方保持隔离，并非意味着一个种族一定低劣于另一个种族，一般说来，如果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被认为属于立法机构行使其治安权范围内的事。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为白人和有色人子弟建立隔离的学校，甚至在那些推行黑人政治权利时间最长又最热心的州法院，亦均认为此系正当行使立法权利。

这类案例中最早的一例为“罗伯茨诉波士顿市案”，此案中马萨诸塞州之最高法院认为，波士顿市之一般学校委员会有权为有色人子弟另立隔离学校的教育、制定规章，禁止他们在其他学校入学。首席司法官肖说：“这位博学和善辩的律师为原告查尔斯·萨姆纳先生提出的崇高原则是，根据宪法及马萨诸塞州之法律，不论年龄和性别、籍贯和肤色、出身和条件，在法律面前都人人平等……但是，此一崇高原则运用于社会上具体的和各种不同情况的人时，并不能作此断语：男人和女人具有在民事和政治上的同样合法的权力，以及儿童和成年人应完成法律上同样的义务，获得同样的待遇。只有法律对他们作出明确划分和规定时，才平等地给与他们一切权利，使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获得法律上的关怀和保护。”此即认为，委员会的权力可以扩展至为不同年龄、性别与肤色之子弟设立隔离之学校；并认为，他们还可以为穷苦和无人抚养的孩子，在他们因年龄太大而不能进入初等学校，以及未具有基本知识而不能进入普通学校时，为他们设立特殊学校……原告的这位博学的律师还错误地提出，认为州立法机构要求铁道部门为两个种族提供隔离的乘车设施是正当的话，那么也可以批准他们为各种头发颜色不同的人、外国人、或属于某一国籍的人提供各种不同的车厢；或者颁布法律规定有色人在大街上的这一边走，白人在另一边走；或者规定白人住房刷白色，黑人的刷黑色；或者让他们的车辆和企业的标记也采用不同的颜色，因为大街的这边和那边反正都是一样，这种肤色人种的车辆和住房同那种肤色人种的反正也是一样。我们对此一切的答复是，行使每一

项治安权应合情合理，甚至在颁布诸如此类的法律时，只要充分相信其可以增进公共福利，而不应为了出于对某个阶级的憎恨和压迫……

其次，论及与“第十四条修正案”相抵触的问题。案件本身只局限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法令是否为一项合理的规定的问题；还有与此相关联的州立法机构的权限实在过大的问题。在决定其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时，立法机构是可以根据人民既定的习惯、风俗和传统，为了增进他们的安乐，保持公共和平和良好秩序而自由立法的。按照这一标准衡量，我们不能说，批准、甚至要求在公共交通中实行两个种族的隔离的法律是不合理的，或者认为，就“第十四条修正案”而论，它比国会要求在哥伦比亚特区设立有色儿童隔离学校的法律更要受到谴责。后者的合乎宪法精神，从未使人怀疑，州立法机构的立法亦复如此。

我们认为，原告申辩中谬误之根本点在于，他提出一种假设：对两个种族的强制隔离就是给有色人种打上了劣等种族的标记。如果真是这样，那也不能从此项法令中找到任何理由，只是由于有色人种决意将此解释强加于该项法令。这种论点必然导致这样的假设：如果有色人在州议会中成为统治力量（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出现，但是将来不可能再出现），也制定一条与此种规定极相类似的法律，那么白人将因此被降为劣等的地位。我们认为，白人至少不会默认此种假设。这种论点还可以提出一种假设：社会偏见可以由立法消除；除非强使两个种族混合起来，否则黑人不能获得平等权利。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前提。如果两个种族需要按照社会平等条件往来，则应来自自然亲近的结果，来自对彼此长处的相互赏识，以及个人的心甘情愿……

第四部分

二十世纪初期 引言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南部和北部均处于动乱的年月中。南部白人“反攻倒算者”谋求完全制服黑人，他们竭力使用了一切熟知的手段，除杀戮、肉体摧残外，还施加经济压力。分得土地的黑人被诈骗而失去土地，佃农和分成制农户^{*}因欠下白人还不清的债而脱不了身；“反攻倒算者”还采用了一种劳役抵偿的制度，从县的监狱中租出黑人囚犯使其从事劳役以抵偿刑期和罚款。

1882年至1927年，有案可查的有三千五百一十三名黑人受私刑。由于经济原因、被剥夺公民权以及屠杀，迫使数以千计的黑人进入北部。

在北部，黑人受到的敌视几乎是同样的多。一些北方城市甚至不允许黑人进入城市范围。另一些城市则到处是私刑和暴力。北部的暴力行动中最使人震惊的是1908年发生在伊利诺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一次，在此次暴乱中，两名黑人受私刑，四名白人被杀，七十名受伤。五十份起诉书控告进行私刑的暴民领袖，但无一人受惩罚。

黑人的抗议行动朝两个方向发展：分离出去和加入美国社会。两位重要的黑人领袖，一位是布克·T·华盛顿，他主张通过工作和职业上的自助和培训，虽然对社会有好处，但黑人可获得

* 指用谷物交租的佃农。——译注

独立。另一位是W·E·B·杜波依斯，他也强调教育，但他终极目标是取消黑白隔离以及使黑人在美国社会中获得充分平等。杜波依斯提出“有才能的十分之一”的主张——一批有教育的杰出人才是提高种族地位的关键，而不是华盛顿所主张的那种手艺训练。

杜波依斯以后在回忆他与华盛顿的分歧时写道：

“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我相信‘有才能的十分之一’获得较高等的教育，以他们的现代文化知识，可以指导美国黑人进入较高的文明社会。我懂得，若不如此，则黑人必然受白人的领导，而对白人的领导我们永远不可相信其能指导黑人获得自我才干的充分发挥和获得最高的文化”……

“除此项分歧外，还有一个更为尖锐、明显的争论。它始于塔斯克基技工学校的兴建，而且始终围绕着布克·T·华盛顿，我称之为‘塔斯克基领导核心’的成员，……”^①

杜波依斯批评华盛顿，说他竭力反对在黑人中开展政治运动、还在塔斯克基制定了各种政治目标——一种打上“塔斯克基领导核心”标签的方针。华盛顿告诉黑人，他们不应在要求政治权利的运动中过于激进，他们应依靠“虽缓慢但可靠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所拥有的财产、知识和高尚的品格。”^②

华盛顿成为政府有关国内外黑人事务的首席顾问，经常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咨询。塔斯克基学校是一个不仅为美国黑人，而且为非洲黑人进行教育的中心。华盛顿对待黑非洲的观点一如对待美洲黑人的观点。他鼓吹在现有的政治和种族秩序范围内采取同样自助的政策。南非的殖民地

^① W·E·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黎明时的黑暗：论一篇种族概念形成的自传》（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0年出版）70页至71页。

^② 布克·T·华盛顿：《从奴役中站起来：自传》（纽约：多伯尔德佩奇公司，1901年出版）第236页。

官员征求他的意见时，华盛顿写道：“既然黑人必将生活在英国政府管辖之下，他们应懂得喜爱和尊敬这个政府，甚过其他任何机构。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时，他们应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公民教育和培训。认为布道者总在教育人去尊敬掌权的统治者的说法，并不都是正确的。”^①

华盛顿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他的“亚特兰大博览会的演讲”中（杜波依斯称之为“亚特兰大妥协”）。他说，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应象“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② 华盛顿承认相互间的需要，鼓吹白人应支持黑人获得隔离教育体制。¹⁷⁷

在华盛顿为种族隔离进行说教时，当南北两方采用隔离法律时，杜波依斯则通过宣传鼓动以追求平等权利。他以建立“尼亚加拉运动”组织作为开展工作的手段，后者在以后成为各种族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③的奠基者。当时急需成立一个新组织的直接诱发原因是，全国煽起了以伊利诺州斯普林菲尔德暴力行动为蓝本的种族主义高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首批战斗行动之一就是发起一项反私刑法規的运动，它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随着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维护世界民主的战争，黑人成群地参加武装部队，再次为自由事业而战。武装部队中有三十六万多黑人。闻听国家对民主承担义务的呼唤，黑人再次找到了新的希望，希望民主将普及到他们。大批南方黑人到了北方，希望在繁荣的战争工业中谋求工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不断增长的种族仇恨。他们被工会拒之于门外，为左邻右舍的白

① 路易斯·R·哈兰：“布克·T·华盛顿与白人的负担”见《美国历史评论》第11期（1966年，1月号）499号。“给格雷斯·莱恩罗普·卢林夫人的信，1905年1月23日华盛顿国会报刊图书馆。

② 见本书原文，195—199页。

③ 见兰斯顿·休斯：“为自由战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记事”，见本书原文210—214页。

人所驱逐，在街上遇到袭击；但是他们比在贫苦的南部还是过得好一些。

黑人的希望并不久长。1915年三K党在南部各州复活。它迅速蔓延到西部和北部。1917年7月在东圣路易斯城，因一所罢工的工厂招募黑人引起了一场流血的种族暴力行动。当地许多该死的工会领袖们挑起反黑人的歇斯底里。对被杀害人数的各种估计悬殊很大。据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至少有三十九名黑人和八名白人被杀，数以百计的黑人受伤或残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个调查组公布的数字为一百七十五人死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刊物《危机》的报道为一百二十五人。约六千名黑人无家可归。发生了广泛的抗议行动，包括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静默抗议游行，八千至一万人行进在第五大街，鼓声低沉，旗帜上书写着：“总统先生，为什么不能使美国民主有保障？”最后，十名黑人和四名白人被判犯杀人罪，大多数被捕的白人被释放，或判短期徒刑。1919年头六个月内，发生了二十五起种族暴力冲突，战后的第一年，七十余名黑人受私刑，其中数人为退伍军人。

1919年7月，在芝加哥发生了另一次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由于城市黑人人口的增长，将少数民族的集聚区向外扩张，伸至白人居住范围内，致使紧张关系加剧。暴力冲突起因于一名黑人少年淹死于密执安湖通常为白人居位的地段。暴力冲突延续了十三天，三十八人死亡，五百余人受伤。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美国三十年来的私刑：1889—1918》，它成为发起一次强大的宣传运动的开路先锋，此一运动包括在各大报上整版的广告，以及二百余次抗议集会。1922年众议院以二百三十票对一百一十九票通过了一项联邦反私刑法案，但一名南部参议员喋喋不休地发言，阻挠此议案的讨论，使之在参议院夭折了。

战争年代中的其它斗争则为反对联邦雇工的隔离制度和联邦雇工中歧视黑人的解雇，以及抗议部队中对黑人的不平等待遇，特别是抗议美国驻法国军队要求法国人不得与黑人有友好表现的规定。

战后，对国际问题表现关注的黑人，派出代表团参加“和平会议”，为前非洲殖民地的独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出现了一位积极分子，他是富有战斗精神的波士顿《卫报》的编辑詹姆斯·门罗·特罗特。1914年特罗特曾经访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求结束威尔逊政府中各联邦机构的种族隔离。在特罗特说到黑人领袖们曾经支持以威尔逊为首的民主党的选票而被人称之为叛徒后，威尔逊大发雷霆结束了这次会晤。在“和平会议”上，特罗特号召国际上对美国黑人权利的支持。杜波依斯也参加了“和平会议”和“泛非会议”，他又是后者的主要组织者。这种对国际事务表示新的关注的另一个表现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了一项支持海地独立的运动，海地当时被美国所占领。

所有这些抗议运动都使用了强烈的言词，这就使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一些更激进的组织一道，对司法部长米彻尔·帕尔默的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攻击。

在国际舞台上，焦点一直集中于非洲和海地——黑人的国家——这一关注与国内的文化繁荣形成对照，例如“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及马库斯·加维的黑人民族复兴运动。黑人中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觉醒。虽然出现了一些孚众望的作家，如阿兰·洛克，佐拉·尼尔·瑟斯顿，兰斯顿·休斯，克劳拉·麦凯，康特·卡伦，詹姆斯·维尔顿·约翰逊，乔治·斯凯勒以及琼·图默等，但是黑人的形象却受到彻底的歪曲。在“新黑人”运动中，怒吼的二十年代里却只看到“欢乐”、“愉快”、“大笑”、“纯朴”的形象。在询问那些把黑人当作偶像崇拜的白人，究竟

他们对种族间有多少了解时，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说：“他们不把黑人看作一个民族，而是从他们身上来表现美国并非一切都好。”^①

“哈莱姆文艺复兴”并非市区白人所见到和为之高兴的那种情况；它是一般黑人对自己，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祖先发生兴趣的表现。文艺和二十年代规模最大的黑人群众运动——加维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均渊源于黑人的种族自豪、尊严和美感。加维运动吸引着黑人群众中数以百万计的成员和同情者。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目标是灌输种族的自豪感，在非洲发展独立的黑人王国，在美国黑人社会中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简言之，即美国黑人与世界各地黑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1925年加维因利用邮件进行诈骗被判入狱之后，此一运动遂行瓦解。柯立芝总统于1927年为之减刑，加维被驱逐出境。^②

黑人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袖们一直是激烈地谴责加维，他们的追随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直到“大萧条”使劳动群众的困苦成为注意中心之前，他们不断鼓吹合法改良。

180 1. 北方移民

黑人移居者的信件

埃米特·J·斯各特

有关劳工介绍人的信件

亲爱的兄弟：我以高度尊敬之心，书此数行祝您身体犹如我此时一样，十分健康。亲爱的先生，我在《保卫者》上见到您长

① 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哈莱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形成》（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1965年）183页。

② 节自《马库斯·加维的哲学主张》，199—203页。

* 埃米特·J·斯各特编：“黑人移居者的信件，1917—1918”《黑人历史杂志》第二卷（1919年7月）305—306页，331—336页。

期帮我们谋求工作。我能干水泥工和石工。我给伯明翰一家公司去信，他们寄给我一张表格，说明给我一张两块钱的车票，头一个月付我工资的十分之一，在我到了底特律，他们送我到上工的地方之后，我应付出二十四元九十二分。在付清他们的二十四元九十二分之前我必须呆在那里。因此我想离开莫比尔到那边去。不知道那边能否养活我自己和我一家人。我的妻子是个裁缝，我们想在5月15或20日动身，因此请你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回信告我。我的妹夫也想去。他是一个木匠。因此请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想到底特律去，如果不行，请告诉我们，我们去哪里都行，只要最后能到底特律。我们等着照你说的办。这儿等待黑人的，只有这些南部白人给我们的苦日子。我们四个星期什么也没有干。卖给黑人的一切东西都贵得很。请在你的回信中告诉我，请你为你的兄弟帮个忙。

1917年4月26日，亚拉巴马州，莫比尔

先生：不久前我在芝加哥的《保卫者》报上看到，你需要我找到干各种活计的人。我愿告诉你，我可以给你带去你需要的干各种活计的人。或者由我自己送他们去，以便亲自推荐，保证使你满意。¹⁸¹这些人中，有的我已经给他们当了二十年工头了，干各种活的都有，铁路工、锅炉工、机械车间工人、铁匠、混凝土加工和铺设管道，以及其他任何工作，他们都能吃苦耐劳，可以干任何种类的工作，还可以干泥瓦工等。办公室的工作除外，劳动活什么都可以。我介绍的人不会有一个图轻松的，都是干苦活的人，也不会想要高工资，请立即给我回信。

1917年5月16日，路易斯安那州，阿尔吉尔斯

亲爱的先生：我是贵报的一名长期读者，在此地之巴拿马咖啡店报摊上可以买到贵报。××先生，目前我受雇于州际人寿与

事故保险公司做代销生意，但是由于有色人十分迅速离开此地，我的工作目前已无利可图。在你们城里我有一些年轻朋友劝我到芝加哥来，我才下了决心要来。但是在离开此地之前，我想请你谈谈某些行业的情况。我正在此地购买房地产，每月付款，现在每个月约付出十四元，我薪金低，在百物昂贵的情况下，不可能长期付款以保护我不被取消上述财产的购买权，因为我的月薪不到五十元。 $\times \times$ 先生：你认为我可以把这里房子租出，带妻子到你们那儿去，经济情况会好些吗？我身体健壮，只要工资好，什么活都愿干。我当切肉工有相当的经验，一些工厂可以作最好的证明，其中之一是本市的“斯韦夫特公司”。我希望你能清楚地理解我，我的目标是老老实实的生活，不梦想走其他什么途径。我随时可以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芝加哥是我印象最好的地方。我认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黑人，相信你，我才写信给你听取你有关这件事的忠实的意见。感谢今日报纸上以“了解自己”为标题的专栏的材料，希望获得你的真诚的合作。

又及：一个非熟练工在那边平均工资约为多少？伙食费和房租是多少？如果我来，是不是自己先来找个落脚处，安排好了以后我的老婆再来，这样是否更好些？

1917年5月12日，田纳西州，孟菲斯

有关1917年北方大批移民运动的信件

182

先生：请你告诉我们可以找到工作的那些工厂的名字。并请说明5月15日的“北方大移民运动”的情况，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来。许多人喜欢农场工作。如果你愿意协助，黑人将动身前来。

1917年4月21日，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先生：我读到过关于有色人种的消息。从报纸上知道5月15

日大移民的汽车要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日子离今天还有一个月。请你帮忙告诉我它们要到达的地点，我很想知道这事，因为我是一个穷女人，和丈夫一道扶养五个孩子。曾有三个孩子已死去；有两个女孩是双胞胎，今天满六个月。在莫比尔，我的丈夫养不活他们。这儿是我的老家，但是我们没法在这儿呆下去，芝加哥《保卫者》报说得对，我的丈夫每天只能挣到1.50元钱，一个月却要付7.50元的房租，不能养活我和他本人以及孩子们。我二十五岁，生了八个孩子，我想离开这个狗窝，因为我不知道在这儿怎么才能把他们养活，我想到芝加哥去，我知道在那里可以养活他们。我的丈夫拼命想到那里去，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在那边挣多点钱养活孩子们。请你帮忙告诉我，汽车将在哪里停下，这样他就可以去，到那个可以照顾我和孩子们的地方去。我听说车子不到这儿来，我可以要丈夫去找，他可以到车子要去的地方去碰，从那里到芝加哥去。现在就说这些。希望很快看到回信。需要你帮助而发愁的朋友。

1917年4月25日，亚拉巴马州，莫比尔

亲爱的先生：我写这封信是恳请你的援助和指教：我怎样才能在你处顺利地找到我这一行的工作，我将要乘5月15日大移民的车前来，我希望尽可能立即找到工作。

我是一个排字工和印刷工，经验丰富。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没有行型活字排版的经验，但在印刷厂里我可以干任何其它工作。请按上述地址立即写信给我。对你在这方面给我任何帮助和消息，谨预致谢意。¹⁸³

1917年5月7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亲爱的先生：今致函是想知道有关当前在芝加哥找工作的情况。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旅馆工作人员——任何部门，如看门、侍

者、服务员助手或任何有关旅馆的工作，希望你的回信能告诉我，根据芝加哥《保卫者》上的广告，告诉我怎样才能到芝加哥去。我是一个老老实实、干活认真的工人。必要的话可以提供保荐书。1911年曾在帕尔默旅店干过，当咖啡馆的服务助手。回到南部的时间不长，北方的大移民运动一开始，我就决定回芝加哥去，因为我熟悉这个城市。希望能很快听到你有关此事的消息，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1917年5月13日，佐治亚州，罗马

亲爱的编者：我是一名《保卫者》报的读者，我很想知道5月15日的北方移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很想了解此事，因为有好多人准备在这天动身，我们问起仓库代管人时，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我请求你在下星期六的报纸上说明，那天的情况究竟将怎么样，这样我们了解全部情况，可以作好准备。这儿好多妇女想要在那天去。她们都是干活的妇女，现在我们在这儿找不到什么活干了，白种女人告诉我们想要挣钱就到北方去。我们都诚恳请求你在下星期报纸赐复，如果这样，我将一字不漏地仔细阅读《保卫者》，星期六一到，我宁愿饭不吃就去读报。这是我衷心的希望，希望你们的报纸在南方继续办下去，直到每个人都能读到它，因为它是上帝给黑人带来的福音。

致最好的问候

1917年4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亲爱的先生：衷心地希望先生告诉我5月15日星期二发起北方大移民是怎么回事。谣言传遍全镇，准备在5月15日这次移民中动身，《保卫者》首先在2月10日说到这次移民。我的丈夫在北方，已经为我们一家作好准备，而且听说这次旅行、15日从这

里去北方要花六美元，并可带一大家子，如果这确实是真的，那我真是沾光了。请马上写回信告知，说明这是不是离开南部的迁移。几乎所有南部人都为这次移民、或者称它为旅行在作准备。请马上回信，我们急切想离开这个一贯投民主党票的南方。

1917年5月2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亲爱的先生：写此信只是为了请你告诉一点情况，我想知道，是否能同什么好人联系，到公司里找个工作干，因为在南部这里，事情糟透了。希望你能尽快告诉我。说什么也不要在报上登出我的名字，我想，作为同种族的人，一定会象基督徒的朋友一样互相照顾。我是一个司机，靠这一点点工资养不活我一家。在南部，人们对我们的这些黑人坏透了。你帮助过你同族人，现在请帮助我一家人离开这儿，这儿粮食太贵了。我等着你的回音。别在报上登出我的名字，但是请马上给我回信。

1917年5月12日，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紧密团结起来*

W·E·B·杜波依斯

这是世界危机，在未来悠长的岁月中，人们将指出1918年是伟大的“决定性日子”，这一年，全世界将决定它是顺从军事暴政和建立永远为武力统治的和平——如果可以称此为和平的话；还是制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威协，开创一个全世界的合众国。

我们有色人以非常的兴趣看待这个结局。今日德国当权的势力意味着黑人和一切深色人种要求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希望的破灭。不要犹疑。战争在进行，让我们忘记我们特有的苦难，同那些为民主而战的白人同胞和盟国肩并肩地紧紧团结起来！我们不

* 《危机》第十六卷“社论”（1918年7月号）。

是作一般的牺牲，而是愉快、自愿、勇敢地昂起头去牺牲！

185

杜波依斯的堕落*

休伯特·H·哈里逊

一份最近的陆军部公报声称，“可以忍受的苦难”正在产生和已经产生出一种“不是不忠，而是大量的不安和怨恨情绪。对这种情绪，甚至他们的领袖们以最大努力也无法加以疏导。”这确也说得对。当前的形势的根本问题在于：那些被白种主人“承认”是我们的领袖的人（他们怕麻烦不同我们商量），以及那些由我们挑选并在我们中间实际上已获得领袖地位的人，他们正在被人们重新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人们抵制。

在上述后一类人中，最使人震惊的例子是《危机》的编辑杜波依斯博士。杜波依斯的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从前为黑人种族服务的表现，无疑一直是高尚的、勇敢的。而且，他的行为虽给他自己招来同种人对他的莫大的非难，但行为的本身似乎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谴责。要专门研究对他的非难的是非曲直，人们应根据伴随其产生的环境和形势来评断。

杜波依斯第一个明显的错误在于《危机》7月号的社论“紧紧团结起来”。但是，这一错误（且不谈这篇短论的倾向和总的精神）在于一句话：“战争在进行，让我们忘记我们特有的苦难，同那些为民主而战的白人同胞和盟国肩并肩的紧紧团结起来。”就我们所知，句子后半部分，并未引起非议，错误在于句子中用斜体字的部分。所有黑人批评者都看到这点。杜波依斯最了解我们“特有的苦难”，而陆军部公报中称之为“可以忍受的”，它

* 休伯特·H·哈里逊：《非洲觉醒》（纽约：波罗出版公司，1920年）哈里逊一度为社会主义党信徒，后成立黑色美国人自由同盟，他声称，加维主义产生于此组织。由于他的“黑人第一”观点而受到其他黑人领袖们，包括菲利普·兰道尔夫，钱德勒·欧文和杜波依斯的批评。

包括私刑、隔离和剥夺公民权。他也最了解有了这些苦难美国黑人不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人权，以及他们的选举权（这是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自由）。博士的批评者认为，除非黑人的生命、自由和人权获得安全和保证，否则美国不能利用黑人去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这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不应使上述权利成为不必要，而是应使它们更为必要。

人们可能会问，“可是为什么不应把这几个字看成仅仅是笔误，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呢？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因为在开头提到的第一类“领袖们”，他们同样鼓吹放弃生命、自由和人权，并且把他们的怯懦掩藏在为战争作牺牲的支柱之后，他们不是早已声名狼藉了吗？那么，杜波依斯的观点，可以标志他进入了这种人的行列，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的“投降派”，而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他曾经是表现杰出的——也只有这些原则问题使他能保持杰出地位。

其次，在知道杜波依斯在陆军部被提升，当上斯平加恩少校的上尉助理（副官）时，他在社论中用的这句话，就更具有邪恶、阴险的意义了。这两件事从动机和个人利益的效果上看，是紧密配合，互相联系的。

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把杜波依斯看作中世纪的一位骑士，他脱去了甲胄，枪口朝下，还卸下了踢马刺。这位目前在黑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不论他去当上尉或者留下来当编辑，结果都是一样。这件事断送了他。

但是，这件事在7月份的《危机》社论发表以前很久，就有它的根源。不久前，听说政府对《危机》进行调查，因为据认为它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尽管这一行动并未公开进行，但人们为之哗然。敢于表现思想的黑人似乎认为这次行动无异于声称：抗议私刑、隔离和剥夺公民权，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但是，诡称得到埃米特·斯各特和斯平加恩少校的支持，报社召集了编辑们的会

议，到这时人们才明白过来。事情开始明朗化，把编辑们召来开会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费尽心机将模棱两可的语言，用在他们的报告中（见陆军部公报），同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会议的过程告诉人民——所有这些，使黑人对他们和他们的领导地位越来越无信心。同时使他们（作为领袖）对有色人思想的影响，不起什么作用了。

187 杜波依斯是“被召去开会的”编辑们中最杰出的人之一，因此，对于目的在于强调默认奴隶制度美德和阿谀奉承这样的一种商讨，他肯定是责无旁贷的。提供一个上尉的职衔，以及杜波依斯的献媚，接踵而来又出现这么些事情，甚至使他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同伴们也认为，这些现象明确证实了以前只不过是属于怀疑之事，即领袖们的种族决议已被篡改；而杜波依斯已在某些方面参与此事。这一系列连贯的戏剧性行动（5、6、7月），其间的联系，已十分清楚，除了说明是有意识的、残忍的、有目的的策划外，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了。同时，与斯平加恩少校的联系又说明，个人间的友谊与对公众事业的信心如何结合，并未正确解决。

由于杜波依斯有较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他能以行动表现出，他是够格留任《危机》编辑的；但是我们恐怕要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因为我们的领袖们，象凯撒妻子一样，肯定是受人怀疑的。

——1918年7月

1919年芝加哥种族骚动*

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

在美国全国各地，战后重新调整的紧张局势骤然发展为公开

* 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合著：《黑人都市：北部一城市中黑人生活的研究》，第65—73页。

的暴力行动。在劳动战线以及人的肤色界线问题上，深藏的恼怒、忐忑不安的恐惧和潜伏的怀疑，突然显示出来。被战争压制下去的群众对抗行动，此刻又以加倍的疯狂东山再起。对工人，有“帕尔默袭击”，对黑人，则有私刑和暴力。在南部，更为紧张。由军队复员回来的黑人士兵，在旅行中开扩了眼界，他们也对种族等级制度构成了威协。他们回来本应各得其所。种族间的冲突浪潮席卷全国，波及南、北双方的社会各阶层。

芝加哥未幸免于暴力骚乱的灾难。1918年，那时出现的零星¹⁸⁸地炸毁黑人住所，不过是1919年的五天骚动的前奏，这次骚动至少有三十八人送命，招致五百余人受伤，损失了价值二十五万元的财产，使一千余人无家可归。自1816年以来，黑人首次成为流血惨剧的中心人物。那时，他们曾经是英雄，而现在，他们被视为反面人物。^①

芝加哥骚动的爆发，以及这一切动乱的总的背景，1917年7月4日芝加哥《论坛报》的一条新闻作了报道。它报道了一次抗议集会，反对在伊利诺州东圣路易斯发生的流血骚动。文章的标题是：“律师提醒此地黑人武装自己”，并引了一位芝加哥最受尊敬、最保守的黑人领袖的一句话：“现在要以长枪和短枪将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另一名同样杰出的领袖的话亦被引用，宣称他“希望，为了在东圣路易斯被杀害的每一名黑人，上帝会令白人在战争中付出十万条性命。”^②

芝加哥骚动起因于1919年7月炎夏的一天，在海滩游泳场上发生的一场争吵。一名黑人孩子在第二十九街海滩游过了那条打算要隔离黑人白人的界线，他受到一群白人孩子用石头的袭击。在成群的黑人和白人沐浴者进行争执时，孩子淹死了。黑人浴者怒火冲天。谣言在海滩传遍：“白人杀死了一个人。”结果发

① 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芝加哥黑人》（芝加哥大学，1922年）第12—20页。

② 1917年7月4日《芝加哥论坛报》。

生了一场斗殴，海滩警察、白人、黑人群众均卷入其中，引起了为时六天的骚动。

激战发生在各黑人住区街头。黑人从有轨电车中被抓出来痛打；一帮帮歹徒们在黑人住区游逛，任意开枪射击。这是一场大屠杀，而不是两年前偶然的投炸弹行径了。但是黑人这次进行了反击。

在爱尔兰人和黑人居住区之间的西边和南边界区上下，袭击与反击特别激烈。年轻的白人一帮一伙——所谓体育俱乐部成员——由资助他们的监护政客们默许，袭扰黑人社会，攻击他们长期嘲弄为“非洲佬”、“捣乱鬼”、“脏鬼”、“黑炭”、“黑鬼”的人，黑人成了他们的猎捕对象。在此后两天里，牲畜栏周围的白人住区附近一带和铁道两旁燃烧的房屋烟雾腾腾，是被激怒的黑人进行反抗无声的明证。

189

大多数黑人领袖们的内心反应是矛盾的。在公开场合，他们克制，进行调解，约束那些进行战斗的群众；私下里，他们虽然承认暴动的恐怖，但是同所有的黑人一样，他们认为战斗是正当的自卫行动，表明黑人无法忍受对他们的虐待。他们认为，如果暴力行动针对不平等待遇，并不是坏事。对他们说来，坏事可以产生好事，这次暴动就具有这样的矛盾因素，威尔逊总统曾用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则用来看待俄国革命。

然而，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老移民”*，他们都把暴动看作种族关系黄金时代的悲剧性结局。他们强烈地反对南部黑人，认为是南部黑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一些有代表性的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在一起想方设法结束这种动乱局面。在发言人中，有一位律师，他是1893年从佐治亚州绕加拿大到达芝加哥的，他学习法律，并积累了一些财产。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部来的黑人才产生了大量动乱，并号召“上述地区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黑人尽

* 芝加哥黑人与白人均用此语称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居住于芝加哥的人。

力协助予以平息。”

许多黑人反对一名“老移民”。此人发表演讲，责难黑人进行暴动，声称“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黑人受到了这样的教育，他们必须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策。”

当他继续说下面一段话时，他们谴责他是“汤姆叔叔”。^{*}他说：

“这种连续的报复行为，可能要延续到惹得白人发疯时才罢休，如果白人一旦发疯，我们就会知道，黑人将遭到什么样的下场。我们一些人忘记了白人给了我们自由、选举权，以及与他们平等条件的生活，还对我们的工作付给优异的报酬。我们还获得许多其它福利。”

他们还嘲笑他是“白人的黑鬼”，因为他警告说：

“如果白人作出决定，黑人已证明无资格有选举权，那么，¹⁹⁰这种权利就可能被取消。我们还将看到，要想获得我们通常获得的其它恩赐，也不那么容易了。那时，我们将会怎样呢？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一无所成。我们同白人作对就是同自己作对。我们可以引起一场暴动，但结果制止暴动的还是白人。我们对于为什么会引起骚乱并不感兴趣，而是应该想，怎么去制止它。德国人曾经认为这些美国人很好对付，他们不会动手，于是闹下去，直到惹得美国人发了疯。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如果此事再延续三天，我们的人就再也找不到活干了。”

然而，他们认为，如果他的解决办法能够公正地采纳，他们

* “汤姆叔叔”，哈里特·比彻·斯托关于废奴主义年代的著名小说中的主人翁，已成为有色人种中逆来顺受的黑人的象征，因而此词用于讽刺、谴责那些被认为对白人拍马奉承的黑人。

就同意他的解决办法：“如果城市无法恢复秩序，那么我们就用军管的办法，施行军法，收缴行凶者的武器。”^①

甚至那些相当保守的黑人领袖亦感到痛苦不安，这种痛苦感在“天祐医院”1919年度报告的语气中表露了出来。医院当局对于医治暴乱中伤员的效率引以为荣，曾将其当时工作的详情作过如下的报告：^②

……从文特沃斯大街及其附近来了一群年轻的白人暴徒，主要是男孩，冲进了黑人区。他们一到就进行破坏，伤人害命。有一次暴徒们还向医院射击。这天傍晚，十五名受害者来到医院就医，其中一个是白人，其余均为黑人……大多数是被刺伤或击伤，少数是枪伤。

早在星期一午后三时，一群暴徒就集合在医院周围。医院中群情激愤，许多医护人员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和艰苦工作而精疲力尽，由于人的禀性太弱，不能忍受这种可怕的血淋淋的场面而要求离去……但是，除了有时出现暂短的紧张情绪外，他们都坚守工作岗位不休息，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因为医院里一开始就难以获得食物。

自星期日午夜至星期一午夜，整整二十四小时内，计有七十五名受害者接受医治。一些人在受到治疗后由朋友领走，一些人则死去。伤员中有九名白人。病房和急诊室增放了帆布床，凡是可利用的地方全都住满了，于是，伤员们只好躺在地上。

医院需要大量的医疗用品和食物供应，设备与用具受到严重损失，手术工具丢失或者受到破坏，床垫被损，家具遭破坏。

① 引自《凯顿—华纳研究》原稿。

② 1919年天祐医院和训练班的年度报告：《天祐医院在1919年7月的种族骚乱中》。

报告中有关对白人伤员的医治，其中关于骚乱的两段是作了夸大的：

人们应该记得，黑人住区的情况正好与某些白人所在地区情况相反，任何冒失的黑人只要一出现，不论是男是女，或者是婴儿，都被残酷地杀害。所有的骚乱实质上都是由这些白人区的暴徒帮伙引起的。

“白人医生当然在此时不工作，而许多黑人医疗人员，以及三位黑人家庭实习医生则日以继夜地工作，有时，同一时间内六个手术在进行。”

各报纸每日均以头条新闻报道暴乱消息，同时又撰文抨击。芝加哥劳联机关报《新多数派》，以明显地位刊登一篇文章“工会白人会员一读”，提醒工人们“组织纠察线，仇视暴力行动”，并强调重大的责任落在他们身上，“不是由于他们与当前动乱的发生有关，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有助于结束这一动乱。”^①一般群众注意这篇文字，读着它，但并不赞同。可能是对它的同情意见分歧，而它的诚意又令人迷惑。

在警察表现出无能为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不愿制止对黑人的袭击之后，暴乱第六日，州的国民军才迟迟出动，结束了这场暴乱。

和解（1920—1922年）

暴动的结果之一是，芝加哥白人把黑人当作“问题”的倾向性大为增加，南部人口的迅速涌入，激发了对他们的作用的认识。1915年和1917年的选举表明，他们在共和党中不断增长的政

^① 引自《芝加哥黑人》第45页。

治力量——民主党政客们以及“老好政府”的势力，均忧心忡忡看待此一局势。此时的暴动，报章上厉声疾呼的标题，国民军枪上刺刀在街上巡逻，以及伴随而起的歇斯底里，这些，都将“黑人问题”深深地烙印在城市人民心上。

平民领袖们特别关心，他们决定要求对这场灾难进行研究，因而州长洛登任命了超党派的、调解种族纠纷的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调查此次暴动的起因，并提出建议。它的建议在此后二十年中为一些市民组织的活动，诸如“城市联盟”、“青年会”以及各类公众组织机构奠定了模式。委员会的报告是实行《黑人法典》以来芝加哥黑白人关系的第一部正式法典。

在进行一年研究之后，委员会报告说，它虽提不出“即时可行的挽救办法”，没有“恢复种族间和睦相处的迅即可达的途径”，但是委员会提出了某些建议，寄希望于“种族的相互了解与同情，随后将是和睦相处与合作。”委员会将信心寄托于“各界市民的良心”，并认为“进展应从逐步脱离1919年出现的那种不光彩行为开始。”

此次暴动后，立即出现某种赞同实施隔离法令的情绪。白人行政区的高级行政官员在市政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种族调解委员会调查此次骚动起因，并“公正地划出一段或数段地区……旨在使界区内或只属白人，或只属黑人居住。”市长汤普森的黑人议员领袖，市参议员路易斯·B.安德逊，“以尖锐的言词和愤怒的情绪发言”，^①反对此项决议。决议被提交司法委员会，随后被否决。州长的委员会亦强调不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宣称：

“通过调查，我们深信……有关放逐或隔离的办法均属非法和不实际，不但不能解决而且将加剧种族问题，延误在调整过程中公正和稳妥地解决问题。”

^① 见1919年8月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黑人已在芝加哥住下来！

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提出它的指责，毫不犹疑地将责任诿之于产生暴乱的环境。甚至政府一级的机构亦被要求分担罪责。委员会建议警察、国民军、州的律师以及法庭纠正正在海滩、操场以及在暴动中所作的“纯属不公正的保护措施”；斥责各法庭在处理黑人案件时的不严肃行径，以及警察在拘留时的不公正歧视。它¹⁹³建议关闭白人青少年的“体育俱乐部”。它要求当局“迅速取缔黑人居民区中淫盗麇集之地，当前在此种地区恶习之所以特别盛行，乃由于官方的疏失所致。”市议会与各管理部门被要求以更果敢的行动征收或拆毁“一切不宜于人类居住的房舍，而委员会又发现，它们大多是在黑人居住区。”垃圾弃置，废物遍地，街道待修，据称此种情况都是由于黑人社区被极度忽视的结果。建议在黑人区扩建更为充足的娱乐设施，并应保护黑人享用本市各地公共设施的权利。

要求教育局在选调黑人各社区学校校长与教师时，要特别慎重；减轻学生过于拥挤的状况，以及采用二部制的学校的负担；应认真执行关于旷课和发放未成年人工作许可证的规定，并应设立充足的夜校。通知餐馆、戏院、商店以及其他公共福利场所，应明文规定“黑人依法有权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待遇”，敦促上述场所在政策和行动上照此办理。

详明地告诫雇主与劳动组织，不得利用黑人充当罢工破坏者，不得将他们排除于工会和企业之外。建议“对黑人工人应与白人工人一视同仁”。鼓励黑人参加工会。“那些追求私利的煽动者，不论黑人或白人，他们在允许黑人获得平等会员资格的各业工会中，利用种族情绪实行隔离的工会，”均应受到严厉谴责。

至于争夺生活空间的问题，在一份针对白人民众的报告中，

有一节反复作了说明，黑人有权在本市任何地区生活。报告点出了几个多年来黑人与白人和睦共处的地区，提出黑人区的房地产的跌价，常常是由于多种原因，并非由于黑人在此居住；同时还谴责了任意提高房租，指明住房建筑的数量与质量问题“导致芝加哥暴动问题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最后的结论认为，“赞成强制实施隔离或排斥黑人的手段，将使局势更形恶化。”

然而，并非所有委员会的意见与批评均指向公共机构与白人。那些最近成为企业工人的黑人亦被告诫，“应放弃争取哪怕是提高少许工资的行动；放弃在没有正当理由下而进行罢工的行动。”在一份声明中还对有色人社团提出一种含蓄的批评，它敦促黑人“可以较为自由地向社会机构献出财力与人力，这些机构是由它们的成员的集体精神培植起来的；还可以较为自由地向社区的一般社会机构贡献力量。”并要求黑人“勇敢地、坚持不懈地……抵制在他们住地内任何罪恶行径的出现”，支持任何防范淫盗和犯罪的行动。

委员会对不断增长的种族意识表示特别关心，骚动本身就是这种意识的明证。黑人社团被警告，“虽然我们承认黑人种族尊严的正确含义和社会价值……但是，过多地按种族利益考虑和谈论，只会使人们增加对种族隔离的兴趣，因而妨害种族问题的调整。“黑人报纸被忠告，应较小心并较准确地报道有关黑人和白人冲突事件，不应在种族问题上使用令人敏感的标题和大作文章。调查表明，有几个黑人的小组织，诸如“加维小组”和“阿比西尼亚人小组”等，他们尖锐地反对种族间的任何合作。委员会非直接地批驳他们：“我们向黑人组织建议，它们应在他们团体里文化不高的成员中传播正确的种族信仰，同时不主张煽起种族仇恨、刺激黑人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宣传和鼓动。”最后，还表扬了“芝加哥城市联盟、黑人教会以及其他组织，他们促进了从南部来的黑人移民在芝加哥生活的调整工作。”

除了上述一类具体建议外，报告还提出一项长远的教育计划，制定长远计划的理由是，“无论黑人或白人，均未在感情和思想上彻底清除传统的偏见……而只有在偏见消除之后才能达到完全相互了解与同情……。因此改造必然是缓慢的。”

社会与民间组织、工会与教会均被要求“清除一个种族对另一种族的谬误的看法”，诸如“由于错误的成见和错误的作品而引起的共同的倾向：认为所有黑人都属于同一类人，智力和道德低下，感情冲动，具有一种内在的犯罪倾向，特别是在性方面的犯罪倾向。”委员会谋求戳穿种族优越论的神话，它提出下列说明：¹⁹⁵“我们愿以事实提请那些害怕因雇佣黑人工人而引起黑、白工人冲突或失去白人工人的雇主们的注意，在委员会调查的企业中，有百分之八十九的企业单位，黑人与白人密切合作，两者之间很少出现摩擦。”

为完成此项计划，应鼓励黑人与白人团体间经常互派演讲人，要求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鼓励两个种族的孩子们参加学生活动，以此作为在这些学校和社会中增进相互了解、促进种族间的良好关系的途径。”那些在报告中被严厉指责的日报，被要求对敏感的黑人犯罪问题降低调子，报道更多的黑人成就的消息。作为对《保守派》报“八十年代”一文中提出的黑人白人关系中的一个刺激性问题的让步，委员会建议在种族的称呼上“黑人”一词应用大写字母开头，避免用轻蔑的和不必要的挑拨性词语“黑鬼”。①

① 《芝加哥黑人》595—651页。

2. 隔离与联合

亚特兰大博览会上的演讲*

布克·T·华盛顿**

董事长、董事会的先生们、市民们：

196

南部三分之一的人口为黑色人种。在此地区，谋求物质的、文明的或精神的财富的任何事业，如果忽视我们人口中的这一组成部分，决不能获得高度的成就。董事长和董事们，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们黑人广大群众的想法：在美国黑人前进的每一阶段，他们的价值和地位，从未得到过象这次宏伟的博览会上的经理们给予的这样恰当、这样慷慨的承认。自从出现自由的黎明曙光以来，这种承认将促使两个种族间友谊更形密切。

不仅如此，而且这次所提供的机会将在我们之间唤起一个工业进步的新时代。在我们新生活的最初年月里，我们从上层而不是从底层开始更多的是谋求国会和州议会中的席位，而不是谋求不动产和工业技术，举行政治会议和进行政治演讲比起开办奶牛场和蔬菜农场对我们更具吸引力。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缺乏学识又没有经验。

一艘海上迷航多日的船只，突然看到了友船。遇难船的桅杆上升起了信号旗：“水，水，我们渴死了！”友船上立即答复：“扔下你们的水桶来。”遇难船上又一次升起了信号旗“水，水，给我们水！”接着得到回答：“扔下你们的水桶来！”第三次、第四次的信号也得到答复：“扔下你们的水桶来！”遇难船船长终于明白了指令，放下了水桶，拉回来满桶亚马逊河口新鲜和闪

* 布克·T·华盛顿著：《自传：从奴役制中站起来》（纽约：多布尔德出版公司，1901年第218—225页）。

** 布克·T·华盛顿（1856—191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黑人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著名领袖，黑人运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译注

亮的水。对我的种族中想要在外国土地上改善他们的条件，或是过低估计发展与南部白人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的人，我将说：“扔下你们的水桶来！”——扔到我们周围那些愿以各种人道的方式同我们交朋友的各族人民当中来。

扔到农业、工业、商业、国内各种行业和各种职业中来。就这点来说，无论给南部以任何其它罪名，但说到商业时，事情简单而又明瞭，正是在南部此地，黑人在商业领域中获得做人的机会，而在强调这样的机会方面，再也没有比这次博览会更有说服力了，这一点是值得牢记在心的。我们最危险之处在于，以被奴役到自由的跃进中，我们可能忽视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的群众是靠我们双手生产所得来养活的，因而没有想到我们的繁荣发展是同我们学会尊重和赞扬普通劳动的程度相应发展的，同我们学会把智力和技术投入普通职业的程度相应发展的，是同我们学会区别表面的和实质的东西、区别生活中华而不实和实际有用的东西的程度相应发展的。只有懂得耕田和写诗是同样光荣时，一个种族才能繁荣昌盛。我们必须从生活的底层开始，而不应从上层开始。¹⁹⁷我们也不允许由于不满而看不见我们的机会。

对于希望这些在外国出生，有着陌生的语言和习惯的外地迁来的移民能够为南部繁荣昌盛出力的白种人来说，请允许我重复一句对我们黑人说的话：“扔下你的水桶来！”扔到八百万黑人中来，你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在那种已经证明背信弃义意味着家破人亡的年月里，你们考验了他们的忠诚和信誉。扔下你的水桶来！扔到这样的人中来：他们不罢工，也不从事劳工运动斗争，他们耕种你们的田地，整治你们的森林，修建你们的铁路和城市，从大地提取财富，帮助创造南部发展的壮丽图景。扔下水桶来！扔到我的种族中来！象你们现在做的一样，帮助和鼓励他们，培养他们的手、脑和心灵。你会发现，他们将买下你剩余的土地，在你们田野的空地上使鲜花盛开，管理你们的工厂。这样

做，可以肯定，犹如以往一样，你和你的亲人在未来将处在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忠诚、最守法令、最守本份的人当中。往昔，抚养你们的孩子，在病床边看护你父母，泪眼模糊地送他们去坟墓安息，这些已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真诚不贰；而在未来，我们将温顺地忠心耿耿守护在你们身旁，不许外人靠近，必要时准备牺牲我们的生命以保卫你们，把我们的工业、商业，民间生活和宗教生活与你们的交织在一起，这样，我们两个种族的利益将融为一体。在一切纯粹是社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象五个手指一样的分离而立，但在一切对我们共同的进展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上，我们就象一只手一样。

除非我们都获得高度的智力和高度的文明发展，否则我们任何一方都无法自卫、无法获得安全。无论何处出现压制黑人充分发展的行动，就让我们将这些行动转化为激励、鼓舞的力量，使黑人成为最有用和最有才智的公民吧。而这种努力，或者说这种手段，正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这种努力使双方得福——“赐予者得福、受赐者亦得福。”

谁也不能逃脱人类或上帝的必然法则：——

不可变的法律注定

有压迫就有被压迫者，

有罪恶必有受罪者，

让两者并肩走向命运之神。

这一千六百万只手，或者帮助你把货车朝上拽，或者违背你的意愿把货车往下推。我们或者构成南部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愚昧和犯罪，或者构成三分之一人口的才智和进步。我们或者为南部企业和工业的繁荣昌盛作出三分之一的贡献，或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僵尸，阻滞、消沉、拖住国家进步的每一个行动。

博览会的先生们，在我们向你们展出我们进步发展中的绵薄的努力时，你们不应抱过多的期望。三十年前开始时，我们仅有零

零星星的一些被褥、南瓜和家禽（都是从各地零散地收集来的），我们还记得从这些东西开始走向创制和生产各种农具、车辆、蒸汽机、报纸、书籍、雕刻、木刻、绘画，走向经营杂货店和银行的道路，走过的道路经历了一个劈荆斩棘的过程。虽然我们对展出这些依靠自己生产出来的成果，引为骄傲，但是我们也无时无刻不牢记：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帮助，我们这次展览会将大大辜负你们的期望。这些帮助不只是来自南部各州，而且特别是来自北部的慈善家们，他们的赠予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祝福和鼓励。

我们种族中最明智者懂得，对社会平等的问题进行煽动是极为愚蠢的；同时也懂得，进一步获得一切权利，应是严峻和不断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强制的结果。一个种族如若长期在某种程度上离群索居，则不能对世界市场有任何贡献。诚然，我们应获得一切法权，这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行使这些权利而作好准备，则更为重要。此刻在工厂中有机会挣得一块钱，比起在演讲的剧场中花一块钱有价值得多。

在结尾时，我愿重复说，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机会比得上这次博览会，给予我们如此多的希望和鼓舞，让我们如此亲近地靠近白人种族，可以说，我们是在这里躬身朝向陈列着你们和我们种族奋斗成果的圣坛。而在三十年前，我们两个种族实际上都是白手起家。我保证，在你们解决上帝设置在南部的巨大复杂的问题的行动中，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获得我们种族的耐心和同情的帮助；我们唯有永远记在心上，尽管从这些大楼中的农业、林业、矿业、工厂、文学和艺术的陈列品中，可以看到将来的良好的发展，然而让我们祈求上帝，在消除地区性的分歧和种族间的仇恨及怀疑方面，在决心执行绝对公正的法律方面，在各阶级志愿遵守法律各项规定方面，将获得一种大大超出于物质成果之上的更大成就。这种成果伴随着物质的繁荣，将把我们可爱的南

部带进一个新的天堂、新的世界。

马库斯·加维的哲学*

——马库斯·加维

我见到的未来

对个人、民族、国家来说，应该奉行何种行动方针作为我们毕生的事业，现在是决定的时候了。对每个黑人，对整个种族来说，为了自己的自由事业，应该奉行何种行动方针，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组织“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人，决心向着人类自由的伟大目标前进，争向上游前进！我们有决心将拦阻在我们进步路上的一切障碍搬走，彻底清除，因为我们期望看到光明的锦绣前程。

黑人作好了准备

五年来“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一直向世界表明，黑人准备贡献一生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其他种族和其他国家的人，对于黑人要求为自己并且由自己采取行动的态度，大为惊讶，这种惊讶十分普遍，以至于各种组织在世界各地出现。它们旨在阻碍和破坏我们种族的这一前进行动。它们到处发动宣传，企图歪曲这个组织的目的。一些人说，这个组织是在种族间制造倾轧和不满；一些人说，我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仇恨其他民族。一切通情达理、心智健全、忠诚老实的人都知道，“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毫无此意图。我们组织起来纯粹是为了从工业方面、商业方面；从社会上、宗教上和政治上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组织起来并不是

* A·J·加维编：《马库斯·加维的哲学和主张》，（纽约，环球出版公司，1923年）第1卷，73—78页。

为了仇恨别人，而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要求获得全人类的尊敬。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相信它是公正的。我们下定决心，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要把自己奉献给正义的祭坛。我们向全世界声明，非洲应解放，整个黑人种族应从工业的束缚中，从抵债劳役制中，从奴役制中解放。我们在此项声明中表示，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决不宽恕。我们不希望其他种族进行干预，但是我们决心要让其他种族听到我们的心声，我们要获得我们被赋予的理应得到的权利……

把“鳄鱼”当朋友

黑色人种们，我要向你们说，伟大的未来在等待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而懦怯软弱。我们应明白，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未来均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应开创未来，掌握命运。我们组织“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人保证，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挫败我们。反对势力只会使我们工作更努力，使我们团结更紧密，数百万人将团结如一人，向着我们自己树立的目标前进。新的黑人决不会受骗上当，新的黑人决不听从任何不同他们呼吸相通、患难与共的人的劝告。我们已经受苦三百年，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时刻已经到来，只有那些与我们同过患难的人，才能理解我们的感情和精神。只有奴隶才能理解奴隶的感情，不幸的人才能理解不幸同胞的精神；同样，也只有受苦的黑人才能理解他们的同志的精神。奇怪的是，此时居然有那么多人对黑人如此关心起来，愿意告诉他们怎样行动，应该参加什么样的组织。然而过去却没有人这样关心他们：使他们两百五十年来不致成为奴隶，使他们在获得自由以后不致遭受劳役抵偿制和奴役制的压榨；奇怪的是，上述这样的人此时居然会如此关心黑人，告诉他应听从什么样的组织，应支持什么样的领袖。

虽然我们正向着光明的未来接近，但是我们还处在危险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要么接受正确的理论，要么被许多世纪包围我们的欺骗宣传所压倒。

欺 骗 人 民

我们种族的许多领袖告诉我们，一切都如人意，一切都将自行解决，美好的日子将要来临。是的，我们全都知道，美好的日子将来临；我们全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将回到乐园；但是我们也明白，尽管我们抱着希望，希望通过基督的恩典进入乐园；但是，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乐园中的事物，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你不得不面对人世，就象人世对待你一样；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物质时代，生活在变动的年代，种族和民族谋求自身利益的年代。你所期望的只不过是归还人世所给予你的一切。我们在召唤全世界四万万黑人，采取决然的立场，抱定坚定的态度，我们要取得稳固的地位：我们应该是一个获得解放的种族，我们应有自己的自由的国家。我们下定决心，要有一个自己的自由国家；我们下定决心，要有一面旗帜；我们下定决心，要有一个政府，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

以 眼 还 眼

人们可能藐视我们的想法，他们可能嘲笑。本国的大城市报纸可能讥讽我们；是的，白人可能笑话黑人谈论政府的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会有这样一个政府；我还要对你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个罪恶的世界，因此，人们信奉这样一条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虽然，人人都相信报应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同时又是人，即使在大多数基督徒的心目中，报复心理有时也会涌上心头。

尽坏事叫他弟兄上当，而他又会受到同样的报应？是的，德国人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虐待法国人，但是在1918年法国却报复了德国人。这就是历史，历史本身在重演。打击黑人、虐待黑人、屠杀黑人、烧死黑人、囚禁黑人、嘲笑黑人、蔑视黑人，总有一天你们会得到同样的报应，因为人类命运的决定权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人。今天，这个种族兴旺起来，明天它又衰微；今天，黑人是世界上其他种族和民族的踏脚凳；明天，黑人可能在伟大人类的台阶上占领最高的一级。

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人类历史时，难道黑人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国家，不曾一度强大过吗？是的，诚实的历史学家们可以想一想埃及、埃塞俄比亚、廷巴克图的文明鼎盛的年代，它们超出于欧洲、亚洲之上的年代。当欧洲还是吃人的种族，野蛮的种族，赤身裸体、未开化和不信神的人的时候，非洲已经有一个文明的黑人种族，他们掌握了艺术、科学和文学，人们受到教养，举止文雅。据说，人们已经信仰神灵。那些以美丽的十四行诗欢乐吟唱古老诗歌的伟大诗人们，他们的诗歌中甚至提到圣灵与埃塞俄比亚同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悲观失望？黑人们，你们曾是那样伟大；你们应该再次振兴。不要丧失勇气，不要失去信心，要向前进。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组织起来。分裂，只会受剥削，被劫掠，被杀害。组织起来，你们就会迫使世界尊敬你们。如果说，世界对你们不予考虑只因为你们是黑色人种，因为你们是黑人，那么，通过组织，你们四万万人将撼天动地，排山倒海，就象参孙^{*}一样将殿堂扳倒于他自己和腓力斯人的头上。

* 《圣经》中人物。希伯莱人的英雄，他力大无穷，给腓力斯带来一场浩劫。见《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士师记》第8—16节。——译注

激励人心的景象

因此，我认为，黑人们通过“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是完全可以为生存而斗争的。我有着一幅未来的图景，眼前我看到了一幅被拯救的非洲的图景，星罗棋布的城市，发达的文明，数百万幸福的孩子们在来往穿梭。为什么我们要失望？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进步的年代中自暴自弃、自甘落后？要记住：你们是人，上帝创造你们，你们是造物的主人。人们，要提高勇气，把自己从泥潭中解脱出来。掌握住命运之星给你们的希望。是的，向命运之星争取你们的希望。不能让人类把你们踩在脚下，不能让人类破灭你们的雄心壮志，因为人类不过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平等的朋友；人类是你们的弟兄，不是你们的主宰，不是统治你们的老爷。

我们，“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成员感到高兴；我们是乐观的。让他们一起来破坏我们吧！叫他们成群结伙来破坏我们吧！我们将加倍战斗！如果有人问我成功的原因，我会回答说：反抗。谁反对我，我会更加战斗；如果想看到黑人的真正价值，那就反对他们。在“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领导下，他们将进行战斗、闯出道路、在不久的将来达到胜利。非洲将再次表示出黑人价值的美好的品德，表现出黑人的决心：自己解放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遥远了。

“全国黑人委员会”批评 布克·华盛顿*

——“全国黑人委员会”论华盛顿先生，1910年致大不列

* 见《美国黑人历史文献》，赫伯特·阿普塞克编（纽约：堡垒城出版社，1951年）第884—886页。小册子：“美国的种族关系”（1910年），为杜波依斯手稿。

颠和欧洲人民：

下列署名的美国黑人深以为憾地闻知，最近有人企图使英国和欧洲确信：黑人在美国的境况是令人满意的。黑人们诚挚地希望情况果真如此，但是他们有义务说明，如果布克·华盛顿先生或任何其他人给国外以如此印象，即美国的黑人问题处于令人满意的解决过程中，那么，他给他们的印象是不真实的。

我们说这点，并非出自对华盛顿先生任何个人怨恨。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有充分的权利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华盛顿先生的巨大的财政方面的责任使他依靠富裕的慈善界。为此，多年来他一直是言不由衷，不说出全部真情实况，而只讲美国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希望用以掩盖全部真实情况的部分事实。²⁰⁴

我们的人在人们一阵感情冲动中获得了解放，接着仍然是手无寸铁，任凭被惹恼的、一度衰弱的前主人人们的摆布。我们唯一的防卫手段是我们获得的选举权，我们运用它以获得内战的真正果实。没有它，我们就会再受奴役，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为自由而奋斗。然而，我们刚要使我们近三分之二的人摆脱愚昧无知，我们这一代人刚刚积累起价值六亿元的财富，我们手中这一选举权在保卫我们民权和财产权已成为愈益必需时，即被武力和阴谋诡计夺走。

今天，大量黑人聚居在八个州，对那些有财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甚至可以通过法律，而且通常是按法律不给选举权，而那些最无知的白人却投票选举。这种企图将黑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置于最低劣的白人绝对政治控制下的行径，每日在发展。

随此而来的是有步骤地企图剥夺黑种人受教育权利的行径。在广泛宣传的一项所谓“普及”教育制度下，今日居住在美国的黑人孩子有机会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本来为教

育黑人孩子而设的那部分基金，却常常用于白人身上；而支持教育的个人捐赠，倒成了公众负担的义务，确实令人不堪忍受。

在各行各业中，我们受到歧视只是由于种族和肤色的不同；但这一事实却继续不断地向世界歪曲报道，说什么这是由于条件所致而形成的自然区别。

例如，我们通常被迫居住在条件最恶劣的地区，由此而造成的死亡率却被称作是一种种族的特点，并作为进一步歧视的原因。当我们设法在较好的地区购买住房时，我们却时时处于暴徒袭击的危险中，或者就象此刻在巴尔的摩一样，立法实际上是阻止我们这样做的。

同样的工作，我们被迫接受低工资，而我们的生活标准却受人非难。足有一半的工会拒绝我们参加，声称我们降低了劳动价格，说我们是“工贼”。

一种长期延续下来的种族等级制度，强迫并限定我们只能从事粗笨的职业，而这种职业的工作条件是极端恶劣的。

我们在南部的妇女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护，而且被当作下流女人嘲弄。肆意进行公开侮辱已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惯例，这种惯例，使她们即使有可能，也难于在旅店、火车、餐馆和剧院享受应有的待遇。甚至在基督教教堂中，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被告知，要么受隔离，否则不受欢迎。

最恶劣的莫过于在法庭上蓄意不公正的审判。不仅在已往二十五年中有三千五百名黑人公开地遭受暴徒的私刑，连粉饰门面的和虚伪的审判都没有，而且在整个南部每天照例不断地利用法庭这部机器，不是为了防止犯罪和纠正黑人的刚愎自用，而是为了激起公众对黑人的不满和报复，以及为了增收公共资金。对付犯罪作为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几乎成为南部普遍施行的一种制度，虽然私人租用劳役这种明目张胆的残暴行径已经被制止，但是基本原则仍然未变。

在美国各地，量才录用的老的民主原则，一旦运用时，在反动政策下，它根本不起作用。这项政策规定，即使有才干的人只要他有半点黑人血统，在政治和工业界，均不得择优录用；而且还利用公开侮辱和丑化作为武器，将他们压在底层。今日南部各地普遍提出对任何有黑人血统的人均不得给以任何社会礼遇。甚至发展到不得称呼他们为“先生”、“女士”、“小姐”。

为了反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坚强勇敢的美国人，不论白人或黑人，都在战斗。但是他们需要，并且非常的需要美国和欧洲的道义支持，支持这一不分肤色而普遍承认人权的斗争。如果有人自己在美国每日受到侮辱和欺凌，却向人家说，一切皆好，这不啻打自己的耳光。但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误解了真实情况，那又是另一回事，对此可以一笑置之，不必放在心上了。

（签名）

马克斯·巴伯。文学士，《黑人之声》编辑。

C·E·本特利。前任圣路易斯博览会牙医诊所协会主席。

贾斯廷·卡特。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律师。

S·L·科罗泽斯。神学博士，哥伦比亚特区非洲人基督教圣公会牧师。

乔治·W·克罗福特。文学士，法学士，律师，前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法庭法官。

詹姆斯·R·L·迪格斯。文学硕士，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²⁰⁶神学院院长。

W·E·伯加德特·杜波依斯。哲学博士，《黑人灵魂》等书作者，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国际法律协会会员，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秘书。

阿奇博尔德·H·格林基。已故美国驻圣多明各领事。

N·B·马歇尔。文学士、法学士、律师，布朗斯维尔士兵军事法庭顾问。

弗雷德里克·L·麦克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律师。

G·W·米彻尔。文学士、法学士，费城律师。

克莱门特·G·摩根。文学士、法学士，律师。前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参议员。

爱德华·H·摩里斯。Grand Master of the Grand United Order of Odd Fellows in America.

N·F·莫塞尔。医学博士。费城道格拉斯医院医务主任。

詹姆斯·L·尼尔。全国独立同盟档案秘书。

威廉·皮肯斯。亚拉巴马州塔拉德加学院拉丁文教授。

威廉·A·辛克莱。《奴役制后果》作者，“宪法同盟”矿区秘书，该组织代表美国黑人的十分之九，有一万五千名黑人牧师参加该组织。

哈里·C·史密斯。《克利夫兰杂志》编辑，任俄亥俄州议会议员达六年之久。

B·S·史密斯。律师，堪萨斯州前任州助理法官。

威廉·门罗·特罗特。文学士，《波士顿卫报》编辑。

J·米尔顿·沃尔德伦。神学博士，哥伦比亚特区西罗浸礼会教堂牧师。

欧文·M·沃勒。医学博士，纽约布鲁克林区医生。

亚历山大·沃尔特斯。神学博士，非洲人基督教圣公会牧师。

尼亚加拉运动之原则声明*

进展：尼亚加拉运动会议成员1905年7月11日、12日和13日于布法罗召集年会，庆贺美国黑人在已往十年中无可置疑的进展，特别是在提高文化、购置产业、控制犯罪、提高家庭生活水

* 1905年。此宣言可能为杜波依斯博士起草。杜为“尼亚加拉运动”创始人。

平、发展文艺方面以及在管理宗教、经济和教育机构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性和行政的能力方面。

选举权：同时，我们认为美国公民中这一阶级的成员应着重而且持续地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认为成年人应有选举权；我们相信，无人如此善良、聪明和富有，人们完全可以将其邻居的福利全部委托给他。

公民自由：我们还支持反对剥夺我们民权的斗争。所有美国公民均应根据其行为和品德，有权在公共娱乐场所享受平等待遇。

谋生机会：我们对于经济生活中不给予我们平等机会，表示特别不满；在南部乡村，这种不平等发展为劳役偿债和实际上的奴役制；在整个南部，它趋于挤垮劳方和小型企业；在各地，常常在不公正的法律支持下，美国人的偏见使得美国黑人要想获得象样的生活水平更为困难。

教育：应免费为所有美国儿童实施小学教育，并应使小学教育成为一种义务教育。应充分地向所有人提供中等学校教育；在我们这个全民国家的任何地区，各阶级和种族，均无权垄断高等教育。我们认为，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结构，尤其是在南部，美国应资助公立小学教育。我们特别主张应对此进行一致的宣传，直至达到目的。我们主张在南部增加公立高中教育的设施，在那里美国黑人几乎全部没有获得此等教育的机会。我们赞成有设备完善的职业和技术学校以培训技艺人员。给予几所高等院校充分而慷慨的捐赠，必须专款专用于具有诚挚、善良愿望为种族谋福利的人身上。

法院：我们要求各法院的法官必须正直，陪审团的遴选不应有肤色的歧视，对黑人和白人的犯法者，应实施同样的惩罚措施和同样的改造。我们要求为无人赡养的孩子们设立孤儿院和农业学校，为少年犯罪者设立少年教养所，废除野蛮残忍的租用罪

犯劳役的制度。

民意：我们严正指出，这个国家在人权问题、共和政府、人类的兄弟情谊等问题上，听取充分的公众舆论的倾向已明显衰退。我们祈求上帝，这个国家不致于堕落成为一伙吹牛者和压迫者的天下，而应恢复先辈们的信仰，即人人生来自由平等，并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卫生：我们要求卫生条件——要求有机会居住于象样的住房和地区，要求有机会在身心健康环境中养育我们的孩子。

雇主和工会：我们把人们这样对待两个对立阶级的行径公之于众，使公众对此厌恶：雇主一方在紧急情况下招进无辜的美国黑人工人，然后既不给他们提供保护，也不让他们长期就业；而工会一方则只因为他们是黑人，便排斥、抵制并欺压这批成千上万的劳苦工友。这种做法已经加强并且还将加强劳资双方之间的敌对，而且使双方脸上都不光彩。

抗议运动：我们决不容许给人以这种印象，即美国黑人甘愿低人一等，会在压迫下退让，在侮辱面前低首下心。虽然在孤立无援时我们会忍受，但是只要美国还存在不平等，千百万美国人抗议的呼声决不会不传到他们同胞的耳中。

肤色界线：只是由于种族和肤色不同而加以歧视，这是野蛮行径，无论习俗、权术和偏见怎样把种族歧视乔装打扮，把它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全都不管。由于愚昧、道德低下和疾病而加以区别对待，这是向恶势力作斗争的合法手段，我们对此无可非议；但是，纯粹是由于生理上的特征，出生地点不同，皮肤颜色差异而进行歧视，这是没有理智的人类兽性的陈迹，全世界将会、也必然会因此而感到羞耻。

“黑人专用”车辆：我们反对“黑人专用”车辆，因为其作用是、也必然是叫我们为三等的设备付头等的费用，叫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侮辱，使我们惶惶不安，让人们随心所欲地摧残

我们男人、女人的尊严和自尊心。

士兵：我们遗憾地认为，这个国家从未充分适当酬答黑人士兵，他们曾在五次战争中以鲜血保卫自己的国家，国家却一惯不按他们的才能进行提拔。我们认为将黑人子弟排除在陆军和海军训练学校门外，是不公正的。

战争修正法案：我们请求议会通过适当的立法以保证充分实施这些有关自由的条款，包括美国宪法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

压迫：我们拒绝接受这样荒谬的原则：压迫者是被压迫者一切权利的至高无上的支配者。²⁰⁹ 美国的黑人被偷盗、被强夺、被鄙视，他们在极端困苦中、在压迫下进行斗争，因而他们需要同情，但得到的却是非难；需要帮助，但得到的却是阻挠；需要保护，但得到的却是暴力；需要正义，但得到的却是施舍；需要领导，但得到的却是应该懦弱、卑躬的教导；需要面包，但得到的却是石块的袭击。此等事如不改变，上帝决不会认为这个国家是正义的。

教会：当前基督教会的态度，尤其使我们奇怪和惊讶——它们要求人们屈从于种族偏见的态度加强了，要求缩小人类手足兄弟之情的态度加强了，要求将黑人隔离于圣殿之外的态度加强了。对于二十世纪文明来说，这是错误的、非基督教的、不光彩的。

鼓动工作：对于上述不平之事，我们毫不犹豫地进行控诉，不断大声疾呼地控诉。无视、忽略或者原谅这些错误，只能说明我们自己不配有自由。不断进行果敢的鼓动工作才能走向自由之路，为了走向这个目标，“尼加拉运动”已开始寻求各种族一切人的合作。

援助：同时，对于我们的同情者，从昔日的废奴主义者直至今日仍主张机会均等，以及那些曾经以钱财和贫困帮助过而现在

仍然帮助我们进步的人，我们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责任：我们要求、我们应当要求而且将继续要求获得上面列举的权利，同时上帝也决不容许我们此刻忘记落在我们人民肩上的相应的义务：

投票的义务。

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

工作的义务。

遵守法律的义务。

讲卫生和守秩序的义务。

送孩子上学的义务。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义务。

我们将此宣言、控诉和祈求呈交美国人民，呈交万能的上帝！

210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成*

兰斯顿·休斯

这封最后导致成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是马丽·怀特·奥文顿读了那篇记述伊利诺州斯普林菲尔德在独立节发生的种族暴动的感人文章后，立即给作者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写的。沃林的文章生动地记述了1908年夏天发生于该市街头的一次为时两天的劫掠和焚烧黑人住房的暴动。白人无缘无故对一名黑人理发员和一名八十四岁的老人处以私刑，他们只不过是在监狱中找不到要找的犯人。这次暴动约七十人重伤，将数以百计的黑人驱逐出城。整个暴乱在林肯大厅附近发生，离“伟大解放者”的坟墓不到两英里。沃林在他的名为“北部种族冲突”的文

* 摘自兰斯顿·休斯的《为自由而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历史》（纽约，诺顿公司1962年出版），第20—24页，第25页，第27—28页。

章结语称，要激发“废奴主义者林肯和拉夫乔伊的精神”以帮助黑人从受压制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他问道：“谁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哪些有力量的公民团体打算支持他们？”

奥文顿小姐给沃林的信中提出，他们应探讨一下究竟能干些什么来挽救北部和南部令人悲痛的种族关系局势。在斯普林菲尔德暴乱前的十年中，美国发生了一千多起私刑。单就1901年来算，在大规模血腥暴乱中，有一百零五人被暴徒公开处死；他们受不到警察的保护，而私刑者们却逍遥法外。自1900年以来，一场种族暴乱象瘟疫一样席卷全国，从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起，往北远至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伊利诺州，招致数以百万元计的财产损失，数百人的死伤。所有这些暴乱，加上每日黑人受到的诸多不便，形成一幅实在悲惨的图景。

为了讨论此一严重局势，1909年新年的头一周，三个人在曼哈顿区沃林的寓所会晤。²¹¹这三个人是，奥文顿小姐，一位富有的北部人，她对种族问题有全面的研究；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南部的记者，具有自由的种族观点；还有亨利·莫斯科维奇，一位犹太社会工作者。他们都关心民主和黑人。他们决定发出号召，请一些杰出的美国人签名以召集一次会议。号召将于1909年1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发表，由《纽约邮报》的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撰写。号召书的一部分为：

亚伯拉罕·林肯诞生百年纪念日将临，可能广为庆祝和致贺，但如不注意或不清当前黑人男女状况——“伟大解放者”曾竭尽力量以保证他们自由——那么，势必不可能正确对待此一纪念。……如林肯先生能活着再看看这个国家，他将悲痛和难过。他会了解到，1909年1月1日佐治亚州仿效南部其他各州的榜样，已经从新开始了一次旧时南部邦联剥夺黑人公民权的行动。他会了解到，据认为是保护美国自由的堡垒的美国最高法

院，已经拒不利用任何机会公平正直地审理剥夺数百万人公民权的案件……他会了解到，最高法院……已制订了如此之类的原则，即如果个别州同意，“白人与黑人在同一时间经常去同一集市，或者出现在公民集会上，讨论全体公民不分种族都感兴趣的问题，均视为犯罪。”

在许多州，林肯会看到，黑人男女们——为了他们的自由，曾经有数十万士兵牺牲了生命，他们现在却坐的是隔离的列车；还要付头等车厢的车费，而受到的是三等车的待遇；他们在车站、在各娱乐场所均被隔离。他会看到，一个州接一个州，拒不履行其基本职责、拒不给黑人以教育的机会，使他们能最有效地行使公民权利。除此之外，在北部、南部以及西部——甚至在这个因林肯而闻名的斯普林菲尔德，对黑人无法无天的袭击正在发展……主张“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的作者，亦不得不为之震惊。

“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默许……因而我们号召一切民主的信奉者参加一次全国会议，讨论当前的恶行，发出抗议，重新发动为争取民权和政治自由的斗争。”

这一文件由六十位杰出的人士签名——其中有简·亚当斯，
“赫尔出版社”的创始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波士顿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约翰·海因斯·霍姆斯牧师；非洲人圣公会主教亚历山大·沃尔特斯；犹太法学博士斯蒂芬·S·怀斯；艾达·B·韦尔斯·巴尼特；慈善家J·G·菲尔普斯·斯托克斯；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海约克山学院院长玛丽·E·伍利；雷·斯坦纳德·贝克；玛丽·丘奇·特雷尔；莉莲·D·沃尔德；托利多市市长布兰德；惠特洛克；W·E·B·杜波依斯博士。
²¹²

这次号召的结果，于1909年5月30日在纽约亨利街住宅区举

行了各族人民的招待会，开始了此次讨论会，至6月1日，在库珀工会举行了群众大会，结束了这次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产生了有四十名成员的“全国黑人委员会”的组织。该组织在此一年中举行了四次很好地听取意见的公开会议，吸收了更多的会员。

1910年5月的“全国黑人委员会”第二次年会上，选定了新的名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其宗旨正式记录在案：“在美国公民中促进权利平等、消除种族等级和种族偏见；增进有色公民的利益；保证他们有平等的投票权利；增加他们获得公正的法院审理、孩子受教育、按才录用、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机会。”在该组织的此项文件上签署的人员有：马丽·怀特·奥文顿，杜波依斯，奥斯卡·加里森·维拉德（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之孙），约翰·海因斯·霍姆斯，沃尔特·E·沙奇斯。虽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到1910年5月才定名、次年才组成，但是其成立之日仍认定为维拉德撰写之号召书发出之日——1909年2月12日，即林肯诞辰百周年。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首任主席为穆尔菲尔德·斯托里，波士顿市的一位杰出的律师。威廉·英格利希·沃林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翰·E·米尔荷兰为司库，奥斯卡·加里森·维拉德为出纳，弗朗西斯·布拉斯科尔为执行秘书；杜波依斯为宣传和研究理事。由于奥斯卡·加里森·维拉德的努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得以在维齐街《晚邮报》的大楼里设立一间免费的办公室。从一开始，该组织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均为多种族的。理事会由八名前“尼亚加拉运动”的成员。

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后三个月内，它在芝加哥设立了第一个地方机构。²¹³同年夏天，它就开始了合法的工作。一开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为一名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佃

农吁请赦免，由此开始，终于对美国的种族格局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这个黑人由于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死刑，这名警察在半夜里闯入他的小屋指控他违背契约。年轻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动了一场紧张的宣传运动，通过新闻和小册子，揭露了对黑色种人的不公正行径，并宣传了该协会的目标。它的机关报《危机》由杜波依斯博士主编，于11月创刊……

这份《危机》期刊，由于杜波依斯在编辑上的辉煌才干，在黑人读者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而且吸引了许多白人的注意力。创刊号发行一千份，很快抢购一空。至第一年底，即拥有一万二千名读者。最后它的发行量增加到十万余份。它在“一月人物”专栏中突出报道了杰出的黑人，并且在“肤色界线”栏中刊载了全世界的种族问题和运动进展的消息。它刊登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每月活动的要闻，同时每年以图片作综述，报道黑人大学毕业生情况，获得高等学位的记录，因成绩优秀而被选为PBK联谊会的人，以及其他学术成就。有关黑人生活的书籍和戏剧的评论，是该刊物十分重要的部分。年轻的作者们在《危机》上发表他们的诗歌和故事。诗人、长篇小说作家杰西·雷德蒙·福塞特被约请为主编，哈佛大学培养的阿古斯塔斯·格兰维尔·迪尔为业务经理。

创刊号上，杜波依斯声明，《危机》主张“美国民主的最高理想，主张理智而热情地坚持努力以获得这些权利并实现这些理想。”《危机》成为忠于黑人的美国头号刊物，并且在二十五多年的时间保持了这一地位。当《危机》成为自给自足，以其自身收入支付工作人员薪金，而不由协进会基金补助时，它成为献身于社会工作的全国唯一不依靠补贴的杂志。它的创办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国家文化生活的巨大贡献。

至1913年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美国有二十四个分会，

• 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译者

它的预算增至一万六千美元，但是暴乱和种族歧视仍有增无已。这一年有七十九人受私刑。1912年统计为六十三人——平均每周有一次以上的大屠杀。因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扩展是出于全国的需要……至1914年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美国已有五十个分会……

除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外，年轻的协进会仍然有着漫长的道路。这条道路极为艰难。有势力的慈善家们，他们大多是布克·T·华盛顿思想的一派，不给协进会以支持。保守的白人，甚至某些杰出的黑人均攻击它是“激进派”。他们指责它的完全平等的方案如果不是乌托邦，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人甚至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纲领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有害无益。各地报纸很少有人给它的活动以同情的报道。在某些城市《危机》不得公开出售。在南部的一些地方，由于害怕暴徒的报复而不能组织分会。

第五部分

萧条年代 引言

马库斯·加维曾经比任何其他领袖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群众的信任，然而他的纲领却缺少能使黑人投身其中的行动计划。他们可以加入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并且获得应得的赞扬和支持，但是，人们除了对黑人的品德以公开的赞扬而感到一些满意之外，别的什么感觉就没有了。大萧条中，一些组织应运而起，将普通老百姓卷入其中。萧条对美国人的冲击，以黑人为甚，因为黑人始终处于经济的最底层。据估计，1933年哈莱姆区的潜在劳动大军中，有百分之六十六失业。

查尔斯·约翰逊在《黑人经济状况》一书中写道，1929年在费城，白人失业率为9.0，黑人为15.7，1932年白人为39.7，而黑人则为56。^① 汤姆·卡恩在一份为“产业民主同盟”写的研究报告中说，八年“新政”以后，“黑人劳动大军仍有百分之二十五失业，白人则为百分之十三。”^②

1935年，靠救济生活的黑人有二百余万。各地靠救济生活的黑人比例，大大超过白人：在底特律为四倍，圣路易斯、纽约和

^① 查尔斯·约翰逊：《黑人经济状况》（纳什维尔：菲斯克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19页。

^② 汤姆·卡恩：《平等经济学》（纽约：产业民主同盟，1964年）第17页。卡恩说，在1940年至1954年间，不是“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黑人收入有所提高。黑人中等家庭收入由白人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六。

伯明翰为三倍。^①

在全国许多地方黑人加入了“失业联合会”和“饥饿行列”。联合会的目标首先是争取立即救济，其次是争取通过失业补贴的法案；此外，联合会还宣扬种族团结。

在此一激进化时期，共产党成为争取黑人权利的前锋战士之一，并在黑人中稳步地发展了党员。除在经济生活的领域进行其活动之外，共产党还积极发动保卫南部法院审判中受害者的运动，例如斯科茨博罗的一群受害男孩，谴责亚拉巴马州在私刑恐怖气氛中的奸淫掳掠。这些运动，为争取民权自由和平等审判的斗争作出有力的贡献，并且吸引了黑入党。

纽约《先驱论坛报》于1933年10月8日称，黑人共产党人数的增加，表明“存在一种要求改善条件的战斗精神和进取心”。文章的结论说：“这就是萧条激发起来的情绪——主要是指向白人的愤怒情绪；动乱不安以及要求进步的激烈情绪。这一切都是陌生和新鲜的，它一反黑人建立起来的一切传统。雄心取代了宿命论，渴求代替了逆来顺受——然而那些重要的传统并未一扫而净，甚至在饥饿和造反的哈莱姆区，仍有人在拨动某些旧时的琴弦。”

三十年代，“产业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兴起，它向美国劳联建立的旧同业工会进行挑战。产业工会主义者敞开大门欢迎有组织的黑人工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工会秘书赫伯特·希尔说，黑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了企业中的第一个滩头阵地，但是大多数劳联的工会在三十年代仍然实施一项严厉的排外主义政策。”希尔指出，在产联的初创年月中，“美国工人史上第一次出现成千上万的美国黑人成为工会会员”。^②

^① C.S. 约翰逊：“黑人与当前危机”，见《黑人教育新闻》，第10期（1941年7月）第588页。

^② 赫伯特·希尔：“工联与黑人，种族歧视纪事”，见《评论》，第28期（1959年12月）第482页。其节录见本书原书第480—488页。

黑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新组织。在哈莱姆区，“哈莱姆工会”在第125号大街为就业而斗争，工会纠察队行进在大街上：“没有工作就不购买。”

犹如过去一样，战争为白人和黑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大量的黑人受雇于国防工业，志愿参加军队。也同过去一样，一开始黑人遭到拒绝，直到武装部队，以及在此之前还对黑人闭门不纳的企业需要大量人力时，才开始接受黑人。1940年冬，百分之七十五的国防工业不接受黑人。到1944年，黑人在民用企业中受雇人数比1940年多一千万。麦克威廉斯在1946这样写道：“尽管继续抵制增加黑人，但是受雇充当熟练技工和领班的人数，1944年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半熟练技工人数亦增加一倍。战争开始以来，企业中的黑人女工增加了四分之一。”^①

陆军中，有百分之七十的黑人海外部队担负无技术的非战斗勤务，海军中百分之八十的黑人任炊事员、勤务兵和勤务军士，而干此等差事的白人水兵仅百分之二。据《1944年黑人手册》统计，“黑人士兵大约三分之二是在各种勤务部门服役。”

1944年和1945年间的冬季和春季“突出角战役”造成了急需部队的局面（当时德军突破了盟军在诺曼第的战线），后勤部队的黑人志愿兵被接受为步兵补充人员。黑人志愿兵组成步兵排，并在白人连队中编为一个排。^②

黑人再一次争取到可以为国而战的机会，在军中发动了多次反隔离的斗争，以及军事基地内外反歧视的斗争。对局势的焦虑不安最后在1948年导致杜鲁门总统发布取消军中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在国内，向华盛顿大规模进军的威胁，迫使罗斯福总统发出一项“实行平等就业”的命令。该项命令受到许多黑人领袖的

^① 凯里·麦克威廉斯：“黑人在战争中的概况”，《黑人文摘》第4期（1946年5月）第72—73页。

^② 保罗·C·戴维斯：“军中黑人”，《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第24期（1948年，第508页—509页）。

欢迎，但是一些人则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罗伊·威尔金斯在《阿姆斯特丹新闻》上写道：“总统采取守势，明确地就黑人问题说话了，而且这也是他最有效的发言方式——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现在要等着瞧的，是究竟有多少诺言能保证实现。”

为了争取政府发布关于就业中反歧视的命令，黑人拒不听从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是政府领导人面对强大的黑人抗议运动的发展前景提出的。一个是，用莱斯特·格兰杰的话来说，“团结的表现对我们国家威望极为重要，在此时刻应重视国外对我们国内的不团结的批评。”^①另一个是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写给伦道夫的信中说的，“我担心，正在创造较好机会和减少歧视方面形成的进展又将后退，至少在陆军中如此。”她还说，“人们应面对现实的一切，而不是希望的一切。”^②罗斯福夫人虽然曾经表现出她对黑人权利的关心，但是她的反应一如林肯总统在内战中对一群吁请给黑人士兵发放平等薪饷的黑人领袖说的：国家还未作好准备。

战争结束，黑人复员回国后受到的对待使他们的希望进一步破灭。退伍军人，他们曾经在海外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毕竟是为自由事业服役，而在国内等着他们的却是一落千丈，贬回原来的低贱地位。在南部又掀起了一阵暴力的浪潮，六名退伍军人在1946年7月20日至8月8日，受私刑；另外，还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现飘浮的尸体。许多黑人移民北方，许多退伍军人又再入伍。“虽然战争期间黑人在军人总数中只有十三分之一，但是在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间，全部志愿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黑人老兵。1946年9月初，国防部终于规定了黑人官兵的名额。这个名额系按黑人在全国人口中百分比的数字定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

① 莱斯特·B·格兰杰：“战争期间黑人就业的障碍”〈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第223期（1942年9月）第78页。

② 引自路易斯·鲁查姆斯的有关FEPC优秀研究报告：〈种族、就业与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7页。

这道命令剥夺了黑人退伍军人充分复职的又一个机会，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但是国防部仍保持此数字不变。黑人中想要再入伍的巨大百分比绝非说明军队的有利可图，只是表明回家后得不到政府许诺的基本生活保证。”^①

战争期间，以及在战后，为增加黑人选民的登记数字，民权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斗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斗争，并在与黑人选举有关的几个法院审理案件中，获得胜利，开辟了争取大规模选民登记运动的道路。在1915至1948年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美国最高法院有争议的二十六个案件中，赢得二十四件的胜利。^②这些选举案例中有“吉恩控美国政府案（1915年）”，此案中“老祖父条款”，^③被宣布为不符合宪法精神；“尼克松控赫恩登案（1927）”；“尼克松控康登案（1932年）”和“史密斯控奥尔赖特案（1944年）”，此案宣告了“白人初选”不合法。^④1940至1947年间，在南部十二个州中，黑人选民登记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左右。登记人数最多者为城区，至1946年黑人在南部的一些城市中取得了力量均势。选民登记所增加的人数仍然只是潜在选举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仅有两个州^⑤，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适龄黑人选民进行登记——俄克拉何马州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六，田纳西州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在三个南部边远州内的百分比是：路易斯安那州为百分之二点六，亚拉巴马州为百分之一点二，密西西比州为百分之零点九。^⑥

到1944年，虽然在南部的百分比如此之低，但黑人在全国却取得力量均势。1944年罗斯福当选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赫

^① 查理斯·G·沃伊特与路易斯·哈里斯合著：《我们的黑人退伍军人》，公共事务小册子，1947年第128期，第26页。

^② “老祖父条款”对那些在1866年1月1日和在此之前享有选举权的人，或在此时期居住于外国以及此种人之直系后裔，免去选民登记所需的文化测验。

^③ 当前对南部各州选举情况的研究，通常指十一个州，不包括俄克拉何马州。

^④ 路德·P·杰克逊：“1940年以来南部的种族与选举权”，《新南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南部区域会议编）第3卷、第5与第6期（1948年6月—7月）第3页。

伯特·布朗内尔说，“南部以外十五个州若有三十万三千四百一十四张选票易帜，就能够使托马斯·杜威州长多获得一百七十五张选票，并以入票的多数当选总统了。”亨利·李·穆恩评论道：“布朗内尔列举的十五个州中，至少有八个州的黑人选票超过了将此八个州转入共和党一方所需票数。”^①

穆恩在描述力量均势时写道：

“黑人对全国选举的政治影响，与其说是由于人多势众，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两党势均力敌或争夺选票的各州中的战略分布，因为这些州普选中若有百分之五或更少的选票易帜，即可扭转选举人的投票结果。这些州中，有十二个州的选举团选票为228张，但可能达到的黑人票数，超过了这些州从这个党转向另一个党所需的票数。在两党极力争夺的各州中，有两个州投共和党的票——25票的俄亥俄州和13票的印第安纳州。其余十个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伊利诺、密执安、密苏里、特拉华、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的一百九十张选举团的选票对罗斯福的获胜起了重要作用。²²⁰ 在这些势均力敌的州中，普选票数的接近，突出了黑人投票的决定性作用。”^②

四十年代里，黑人进行了广泛的选民投票登记活动。在南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迅速行动，建立数十个地区“选民同盟”，它们举办选民教育训练班，带领人民去法院进行登记。

大战结束，美国取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国家还未退至孤立主义，而是继续介入国际事务中。黑人运动利用这个国际上的焦点，呼吁联合国的援助以获得充分公民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于1947年向联合国递交一份“向全世界呼吁！”的文件。在杜波依斯领导下撰写，文件的副标题是“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剥夺少数

① 亨利·李·穆恩：《力量均势：黑人选举》（纽约州加登城：多伯尔德出版公司，1948年）第35页。

② 同上，第198页。

民族黑人血统公民的人权的声明，并呼吁联合国加以制止”。这是一份关于剥夺选举权、剥夺法律、教育和社会权利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文献。

1951年再次向联合国提出一项呼吁：“我们控诉种族灭绝”。这是一份对黑人进行私刑和其他暴行录。它要求联合国根据反对种族灭绝公约第二款来采取行动。这份呼吁书是由“民权大会”全国执行书记威廉·L·帕特森编辑、拟订并递交联合国的。

在此期间由许多专业的和其它一些私人的团体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制止最令人难堪的侮辱黑人的行径，即在国家首府也进行种族隔离。1951年春季以前，在华盛顿的黑人仍然被拒于戏院、电影院、旅馆和“白人”餐馆门外。1952年，最后一家实行种族隔离的廉价品商店给黑人开放了午餐柜台；1953年，哥伦比亚特区开放了第一个取消隔离的游泳馆，这一年该区宣布了一项在就业、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取消种族歧视的政策。直到1954年，市内的电影院才向黑人开放。同年在“布朗控教育局案”裁决后，区教育局立即命令学校取消隔离。然而，犹如北方城市一样，白人居民纷纷迁居郊区并进入白人的城郊学校，因而在此后年月里学校隔离仍在增加。但是，到五十年代中期，在首都的公共设施方面，争取平等待遇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221

1. 黑人与工会

美国劳联与黑人*

常常有人断言，黑人工人在接受组织起来劳动的思想和方式方面是缓慢的。这些美国最受剥削的工人，他们处于最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争取获得就业保障和生活所需工资以及象样的工作条

* 见《机会：黑人生活杂志》，第7期社论（1929年11月）第335页—336页。

件的行动中，都是最无力的。黑人的这种对工联主义利益表面上的冷淡态度，引来了美国劳联各类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攻击。当工作人员被指责对黑人工会的命运漠不关心时，他们常常回答，黑人工人组织不起来，也不能理解投身美国工会运动的必要性。

美国劳联最近在多伦多召集的代表大会，完全不能使人相信，它是引导黑人走出荒原的黑夜的火炬，白日的云霞。就这点来说，白人工人亦如此。美国三千万工人中，参加美国劳联的不到三百万人。今年新增的人数，尽管在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运动，据报告，还不足三万五千人。

那么美国劳联不仅没有把黑人工人联合起来，而且也未能把白人工人联合起来。从广义上讲，它并不是工会的，而是行会的堡垒；它作为一个行会性质的组织，必然不能将广大的非熟练的劳工群众组织进来，必然把大量的黑人工人划分出去。

只有象这样的工种，一般说来如半熟练或非熟练的工种，才能吸引大量的黑人，诸如码头装卸工、搬运工、普通建筑工，以及那些几乎黑人独占的工种，诸如餐车侍者、卧车搬运工；还有那些黑人有能力和白人竞争的企业，如煤矿开采。只有在这些行业中，美国有组织的工会才可以作出真正的努力将黑人吸收进队伍中来与一般舆论相反，黑人组织起来并不缓慢。约有十万名黑人工人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劳工组织，这是很了不起的数目。想想看，黑人不仅是处于熟练技工组织的屏障之外，而且被迫经常面临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白人工人（这些人为了获得企业中的立足点）的反对。²²²

美国劳联发出过数项高姿态的宣言，说对于加入工会并不存在种族和肤色的歧视——事实确实如此。劳联中仅有十一个工会明确地拒绝黑人入会——这也是事实。但是，即使种族偏见不能有效地起到排斥黑人的作用，行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约束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美国劳联的政治态度未能解决非熟练工人的问题，因此，对

黑人工人说来，劳联是很不合适的。只要劳联是所谓的“工人贵族”组织，只要它的结构仍然是一个行会组织，黑人工人就不会对它抱什么指望。而对于非熟练的白人工人来说，也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在那些引进机器，加强专业化生产的大企业中，工艺不重要了。在这样的企业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劳联并未有什么进展；汽车工业、食品加工工业，正在兴起的人造纤维工业，在这三种工业中，劳联不能步步跟上现代工业发展，是很说明问题也很令人震惊的例子。

在南部，在劳联计划以巨大努力组织工人的地区，劳联必须具有更高的政治风度，必须高出它的天才领导人迄今为止表现出来的那种政治风度。任何组织工人的行动，如果忽略了两百万黑人工人的存在，将遭惨败。它不能只是发布官样文章的政策宣言。它需要痛下决心，面对现实：白人工会的问题同黑人工会的问题是一致的。

为什么我们进军*

我们当务之急的问题和任务是确保：

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失业者及其家庭均将有家可归，衣食无虞。

我们一切行动，均应以此为首要目的，即保证此一当务之急的目标得以实现。

为达此目的，我们将集中全力在危机受害者群众中开展一切强大的联合行动和指向老板们的反饥饿斗争，这次重要的联合行动应在一切居民区，所有集会场所，以及每一处工人们面临衣、食、住问题的地方开展起来。在这些地方，我们主张工人们走到一起

* 节自“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会议”发行的小册子（纽约：工人图书出版社，1932年11月）。

来，商议他们的问题，在自己的队伍中选出一个行动委员会，围绕工人被剥夺了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事件，进行联合斗争。

“全国饥饿进军”最主要的意图是，促进这次联合行动，推动日常无数的争取获得工人们急需的斗争。

我们进军，是为了将这次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消息，在千百个城镇中传播给数百万工人。

我们进军，是为了提供活生生的证明和事例，说明黑人和白人，本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人，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在反对贫困和大饥饿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加强联合。

我们进军，是为了给这些必要的斗争提供更多的鼓励、动力和领导。

我们进军，是为了使全国各种力量团结成一支强大的反击力量，以反对老板和他们的政府的进攻。

我们进军，是迫使联邦政府增发地方救济，发给每名失业工人五十元现金的冬赈，以及每个工人家属十元的救济。

失业不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数百万工人一直长期被排斥于企业之外。²²⁴ 而这数百万由于无技术而失业的工人被“节约劳力”的机器所顶替。他们的工作由于所有企业引进可怕的快速生产方式而被剥夺。

我们进军，是为了激发更多群众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为那些在长期失业中受苦并为失业所威胁的群众提供长期的安全保证。

我们进军，是为了揭露形形色色的老板代理人，为了竭力迷惑和欺骗我们而不断施展的阴谋诡计。

我们进军，是为了证明空前广泛的群众日渐觉悟到需要有一项失业保险制度，保证那些被剥夺了养家糊口机会的工人得到收入。

我们进军，是为了向国会、向总统提出我们的要求——立即

由政府与雇主们付出失业保险金。

通过群众性的联合斗争我们才能胜利

一切群众的敌人均将采取各种行动以挫败这些要求。

他们的宣传家们会对我们说，我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为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公司拨款四十亿元的国会也会对我们说，他们不能为饥饿的群众提供救济和保险金。

他们会大声叫嚷，声称联邦救济金和失业救济金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以此动员“民意”。

我们进军就是对这些狡辩和宣传给以回答，表明劳苦大众的回答。

我们进军就是揭露和公开抵制这些无稽之谈。

我们进军，要求政府必须停止给银行家和托拉斯成十亿美元的补贴。

我们进军，要求政府必须停止上十亿美元的战备开支。

我们进军，要求政府必须停止那种给百万富翁和他们的公司减税达数亿美元的做法。

我们进军，要求政府必须根据亿万富翁的资本征税，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例如安迪·梅隆，拥有的财产相当于美国国库的两倍。

我们进军，要求——

不许克扣半文工资，不许提高群众消费品的半文税收，不许增加半文战争费用！

我们要求政府和雇主负担保失业保险金！

我们进军，表明我们为了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的决心；表明我们将赢得斗争的信心，同时以此动员群众力量，只有群众力量才能使统治阶级和政府承认这些要求。

我们进军，我们这些已往三年多时间多次参加斗争的工人，从斗争经验中懂得，通过具有战斗精神的群众斗争，才有可能赢得对方的让步。

我们进军，我们是那些选举了我们并发誓将斗争推进向前的广大工人群众的代表。

我们进军，我们代表数百万黑人、白人劳动大众和他们的孩子们的需要和利益。

我们进军，我们面前是一切统治阶级顽固的敌对力量；我们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我们穿过一排排职业打手和带枪的暴徒，他们接受政府命令，他们还有合法的突击队作补充。

上述情况也是我们进行每一次斗争所要碰到的。我们不会被吓倒，每一个城镇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的支持使我们坚强起来。这种支持是有效的保卫力量，也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

本国的受苦群众、就业和失业的人、在土地上和企业里干活的工人们！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在长期饥饿中死亡，或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挫败资本家饿死我们的险恶用心。

我们敌人的一方是，那些对群众失业应负责任的人，那些沆瀣一气竭力把深刻的危机转嫁到劳苦人民头上的人，他们是政府的力量，他们是联合的新闻界，以及其它宣传机构——广播电台和电影公司等——的老板们，领取津贴的教会的发言人，美国劳联一些堕落的领导人，共和党、民主党和社会党内许许多多野心勃勃的政客们。

在危机中受苦难的一方，是广大的生产者群众，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们一贫如洗，或者面临无法避免的一贫如洗的前途。

他们的一方控制了各种机构；而我们是广大群众，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组织起来的人数。

我们进军，是为了发展组织、团结和开展有千百万人参加的

斗争，以挫败一小撮亿万富翁的集团。我们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懂得，美国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决不会答应忍饥受饿。我们知道每一个有自尊心的工人宁愿斗争而牺牲，决不屈服于长期挨饿待毙。

我们进军，数千名坚强的人，在千千万万人的支持下，他们在无数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国家的工人有勇气，有意志，有能力为生存的权利组织起来，进行战斗。

工人们！就业的和失业的人们！黑人和白人！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在你们的团体和组织中建立起“行动委员会”，迫使你们的地方政府为每一名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提供足够的住房、食物和衣服！

团结起来，支持“全国饥饿进军”为广大饥饿群众提出来的要求！

强迫联邦政府和老板们提供：

每一名失业工人五十元冬赈，每一名失业工人家属十元救济，以此作为当地救济的补助。

为每一名并非由于自己过失而失业的工人立即提供失业保险费。

立即把所谓的退役金付给所有退伍军人。

在反饥饿的联合斗争中前进！

你们不能消灭整个工人阶级*

安吉洛·赫恩登

人们说，一朝当矿工，辈辈下煤窑。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

* 安吉洛·赫恩登：《你们不能消灭整个工人阶级》（纽约：国际劳工保护组织和黑人权利斗争同盟出版。出版时间不详，约在1934年），在“赫恩登控洛里”案（1937年）中，赫恩登为原告，该案推翻了佐治亚州的反颠覆法令。

此，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从未干过别的行当。他的儿子们决不会怀疑：年龄一到他们就得下煤窑。听着早早晚晚矿上笛音的尖叫，看着父亲带饭盒回家，一身煤灰，一身污垢。这些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注定的永恒的一部分。

几乎每一户工人阶级的家庭，特别是在那些日子里，孕育着这样一个念头，家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离开工厂，成日穿上整洁的衣服，坐在写字台后。我的家庭也不例外。他们希望我会脱离工人阶级。他们几乎准备作出任何牺牲，送我上中学，上大学。他们肯定认为，如果一个人刻苦，聪明，坚忍，他就不会一辈子当工人。

我很久没有看见母亲和我的一家人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

我小时候，父亲死于矿工肺炎，给母亲留下嗷嗷待哺的一大家子。除我外，还有六个男孩，两个女孩。我们都拼命干活。母亲到有钱的白人家中干活，一个哥哥在铁工厂找到了工作。我什么零活都干，在店里当跑腿的听差，一周挣两三块钱。他们仍旧想，他们省吃俭用，省几个钱给我上大学。但是，到了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事办不成了。

因此，1926年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兄弟利奥动身去肯塔基州的列克星顿。它正好在边境的那边，那里有许多矿，我们去当了煤矿童工。

离列克星顿市几英里，我们被有势力的德巴德里本煤矿公司拥有的一个小矿雇用了……

我们住在公司所属的小镇上。真是苦极了。住房只不过是些在没有铺石子的街上的木棚。我们没吃过什么象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到公司的店铺里买东西，要不就得丢掉饭碗。他们给我们低工资，每两周发一次，因此还未到发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借钱。我们只好按高利贷形式借款买东西，借来的钱也只能去公司

商店购物。价钱贵死人，我记得在公司商店买一磅猪排要三十分钟，而到镇上肉店里一看只要二十分。公司商店的价格就同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一样。

矿上的安全设备极差。安全出口处离我们的工作点很远，没有足够的木料顶住要跌落的石块。我在那里时发生过一些严重事故。我把一部煤车推上掌子面时，右手上的皮全撕掉了。因为煤车没有上油，轨道上又没有横枕木，我没办法用脚顶使劲。这是公司为了省钱。煤车打滑，铁轨翻过来，紧接着我发现右手上的皮全撕掉了，有的地方连皮带肉都没有了。我至今还留着伤疤。

列克星顿的德巴德里本煤矿是第一次使我震惊的种族歧视的地方。黑人、白人极少来往。在生活起居的地方，公司当然划定隔离界线。甚至在矿上，黑人和白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干活，黑人在煤矿的北边，白人在南边。

大多数工资较好的工作，黑人连边也沾不上。他们不能当段上的领班、电工、监工、井口工、过磅工、磨工、司机。他们只能装煤、开马达、拖煤车、拾煤、清除石块。换句话说，他们只允许干重体力活。

此外，黑人矿工干活的地方条件最糟糕。我们挖煤是在最低的煤巷，只有三至四英尺高，我们必须戴上护膝，大多数时间肚皮贴在地上平伸着干。

有一天，公司贴出一份通知，由于大量超支，他们必须将我们的工资从一吨煤的四十二分减少到三十一分。我们气极了。但是矿上没有任何工会组织，我们又都无组织经验，虽然我们愤愤不满，但却没有任何行动。我们恨极了，有些人撒手走了，白人和黑人都有。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与工会接触，与组织、与共产党接触，想把黑人和白人矿工团结起来——这都是以后的事。削减工资和腐朽的安全设备使我火冒三丈，当时我不干了，因为在当时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在田纳西煤钢联营公司的所有矿上以及在整个伯明翰，都全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它常常使我怒火中烧。但是我不懂得如何向它作斗争。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顽固的共和党员，常常告诉我，林肯解放了奴隶，我们要等待共和党给我们一切好处。我开始对此怀疑。我眼前就受到种族歧视，受到欺骗。我听说在南部每两三周发生一次私刑。然而在华盛顿掌权的又是共和党政府，²²⁹他们对此却袖手旁观。

人们告诉我要相信上帝，他会使一切好起来。我读了许多宗教小册子，但是我不相信它们说的。我想，黑人上天堂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到了那里也不过是给一些白人擦皮靴。

我真希望我能记住第一次参加“失业工人代表大会”和碰上两三位共产党员的那个日子。这一天对我来说，比我的生日，比我一生中任何日子都有意义。

南部工人们大多数被剥夺阅读书报的权利，他们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巧办法。通过小道流传，我们首次听到镇上有“赤色分子”。

工头们（在他们谈论这事的时候）、报纸、还有伯明翰黑人中的大人物，都说“赤色分子”是外国人，是北方佬，只相信杀人放火，会给我们带来大量麻烦。但是从这些议论中，我得到一些关于“赤色分子”的明确概念。他们的信念是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认为，我们不能让老板们骑在我们脖子上。他们认为黑人应该与白人有同样平等的权利。这些我听来很顺耳。但是好长时间我也没见到一个赤色分子。

1930年6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偶然看到伯明翰失业工人委员会散发的传单。他们说：“你们愿意战斗，还是愿意挨饿？”他们号召工人们三点钟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

我怎么也不愿错过这次集会。我再三对自己说：“这就是战

斗！这就是战斗！这会儿我可以参加战斗了！”我去开会时，一位白人正在发言。他说的我没听明白，但是有一点打动我，并使我难忘：工人们要想获得什么，只有斗争，黑人与白人必须团结才能有成果。发言人讲述了黑人在伯明翰的生活状况，我心里对自己说：“是这么回事。”接着是一位黑人在同一个讲台上发言，我明白，这就是我一生中所寻求的东西。

会议结束，我站起来报了我的名字。从这天起，我把我毕生的每一分钟同工人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参加了失业工人代表大会，数周后参加了共产党。我阅读了我能弄到手的有关运动的文章，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的道路。

一开始，我产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好笑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这也是自然的。例如，我认为我们应着手把所有的黑人大人物象德普里斯特、杜波依斯和沃尔特·怀特吸收入共产党，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我当时并不知道德普里斯特和这一类的其他领袖们都站在老板们一边，竭尽所能反对工人们。他们认为不应反对产生种族歧视的制度。他们为这种制度辩护，并企图保留它，因此，他们是真正站在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一边。我听到奥斯卡·亚当斯和象他这样的人在伯明翰的讲话之后，我才彻底清除了这种想法。

事情是这样的：

伯明翰发起了一次“救济基金”募捐运动。白人出钱，黑人也出钱。有些人自愿出钱，认为这确实会有助于补助失业人员，其余的人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但是，即使列入救济名单的工人，给他们的钱也微乎其微，而黑人得到的又只有白人的一半。一些在救济站等候的工人，在一首古老的狱中歌曲里，编进了一段有讽刺意义的词，开头两句是：

我们吃的豆子粒粒可数，伙计们，
我们吃的青菜片片可数……

失业工人代表大会展开了一次为获得救济金、单身汉的补助，以及黑人、白人平等救济的斗争。他们在首都公园召集了一次大会。我们集合在联邦纪念碑周围，约有五百人参加，有白人，也有黑人，然后我们行进在“救济基金会”总部门口。来了约一百名警察。“救济基金会”的官员们发言了，说什么黑人最好还是回到农场去。他们竭力向白人灌输这种思想：如果黑人回到农场，白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救济。

我们的领导人当然指出，伯明翰周围棉田上的小农场主、佃农和雇农都在忍饥挨饿，都在失去他们的土地和牲畜。数以百计的人流进城市，希望找到工作。

然后奥斯卡·亚当斯讲话。他是黑人报纸《伯明翰报道》的编辑。他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我不相信他所希望的那一套。²³¹他说，我们不应被失业工人代表大会的领袖们引入歧途；还说我们应该对白人老板和官员们客气些，问问他们想要做什么，按照他们说的办。

亚当斯说：“我们黑人并不要求社会平等。”我愤怒极了。我对自己说：“奥斯卡·亚当斯！我们黑人要求社会的和其他一切的平等。要我们甘心得到少一点，天下绝没有这种道理。”

我曾经认为，那些被公认的黑人领袖中的大人物会为我们进行战斗，他们确实会为平等权利而战斗，这种想法就此告终了。我终于明白奥斯卡·亚当斯以及象他这样的人是我们最恶劣的敌人，由于他们在我们队伍内部进行瓦解，而我们很多人认为他们同我们并肩工作，是我们的朋友，这就特别危险。

我再三回顾了自从拾到失业工人代表大会传单以来，我所写的关于那个年月的东西，怀疑我是否真正说出了我想要说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向你们说清楚每当我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共产党的会议，听他们发言人的讲话，读他们传单时产生的感情。我一生遭人压榨，被人役使，受尽种族歧视。在矿上为了一

周挣几块钱，身子贴在地上干活，眼睁睁望着我的工资被偷、被扣，朋友们被杀害。我住在镇上最糟糕的地方，在有轨电车上坐在“有色人”牌子后面，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阵怒火上升。我听着人们叫我“黑鬼”、“黑炭”，对每一个白人，不管是否尊敬他，我都得称呼“是，先生。”

我对此恨之入骨，但是我不明白该怎样对付他们。就在这时，突然之间我找到了组织，在组织中黑人同白人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不理会种族和肤色的区别。正是这些组织，它们不害怕黑人获得平等，工人获得权利。种族歧视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决不会持久！你就好象突然之间从一条肮脏的旧街一转弯就看到一条宽广亮堂的大道。

老板、还有象奥斯卡·亚当斯这样的错误黑人领导，他们告诉我们，“赤色分子”是“外国人”，是“陌生人”，还说共产党的纲领是南部工人不能接受的。我看根本不是这样，共产党和²³²失业工人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看来很象我一直向往的人。他们是工人，他们说的是我的语言。他们说的话，听起来比奥斯卡·亚当斯，比田纳西煤矿、钢铁、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对我们说的话要舒服得多。至于说我们不会接受纲领，我现在明白，从长远看，我认为共产党的纲领才是南部工人——包括黑人和白人——可以接受的唯一纲领。南部工人认为，人人应该机会均等，人人都应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于具有这种想法的南部人来说，那才是唯一公正的纲领。

我们组织了许多失业工人代表大会街区委员会，给大量的家庭获得了房租和救济。我们不断地宣传给失业工人保险金。

1932年6月中旬，州里关闭了所有的救济站。组织了一次将所有失业工人送往农场的行动。

我们散发传单，动员群众在法院前示威，要求继续发放救济。约一千名工人参加，其中有六百名白人。我们告诉行政官员

们，我们并不想饿死。我们提醒他们，“救济基金会”已募捐了八十万元，而官员们却说已经一无所有。

但是，就在第二天，当局却通过了给失业人员六千元的救济金！

7月11日夜，我去邮局取我的信，我发现有人从身后抓住了我，转身一看，是个警官。

我被送进牢房，给我看了看一把巨型电椅，还要我把有关运动的一切都透露出来。我不说，然后单独把我囚禁了十一天。最后我通过另一位犯人偷偷带出去一封信，国际劳工保护组织就此进行工作。

助理律师约翰·赫德森拼凑了材料指控我……

1933年1月16日开庭审判。佐治亚州政府端出从我住房中找到的材料，向陪审团念了几段。他们极详细地问我。问我认为老板和政府必须给失业工人保险金吗？黑人应同白人完全平等吗？认为要在黑人居住地段实行自决——应该允许黑人管理黑人居住地段，将白人地主和政府官员赶跑吗？认为工人阶级可以管理工厂、矿山和政府吗？根本不需要老板吗？

我告诉他们，我全都相信——而且不止这些。

法庭挤得水泄不通。国际劳工保护组织的律师，小本杰明·戴维斯和约翰·H·吉尔，两位年轻的黑人，还有我自己，我们步步进行斗争。我们发言并不是真正说给法官听，也不是说给检察官听的；他们的问题我们当然回答，我们是越过他们，说给那些坐在凳子上看着、听着和了解情况的黑人和白人工人们听的，说给他们以外的全世界千百万工人们听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案件是一场战斗。

我们要求黑人应参加陪审团。我们要求在法庭上不得使用“黑鬼”、“黑炭”等侮辱性名称。我们断言工人有权组织起来、罢工、提出要求，按他们的选择提名候选人。我们断言黑人有权

在各个领域中获得完全平等。

州政府提出，我是共产党党员，持有共产党文件，这足以把我送上电椅。他们对陪审团说：“除掉这个该死的家伙，不必说了，判以死刑处死。”

而钦定的排斥黑人的纯白人陪审团则随声附和：

“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所犯各节一如所控，但建议以宽大为怀，可定为十八至二十年徒刑。”

我组织了饥饿工人为面包而斗争，我却由此而同囚犯们一起消磨我的岁月。但是我明白，运动不会停止。我对法庭说：

“你们可以囚禁我安吉洛·赫恩登，囚禁千百个其他的人，但是这决不能制止黑人和白人工人要求获得象样的住房，为孩子获得适当的食物而进行的示威运动。”

我说：“你们可以任意对付安吉洛·赫恩登，你们可以控告他，你们可以抓他坐牢。但是还会有千万个安吉洛·赫恩登出现。如果你们真正想要处理这一案件，你们应该走出去，去控告这个社会制度。但是你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你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制度，保护这个使劳苦大众受掠夺和压迫的制度。

“你们可以得意地杀掉一个、两个，甚至数十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者，但是你们不能消灭整个工人阶级。”……

黑人——有组织的工会的朋友还是敌人？*

莱斯特·B·格兰杰

谁应获得黑人工人信任的优先权——是与他们共同受苦难的工人兄弟，还是有时违背白人工人愿望花钱雇佣他们的雇主们？对黑人工人来说，保护白人工人的利益是否明智（从表面上看白人

* 莱斯特·B·格兰杰：“黑人——有组织的工会的朋友还是敌人？”载于《机会》第7卷（1935年5月）第142—144页。

工人常同黑人作对)?还是与老板们一道去反对工会，甚至居然充当工贼破坏罢工呢?

这不再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理论家们争执得不可开交的学术问题了。它是每天发生在街头巷尾面对黑人的迫切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将在未来十年中对美国各大城市黑人命运产生巨大影响。在动荡不稳的经济的压力下，我们国家企业改造速度如此惊人，因而它产生的后果会更快到来。关于黑白劳工间关系的新发展，每日都有报道——这是黑人工人从长远的得失考虑，须要迅速予以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数月前，新泽西州一家白人日报的工作人员抗议报社不合理的工作条件。他们属于报业工会的成员，在要求没有满足时，他们走出报社进行罢工。在工作人员中有一名工会会员，他是个黑人、社论作者。报商亲自答应要提拔他。他拒绝同他的工会兄弟们一起罢工，声称出版商需要他，他不能在他的雇主朋友需要他的时刻抛弃他。

然而，在纽约，一家药品批发公司的六十名职工进行罢工以抗议开除三名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²³⁵ 罢工者中有一名黑人，工资优厚，深得老板赏识。他参加罢工并非由于个人有任何不满之处，而是出于对老板企图破坏工会的义愤——他认为，除非他的工人兄弟都有保障，否则他自己的工作亦将无保障。

哪一位黑人的行动是明智的呢？这位药品批发公司的职工，是否如他朋友说的那样，是一个轻率行事的年轻笨蛋，拿自己的前程来冒险而与他的白人兄弟一同行动？那位报社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一个背叛的工贼，为了较好的工作待遇而违背他对工会的保证、出卖罢工呢？这是一个日渐频繁出现、使那些受雇于小型企业中的黑人苦恼的问题，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和雇主之间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

但是这类个别问题，与整个黑人劳动者面对的巨大问题相

比，相形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多少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工会多半对于黑人参加工会，不是敌对，就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部分是由于种族偏见，部分是由于典型的行会性质的小团体本位主义。这种态度最近却出现了变化。由于美国广大工人群众对于劳资矛盾的性质，逐渐有了较清醒的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切劳动者必需团结起来的利害关系。出现了一种脱离行业工会朝向大企业联合的决定性行动；有迹象表明种族偏见正日渐减弱。

1934年美国劳联代表大会上“伦道夫决议”部分达成协议，正是一种迹象。铁路职工工会的一个西部地区分会拔掉了国际组织章程规定的肤色界线的门栏，接纳了一名黑人会员。这种和那种事件，就成了种族偏见的坚固围墙上隐约可见的裂缝。在此之前，这堵围墙曾经阻挡黑人与白人的紧密合作。而此时黑人工人对当前新形势的反应将大大决定黑人工会运动的未来，并对劳工反对资本斗争的最后胜利产生影响

对于在报社工作的那个黑人和药品公司的那个职员的个别事件，相对说来是易于判断的。前者应该去参加兄弟工人的无肤色界线的工会，保证自己支持工会行动。他只要把工会获胜和他自己另谋工作的可能性，与那种伦理道德观念二者进行权衡——他就应该把伦理道德观念扔进垃圾箱去。那位药品公司职工，年轻、勇敢，对他的工人兄弟和他的种族是忠实的。
236

在某些企业里，黑人工人面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在那里黑人不靠有组织的工会的支持也能站得住脚，因此在那里，组织起来的工会现在开始争取他们入会，其原因与其说是出于兄弟之爱，不如说是为了加强自卫。例如，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在繁荣发展的年代里，“国际铸工工会”在当地的分会，用一种显然是抵制之计，将入会金提高至交付不起的数字，抵制接受黑人铸工入会的申请。黑人在自由雇佣的铸造厂中找到低工资的工作，

在这样的公司中，工会将职工组织起来，完全不受美国劳联的工会的管辖。到了经济萧条的年月，国际工会的基金枯竭，戴吞市的地方分会此时又要吸收那些他们曾经拒于千里之外的黑人入会。黑人工人拒绝加入，他们站在公司工会的一边。

这个城市中有一千名黑人铸工，戴吞市黑人的经济保障，依赖于他们的发展前途。这种经济保障到底要求什么——是要求黑人寸步不让地反对组织起来的工会以此作为对白人铸工的愚蠢偏见进行报复，还是要求他们捐弃前嫌，抓住这一时机建立起同白人工人的良好关系呢？黑人们可以信任国际铸工工会组织的友好姿态呢，还是离弃公司的工会使他们的就业问题出现严重的危机呢？

黑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阶层守旧领导人常常坚持后者的可能性。芝加哥一家服装厂雇佣了数百名黑人，以低于工会要求的工资标准付酬，为他们提供某些娱乐设施和“福利”。国际服装女工工会毫无办法把这个索普金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反而受到许多有影响的黑人公民的反对。对国际工会组织进行批评的人员说，芝加哥对黑人已往的政策一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今日地方分会仍然存在暗中的种族歧视。他们鼓励索普金厂职工应紧紧依靠本公司的工会，直到国际工会组织充分证明能够和愿意提供什么样的保护为止。他们说：“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甚至在血汗工厂也行。我们的低工资成了老板的利润，而利润又保证了我们工作的稳定。”索普金厂的一名被煽动的工人甚至轻率地编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去他妈的工会！”

国际工会组织的支持者和组织者谴责这些“领导者”是受大老板们津贴的吹鼓手，是眼光短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背叛了该组织谋求保护的一切事业。他们指出国际工会组织的历史说明它是美国劳联所有组织中最自由的组织之一，它在纽约有六千名黑人会员，在克利夫兰和费城的黑人工人中获得迅速发展，并以此

作为事实证明黑人会员的权利会得到充分保护。他们警告，此时此刻拒绝黑人参加组织起来的运动，只能扩大以前存在的裂痕，一旦芝加哥也象纽约那样成功地工会化时，只会增加有色人种工人可能被所有企业拒之门外的危险。到处充斥着对黑人的指责和反指责，而黑人本身对于这样一个行将打击他们的问题，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认真的思想准备。此种情况确也有例在先。

俄亥俄的橡胶工，北卡罗来纳的烟草工，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加里福尼亚的码头工——还可以增加很长的一列名单，这些地方的黑人工人有着同样的问题，形势迫使他们要作出立即可行的决定。但是从那些互相争吵的团体“领导者”提出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忠告中，他们是难于作出决定的。失败主义者悲哀地认为，企业对黑人工人的前途来说，无可指望，主张他们迅速撤回农场去。骑墙派们则忠告黑人，紧紧依附于雇主和公司工会，直到劳联组织战斗的胜负已成定局时，再行选择他们可以效忠的新组织。专职的工人组织者则坚持认为，黑人工人应一有机会就立即加入美国劳联。

事实是，这些意见无一为黑人所需要。在那些白人工人已经组织起来的企业中，强烈地反对黑人就业，把他们拒于工会大门外，这倒是完全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工人无其他可作选择，只有紧紧依附于雇主，接受公司工会提供的任何保护。然而，在暴风雨来临的时日里，把公司工会当作一个避难所时，黑人工人应认识到这种避难所是不会长久的。公司的工会不会、也不能充分保护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反对的事物正是那些真正的工会主义者谋求实现的事物——工人的大团结，不受雇主的干涉，独立的领导，以及靠众多的会员作为谈判的实力。

因此，在不得已而暂时接受公司工会的不可靠的福利时，黑人工人仍应寻找有利时机，迫使有组织的工会让步并加入他们的行列。有时，象国际服装女工工会一样，并不需要什么压力，不

久前他们已认识到在东部将成千上万的黑人服装工人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有时，白人工人还得经受痛苦的教训，例如旧金山的码头工人，他们拒不许黑人加入工会，直到黑人装卸工起到了破坏1934年罢工的作用之后，黑人才允许入会，以防止此后的罢工流产。在危机时代，黑人工人常常有机会与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谈判，迫使从以前固守的阵地退让。例如，洛杉矶的黑人码头装卸工停止了破坏罢工，条件是他们可以自由加入工会，获得他们的一份工作——这个协议由工会制订和执行。

有时，由于这种和那种原因，黑人不能或者不愿加入工会，而组成一个独立的组织，与白人工人达成了谅解，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双方如何相互保护，这是几个大城市中电影放映员采用的一种办法，但是比起那种正式的工会会员身份来当然差强人意。

如果有人相信黑人工人的所有问题能因此直接解决，那么他确是一位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外交手腕，巧施计谋，或是进行威胁，都不可能对四个铁路行会（美国工人贵族）所采取的反黑人政策起什么作用，五十年来它们傲视、轻蔑任何其它工人团体。与这些南部的铁路工会是不可能进行什么谈判的，因为它们与铁路上的头头达成了交易，不给黑人以工作——它的会员采取恐怖行动伏击与屠杀黑人铁路工。象这样的国际组织和地方工会，黑人不仅应把它们当作黑人工会的敌人，而且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整个有组织的工会的敌人，对它们要作公开的斗争。

还有一种同它们进行斗争的防御武器，已往黑人工会并未充分地运用——法律手段。纳税人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流入铁路建筑和公共工程建设，而精通法律的天才人物，完全有可能寻找途径以黑人工人的名义进行控告。这种控告可能阻止政策拨款，直到黑人获得公理为止。

上述情况均表明，期待有色人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为黑人工会安排出路是毫无指望的。他们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将人们

引入一条前功尽弃的妥协的死胡同。由全国城市同盟创立的黑人
工人代表大会直言不讳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力图建立起某种形式
的组织，工人们在此组织中将不受局外人的干扰，聚会商讨相互
间的问题，明瞭他们眼前的各种道路。他们是开展黑人工人教育的
先驱，这是朝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在匹兹堡和哥伦布，在纽约
和涅瓦克，在罗利和格林斯博罗，在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在亚
特兰大和新奥尔良——在全国各地，这些代表大会正成立黑人工
人组织，这些黑人正痛苦地面临美国企业中未来的尖锐斗争。

他们认识到在这场斗争中黑人不能保持中立。在任何尖锐的
冲突中，中立只是缓冲，1914年比利时就发现它充当缓冲国的命运
是多么的不幸。如果黑人工人要避免同样的命运，他们应决然地
作出选择：是做有组织的工会的朋友呢，还是做它们的敌人。

对于作出适当决定起重要作用的，是他们对工会目标和工作
方式的了解——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黑人并不是唯一受到工
会不公正对待的，也不是唯一对工会领导不满的工人。他们应明
白，组织起来的工会和美国劳联，并非必然是等同的，而有时却
是对立的——支持了这一组织的利益，就可能要反对另一组织的
计划。

简言之，在黑人工人担当起自己的领导并开始解决自己的问
题时，他们将认识到，对有组织的工会的打击，就是对自己安全
的打击。只要白人工会领导继续他们的愚蠢做法，就会阻止黑人
工人与有组织的工会的事业步调一致。

2. 群众性进军的开始

全国黑人大会*

动员令

黑人面临一场新危机

整个美国今日面临群众性的失业、生活水平下降、饥饿和苦难的危机。这一危机对黑人来说，动摇了他们在国内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六年可怕的萧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令人不能忍受的双重剥削。他们既是黑人，又是工人。

在农场和工厂中的黑人工人，以及在主人家当奴仆的黑人，眼睁睁地看着物价上涨而工资却在降低。在就业上加剧了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他们不敢肯定，明天还能有工作。黑人矿工被袭击，铁路工被老板们煽动起来的白人歹徒吓得不敢上工，工会树起了日益增多的障碍以阻止黑人就业，它们奉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不承认黑人享有工会权利，不许他们入会。黑人妇女实际上是从当地工厂中被赶出来。黑人青年找一门生计的机会愈来愈少。不断增长中的这种一筹莫展的形势，阻碍着黑人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在政府建筑工程中，对黑人技工就业的种族歧视在继续。甚至在所谓“黑人”工种中也不再有希望获得工作了。失业在蔓延，在全国各地区，黑人正迅速地成为无业种族。

南部的黑人农业户正迅速变得贫无立锥之地。我们面临的事是，在已往十五年内，黑人不仅没有再获得什么土地，而且失

* 引自1935年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号召书原本。代表会议作出决议，敦促黑人女工工会化，取消公共设施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保护外来工人，制定反私刑法案。他们还批准了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决议。

去了四百余万英亩田地。再者，本来是少得可怜的农业工资还在逐步下降。

241 黑人青年被剥夺了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在职业和技术训练领域中，这种情况更令人吃惊。再者，当前教育方面明显地紧缩开支，尤其影响南部黑人学生，由于他们是种族隔离的学校，学校尽管极为不够，但常常是首先而且是不按比例的被关闭。

一幅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照图

在美国黑人社会中，饥饿和贫困绝不是单行的。由于剥夺了公民权，他们遭受双重苦难。选举，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实质上被剥夺了。在全国所有法院，黑人得不到公理。他们被非法地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每日每时面临不公正的审判和不人道的判处。黑人被掠夺、受私刑，而国会却对此不以为然，拒不通过一项反私刑法案。他们被排斥在公共场所之外，甚至被排斥在国家首府的餐馆之外。所有这些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已愈益严重。

美国黑人以深刻的愤怒注意到法西斯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战争，这一行径，实际上是威胁整个世界使之投入一场可怕的战争。对上次战争中人类残杀的记忆，对军队实施种族隔离而组织黑人装卸营的记忆，对黑人的“金星母亲”^①们被迫乘坐黑人专船去为海外牺牲的儿子们上坟的记忆，这些，促使黑人们反对战争。他们充分认识到是战争和法西斯给整个国家带来穷困，这种认识使他们强烈要求和平，下定决心以斗争反对战争和法西斯。

反对逆来顺受的黑人传统精神

黑人面临的问题，使他们更有决心向不公正进行斗争。纳特·

^① 指在海外战死的士兵的母亲。——译者

特纳和登马克·维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哈丽特·塔布曼和索哲纳·特鲁思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代表着今日依然存在的传统精神。我们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赢得黑人学校同等设备，赢得南部黑人不受暴力侵犯和私刑的斗争中，从“全国城市同盟”和“卧车搬运工国际组织”在组织黑人工人加入有战斗性的工会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些传统在今日的表现。成千的黑人教堂中，响起了保卫埃塞俄比亚的呼声，说明这种精神今日仍然存在。它存在于千百个黑人公民为赢得安吉洛·赫恩登和斯各特博罗·博伊思的彻底自由的行动中。它存在于黑人公民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向社会和经济的压迫进行斗争的数以百计的社团中。²⁴²今日越来越多的各族男女开始认识到被压迫者的共同利益。阿肯色州和亚拉巴马州的白人佃农们，为了黑人权利而正在投身战斗，他们的人数并不比北方的白人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少。

当前的危机号召联合行动

当前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在号召人们采取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为此，我们签署此声明的人，号召本声明中提到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努力使全国黑人代表会议的成员，能够获得包括一切黑人组织和其他站在黑人平等权利立场的组织的代表——包括黑人白人共处的组织和白人组织。代表会议将于1936年2月14日在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召开，此日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诞辰，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

我们相信，这次代表会议将提供机会以考虑黑人面临的问题，并可以明智地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计划——集中全国各地区所有爱好自由人民的集体智慧。通过团结行动，我们可以创造全国范围的舆论，迫使政府官员作认真的考虑。象这样的行动，单独一个组织是无能为力的。本号召提及的所有组织对于达到目的的诚意，将保证在共同的正义事业中步调一致的合作。

黑人代表会议将要做些什么？

全国黑人代表会议并非什么新的组织，亦非谋求窃取现有各组织的成果，它只是谋求实现现有组织的行动一致。

为了把这些目标牢记在心，我们建议由代表会议将概括于下的几个问题进行磋商并采取行动：

1、²⁴³ 黑人有权获得足够维持起码生活水平的工资的工作，以及他们加入一切工会的权利；获得与其它工人同工同酬和同等工作条件的权利；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兄弟共同参与民主管理各工会的权利。

2、一切黑人家庭获得必需的救济和安全保障；同时，在没有种族歧视的情况下，获得真正的社会和失业保险。

3、援助农村黑人居民，减轻债务与税务负担；把自耕农、雇农、佃农组织起来，集体进行贸易谈判。

4、向私刑、暴力行径和警察暴行作斗争；争取通过联邦反私刑法案；争取选举，参加陪审团和享受彻底的公民自由的权利。

5、黑人青年在教育上、在经济生活中获得机会均等的权利。

6、争取黑人妇女的全面平等，争取获得与其他妇女同工同酬。为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争取获得适宜的生活环境——要求有足够的住房、良好的学校、娱乐设施；她们作为消费者有权组织起来。

7、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反对欺压在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反对全世界殖民国家的压迫；争取埃塞俄比亚的独立。

* 节自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政策会议上的一些主要演讲（1942年9月26日，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向华盛顿进军运动*

A·菲力普·伦道夫

进军的兄弟们，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政策会议代表们，朋友们：

我们相会之际，正是不祥的战争阴云不断弥漫、更形咄咄逼人的时刻。²⁴⁴作为受压迫黑色人种的一个地区，代表着全世界数百万受剥削工人的一部分，我们对于希特勒、东条、墨索里尼极权主义集团尚未击毁的民主的最后堡垒，深为关注。我们懂得，我们同民主生活方式命运与共。因此，我们对联合国的胜利，发自肺腑的欢呼。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号召获取武装胜利，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诚实。我们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要战斗，战斗到民主的信念、价值、遗产和理想都获得胜利。

除非战争向古老的英美帝国制度敲起死亡的丧钟——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和势力而剥削他人，就是这个制度的可悲真实情况——否则这场战争就是徒劳无益。因此，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且应是不分肤色、国度和血缘赢得和平、民主、自由以及人类的兄弟之谊。

因此，我们强烈谴责“大西洋宪章”。它表现为一种可耻的和令人憎恨的种族主义，它还表现出颓废的旧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凄怆和极端虚弱的本质。这种自由主义正供奉于统治全世界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祭坛之上。而这种制度又在拼命的榨取人类劳苦大众和世界上未开发国土上有色人种儿女的血汗和泪水，用它们喂肥自己。

战争结束时，人民不需要有一个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制度，使每个公民普遍获得平等和权力，他们还要求有一个与此鲜明对比的经济民主，使每个工人能普遍获得平等和权力，这样才能肯定

保证在没有战争的世界上获得美好的生活——丰衣足食的生活。

但是，这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环境并不是上帝的恩赐。它是人类的任务，是人，勇敢的人，诚实的人，有决心的人的任务。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相会于底特律“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政策会议”上的原因。我们来树立我们的目标，声明我们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政策，拟定我们的计划，商讨我们的方法、战略和战术。这是每一次运动应进行的工作，它谋求明确拟定运动进行的方向，以及提高并加强行动的动力。

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的目标接近。有的遥远；有的是近期目标，有的是最终目标。这就要求有长远的和近期的计划。

因此，我们立足点应置于朝向平等的道路上——经济、政治、社会和种族的平等。²⁴⁵ 平等是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核心和根本。没有企业、工会、学校、大学、政府、政治生活以及法律前的机会均等，没有在社会关系，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平等，黑人肯定会被贬黜于下等社会地位。公理不应有两种标准，权利、利益、公民的义务和职责均不应有两个标准，自由亦不应有两种形式。

如果对黑人与白人不是一视同仁，不论黑人是在白人之上或在其下，都是不平等的。如果由白人来定标准，黑人将在标准之下。一旦黑人被视为低于标准的不可与之平等的人，那么，他们将获得不平等或者下等的待遇。

奴隶的公理和自由民的公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良种马的待遇和苦力马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近期的目标则包括废除在政府、陆海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妇女支援兵团、海军女军人以及国防工业中的种族歧视、隔离和对黑人的排挤；取消在旅馆、餐馆、公共交通运输、教育、休息、文化、娱乐和消遣场所，诸如剧院、海滩等等地方的种族歧视。

我们需要毫无保留地全面解决公民权。我们要获得不折不扣

的公民权。

无论近期或长远的目标，我们均应达到。由于黑人和白人追求的这些目标是正义的、正确的，所以最终一定能达到。奴隶制是罪恶的非正义的，过去没有废除，但它终于被废除了，因为在南北战争期间，人们在北方联邦军队中战斗、流血、牺牲，打败了南方邦联部队。当然，奴隶制是毫无可取的而且本应及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样一条经济规律却没有得到道义上的正确评价。

因此，如果黑人要达到自己的各项目标，无论是眼前的或长远的，他们均应去争取，而争取就必须战斗、牺牲、备受艰辛、坐牢，必要时，为此而付出牺牲。这些权利并不会有人恩赐，而必须要靠争取。

民主制度已往是同政治上的保皇党、同国王们进行战斗而从他们手中夺得的；而企业中的民主——工人们组织起来，任命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会代表集体进行谈判的权利——正在向经济上的保皇党——大企业主争取并从他们手中夺得。

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或一个阶级，为了实现其目标和权利，必须相信和忠于各项原则和政策。原则，表达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人类和社会的基本和深刻的理念，例如民主、平等、对自由的觉悟、对国家的献身、明确的主张等。政策则从属于原则。²⁴⁶具体说来，政策规定了人们在重要的公共问题上的立场，例如政治上的各种派别、宗教信仰上的结合。“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委员会”应反对承当派别的政治义务，反对宗教或宗派上的结盟。我们不能与共产党在一个桌上共事，因为他们对任何运动，不是统治一切就是进行破坏。这是他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应是避开他们。但这并非意味着黑人共产党员不可以加入向华盛顿进军的行动。

至于我们这一运动的人员组成，我们的政策是包括全部黑人、黑人的同情者。而且我们不反对白人，不反对犹太人，不反对劳工，也不反对天主教徒。制定这项政策的原因是，一切被压

迫的人民应承当责任，采取行动解放自己。犹太人应发起战斗以废除反犹太主义。天主教徒应发起战斗以废除反天主教。工人们应发起战斗以增进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既然犹太人应负起责任并采取行动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就可以不争取非犹太教人的合作与支持，天主教徒就可以不要黑人的支持，工人们在争取罢工胜利的斗争中就可以无需努力获取犹太人、天主教和黑人的支持；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依靠工人自己。同样的道理是，既然黑人发起了象进军这样的黑人运动，就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的运动可以不号召犹太人、天主教徒、工会和白人自由人士的合作，以恢复总统的“平等就业实施委员会”对总统负责的原有的独立地位。现在就是这样做了：美国劳联主席威廉·格林和产联主席菲力普·默里被动员起来，给总统发出电报以恢复该委员会的独立性。两个人都作出了反应。他们的合作产生了效果。工人们在罢工时，组织了各种公民委员会以支持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这些公民吸收为他们的工会会员。没有，完全没有。

同时，“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委员会”虽然可以认为，友好的白人公民组织起公民委员会从道义上支持反对公民投票税和由白人进行初选的斗争，是明智的；但是并不可以就此认为，这些白人公民和任何种族团体的公民就应吸收为“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委员会”成员。²⁴⁷ 象向华盛顿进军这样的全黑人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助于黑人建立对自己的信心。它发展了黑人在重要事务中依靠黑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它有助于破除黑人中的奴隶心理和自卑情绪，这类思想情绪来源于，并孕育于黑人依赖白人的指引和支持的意识中。而且这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于黑白人混合的组织中，即使这些组织是为黑人谋利益的。

此刻，在每一个社会结构中，都存在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是特殊性的，有些是一般性的。例如反犹太主义问题就是一

一个特殊的问题，它必须由犹太人通过犹太人组织，把这个问题当作它的重要利益来加以解决。把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以及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是工人一个特殊问题，它必须通过由工人组成的工会去解决，而不是由律师、医生、牧师和商人，以及天主教或者黑人的组织去解决。

私刑，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黑人应该有责任并采取行动来解决它。因为黑人是私刑的主要受害者，正如同工人是低工资的受害者、应采取行动使之改变并争取提高一样。

但是，赋税、卫生、健康、良好的学校体制，有效的消防队伍，以及犯罪问题，则是共同性的问题。它们不单单是与工人、犹太人、黑人、天主教徒有关，而是与每个人相关。因此，由社会上的各团体来组织起共同的、或多方的行动，并由大家出钱资助以解决这些肯定具有共同性质的问题，才是一种可靠的、正当的社会手段和政策。任何一个团体不能依赖另一个团体去解决共有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团体都不能独自妥善解决它。但是同样也不能依靠一般性的组织去废除政府的黑人隔离制度，或者按照工人的利益去废除公司中的工联主义，或者取消反犹太主义。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太一般，无力解决特殊问题。出于同样道理，犹太复国运动，哥伦布骑士团，^①以及码头装卸工会，它们的组织结构和目标又太专门不适用于解决象社会上的犯罪、健康、教育这样一般的问题。

因此，虽然“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对社会的共同问题感兴趣，并愿意提供援助以协助解决，但此一运动的重要利益和任务在于争取黑人的解放，这是合理的社会节约，完全符合于分工的原则。任何组织均不可能包办代替。某一组织可以完成某些任务，而每一个组织根据社会责任去承担其可以完成的任务、承当其成立的宗旨所赋予的那份任务。

248

① 美国天主教徒于1882年成立的一种国际性互助与慈善团体。——译注

我已经就组织结构、任务、成分的问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进行讨论，因为向华盛顿进军是一个黑人的群众运动，它的成立是为了完成一个明确的目标，不同于黑人的行动和思想的一般模式。通常情况下，黑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自行选择，他们只能按照强制隔离的结果来支配自己的行动。黑人志愿结合起来的原因，同工人志愿参加工会的原因完全一样。但是，只有工人才能加入工会，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人不可以加入有某些非工人成份参加的组织，例如具有各种不同目的的艺术馆、教会、互助会。同样，黑人亦如此。虽然只有黑人能参加向华盛顿进军，并不说明在进军运动中的黑人不可以参加有各种族成员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教会、同宗会、辩论会和工会。

不会有人因为菲律宾人同宗会不准日本人入会而说它是不民主的，也不会有人因为耶稣会不接收犹太人作会员而说天主教是反犹太的，更不会有因为工会不让雇主入会而说工会是不自由的。因此，不能因为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成员只限于黑人而说它是不民主的。当然，这样的理由不能适用于公立学校和寝车厢，因为这些设备具有公共性质，它们是必需面向社会上各界人民的。

当然，我提出讨论的政策问题，牵涉到例如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对战争的立场。我们认为黑人当前应为民主权利而战斗，因为待到战后，则为时太晚。这就是我们对黑人与战争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给我们提出了方法、方案、战略、战术问题，即如何才能贯彻的问题。这并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战争期间黑人必须为了他们的各种权利而战。应该设想出某些方法，制订计划，提出了整个战略的纲要。

“政策会议”就是要办这些事。执行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政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必需办些什么事才能实施它。这使我考虑关于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有了政策，有了行动，才有方向。现在有着这样那样的组织。例如，有人说，黑人已经组

织了起来，他们指出诸如“神奇的十姊妹”、“我将醒来的儿女们”、“圣卷”和各种社交俱乐部等等。但是这些组织关心的是各自的事业，帮助病人，埋葬死者，或者提供娱乐和消遣。

他们与全体人民休戚相关的社会和种族问题无关。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某小姐是否在星期五玩合约桥牌，并不感兴趣，是对于卫理教堂的执事是否在死时有一口二百元或五百元的棺材，也不感兴趣。这些都是个人的问题。而黑色人种关心的是黑人是否被国防工厂摒弃，黑人是否能在寝车厢中买到一张下等的车票，美国财政部是否隔离黑人姑娘。黑人尽管真正高度组织起来，但是组织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解决和操纵整部机器。没有人会关心黑人组织了多少惠斯特俱乐部、教堂或者秘密帮会，因为他们不是迫不得已的，不是逼上梁山的。他们并不谋求改变种族的社会一经济条件。他们安于环境并不采取行动向环境作斗争。

因此，黑人不止是需要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大规模的组织起来，具有行动纲领，有进取心，有勇敢和战斗精神。这样一种行动就是我们的向华盛顿进军。

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真正组织数以百万计的黑人，把他们编成组织序列，配上领导，这样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召集起来投入行动，进行调动。如果不是这样组织起来，黑人决不能形成群众性力量，而这又是少数民族能运用的最有效武器。印度人采用了群众性的不服从和不合作的手段和行动，并向海上进军去造盐。人们会说，印度人并没有赢得自由。是的，但是他们一定会赢得的……

我们应该开展浩大的示威运动，因为当今世界上喜欢干一些大得惊人的事情。他们想到的数字是十万、百万、十亿。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和俄国人在东方战线上交战。数以十亿计的金钱在转眼之间支出。至于小数目，根本不当一回事。

此外，只有不寻常的事才能引人注意。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

间内，在全国一百个或更多的城市中开展一系列的黑人进军，发动有十万黑人参加的向华盛顿大进军，将我们的事业推向公众舆论的主流，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这也是印度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原因。

250

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部分如下：

- 1、召集全国会议以统一并表明黑人群众的集体思想和意志。
- 2、动员并宣布在全国范围开展向各地市政大厅和各地市议会的一系列群众性进军，以唤醒黑人群众，并吸引公众注意力于黑人的苦难和他们的奋斗目标，这也是给黑人的一次训练和纪律教育，以便在全国黑人群众通过全国会议作出一致决定的时刻，展开更艰巨的斗争——向华盛顿进军。
- 3、向华盛顿进军是以事实向美国白人表明，美国黑人确实是为他们的权利而进军，是说到做到的。
- 4、随着向华盛顿进军，我们在白宫派出纠察线、并保持到全国、全世界认识到黑人已经成熟、他们将为人——自由人的尊严而牺牲一切时为止。

这一纲领是非常激烈的、并且是必须努力做到的。它将考验我们的精神、耐力和勇气。我提醒你们，在此大动荡时期，这一纲领必定有人反对。因此，我们的运动应完善地组织好。它应该表现出我们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远大眼光、判断力和才智……

第六部分

一个新运动的诞生

251

引　　言

随着大规模地运用非暴力抵抗手段，黑人抗议运动的方式在六十年代中有了急剧的变化。虽然未放弃其它抗议方式，但青年们将重点从向法院起诉的缓慢方式，转到直接的对抗，抗议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是，首先还是由一位成年人的果敢行动，推动了群众性的非暴力行动。她是一位安静、沉着的妇女，名叫罗莎·帕克斯太太。1955年12月4日，她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市内公共汽车上，拒不让座，拒不坐到“黑人座位”上去。这个行动标志了黑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活动浪潮。在蒙哥马利市市政官员和白人民众领袖们还没有了解是怎么回事之前，四万二千名男女黑人每天都是早上走路上班，傍晚走路回家。一个黑人抵制市内交通运输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整整三百八十一市内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抵制者提出要求，公共汽车的管理人员应保证有礼貌地对待黑人，做到先来者先坐好位子，黑人从后向前坐，白人从前向后坐，在主要是黑人乘客的线路上，应雇佣黑人司机。成立了“蒙哥马利协进会”以协调抵制行动；而且它召集的两周一次的群众大会，都是人山人海。

市里提出了一项折衷的解决方案，其中未包括雇佣黑人的问题。黑人拒绝了这一方案。在一所教堂内，牧师和助理牧师投票

同意这一折衷方案，但是群众大会却以三千九百九十八票对两票²⁵²否决了这个方案。人人义愤填膺，要求采取行动。牧师同其他九十人一起，由于违犯亚拉巴马州的反抵制法而入狱。被捕入狱者还有帕克斯夫人，马丁·路德·金牧师，“蒙哥马利协进会”主席以及抵制运动发起人E·D·尼克松。运动开始后一年，于1956年12月21日最高法院判决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为非法，市公共汽车取消种族隔离，至此时抵制运动方告结束。

由于一个南部城市的全体黑人居民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由于这次蒙哥马利市黑人运动的动力扣动了全国黑人的心弦，此次群众性的运动一下子点燃起最近数年发展起来的此类行动的烈火。帕克斯夫人对移到公共汽车后座上去的做法不耐烦了，她行动起来了，蒙哥马利市和全国各地的黑人都因此而行动起来了。

最高法院对“布朗控教育局案”的判决通常被认为与当前民权运动的发生有关。但判决本身并未迅速推动黑人投入谋求平等教育的激烈行动中，亦未要求南部官员立即结束种族隔离。事实上，在判决的一个注解里，法院就下列两点提出了很多问题：法院有多大权力能够使人们服从它，以及如何使人们服从它。^①这些问题使人们对这个判决究竟有多少意义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因为它推翻了1896年“普莱塞控弗格森案”制定的一项法定政策，即为黑人提供所谓“隔离但却平等”的学校设施，符合“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要求。多少年来，民权运动的开展一直是沿着这个“隔离但却平等”的政策方向。它发动了为争取教员的平等薪津、学校的同等设施的斗争，它为了争取获得平等的图书馆、文娱设施、卫生设备进行过斗争，但均未获胜。正如同“普莱塞控弗格森案”的判决影响了黑人斗争的进程一样，这次的判决也是将运动打击下去。

^① 见本书原书第261—268页判决的本文。

最高法院曾作过一系列判决，第一次裁定是：如在黑人学术机构中无法进行某项所需的科目研究，则白人大学应允许黑人享受其研究院设施，这些判决导致“布朗案”的发生。接着，到1948年，在“西普尔控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董事会案”中，法院根据同样理由裁定：应允许黑人进入各州立大学。1950年，法院在“斯威特控佩因特案”的判决中指出，在斯威特申请进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律研究院之后，专门为斯威特开办一个隔离的黑人法律班，这不但在各项训练设施和课程上不平等，而且，为提高他们的名望和机会以鼓励业务上的交往，也是不平等的。也是在1950年，法院在判决“麦克洛林控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董事会案”中指出，该州规定为黑人学生设立隔离的自助食堂和课桌，违犯了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它制造了教育上的机会不均等。²⁵³

“布朗案”的判决实际上是认为设立隔离学校事实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这就给对种族隔离进行合法斗争以及给再次开始争取完全平等的运动予以积极的推动^①。“布朗案”也对运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事实上，直至1960年，即判决六年之后，取消学校隔离的斗争，始终未获得任何成果，它才对学生抗议运动产生促进的作用。

在此时期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各分会采取行动以鼓励黑人家长送子弟去“白人”学校上学，而采取此种行动的人也受到报复。在此期间，在学校问题上，还有过三次群众性的向华盛顿进军。1957年5月18日，“布朗案”判决周年之日，由北部和南部民权运动领袖们发起的争取黑白混合学校的“香客朝圣”行动，约有三万五千人参加。此为第一次群众性示威的联合行动。此后

① 虽然“隔离但却平等”的概念给大部分民权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我并不想说明，民权运动只是依赖这一理论。在取消交通运输的种族歧视方面还有各种斗争，特别是在“摩根控弗吉尼亚”一案判决之后，进行了取消雇聘人员的种族歧视方面的斗争和在军队中实施种族混合的斗争。然而在“隔离但却平等”的概念被最高法院废弃之后，在态度方面有着明显的转变。

两年中，还举行了多次为争取黑白混合学校而举行的青年进军。1959年，一份有四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众议员查理斯·迪格斯，要求总统和国会制定一项保证有步骤地加速实行黑白混合学校的计划。但是，为争取黑白混合学校进军的时代已经过去。

紧跟在“布朗案”裁决后的年月里，合法斗争本身，也是步履艰难。南部学校当局和各州政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诉讼以阉割“布朗案”的判决。根据“有异议”的理论，他们从多方面阴谋回避裁决的精神。在南方，即使在稍微体现了裁决精神的仅有几个地区还是有人采用恐吓、暴力行动，以保护白人的白人学校。

不过，“布朗案”的裁决，在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在南部的几个城市的黑人和白人居民之间，带来了严重的对抗局面。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一项有关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堪萨斯、亚利桑那、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取消种族隔离的行动取得迅速的发展，“总之，在1954、1955、1956三年里，全国数百个学校区，废弃了种族隔离的课堂。”不过，刘易斯又说，至1956年，“绝大多数南部的政治首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时作出一次冷静而认真负责的反应之后，又恢复了蔑视的立场。”①

田纳西州的克灵顿市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学校当局成员和其它白人公民虽然压制了1956年9月由约翰·卡斯珀领导的骚动，但到1958年，这所高级中学却被炸。而且，正是1956年，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奥瑟琳·露西的入校引起了一场骚乱，大学当局只好强迫她退学。联邦政府对于该校请求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援助的要求，未作出反应。1962年，詹姆斯·梅雷迪思不顾严重的骚乱，进入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肯尼迪总统曾下令出动联邦军队。也许是联邦政府无力防止骚乱，特别是无力防止象

① 见安东尼·刘易斯和《纽约时报》，《十年景象：第二次美国革命》（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64年），第33和43页。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这样的骚乱，^①使各地震惊不已。同样惊人的事实是，1959年到1964年，美国有一个县竟无一所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的普林斯·爱德华县在1959年不愿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而关闭了它所有学校，到最高法院对他们实施裁决、强令其恢复时，他们才重新开放。自1959年到1963年间，有一千七百名黑人孩子失学，此时，黑人组建了普林斯·爱德华县免费学校，自1963年秋至1964年6月进行教学活动。

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是这一种族严重对抗的地区，对于未来的运动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全世界均获悉一名十五岁的黑人女孩子1957年被逐离“小石城中心中学”的事件，一个国民警卫队人员将她驱至一群狂呼乱叫的白人暴徒中：“吊死她！吊死她！”、

“把她挂到这颗树上来！我们来处理这黑鬼！”全世界人民均了解此事，黑人亦了解，特别是那些在中学读书的人，他们绝不会忘记。²⁵⁵

接着在1960年2月1日又发生了一起事件。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工艺学院的四名年青学生坚决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在当地的伍尔沃思商店中，他们只能买铅笔；在白人吃午餐的柜台，他们不得坐下来用餐。他们走进去坐下来，直到他们被抓走为止。

这种“静坐抗议”方式，许多年来一直在发展。早在1943年，在芝加哥，最初是由“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倡导以反对酒店、餐馆里的种族歧视，获得成功，以后是1949和1953年，又出现在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青年会”在1958年于俄克拉何马市又进行了“静坐抗议”。

①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密西西比州长罗斯·巴纳特之间达成了一项谅解：密西西比州的执法官应保持冷静。我决不会忘记我当时看电视时的厌恶之感。肯尼迪总统在电视屏幕上呼吁密西西比白人的荣誉感，就在此时，联邦的国民警卫队却几乎被一群蜂涌而来的暴徒所制服，校园里响起了枪声。当晚两名新闻记者再校园里被杀害。

但是到了1960年此种方式才流行起来。在2月1日后的数周中，“静坐抗议”扩展到十几个附近有黑人大学的南部城市。学生们已开始行动起来。在以后两年中，这种方式获得提高并发展，几乎达到游击战的规模。1960年2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奥兰奇堡，一千名学生游行穿过闹市，三百五十多名学生被拘，关在露天的拘留营地。在雨中，他们高唱美国国歌，并举行祈祷会。两年后，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学生们从亚特兰大大学的校舍中发起了一连串的静坐抗议行动，他们在所有市区的交通枢纽和杂货店迅速按时就位，建立了从上至下的指挥系统，利用步话机在市区各静坐抗议小组和黑人区指挥所之间进行联络。

据估计，1960至1963年之间，在南部各地，近二万人在直接的示威行动中被拘捕。这一形势，激发起北部人民的支持行动——在与种族隔离的南部各联络点挂钩的北方分会和指挥部门口，他们设立了纠察线，并筹措资金以保释人员。而且，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它激起北方的校园发起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勇敢行动。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于1960年4月开始工作，作为一个协调的团体，由南部十几个“抗议地区”的代表组成，它是许多北方学生组织和抗议行动的先驱。民权活动分子贝阿德·拉斯汀，赞誉南部静坐运动“消除美国校园中最丑恶的麦卡锡主义和恢复了政治辩论”^①因为辩论激励了白人学生采取行动。

南部抗议活动的目标迅速扩大到便餐馆以外的领域。有海滩静浴，教堂静跪，剧院静立等抗议行动。在许多地方，组织了全市范围的委员会。例如在纳什维尔，该地在1963年整个春天进行的纳什维尔运动中，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群众示威，要求该市成为“开放市”，即在一切公共设施中取消种族隔离。

学生们在静坐、进军和组织纠察线的活动中受辱骂、遭棍

^① 贝阿德·拉斯汀：“从抗议到政治：民权运动的未来”，见《评论》第40期（1964年2月）第28页。

打、被催泪弹射击、被囚禁，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鼓励着许多城市的成年人投身运动之中。例如在亚特兰大市的运动中，黑人商店供应纠察线人员以热咖啡和午餐，黑人出租汽车司机免费将人员由校园送至便餐馆。在每个城市中，教堂成为集会中心，执事们开始不太愿意，此后亦为之所感动而投身其中。

鼓励成年人投身运动中的力量，还来自“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CLC)，这个组织成立于1957年，当时是作为在交通运输和以非暴力手段取消种族隔离的“南部领导会议”。牧师小马丁·路德·金，为该会主席和非暴力哲学体系的重要倡导者，他声名大噪，被提名为指导蒙哥马利市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的“蒙哥马利市协进会”的首领。一本关于“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历史书中，L.D.雷迪克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是‘蒙哥马利市协进会’的后裔，”“在另一种意义上，‘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是马丁·路德·金在蒙哥马利市抗议运动中闻名于全国之后，在组织上必需的推进手段。为了不挫伤公众的热情，以及为了不限制这位新的发言人只能对一个地区起作用，出现一个全南部的机构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组织的最强大的基地是伯明翰市，最高法院在蒙哥马利案中裁决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为非法之后，该市黑人在弗雷德·L·沙特尔史沃思牧师的领导下，立即向伯明翰市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规定挑战。1956年5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阿拉巴马被宣布为非法，对当局的回答是，又组织起以沙特尔史沃思为主席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这个组织以及其它一些团体在一些城市领导了拒绝乘坐公共汽车的运动，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市，它们均成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基地。

在1960年静坐抗议运动开始之后，金博士曾经在“学生非暴力临时协调委员会”会议上与学生们进行商讨，并向学生抗议运动的

领袖们演讲。这个委员会是由“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执行书记伊拉·J·贝克于1960年4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组织起来的。

非暴力手段（人们认为它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推进了六十年代初的直接示威行动，至今它也未显得过时，因为它不以武力相配合。非暴力运动使北部同情者震悚而惊讶的是——黑人们昂首阔步，穿过狂呼乱叫的武装暴徒，走进法庭或者学校，他们肃穆而庄严，并显示出决心、勇气和毅力——使他们的敌人、南部许多白人愤怒不安。因此，成年人的运动在高涨之际，1960年的学生运动，由于本身是直接参与抗议行动的，所以变得更活跃了。

1960至1963年内的整个群众示威行动中，出现了大规模进军的高潮，也出现了大规模拘捕高潮。示威者是非暴力的，但警察并非如此。在丹维尔的一个血腥的夜晚，六十五名示威者中，有四十七人因受伤而接受急救治疗。在伯明翰，警察在各条街上用高压水龙头冲射，把示威者冲得浑身透湿。州的军队，挥舞警棍，把静坐在门口的黑人打回他们屋里去。那是在1963年夏天，运动提出就业要求，在伯明翰的运动则要求在百货商店、健身房和餐馆中取消种族隔离。并不是只有执法官员才对示威者实施暴力行径，整个南部的乡村黑人教堂，只要有关运动的群众集会在某个教堂中举行，它就被焚为废墟；房舍被燃烧弹炸毁、遭受枪击。

5月10日，在伯明翰，示威运动的指挥部加斯顿汽车游客旅馆，以及示威运动领导人A·D·金牧师的住屋均被炸毁。次日夜，二千五百余名黑人作出反应，他们以砖瓦袭击消防队员和警察，掀翻出租汽车，并引火焚烧。

1963年6月12日，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场秘书梅德加·埃弗斯在杰克逊他的住宅外被伏击身死。州长罗斯·巴纳特却去监狱看望被控杀害埃弗斯的刽子手拜伦·贝克威思；贝克威思被宣判无罪开释后，仍然暗地里向他的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家乡周围的民权运动工人们进行威胁。炸弹穿过窗户，投进伯

明翰的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的礼拜学校，四名黑人小姑娘被炸死。这些事件的现场，在全国的电视上播放，公诸于全世界，使全国不安，使美国在国外的声誉遭受损伤。

有时，对黑人的暴力行动，是由执法人员们直接采取的；有时，则由于官员们放任不管。1961年警察们虽然对开到伯明翰汽车站来的取消了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进行警戒，但他们站得远远的连影子也看不见，让白人暴徒有足够的时间在“自由乘客”的⁸⁵²身上泄愤。

有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南部乡村，在采取暴力行动方面，在鼓励暴力行动方面，以及在制造暴力行动将受到宽恕的气氛方面，官员和白人公民之间，均相互串通、沆瀣一气。佐治亚州西南贝克县的谢里夫·马休斯告诉“美国争取民权委员会”说，“正是这种使人畏惧的气氛，制服了黑人。”一旦黑人在非暴力行动中勇敢面对暴徒和警犬，他们便无所畏惧，决不服贴。

当争取开放公共设施、争取就业的群众性示威继续发展的同时，一个政治性的运动也在进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代表大会的青年工人们，离开大学在南部黑人居民地带工作一年多之后，正在努力说服那些被慑服的乡下黑人走上白人法庭，进行选民登记。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开办一所有关选民登记的公民权学校。北部的一些基金会，提出一项选民教育计划为这两个组织提供基金，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几个地方选民同盟的选民登记工作提供资金。

城市中的选民登记运动，卓有成效；但在乡村，试图进行登记的黑人却遭到搔扰、恐吓、经济上的报复和人身攻击。虽然向法院的示威行动是非暴力的，但大多数人却采取武装防御。南部运动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一位矮小结实的老人——密西西比州阿米特县的E·W·斯特普托。斯特普托一离家去进行选民登记，他的住房就被炸，他开枪射击逃跑的投弹者。斯特普托的行动并

非孤立的事件。在开展民权运动的工人住处，或者正开会的会议厅和“自由大厦”的周围，均必须设立岗哨，这在南部边区地远已普遍如此。当许多人的住舍遭到射击时，他们都进行了还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驻派克县主席柯蒂斯·C·布赖恩特向“美国民权委员会”说：

4月28日晚一枚炸弹扔到我的理发店中……

6月22日，我想应该是1964年——我记不准了。那天晚上，我的儿子和另外一位年轻人看守着我的房子。我已经处于这样的紧急关头：千钧一发、危在旦夕。我接到许多次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电话，电话不但威胁我，而且威胁我的一家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派克县分会雇来这位年轻人看守我的住宅……

……6月22日晚，扔进来一枚炸弹——我是说，爆炸物是从汽车那边大约十九呎处扔过来的。我的儿子和那位年轻人正坐在汽车里。爆炸力确实很大。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被害了。我马上跑出去。我有一支强力步枪，是用来保护我的住房和家人的。我射击了。我想是射出了一两发子弹，我们终于发现我的儿子和那个青年平安无事，我们才安心了一些。^①

1964年夏的一段时期中，在麦康布县的黑人住区伯格兰，它是当时密西西比第一个开始选民登记活动的市镇，是一个禁止外人入内的地区。当然如果你认识设于伯格兰四郊的警戒人员则例外。要想进入伯格兰的一切车辆均得停于路障前，出示证件。

争取民权的工人们，绝大多数依赖非暴力手段进行保护。他们驾驶汽车飞速避开当地白人在公路上对他们的袭扰。工人们在

^① 见《美国民权委员会听证会》第2卷。1965年2月16至20日司法部在密西西比杰克逊举行的听证会。见第65页—66页。

公路上活动时，使用收发两用的无线电电话装备，使指挥部知道他们的行踪，在危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获得援助。

直到1964年夏末，新的运动同时向两个目标推进。较老、较保守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代表大会”的青年人一起，参加了一个全面性的组织“联合组织会议”，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在密西西比疏通各种行动的渠道；同时全国各主要民权团体进行会晤，名为“民权领导联合会”^①，以便在战略问题上进行高层领导一级的定期商讨。这种组合朝着“各派力量联合”方向推进主要是鼓舞自由工会分子团结在民主党周围成为争取民权的一个具有压力的组织。与此同时，在年轻和战斗性较强的各民权组织内，开始向着政治上独立的方向推进。

1963年的群众行动，规模大，次数多，又常常持续数周或数月，以致于“革命”一词常常运用在黑人抗议运动中。这些运动包括伯明翰的春季示威活动，它在高潮时出现了严重的骚乱。²⁶⁰在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在为被刺的民权领袖梅德加·埃弗斯举行葬礼时的那些示威行动中，愤怒的学生与警察差点发生了流血冲突。在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长时间的大规模示威行动并有上百人被捕之后，根据军法，国民警卫队对该地进行军事管制，为期一年。5月，在北卡罗来纳的格林斯博罗，一千人被囚禁，同时在北卡罗来纳的德赫姆，一千四百人被拘捕；9月，在南卡罗来纳的奥兰奇堡一千四百人被捕。

但是，富有斗争精神的人士和黑人群众组织逐步认识到，各次进军和抗议行动，包括1963年8月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的大进军^②和1964年夏季密西西比的运动，得到的只是一系列漠

① 由“全国城市同盟”、“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全国黑人妇女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保卫基金会”、“南部基督教会会议”以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们组成此一大会。

② 这次进军是由主要的全国性民权组织，加上教会、工会和民间团体的代表们组织的。由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贝阿德·拉斯汀进行协调。

视、失望、甚至是挫折。许多群众性的行动，在为时数周的进军之后，在受到打击、拘捕之后，以妥协而告终，这些妥协中止了示威活动，但是黑人的要求并未达到。全国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在奥尔巴尼或是坎布里奇、在丹维尔或是塞尔马、在杰克逊或是伯明翰，那里的形势，在这次大动乱之后大体上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在北部黑人居住区的情况亦复如此。事实上，种族隔离在北部的学校中有增无已，失业人数上升，黑人与白人收入的差距扩大。北部许多城市反对就业中种族歧视所组织的纠察线，并未充分解决黑人就业问题。北部黑人区抗议运动采取了另一种形式——骚乱，提供了发洩一时之愤的途径，也不过如此而已。

早在1962年，越来越多的黑人知识分子就公开地说：“别了，自由主义者。”至1964年，开始设法改进自己生活条件的街头普通黑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来了。实际上，他们在向白人普通老百姓告别。

261

1. 早期的斗争

种族隔离教育是不平等的 最高法院对“布朗控教育局案”的意见*

首席法官华伦先生发表最高法院的意见如下。

这些案件系来自堪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和特拉华州。案件所申述之事件不同，发生之地点各异，但在此综合意见中有一个共同的法律问题，对于统一考虑这些案件是适

* 见“布朗控教育局案”(1954年)。

宣的。①

① 堪萨斯州“布朗控教育局案”中，原告为居住于托皮卡之小学适龄黑人儿童。他们向美国地方初审法院控告，由于堪萨斯地方法院强制施行一项堪萨斯州法规，允许、但并非必须人口在一万五千以上之城市保持黑、白人学生隔离之学校（见1949年堪萨斯州总法规72—1724）。据此规定，托皮卡教育局决定建立种族隔离的小学。该市其它公立学校则不实行种族隔离。三人地方初审法庭开庭审议，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2281和2284款认为，在公共教育中实施隔离，对黑人儿童产生恶劣影响，但不受理原告申诉。理由是黑人和白人学校有关校舍、交通、课程以及教师的教学资格方面实质上是平等的。此案系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1253款直接上诉。

南卡罗来纳州“布里格斯控埃利奥特案”中，原告居住在克拉伦顿县，小学适龄黑人子弟，他们向美国地方初审法院上诉。由于南卡罗来纳州东区地方法院下令强制实施州宪法和法规，规定在公立学校中实行黑、白种族隔离（见1942年南卡罗来纳州宪法第11章第7款及南卡罗来纳州法规第5377款）。三人初审法庭开庭审议，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2281和2284款，拒不受理原告要求赔偿的申诉。法院认为，黑人学校条件低于白人学校，命令被告立即着手使各校设施一律平等。但法院仍确定有争议的条款之有效性，并在推行平等计划期间不准原告在白人学校入学。最高法院取消地方初审法院的审判并发回该案，旨在获得法院对被告呈述的有关推行平等计划进展的报告的看法。该案发回后，地方初审法院认为，除校舍外，已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并认为被告正在改正不平等现象。此案亦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1253款直接上诉。

弗吉尼亚州“戴维斯控县教育局案”中，原告系居住于普林斯·爱德华县之中学适龄黑人子弟，他们向美国地方初审法院上诉。由于弗吉尼亚东区地方法院强制实行州宪法和法规中有关规定在公立学校实行黑、白种族隔离之条款（1950年弗吉尼亚宪法第140条，弗吉尼亚州法规第21—221条）。三人地方法庭开庭，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2281和2284款，拒不受理上诉。法庭认为，黑人学校在学校建筑、课程和交通工具的质量是低劣的，命令被告立即提供实质性的平等课程与交通工具，并立即“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和速度改善”在学校房舍方面的不平等。但是，与南卡罗来纳州案件一样，法院确认了有争执条款的有效性，并不许原告在推行平等计划期间在白人学校入学。此案系根据美国宪法第28条第1253款直接上诉。

特拉华州“格布哈特控贝尔顿案”中，原告系居住于纽卡斯尔县的小学适龄黑人子弟。他们向特拉华平衡法院控诉被告强制执行州宪法和法规中有关规定在公立学校中实施黑、白种族隔离的条款（1935年特拉华州宪法第10章第2款，特拉华州修订法规第2631款）。平衡法院裁定原告胜诉，并命令他们立即在只允许白人上学之学校中入学，理由是黑人学校的师资、师生人数比例、课外活动、校舍、以及有关上学时间和距离等方面，均相对低劣。平衡法院还认为，种族隔离本身产生了黑人子弟教育水平的低下，但是并没有以此为根据作出裁决。平衡法院的判决为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可；但又暗示，被告在使黑人和白人学校平等之后，可更改此判决。被告申辩认为，特拉华州的错判在于命令黑人原告立即去白人学校入学，申请最高法院下令向下级法院调取案卷。已同意再审理。原告获胜，未递呈反对的诉状。

262 在各案中，黑色人种未成年人通过其法律代表，争取各地法院的帮助，俾使在无种族隔离情况下能进入所在地区之公立学校。在各案例中，根据各地法律有关按种族进行隔离的要求与规定，他们一直被拒于白人子弟上学之学校校门之外。此种隔离政策被认为剥夺了原告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获得之法律平等保护权。除特拉华州案件外，各地之三人联邦地方初审法庭按“普莱塞控弗格斯案”中当时最高法院宣称的所谓“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拒不受理各案原告之申诉。按照此项原则，在为各种族提供实际上有平等设施之学校、甚至对这些学校进行种族隔离时，各种族均已获得一律平等待遇。在特拉华州案件中，特拉
263 华州最高法院遵从此一原则，但又下令，允许原告进入白人学校，因为它们的条件优于黑人学校。

原告坚决认为，种族隔离之公立学校是不“平等”的，而且无法使其“平等”，并认为他们被剥夺了法律的平等保护权。由于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该法院进行了审理。^①在1952年开庭期间，进行了辩论。在本届法庭开庭期间，对于法院提出的某些问题，再次进行辩论。^②

再次辩论大部分围绕1868年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时的形势。它包括国会提出“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详尽的意见、各州的认可、当时种族隔离的状况，以及支持和反对修正案的人的看法。此次讨论以及我们自己的调查，使我们确信，尽管这些材料提供了某些新的认识，但不足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非结论性的。战后各修正案的热情支持者，大多数人无疑是想通过它们以取消“出生于美国或加入美国籍的一切人”在法律上的区别界限。而反对者也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对各修正案的文字和精神均极力反对，并希望它们的影响受到极大的限制。国

① 344 U.S. 1, 141, 891

② 在最高法院两次开庭期间，司法部长均作为协助法庭解释某项法律的人出席。

会及各州议会之其他人士则莫衷一是，犹豫不定。

对有关学校种族隔离的这条修正案的历史不带有结论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公共教育的状况。²⁶⁴ ①在南部，争取设立由一般税收支持的免费公立学校的运动，尚未取得结果。白人子弟的教育大部分由私人社团控制；而黑人的教育几乎不存在，实际上几乎整个种族都是文盲。事实上，一些州的法律禁止对黑人进行任何教育。相对之下，今日许多黑人在艺术、科学以及在商业和专业领域中已获得突出的成就。在提出修正案的时代，北部公立学校教育已获进一步发展，这是实际情况。但是修正案对北部各州产生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是普遍被忽视的。甚至在北部，当时公众教育的条件并未接近今日具有之条件。课程通常是不完备的；在乡下普遍存在不分年级的学校；许多州一年只有三个月上学；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结果，“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公共教育产生的预期效果，在其历史上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是毫不为奇的。

当时的最高法院对“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后不久的第一批案件的判决，在援用该修正案时，法院解释此修正案实为禁止各州

① 对修正案实施前公共教育的一般研究，可阅巴兹和克雷明合著之《美国教育史》，(1953年)，第一、二部分；丘伯里《美国之公共教育》(1934年)第二至十二章。在实施“第十四条修正案”时代，有关学校实际工作之趋向，巴兹和克雷明合著之上书中第269—275页，和丘伯里之上书中第288—339页、408—431页，以及奈特著《南部公共教育》，(1922年)第八、九章均有记述。亦可阅第四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1871年)之第315号文件(证词)。要求设立免费公立学校，南部、北部实质上均采用同一形式，但南部直到大约是1850年，即落后于北部二十年，才开展起来。南部发展缓慢之原因(例如，南部乡村之特点以及各地区对待州的帮助之不同态度)，在丘伯里之上书中第408—423页有充分说明。在整个国家，特别是在南部，内战实际上阻止了公共教育的进展，见上书第427—428页。在全国各地区，无论战前或战后不久，黑人教育低劣的情况，可见比尔著：《美国学校教学自由史》，(1941年)第112—132页，第175—195页。义务学校教育法在“第十四条修正案”被批准之后，才普遍采用，至1918年此类法案才在各州生效。见丘伯特上书第563—565页。

对黑色人种强制施行种族歧视。^①“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直到1896年对上述“普莱塞控弗格森案”进行判决时才在本法院中出现，而且它只涉及交通车辆，不涉及教育^②。美国各法院在多半个世纪中因此原则而大伤脑筋。本最高法院在公众教育领域中至今有六个案件牵涉到“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③。在“卡明控县教育局案”和“冈·林姆控赖斯案”中，此原则本身的效果还未受到挑战。^④在较近期的案件中，均属研究生院一级的问题。不平等的现象表现在白人学生可以享受规定的福利，而具有同样学历的黑人学生却不能获得。如“密苏里·盖因斯控加拿大案”，“西普尔控俄克拉何马州案”，“斯威特控佩因特案”，“麦克洛林控俄克拉何马州学校董会案”。对这些案件，各法院认为均无必要再核查此一原则而接受黑人原告的申诉。但在上述“斯威特控佩因特案”中，本最高法院则对于是否“普莱塞控弗格斯案”的判决应不适用于公共教育的问题，表示保留。

^① 见“屠宰场案”(1873年)和“斯特劳德控西弗吉尼亚州案”(1880年)。

“兹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手续，各州均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存、自由和财产权，或者拒不赋予任何人在其司法权范围之内的法律平等保护权。这是为了宣布，联邦各州之法律对待黑人与白人应一视同仁；无论有色人种或白色人种，在各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修正案的主要意图也正是在于对有色人种进行保护，不得由于其肤色而以法律手段对其施行歧视政策。除此以外，还能是什么呢？修订法案的文字当然是禁令性的，但它包含着积极的一面，即赋予有色人种豁免权，或者说，权利（这对有色人种是最宝贵的）——根据肤色区别而制定的对他们不利的法律限制的豁免权——免受合法的歧视，包括在社会上将其列入次等公民地位，不保障其享受他人可享受之权利，以及逐步将之降为附庸种族之歧视。

亦见“弗吉尼亚州控赖夫斯案”(1880年)。

^② 此一原则显然起源于“罗伯兹控波士顿市案”(1850年)，该案坚持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并不认为隔离破坏了州宪法的平等保证。根据1885年马萨诸塞州法令第256款，波士顿公立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但在北部其它地方，直到最近数年，某些社区才禁止公共教育中持续的种族歧视。长期以来，此类种族歧视，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问题，这是十分明显的。

^③ 亦见“伯利亚学院控肯塔基州案”(1908年)。

^④ 在“库明案”中，黑人纳税人要求责令被告(教育局)在黑人子弟之中学复课之前不得继续开办为白人子弟而设的中学。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在“冈·林姆案”中，原告为一名华裔小孩，他仅申辩，州当局错误地运用此原则，将其划为黑人小孩，规定他在黑人学校入学。

本届几个案件中，此一问题已直接提了出来。与“斯威特控佩因特案”不同，各下级法院对各案的裁决认为，黑人和白人学校在有关建筑、课程、教员条件和薪津以及其他“表面的”条件^①已经平等或将取得平等。因此，本院的判决不能仅仅取决于各案中黑人和白人学校表面条件的比较。我们应看种族隔离本身对公共教育的实际影响。

266

在触及此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停留在1868年修正案通过的时代，或者甚至回到1896年判决“普莱塞控弗格森案”的时代，我们应根据公众教育已取得充分发展和它当前在全国人民生活中所处地位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决定在公共教育中种族隔离是否剥夺了原告的法律平等保护权。

当今，教育可能是各州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强制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方面的巨额开支，两者显示出我们对民主社会的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履行我们基本的社会义务，即使在军队中亦复如此。这是为了奠定我们良好的公民品德的基础。当前，在启发孩子对文化价值的认识，为他们今后的职业培训作好准备，帮助他们正常地适应环境方面，教育是主要的工具。在当前时代，如果不让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期望他们在生活中获得成就，这是令人怀疑的。这样一种机会，这样一种国家保证提供的机会，应该是根据平等条件人人享受的权利。

我们现在来谈谈提出的问题。在公立学校中仅仅由于种族不同而采取的隔离政策，即使在学校设施和其它“表面”平等的条件下，是否剥夺了少数民族孩子们的平等教育的机会呢？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① 在堪萨斯案中，下级法院认为，此类条件实质上均已平等。在南卡罗来纳案中，下级法院认为，“被告正在迅速而真诚地遵守法院裁决。”在弗吉尼亚案中，下级法院指出，平等计划已“被执行并在进展中”；此后，从弗吉尼亚州司法部长在再次法庭辩论的发言中，我们得知，计划现已完成。在特拉华案中，法院同样指出，州的平等计划在顺利进行中。

本法院在判决“斯威特控佩因特案”时认为，为黑人设立的种族隔离的法学院，不能给他们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其根据主要是，它们不能提供“那些不能由客观测定、却能提高法学院声誉的因素。”在上述“麦克洛林控俄克拉何马州大学校董会案”中，本最高法院提出，允许进入白人大学研究院之黑人，应获得与其他所有学生同等之待遇，其根据仍然不是那些表面的条件，而是“……其研究之能力，与其他学生进行探讨和交换意见之能力，总之，学习专业之能力”。此种意见，特别适用于中、小学的孩子。仅仅由于种族原因而将他们隔离于与之同龄和同等条件的孩子之外，则必使之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卑劣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心灵而永不能自拔。种族隔离政策对他们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在法庭对堪萨斯案的判决材料中已充分说明（然而法庭亦不得不否决黑人原告）：

公立学校中实施白人与黑人子弟之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子弟产生一些恶劣的影响。在获得法律认可时，其影响更大，因为种族隔离政策通常意味着黑色人种的卑劣。这种卑劣感影响孩子学习的上进精神。因此，在法律支持种族隔离的情况下，形成一种（阻滞）黑人孩子文化和智力发展的倾向，剥夺了他们在种族混合学校体制中可获得的某些好处。^①

现在对“普莱塞控弗格森案”心理方面的认识无论达到什么程度，当代权威还是广泛支持这个判决的。^②“普来塞控弗格森

① 特拉华案中作出相同的判决说明：“我已根据证词作出结论认为，在我们特拉华社会中，州在教育中施行种族隔离的结果，黑人子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处于同样情况的白人子弟相比，实质上是低人一等的。”

② K·B·克拉克：《偏见与歧视对个性发展的影响》（本世纪中关于青少年问题的白宫会议，1950年）；威特默与柯廷斯基合著：《个性的形成》（1952）第六章；多伊彻与钱恩合著：《强制种族隔离的心理影响：社会科学评价一览》（1948年）；钱恩：《在学校设施平等的情况下种族隔离的心理影响》、《意见与态度》229页（1949年）；布拉梅尔德：《歧视和国民福利的教育代价》（1946年）麦克里夫版第44—48页；弗雷泽：《美国黑人》（1949年）第674—681页。亦见米尔代：《美国的窘境》（1944年）。

案”与此判决相抵触的任何文字均被摒弃。

我们的结论是，“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在公共教育领域中是不适宜的。只要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其设施是不可能平等的。因此，我们认为，原告以及其他身受影响而处于同样境地的人，由于种族隔离而进行控告，被剥夺了他们“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的法律平等保护权。这样裁决就使得对于种族隔离是否亦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适当法律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无必要进行任何讨论了。^①

由于这些案件均属于整个阶层的诉讼，由于判决精神将被广泛应用，以及由于各地情况大不一致，因而从这些案件作出的判决，提出了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就再次辩论来说，对受理申诉的考虑，必然要服从于主要问题——公众教育的种族隔离是否合乎宪法精神。我们现已宣布：此一种族隔离政策是剥夺了法律平等保护权。为了在作出判决时获得各方面的充分支持，案件将重新列入备审案件目录中，要求各方出席对最高法院为此次开庭期间重新辩论提出的第4和第5题作进一步的辩论。^②美国司法部长再次被邀请出席。凡规定或允许在公共教育中进行种族隔离之

① 见“波林控夏普案”中有关“第五修正案”之适当法律程序条款。

② 4，假定公立学校中之种族隔离系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则

(a) 随之而来必然出现以下之裁决：按正常地理划分，在学校所处之规定范围内，黑人子弟应立即被允许进入自行选择之学校，或者

(b) 本最高法庭在实施其公断权力时，可以允许对现存的种族隔离制度逐步作出有效的调整，以实现无肤色区别的制度；

5，根据第4中之(a)与(b)作为依据的假定，进而假定本最高法院可彻底行使其在4(b)中说明之公断权力，则

(a) 本最高法院应就这些案件作出一详尽的判决；

(b) 如可以，则本最高法院应在判决中解决何具体问题；

(c) 本最高法院应任命一特别庭长以听取证词，为此类判决提出具体条款之意见；

(d) 本最高法院应将案件发回初审法庭，指示其对此类案件制订判决，如可以，则本最高法院之判决应包括何种一般指示，各初审法庭应遵循何种手续以达成更详尽判决之具体条款？

州司法部长，若受到邀请亦可作为协助法庭解释某种法律問題之人员，于1954年9月15日前出庭，并于1954年10月1日呈递辩护状。①特此公告

抵制：南方宣言· ——关于宪法原则的声明

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案件毫无保证的裁决，它目前产生的后果，正是以赤裸裸的个人权力取代既定法律的情况下必然的产物。

开国的祖先们之所以给我们制定用以限制权力和保持权力平衡的宪法，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任何个人和团体均不能委之以无限的权力这一不可违背的历史教训。他们制定此一可以通过修正案更改条款之宪法，旨在保证政府的基本原则，反对那种只顾迎合眼前民意或私自偏袒某些公共官员的危害。

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案件的裁决，显然是对司法权的滥用。它使联邦司法机构执行立法职能趋势达到了顶点。贬低了国会威信，侵犯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利。

原来的宪法并未涉及教育問題。“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任何其它修正案均未涉及此一問題。提出“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前的历次辩论均清楚表明无意干预各州所有之教育体制。

正是国会提出了该项修正案结果才规定了哥伦比亚特区设立种族隔离学校。

1868年通过修正案时，联邦有三十七个州。其中二十六个州之人民中实际上均存在着种族上的差别，这二十六个州既同意现存之种族隔离学校继续办学，而且此后根据同一立法机构所考虑

① 见本最高法院修订条例第42条（1954年7月1日生效）。

• 《美国国会记录》第八十四届国会第二次会议，1956，第4515—4516页。

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再开办此类学校。

诚如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案件(“布朗控教育局案”)中所承认，学校中“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显然始见于‘罗伯兹控波士顿市案’(1849年)，该案维持学校中之种族隔离，驳斥认为它是违背州宪法保证平等的攻击。”此一符合宪法精神的原则始于北部——而不是南部。它不仅在马萨诸塞州实施，而且一直在康涅狄克、纽约、伊利诺、印第安纳、密执安、明尼苏达、新泽西、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以及其它北部各州实施，直到联邦各州通过其政府的宪法程序更改其学校制度为止。

在1896年的“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明确宣布，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如果联邦提供了“隔离但却平等”的学校设施，则未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其它许多案件均贯彻此一裁决。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通过首席法官塔夫脱(美国前总统)发言，于1927年在“林姆控赖斯案”中一致声明，“隔离但却平等”的原则是“在州管理其公立学校工作职权范围内之事，并不与第十四条修正案相冲突。”²⁷⁰

这一解释，曾多次反复声明，成为许多州人民生活之一部分，确认了人民的习惯、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它基于根本的人道主义和常识，因为家长不应被政府剥夺其指导自己孩子生活和教育的权利。

将近一个世纪中从未见任何更改此一既定的合法原则的宪法修正案和国会法案，但美国最高法院无任何法律依据，竟然行使其赤裸裸司法权，以其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取代国家的既定法律。

最高法院不负责任的行使权力，与宪法精神背道而驰。它在受到重要影响的各州中制造了动荡不安和混乱。它正在破坏九十年来由两个种族的善良人民耐心努力建立的白人和黑人间的亲密关系。它在两个种族间长期保持的友谊和了解中，培植起仇恨和

猜疑。

不顾被管辖者是否同意，外部的煽动者正威胁要对我们的公立学校制度立即进行剧烈的改革。如果得逞，肯定会在一些州中破坏公共教育体制。

我们对于由此一裁决制造的、由外部干涉者煽动的当前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表示严重的关注。

我们再次确认：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我们大声疾呼反对最高法院侵犯联邦和人民的权利，它与既定法律和宪法背道而驰。

我们赞扬声明愿意抵制以任何法律手段强迫实行种族合一的那些州的行动。

我们呼吁还未直接受到这些裁决影响的州和人民，要抢在他们也可能成为被司法权危害的受害者之前，认真考虑宪法的有关原则。

即使我们在当前的国会中是少数，我们也充分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民信任政府的两党制度，这个制度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它将及时提出要求，保证国家和人民拥有的权利，抵制司法人员的篡权行动。
271

我们自己则保证运用一切法律手段，推倒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这一裁决，并防止玩弄权术去贯彻实施。

处此考验时期，当我们正争取改正此一错误行动时，我们吁请人民不要受煽动者和捣乱者的有害于我们联邦的怂恿挑拨，多方制止骚乱和目无法纪的行径。

签名者：

美国参议院议员：

沃尔特·F·乔治；理查德·B·拉塞尔；约翰·斯坦尼斯；
小萨姆·J·欧文；斯特罗姆·瑟蒙德；哈利·F·拜德；A·威利斯·罗伯逊；约翰·L·麦克克里兰；艾伦·埃伦德尔；拉塞

尔·B·朗；李斯特·希尔；詹姆斯·O·伊斯特兰；W·克尔·斯各特；约翰·斯巴克曼；奥林·D·约翰斯顿；普来斯·丹尼尔；I·W·富尔布赖特；乔治·A·斯马瑟斯；斯佩萨德·L·霍兰。

美国众议院议员：

亚拉巴马州：弗兰克·W·博伊金；乔治·M·格兰特；乔治·W·安德鲁斯；肯尼思·A·罗伯茨；阿伯特·雷恩斯；小阿姆斯特德·I·塞尔登；卡尔·埃利奥特；罗伯特·E·琼斯；小乔治·赫德尔斯顿。

阿肯色州：E·C·盖辛斯；威尔伯·D·米尔斯；詹姆斯·W·特林布尔；奥伦·哈利斯；布鲁克斯·海斯；W·F·诺雷尔。

佛罗里达州：查理斯·E·贝内特；罗伯特·L·F·赛克斯；A·S·小赫朗；保罗·G·罗杰斯；詹姆斯·A·哈利；D·R·马休斯；威廉·C·克拉默。

佐治亚州：普林斯·H·普雷斯顿；约翰·L·皮尔彻；E·L·福雷斯特尔；小约翰·詹姆斯·弗林特；詹姆斯·C·戴维斯；卡尔·文森；亨德逊·兰哈姆；艾丽斯·F·布里奇；菲力普·M·兰德拉姆；保罗·布朗。

路易斯安那州：F·爱德华·赫伯特；黑尔·博格斯；爱德温·E·威利斯；奥弗顿·布鲁克斯；奥托·E·帕斯曼；詹姆斯·H·莫里森；T·艾什顿·汤普森；乔治·S·朗。

密西西比州：托马斯·G·艾伯内梯；杰米·L·惠顿；弗兰克·E·史密斯；约翰·贝尔·威廉斯；阿瑟·文斯特德；威廉·M·科墨尔。

北卡罗来纳州：赫伯特·C·邦纳；L·H·方丹；格拉哈姆·A·巴登；卡尔·T·德哈姆；F·厄特尔·卡莱尔；休·Q·亚历山大；伍德罗·W·琼斯；乔治·A·舒福德；查理斯·R·乔

纳斯。

南卡罗来纳州：L·门德尔·里弗斯；约翰·J·赖利；W·J·布赖恩·多恩；罗伯特·T·阿什莫尔；詹姆斯·P·理查兹；约翰·L·麦克米兰。

田纳西州：小詹姆斯·B·弗雷泽；汤姆·默里；杰里·库珀；克利福德·戴维斯；罗斯·巴斯；祖·L·埃文斯。

得克萨斯州：赖特·帕曼；约翰·道迪；沃尔特·罗杰斯；O·C·菲希尔；马丁·戴斯。

弗吉尼亚州：小爱德华·J·罗比逊；小波特·哈迪；J·沃恩·加里；瓦特金斯·M·艾比特；威廉·M·塔克；理查德·H·波夫；伯尔·P·哈里森；霍华德·W·史密斯；帕特·詹宁斯；乔尔·T·布罗伊希尔。
272

她踽踽独行*

戴西·贝茨

本杰明·法因博士为《纽约时报》当时的教育编辑。他多年来从事此项工作，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是在现场报道小石城事件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入口处不让黑人孩子入学数天之后，本来到我家中。他说话时紧张地踱来踱去，搓着双手。

“戴西，他们朝我脸上啐口水，他们管我叫‘卑鄙的犹太人！’自从伊丽莎白想进入中心学校以来我一直就是被人另眼看待的人。我还没有告诉你那天发生的事。我真不愿提这件事。我觉得丢脸，我得向你，也向我自己承认，白种人，男的女的都有，竟

* 戴西·贝茨著，《小石城漫长的暗影》(纽约：戴维·麦克基出版公司，1962年)第69—76页。此章为有关“小石城九姊妹”组织成员之一伊丽莎白·埃克福德的故事，1957年她曾想进该城白人中心中学。

然这样惨无人道！

“那天，我站在学校门前，突然一阵叫嚷——‘他们在这儿！黑鬼来了！’我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约摸十五岁，独自一人走过来。她好几次想穿过警卫队士兵。最后她穿过来时，他们端起刺刀对着她。当明晃晃的刺刀指向她时，她吓慌了。站在那里发抖了一会儿，然后似乎镇静下来，又开始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暴徒们跟在她后面乱叫乱嚷就象一群猎狗一样。妇女嚷着：‘抓住她，吊死她！’男人们喊着：‘滚回去！你这个黑妖精！’她终于走到了公共汽车站，在板凳上坐下来。我坐在她边上说：‘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眼泪在她太阳镜后从脸颊上不断淌下来。戴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促使我用手臂搂住她，托起她的下巴，我说：‘别让他们看见你哭，’可能是她使我想起我十五岁的女儿吉尔。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有五百人围住我们。我模糊记得有人叫嚷：‘拿根绳子来，把她吊到这棵树上去！’突然，我看一位脸色慈祥、一头白发的妇女穿过暴徒寻路走过来。她望着伊丽莎白，然后对暴徒们喊道：‘不许动这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折磨她？六个月以后，你们会低头认罪的！’暴徒们喊道：‘又来了个黑人的同情者，滚开！’我以后才知道这位女士叫格雷斯·洛奇太太。费兰德尔·史密斯学院的教授李·洛奇的夫人。她转身对我说：‘我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去找部车来。’

“我们带着伊丽莎白穿过街道到了杂货店。我和伊丽莎白留在人行道上，洛奇太太想进入杂货店去叫车。但是，一帮流氓冲着她把门一关，不让她进去。她求他们给孩子叫一部车。他们关上门对她说：‘滚开，你这鬼婆娘？’就在这时候，公共汽车开来了。洛奇太太和伊丽莎白上了车，伊丽莎白还是处于震惊中，她一句话也没说。汽车走开了，暴徒们走拢来围住我。‘我们看到你搂着那个小妖精。现在该轮到你了。’一个邋里邋遢的中年女人恶

声地说：‘抓住他，狠狠踢死他！’一个姑娘，我曾经看见她在当地一家酒吧间拉客，高声叫喊：‘卑鄙的纽约犹太人！抓住他！’一个男人问我：‘你是犹太人？’我说，‘是的。’他接着对暴徒说：‘有他好受的，以后我们来收拾他！’

“戴西，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国民警卫队袖手旁观，不保护伊丽莎白，也不保护我。相反，他们威胁要把我抓起来——说是因为我鼓动骚乱。”

伊丽莎白面对嘲弄的暴徒们所表现出来的庄严和镇静，摄入了电视录象机，摄下的照片在世界各地报纸上刊登。她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英雄。在此后数天内，新闻记者挤在她家的周围，想同她谈话。第一天，她的父母同意让她出来，不要躲着。她到了我家里，记者们都在等着她。伊丽莎白很平静，问她的时候才说话。在让记者同她见面之前，我把她带到我卧室里。我问她现在感到怎样。突然，她压抑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为什么要我到这里来？”她问道。一双火炽的眼睛对着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这样关心我？你们也不早告诉我计划已经改变了——”

我走过来，到了她身边。在她把背对着我之前，我看她泪盈双眼。我的心都碎了，因为眼前这个女孩正在使劲压抑她的悲痛。在这纷乱的清晨三时。我的思绪却停滞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此后数周，伊丽莎白参加了“小石城九姊妹”所有的活动——记者招待会、法庭作证、同附近的费兰德尔·史密斯学院的教授研究会。她出席了，但是从未露出半点真情，受的刺激太深了。

她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我被她梦中的叫喊惊醒，中心学校那场令人恐怖的暴徒们叫嚷的景象在她的睡梦中又重现了。只有一

次伊丽莎白才露出真正的高兴。那是瑟古德·马歇尔同孩子们见面，他向他们说明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他说着，她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现出一丝微笑。显然，他是她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

逐渐地，伊丽莎白从压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谈过在中心学校她遇到的事。有一次，我们单独地在我家楼下活动室时，我径直问她：“伊丽莎白，你现在可以谈谈那次的事吗？”

她好一会不说话，然后开始说起来：

“你还记得，我们打算去学校的头一天，我们在校董会办公室见到布洛塞姆学监。他告诉我们，暴徒会怎么说，怎么干，但是他从来没提到不会有任何人来保护我们。他告诉我们的家长不要来，因为，如果孩子们要来，他没法保护他们。

“那个晚上，我是那样兴奋，无法入睡。第二天早晨我差不多是第一个起来。我正在熨我的黑白两色衣服——这是为了头天上学专门做的一——这时候，弟弟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开始说有一帮人集结在学校附近。电视里的人说，他不知道我们是否早上会去上学。妈妈在厨房做早饭，她喊道：‘把电视关上！’她是那样不安和担心。我想安慰她，我就说：‘妈妈，不要担心。’

“爸爸来回走着，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满脸愁容。他叼着烟斗沉思，手上还拿着一支雪茄，可都没有点燃。实在叫人好笑，他是那样紧张。

“我离家前，妈妈把我叫到起居室。她要我们做祷告。然后我搭上公共汽车，离学校一个街区我下了车。我看见一大堆人站在街边，对面是士兵警卫着的中心学校。我往前走的时候，这堆人突然静下来。布洛塞姆曾经告诉我们从前门进学校。我望着所有的人，心想：‘如果我走过一个街区在警卫队的身后走进前门，可能会安全。’

“在拐角上，我想穿过围住学校的长列的警卫队队伍，这样就可以走进他们身后的校园。一个士兵指着大街那边，我也指着同一个方向问他，是不是叫我穿过大街走过去。他点点头说：‘是的’。所以我就穿过街，意识到有一大堆人站在那边，但是他们从我身边让开。

“一会儿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混乱脚步声。接着有人喊起来：‘她来了，准备好！’我离开人行道上的人群，走上大街。只要暴徒来追我，我就可以跑回街的那边，国民警卫队会保护我的。

“人群越走越近，然后开始跟着我，用各种难听话叫我。我仍旧不害怕，只有一点点紧张。突然，我膝盖开始发抖，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走到还离一个街区远的中间校门口。这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长的一个街区。

“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太害怕，因为这个时候我始终认为警卫队会保护我。

“我走到学校前面的时候，又朝一名警卫队士兵走去。但是这次他直盯着前面，一动不动，不让我穿过去。我不知道怎么办。接着我望过去，看见通向学校前门的那条小路，还在前面有一段距离。这样，我走着，一直到了通向前门的小路的跟前。

“我站在那儿望着学校——好大一所学校！就在这时警卫队士兵闪开，让一些白人学生走进去。

“人群里没有声音，我猜想他们在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等我能稳住我的膝盖时，我朝着那个让白人学生进校的士兵走去。他也是不挪动。我正要从他身边挤过去时，他端起了刺刀，接着其他的士兵走拢来，他们都端起了刺刀。

“他们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盯着我。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转过身，此时人群向我走过来。

“他们越走越近。有人开始叫嚷，‘吊死她！吊死她！’

“我想从人群里找到一张友善的脸——也许会有人帮助我。

我望着一个老太太的脸，看样子是仁慈的。但是，我再看着她时，她啐了我一口。

“他们走近了，嚷道：‘不准黑鬼进我们的学校，滚开！’

“我转身向着国民警卫队，可是他们一张张脸告诉我，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什么帮助。于是我朝街区那边望去，看见公共汽车站有一条板凳，我想，‘如果我能到那边去，我就会安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认为那条板凳是我安全的地方，但我还是向它走去。我尽量不管他们的喊叫，对自己说，‘要是我能到凳子那边去，我就安全了。’

“我终于到了那边，我想我实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我坐下来，暴徒们集结过来，又开始乱叫乱嚷。有一个人在使劲嚷道：

“把她吊到这棵树上去，我们来收拾这个黑鬼！”就在这个时候，有个白人坐到我身边，用胳膊搂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他托起我的下巴说：‘不要叫他们看见你哭。’

“接着，一个白人妇女——她心肠很好——她走过来坐到凳子上。她向我说话，可我现在不记得她说了些什。她带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我身边。她问我的名字，还想同我说话，我想我并没有答话。这次乘车的情形，我记不起多少了，我只记得我后来站在盲人学校的门口，我妈妈在那儿工作。

“我想，‘她也许不在这儿，可她应该在这儿！’这样，我就跑上楼，有些老师想同我说话，可是我一直跑，到了妈妈教室门口才停下来。

“妈妈站在窗前，低着头，但是她一定是意识到我来了，因为她转过身来。她看起来好象一直在哭，我想告诉她我没事。可我说不出话来。她用手臂搂住我，我哭了。”

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 *

罗莎·帕克斯夫人

我们认为，你们会愿意同我们一起听听罗莎·帕克斯夫人在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抗议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的记叙。这是一个关于她如何不动声色地拒绝坐到汽车后座而激起名为南部第一次“消极抵抗运动”的故事。罗莎去年夏天还是海兰德尔的一名学生。下面是1956年3月3日—4日举行的有关公立学校的一系列黑、白人共同专题讨论的计划会议上的一次谈话记录。

罗莎·帕克斯：今日蒙哥马利市情况与你们所知道的去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我们示威以来这个地方全然不同了。那时，在市内公共汽车上因为我不让出我已占据的座位而被拘留。因为只要白人要坐这个座位，我就非得站起来不可。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要这么做。这事就这么发生了，司机要我让座，我就是不愿听从他的命令。他叫来个警察，把我抓起来，进了班房，以后交一百元保释金，12月5日开庭审判。这是第一天，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开始不乘坐公共汽车，从12月至今，他们很多人，几乎是百分之百，还是不乘坐公共汽车。有时候，也许你能看到有一两个人，但是只有极少几个人乘市内公共汽车。这事可以说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注意。甚至伦敦那么远的地方也注意这事。我们每一次会议上都有一位记者。甚至日本东京那么远的地方也派个记者来。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要了解事情怎样进行，干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反应。

迈尔斯·霍顿：你做的虽说是件很不起眼的事，就这么坐在

* 帕克斯于1956年3月在田纳西州蒙梯格尔的海兰德尔民间学校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作的关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报告。其中有学校校长迈尔斯·霍顿，阿拉巴马州塔斯克基公立学校教员比尤拉·约翰逊的插话。

那儿，你知道，你这是点了把火。你为什么这么干，是什么思想促使你不让座？我感兴趣的是动机——使人们行动的动机。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罗莎。

罗莎·帕克斯：是的，第一，我干了整整一个白天的工作。我干了一整天后，累得要死。我缝制白人穿的衣服，对这事我倒没放在心上，可我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怎样才能决定自己做人的权利？公共汽车上划给我们乘坐的那块地方，叫做有色人种乘坐区。尤其是在这段地区，因为汽车上黑人乘客超过三分之二，他们好多人要站着。只要有够多的白人乘客上车，坐满了他们的座位，而且稍微超过了些，我们就得给他们腾地方站到后面去，即使后部分没有空地方也得往后挤去。我认为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事。

迈尔斯·霍顿：那么，你以前让过座吗？

罗莎·帕克斯：好长时间我没有这么做了。过去曾经有过，²⁷⁸我不愿意也得勉强服从。有时我不得不往后让座的时候，总是有黑人男人给我让座。付钱坐车，只坐了两个街区，然后就必须站起来，这也太过分了。车上其他的人也得照我这样——就是说，除了上车，付钱买票，然后任凭他们把我们挤到什么地方，除此之外，我什么权利也没有。

迈尔斯·霍顿：你决心不再让座，是这样吗？

罗莎·帕克斯：这正是我想做的……

迈尔斯·霍顿：他们长期考验了他们的耐心。为什么会有突然说出：“行了——够了。”——我们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并且赞扬他，因他而引为骄傲。我认为在蒙哥马利发生的事，是美国抗议运动出现的新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民运用一种消极的抵抗，取代较为常见的手段。首先，为什么罗莎要这么干而不象以前那样让座——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此事激起了在蒙哥马利市这样剧烈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

是否可以得到答案。乔治，你知道，国内公共关系机构中拿高薪的人员和组织者，是做不出这种事的。这类事你不能先商量，订个计划而后贯彻实行。我们听说，罗莎去年在这里的时候，蒙哥马利的黑人还是胆小怕事，不愿采取行动。事实上蒙哥马利的一些领袖们写信给我们就表明了这个意思。他们说，他们无法激发起那里的人对运动的兴趣，因为黑人是不会团结起来的。接着，罗莎拒不让座，她的被捕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偶然的事吗——罗莎，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

罗莎·帕克斯：如果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谁也说不准自己为什么，因为这种小事很多人都有体验——许多黑人一直受到这种羞辱。我认为他们此次之所以作出反应是由于人人都有某些共同的体会。

迈尔斯·霍顿：你的抗议使其他人认识到此一时刻已经到来。

罗莎·帕克斯：我们至少是可以试一下……

迈尔斯·霍顿：我肯定罗莎在这里听了去年的全部讨论，而蒙哥马利其他没有到这里来的人，则从收音机里和报纸上知道。这肯定是预先打好的思想基础，而在那些没有发生事件的其它地方，也同样有先期思想准备。

比尤拉·约翰逊：你询问罗莎遇到的事？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她的遭遇。她遭遇到的事同我遇到的，同铁路工人遇到的都是一样。我们受够了侮辱。你知道，法律是在你一边，你受够了压迫。你说：“好，我们来决一雌雄——如果说要坐牢，那就坐牢好了。”这就是整个思想态度——当你受够了的时候，一旦人们叫你站起来让座位，你马上会觉得这受不了。我可以完全肯定，这就是那些日子里像在罗莎身上发生的那种事。在你一生中居然有这么一次，下决心不顾一切。我们许多人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住在蒙哥马利，但是我每周到蒙哥马利去，我了解这种情况，

这就是发生在罗莎身上的事。也是你问为什么人们采取一致行动的原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了会。去年夏天在这里我们讨论过的一些事现在已经争取到了。我们一直极为关心在亚拉巴马州动员人们进行选民登记。我们一直商量这些事，我们也在回顾围绕法院裁决所发生的事。

迈尔斯·霍顿：好了，回答了我心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还没有说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

罗莎·帕克斯：我想，我可以说明原因，因为在组织中牧师们团结在一起，带了个头，在他们的布道坛上发出声明，我们每周还进行两次思想鼓动的群众大会。

比尤拉·约翰逊：对，我告诉你，我想你还是要记住，以往五年，我们一直在动员全美国的牧师，我们一直让他们知道，这是一项牧师们应该承当的严肃任务。牧师们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他们确实是走出教堂进行工作的。我认为他们做的正是他们本来老早就应做的事。

迈尔斯·霍顿：那么你同意罗莎的意见，如果没有教会这样参与领导，牧师们也许不会给局势增添一点点别的风味。

比尤拉·约翰逊：是的。

迈尔斯·霍顿：我不知道是否在其它情况下牧师们也是这样带头，如此自发地成为发言人。我们有些人谈论着消极抵抗——谈论工会开展消极抵抗的情况，谈论在印度、非洲发生的情况。但是，蒙哥马利市的运动似乎并非事先有计划，事先进行了酝酿的，这是一种属于以宗教精神为动力的自发的运动——一种抗议运动。就我所知，那里并无人称此为消极抵抗运动；他们只是说，我们来抗议，而且象宗教领袖们一样，唯一的抗议方法是采取非暴力手段。这样来评价局势对不对？

罗莎·帕克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

比尤拉·约翰逊：这不仅是蒙哥马利的黑人——而且全国的黑人都在紧紧团结起来，这是一个新时代。我想到了兰斯顿·休斯写的一首诗，下面是诗的精华：

“我来了，我来了，但我未低下头
因为这是一位新的黑人约伊。”

我认为这首诗很确切地表达了今日黑人的思想。

罗莎·帕克斯：白人已向我们会议提交一些解决方案，要我们结束抗议行动，由于没有得到会议的赞同而被否决。

迈尔斯·霍顿：你是说，这种抵制行动影响了生意，因而他们要想点办法来解决。

罗莎·帕克斯：是的，他们想达成一项协议。

迈尔斯·霍顿：对，他们为什么不同执法官们一起采取行动，进行起诉呢？

罗莎·帕克斯：我不知道。

比尤拉·约翰逊：好吧，那么，罗莎，你可记得，就在这以后白人在他们会上通过的决议，呼吁两个种族设法消除紧张，继续商谈早已建立的良好关系？罗莎没有告诉你们，现在，哪一天你都可以去蒙哥马利找到个停车的地方了。人们不仅不乘坐公共汽车，而且他们确实不上街买东西。蒙哥马利的人，特别是黑人，只买他们非买不可的东西……

非暴力与蒙哥马利市抵制 公共汽车运动 *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既然非暴力哲学在蒙哥马利运动中产生了如此积极的作用，那么现在对此哲学的某些基本方面进行一次概要的讨论，可能是明智的。

首先，必须强调，非暴力抵抗并非一种懦夫的手段；它是一种抵抗。如果有人由于害怕，或仅仅由于缺少暴力的工具而采用这种手段，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非暴力行动者。这就是为什么甘地常常说，如果除暴力之外只有怯懦可以选择，那么还不如去作战。其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意识到始终有另外一种选择；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必屈从于邪恶，也不必运用暴力去纠正邪恶，而是有一种非暴力的抵抗方式。这是坚强的人的最终极的手段。它并非一种停步不前的消极方式。“消极抵抗”一词，常常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手段”，抵抗者们只是沉默而消极地对恶势力逆来顺受。但是，此种看法远非事实。虽然从对敌人不作肉体上进攻这种意义说来，非暴力抵抗者是消极的，但是他的思想与感情却总是积极的，持续不断地争取使敌人认识到错误。这一手段在肉体上是消极的，但在精神上是非常积极的。它不是对恶势力的消极不抵抗，而是对它积极的非暴力抵抗。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非暴力的特点并不是谋求击败并侮辱对方，而是赢得他的友谊与了解。非暴力抵抗者应经常通过不合作或者抵制以表达他们的抗议，但是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意味着启发敌人的羞耻心，而目的是拯救和重归

* 节自小马丁·路德·金著：《向自由大步迈进：蒙哥马利市纪事》（哈泼兄弟出版公司），第83—85页。

于好。非暴力的后果是创立一种博爱的社会，而暴力的后果是悲剧性的苦难。

这种手段的第三个特点，进攻是指向罪恶的势力，而不是指向犯罪的人。如果非暴力抵抗者想要击败的不是罪恶，而是为罪恶所害的人，那也是罪恶的。如果非暴力抵抗者要反对种族歧视，他应高瞻远瞩，要看到黑白人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两个种族间的矛盾。正如我常向蒙哥马利的人所说：“本市的紧张局势，不是由于白人和黑人间的矛盾。紧张局势，根本说来，是由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由于光明势力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矛盾。如果获得胜利，此胜利不仅是为了五万黑人，而是为了正义与光明。我们一定要击败非正义，而不是击败那些可能是非正义的白人。”

第四点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特点是宁愿受难而不施行报复，忍受敌人的打击而不进行反击。甘地对他的国民说：“获得自由之前可能血流成河，但这毕竟是我们的血。”必要时，非暴力抵抗者宁愿忍受别人的暴力，而决不对别人施行暴力。他并不想躲避坐牢。如果必须坐牢，他就象“新郎进洞房一样”走进牢房。

人们可能问：“非暴力抵抗者认为这种忍辱负重的考验——要求人们从政治上运用古老的原则：左脸挨打送上右边脸——是正确的吗？”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这样一种认识中找到答案：我不应受而受的苦难是一种赎罪。非暴力抵抗者认识到，受难存在一种使人们获得巨大教育和转变思想的可能性。甘地说：“对人们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靠道理去获取，而且还得用受难来赎买。”他继续说道：“受难，对于改变敌人，对于启发他们不闻真理之音的心灵来说，比起弱肉强食的法则来，肯定具有更大的力量。”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第五点是，这种手段不仅避免对外部躯体的暴力行动，而且也避免对内在精神的强暴行动。非暴力抵抗者不仅不消灭敌人，而且不憎恨他。非暴力的中心思想是坚持仁爱

的原则。非暴力抵抗者坚决认为，在为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不应受惑于报怨寻仇，不应沉迷于结冤怀恨。采取某种报复行动除了在人世间加剧已有的仇恨外，毫无是处。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人们应有足够的理智，足够的道德去砸碎仇恨的锁链。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爱的伦理注入我们生活的核心……

搭乘无种族隔离公共汽车的建议 *

283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周。因为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已被宣布为不符合宪法精神。数天之内，最高法院的命令将抵蒙哥马利市，你们将再乘坐无种族隔离之公共汽车。面对可能出现某些不愉快的事，艰巨的责任落于我们每个人的肩上：保持守法公民和本族人应有的庄重和谦逊的态度。我们的人不应出言不逊，行为粗暴。

为了对你有所帮助，为了你的方便，我们提出下列建议。请阅读、学习并记住此建议，俾使我们的非暴力行动的决心，不受危害：

首先是一般建议：

1. 并非所有白人反对无种族隔离之公共汽车。许多人愿善意相待。
2. 全部车辆座位为全民乘坐。请找空位子坐下。
3. 上车时要请求引导，要约束自己采取完全非暴力的语言和行动。
4. 行动中要表现出我们蒙哥马利人的庄重的态度。
5. 任何情况下，均须遵守礼仪常规，行为检点。
6. 请记住，这不仅仅是黑人的胜利，而且是整个蒙哥马利和

* 此系发给抵制乘车运动成员的传单，据《向自由大步迈进》，第144—145页重印。美国最高法院于1951年12月下令蒙哥马利市取消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

南部的胜利。不要自夸，也不许自大！

7. 安静而友好；自豪而不骄傲；高兴而不狂乱。

8. 仁爱，足以感化魔鬼；谅解，足以化敌为友。

以下为具体建议：

1. 司机负责整个汽车，遵奉法令。他将合作以帮助你找到座位。

2. 不要故意坐在白人旁边，除非找不到其它座位。

3. 坐在乘客身边时，不管他是白人或是黑人，坐下来时，应说，“可以吗？”或者“请原谅”。这是一种通常的礼貌。

284 4. 如果挨骂，不要反唇骂人；如果挨挤，不要反身挤人；如果挨撞，不要反身撞人，任何时候都要表示友好和善意。

5. 出了事故，尽可能少说话，说话时始终心平气和。不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如遇严重事故向司机报告。

6. 头几天中，要尽量设法找个伴一起乘车，从他的非暴力行动中去获得信心。你们可以从相互的眼神和请求中获得鼓励。

7. 如果有人受到骚扰，不要起来为他进行辩护，而应祈求对方罢手，要用道义和精神的力量为正义而斗争。

8. 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和特点，为了获得种族间的和解和社会的变革，不要顾虑运用新的和创造性的斗争方式。

9. 如果你认为不能做到这些，你再步行一或两个星期。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具有信心。上帝保佑你们……

人民在行动中*

“伯明翰运动”记事

“我们需要开始了，我们等了一年了！”

* 由“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与“南部教育基金会议”合作于1966年出版。

——“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争取民权运动”组织：几点原则声明

1956年5月，亚拉巴马的政客们“站在历史的滩头，企图逆转潮流。”他们宣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非法，他们企图竭力制止争取黑人平等的运动。但是他们行动的结果适得其反。转眼之间伯明翰的黑人团结起来了，形成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在已往十年间，改变了伯明翰的生活——震撼了整个美州。

“他们可以宣布一个组织为非法，但是他们不能宣布人民决心获得自由的运动为非法”，一个新组织的主席弗雷德·L·沙特尔史沃思牧师说。在一次由黑人牧师委员会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争取民权运动”(ACMHR)组织诞生了。“北美洲的约翰内斯堡”的许多黑人不敢参加这个组织。但是其他许多人对一名第一批参加者罗莎·沃尔克夫人的思想表现作出了反应。他们说：“我害怕，可我还是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工作和较好的教育机会。而这儿有人帮助我们。”

这是“亚拉巴马州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最初的几点原则声明：

“作为美国自由和独立的公民，我们公开表示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民主，为改变我们在社会中任何形式的二等公民地位而斗争的坚持不懈的决心……我们黑人决不会成为白种人的敌人。美国是在向专制和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诞生的。我们决不会炸毁住宅，决不会对任何人进行私刑；但是由于历史和未来，我们必须昂起头，凭着良心，以决不屈服的决心，向着完全的自由进军。”

新组织的第一项行动是争取伯明翰市录用黑人当警察。在请愿团和代表团失败后，又向上控告人事局，要求黑人有权参加各

类民事工作人员录用的考试。在市政大厅和县法院外组织纠察线和进军数月之久，十年之后，才录用了第一批四名黑人警察。

第一年中，还以米尔沃基夫妇名义向联邦法院上诉，因为这对夫妇在市内火车站由于坐在“白人”候车室中而被拘捕。

此两项行动，均系沿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向法院上诉的斗争形式，实际上，上诉始终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的最有效武器之一。但是，到1956年12月，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出它所具有的特征——人们以自己的人身安全向社会制度挑战。

1956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为非法。这是蒙哥马利市具有历史意义的长达一年之久的抵制乘车运动的高潮。

“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立即宣布，有一批成员在本市将以身试法，以实际行动在伯明翰公共汽车上与白人混坐。这一抗议行动计划于12月26日开始。

但在圣诞节，即抗议运动头天晚上，沙特尔史沃思牧师家被炸。他睡觉的床正处于爆炸地点的上方，被炸成碎片，但是他幸免于难。“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成员们称，他安全无恙，仍领导运动。

沙特尔史沃思带了一位被炸伤的邻居去医院，然后乘上公共汽车回家——他坐在车的前座上。这次爆炸坚定了他的同伴们采取同样方式作斗争的决心。

沃尔克夫人说：“12月25日，他们爆炸了沙特尔史沃思住房，次日晨我参加了会议，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沙特尔史沃思牧师。我了解到他家的住房是怎么被炸的，我真不敢想象他是怎么来开会的。我当时说，我要参加，那天我就这样参加了。”

同沃尔克夫人一起参加的“乘车者”，超过了二百五十人，当天二十五人被囚，次日他们被判罚款，1957年1月，他们向联邦法院上诉……

直到1959年末，取消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到此时刻，联邦法院才判定1958年警察拘捕在公共汽车上与白人混乘的黑人是错误的，1959年拘捕在火车站的米尔沃基夫妇是错误的。但是，种族隔离的牌子仍高高挂起，“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的成员此刻才懂得，只有人民冒着人身安全的危险向旧习俗作斗争，法院的判定才能有实际作用……

胜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使人民懂得，他们是有力量的。然而伯明翰的生活并未真正改变。从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领导者从电话上，从信件中受到死亡的威胁。电话铃响彻通宵，陌生的车辆绕着运动领导者居住的街区打圈。1956年12月第一次被炸弹袭击之后，每夜都有志愿保卫人员来，通宵守护着沙特尔史沃思的住舍和教堂。

警察也参加了骚乱。他们窃听电话，在沙特尔史沃思家搜查并拘捕保卫人员。每一个经过他住所街道的非白种人都被卡住盘查。一人因散发传单被认为违犯亚拉巴马反抵制法案而被拘。城市警探每周均有人参加“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的群众大会。他们把离开会议的会员卡住搜查，并指控他们阻碍交通。查理斯·比厄普斯牧师被指控为干涉警察进入会场而被拘；据称，²⁸⁷他“碰了一下警察的衣服”。事后，他被绑在树上，挨三K党鞭打。对“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的其他成员则以失业相威胁，一些人确实被解雇……

1960和1961年间“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上诉——取消公园和学校的种族歧视，开放机场饮食商店，禁止警察参加“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的会议。控诉警察的案件进行审理时，沙特尔史沃思为律师。他虽未获胜，

但在庭审时，出现了戏剧性的时刻，伯明翰敌对双方的主要对手当面针锋相对：沙特尔史沃思和以强制实施种族隔离而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尤金·“公牛”康纳进行面对面斗争。这样，一位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杰出人物，站在不寻常的地位提出强烈的质问，而一个南部实施种族隔离的干将却处于证人的席位受到质询……

在此后三年中，伯明翰情况与以往相比，不那么成为新闻了。但这并不意味运动未积极开展；不幸的是，它也不意味着权力机构已满足这一运动的大部分要求。不过，大部分民众在此期间几乎仍坚持不断采取行动。

1963年10月，由于一些官员和商业领袖破坏了协议，示威行动又恢复了。这项协议在头一年春天达成，结束了示威行动。他们曾经同意提高黑人地位，在某些地方，诸如市政大厅的厕所和饮食场所取消种族隔离。虽然摘下了牌子，却巧立名目继续进行种族歧视。沙特尔史沃思说：“我们的官员似乎认为只要有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就能取代积极的抗议行动。”

新的示威行动持续了一年有余，冬季天寒地冻，纠察线人员有时十五分钟就要换一次班。1964年终于通过了民权法案。由于伯明翰人民的行动，它成为南部第一个对这项新法案进行群众性试验的城市。

· 诺蒂·B·安德鲁斯小姐描述第一次进行试验时写道：

民权法案通过后，人人都记得那天上午我们要到城里去。城里所有的记者都在那儿——好象是都在。我们开了记者招待会，然后涌向街头。

两小时左右，我们进入城里闹市区的所有餐馆和剧院，在里面呆了整个下午。我不论走哪里，人们都表示真诚的友好。其余的人注视着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行动。但是我们一举一动都和他们不在场一样。我们呆了那么久，回来时发现，沙特尔史沃思正

在担心我们是否进了班房，因为其他人都回来了。

288

从此以后，约在两个星期中，每天我们一定派出另外一群人。这是为了向他们表明，我们是说了要来就一定会来的。

也是在这段日子中，闹市区的五个大商店终于都雇佣了至少一名黑人职工。

也是在这个夏天，州的官员接受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请恢复在亚拉巴马州活动的报告，并办理了准予活动的手续——这是在此团体被取缔（它的取缔激起“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组织的成立）八年之后，也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判定取缔此组织为违反宪法之后，亚拉巴马州的官员们才撤消此一禁令。

运动此刻再次转到警察部队的问题上来。沙特尔史沃思牧师十年前、甚至在“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组织成立之前，就已发动的一次运动又恢复了人们为争取录用黑人当警察再次示威。虽然，由于1958年“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上诉的结果，清除了阻止黑人参加民事部门考试的法律障碍，但从未雇佣过一名黑人警察。1965年从6月至12月，伯明翰部动员发起了日夜不停的向法院和市政厅的群众性大进军。到进军停止时，市政厅雇佣了黑人职员。3月，第一批四名黑人被录用为警察。

1965年12月，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工作人员，自1963年示威以来首次进入伯明翰市，以帮助“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发起一次争取选民登记的群众性斗争。此时，伯明翰市区约十二万适龄黑人选民，其中仅二万二千人左右作了选民登记。

如同伯明翰市黑人历次所作的斗争，他们不得不又一次奔向街头以争取胜利。

1965年与1966年之交的冬季里，伯明翰市的官员们仍在尽一切可能架设阻止黑人进行选举登记的路障。因此“亚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要求联邦政府的选民登记官员出面；他们还要

求在人们聚居的地段改白天为晚间进行登记，而在劳动人民不方便的时间进行。沙特尔史沃思说：“我们要求把登记办公室搬到人民中来。”

他们再一次在街头进军——他们再一次赢得了这些要求。至5月，进行登记的黑人新选民数估计达五万之多。

进军者还要求在市、县政府的民事部门中雇佣黑人做各种工作……

289 至1966年末，伯明翰市争取自由的运动象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处在面临抉择的重要关头。

当人们回顾“阿拉巴马基督教争取人权运动”于1956年成立时最初提出的要求时，可以看到确有许多要求至少已经部分地达到了。公共汽车取消了种族隔离，公园亦如此，但那些拒门不纳的游泳池则不光彩地成为例外。学校的种族隔离界限已破除，但仍然只是象征性的。公众饮食场所中，只要你能付得起价钱就可以进去；雇佣了黑人警察，尽管人数也是象征性的。至少是有那么几个黑人现在工作在以前绝对对他们开放的工作场所；阻止黑人进行选民登记的栅栏也被拆倒。

最重要的是，在伯明翰白人警察不能象他们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地在街上、在黑人家中对黑人进行恐吓和残酷欺凌而逍遙法外了。

但是，谁也不会认为，斗争已经过去，或是美好的社会已经到来。种族平等的现状，仍然是象征性的，因为并未提供大量黑人工作岗位，在经济地位的台阶上，他们处于最低的一级。他们住在伯明翰内城沿街两旁的房屋，支离破旧、断瓦残垣，它提醒人们，这里少数民族的贫民窟同南部和全国其它城市中的一样冷落破败。

总之，伯明翰的运动面临的问题也是各地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并未找到为它的绝大多数公民提供象样生活的制度……。

2. 由静坐抗议到选举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关于宗旨的声明*

“学生非暴力协调临时委员会”受“雷利会议”的委托撰写有关运动宗旨的声明，现提出下列草稿请作认真考虑。我们敦请各地、各州和各区的组织对此稿作周密审查。²⁹⁰ 我们运动的每一个成员尤应努力了解非暴力行动的深刻含义。

我们认为，非暴力行动的哲学和宗教理想是我们建立目标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信念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行动的规范。非暴力源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精神、争取一个渗透着仁爱的社会秩序。人类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的行动，是朝向此一社会前进的重要第一步。

通过非暴力行动，以勇敢代替畏惧，以仁爱转化仇恨，以宽宏驱散偏见；希望结束失望，和平制止战争，信任解除怀疑。以相互关心消除敌意、诚恳公正战胜伪善不公，以济世救民的社会取代粗俗邪恶的社会。

仁爱是非暴力的中心宗旨。仁爱是上帝用以将人类与他自己、人类相互结成一体的力量。这种仁爱是绝对的，甚至在敌对的行动中，仍保持爱人和宽恕。它敌得过魔鬼的力量，甚至以更坚忍的力量去承受苦难，始终以仁爱感化魔鬼。

依靠唤醒人类良知并坚定相信人类善良的本质，非暴力行动培育出一种使和睦共居和公正平等得以实现的气氛。

* 1980年5月14日由詹姆斯·劳森牧师为学生非暴力临时协调委员会起草的。劳森牧师是非暴力哲学的主要倡导者，在早期静坐抗议运动中积极传播非暴力方式，由于参加民权活动被驱逐出范博比尔特大学。

为争取投票而战斗•

田纳西州费耶特县

问（劳森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答：约翰·麦克费伦。我生长在田纳西州费耶特县。

问：那里有多少人口？

答：该县有两万黑人。

问：有多少白人？

答：我不知道白人的人数。

291

1959年8月1日，我们的盟员们和我到投票所去选举。首先我们走进消防站。我拿出我的登记证交给一个登记选票的女人，她接过证看了看——她把另一个男人叫了过来——是他问她——他说：“你对这些人怎么办？”又说，“你住在哪里？乡下还是城里？”然后她说：“你到县府所在地投票去。”

当我到了县府所在地，除我外还有另外四个人。我拿出登记证交给一个女人。她看了看证，叫了一个人过来。她对那个人说：“要是把这些人全部拒绝了，联邦政府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于是，我马上转过身走出去叫我们的法律顾问。我们的法律顾问后来向我们建议，我们可以联名控告该县。在联名控告期间，联邦调查局的人掺合进来，调查我。他们对我一调查，就把状子要了回来，交给行政司法官。这样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联邦调查局那个人叫约翰逊，是他把状子交给行政司法官的。打这以后，我的生命马上受到威胁。

（到此，证人说不下去了。）

• “费耶特县地方选民同盟”主席约翰·麦克费伦于1960年1月31日出席由“民族事务志愿人员委员会”在华盛顿听证会上的证词。此听证会系由“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埃拉·J·贝克和“南部教育基金会议”的卡尔·布来登以及十五个地方民权和民间团体组织的。

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休息几分钟再回来。

（证人暂时离开）……

问：能从刚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讲下去吗？

答：联邦调查局通知了行政司法官。在我摘棉花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人走过来。他们要我把知道的一切报告行政司法官，这事是要去办的。这样，那个晚上，我就接到一个恐吓的电话。从那天起，我的老婆，我一家和我都受到恐吓。这个联邦调查局来调查选举权的人是费耶特县本地人。他认识我父亲，以前还认识我祖父。我们回来，同我们的法律顾问商量，我们给华盛顿的胡佛写了信。他们派了另一个调查员来。我的日子真不好过。当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县里的教师们都怕去登记。他们甚至同我在街上谈话也害怕。他们看见我走过来就朝别的道上跑，今天好多农场主都受到损失，因为我们想要成为一等公民。他们成百的人搬家。他们把收获物运走，不拿出来卖。他们运走是想要抬高价钱。我们到投票登记所去的时候，房东们就走来走去，看看排队的人里有没有他的房客。当人们走进登记所，行政司法官叫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告诉房东，房东当晚就把他赶走。

问：你想贷款吗？你是否知道那边有人想借款但又借不到吗？

答：费耶特县的黑人没有一个能得到政府发放的贷款而搞到个农场的。十年或者十五年前，那里给黑人贷款的都是当地政府。靠当地的贷款你根本不可能买上一个农场。现在也有那么一点点贷款，现金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们把利息加在本金上。现金到你手以前，利息就扣走了。要是你借二百元，你还没拿到钱，利息就先扣掉了。我一辈子借钱过活，我可知道这个厉害。

问：要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的，是私人借主吗？

答：是私人借主。可是银行也要我们百分之十二的利息。这两三年我没有从银行借过钱，但是我家里还有银行的借据，我可以拿给你看。要我百分之十二的利息。他们就是这么个办法。如果你要到那里借点钱，你钱还没到手，利息就先扣了。你还能得到什么呢？

问：借据上写的是百分之十二吗？

答：在借据上他们根本不写明利息的。

劳森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坎波尼斯奇先生：他们是怎么威胁你的？

证人：他们打电话给我老婆。我把这事报告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他们打电话叫我老婆。他们在电话上哼唧唧好象有人死了。我有一部两吨半的货车，兼搞一点给大家拉东西的事，他们威胁我的司机。他们说要把他挤到路外边去。我自己还受到这样的威胁：“如果你继续参与投票选举的事，早晚会把你脖子上勒上根带子。”

我们县的教师受到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地位是夹在我们和对方中间。我们已经进行了登记——我不知道准确数字——大约有一千到一千三百人登记了，站在门边数的，这个数字不准确，因为我没有看登记本。

问：你投票选举过吗？

答：我一辈子也没有投过票。

问：从你二十一岁以来，这些年里你想过要投票吗？

答：今年我才想要投票选举——去年，请原谅，是去年。

问：去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准确点。你要去选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说简单点。

答：好。我们四个人一起去那边投票。我们走到投票的地方，到了消防站，我拿出登记证给消防站的女士，她叫了一个男人过来，那个男人说：“你住在哪里？住在乡下还是城里？”我告诉他我住

在乡下。他对我说：“你必须到县府所在地去投票。”我到了那里，拿出证件，交给一位登记的女士，她把另一位先生叫来，对他说：“我们对这些乡巴佬该怎么办？他们来投票的人太多了。联邦政府会给我们找麻烦的。”他说，“这是一次纯属白人的民主党初选。”这是他们当时说的。

劳森先生：非常感谢你。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想听众们一定感兴趣。

证人：你们可能知道了，由于选举的问题，我的母亲被一辆两吨半的货车压了。

问：怎么回事？对此进行了调查吗？

答：换句话说，我母亲在院子里，这个家伙，这个人开着一部两吨半的货车，时速八到九英里，他朝我冲来，穿过我母亲的院子，压伤了她。她现在还没回家。她快好了。

问：她在医院住院吗？

答：她一直在那里。•

（证人退场）

学习文化和解放**

塞普蒂马·P·克拉克

294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公民”一词，又写了“宪法”和“修正案”两个词。接着，她向班上的学生提问题——这个班级有三十名成人学生。

“同学们，这些词的含义是什么？”学生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 数以百计的费耶特县黑人，在打算进行选举人登记后被驱逐而住在“帐篷市”，直到联合上诉获得一项协议为止，该协议提出当地白人应停止经济报复行为。
- 本文摘自塞普蒂马·克拉克所著《学习文化和解放》，见《自由之路季刊》第4期（1964年第一季度）。塞普蒂马·克拉克是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举办的公民权利教育运动师资训练班的主任。

答案。讨论停下来后，老师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

“我们是公民，这是有根据的。它已经写在宪法的一个修正案里。”

来自阿肯色州一位年纪较大的黑人牧师在一个黄色的笔记本上记下了点什么。亚特兰大一位机床工人举手问了另一个问题。

一个不同寻常的公民教育课程就是这样开始它的第一节课的。这项课程在佐治亚州麦克斯塔斯地方的多尔切斯特中心每月举办一次，这个课程的目的是辅导成人进行自我教育。

为了向参加学习的黑人和白人进行有关公民问题的重新教育，在五天的讲课过程中，上述三个词汇成为学习的基本内容。课程结束后，参加学习的人员满怀激情地回到他们所属的地区，准备在各自的社区举办类似的公民教育课。

由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发起的这个教育计划已经最有效地训练出八百多人，这些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推动了选民登记运动。这些城镇分布在东自得克萨斯北到弗吉尼亚的美国南部十一个州。此项教育活动如今已从田纳西州蒙泰格尔的海兰德民校转移到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

我从1952年就听说这所海兰德民校，但我初次参加这种讲习班是在1954年。1955年我担任了这个讲习班的负责人，于是我挨家挨户地动员人们去这所民校学习。由于我不会开车，于是请了一个司机，我们曾三次往返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斯岛和田纳西的蒙特亚哥之间。再次到这些地方访问，都看见有六位岛民参加学习，并且积极性很高。他们学会了文化，至今仍在为解放运动而工作。

1954年，种族隔离是南方实现民主和民族团结的主要障碍。当时，海兰德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因为在这里，黑人和白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聚集在一起开会，并讨论问题。

当时，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讲习班，学习的内容涉及社区公

共事业、种族隔离、选民登记和投票、社区的发展等方面。由此而暴露了以下的问题：南方许多没有文化的社区干部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对这些干部必须给予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完成所肩负的使命。以下事实就是困难之一例。在南方大部分农村，六岁的黑人孩子要在寒冷、阴雨的天气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五英里，到学校里那些破败不堪、冰冷的木板房子里去上课。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这样的城市里，同样年龄的孩子必须在早晨七时天还没亮就离家去学校上课，以便在中午十二时半把教室腾出来，让给另一批同样年龄的孩子上课，后者要在五时半才_下放学回家（在冬季，这个时间天已黑）。孩子们上学途中路经白人学校，这些学校都有正规的上课时间，学生人数也较少。黑人家长们多年来都默默地忍受这种状况。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改变现状。他们需要接受训练。

海兰德相信人民，人民也信任它，并接受它的领导。不论具有何种宗教信仰的白种人或黑人都承认它的领导，因为它承认他们，对待他们亲如家人。海兰德的工作人员深知南方最迫切的需要是培养大批能担负领导责任的人才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信仰。为此，他们实行了一项计划，目的在从各行各业中选拔领导人才。

在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定之前，南方的黑人居住区被认为是四分五裂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一些彼此有利害冲突的团体所组成。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问题把这些团体动员和团结起来了。黑人领袖们现在的精神状况是好的。如果亚拉巴马的黑人领袖接到一张印有“白种人优越”字样的选票，他们不会感到沮丧，不会松懈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斗志。他们积蓄了钱，派人去司法部门，向法庭起诉选举区划分不公正的现象。如今，他们已进行选民投票登记，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已不再藏在银行的地下室。学习文化意味着解放……。

现在南方许多州的交通线开放了，这应归功于最高法院做出 295

的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决定以及黑人对兴办交事业通热的心。交通线已通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萨凡纳和梅肯；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格林维尔、斯帕坦堡和哥伦比亚；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达勒姆、格林博罗和阿什维尔；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孟菲斯和诺克斯维尔；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些交通线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象以往那样靠行政命令。学文化意味着解放！

在我们的许多讲习班之中，有一个班的多数成员来自“社会关系代表会议”这个组织。这些人主要感兴趣的是：在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后加强守法和纪律的问题、选民教育、照顾贫病交加的人、住房问题、量才录用的招工制度、青少年犯罪等等问题。他们认为专职的黑人运动工作者应该更多地投入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去。因此他们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在政权机构中大胆地发表意见，这些机构虽然通常不是由最有学问的人组成，但却掌握着县里的财权，并能对有着自己政治倾向的地方官员施加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社会关系代表会议的执行主席艾丽斯·斯皮尔曼夫人把由不同种族成员组成的一些学习小组集合在一块，讨论上面所列举的问题，于是这些小组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把它们讨论的结果整理出来向有关方面反映。

讲习班的另一些成员大多数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新任基层领导人。这些人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四处奔走，动员更多的选民登记和参加选举，并寻找更有效的办法克服南方黑人当中对选举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相互交流各自地区在选举方面的种种限制情况，这种限制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学习结束后，他们表示愿意回去为扩大选民登记而做出努力。他们通过教育的方法来消除报纸上蓄意制造的种种混乱，向黑人选民解释如何行使选举权，并使登记和投票成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另一个小组的成员是原来海兰德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小组里

报告了他们地区工作的情况：建立和巩固领导权，在成人学校里进行扫盲，开展文娱卫生工作。他们需要兄弟地区和海兰德学校教学人员的帮助，以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有一个小组谈到新成立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的情况。这个活动中心是靠群众自愿支援和捐款办起来的。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的孩子能在这个社区内过夜。以往他们必须每天送孩子到二十英里以外一所最近的学校去上学。大家讨论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活动中心以及在各个社区间交流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技巧。还有一个小组的成员希望了解有关鼓励家长把孩子送入黑白人混合学校的问题。²⁹⁷ 大家建议，已经在这方面取得经验的家长们可以推动其他的家长也这样做。在这之后，我们计划为这两种家长们开办一个讲习班。这个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二年，纳什维尔地方有更多具备条件的家长作出了反应，把孩子送入黑白人混合学校。纳什维尔当时在推行一项按年划分级别的计划。有的人对成立一个信贷联合组织感兴趣，想靠它来和高利贷者作斗争。从国家和地区信贷联合会获得的消息，被介绍给查尔斯顿一个教师小组，由于1956年公布的一项法律禁止教师参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银行拒绝在暑期向教师贷款，信贷联合会却给他们发放。信贷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这件事说明，象教师这样有学位的人，也需要取得经济方面的知识。

在投票选举中所设置的法律和行政障碍，使黑人选民较之其他人更加意识到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所产生的后果。海兰德学校过去的一些学生，在约翰斯岛上办起了一所成人学校，使当地的许多群众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从而顺利通过了选民登记中的文化测验这一关。于是，邻近几个岛上的黑人运动领导人都来到海兰德学习设立成人学校的经验。

各个讲习班的情况大致如此。学员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参加学习。他们仍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各自的地区，但是他们更迫切

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了许多新的主意，并从兄弟地区的榜样中汲取了经验，得到了鼓舞。

举办这些旨在讲授公民权利问题的学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培养地区的领导人员。这一宗旨独有的实际特点是要尽快适应各个地区的客观情况，并在各该地区开展工作，直到当地的领袖被选拔出来为止。经过培养以后，这些领袖将推行并不断充实社区的发展计划。全部问题的要害在于，强调和依靠本地区的领导。我深知，在每一个社区内部有富于首创精神的领导人员，有待我们去发现和培养。

1960年4月举行的东南佐治亚选民投票运动是由佐治亚州第一个议会选区（包括十八个县）所组织的。1961年9月，这个组织成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的一个下属机构。²⁹⁸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在每一个县建立选民投票运动联盟来协调这十八个县的政治力量。

各个联盟的活动计划视各县的需要和财力而制定。去年一年，东南佐治亚选民投票联盟举办了以下一些活动：

七个县开展了选民教育工作，包括对三万名黑人选民进行调查，对五千名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七个县组织了三十所公民权利教育成人学校；

九个县成立了选民投票运动的组织；

五个县开展了提高选民政治水平的教育工作；

两个县对四名黑人担任公职给予了支持；

两个县与有关方面达成了协议，使二十几位黑人进入各政府机构或委员会任职；

一个县商定了对一批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黑人给予晋升；

一个县商定了在以往只雇用白人的岗位雇用黑人；

一个县开展了直接行动计划……。

今年夏天，选民投票运动组织了一次重大的反对种族隔离的

直接行动计划。这项活动是在联盟的主席霍齐亚·威廉斯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协助威廉斯开展工作的是选民投票运动青年工作部的负责人本杰明·范·克拉克。活动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举办每天早晨上课的短训班，午间在镇上举行游行和演说，晚间的群众集会以及集会后的游行，每天举行静坐示威，每天在某些推行种族隔离的组织四周设置纠察线。

示威期间，许多黑人遭到警察殴打。至少有四名黑人被白人枪杀。警察局和佐治亚州都派出警察经常向示威者施放毒气。示威者被关进舍弃了的监狱，里边没有床和厕所。有时，青少年被拘留二十五天以上。许多黑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汽车，其中少数人还失去了家。

虽然还有更多的示威者将受到审讯（人们担心没有人肯担保他们无罪，因为律师只接受财产担保），取消种族隔离的旅馆、旅游饭店、剧院、滚球场终于出现了。

学文化意味着解放。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让美国公众了解种种不公平、非正义的事。这些戏剧性的对抗和冲突乃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它可以使佐治亚州萨凡纳的白人受到教育，使黑人可以自由地投票并发表意见。²⁹⁹

1962年7月1日到1963年6月30日这一年标志着南卡罗来纳州的觉醒，种族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它们彼此开始交往。

黑人投票的实力有了巨大增长。黑人进入了公民学校，参加了各种市民组织，成立了新的改革协会，听取各社区新涌现出的一批年轻领导人的报告。白人看到了示威者所显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看到了公民权利教育学校教师们辛勤的工作，终于认识到他们应该遵守法律和秩序。

1962年7月，南卡罗来纳州有四十所公民权利学校，现在已增加到八十所。自1963年8月举办讲习班以来，十七所新的公民权利学校诞生了。黑人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从五万七千人增加到十

五万人。

给北方支持者的一封信

罗伯特·摩西*

你们在狄克·格雷戈里和另一些人的帮助下所组织和推广的食物捐赠运动成为一种催化剂，它为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运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不论食物送到哪里，通过分发食物而提供机会，开展了以下种种活动：

1. 和成百、成千黑人进行了接触。

2. 在工人中建立起一个核心。这些工人是来协助开展工作的，他们办理食物的申请、包扎和分发，末了又留下来协助开展选民登记工作。

3. 在黑人公众的心目中，赠送食物不仅仅是为“宣传鼓动”，而且还是直接的援助。

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食物是发给那些决心争取自由的人的，而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就意味着必须参加选民登记。

我在密西西比州所参加的选民登记运动发展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突然的变化，整个冬天运动都处于高潮，同时我们已摆脱了8、9月间暴力行动的影响，以及在密西西比州奥尔爆发的梅雷迪思事件的影响。

现在，我们终于对这种高潮有了认识和了解。在马科姆城、在阿米特和沃尔特霍尔县，在哈提斯堡、格林伍德和鲁尔维尔等

* 罗伯特·摩西是密西西比州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规划部主任。他和大卫·丹尼斯又同是密西西比夏季行动规划部主任，这个部属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此信写于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日期是1963年2月27日。和往后开展的捐赠图书运动一样，衣物食品捐赠运动是北方支援南方黑人斗争的一项广泛的运动。

地，我们曾不得不缓步前进。你们深入地剖析你们自己以及周围的社会，为的是开展一场心理上的斗争；你们需要克服对鞭打、枪杀和暴徒袭击的恐惧，你们只要在人群中露一露面，黑人公众的恐惧和不安情绪便受到抑制，你们在整个城镇撒下种子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传播，你们是来煽风点火，催水沸腾，折腾一阵子，而后消声匿迹；你们逐步组织起一组又一组人员，他们在白人和黑人的眼里是一群“整天在那乱糟糟的局面里忙忙碌碌的人”；你们造就了一支小小的打击力量，到时就可以出动。不管我们是否推动，这样的时机终会到来的。

当一千人排队领取少得可怜的几罐食品，就可以乘机告诉这一千人：他们是穷人，他们陷于贫困的深渊，他们要想摆脱这个困境，就必须行动起来。在莱夫洛尔县，有一万四千四百不属于白色人种的工人，其中有一万二千零六十人的年收入不到一千五百美元，有七千二百人的年收入不足五百美元。2月20日（星期三）这天，六百人排队领取食物，2月21日紧接着发生了萨姆被捕事件（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周末），在这以后，2月25日有一百多人涌向市政厅抗议对他们审判。当天晚上，二百五十多人参加了群众抗议集会。星期二上午十时半，我在县府大楼看见有五十多人默默地站成一行；据人们告诉我，这一整天共有二百人列队站在那里。

这一切标志着密西西比州选民投票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以往，黑人象羊群一样被白人赶去投票。在密西西比的政治寒流中，他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市政当局所在地举行集体抗议活动。如今，不识字的黑人列队站在那儿对从事选民登记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要参加投票；约翰·琼斯先生也不识字，他不是也投票了吗？”

我们对这个高潮并不了解。我们对于在县府大楼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感到宽慰，但是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4月中旬，天气将转晴。我希望你们捐赠食物的工作可以继

续开展到那个时候。

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工作进展报告

阿文·W·罗林斯*

(一) 在市政府

1. 有两名社会工作者。
2. 有一位黑人警察（正在物色更合格的人选）。
3. 有了公平就业法。
4. 把市立图书馆里以往出于种族隔离的原因而搬走的椅子又放回原处。

(二) 在商业区及其附近地区

1. 约有二十五名黑人被雇用为售货人员。
2. 在商业区对所有人开放了六个快餐饭馆。
3. 在附近的商场也开放了六个这样的饭馆。

(三) 在达恩河纺织厂

1. 达恩河纺织厂取消了一切种族歧视的标志。
2. 因种族隔离而分裂出来的两个纺织工会重新合并。
3. 过去担任本地区黑人纺织工会主席的一名黑人，现在担任了新的统一工会的副主席。
4. 达恩河纺织厂夜高中对黑人和白人都开放，一视同仁。
5. 达恩河纺织厂工艺学校在平等的基础上向黑人开放。

(四) 牛奶场雇用了三名黑人担任销售工作。

(五) 可口可乐汽水瓶公司雇用了一名黑人售货员。

(六) 城市学校象征性地取消种族隔离

* 阿文·罗林斯曾是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一个基层组织的书记，他又曾是丹维尔地方黑人运动的组织者。此报告写于1964年初，正当动荡的1963年夏天过去之后。那年夏天，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非暴力示威和激烈的抵抗。

十一名黑人学生进入了以往只收白人的学校。

(七) 烟草工业的工作蒸蒸日上

1. 公民权利学校：帮助成年人学习文化，学会如何开支票以及进行选举登记。

2. 向当地从事黑人运动的青年领袖授予奖学金，他们是塞缪尔·吉勒尔、霍华德·洛根、托马斯·霍尔特。

3. 帮助处理房屋抵押事宜。

4. 帮助那些因参加示威运动而失去工作的人。

5. 帮助那些由于参加示威活动而失去救济金的人。

(八) 当地黑人新的觉醒

1. 对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重新树立一种尊严感。

2. 树立起新的公民责任感。

3. 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以自己是一名黑人而自豪。

(九) 选民投票登记

我们已为一千五百名黑人进行了登记。

我们（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感谢黑人公众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促使我们取得了上述种种象征性的成绩。

3. 联邦的作用

303

密西西比的革命活动*

汤姆·海登

这张字条是从密西西比州马格诺利亚的县监狱一间关押酗酒犯和其他囚犯的混合牢房里偷偷地被带出去的。我们被关在这里的共有十二人，大家趴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地牢里。柯蒂斯·海

* 汤姆·海登：《密西西比的革命活动》，1962年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出版。

斯、霍利斯·沃特金斯、艾克·刘易斯、罗伯特·塔尔伯特是这间牢房里资格最老的四名囚犯，他们正坐着聊天，所谈论的主要是有关姑娘们。查尔斯·麦克杜蜷缩在墙角里，他在讲故事。哈罗德·鲁宾逊、斯蒂芬·阿什利、詹姆斯·韦尔斯、李·切斯特·维克、利奥特斯·尤班克斯、艾弗里·迪格斯挤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正在用别人偷偷给带进来的笔和纸写东西，但是想得不多，写得也不多。在过道的那一边是迈尔提斯·贝内特和贾尼·埃贝尔，他们俩守着另一个冰冷的小室，寸步不离。

不久，霍利斯用清脆的男高音领唱一支自由歌曲；塔尔伯特和刘易斯向大家讲了一些笑话；麦克杜就黑人和犹太人的历史问题发表了一些议论。麦克杜生于一个黑人家庭，曾加入犹太族的行列并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严酷的现实又促使他成了一个革命者。他具有强烈的爱与恨，这种感情，是属于美国和世界上那些敢于面对人生、迎接战斗的人的。

用审判官布伦菲尔德的话来说，我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阴谋策划者，我们破坏了麦肯布城1619年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局面，策划了种族分裂，挑起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斗争和骚乱；他还声称，我们如同把羔羊送入屠宰场那样，以“合法的”形式把无知的孩子引入歧途。罗伯特对我说，“在我们这儿，在派克县，贵校不是有人没有采取暴力行为而参加了选民登记吗？”我心里想，南方人夸耀自己的时候，往往是自我暴露。

此刻已是用餐时间。我们盘子里盛有米饭和肉汁，还有一些干面包和一块“大蛋糕”。我们没有餐具和杯子。水是从一个龙头流进一个孔内的。

这些，就是处于政治寒流中的密西西比州的现状。霍利斯继续用男高音唱道：“迈克尔，把船划上岸吧，阿利路亚；基督的弟兄们，不要掉队，阿利路亚！下一个到来的将是密西西比，阿利路亚！”这是寒流中发出的颤音，它来自冰川中的一块石头——

块通常被建筑者视为无用舍弃然而却是十分有用的石头。

鲍勃·摩西， 1961年11月1日。

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试图发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它选中了具有雄厚群众基础和自主权的密西西比州作为试点。³⁰⁴ 摩西迁入麦肯布——一个有一万三千居民的小城。在那儿他找到了一批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当中有成年人，中学生，还有非学生的青年人。他们向他提供联系线索、住处和交通工具。学生们更热心，他们在周围的地区进行游说，了解已登记和尚未登记的选民人数，向居民们介绍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并动员他们参加这个组织发起的运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有纳什维尔的约翰·哈迪和巴尔的摩的雷吉·鲁宾逊等人自愿作为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基层代表，前来协助开展工作。

1961年8月7日，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选民登记学校在布伦镇上一所用煤渣砖砌成、用没有上漆的木头作门框的二层楼建筑物内开学了。这座房屋的楼下是一个杂货店，楼上有一个共济会的会议室。选民登记（或者叫做“公民权利”）课的内容包括学习密西西比州宪法，填写标准格式的选举申请表，介绍南方主管选民登记的人员的特点——这些人往往有巨大的决定权。学习目的主要是建立学员们的士气和信念，从而培养他们参加集体活动的兴趣。这一切将促使受剥削的黑人前去参加投票。

开学的第一天，离学校不远的马格诺利亚——派克县的县城所在地——就有四人来到选民登记办公室，其中三人顺利完成了登记手续。8月9日，又有三人前往，其中二人进行了登记。8月10日共有九人前往，其中只有一人登记上。这时，麦肯布一家地方报纸——《企业杂志》已经越来越多地向读者介绍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行动计划，从而启发了沃尔瑟阿和阿米特两地一些黑人来校参加学习。然而，8月10日晚发生的事使运动的发

展多少受到了一些挫折。一批试图前去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有一人被白人枪杀了。(现在这件事的真相已经搞清楚，这位黑人被害和当天的选民登记活动无关。然而，正因为黑人参加登记往往遭到恐吓和暴力行为的迫害，在黑人的心目中，这次枪杀事件是和选民登记有关联的。)于是，来选民登记学校上课的人数骤然下降。

摩西和其他人开始帮助人们重新树立信心。他们找人谈话，为此曾不止一次在偏僻的地区留宿，日复一日地四处奔走游说。此后，在8月15日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不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的头一椿。那天摩西和三位愿意参加选民登记的黑人欧内斯特·艾萨克、伯撒·李·休斯和玛蒂尔德·肖比来到阿米特县县城所在地的自由镇(它以此命名确是具有讽刺意味)。当这三名黑人正要填写登记表格时，有人要摩西离开登记办公室。据这三位黑人说，当他们进行登记时，工作人员在帮助一位白人妇女回答一些问题。选民是否合格的测验结束时，工作人员对这几位黑人申请者说，他们参加选举的条件不够。他把申请者的登记表放入桌子的抽屉，并要这三位黑人半年内不必再来了，因为他估计这段时间内他们很可能再来。(我从联邦当局可靠方面获悉，这次所举行的测验，并非关于选民素质方面的。)

当这几个人离开自由镇驱车前往麦肯布城时，他们被一位名叫卡威尔·贝茨的公路巡警所跟踪，此人也是自由镇的警察局长。他示意叫他们停在路旁，命令司机艾萨克下车并坐进后面的一辆警车。艾萨克遵命了。于是摩西从他们乘坐的汽车里走出来，走向那辆警车，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贝茨命令摩西回到自己的车子去，并使劲推他。摩西把警察局长的名字写在一个拍纸本上，之后他就被推到车子里。摩西被说成是“来教黑鬼们如何登记的黑鬼”。最后，这四位黑人奉命驱车到麦肯布城的治安机关去。在那里，摩西被指控为妨碍一位警官执行任务，因而罚款五十美元，暂缓受审判。摩西从车站给司法部门打了对方付款的电

话，这引起了警察对他的警惕。(第二天，地方报纸也试图给司法部门打对方付款的电话，被后者拒绝了。于是该报发表社论，责问为何给予摩西特殊待遇。)为了唤起公众对这件案子的注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偿付了罚款，摩西仍然坐了两天牢，在狱中他没有吃饭。

同一天，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另外几位成员来到派克县。他们是华盛顿的格温多林·格林、纽约的特拉维斯·布里特、亚特兰大的威廉·米奇尔和鲁比·多里斯·史密斯、杰克逊的詹姆斯·特拉维斯和麦克阿瑟·科顿。他们彼此进行了分工，宣传工作得到了加强。

在这期间，沃尔瑟阿县的黑人要求在他们那儿开办一所选民登记学校。他们提供了校舍和住房。约翰·哈迪被选派到该县去工作。他在另一些人的协助下，于8月18日把这所学校办起来了。开课的第一天，有三十人前来参加学习。沃尔瑟阿的黑人当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百分之六十自己拥有土地。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因此课程的安排必须做到不影响农活。³⁰⁶ 他们有时在莫里亚山的浸礼会教室上课，有时在农民家中上课。摩西在几天以后来到阿米特，在那儿停留了约一周，一边讲课，一边访问穷乡僻壤。8月22日，自由镇的四名黑人打算进行登记，但都没有成功。那天没有发生什么事。但就在这个时候，在派克县发生了几起具有戏剧性的事件。

8月18日，纳什维尔的马里恩·巴里，一位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基层代表（他从事运动的组织工作）来到麦肯布城。那些因年龄太小而不合投票条件的学生——他们之中许多人曾经常参加有关投票的宣传活动——积极要求参加运动。派克县非暴力运动开始组织起来，有关这个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习班相继开办。8月26日两位十八岁的青年（埃尔默·海斯和霍利斯·瓦特金斯）在当地乌尔沃斯餐馆快餐部举行了静坐示威，这是该县历史上第一次非暴力抗议活动。这两人被捕了，他们坐了三十天

牢，罪名是破坏和平。这个事件激起了8月29日在麦肯布城所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集会。来自杰克逊的受人尊敬的詹姆斯·伯维尔向二百名到会群众讲了话。次日，报纸的头条用粗体字报道了这个集会，当地的专栏作者向人们发出警告：黑人的所作所为不是一种一时的狂热行为，他们的行动具有严肃的目的性。

8月30日在汽车站快餐馆内又有一些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这次，二十岁的艾萨克·刘易斯、十九岁的罗伯特·塔尔伯特和十六岁的布伦达·刘易斯以破坏和平和不按警察命令停留的罪名而被捕。他们坐牢二十八天。如今，各县普遍掀起了抗议的浪潮。此后发生的事件使群众的情绪日趋激烈。8月29日，鲍勃·摩西带领两人到自由镇的选民登记站去。比利·杰克·卡斯顿出来接待他们，此人是州警察局长的表兄，州代表尤金·赫斯特的女婿，陪他们前来的是警察局长另一位表兄和儿子。(福克纳曾说过，这岂非怪事!)卡斯顿向摩西的头部猛击一掌，并把他推到街上。别的黑人没有受伤。摩西的伤缝了八针。他就卡斯顿的暴行向法院提出控告。在阿米特的历史上，一位黑人有权对随意伤害他的白人诉诸法律，这恐怕是第一次。约有一百五十位白人出席了8月31日的法庭审判。卡斯顿的律师向摩西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问他是否参加过在旧金山或日本举行的暴动，摩西说没有。根据法官所提出的建议，摩西——虽然他是原告——在被宣判无罪之前离开了法庭，以免遭到法庭上成群白人的殴打。

307

与此同时，自1961年春天司法部门的诉讼案发生以来，在沃尔瑟阿举行了黑人选民登记的第一次尝试。五个人和约翰·哈迪一起来到县城所在地的泰勒镇。由于星期四中午不办公，五人之中只有两人来得及参加为登记而组织的测验。两人之中一人是一位教师，另一人是杰克逊州立大学(专供黑人就读的一所大学)攻读政治科学的一位四年级学生。他们都没有通过测验。同一天，约翰·哈迪在接受《泰勒镇时报》编辑的访问中说了一句

话，这句话被解释为赞同无神论。这实际上是使约翰·哈迪受到人们的注意，如果他还没有受到注意的话。次日晚上，泰勒镇的农村举行了有八十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声援哈迪。9月4日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宣传投票选举和取得公民权利的重要性……

混乱……在9月4日集会的前一天，马丁·路德·金向肯尼迪总统发了一份公开电，抗议麦肯布城“被恐怖所笼罩”，他还提醒行政当局注意近日发生的殴打黑人事件。9月4日早晨，几位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新成员在走遍全国成功地为静坐示威者募集保释金之后来到泰勒镇。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名叫罗伯特·泽尔那的白人。他虽是白人，却比黑人更容易遭到暴徒的袭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黑人代表具有更大的安全感。

学生们——请不要忘记，他们当中有一百人年纪都在十八岁以下——利用中午的时间做标记。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开始向闹市区出发。在麦肯布——一个这样十足的乡村而又是暴力盛行的地区——在南方的任何一个地区，从未有过这么年轻的学生投入这个运动。有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被指控为“蓄谋杀人”，因为她在超级市场里推车时压了一位白人妇女的脚，于是两人都动手打了对方。这只是一个例子。另一些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也身受这一制度之苦，并为同样的动力所鼓舞。于是他们向闹市区进军——他们总共一百一十九人，其中十九人超过十八岁，还有鲍·摩西、查尔斯·麦克杜和罗伯特·泽尔那。他们走过黑人聚居的区域，那儿许多人家从窗户、台阶和庭院里朝他们望；继而他们穿越市中心的商业区，直到麦肯布城的边缘，然后到市政厅，游行队伍便在那儿停下了。埃尔默·海斯——原来的静坐者之一，开始在台阶上祈祷。警察一连三次命他前进。他拒绝这样做，于是被捕。接着刘易斯、塔尔伯特和十六岁的布伦达也先后被捕。布伦达违犯了他假释时所做的保证。示威队伍中的每一个

人都静静地站着，等待被捕。在这之前不久，一位白人曾企图开车朝队伍冲去，此时，步行的白人出现了，他们边走边喊叫、咒骂。剩下的一百一十四人，人人都静静地站着。由于时间耽搁太久，警察吹起了哨子，宣布这些人全部被捕。

整个示威队伍开始往台阶上走，等着被捕。当他们上台阶时，当地一个白人伸手把泽尔那打伤，继而又扭住他的脖子，想要掐他和挖他的眼睛。当时鲍勃·摩西和查尔斯·麦克杜在场，一个抓住那白人的手腕，一个抱住泽尔那以便保护他。摩西和麦克杜挨了打并被警察拖到警察局去，后来泽尔那也被警察拉走。据泽尔那说，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应该让你们呆在外边。”于是每个人都被捕并被投入监狱。超过十八岁的那十九人在派克县监狱被关了一夜之后于10月5日被提审。面对麦肯布警罪法庭的法官罗伯特·W·布伦菲尔德，被告们不承认他们犯了破坏和平罪，他们每人应缴的保释金额是一百美元。有九人不承认他们帮助和支持过少年罪犯，他们的保释是每人两百美元。审判定于10月23日上午九时举行。

司法部采取了行动

美国政府诉伍德案*

309 在美国，当案件在审理期间如果对被告未下临时拘留令，政府可以下达一项初步的指令。^①据此，政府打算拘留被告们，因为他们曾在密西西比州沃尔瑟阿县的治安官面前控告一位名叫约

- * 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于1961年支持政府提出的一桩讼案，该案要求禁止对一位参加公民权利运动的工作人员起诉。此人被指控在陪伴一名有可能参加选举的选民去登记时打了人。本文摘录了该法院就司法部的控告所发表的看法及意见部分。
- ①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对法院的决议不能上诉，政府会坚持法院有权根据令状法规（见美国注释法典28卷第1651条）要求法庭受理它的颁发指令请求书。

翰·哈迪的黑人……

政府在申诉书和宣誓书中提出了以下事实：

目前，在密西西比州的沃尔瑟阿县大约有四千四百九十名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他们都没有进行过选民登记。这个县大约有四千五百三十名达到选举年龄的白人，这些人很大部分都登记了。1961年7月，一位居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地方的黑人公民约翰·哈迪——他曾经在田纳西州立农工学院学习两年——作为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密西西比。他来这里的目的是鼓励黑人登记和投票。这个组织同时又在密西西比的沃尔瑟阿、阿米特和派克等县发起一个选民登记的行动计划。8月初，约翰·哈迪和几位黑人学生来到沃尔瑟阿县办起一所选民登记学校，任务是培训当地够条件的黑人，教他们如何进行登记，并鼓励他们向主管登记工作的官员提出申请。从8月18日到9月9日，他们每天讲几个小时课。课堂上，哈迪和他的助手们把选民登记表和密西西比州宪法的复印本分发给学员。参加学习的学员们练习填表、抄写州宪法的部分内容并解释其涵义。每晚都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前来参加学习。

第一批学员准备登记的日子是8月30日。那一天，哈迪陪同五名黑人来到登记处，其中两人填完了登记表。在登记处外面，哈迪遇到了沃尔瑟阿县的警察局长埃德·克拉夫特（一位被告），陪伴着他的是《泰勒镇时报》的编辑。警察局长向哈迪询问了一系列有关选民登记学校的问题，还问他有没有司机执照。不久，警察局长走了，而《泰勒镇时报》编辑向哈迪进行了较深入的采访，为的是次日在这家报纸的头版发表第一篇文章。1961年9月5日，又有三位黑人前往登记；9月6日和9月7日分别有一位和两位黑人去登记。引起这次诉讼的事件发生在9月7日。自此以后，在沃尔瑟阿县再也没有黑人去申请登记投票。

9月4日，一位六十三岁的黑人妇女伊迪丝·西蒙斯·彼得斯

310 夫人首次来到选民登记学校上课。她在沃尔瑟阿县拥有一个占地八十英亩的农场，她曾经念过八年书。大约在同一天，这个县一位六十二岁的黑人卢修斯·威尔逊——他拥有一个占地七十英亩的农场——也来校上课。9月6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够条件申请登记，答应次日早晨和哈迪一同到选民登记处去。他们在9月7日上午9时半乘坐彼得斯夫人小运货车来到泰勒镇，接着便前往县政府大楼的登记处。主管登记工作的约翰·伍德——一位被告——在这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彼得斯夫人和威尔逊走了进去，哈迪则留在那间办公室门外。当伍德抬头看见他们两位进来时，彼得斯夫人对他说，他们想登记参加选举。伍德回答说：“我现在不办理登记了，不管是谁都不给办。你们已经向法院告我，因而在审判结束之前，我谁也不给办。”约翰·哈迪站在五、六英尺以外的门口听见了这句话，走了进去。由于有政府的控告书，哈迪刚向伍德说出自己的姓名时，伍德立即站起来说：“我正要见你，约翰。”说完，他便从哈迪身旁擦过，进入外边那间屋子，从一个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他把手枪朝下藏在自己的右侧，指着通向户外的门说：“你看见那扇门了吗，约翰？”哈迪回答：“看见了。”伍德对他说：“你从那儿出去。”哈迪说了一声“好”，就转身往外走。伍德跟在他后面，正当哈迪走到门口时，伍德朝他的后脑勺猛击一拳，嘴里骂道：“给我滚开，你这狗东西！再别回来了。”彼得斯夫人和威尔逊冲了出来，把哈迪扶起来，伴送他离开这座房子。哈迪先去报社，向编辑陈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编辑要他去找医生看看。与此同时，威尔逊去把那辆小运货车开来，而彼得斯夫人终于把哈迪搀扶到一家小咖啡馆去。威尔逊回来后，他们一同驱车来到街上。人们问哈迪打算怎么办，他对一些人说，他要去找警察局长。他们乘车顺着马路前进时，遇见了那位警察局长，下面是彼得斯夫人的证词：

他们在我站着的地方相遇。警察局长问：“发生了什么事，小伙子？”约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县政府大楼的事情与他无关。这时威尔逊走上前来。于是警察局长对约翰说：“如果那个青年人（他说这话时指着威尔逊）要登记，他知道怎么到县政府大楼去，用不着你护送。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你是田纳西人，你曾经在田纳西住过，你应该仍旧留在那里。”警察局长对他说：“过来”。约翰问道：“你是不是要逮捕我？”警察局长说：“是的”。约翰又问道：“我犯了什么罪？”警察局长说他破坏了治安，在人民中间挑起了暴乱。约翰说：“请你听听我这方面的申诉。”警察局长说：“别乱动，否则就要你的命。”警察局长把约翰带走后，我就回家了。

311

9月7日，在泰勒镇监狱里，哈迪先后两次和来人会见。第一次来的人是警察局长埃德·克拉夫特和泰勒镇的检察官布里德·蒙格尔两名被告，第二次除这两人外还有一位被告——密西西比州的地方检察官迈克尔·卡尔。当天晚上，由于社会上对这个事件群情激愤，哈迪由被告转移到密西西比州马格诺利亚的监狱。第二天，哈迪交保释金后被释，法庭定于9月22日开庭审理他被控告破坏社会治安的案子。

哈迪在他的宣誓书中说，在正式开庭时，地区检察官把他带进一间屋子，据哈迪说：“几个我不认识的白人对我说，我在给自己找麻烦，而且还将遇到更多的麻烦；并说他们那儿有不少很好的黑人，这些黑人都受到良好的待遇，是我来找岔子。当时，治安官在场，但是警察局长不在。”没有人提出哈迪在监禁期间在其它方面遭到虐待的事实。

被控诉人建议本法庭撤消上诉。一开始，本法庭就遇到一个审判权的问题。这项上诉案是由于没有下达临时拘留令。政府认

为，在通常情况下不发出临时拘留令并不等于是诉讼期间宣告了一项暂时决定，拒不发出美国注释法典28卷第1292(a)条所规定的指令，因而它和别的案子不同，是不能上诉的。政府提出，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不下达临时拘留令就带有终审决定的性质，因此根据美国注释法典28卷第1291条的规定，允许上诉。

美国政府起诉书第一条声明的实质是，对哈迪起诉，不论结果怎样，将威胁黑人无法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从而破坏美国注释法典42卷第1917条的规定。政府坚持认为，这就是使它有权发出指令的依据。

312

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

霍华德·津恩

当我在1961年12月首次群众示威和大逮捕的浪潮之中来到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以前，我在亚特兰大住了五年。在这期间，作为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一位观察员并作为它的一个一般成员，我认为我已了解到有关南方的一些重要情况。我曾为《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乐观的文章，谈到不使用暴力来改变南方白人的行为可能性——尽管他们一时还无法改变思想。我认为，要做到这点，办法在于运用经济或其它方面的压力来使他们为自身的利益着想而面临一种困难的抉择。在亚特兰大，我看到了上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采取了诉讼、静坐示威、共同抵制等施加压力的手段；有时则仅仅以要采取这些行动相威胁。可见，非暴力行动已不仅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概念，它还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 霍华德·津恩：“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此文刊载于《自由之路》杂志第4期（1964年第一季度）第143—148页。霍华德·津恩曾是斯佩尔曼学院历史系主任。目前他在波士顿学院讲授历史。

在这之后，我在奥尔巴尼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然后带着困惑的心情回到了亚特兰大。八个月以后，在1962年夏奥尔巴尼爆发了第二次危机时，我又从亚特兰大驱车前往奥尔巴尼。那里的情况如旧。群众性示威和大逮捕仍是接连不断。联邦政府仍如过去那样无所作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操在警察局长的手中。

我的信心动摇了，然而并未绝望。在我周围有些人认为奥尔巴尼是一个严重失败的例子。我对这些人说，你不能以某些部门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来衡量斗争的成败；我还对他们说，奥尔巴尼的黑人在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他们也萌生了期望，这种期望将继续下去，直到这个城市的现状有所改变为止。

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我对伯明翰、加兹登、丹维尔和阿梅里克斯等地发生的事件做了一些研究，我访问了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一些刚出狱的工作人员，我还目睹了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的州警察的行动，与密西西比州的格林维尔选民投票运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谈话。³¹³ 在这一切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以往所持的一些观点。于是我感到，奥尔巴尼向人民提供了下述现象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证——这种现象如此频繁，再不会有人怀疑了：在南方有那么一部分地方，一般的非暴力活动无法渗入其中。它是南方的一块顽石，完全处在政客、警察、警犬和棍棒的控制之下。对于这一块地方，需要特殊的斗争策略。

南方有一部分已经摒弃了过去南部邦联政府的模式。南方这一部分以里士满、孟菲斯、纳什维尔、路易斯维尔、亚特兰大为代表，它和全国南北各地的情况一样，基本上还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盛行的地方。但是以往的那种坚实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在那儿，出现了松动和希望，它为组织动员、施加压力和进行调停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在那儿有一批经济界的有识之士，

他们充分认识到公开的对抗将会产生的害处。那儿还有一批机敏的政治领袖，他们能够正视黑人选民人数正在扩大这样一个现实。在亚特兰大和孟菲斯还将会有许多矛盾冲突，但是只要注意非暴力斗争的策略，斗争就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

然而在南方还有以下这些地方：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和阿梅里克斯；亚拉巴马州的加兹登和塞尔马；弗吉尼亚的丹维尔；路易斯安那州的普莱克明；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哈蒂斯堡和雅祖城，以及黑人地区中另外一百座城镇。在这些地方，农奴制还残存，政客们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种植园主冷酷无情，警察不理会法律的尊严而横行无忌。在黑人地区的这些城镇里，一道坚固的石墙把黑人和白人、理智和狂热分割开；非暴力示威行动在这道墙上碰得粉身碎骨，招致了痛苦、挫折和思想混乱，尽管胜利的基本信念尚存，一连串的失败也并没有动摇纯真的乐观主义。

我仍然相信，尽管奥尔巴尼的运动一次又一次遭到警察权力的摧残，它仍对那儿的黑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最终也会对居住在这座小城的白人有所裨益，我仍然相信，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冒着警察的棍棒和射击从早到晚列队等候在县政府大楼附近准备登记投票的三百名黑人，纵使他们连政府大楼的大门也没能跨进，还是有所收获的。但是我不认为，简单地重复举行非暴力示威行动——这种行动在南方另外的地区已经打开了一些缺口——就可以取胜。我现在深信，在南方顽固不化的地方，那道把每个城镇和村庄期望获得公民权利的黑人堵住的墙，那道洒满孩子和成人们鲜血的墙（它吸吮牺牲者的鲜血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必须要用铁锤来加以击碎。

依我看，要这样做，可以从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一是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和西南佐治亚州组织一次不屈不挠的黑人武装起义。这样做，也许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造成巨大的伤

亡。除非出现第二种情况，否则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第二种方式就是，联邦政府进行有力的干预，迅速而有效地粉碎当地警察和政客们想要剥夺黑人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一切企图。

由于不了解南方两个不同地区的差异，由于认为亚特兰大和纳什维尔这样的地方不需要采取重大行动，由于对种族平等的头等重要性在感情上和理论上都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联邦政府扮演了一个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旁观者的角色。它将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否则它将面对在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浪潮中迄今还没有遇到过的一些困难。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发生的事情有助于证明我的论点。

在奥尔巴尼，联邦法律一次又一次遭到破坏，但是联邦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由于联邦政府的无所作为，已有一千多名黑人被捕入狱，有几千名黑人遭受折磨，以致牺牲了生命，其境况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如果群众不采取行动而由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就不会招致这样的结果。

本世纪制定的司法条例明文规定，第十四修正案除了禁止官员施行种族歧视外，还禁止他们干涉修正案第一条所包括的言论、请愿和集会的自由权。然而在奥尔巴尼，有一千多名黑人由于试图以和平手段向当地政府请愿和伸冤而被关押在全国最可怕的监狱里。司法部对此却不采取任何措施。

美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款（它源于1866年公布的民权法案和1870年公布的实施法案）为控告下述情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项条文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法律为借口……蓄意对任何一个州的任何一位居民……剥夺其受到美国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任何一种权利、特权和豁免权……”1961年11月、12月间，奥尔巴尼城的警察曾连续三次逮捕了使用该城公共汽车总站设施的一些黑人和白人，从而侵犯了不容争辩的公民权利。然而联邦政府没有采取任

何行动。

目前，非暴力运动的车轮经受了挫折，正在缓缓滚动，它得冲破全国舆论的冷漠和石墙般的奥尔巴尼警察势力的包围。似乎是为了给奥尔巴尼的运动以最后一击，司法部正在对这个运动的九名领袖和成员起诉，还要判他们十年徒刑，罪名是：一位在联邦陪审团服务过的白人杂货商被纠察包围了，这事据说与这九人有关。被告之中有一人是奥尔巴尼运动的前任领袖W·G·安德森博士，另一人是现任领袖斯莱特·金。斯莱特·金在他的妻子遭到警察局副局长的殴打、他的兄弟也挨了打时，依然为联邦政府的行动辩护——虽然没有成功。如今，美国司法部却对他提出了强烈的控告，这项起诉将会使他被判五年徒刑。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这个明显而严酷的现实——它在奥尔巴尼表现得最明显，并在佐治亚州的阿梅里克斯、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和加兹登和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以及密西西比州各城镇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表明，联邦政府在黑人地区放弃了它的职责，致使这个地区的黑人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地方警察手中，美国的宪法交给了未开化的原始人去实施，这帮家伙看不懂宪法，他们对宪法的唯一回答就是嚎叫和挥舞警棍。

这个责任应该由美国总统而不是别人来承担。执行法律应该是他的工作。法律是清楚的。以往，民权运动参与了把这个责任强加于议会的行动，而当时总统无需任何新的立法便拥有宪法赋予他的在黑人地区实施第十四修正案的权力。

当务之急是使联邦政府在南方这块腹地能够永久地发挥作用。我并不是说就要派驻军队，除非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是建议，设立一支代行联邦权力的特种队伍，常驻在这块腹地。这支队伍将被授权就地逮捕任何违犯联邦法律的地方官员。这个措施是为了防患未然，使危机不致发生。同时也是为了采取迅速有效

的行动来扑灭最初的火苗，使它不致蔓延。这样一支队伍应有权
将艾尔·林果上校拘留，当他准备用通了电流的棍棒去袭击越过
边界来到亚拉巴马州为争取自由而战的示威者时。这支队伍应有权
把华莱士省长投入联邦监狱，因为他企图禁止一名黑人进入亚
拉巴马大学。它也应该有权将吉姆·克拉克警察局长逮捕，由于
他把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两位青年从塞尔马的联邦政府
办公楼台阶上拖了下来。

许多自由派人士听到这种建议就害怕，他们担心爆发内战。
我的论点是，南方白人象多数人那样屈服于明显的权威。看看沃
利斯和巴尼特两位省长怎样在最后的关头为了不坐牢而让步吧。
一旦南方的治安官员意识到警棍已在他人手中，认识到他们将呆
在铁窗后面，他们将不得不履行那些仅仅起装饰作用的法律手
续，如交保释金、提出起诉等这些近几年来成千黑人不得不忍受
的痛苦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美国政府需要在南方当权的官员
和普通的白人老百姓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正如它在南北战争后
“重建南部”时期所做的那样。这些白人老百姓并非狂暴之徒，
而是一些动摇不定的顺民。

司法部民权处处长伯克·马歇尔曾对下述建议感到不快：“建
立一支国家警察部队或者采取类似的措施。”如果建立国家警察部
队被视作极端措施的话，那么美国早已陷入“极端主义”了，因为
联邦调查局正是极端主义的产物，它在全国各地派驻人员，有权
逮捕任何违反联邦法律的人。它逮捕那些违反联邦法令的规定抢
银行、在各州间偷汽车和搞绑架的罪犯，但是它不逮捕那些违反
民权法的人。我建议组织一批特种人员，他们将负责逮捕违反民
权法的人，如同联邦调查局逮捕银行抢劫犯那样。

民权运动长期以来诉诸非暴力行动，从而使这个运动处于危
机之中。当客观社会形势存在着施加经济、政治和道德压力的可
能时，非暴力行动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个十足封闭的社会之中，

在南方腹地黑人区的各个城镇中，在这些地方黑人被监禁和殴打，而社会上的权力机构却没有受到丝毫触动，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行动是不能收效的。

已故肯尼迪总统的政治模式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是寻求根本的解决办法。这种情况，恰似一个人为了还债又去借另一笔债那样。这种做法可以持续下去，直到算总帐之日。那一天，将会在民权运动的关键时刻到来，也就是说，在今夏大选之前到来。

今年7、8月份很有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动荡的夏天。”在黑人聚居的地区，黑人参加选举的热望已经与日俱增，这种强烈的愿望已不能平息下来。种族平等大会、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以及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中的勇敢的青年人，决心向前奋进。

今夏黑人地区十之八九会出现的激烈斗争，将迫使总统采取决策。他可以袖手旁观，任凭黑人抗议浪潮被地方警察采用大规模逮捕入狱、殴打和其他各种残酷手段镇压下去。他也可以采取我在前面所建议的那些果断行动，这些行动仅只是把一百多年前南北战争为之而战的目标加以确立，同时把美国宪法置于全国各地都必须遵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总统不采取行动，黑人团体由于绝望，将被迫超越非暴力的界限而采取行动，这样的举动他们长期以来是以极大的自我克制来防止的。

317

因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非暴力运动作为争取社会变革的一种斗争手段，其前途是操在美国总统手中。民权运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宣传和行动来使总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将被南方这块腹地的警察势力所粉碎的话，也许，把运动的矛头指向联邦政府将更能奏效。这就是说，要说服运动的执行机构更广泛地动员各种力量，以非暴力方式施加压力，借以冲破黑人地区那堵极权主义的墙。

这个暴力横行时代的最后一个牺牲者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他死于暗杀者的一枚子弹。回溯历史，在这个暴力时代中先

是有四名黑人姑娘死于伯明翰一家教堂的地下室；在本世纪，它又曾使五千多万人在战斗中丧生。暴力行动和对暴力的恐惧，长期以来曾是南方腹地黑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来结束这种暴力和对它的恐惧，这将是落在约翰逊总统肩上的一椿未竟之业。

4. 白人的猛烈抵制

318

蒙哥马利市争取公民权利的

乘车示威者*

斯图尔特·H·卢里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5月20日——一群没有受警察控制的乌合之众猛然向新闻记者袭击，继而扑向十九个黑人和白人大学生，这些学生为了检查州际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的做法而从伯明翰上车，今天刚在此地的“跑狗”公共汽车总站下车。

我坐一辆小汽车从伯明翰一直跟踪到蒙哥马利，发生暴力行为的时候，我正好在公共汽车的站台上，幸好没有受伤。

开始，这一小批男女学生受到了一百名暴徒的袭击，但很快暴徒增加到了几千人。

“抓住那些黑鬼，”一名黑头发、一身黄颜色衣着整洁的妇女喊道。

* 斯图尔特·H·卢里：“新闻记者尾随为争取公民权利示威者乘坐的公共汽车，遭遇到骚乱”，1961年5月2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争取公民权利的乘车示威者就州际商务委员会颁布的取消州际公共汽车和总站种族隔离的命令进行检查。乘车示威是由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后来一辆公共汽车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被一伙暴徒烧焚，乘车者在伯明翰被打以后，纳什维尔学生运动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会员继续乘车示威。五十多个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者被关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附近的帕芝曼教养所。

暴徒先揍三个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和其他几个摄影师，并捣毁了他们的设备。随后他们又把他们得不到满足的无名之火发泄在一批安安静静站在公共汽车站台上的大学生身上。这些大学生显然刚从伯明翰乘车抵达此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群暴徒举起金属管子、垒球棒、手杖和拳头，向那批为争取公民权利而在南方各州乘坐种族隔离交通车的示威者涌去，用棍打，用拳击，追赶和殴打那些白人和黑人。当有些公共汽车乘客开始跑开的时候，暴徒们在他们后面追赶，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摔倒在地。袭击者至少踢到了其中两人。有名暴徒拿着一把打开的刀，但没有用它。

319 警察用了催泪弹，暴力行动在两小时内总算结束。这次事故的代价是伤二十二人，有五人送往医院。在受伤者当中，有八个是白人——四个是新闻记者，两个姑娘是公共汽车上下来的，还有一个是男学生以及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的行政助理、三十二岁的约翰·西根特勒。

逮捕的九个人全是白人，其中有一名妇女。有些人是以妨害治安和拒不服从警察命令而被捕的。

在终点站的骚乱停止以后，有两名黑人在大楼前面受到攻击。他们被人打耳光、用拳击、打倒在地并受人践踏。

与此同时，在离公共汽车终点站只有半条街远的亚当斯路和考特路十字路口，一群白人暴徒凌辱一群黑人。有个白人把一个瓶子掷向一个黑人。那些黑人全是本市人，他们也用石块回击。然后一个白人将一种易燃液体洒在一个黑人身上并点着火。警察和骑着马的副行政长官用催泪弹驱散了这次骚乱，当天人群才散开。

州长约翰·帕特森在一个声明中说：“我对违法者一概不抱同情，不论他们是亚拉巴马州的外来煽动者还是本州的滋事者。”

警察驱散暴徒以后一小时，州长帕特森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护法律，我不能允许任何团体把法律抓在他们手心里。我们州和我们人民的良好声誉危在旦夕，我可以坦率地说，任何暴力行为都不会被人们所容忍。

“亚拉巴马州的公路是安全的，州的巡警一定会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随时全力实施法律和秩序。我们有人，有设备，有维护公众和平的决心，我们不用联邦政府、“关心的公民”或任何其他人来帮助。

“在我们竭尽全力保持州内公路畅通、加强警戒和反对一切违反秩序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护那些煽动暴乱的人，他们在本州各处乘坐公共汽车或卡车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公然不遵守我们的法律，夸示（原文如此）我们的风俗传统以及制造种族事端。这种不法行为只能有助于进一步激怒本州的居民。我不喜欢这些煽动者或者他们一流的人。”

错层式的圣彼得堡快车从中央标准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出伯明翰的“跑狗”公共汽车总站，一直到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抵达此地总站为止，一路都没出事。这辆车由伯明翰鸣着警报器的摩托车警察队护送到市界，然后又由州的公路巡警接着护送到近蒙哥马利的市界。³²⁰ 有辆载着两个便衣警察的未加标志的警车总跟在公路巡逻车后面，因为巡逻车以每小时高达八十七英里的时速在公路上高速行驶。

头顶上有一架公路侦察机在不断地兜圈子，看看从蒙哥马利市界到公共汽车总站七分钟的行程中可能出现什么险情。两名蒙哥马利侦探在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尾随那辆公共汽车。一路上都能见到警车。

可是，当公共汽车开近总站的时候，一个警察也看不到了。暴徒们很快聚集到了站台上。

学生们忧郁安静地下了车，新闻记者，其中包括带着照相机和扩音器的电视台人员，走近他们，要进行采访。

亚拉巴马州特罗伊的约翰·刘易斯，二十一岁，他是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现在是这批人的发言人。人家问他这次旅行有什么目的。

“我们刚刚离开伯明翰。我们到了蒙哥马利……？”他说着，随着他眼光停在新闻记者后面，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刘易斯先生发现暴徒们正在逼近。这群学生和新闻记者开始从站台下来，让开给逼近的人群。

有个暴徒打了全国广播公司莫·利维一记耳光。这是第一下。暴徒们包围了摄影师们，夺过他们的设备然后把他们猛扔到人行道上，直到扩音器、录音设备和照相机全都成了一堆废物。当时，有个《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受到了攻击。

然后，暴徒们转向那些学生——十六个黑人，两个白人姑娘，还有一个白人男子。

“抓住那些黑鬼！”暴徒们喊道。

这一小批人当时在一堵十英尺高的挡墙上，背靠着一个金属栏杆站着。墙下面是邮局的停车站和车道。听到有个白人旁观者这样向他来晚了的朋友解释：

“他们只是抓住他们再把他们扔过那个栏杆，没有推搡，也没有使劲挤他们，他们把他们扔过那栏杆。”

他的解释只有一点儿夸张。几个大学生真的是被扔过去的，但其他几个是跳过去的，有些是被推过去的。所有的人都掉在停在墙旁边的汽车顶上。他们惊惶地从车上蹦下来，向邮局的装货平台跑去，没有地方可以避难。

现在离事情发生已有五分钟，但还看不见一个警察。殴打已经扩大到总站周围和邮局车道四周的街道上。

暴徒开始向学生投扔行李。箱子掉在车顶上和地上，里面的东西撒得一地——这里是一条黑色的蝴蝶结领结，那里是一张宗教图画明信片，别的地方又有一件紫色睡衣和一本《圣经》。

在第一记耳光打过十分钟以后，一队警察在公共安全长官L·B·沙利文的指挥下到达。

“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沙利文先生对这位新闻记者说，“我一到这儿，只见三个人躺在街上，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

“我们为那白人叫一辆急救车，但是急救车被打坏了，不能来。因此两名警察把他带到医院去了。我不知道那两个黑鬼后来怎么样了。”

刘易斯先生认出这新闻记者看到的这个头上受了重伤的白人——脸上满是鲜血，嘴唇和眼睛肿了，亚麻色的头发和血和脏东西粘成块块——就是詹姆士·M·兹维格。兹维格二十一岁，是今年从威斯康星大学到纳希维尔的菲斯克大学来读书的交换生。

公共汽车离开伯明翰以前，兹维格先生和两个白人姑娘与黑人坐在一起十八个钟头，等候搭车到蒙哥马利去。在公共汽车出发前两个钟头，他们聚集在站台上，唱黑人的圣歌和赞美诗。兹维格独唱了“上帝啊，看住那人渴求的东西”中的一段。

现在挨打过去了。他站在也挨了打的刘易斯先生和十九岁的也是纳希维尔神学院学生的威廉·巴比中间。三个人都在流血。

警察没有积极提供急救。

“黑鬼应该坐黑鬼的出租汽车离开此地。白人青年应该坐白人出租汽车，”一个警官说。

兹维格先生头昏眼花，由人领着到总站一辆标着“莱恩出租汽车”的绿色雪佛莱牌车前。他坐在汽车里。出租汽车司机不想走近这辆汽车。

但警察拒绝干预，暴徒中两个十来岁的青年把头探进汽车开着的窗户里面。

兹维格的眼睛睁着，可是没有表情。他动起来很费力。血止住不流了。

有个折磨他的人轻声地说：

“你是娘子生的臭儿子。你妈是条狗。你是条狗。你知道吗？你该和黑鬼一起坐车。”

兹维格摇摇头。

“你不能设法让他离开这儿吗，”刘易斯先生问这个目睹这次交谈的新闻记者。

我转向一名侦探说道，“对不起，我并不想插手，但是你能不能设法让他离开这里，”我指指兹维格先生。

这个侦探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色西装，结着一根老式领带，戴了一顶草帽。他西装上衣的翻领上别了一把共济会会员的钻石宝剑。他说，“他随便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

“可是你能不能让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开车把他送走？”

“我们不准备为这些人安排交通工具。我们没有安排车把他们送到这儿来，我们也不准备用车把他们送走。”

我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兹维格先生。

“你们无法把我撵出去。我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怎么到这儿的。”兹维格先生说道。

一个钟头以后，他还坐在那辆出租汽车里。

有位目睹兹维格先生被揍的人说，他是第一个被揍的学生。

《亚拉巴马日报》的本州新闻编辑主任丹·O·道威说：

“兹维格先生的脸部是被他自己的箱子击中的。后来他被打倒在地，一大群人用拳头连续揍他。暴徒中有个人把他拉起来，把兹维格先生的头夹在他双膝之间，其他的人轮番上去揍他（兹维格先生）。”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正站在一名年青父亲和他金发碧眼的女儿旁边，那孩子大约三岁，红红的脸蛋。

“爸爸，他们在干什么？”

这位父亲没有回答。

“爸爸，出了什么事啊？”

“嗯，他们在干着蠢事，”那位父亲一面看着那群暴徒，一边说着。

有个快餐厨师插嘴微笑说，“那些黑鬼今天活该了。”那位父亲没有笑。

“爸爸，他们干什么啊？”

我看见《伯明翰新闻》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向他们的汽车奔过去。摄影记者有一架三十五毫米的照相机和昂贵的镜头，全给人群打碎了。

“你们到哪儿去？”我问。

“脱下你的领带快进这辆汽车。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个三K党员，记着。”

我除下了领带。我们驶过那街区。我下了车又转回汽车总站。

劳联一产联的1314区街道、电气火车和摩托车混合雇员的主席乔·C·摩根，以及伯明翰《跑狗》公司主调度员J·T·邓肯，³²³和学生们一道坐车来的。

“我们被告知，一路我们都有保护。”摩根先生说。“他们保护到公共汽车总站，然后车就开走了。”

“如果你早知道这儿没有警察，你还会让公共汽车开来吗？”我问。

“不会的，先生，”他答道。

公共汽车的司机叫乔·卡弗诺，他是一个粗壮有力的汉子，他开始不肯把公共汽车开出来。上午六点零五分，他到公共汽车的站台那儿等着，那些乘客们在门口也一起等着。

司机走向公共汽车说道：

“我应该开这辆汽车经过蒙哥马利到亚拉巴马的多桑，但是我知道那边路上有一支大的护送队。我只有一条命，我不想把它给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或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就是我要说的。”

卡弗诺先生消失在一间标有“司机专用”的小室里。八点半差一点，伯明翰警察局长尤金·康诺到了，显然他在安排护送问题上起了作用，司机出来了。

星期三康诺先生护送七名大学生到田纳西州边界，要求他们离开本地到外地去，免得他们自己和亚拉巴马遭“许多麻烦”。

那些学生昨天和其他十四名学生又回来了，晚上他们等待和试图搭三辆去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可是没有成功。州际公共汽车（不是伯明翰和蒙哥马利当地的公共汽车）的黑人白人仍然隔离乘坐。

学生们在标明有“州际旅客白人候车室”的候车室里。他们看到男厕所和白人买票处，都有人为他们服务。兹维格先生在黑人候车室的用餐处，没人来侍候他，警察把他拉走了。

昨天夜里三千人聚集在一起大骂这些学生，把瓶装苏打水扔向学生脸部，学生坐在那里，他们就踩他们的脚。

最后，康诺先生下令在离总站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四面筑起路障，人群才渐渐散开。不到一百个旁观者和差不多这么些警察目送公共汽车开走。

公 正？*

调查委员会，1962年5月

第一位证人龙尼·莫尔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路易斯安那州贝顿鲁奇的主席，二十一岁。他在南方大学读二年级，主修社会学，想当个牧师，今年1月因领导学生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而被开除，曾

* 1962年5月在华盛顿特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召开了“质询司法当局关于争取自由斗争的调查委员会”大会，目的是听取民权工作者对南方警察和法庭起诉的证词。委员会由主席埃利诺·罗斯福夫人和罗吉·鲍德温、肯尼思·克拉克、约翰·博尔特·卡伯特森、小约瑟夫·L·劳、鲍里斯·希斯金、加德纳·泰勒牧师、特尔福德·泰勒、诺曼·汤姆士组成。这里刊载了证词的摘录。

被控无政府主义罪而于1962年9月中旬在贝顿鲁奇受审。

他说，1961年11月他协助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南方大学的一个分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黑人大学。他在11月设法与贝顿鲁奇附近十二个商店的商人谈判用餐和工作方面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商人拒绝见他，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就开始了一个有选择购买计划，然后12月7日和8日，他主持了一个一百七十名学生参加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讲习班。

问：讲习班是什么，莫尔先生？

答：有点像学校。我们讲授美国的公民权利，如设置纠察的权利，我们还向他们介绍非暴力的基本道理。

问：办学生讲习班有何成果？

答：学生进入公共场所，在小饭馆里静坐抗议。

问：人家不侍候你们，叫你们离开。你们离开了吗？

答：是的。

问：后来又怎样了？

答：12月14日我们决定行使我们设置纠察的权利。我们认为我们拥有这种权利，我们现在还相信我们有这种权利。二十三名学生在商店设置了一分半钟的纠察线，他们因为妨碍人行道而统统被捕。

问：他们是妨碍了人行道了吗？

答：他们就像工会布置纠察线一样，秩序井然，在人行道那头走着。

325

问：然后又怎么了？

答：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几个人在校园里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讨论了非法逮捕学生的问题，决定次日以非暴力方式到贝顿鲁奇去，向教区官员申诉。

问：你们想怎么做？

答：我们想乘公共汽车、搭出租汽车和坐其它汽车到第三大

357

街，然后排成双行到法院。我们要唱歌，发表几个声明抗议不给设置纠察的权利。

问：你们这样做了吗？

答：在学生走出校园的时候，大概有五十人被捕。公共汽车司机也被捕了。

问：什么罪名？

答：他们指控公共汽车超载和其他好些罪名，他们命令学生回学校去。在警察把学生拖出公共汽车的时候，学生继续步行七英里到法院。

问：有多少学生参加了？

答：大约有三、四千人。

问：你不在队伍里，你在一辆广播车里指挥学生，是吗？

答：是的。我被指控非法利用广播车而被捕。我抗议在周围都是黑人的地区实行种族隔离而惹了麻烦。

问：在你看来你是受欢迎的吗？

答：我想是这样。

问：需要执照吗？

答：不需要执照。

问：在该地区广播车使用得普遍吗？

答：政治家每年都用。

我在监牢里关了六个钟头，后来我的律师把一千五百美元现钞的保释金交有关当局，我就从牢房里下楼来。等我走出大门，我再一次被捕，罪名是有刑事伤害阴谋，我又关押进狱，又增加二千美元的保释金。

问：你知道什么是刑事伤害罪吗？

答：人家说刑事伤害罪与非暴力讲习班有关系。

问：增加的保释金交给有关当局了吗？

答：在二十一天以后释放我的时候交的。

问：你对监狱里的待遇有什么看法？

答：有三次事件能说明警察的残酷。我三次提出要看医生，他们都不理，所以我敲门要出去。有个警察把手伸进铁栏杆堵住³²⁶我嘴不让我喘气，打我耳光。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里的学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戴夫·丹尼斯走近牢门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开了黑人牢房的门，进去抓住丹尼斯。有个警察把他拉起来然后将他猛撞在铁栏杆上，最后让他单独监禁。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杰罗姆·史密斯也挨了打。

出狱以后我们把这些事件报告了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他们与地方的警官共同调查此事，但出来时却说“并未侵犯民权”。

诺曼·汤玛士：这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理解的民权吗？

答：显然是如此。

1月4日罗尼·穆尔和其他七十二名学生返回南方大学。南方大学的黑人校长费尔顿·克拉克博士向他们保证，虽然州的教育委员会（全是白人）要求开除这些学生，但是他决不开除他们。十七日晚上宣布克拉克博士要开除七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领导人，有一千五百名学生聚集在他家前面质问。克拉克博士拒不露面。次日上午，他宣布大学将于该日下午五时关闭，并命令全部学生到时必须离校。罗尼·穆尔出席法庭以后，在五时前不久返回校园，过了半小时他在体育馆内遇见了他的朋友韦尔登·鲁戈。

问：你被捕了吗？

答：是的。那时正下雨，所以我们走到体育馆的斜坡道下面。有两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们的名字，然后说：“你们因非法侵入和扰乱治安罪被捕了。”

问：校园里还有其他的学生吗？

答：是的，还有五百多名。

问：他们之中还有被捕的吗？

答：没有。那两个警察指出，要逮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部七名领导人。“你找到那七个人，你就逮捕他们。”

问：除了躲雨以外，你还在干什么？

答：我没有干什么。我们在那儿谈话。

问：他们又把你带回监狱了？

答：是的，又要三千美元的保释金。

问：你的保释金总共要六千美元了吗？

答：对。

问：你知道扰乱治安最重的处罚是什么吗？

答：监禁六个月并交纳五十至一百美元的罚款，大概如此。

我们（莫尔和鲁戈）要关在一间牢房里。这是七英尺长七英尺宽的一间单独监禁室。在筹集到保释金以前，我们一直呆在那里，共有五十八天。

问：2月12日是不是又指控你另一项罪状？

答：是的，指控我犯了无政府主义罪。这是指我公开和私下鼓吹用不法手段反对路易斯安那州。

问：保释金多少？

答：一万二千五百美元。

问：犯无政府主义罪的处罚是什么？

答：在州教养所强迫服劳役十年……

哈佛大学毕业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罗伯特·摩西，谈到1961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南部进行选民登记工作和9月25日杀害休伯特·李的情况。

摩西先生说，警察骑着马在办选举学校的地区各处威吓居民；有些参加会议的人失去了工作，在利伯蒂，县长的一个亲戚在警察目睹的情况下打他，结果他头部受伤缝了八针。

问：摩西先生，你知道一个叫休伯特·李的人吗？

答：是的，他是住在利伯蒂附近的一个黑人农民。

问：你能告诉我委员会李先生干了些什么和发生了什么事吗？

答：他在9月25日被杀害。那天上午我在麦库姆。有位黑人医生来到选民登记办公室对我们说，他刚从一个黑人头部取出一粒子弹。

我们就去看看这人是谁，因为我想这或许是执行投票计划的某人。我认出这个人就是休伯特·李先生，他参加过我们的课，而且开了汽车带我们在选区转了一圈，访问其他的农民。

那天晚上我们到县里去追踪亲眼看见杀害他的人，有三个黑人所说的情况差不多一样。

他们说，他们都在利伯蒂的轧棉厂，李先生来到轧棉厂，他的卡车里装着棉花，赫斯特先生在自己的小汽车里，跟在李先生后面。³²⁸他是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的代表。

问：赫斯特先生是白人吗？

答：赫斯特先生是白人。他下了车，走过来到李先生卡车的驾驶室。他们开始谈话，赫斯特先生挥着一枝枪。李先生从右侧出了驾驶室，赫斯特先生绕过卡车前部，向李先生太阳穴开了一枪。

一位黑人证人说，一位副县长问他，“你见到修轮胎工具了吗？”证人说他没有见到李先生手里有什么修轮胎工具。但是副县长说，“可是当时有一个。”

证人在验尸陪审团作证时说，有个修轮胎工具。大约一个月以后举行大陪审团审讯时，证人到我们这里想要知道他是否应该说李先生手中有个工具，其实并没有，虽然他在验尸陪审团作证时说有的。

我们打电话给华盛顿，司法部的官员解释说，他们不能保证

给个别证人以保护。那个人在大陪审团审讯时作证说是有个修轮胎的工具。

问：大陪审团没有根据控告赫斯特，是这样吗？

答：是的……

罗伯特·泽尔纳告诉我们关于布伦达·特拉维斯的情况，她今年十七岁，密西西比州麦科姆一所高中的学生，她获假释，不准参加民权行动，因此无法出席听证会。

泽尔纳先生：布伦达是一个非常有生气的人，十分有胆量，而且有决心。她和两位朋友于1961年8月30日在麦库姆公共汽车站的白人候车区被捕。他们买了州际车票。

那时她才十六岁，但是她在成人法庭上被判扰乱治安罪而判六个月徒刑，罚款二百美元，保释金一千美元。9月份她还在成人监狱里等待保释。

10月4日她返回学校，校长说他把她的档案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她不能再进校读书。

大约有一百一十五名学生走出学校上街抗议。杀害休伯特·李的事件也激怒了他们。他们决定有秩序地步行至八里外的县法院，我参加了他们的游行。

但是那时已经靠近黄昏了，我们决定到麦库姆去。市政大厦附近有一大群暴徒。大约有二十个白人肩并肩，横站在人行道上，两名警察在前面，他们阻止游行队伍前进。

我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白人。大约有十五名警察站在周围，
329 他们任由七、八个人打我。有几个学生站在底下台阶祈祷，也被捕了，后来我们都被捕了。

布伦达在监狱里有三四天，后来检察长和法官决定应按青少年来对待她。两个便衣把她带出牢房，对她说他们要带她去一个律师那儿。他们开车走了八十英里来到奥克莱训练学校。布达伦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送她的人走了，一位妇女对她说，她是在

一个教养所里。

她在那里有六个月又三个星期。她没有上课，只上了一门家政学。她不能继续她的学业，这使她十分烦恼。食物里有蟑螂等虫子，糟糕极了，那儿情况十分恶劣。

问：谈谈布伦达的释放情况吧。

答：艾因斯曼教授原先在德国是反纳粹主义者，现在在塔拉迪加学院教德语。他知道布伦达的情况以后非常关心。他说：“我要去密西西比州跟法官谈谈。”

（艾因斯曼博士拜访了法官好几次，最后说服法官释放布伦达由他监管。）

泽尔纳先生：这样他们就草拟释放她的文件，艾因斯曼博士把布伦达带到塔拉迪加学院，并住在他家里……

莱夫洛县监狱随记*

詹姆士·福曼

今天我们在监狱里已有一个星期。我们的士气很好，虽然我们这批人中间有几个人认真地低声议论想出狱。时而，一两个人说的笑话传到外面。约翰·多阿和司法部受到几个伙伴尖锐可是仍然是幽默的批评。他们真正相信司法部星期一释放他们。当我们得到消息说已经驳回临时指令的时候，我们有些失望。我们中有³³⁰些人试图向大家说明，我们应当有思想准备在监狱里呆六个月。

就美国监狱情况来说，我们的牢房并不坏。（但整个刑罚制

* 为了使争取民权的斗争惹人注目，曾经提倡了一种“坐牢不交保释金”的策略，这些随记就是在那次运动的一段时间里写下的。坐牢不交保释金也是试图解决为正义而斗争的飞涨的费用——保释金和其它法律费用。福曼和与他一起坐牢的人也企图帮助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黑人进行选举登记。在1963年的这次竞选中，警察开始用狗来反对争取民权的游行示威者。这里刊登的文选，首次发表于此。

度需要改革。)我们八个人一间牢房，有六个铺位，地板上有两张床垫。房里有一个没有遮挡的淋浴装置、一个洗脸池和一个马桶。我们花了两天弄到一把扫帚，花了五天为我们的食物弄到了一些盐。“关”我们的里屋，大约有十五英尺长，十二英尺宽，地方不宽敞，是吧？……

牢外的人给我们送来食物。我们在市内监狱的时候，每天可得两次食物。在这儿，星期天收到食物很多，足够吃到今天。我们指望有人来补充我们的给养。不管怎么说，我的医生从我进县监狱之后来看过我三次。每次她带来一些食物，我都分给同伴们。

就我自己的饮食来说，我有足够的鸡蛋和香蕉。我要防止把这些东西都分掉，因为我不想生病。监狱的官员准许我吃药，医生也保证供给药品。我其实没有因为溃疡而感到痛苦，但是我的病对牢友很有好处——有医生来访。

我们还提高我们的思想。他们允许我们保存图书，我们有充足的香烟，我甚至还有一个烟斗和一些烟草。就我个人的愿望，我想努力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你还希望我做些什么别的事？我们偶然开课。有一天摩西给我们上了一堂很精彩的数学课。我讲了一次写作和英文课。盖约特讲了几堂生物课。我们常常进行讨论。有时我们当中有人念一段书，然后我们就讨论这段书的意思。我们根据索罗论非暴力反抗的文章以及恩克鲁玛关于积极行为的思想，进行过几次令人兴奋的谈话……

大约十一点钟，我们通常关上房间正中的大灯。我们没有床单，也没有毯子。我们穿着内衣内裤睡觉。我想如果天冷我们就要穿上衣服睡觉了。

早上我们起床后，早饭有粗燕麦粉、饼干和一片咸肉，然后³³¹我们打扫牢房。最近两天鲍勃·盖纳特和我一道打扫牢房，还跪着用手擦洗。上午我们常常开讨论会、洗淋浴、下棋、谈话，等候黄

豆或者豌豆和玉米面包，一般这些东西在两点左右才来。在县监狱里，直到次日早上，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

下面是我个人对我们坐牢意义的看法。我相信所有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有关联的人，都在忙于抗议对我们的不公正的监禁。事实也正如此。我也深信，其他同情争取公民权利事业的人，也为这种歪曲公正原则而震惊。

也许更重要的是，只是我们的身躯被监禁在牢房里，我们的思想愿意想什么就可以想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是暂时的。我们坐牢有助于这国家和全世界注意到，在我们称为民主制度的一些地区，黑人甚至没有想做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我们坐牢不付保释金，也有助于提醒参加运动的其他人，为了使局势引起人们注目，我们一些人有必要坐牢。

从地方和国家来说，我们坐牢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是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说什么而怀念你的。我们一直对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说，我们必须准备牺牲。我们鼓励他们接受我们的信念。这样我们务必用榜样来领导他们，而不是用言语。

而且，格林伍德发生过多次暴力行为，人们并不害怕，但是，也许只有看到我们的精神和决心的时候，他们才会更勇敢。还有，政府必须承担释放我们的责任。如果1960年的民权法案还有效的话，那么因为与选民登记活动有关而被捕的人，应该由美国政府予以释放。

我们的人在森弗劳尔县因散发传单要求召开选民登记会议而被捕，政府应当设法释放他们。事实与此相反，先公布了保释金，然后政府慢慢地了结案件，并就以后抓人和阻挠选民登记的工作方面与地方官员取得某些意见。

也许，我们坐牢的个人意义比这些社会和政治的道理更重要。我至今还没有问过每个人他们的个人反应。就我本人来说，我很高兴为我信仰的事业作证。我很高兴有机会沉思，考虑许多

事情，看到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地球还在继续转动。

我们几个人都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出狱，我们要与更多的人步行到县政府办公大楼。我们还谈到大多数密西西比州官员们要阻止示威者时所用的狗。我个人认为我一定会被一条这种狗咬着的，因为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躲开它们。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因为官员们真正相信，而记录也证明他们看法是对的，即黑人示威者或者爱好和平的公民，不愿意让狗来咬自己……

我们高歌猛进。现在我们就在唱歌。我们喜欢“我们永不回头”这首歌，我们还加了一节新的歌词。

“我们在监狱里服刑，没有钱请人做我们的保释人。”

我们用这一句作为歌词的第二节。

每天夜里电灯一灭，我们就唱这支歌。歌很美，它象征着我们的州——整个歌象征我们的州。请你告诉伯莎·戈伯〔一位争取民权的歌手〕继续写歌。她有天才，不应当浪费掉……

牢房里时时喧闹不堪。我们想制订一个时间表。皮科克昨晚提议，如果我们有个时间表，我们的时间可能用得更好些。盖约特同时提出，如果出现争执，两个人为一方，两个人为另一方，剩下的四个人就来裁决。最后时间表问题就成为发言的中心。瑟奈和史密斯反对制订时间表。福尔曼、麦克劳林和盖约特赞成制订时间表。大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就像我们在法庭上发言一样。詹姆士·琼斯同意权作法官，他辞职以后皮科克答应当法官。

史密斯提出了一些间接证明法的论点，很容易被驳倒。最后，法官判决支持制订时间表。这时拉斐特在睡觉。另外一椿事有不同意见的是那个电灯泡。在屋子中间有一个电灯泡。每天晚上看来都有人反对关掉电灯。通常大家互相妥协了事。

很有意思，人们引证索罗的话——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然后应用到牢房来。在这个牢房里有许多分歧的意愿；

有些人总是设法按自己的想法办，很少表现出愿意了解他人和给别人一些东西。

从这些随手记下的东西，你也许能对牢房的生活略知一二。 333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我们好像有个士气问题……[有人]想出狱，说如果星期天再不出狱他就要求保释出狱。我们只好经常提醒他和其他几个人，不能依靠司法部。每人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在这儿呆六个月。如果政府放我们出去，当然不错。如果不放，我们就应当有准备为了上述我列举的理由而呆下去。

我饿了；我请盖约特给我一块饼干。这儿很冷，食欲不太好，我只能吃一小块饼干和喝两杯白水。现在我有一只塑料杯子喝水。昨天晚上安奈尔·庞德送给摩西一大罐蕃茄汁和一只塑料杯子。

我们刚吃过早餐……米饭、饼干和一片油香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吃香肠，但是我后来还是吃了。我觉得很饿。我的鸡蛋吃完了，只留下一个了。我只有三只小香蕉。下一顿饭要到下午两点钟……

约翰·多阿今天上午来看望我们，他说他们可能要在下午或明天上午带我们去格林维尔。

多阿……认为，他们的控诉还没有准备得足以在星期一取得法院决议。

他们[司法部]也没有支持上星期三事件的宣誓书。他所持的立场是参加选民登记工作的人有权利和平抗议诸如最近射击的事件。他还提出克莱顿法官不会让任何人欺侮我们，但是同时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他的审判室里装腔作势。大家都知道克莱顿的审判室管得很严，他们还要求我们在审判室要衣着整洁。所以，我们派人去再拿些衣服来，因为我们的样子实在很不雅观……

十二点三十分：司法部的萨瑟采访了我，叫我谈这次事件经

过。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听到外边有歌声，我们的伙伴也大声叫喊。后来我们才知道又逮捕了十九个人。我们不断地唱着。隔壁牢房有五位妇女，有个老妇人现在正在祈祷，就像南方的老乡们祈祷一样。在她向上帝呼吁和祷告的时候，她的声音有着音乐之美，她祈祷上帝给格林伍德自由，愿上帝怜悯格林伍德，给格林伍德宽恕。她叫道，请到医院去，请守住上帝的礼拜堂，你告诉过我们要互爱，而那里看来并没有爱，以上帝之名原谅这个城市，为这里的局势做点什么事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权利……

1963年4月3日，星期三，下午八点零七分：

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县监狱里。我们转移至此是为了我们明天早上能到禁令听证会上去作证。

联邦法院执行官带我们出了莱夫洛夫县。我们从牢房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执行官拿着手铐和铁链，每个人都有条铁链围在身上，手铐就铐在铁链上。我们对这种待遇提出严重的抗议。说出了“联邦政府真强大”这样的话。这颇具讽刺意义，因为我们上楼全得靠联邦政府。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我敢肯定当地官员是反对政府把我们带往格林维尔而干预他们的事务的。也许他们会有点奇怪，我们抗议的和他们反对的竟是同一种势力……

今天早上司法部的一些小伙子访问我们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博尔·韦维尔·斯泰尔斯把他们也锁在房间里了，他们都快气疯了。

他们替我上手铐的时候，我请市副警察局长休伯特·琼斯替我拣起我个人的一些文件和我的口袋。他把文件胡乱地塞在我的腋下，把长的那个购物袋塞在我手里。我已将我的一件上衣挂在手铐上，因此我下楼的时候要提着口袋保持平衡，步履十分艰难。我问琼斯他能否帮我拿口袋，他只在我背上推了一把……

囚犯们要求我们唱歌。

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我们想使他们有着自由的气氛。人们奇怪传教士今天都在干什么。他们没有参加密西西比的斗争，他们也没有探望监狱。这些囚犯不是真正的囚犯；他们只是为了友谊和得些见识，为了使枯燥、死板的生活更愉快而挨饿……

1963年4月4日，星期四，上午八时三十分。我们已经起床有两个半小时了。

八时四十五分：我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大多数衣服都是借来的，或者别人留下来的。在迁移途中，衣服并不重要。我们常常在需要的时候换着穿。许多现在工作的人³³⁵都抱怨说他们在迁移过程中丢失了几件衣服。皮科克说，他来的时候带了六条短裤，现在只剩了一条。詹姆士·琼斯说，如果杰西·哈里斯现在来向他讨还他的衣服，他就得光身子了……

现在谈谈卫生设备。昨天晚上他们发给我们干净的大毛巾和一条毯子。在格林伍德县监狱的时候，我们还得向他们要卫生纸，而且你知道他们从来也不肯给我们毛巾。弗兰克·史密斯在格林伍德监狱就因为没有毯子而得了感冒。这儿有个还不错的淋浴装置——格林伍德那个很蹩脚。就拿牢房说，五间一组，还有一间大文娱活动室，环境卫生强多了。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我们被释放了！

今天早上我们应犯人的要求唱歌。他们许多人和我们一起唱。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犯人共有的经历，我要去了解。我们大家都发现需要对监狱进行许多改革。人们在不交保释金期间必须监禁在狱中等待审讯，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有人提醒我应该出席路易斯维尔犯罪学家的一个会议。我忘记了会期，该会议打算讨论南方种族和监狱规程的一些问题。我在想，是有许多白人必须长久地呆在狱里等待审讯。

今天早晨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米饭，黄油，果子冻，松软的面包、鸡蛋、肉汁、咖啡和一个橙子。与格林伍德监狱的

饮食相比，这是一顿豪华的早饭。只给犯人不敷出的食物是没有道理的。格林伍德应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在格林伍德整个星期里从来没有喝过一杯咖啡。我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县长。

336

为密西西比牺牲的三条人命*

威廉·布雷德福·休伊

当那三个人被命令下车或从旅行汽车上拖下来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上了手铐，虽然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没有上手铐。“他们仍服从命令，”别人对我说，“施沃纳和古德曼并不以为他们会被杀害。他们以为那些人要鞭打他们。”

人家告诉我，詹姆士·钱尼认识从梅里登来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喊他的名字，求他救救他。

谋杀是在砍石路的“沟渠”里发生的，大约在他们三人拖下旅行汽车四英里离十九号公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不到半夜，月亮还很高。三辆汽车在沟渠里。人家对我说，三个受害者什么也没说，可是受到了凶手的嘲笑。几个凶手齐声重复下面几句话，似乎他们事前已练习过：

“尘归尘，土归土。如果你安分守己呆在你该呆的地方，你现在就不会与我们在这里了。”

另外一个人说：“你想来密西西比州吗？好吧，现在我们让你呆在这里。我们甚至不让你跑开。我们现在要让你和我们一起呆在这里。”

* 威廉·布雷德福·休伊：《为密西西比牺牲的三条人命》，纽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图书公司1965年版，第186—192页，240—245页。该书是休伊调查对詹姆士·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三人谋杀事件以后所写。他们是密西西比夏季计划的三位民权工作人员，在1964年夏初被杀害。关于这次计划的训练和其他工人对三人死亡的反应，在萨利·贝尔弗雷奇所著《争取自由的夏天》有所描述。见本书原书393—402页该书的摘录。

在施沃纳被凶手拉出汽车站快被枪毙的时候，我听说拿枪的那个人问他：“你还认为黑鬼能和我一样吗？”根本不等他回答，他就被当胸一枪击毙在地。

下一个 是古德曼，他什么也没说。显然，他和施沃纳一样平静地站着，看着他的行刑人，而对杀死施沃纳的那支枪的枪口。听说是另外一个人打的枪，但我仍然认为是同一个人开的这两枪。³³⁷ 我也仍然认为施沃纳和古德曼当时带着手铐，一直到他们死了以后才把手铐取下。

钱尼是最后一个，唯一的不同是那两个人没有挣扎，而他挣扎了。他并没有好好站着，他设法推开和躲避行刑人。因此，他们打他的枪瞄得不那么准，他中了三枪而不是一枪。

由于钱尼的腕部、肩膀被击伤，头颅被轧碎，一位很有名望的纽约医生检查了钱尼的尸体，他说钱尼被人打过，也许是用的铁链子。当然，凶手是能够这样做的：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但是我猜想还不至于这样，当然在搏斗时他一定被打得很厉害。三具尸体都是用推土机在黑夜里埋起来的，四十四天以后又是用推土机把他们挖出来的。推土机很容易就会加重钱尼的骨头损伤。

有关这几起谋杀联邦起诉指控说，这三人是在大约下午十时三十分带出狱的，谋杀时间是在1964年6月21日。这就是说联邦侦探确信谋杀发生在午夜以前。因此这些谋杀干得非常急促。没有哄闹，也没有审问，也没有折磨，就像爱德华·艾伦案中情况那样。在白人至上的恐怖主义者决心谋杀的时候，他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折磨。他们常常比恨“黑鬼”更恨“爱黑鬼”的人。这就是我认为——如果他们要挑出一名受害者来打的话——他们不挑钱尼而挑施沃纳的原因。

三具尸体被拖进一辆旅行汽车，然后沿着土路驶到费城西南大约六英里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正在建造一个“牲口池塘”。内索巴县有许多这样的池塘。建造池塘首先要在合适的地点建起

一座土堤坝。开始筑坝时常常先挖一条约三十英尺宽五英尺深和一百英尺或再长些的沟，再把红土填进沟里，等土变结实了，就成了堤坝的地基，这样水就不会从下面渗出来。在这地基上，你再把土堆起来，两边堆成斜坡，高度看需要而定。你可以在堤的两面种上草。建成的堤坝可能下面地基有三十英尺宽，顶上宽十英尺，二十英尺高，一百英尺长，全部建筑在红土地基上。

这种堤坝是藏匿尸体最妙不过的地方。6月21日红土地基刚刚建好，一辆推土机停在那里。同谋者中有一名是开推土机的。他应该先来等着那些谋杀者，可是他来晚了。那几个人在他到来以前就到了，他们必须等他差不多两个小时。月亮已经落到树的后面去了。他们这么等待一定是很不愉快的，甚至这些以自己勇敢自豪的爱国者也是如此。我听说他们要了一加仑玉米威士忌酒，帮助他们度过他们血腥的不眠之夜。在这两小时喝酒和等待在寂寞的建筑工地时，一定讲了许多好听的故事，咯咯地笑！还拍着大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记得看见过用推土机临时性地埋葬死去的士兵。我们在奥马哈海滩就这么做过。许多美国人都见到过这样做，我怀疑是这么个老兵和美国的侦探玩捉迷藏游戏想出用推土机埋葬这些尸体的办法。

开推土机的人到了以后，他沿着堤坝在红土上挖了一条沟。那几具穿着衣服的尸体被拖进了沟，并排地脸朝下躺着。古德曼和施沃纳是头靠头，脚靠脚；钱尼躺在外侧一边，正巧和他们相反，他的脚靠着施沃纳的头。两个白人的胳臂伸在他们头部上面，这表明他们是由一个人拉着手腕另一个人拉着足踝丢进沟里去的。钱尼的胳臂却在他身旁，也许这是因为他的手腕折断了，因此得抓住腋窝抬或者拖着走。这些尸体上面盖了两英尺厚的土，在以后几个星期里，堤坝盖到十八英尺高。7月下旬大雨，所以到了8月1日堤坝又高又大，长满了青草——如果没有人提起，就会成为三具尸体的永久坟墓。

埋葬以后，旅行汽车驶到费城东北十五英里的一个地方，在博克·奇托沼泽地的边上。在那里，汽车被浇上柴油后烧毁。谋杀者以为这样做很聪明，几乎和把尸体埋葬在堤坝里的做法一样聪明。他们知道只有联邦侦探——不会有其他人——会寻找这些尸体，所以他们的每一步骤都是一场精彩游戏中的一部分，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耍弄联邦调查局。

在种族谋杀案中，尸体照惯例扔进密西西比州的河里和沼泽地里。所以那些谋杀者在博克·奇托沼泽地边上烧毁那辆旅行汽车，目的是想诱使那些“联邦侦探”去挖河和沼泽地。谋杀者想这可太有趣了，因为那个炎热的夏天，沼泽地和河里到处是蛇、沙蚤和蚊子。

“我可太乐了，”一个谋杀者说，“只要想想老J·埃德加的小伙子们在那沼泽地里满身大汗，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沙蚤、水毒蛇³³⁹和蚊子。”

因为尸体是埋葬在费城西南六英里的地方，而旅行汽车是在费城东北十五英里的地方烧毁的，这就说搜索将从远离尸体二十一英里的地方开始；等到把河流和沼泽地都搜索过了，堤坝也就建成了，长满了青草。

晨曦之前，谋杀者干干净净地做完了他们的收尾工作，他们最后一批人聚集在费城的县政府大楼广场上握手互相祝贺。他们都喝了酒，但是谁也没有喝醉。在那儿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官员正迎候他们。

“好吧，小伙子，”他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你们为白人而战斗。密西西比州为你们而自豪。你们让这些煽风点火的外来人知道知道这个州在什么地方。现在回家去吧，忘了这件事。可是你们走之前，我看着你们每个人的眼睛告诉你们：谁第一个说出这件事就得死！如果知道这件事的任何人向任何外来人开口谈这件事，那么我们几个人就要杀死他，就像今天晚上我们杀死那三个娘

子养的那样。

“每个人都明白我说什么了吗？谁说出去就要他死……死……死！”……

我短暂地安慰谋杀者当中的一个，这使他迷惑不解。

我说：“喂，你在一点上是对的。你杀害施沃纳是因为你说他是一个‘煽风点火、惹事生非、热爱黑鬼、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的外来犹太人。’他称他自己无神论者是真的。”

“他说过，是吧？他什么也不相信吧？”

“嗯，是的，”我说，“他相信一些东西，信得很虔诚。”

“他相信什么？”

“他相信你！”

“相信我！真见鬼！”

“是的，”我说。“他相信你。他相信爱能够征服恨。他相信爱甚至能够改变你。他并不认为你是没有希望的。这正是使他受害的原因。”

正如我说的，这使他多少有些迷惑不解。

340 5. 黑人回击

带枪的黑人*

罗伯特·F·威廉斯

序 言

为什么我在流放中和你们谈话？

因为南方一个黑人社区拿起了武器自卫，反击种族主义者的

* 罗伯特·F·威廉斯：《带枪的黑人》（纽约：马扎尼和芒塞尔公司，1962年），第39—41页，第120—124页。在他被控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州门罗一次种族暴力行为中绑架一对白人夫妇以后，威廉斯离开了美国。威廉斯先逃至古巴，以后去了中国。

暴力行为，使用了枪枝。人家认为我应对这次行动负责。当美国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当局不能或不愿执行他们保护美国人不受无法无天暴徒侵犯的时候，黑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我承担这个责任并为此感到自豪。我赞成黑人有权武装自卫来对付三K党的暴行——而且已经按此行动。正如我国西部几个州的历史所证明的，当法律不能或者不愿维持秩序的时候，公民可以而且必须实行自卫以反对非法暴力行为。这一直是美国人的一种公认的权利。我认为这种权利适用于白人，也适用于黑人。

许多人会记得在1957年夏天，三K党在南部武装袭击一个印第安人社区，结果遭到印第安人为了自卫而坚决进行的步枪回击。全国赞同这次行动，人们对三K党员的失败表现出了普遍高兴情绪。这些三K党虽然在武器方面占优势，可是他们只能用逃跑来表现他们的勇敢。两个星期前，北卡罗来纳州门罗的黑人社区，在三K党来袭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门罗分会副会长艾伯特·E·佩里医生的时候，向三K党的一长列武装汽车开了枪，其中包括两辆警车。³⁴¹他们开了一个先例，但是全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来说这件事。我们分会采取的立场是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正式再次重申自卫的权利。1959年7月在纽约市召开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前言中宣布：“……我们不是否认，而是再次重申个人和集体为反对非法攻击而进行自卫的权利。”

由于有人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大量歪曲，我希望澄清我不是为了暴力而鼓吹暴力，或者是为了报复白人而采取暴力。我也不反对马丁·路德·金牧师和其他人所极力主张的消极抵抗。我同金博士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我贊成争取自由的斗争要有灵活性。这就是说我贊成在可能的时候运用非暴力策略，美国最高法院里还有我的一次静坐示威。案件悬而未决，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的立场。在文明的条件下，公民大规模的非暴力抗拒当局是一种强有力

武器，因为法律保障公民和平示威游行的权利。在文明社会里，法律可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以抗衡破坏民主进程的非法力量。但是在法律无效的地方，个别公民便有权保护他的人身，他的家庭，他的住家和他的财产。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简单和合理，完全是一目了然的道理。

在被压迫人民表示出要保卫他们自己的愿望的时候，精神上软弱和胆怯的敌人，比较容易答应作出让步并达成体面的妥协。而且从心理上讲，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高一等的人，他们不愿意用他们优等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低等的生命。在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恶毒残暴的。我们在门罗已经证明了这点。而且，由于我们的自卫，白人也有流血的危险，因此南方的地方当局突然执行法律和秩序，而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对非法的种族主义采取姑息讨好的态度。我们在门罗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黑人准备用武器捍卫他们自己的时候，州的警察和地方警察十分容易和迅速地控制和驱散了非法的暴徒，这事是出乎意料的。

此外，由于国际局势的关系，联邦政府不想使种族事件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美国南方的局势上来。黑人自卫现在引起了人们密切的注意，如果地方当局不执行法律和秩序，联邦政府愿意来执行。当我们的人起来战斗，我们的领导人才能作为平等的一方坐在谈判桌上，而不去依靠压迫者的一时想法和慷慨。为公正体面和持久的解决问题而谈判，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

美国绝大多数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每天——不，每小时——所受到的暴力待遇可以说是毫无概念。这种暴力行为是由当局有意和自觉进行的。这样的暴力行为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且今天，每天，还在不停地持续地进行。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是一种漫长痛苦的，充满了恐惧和鲜血——我们的鲜血——的生活。我亲眼目睹和我身受其难的门罗事件，会让人们对南部情况有个大概的印象。这种状况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内战开始以后一百年我们在门罗的黑人要武装我们自己自卫并使用我们的武器。我们已经表明，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门罗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合法当局只是在我们武装起来以后，作为我们武装起来的直接结果，才开始维护秩序。他们以前在种族主义暴行中同三K党沆瀣一气反对我们的人。自卫防止了流血，强制法律来建立秩序。这就是门罗事件的意义，我认为这次事件标志着我们人民生活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以上便是这个转折的来龙去脉。

非暴力策略将继续实行，而且应当继续实行。我们也相信门罗的非暴力策略，我们用过这些策略，我们用过一切策略。但是，我们也认为任何争取解放的斗争应当是机动灵活的斗争。我们不应当采取认定只有一种方法能走向解放的态度，这就要变成教条主义，就要陷入某些宗教狂所实行的同样的教条主义。我们千万不能发展这种思想。

只要可能，我们都必须采用非暴力作为一种手段。可是总有一天局势会变得非暴力本身显然是一种自杀性的行动。在同一个美国国度里，我们看到更多暴力行动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那些过去不赞成用武器来自卫的黑人起来武装自己的日子一定会来到。有些人一听到说为美国扛过枪的黑人老战士也会拿起武器来保卫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家和他的生命，就装得很惊恐的样子。同是这些人，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自卫的有力鼓吹者。在残暴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象征性地而是以彻头彻尾的血腥行动攻击他们家庭和他们住宅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起来宣传自卫。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立场是个生存问题而完全合理。当问题不再是一些遥远的黑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只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当问题不再是他们的邻居，而意味着他们自身，而且当事情已变成拯救人身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态度。

作为一种策略，我们利用和赞成非暴力抵抗。但是我们也认

为如果有人允许别人骂他、踢他和把他打倒在地，允许别人攻击他的妻子和儿女，还提出他是虔诚和光明正大的，说他的回击有损他的人格，如果以此为理由来拒绝保卫妻子儿女和他自己，那么这种人就不具有人的尊严。

我们知道，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从来也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也不是用那种造就出好的和平主义者的材料制成的。让那些不相信大多数黑人不是和平主义者的人打一个黑人的耳光看看。他们在美国任何一条街道的转角地方随便找一个黑人，就会发现打他耳光会有什么好处。

所有胆敢打人都会懂得非洲裔美国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不能永远认定他们不会起来保卫他们自己。那些残酷无情、无法无天袭击他们的人，再也不能期望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袭击。

非洲裔美国人不能忘记，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奴役状态尚未因为和平主义的道义力量或求助于奴隶主的基督良心而成为过去。

亨利·戴维·索罗被誉为非暴力的宣讲人，他是影响甘地的一位作家，通过甘地又影响了小马丁·路德·金。可是索罗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眼睛明亮，看得很清楚。我有一份索罗写的为约翰·布朗上尉请求书的抄本。其中的真谛在1962年仍然显而易见，不亚于在1859年写书的那个时候。

……约翰·布朗的一个独特的主张就是一个人完全有权利为了解救奴隶而用武力抵制奴隶主。我同意他的观点。那些常常因奴隶制度而感到震惊的人，有权因奴隶主的暴死而感到震惊，可是这样的人对奴隶主的生比对奴隶主的死更感到震惊。我不会认为那些有效迅速解放奴隶的人，用的是错误的方法。

当我说到，我宁可要布朗上尉的博爱主义而不要那种不向我开枪又不解放我的博爱主义，我是在为奴隶说话……我不想杀人，也不希望被人杀死，可是我可以预见到这两种情况我都可能碰上，

局势不可避免。我们用每天发生的小型暴力行动，保持了我们社会的所谓和平。看看警察的警棍和手铐！看看那监狱！……我们只希望在这支应急军队的周围安全地生活。所以，我们捍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窝，但又保持着奴隶制度。我知道我许多同胞都认为，夏普步枪和手枪唯一正当的用途是在我们受其他国家侮辱的时候和他们决斗，或者去打印第安人，或者用它们射击逃亡的奴隶，诸如此类的事。我想夏普的步枪和手枪就那一次是用在正义的事业上。这些工具当时掌握在可以使用它们的人手里。

人们说曾经有一次愤怒清扫了神殿，同样的愤怒还将清扫神殿。问题不在武器，而是在你用的精神。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人这样爱他的同胞，这样体贴地对待他的同胞。约翰·布朗为同胞而活。他拿出他的生命献给同胞。这种暴力与其说受到士兵不如说受到和平公民的鼓励，与其说受俗人不如说受到福音牧师的鼓励，与其说受战斗派不如说受到公谊会教徒的鼓励，与其说受到公谊会男教徒不如说受公谊会女教徒的鼓励，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暴力呢？

这件事情告诉我，有死亡这样的事实；一个人是可能死亡的。看来好像美国以前没有死过人；人是要死的，而你首先必须活。

要战斗，要竭力摧毁妨碍他们走向更加幸福生活的一切，这是美国黑人的天性，对于所有其他人亦是如此……

1963年伯明翰的示威运动*

莱恩·霍尔特

5月6日，我们从机场开汽车来，经过邮局到通向取消种族

* 莱恩·霍尔特：《目击者：伯明翰的警察恐怖》1963年5月16日。莱恩·霍尔特是位民权律师，《没有完的夏天》和《良心的行动》的作者。

隔离总部A·G·加斯顿汽车游客旅馆的第五街。然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商业区都没有警察。在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周围的三四层大楼屋顶上，全是一堆堆肩上挂着短波无线电报话机的警察。在公园周围的四个十字路口，还有好几十名戴着白钢盔的警官。

除了伯明翰的警察以外，还有从贝塞默·费尔菲尔德和利兹等附近城市开来的警察增援部队。杰弗逊县的副县长和少量州警察也在场。官员们似乎很害怕，这种害怕表现在他们等待那即将来到的考验——另一次群众性的示威——的时候，还在马拉松式地不停唠叨和强作欢笑。

四千名黑人旁观者——女人，男人，男孩，女孩，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他们眼睛紧盯着每个警察。他们站在门廊里，草地上，汽车上和公园四周的街道上，不大说话，只是瞧着……等着。

警察和黑人旁观者都频频向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望去。教堂里面已有二千余人，教堂外面有三百人向大门挤去——大多是初中和高中学生，从学生中传出了响亮的争取自由的歌声：“我们一定能战胜”，“我不让别人摆布”。

温度到了九十度。人人汗流浃背。“自由！自由！”从教堂传出一阵阵的呼喊声，警察差不多同时转向教堂，有些从他们皮带上解下了警棍，我能见到他们的脸变成了紫红色。亚特兰大穆斯林牧师杰里迈亚·艾克斯站在我近旁，他说：“那些警察随时都等待着从那教堂喷出三百年积压的愤怒。”

当我走近教堂的时候，有个警察队长命令说，“你们这些黑鬼统统朝后走。我们不能再让人走上那些台阶了。”我走开了，这时正是下午一点十分。有四辆救火车来到十字路口，并且开始“干活”。每辆车都把高压水龙管拉出来，喷嘴架架在街上。当我后来看见消防队员把黑人击倒、强大的水柱剥掉树皮、喷裂墙上砖块的时候，我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架上水龙管喷嘴。

在我能回到汽车游客旅馆以前，示威游行已经开始；六十名

示威者两人一排，向前行进，每人配戴饰有取消白人黑人种族隔离口号的标记。夜总会喜剧演员狄克·格里戈利率领着队伍。

一声令下，四十名手拿棍棒的警察聚集一起。开过来几辆黄色的校车。

“你得到游行的许可吗？”警察队长问道。

“没有，”格里戈利回答。

“没有什么？”队长问，看来他这个问题是提醒格里戈利回答的时候没有用“先生”这个词。³⁴⁶

“没有，没有。一千个没有，”格里戈利答道。

队长说，“你们没有得到许可进行游行，扰乱治安，违反了杰弗逊县巡回法院的禁令，为此我要逮捕你们。”

贝德拉姆怒吼了。年青的示威游行者开始唱争取自由的歌曲。他们突然踏着快步，好像是一种火鸡舞和扭摆舞的混合舞，同时他们唱着“一匹老牡马”的曲子：

我不怕你们的监牢，

因为我要我的自由！

……要我的自由！

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这种场面一再出现，一批批的学生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堂接受旁观者的欢呼；随着公共汽车远去的自由歌声以及在公共汽车地板上和车身上不断发出的嘣嘣声——这些构成了一种不和谐的自由的音调。

那一天，外面看不见狗。伯明翰的防暴装甲车停在旁边的街道上，消防水龙管关着，警察的棍子没有挥舞，数千旁观者也保持着平静，上一周警察的那种野蛮行为有所收敛。

在加斯东汽车游客旅馆那儿，气氛活跃。这次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如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多萝西·科顿、詹姆士·贝弗尔和伯纳德·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基层干事艾萨克·赖特，还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士·福尔曼、威廉·波特、威廉·里克斯、

埃里克·雷尼和学生们，都在汽车游客旅馆的停车场上，和大家一起参加游行和合唱。

由于没有狗，没有出现暴力行为，可以认为获得了胜利。除了这些，有消息说一个法官继续在办他四十人的案子，因为“旅店里没地方”给那些判了刑的人住。伯明翰已经觉察到这次运动有塞满牢房的危险。

欢乐只是短暂的，下午六时，有人捎话回汽车游客旅馆说，早些时候逮捕的一千名学生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东西吃，我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吉姆·福曼一起驱车到监狱去。有些年青人在栏杆外面把糖扔进监狱给那些学生，围观的人也都把帽子递过去买糖。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学生们身上湿透了，旁观者的身上也都湿透了。那些学生没有地方躲雨。这时警察和他们的狗钻进了警备车，他们身上都是干干的。

福曼要求警察让那些学生到里面大厅去，到监狱的地下室去，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去。但他们根本不管。新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伯明翰。

那天晚上天气骤然变冷。我们听说学生们还在监狱的院子里，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吃的。这消息传到了黑人社区其他人的耳朵里。大约有一千二百人开着五百辆汽车带着毯子和食物到监狱去。警察们马上把狗准备好，装上了消防水龙。食物和毯子都给了孩子们，外面的人群一直等到所有的孩子全都送进去了才走。

那天夜里很晚了，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福曼和多萝西·柯顿会见了学生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强调速度和灵活的必要性。从此，示威者很少到商业区去，如果去也不是大队人马。他们决定不再在每天下午一点开始示威游行，因为这个时候消防水龙都在现场，而且警察也都在值勤。需要采用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办法。下次示威游行要早些开始，事前派汽车把纠察标记运到商业区的预定地点，学生们到时去取。

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住在原定住两个人的汽车游客旅馆房间里。我们住得很挤，但是二千名学生在市监狱里，他们在原住八个人的房间里挤了七十五个人，更是拥挤不堪。那天晚上我们的房间很热，可是比起十五岁的辛西娅·库克和其他姑娘由于拒绝称呼监狱管理人员“先生”而惩罚性地把她们关在不通风的闷热的小屋里要强些。监狱外面的人都累了，可是比起来也没有几百名学生由于在狱中唱“我们一定会战胜”而被迫作马拉松式的走步那么累。他们还有许多人受到了毒打。

星期二早上六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代表大会的人匆忙到学校去把学生们接出来。十时以前——在警察的警戒线和消防水龙管子布置好以前——六百名学生已经来到教堂，而且指定他们到商业区去。派了汽车去送纠察标记。钟敲十二点，学生罢课了，差不多同时在八个百货公司都布置了纠察线。

我站在一个警察摩托车的附近，所以可以听见警察总部里的大吵大闹声。由于没有得到报告，一直到十二点半以后，才气急败坏地召集警察。从凯利一英格拉姆公司直到商业区，警察在快速行动，警报器在狂叫。在第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里，人们笑着，唱着“我们一定会战胜”的歌。

348

我从警察的报话器里听到了布尔·康纳的声音。他气疯了，他上当了，学生过去从来没有在下午一点以前游行过。我想那些商人一定也气坏了。商业区的孩子们一共有六百名，都在唱“我们一定会战胜”。他们果真战胜了，没有逮捕人。警察最后到达该地区的时候，他们只是撕掉那些纠察标记并且叫青年人回家去。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对学生说来，回“家”就是回第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他们又被派到沃尔沃斯百货公司和其他六个百货公司去，叫他们坐在地板上不要动，除非被捕。有个警察到教堂去告诉领导这运动的某人让学生离开。在教堂里宣布这个消息以后又有二千人到商业区

去。这几千人加上二千名观众，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狂欢的游行队伍，穿过伯明翰商业区，一面唱着“我们一定会战胜”。

随后约四千人从“胜利进军”回到了教堂。就在人群在教堂里面兴高采烈地唱歌的时候，外面也作好了准备。带着警犬的汽车开到了，约有三百名警察包围了教堂和公园区。消防水龙管子也装好了。

我离开教堂地区几分钟到附近一个办公室去。当我回来的时候看见警察挥舞着警棍，包围了凯利一英格拉姆公园里的三千名黑人。消防水龙管子已经喷水，压力阀门开得很大。学生们一面是警棍，一面是强大的水柱。消防队员利用消防水龙冲倒学生，水柱碰到树使树皮脱落，碰到墙使砖块松动。

消防水龙管子对准了每一个黑皮肤的示威者或者非示威群众。一根水柱把弗雷德·沙特尔沃思牧师压倒在教堂的墙上，使他受了内伤。从亚拉巴马州塞尔马来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基层干事二十五岁的科利娅·拉斐特太太被冲倒，两根水龙管子对准她顺着人行道冲她。一个年青人大声咒骂着奔向消防队员，以转移他们对这位匍匐在地的妇女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我从教堂内部向公众讲话的装置里听到有个发言者告诫人们不要用暴力……“我们要拯救像布尔·康纳那样人的灵魂。”

我不清楚还要多久一些黑人才能抑制自己。一天前，就是星期一发生了一件事，几个警察把一个黑人妇女翻倒在地，然后两名警察把膝盖压在她胸脯上，扭她的胳膊。这件事情是当着她的十九岁的儿子和几千个黑人旁观者干出来的。有四个二百磅重的黑人花了很大力气才约束住了那个儿子。

5月7日，可怕的星期二总算过去了。好多人都在谈论逼近的“解决办法”。这个消息几乎使人对草率拟定的翌日行动计划也失去了信心。人人都了解，州警察部队的到达将使商业区的示

威变得困难起来。

星期三之前示威游行的一桩桩事是所有的野蛮行径都是警察干的。几年以前，那些用剃刀刀片割掉一个黑人阴茎的恶棍们在哪里？在鲁比·沙特尔沃思太太想在白人高中替她孩子报名的时候，刺伤她的那些人在哪里？那些屡次爆炸伯明翰教堂和犹太教堂的白人在哪里？

星期三，大约在抗议的五个星期以后，身穿便衣的种族主义者还没有说话。5月12日母亲节这天他们说话了……伯明翰黑人的非暴力已到了它的极点忍无可忍了。美国认识到了一百年的忍耐并非是无穷尽的。忍耐已经到头。

1964年的哈莱姆骚乱*

弗雷德·费里蒂和马丁·G·伯克

昨天上午才实行的紧张和不稳定的停战协定，晚间又破裂了，因为巡逻警察受到出租公寓屋顶上猛投下的琉璃瓶的袭击。警察报之以连珠炮似的警告射击。

这次新爆发的暴力行动没有第一次骚乱那样激烈。这一次骚乱发生于为詹姆士·鲍威尔——上星期四被一名非值勤白人警官开枪打死的一个十五岁青年——举行葬礼前几分钟，即1943年以来哈莱姆最严重骚乱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³⁵⁰

在新的骚乱中，有四名黑人被警察击中，在此以前牧师、社区领导人和本市官员用了一天努力平息全国最大黑人社区的愤怒。白天里代理市长保罗·斯克里汶劝诫居民“协助维护平静”。

在昨夜事件开始前仅仅三个小时，也就是下午五点以前不久，哈莱姆的反对房租涨价领导人杰西·格雷要求他的听众——他们

* 弗雷德·费里蒂和马丁·G·伯克：《爆发性事件中断了不稳定的停战——市领导人要求平静和节制》，《纽约先驱论坛报》1964年7月20日。

大声呼喊着同意——出来“一百个准备为黑人平等去死的献身者”。

正当一百五十人先后拥到第一百三十二街路口第七大道2250号利维和德莱尼殡仪馆的时候，警察在外面筑起了街垒。差不多有二百名带着钢盔的警察走向第七大道的中心广场，他们开始闪避从屋顶上投下来的大批威士忌酒瓶和牛奶瓶子。

警察拔出了手枪，对准屋顶猛射了一阵。扔瓶子停止了，可是几分钟以后又开始投下了密集的瓶子。警察又开枪示诫，这种互相攻击的局面时断时续。

白天，约有四百名警察巡逻第一百二十街和一百三十九街之间撒满了碎片的伦诺克斯大道、第七大道和八大道的人行道。就在这些地方，昨天清晨黑蒙蒙的时候，警察和一群群的黑人用几十个瓶子疯狂地向对方投掷。

随着黑暗的降临，昨天晚上重新开始的巷战渐渐平息下来，快到半夜，有个警察发言人说紧张局势已“显然缓和”。

在抗议汤玛士·吉利根警官枪杀年青的鲍威尔而举行的三个街道群众大会以后所发生的十二小时暴力行动中，有十五人被击毙，一人受了致命的重伤，一百十六人受轻伤，其中十二个是警察。

昨晚枪击的四名受害者，都是在警察驱散群众的时候用枪打中的。

今天早晨九点半，代理市长斯克里汶先生要在市政大厅同曼哈顿区的区长、市人权协会的爱德华·R·达德利和全国种族平等代表大会会长詹姆士·法默会晤。……市长华格纳现在在欧洲。一个发言人说，华格纳先生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没有打算在这时刻回国。

今天的会议上将要考虑昨天晚上提出的一项建议：在民间调查他行动的期间，应当“使其合法权利受到限制”，并暂令停职……

这些是昨天的发展情况：

在哈莱姆的教堂里提出了停止战斗的热烈要求。宣读了警察局长迈克尔·J·墨菲极力主张“平静，采取合法行动”的声明。

民权官员们全天都在开讨论会，力劝哈莱姆的居民不要靠近街道。

警察在骚动场地加班加点，而且黄昏时刻加强了巡逻。

哈莱姆的店主清扫打碎了的橱窗玻璃，拿出抢劫以后还存的货物。

今天还计划开一次群众大会，因为这是詹姆士·鲍威尔下葬的日子。全国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会长法默先生要求市长华格纳即从西班牙回国。他还强烈要求枪杀年青鲍威尔的吉利根警官应当作为“有谋杀嫌疑”而予以逮捕。

在杰西·格雷群众大会上被众人嘲笑的贝阿德·拉斯廷，昨天晚上在殡仪馆前面大街上一再试图使一群愤怒的黑人青少年平静下来，但受到了人们的呵斥。

拉斯廷先生和密尔顿·加拉密森牧师——他们两人都是第一次封锁市立学校的发起人——都参加了葬礼，听着第一百四十八西街469号圣奥古斯廷浸礼会教堂牧师西奥多·克里森对年青鲍威尔所作的调子低沉的颂词。

“死亡迟早必将降临我们，”克里森牧师说。他朗读圣诗第二十三节，当他读到“我穿过死亡阴影之谷……”的时候，迸发出一阵枪声，夹杂着玻璃瓶破碎的冲击声。

去世青年鲍威尔的母亲安尼·鲍威尔太太，差不多不省人事，她歇斯底里地抽泣着，一面由人领着走出殡仪馆，进了一辆等候着的汽车。

鲍威尔一家刚走，一辆广播车开到殡仪馆前停下。拉斯廷先生走进广播车向过节般的群众讲话：

“我劝你们回家。我们知道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但我们最

需要做的事莫过于尊重儿子被枪杀的这位妇女。”群众喊起了“汤姆，汤姆大叔，汤姆大叔。”

他在车上看起来很平静，并说，“如果这是我能救助妇女孩子免于枪杀在街上的唯一办法，我情愿当汤姆；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你们是傻瓜。”更多的人对他的话发出了阵阵的呸呸声。

其他讲话的人也劝告大家保持平静，群众高呼“我们要马尔科姆·艾克斯，我们要马尔科姆·艾克斯”。拉斯廷先生很快离开广播车，带领一个衣衫上全是血迹的年青黑人去医院。

葬礼开始前几小时，成群结队的黑人就聚集到大街上。警察下令在举行葬礼期间第五十七街区禁止车辆通行。下午七时，大约有一千人伫立在第一百三十二街和第一百三十三街之间的第七大道两旁。

巡警在第七大道长满青草的林荫路上漫步，偶然在他们身后街道两旁的人群中，发出不满的叫喊。快到八点的时候，第一批玻璃瓶连珠炮似的倾泻下来。

一个啤酒瓶子击中一个警察的胳膊，但是没有受伤。有一队黑人青年带着棍棒和木板，向殡仪馆走去。又有一个瓶子飞向一名警官，他也被瓶子打中，可是未受伤。警察开了几枪，这队人逃跑了。

第七大道在枪声中看来有点像被包围的城镇。人们往四面八方飞奔，匆匆忙忙躲进门厅，叫着，喊着。警察蜷缩在楼房墙下，有的在林荫道的草地上张开了手脚趴着。

然后，他们站起来挥舞警棍，猛烈攻击人群。

这次反抗很快被压了下去，但是其他的反抗接连而来。警察局的战术巡逻队乘着汽车咆哮着开往各出事地点，用密集的射击驱散人群。

住在第二百三十二东街643号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摄影记者，四十五岁的罗伯特·戴利，在第一百二十七街和第七大道的

交叉路口，受到一队黑人青年的袭击。他们用棍子和拳头打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踩在他身上。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跑开了，别人帮戴利找到了一辆救护车，他的右臂已不能活动。

在其他零星战斗中，当战术巡逻警在第一百三十街和第七大道的交叉路口走下汽车的时候，人们把瓶子扔向他们。警察在第七大道第一百二十九街和第一百三十街之间的地段用棍子驱散了愤怒的人群。

警察有时也拾起向他们投过来的砖块、瓶子和石头，然后又扔回屋顶上去，他们也直接朝屋顶上开枪。

一个燃烧瓶冒着火焰刚刚从第一百二十八街投到第七大道的路当中，人群为此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有迹象说明发生了多起抢劫事件，因为在喊叫声和射击声中，夹杂着几十次盗窃报警的刺耳铃声。显然是有人强行打开大门和窗户破碎时碰到了报警的绊线装置。

有人叫记者到教堂的门厅里面去。“我们不向教堂开枪”，一个³⁵³警察这样说。

这一天早些时候，哈莱姆区民权活动各个系统的全体领导人员都出席了在莫里斯山西大街和第一百二十二西街交叉路口的莫里斯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他们向大家呼吁要有战斗精神。

哈莱姆反对房租涨价领导人格雷先生说，他的“一百名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将要在一个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革命组织中成为领队。

他的脸部肿了，据说是晚上被警察打的。格雷先生对着挑选出来的一百个人一个个地说：“我们准备让你当一个排长，你们每个人还得去找另外一百个忠于你的人。”

他说，他今天下午八时要在联合国广场领导一次示威游行，要求联合国干预“美国的警察恐怖”。

他的话受到了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一个身穿兰色衣裙的年青姑娘站起来尖声叫道，“让我们炸死他们。给我们炸弹去炸死他们。”

群众大会以后，格雷先生说他已经征募了八十五名志愿者。

詹姆士·法默也在群众大会上露了面，虽然没有计划他来出席。他来是因为有些人轻蔑的喊叫种族平等大会里“不要白人会员”。他说“詹姆士·鲍威尔这孩子是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也是每一个黑人的儿子……”，他要求逮捕吉利根警官，这时几十人站立起来喊道，“我们走吧，我们还等待什么？”

法默先生举起手制止了他们。

“如果你们走出去，一个人奔这一条道，一个人又奔另一条道，就会来一场大屠杀。”谁都不动了。

首次发起封锁学校的拉斯廷先生，跟在法默先生后面走上了教堂的讲坛。

人群对他发出很响的呸呸声，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说道：

“在这间屋子里，谁也没有我那么关心一个年青小伙子像头牲口那样被人用枪打死……也没有一个人像我进过那么多次监狱。”

“我并不准备去死。我不希望有人死或者被人虐待，”他说。但是这些“可恶的行为使我变成了畜牲，像警察是畜牲一样。”

但是他被嘘下了讲坛，当他离开的时候，听众中的一群黑人向他威胁地走去，他们显然是黑人民族主义者。可是另外一群人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保护圈。

拉斯廷先生后来向那群友好的人说：“我需要些志愿人员今晚掌握第一百二十五街和第八大道交叉路口上的指挥岗，那样我们派年青人到那里协助疏散青少年，保护在街上的妇女和儿童。”

格雷先生早些时候在群众大会上曾向唱着歌和赞美诗的人群大声说过：

“我们的警察局是这个国家最腐败、最坏的一个警察局。墨菲只是一个专会绑架老百姓的人，是个密探。昨天晚上警察看上去比德国旋风队更好〔原文如此〕。”*

“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他们就是纳粹党人，”群众大声叫嚷。

警察戴着钢盔，二、三个人一组站在教堂前面。

这个时候，有人介绍了曼哈顿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马歇尔·英格伦，他指责黑人未能登记和投票，听众受不了这种批评，他也被轰下了讲台。

被警察比作1943年哈莱姆暴乱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上午的骚乱，是由星期六夜里第一百二十五街和第七大街一连串的群众大会引起的。大会向群众呼吁，起来抗议在罗伯特·F·华格纳初中校门前枪杀年青鲍威尔的暴行。鲍威尔是这个学校暑期补习班的一个学生。

1943年一个炎热的夏夜，爆发了一次大骚乱。那次骚乱使五个黑人死亡，五百四十三个黑人受伤，四百八十四人被捕，数百家商店被捣毁并洗劫一空。骚乱的起因是一名警察企图逮捕一个黑人士兵时，开枪打死了这个士兵。

当时，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派遣了二千五百名警察开进哈莱姆区。州长托马士·E·杜威命令八千名国民警卫队处于戒备状态。哈莱姆区还实行了宵禁。

星期六那天，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统一非洲运动在特里萨饭店前举行了群众大会。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强烈要求在警察管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在统一非洲运动组织的群众大会以后，接着又举行了临时组织起来的第三次群众大会。
第三次群众大会上有些示威群众，行进了两个街区，直到第一百二十三街和第七大道交叉路口的第二十八警察管区。

警察急忙筑起路障。

* “更好”，原文注“原文如此”。应是“更坏”之误。——译注

“墨菲是杀人犯，”有些示威者喊道，“他必须下台。”随着人群的进逼，木制的路障纷纷倒坍。从屋顶上开始扔下瓶子、砖头和石块。警察赶紧戴上钢盔，在警察所四周设置了警戒线。

警察向空中开枪以示警告，这才止住了群众咄咄逼人的前进
355 步伐。防止暴乱的号令使曼哈顿各个警察管区和分局甚至从远自昆斯都调来了成百上千的警察，以镇压不仅在这个警察管区而且从第一百二十五街至第一百三十街之间的伦诺克斯大道上爆发的自发性骚动。

废罐头着火了，十几起假警报响了，在人们一片尖叫、呼喊声和互相碰撞的混乱中，还能听见救火车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

伦诺克斯大道禁止车辆通行。沿着第一百二十五街，靠近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的地段，警察封住十字路口不让行人通过，除非那些能证明自己是住在此地的居民。警察所派出巡逻车前往各处发生骚乱的地点，据警察们说，每分钟派出一辆。

阵阵鸣枪警告，并没有驱散参加骚动的人群。

开枪的时候，奚落警察的人群就散开，然后又聚拢一起前进，等到下一轮枪声响他们又往后退。其他的警察把他们的子弹对准屋顶打去，各种碎片正从那里雨点般落在警察、行人和摩托车驾驶员的头上。有个人叫杰伊·詹金斯，三十五岁，住在第八大道181号，当他从第一百二十六西街一百七十四号一幢大楼里掷砖头的时候，子弹射穿他前额身亡。根据警察局长墨菲说的，黑人詹金斯是昨天唯一的死者，他是一个有案可查的被捕过十次的前罪犯。

人群喊着“凶手，凶手”来威胁警察。

有几个警察说，他们受到一群高呼“凶手”的人的袭击，当时他们正帮助一个年青姑娘受害者摆脱“打了就跑”的追赶者。警察说，他们向人群开枪示警。

法默先生说，晚上他就呆在街上发生暴力行为的地方。他昨

天说过，“我见到了一场血腥大屠杀。我亲眼见到了暴力行为，见到了警察大规模的流血枪杀……一位妇女正在爬进一辆出租车，就被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击中了腹股沟……警察冲进一家杂货铺，乱肆挥舞着警棍……警察向公寓窗户和特里萨饭店开枪，我走进饭店见到墙上许多枪眼……”

“我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血腥大屠杀……人们投扔瓶子和砖头。我并不是说人们一点也没有错，但是警察的职责是逮捕人，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开枪和打人。”

局长墨菲说，破晓前他坐着一辆未加标志的汽车从骚乱区巡视回到第二十八警察管区，“一些人利用这次不幸事故（枪杀了鲍威尔）做借口进行抢劫和对警察进行凶恶的无缘无故的袭击。根据我们的估计，这是个犯罪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他在散发给哈莱姆教堂的一份声明中，又重复了这个分析。

他说，警察局副局长华尔特·阿姆认为，这次骚乱的原因和1936年以及1943年的情形一样，应归诸于想抢劫的“无赖汉”。阿姆先生1936年是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报道过当时的骚乱。他说，“无赖汉以1936年和1943年骚乱时的同样借口发动了零星的越轨事故……抢劫。”他接着又说，“与1936年相比，这次事件就算不了什么了。”

哈莱姆医院报告它为七十五个受各种擦伤、砍伤和刺伤的人进行了治疗。医院说，还治疗了七个受枪伤的公民。锡德纳姆医院报告说它治疗了大约三十个人，其中七人有枪伤。尼克博克医院说，它治疗了骚乱中的四个人……

战斗中，一瓶燃烧着的汽油吞没了一辆巡逻车。车烧坏了，但警察没有受伤。

警察说人群喊叫：“不准杀害我们的子女。不准杀害我们黑人

• 见詹姆士·A·琼斯和林达·贝利：《关于种族骚乱的一次报道》（纽约，哈利奥法案，1965年）。

的婴儿。”

“从我们保护人手里救救我们。”

“警察凶手。”

“打倒警察暴行。”

一直到破晓时刻骚乱才开始平息，这是出于骚乱人群自我克制，而不是靠警察的力量。

那天晚上警察发射了数以千计的子弹。

最后，还得从罗德曼奈克的勃朗克斯警察局仓库运了一整车子弹到伦诺克斯大道去补充供给。

昨天早晨就连警察局长墨菲和记者谈话的时候，还来了两次骚乱的电话，因为骚乱到了黎明才渐渐消退，在这之前还爆发了一次……

357

武 装 防 卫*

查尔斯·R·西姆斯

问：西姆斯先生，你为什么认为争取民权运动和在博加鲁萨市内需要防卫队？

答：我们必须在博加鲁萨市设置防卫队的理由，首先是由于黑人和争取民权工作人员得不到充分的警察保护。

问：你能否告诉我们这里有了防卫队以后，博加鲁萨会有什么不同？

答：好吧，当白人政权机构发现他们有了人，有了决心为他们的人民坚持下去绝不退却的黑人，有了再不忍受警察暴行的黑人的时候，搞夜间恐怖活动的蒙面侠就不再杀这个地区了。

* 本文是《国民卫报》记者威廉·A·普赖斯于1965年8月20日在路易斯安那的博加鲁萨对“为防卫和正义而奋斗的防卫队”博加鲁萨分队主席查尔斯·R·西姆斯的访问记录。

问：你说设置防卫队是因为没有给予你们充分的警察保护，这是不是说你认为防卫队的作用是一种为民权运动利益行事的独立警察组织？

答：嗯，我不想说是警察，我想说是一种防卫小队。当局是不准我们带武器的。

问：你说当局不准你们带武器吗？

答：是的，不准。

问：你能否告诉我防卫队是怎样看待使用武器的吗？

答：用以自卫。

问：大多数防卫队员在努力保卫民权运动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是不是都佩带长枪或者手枪？

答：这是你能保卫一切的唯一方法，要有防卫的武器。如果你佩带武器，那么你就对它负责。

问：地方当局是否反对你们佩带武器呢？

答：嗯，是的。地方、联邦、州，谁都反对我们佩带武器，他们不愿意我们武装起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因为我们对白人夜间蒙面侠骚扰妇女和儿童感到厌烦。

358

问：他们是否企图拿走你们的武器？

答：嘅，他们几次威胁我们。州长甚至说过他要没收所有的武器，没收州警察所能找到的所有武器。可是另一方面，州长却忘记了一桩事——在防卫队这样大的组织里，我们也有律师，我们了解政府能做什么。他只要走近，毫无理由地搜查汽车和拿走人家的东西，那么就不合宪法。

问：有没有法院案例对此作过判决？

答：没有。

问：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证人们有权带武器，你是不是因此认为人们有权武装自卫？

答：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有权佩带武器进行自卫，而且我认为

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汽车里带枪，只要他不把枪隐藏起来。我们发现在博加鲁萨这条法律只对白人算数，对有色人种却不算数。每当抓住一个非白种人车里有武器，他们就要以藏匿武器罪将他关进监牢。所以我们把武器带到法院来。

问：那么按你的理解，一个人家里有枪，或者带在他汽车里，是在你权利范围以内的事吗？

答：根据州的法律，是这样的。

问：在你碰到一个带武器的白人和在你碰到一个不带武器的白人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们那白人的反应有何不同？还有，你有武器或是没有武器，那白人的反应又有何不同？

答：好，我告诉你，在我碰到一个白人的时候，如果他待我不公正，那么我没有武器和我有武器一样对白人都同样危险。

问：可是如果他有武器而你没有武器呢？

答：那他可能占上风。

问：在防卫队员佩带武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到不为自卫而为了别的去使用这些武器？

答：防卫队员没有一个人会袭击任何人，他必须把武器只用于防卫。

问：有没有防卫队员真正使用过武器的事例？你使用过武器吗？

答：我还是不回答这个问题好。

问：你能否告诉我白人社会有了什么改变？目前的事实是博加鲁萨此地有了防卫队员，他们是否准备使用武器，尽管他们尚未使用？

答：有一点与过去不同。过去这地区常有许多夜间蒙面侠骑车来来去去，我们制止了他们。我们把他们逐走，给他们正当的警告。发生过一两起向他们开火的事件。就这样白人很快看到，崭新的黑人诞生了。我们确实不会游泳，但是我们紧靠着河，我

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问：那么你认为博加鲁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态度有所改变，是因为你们在这里保卫着这个运动？

答：是的，我确实这样想。我认为如果早在1964年防卫队就这样组织起来，那么在费城、在密西西比州被暗杀的三位民权工作人员今天就可能还活着，因为我们可能在那里去制止这种事。

问：对防卫队员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他们才能使用武器的任何规定，任何指令或者任何政策？

答：是的，我们有我们的细则，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习，确信自己懂得这些细则，在他成为防卫队员以前，决定遵守这些细则。

问：你能说说防卫队员立的誓约或者誓言吗？

答：他发誓用他的生命保卫正义，这是他该做的一件事，保卫这个地区的黑人和民权工作人员。我说这个地区，不一定是指博加鲁萨而是指附近需要我们的任何地方。

问：你是指这个教区吗？

答：对的。可是如果需要，也指这个教区之外。

问：民权运动、争取民族平等大会、其他民权组织，还有像我们这些人，不是组织成员但可能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白人，对设立防卫队有什么反映？

答：他们非常高兴我们把防卫队组织起来了。你瞧现在比较安静了。两个月以前，一个白人民权工作人员或者甚至是一个黑人民权工作人员，除非我们带他进博加鲁萨，否则他是进不来的。白人会在公路上拦住汽车。我们负责进出博加鲁萨的交通工作，让人们来去感到安全。

问：这是不是为了防备一车车的白人、夜间蒙面侠这一类 360 的人？

答：防备任何接近民权工作人员的人，任何这样的人。

问：你能告诉我你们喜欢哪种武器？是猎枪，还是步枪，还

是手枪？

答：猎枪是用于近射程的。我并不想让人走得很近然后用猎枪打我。

问：那么你喜欢用步枪？

答：他们造的最好的枪。

问：你对在南方旅行的白人有什么建议吗？

答：是的，当心点。如果你是民权工作人员，别让人知道。

问：你是不是要建议对民权运动感兴趣或者为民权运动工作的白人在南方旅行的时候，带上他们自己的武器或者枪支？

答：我不想向任何人建议佩带枪支。我并不认为向人们建议佩带枪支是我的事。当你佩带武器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决心用它。我是防卫队的主席，而不是每个通过博加鲁萨人的法律顾问。

问：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在任何特定的紧急情况下你将怎样做？你会不会收到电话，或者你有一个收发两用无线电装置？如果在边沿地区某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你又可能作出何反应？

答：我听到过一句老话，说坏事不迳而走。当然，我们有电话，能用口头表达，我们也有一些效力大的步话机。我们可以在步话机上收到许多不同的电话。我们不能发话，但我们可以收听。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窃听白人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能这样迅速到达这么多地方的原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

问：你们窃听白人的电话吗？

答：当然，窃听三K党的电话，有时窃听警察的电话，这要看情况而定。

问：你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无线电，你们偷听他们的？

答：当然。

问：你能不能对这种情况举个例子？

答：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不知道说哪个好。

问：譬如说，你听到一个城外的电话，你能不能就去接那个 361 人呢？而且须是飞快地到那里去呢？

答：好的。我们有个医生到博加鲁萨来，可是他们在科文顿就把他赶下了车。我们接到电话说，那里的人在问他一大堆问题，我们必须马上赶去科文顿把他弄出来。博加鲁萨离这里大约有二十八英里，所以在接到电话十六七分钟以后，我就在汽车加油站停了车。当我在加油站停车的时候——嗯，我认识那医生——我遇到了两车人，可能有十个人。我走过去拿起他的提包说，“医生，我们走吧。”有二三个年青白人起步跟在他后面。我马上转过身子说，“伙计，如果你们想活，最好回去，如果你们再走近这辆车，我就把你们三人全杀了。”我当时并不想杀死他们，只是吓唬一下。我们必须给医生解围，赶紧把他救出来。沿路上有二三个人设法跟着我们，可是我们有相当快速的汽车，这些车比普通的车开得稍为快一些。

问：当你在服务站碰到白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亮出了武器？

答：我不需要——他们都认识我。我亮出了我的脸，这就足够可以当武器的了。随便在什么地方他们看见我，就知道近处有我的枪和防卫队员。

问：是不是有的时候仅仅亮一亮武器就能对形势有利？

答：亮亮武器可以制止许多事情。谁都想活，没有人愿意死。在这博加鲁萨，我是人家真正知道的几个防卫队员中的一个，我联系的任何人，人家当然认为都是防卫队员啰。当我到场的时候，就会有十个，十二个或更多的人到场，你是知道的，不论他们是不是防卫队员，都带有标记。这使白人更尊重我们，因为十有九次他都猜对了。

问：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你们有了武器而且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反而会制造暴力行为而不是制止暴力行为……

答：有些人应当考虑另外一件事。早在民权运动以前，我就

有了三四件武器。我进过监狱，我想大约有三次是在民权运动开始前十年为了佩带隐瞒的枪支。所以我说有武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使他们恼火的是另一码事——他们清楚防卫队的纲领了。我确实在警察局有过档案。

362

问：你想谈谈这个吗？

答：这不是什么秘密。我每次坐牢都是为了佩带武器或者斗殴。我从来没有因为酗酒、偷窃或者这类事坐过牢。可是我过去老跟人打架，当他们发现我是防卫队主席的时候，他们就查我的档案，核对我在市里最大的大街上抽打白人小伙子有多少次。我不怕法律，也不怕什么人，他们有两次想抓我了。这很好，因为我是当真的。我已经下了决心了。

问：如果说直到建立了防卫队以后白人才发怒，那么是不是像防卫队这样的集体组织比你个人更有影响……

答：比我个人有影响。你瞧，南部的白人几乎就是南部的希特勒。他总是命令黑人，“小伙计这个”和“大叔，那个”，“奶奶，走吧”，人们总是心惊肉跳。忽然一天早上他起床发现那“小伙计”实际上是一个大人，他走上前去对那“小伙计”说点什么，那个“小伙计”不喜欢他说的话，他就叫他把自己吃掉——你知道吗？然后，要是他发脾气，那就会有一场好打。这样那人就回家坐下来，想法算计黑人。不久，我们举行了几次群众集会，我想他收到了回音——我们对他说，一个崭新的黑人诞生了。任由他摆布的那个黑人，再也不存在了。

问：你认为博加鲁萨的人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答：嗯，是的。

问：有什么改变吗？

答：有很大的改变。

问：你能说说这种改变吗？

答：首先，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人开着车在这地区向人家的房

子投掷东西，在大街上抓两三个人，从车子上跳下来抽打人，只不过因为这些人是黑人而他们自己是白人。我们不再因为街上自称为“收集者”的白人折磨妇女，跑东家窜西家去看看“这个模样怎样”而担惊受怕。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事了。因为我们有了防卫队，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事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但是在7月中旬以前，我们每天在街上巡逻二十四小时，确保不发生任何这种事。当我们发现这类事情，我们就把他们抓住，如果他们有什么反抗，你知道，我们就让他们松松骨头架子。

问：你说“松松骨头架子”是什么意思？

答：嗯，你知道怎么让一个人松松骨头架子，你知道的。教³⁶³训教训他，让他知道你是当真的。

问：我们老家可能把这叫“打他一顿”。

答：是的，有点像博格，你知道。先猛地打他头部侧面，摇幌一顿，把他的武器拿走，然后给他指一条回城的路。

问：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做而被捕？

答：没有。有过一个青年被捕，人家告他拔枪对准人，人家告他这样干了。那次两支枪是反对他，八支枪是在他一边的。如果现在有个法官由于你对我干的一些事而审讯你，即使你有罪，但如果有两个人为你辩护，而八个人反对你，那么法官应当尊重谁呢？

问：我认为最好由你回答那个问题。

答：应当尊重多数证人。如果法官不尊重多数证人，我们就转到高一级的法院，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法院它尊重八个人的话的份量要比两个人的话的份量重这个事实。

问：除了你自己的名字以外，其他防卫队员的名字人家都不知道……

• 汉弗莱·博格为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他主演的电影里经常出现搏斗殴打的场面。
——译注

答：大约只有四个人。

问：现在在博加鲁萨以外，一有关于黑人带枪或者某种暴力行为的消息时，大家不知道谁是防卫队员和谁不可能是防卫队员。他们可能认为这是防卫队员干的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生了暴力行为而人们就归罪于防卫队员的例子呢？

答：有的，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不管什么原因打起来，黑人决定反击，那么这黑人就成了防卫队员。我们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打了一个回合，开了几枪，结果这个黑人就被叫做防卫队员。我现在可以老实说，他不是防卫队员。可是报纸、政府和别的人都说他是。所以我公开地嘲笑政府。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弄清楚谁是防卫队员就马上广播，告诉大家说，因为他们抵抗白人，他们就是防卫队员。

问：是否除了你，人家都不知道谁是防卫队员……

答：我并没有说只有我知道，秘书会知道的，他保存着档案。

问：那么说，公开的防卫队员只有你本人和那个秘书？

答：不是的。我本人，还有副主席罗伊·N·伯里斯，他有一百一十六磅重，喜欢喝酒，他是个男子汉。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不告诉你，因为他要走了。还有罗伯特·希克斯，他是防卫队负责对外联系的。

问：既然成员都不公开，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呢？

答：对白人来说，是的。

问：你能不能说说博加鲁萨和整个南部有多少防卫队员？

答：不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目前在整个南部大约有五十到六十个分队。

问：在每个分队大约有多少人？

答：我不能告诉你。

问：你能不能对我们说，这些分队分布在哪些地区？

答：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

问：佐治亚呢？

答：没有。我们正在考虑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事实上我应当去北卡罗来纳，组织那里的人，还有佛罗里达的人，可是现在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

问：你有没有到路易斯安那州以外出差过，去看看其他的小组，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答：没有去过，我派人去。琼斯博罗的总部也派人出去。

问：总部设在路易斯安那的琼斯博罗吗？

答：是的。

问：琼斯博罗离博加鲁萨很近吗？

答：不，离这里差不多有三百英里，在路易斯安那的北边。

问：靠近阿肯色边境吗？

答：没有这么远。

问：你能和我们说说你对争取民权的非暴力策略有些什么看法？

答：非暴力行动是一种善良的行动——如果说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工作的话。但是在南部各州，不仅仅是在路易斯安那，而是在南部各州，警察从来也没有在白人和黑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出来做他们应做的工作，除非黑人压过白人的时候。

问：如果不用非暴力，你认为运动怎样才能最顺利的发展或者最快地达到运动的目的？

答：我认为非暴力是唯一的方法。在这场战斗中，谈判将成为主要的方面。

问：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你认为非暴力是取得政治和经济要求的正确方法……

答：对的。

问：可是除了这个，除了非暴力，防卫队或者类似防卫队的

组织也是为保卫争取非暴力运动权利所必需的吗？

答：对的。

问：你有没有发现不仅仅这里的警察，而且是本镇普遍的白人，由于他们知道有人准备保卫民权运动而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他们是不是在重新思考问题？

答：肯定的，谁不会重新思考呢？如果你过去在路上走，可以随心所欲，忽然你发现你不能按你过去的老样子在街上走了，你难道不会变一变吗？

问：西姆斯先生，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民权运动中防卫队还需要存在多久？

答：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1965年将要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是在完成了这个变革以后，最大的斗争是保持它。我的儿子，他的儿子，也许还要进行这场斗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段长时间里不能解散防卫队的原因。还要多长时间，只有老天知道。可是，一定很久。

第七部分

政治行动

引言

当前的运动试图使联邦政府积极地参与争取黑人权利的活动。这些尝试日渐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在回顾运动取得的成就的时候，不应当低估运动对个别联邦官员以及对整个政府的影响。无疑这次运动对通过1960年和1963年民权法案、1965年选举法案以及1961年州际商务委员会关于在州际交通总站取消种族隔离的命令，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这个运动把黑人推到全国注意的中心，政府中有影响的个别人肯定地以一种完全新的眼光来看待黑人。参议员和众议员几次到密西西比巡视，实地了解到黑人确实被谋杀，被折磨，受到暴力的威胁和失掉工作或不给贷款的恫吓，他们还发现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存在着饥饿。

1960年以来，政府里有更多的人直接接触到参与黑人斗争的人，他们所接触的人数超过黑人运动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许多人作了认真的努力了解美国的黑人问题。不幸的是这种机会很难获得。对大多数有理智的、善意的白人来说，种族主义已成为这种了解的绊脚石，其结果只会使黑人对自己在美国生活中的现状和作用的看法，和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1963年当黑人知识分子和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³⁶⁸会晤以后，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博士评论说：“我真哭笑不得。我们无法巧妙地说清我们的来意：我们这些黑人不是来乞

求白人权力机构对黑人发善心的，我们是作为美国人来的，是试图说明现在是我们国家的紧急关头。可是怎么也说不清。”

尔后，同年9月发生了有四个黑人儿童被害的伯明翰爆炸事件，以及州警察用棍棒殴打站在家门口观看街上骚乱的黑人的事件。在这之后，有二十位宗教领袖中断了和司法部长会晤，他们离开后说，他们对华盛顿之缺乏紧迫感感到“绝望”。美国希伯来教会联合会的宗教行动中心主任理查德·赫希教士谴责美国总统“拒绝用他的最高权力”支持民权法案，也拒绝为公正就业条款而斗争，这是因为总统“仍然没有认识到争取民权革命的充分意义”。

除了黑人和政府人物之间在知识上和感情上存在着鸿沟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在了解与合作方面的重大障碍：政治本身。记者威廉·V·香农在1962年秋季号《美国学者》杂志上指出，政府对待民权的态度和它对其他问题一样，“一心一意只顾约翰·F·肯尼迪的政治利益。”这种情况成了一种障碍。例如1963年香农指出，总统对改变参议院条例的斗争不闻不问，这一斗争的目的在于消除议员利用冗长的发言以阻挠议事的可能性，使民权法案有较多的机会可以通过。“然后，上周总统写了一份词句漂亮、有说服力的民权法咨文交到国会山。这份咨文里的重要提案无法通过，因为自由派在改变参议院条例斗争中已经失利了。”

黑人领袖们指出，每项民权法案都有不足之处，而且为争取强有力的民权法所进行的斗争又软弱无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评论1960年的议案说：“议案的制定一开始就很不象样，而且后来在议案里又只保留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尽管如此，两党都赞同了这个议案，受到了称赞和欢迎。”1963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华盛顿律师J·弗朗西斯·波尔豪斯说：“由于总统所持的态度就很有限，不够积极，因此民权支持者就需要抵制任何想要削弱或折衷他的方案的企图。不仅要反对那些削弱他的方案的修正案，而且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加强即将讨论通过的议

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1960年的民权议案中应当包括民主党1960年政纲要点中提出的在规定期限内要求所有学校管区呈送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

1964年5月，城市联盟的小惠特尼·M·扬说道，政府对黑人问题“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起反作用”。他说，华盛顿政府认为良好的种族关系“并不在于有正义和真正的民主，而在于怎样才能防止人们作乱，不使我们难堪。”

维多利亚·格雷太太代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在1965年选举权议案听证会上作证。她赞同其他民权组织提出的条文，但是她另外还强调需要有一个在六个月以内举行一次新选举的条文。她指出，虽然许多黑人可以按照议案进行选举登记（议案规定设立联邦登记员），但是新选民还要许多年后才能参加政治活动。格雷太太说：“今年5、6月，全国将举行地方选举。这就是说，市长们、地方上的执法人员们和其他官员们（他们显然是暴行和恫吓的象征）将继续当选四年，到那时黑人才能根据新法案凑够登记人数，对这些地方官员的选举产生影响。”她问道：“如果地方法律再由雷尼县长和普赖斯副县长^①掌握四年，那么这个法案在密西西比州尼舒巴县会有多少大的效果呢？如果塞尔马的黑人途经县政府还必须得到吉姆·克拉克县长和他的武装队的同意，那么这个法案在该县又会有多少大的效果呢？”^②

议案中没有包括进那个条文。不管怎样，议案通过以后居住在最南方的黑人中，选民登记猛增。也许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县发起了一个运动，确保新选民投的票都算数。在密西西比的森弗劳

^① 劳伦斯·雷尼县长和塞西尔·普赖斯副县长，被人指控阴谋剥夺他人的民权，与1964年6月谋杀三名民权工作人员詹姆士·钱尼、安德鲁·吉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有关。普赖斯和其他六人于1967年10月宣判有罪，雷尼和其他七人被判无罪。

^② 达拉斯县吉姆·克拉克县长负责一个武装队，这个队在1963年殴打示威者并向示威者投掷催泪弹。

尔镇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提出起诉，宣布1966年选举无效。关于森弗劳尔镇选举的官司打赢了，1967年4月重新进行了选举。由于白人选举官员和白人雇主的恫吓，黑人候选人名单失去了三十票。

370

1964年夏，密西西比的夏季行动计划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在民主党全国会议上就该州正式党代表团名额提出的异议，把争取更多的人支持黑人权利的尝试，推向了高潮。由各组织联席会议举办的夏季行动计划（其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人员）震动了全州，轰动了全国。整个夏天有七百多名青年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学生，在密西西比的争取自由学校里教书，检查选民登记，建立社区中心并协助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夏季行动计划是一次有意识的使白人深入最南方从而使全国注意黑人困境的活动。各组织联席会议的领导人知道，那些年青的白人志愿者将会遭到他们在以往年月里所遭到的危险，他们认为，志愿者的参加至多不过会带来联邦的一些保护，而至少也会引起公众广泛地批评南方的制度。在夏初，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三名年青的工作人员被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的死亡使联邦采取了行动。三名年青人中，一名是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黑人，一名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白人工作人员，再一名是白人志愿者。在他们失踪的时候，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联邦部队，都参加了搜索工作。在他们努力寻找三名民权工作人员的过程中，久已失踪的黑人被支解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从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河里捞了上来。

通过这年夏天的其他活动，国家了解到了密西西比的生活方式。在初夏，南方地区会议报告说，1961年1月至1963年3月间，州里有案可查、众所周知的暴力行为就有六十四起。1964年夏天，州里有三十三所教堂被烧掉，除了三人死亡以外，还有成百人被捕以及无数人受到殴打和枪击。

密西西比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被揭露出来。夏季在争取自由学校上学的年青人召开一个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并送交国会。这些决议的内容涉及外交事务和选举权，提出最低住房标准，要求每套住房要有一个“完备的浴室”，要求增加学校课程，设职业训练课和外语课，还要求修铺街道。学生们通过了一个“独立宣言”，它的结束语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密西西比的黑人在此集会，向州政府呼吁，除非所有的人都自由，否则谁也不会有自由。我们在此宣告不受密西西比州不公正的法律的约束，因为它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371

在政治方面，密西西比的黑人最终可以表明，不是由于漠不关心而是由于害怕和白人的故意排斥，才使黑人不去投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在1963年举行了一次模拟选举，那次有八万多黑人给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投了“自由选票”。然后，1964年夏，这个党又进行了一次“自由登记”，人们采取了使人震惊的政治步骤。首先，他们有计划地遵照法律程序，要求参加民主党大会前的例会，但是被拒绝了。后来密西西比八十二个县中，大多数县的黑人举行选区、地区和全县的会议，又参加他们自己的全州性大会，选举出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去参加民主党全国会议。

在全国会议的信任委员会听证会上，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及其支持者们在作证时，反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州的正式代表团，主张密西西比黑人有代表权。他们提出以下的事实作为根据：在本州里黑人被禁止参加党的例会，而且党的例会也反对这个参加党的全国会议的候选人名单。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听到了密西西比州鲁尔维尔县范尼·卢·哈默太太充满激情的控诉。她是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她在一个种植园里干了十八年的活，但是在她去登记投票的那天，被开除了。

联合的政策在全国会议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尽管从后来成为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一直到沃尔特·鲁瑟自由派支持者都来

恳求，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代表团的六十多名成员，仍然拒绝接受党提出的折衷方案——全州给两个代表席位以及允诺下次全国会议将要求州的正式代表团保证不再实行种族歧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引起了全国的注意，而且从政治上说，它引起了严重的对抗。安抚南方民主党人以维护党的全国统一这种老一套政治手段，在黑人磐石般的决心面前几乎完全崩溃。代表们有一次在调查表上就拒绝妥协一事作了答复，表明了密西西比抗议运动的情绪。意见表中写道：“这种象征正是我们密西西比要反对的。”“因为它根本抵不上我们全部的工作、我们的惧怕和我们丧失的

372 所有生命。”“人们总是答应给我们很少一点，而我们得的就更少了。”

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回到了密西西比，对他们的自由派朋友不再抱幻想了，而且他们在政治活动里表现得很明智。他们继续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代表团五名代表在国会里的席位，提出法律上的抗议。在自由选举中，他们选出他们自己的国会代表团到众议院代表他们。一些自由派又一次站出来支持，但是众议院的自由派核心会议——民主党研究小组——在抗议中并没有充分使劲，因而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失败了。可是众议院里一百一十五名代表果真投票剥夺了密西西比国会议员的席位。

事实表明，密西西比一贯排斥黑人参加政治和政府，同时国会也无意改变政治权术的做法。但是，通过了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以后，许多黑人都进行了登记。该法案中止了识字和其他相类似的选民资格测验，只规定在1964年11月1日举行上述测验的州或县，以及不到一半适龄选民去登记的各州、县都要由联邦监督登记。到1964年年底，设有联邦登记官员的县，百分之四十三的合格黑人选民都登记了，而在没有派登记官员的县，黑人合格选民去登记的只占百分之十三。

许多黑人根据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对付民主党的经验，也

决定单独干。在亚拉巴马的洛恩兹县，在1965年3月还没有黑人登记，可是在选举权法案通过以后，有二千黑人登了记。洛恩兹县有百分之八十一是黑人，黑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叫洛恩兹县争取自由组织，提了一个竞选地方公职的候选人名单。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洛恩兹的一个组织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写道：

……（我）常和那里（洛恩兹）的黑人说，他们应当登记投票，然后人家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可以坚持他们自己的权利，接管政权机构。这是符合条件的人的权利。但是这些人说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认为不能这样做，他们甚至也不想走进由乔治·华莱士负责的机构。他们在政治上和华莱士、县长吉姆·克拉克与汤姆·柯尔门之间划上等号（这些人被控谋杀了乔纳森·但尼斯）。对洛恩兹的黑人来说，民主党不是林登·B·约翰逊，而是一伙暴徒和杀人凶手。直到去年夏天他们还认为，参加政治就意味着和华莱士的工具（指几年来经常不让黑人通过登记的县登记官员）相对抗。

他们问，难道就不可能改变现状了吗？他们想重新规定政策，补充新规章，并且以个人的正直参加政治活动。这样，就从消极的力量和恐惧中，产生出盼望新局面的积极动力。^① 373

在1966年11月8日的选举中，洛恩兹县争取自由组织为七个候选人竞选，结果他们被白人击败，所差票数从二百七十三票至六百七十七票，有二千六百八十一黑人和二千一百名白人登记选举。这次被击败的原因之一无疑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但是恫吓和经济上进行报复的威胁，也是原因之一。在洛恩兹县争取自

①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谁合乎条件？”1966年1月8日《新共和》，第22页。

由组织的七名候选人中，两名是家庭主妇，两名是个体户。其他三名因竞选失去了工作，洛恩兹县争取自由组织两名监票人和一名候选人的父亲，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南方黑人开展独立政治行动的劲头在发展，与此同时北方的黑人居住区也在努力动员黑人的政治力量。黑人曾经几次试图在北方组织象底特律“现在就要自由”政党这样的第三党，但是这种独立行动主要强调黑人集团为挑选出来的民主党候选人投票。克利夫兰有个黑人卡尔·B·斯托克斯作为一名独立民主党人参加了市长的竞选，得了八万五千多张票，只丢了二千四百五十八张票。^①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1967年春天民主党初选时有九人竞选市长，有位黑人律师获首位，他获得了白人票的百分之四点五，黑人票的百分之七十。

在地方一级，这种政治行动首先表现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斗争，以及为控制联邦向贫穷开战计划的“反贫穷”委员会而斗争。在教育方面的斗争，已经从1963年和1964年在芝加哥和纽约进行的罢课，要求颁布全部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和日程表，发展为对纽约市教育局进行抵制，并在那里静坐抗议以争取社区对学校行政的监督权。1967年纽约市成立了人民教育委员会。^②

374 在北方，为黑人权利斗争的方向，受人口移动而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所左右。黑人搬到市内，白人就迁走，他们先是迁出黑人居住地区，然后又迁出“市中心”到远离中心的地区和郊区去。在八个黑人居民众多的城市里，住在黑人区的人口中，黑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黑人集中在大城市的“内城”区，就使

① 1967年10月，斯托克斯获得了黑人票的百分之九十五和白人票的百分之十至十四，以十一万零三百五十四票对九万二千零二十九票挫败了政府任职者。

② 1964年2月3日纽约市的学校首次罢课，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没有到校：哈莱姆中部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学生没有到校，东区南部则有百分之八十点三。这是由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联合举行的争取民权的群众运动。

它们成了失业人数众多和具有潜在政治力量的市区。

跟往常一样，黑人运动这时候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国际舞台。1960年以后，很多非洲国家参加了联合国，非洲核心国家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新生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了增长。到1962年，非洲国家占联合国大会席位的百分之二十六，亚非集团则占到百分之四十七。马尔科姆·艾克斯被暂时撤销穆斯林教长职务以后，他就和穆斯林领导人伊莱贾·穆罕默德分裂而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1964年他访问了麦加，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强烈要求非洲国家把黑人权利问题提交联合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学生领导人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詹姆士·法默也访问了非洲。黑人运动的参加者，对有色人种或“第三世界”的兴趣越来越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美国干预越南的战争进行广泛的批评。某些批评是从下面事实为出发点，即参加运动的年青人自己也会被征入伍，但是越南战争引起人们更为广泛的关注，其原因是美国参加别国战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在国外据说是“为自由而战斗”而在国内却没有自由的矛盾。此外，社会福利基金被挪用作战争经费，这是抨击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理由。从政治上来说，运动的形式是反对帝国主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都批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充当了阻挠有色人种独立斗争的角色。从哲学上说，参加运动的一些人坚持非暴力原则，他们是出于和平主义而谴责战争的。与此同时，在国内的斗争则再度以越来越大的势头转向“分离”——为黑人居住区的经济和政治独立而斗争。

1. 向华盛顿呼吁

向华盛顿进军 *

约翰·刘易斯

今天我们为了职业和自由而游行，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因为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没有来——他们没有旅费，他们的工资不够充饥……或者根本没有工资。

我们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不能够赞同政府的民权法令，因为它太少了，也太迟了。法令中没有一点是保护我们人民免受警察暴行的。

这个法令的投票条款无助于成千愿意投票的公民；也无助于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佐治亚有资格投票但是没有受过六年级教育的公民。“一人一票”是非洲人的呼声——也是我们的呼声。

由于人们行使了他们登记投票的权利，他们被迫迁家。这法令中有哪一点可以保护这个国家里无家可归和饥寒交迫的人呢？这法令中又有什么可以保证一个每周只赚五美元的女佣人在年收入为十万美元的家庭内有平等的权利呢？

这个法令也不保护有秩序的示威游行队伍中的青少年和老年妇女免受警犬和消防水龙的袭击。这个法令不保护弗吉尼亚丹维尔的公民，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警察恐怖不断笼罩着的州里生活。这个法令不保护数百名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人，例如佐治亚的亚美利喀斯有四个青年因为参加和平的抗议而入狱，现正面临着死刑。

* 1963年8月28日进军华盛顿时的讲话。这个讲话在讲以前几分钟降低了批评联邦政府的调子，以适应某些进军共同发起人的反对意见。例如，第二段讲的时候是这样的：“确实，我们支持政府的民权法，但是这项法令并不会保护孩子和老年妇女免遭警犬和消防水龙的袭击……。”约翰·刘易斯当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一百年来这个国家第一次醒悟到种族隔离是坏事，不论什么 378 形式的种族隔离都必须摧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证明我们已经觉醒，我们已经到了要采取行动的地步了。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场严峻的革命。这个国家仍然是可鄙的政治界领导人和公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剥削相结合的地方。

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我们从日出到日落一直在田间干活，每周只得十二块美元。我们在佐治亚的奥尔巴尼看到，我们的人由于举行有秩序的抗议竟被联邦政府控告：副县长殴打了C·B·金律师到半死，然后扬长而去；地方上的警官们还踢打斯莱特·金已经怀孕的妻子，终于使她丧失了她的孩子。

在我看来，奥尔巴尼的控告是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客为了政治上的私利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

我想知道——联邦政府站在哪一边？

革命即将到来，我们必须从政治和经济奴役的锁链中解脱出来。非暴力革命宣布说，“我们不能等待法院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已经等了数百年。我们也不再等待总统，司法部或者国会，可是我们要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在国家机构以外，创造一种能够保证和将要保证我们胜利的巨大源泉。”对那些说“忍耐和等待吧”的人，我们一定要说，“忍耐是一个肮脏和非常有害的词。”我们不能忍耐了，我们不愿意逐步人家给我们自由，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我们现在就要自由。我们不能依靠任何政党，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已背叛了独立宣言的基本原则。

我们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社会里要发生任何激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那么一定是由人民大众来实现。我们战斗，不仅仅要求民权；我们必须为一个具有爱、和平和真正兄弟情谊的社会而工作。在所有的人得到自由和正义之前，我们的思想、灵魂和心都不能安宁。

这个革命是严肃的。肯尼迪先生正试图把革命从街道移到法

院去。肯尼迪先生，你听着，国会议员先生，你听着，公民们——黑人群众正在为就业和自由而进军，我们一定要向政客们说，不会有什 么“冷淡的时期”了。

我们现在不会停止不前。伊斯特兰、巴尼特和华莱士的一切力量都阻止不了这个革命。下次我们进军，就不再向华盛顿了，而要到南方，就像谢尔曼以前走过的那条路到南方，我们要使过去几个月的行动看起来相形见绌。我要向你说，醒来吧美国!!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个革命——参加并且停留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城市、农村和村庄的街道上，一直等到真正的自由，一直等到革命成功。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佐治亚西南部、阿拉巴马、哈莱姆、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和全国各地，黑人群众现在都在进军。

新雅各宾派和完全解放*

詹姆士·法默

这需要从伯明翰以及早先的彩排地佐治亚的阿尔巴尼，为争取公民权利而去南方各州乘坐实行种族隔离交通车辆的示威者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入狱抗议。需要的不是几百个，而是成千的黑人——当地的居民，不算过往的旅客——全部参加，还要动员一个个黑人社区。一大批伯明翰人首先这样做了。于是伯明翰成了大规模反抗这个国家种族隔离的舞台。这样一场群众运动之所以有可能开展，是因为有小马丁·路德·金这样有魔力的名字。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说，这场

* 摘自詹姆士·法默：《新雅各宾派和完全解放》，收入罗伯特·A·戈尔德编的《释奴一百年》（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出版公司，1964年），第95—102页。

群众运动之所以有可能开展，是由于两种社会力量历史性的结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实际上是在蒙哥马利市事件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是由战争孕育出来的两股力量的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是思想上变为和平主义、行动上注重斗争手段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非暴力完全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力量是注重目的的斗士，属于战后愤怒的青年一代，他们开始用武器直接行动，而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策略。

没有这种结合，就不能出现革命的群众运动。没有那些年青的淘气鬼，群众运动永远不会发展成这么大的规模，没有那些理想主义者，运动也不可能发展到革命的规模。只有一方的愤怒而没有另一方有纪律的理想主义，只能产生虚无主义。没有黑人群众自发的愤怒，那么理想主义者尽管有热情，但对社会上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只会漠然视之，³⁷⁸ 他们只会继续自言自语，或者偶然地通过一个钥匙孔，低声地向另一个人的心灵低声耳语。

象任何有活力的婚姻一样，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说很多实话。理想主义者劝诫说，目的并不证明方法就是正确的，而斗士们则同样正确地断言，不能达到期待的目的又不能核定目的的方法是毫无价值的。每一方都想说服对方，结果从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中，出现了第三种立场，我认为这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运动。非暴力既不只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时候丢掉的策略，也不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义务。它居于两者之间——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一个策略，而是一种涉及哲学和策略因素的战略，一种采取直接行动的越来越广泛的大规模运动形式，目的是争取美国给予黑人以完全自由（公民权利）的诺言。

这并不意味着成千上万在街上参加争取平等斗争的黑人，都得接受非暴力作为他们的战略或策略或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只有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会员和亲密的伙伴，才接受非暴力作为斗

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和不动摇的人们一起参加纠察线、静坐示威和抗议游行的群众，只需表示愿意以个人资格亲身参加运动，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去冒受苦或坐牢的风险。群众没有义务一定要实行非暴力，也没有义务在受到辱骂时一定要作出超越非暴力的其它形式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是参加行动的战士们自愿地要采取的，也是符合他们准则的。显然，在运动内部，在群众直接行动的压力下，靠强求内部一致来坚持非暴力是行不通的。而这正是今天争取自由运动的主要策略危机所在。

非暴力的战士试图设立一支能推翻表面的种族主义的力量，他们需要那些尚未拘泥于非暴力的人，那些实际上只注重本人强烈愤怒的人。他们需要从弹子房和菜馆里来的人，也需要从教堂里来的、失业的、异乡来的和少处游荡的人。全体黑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直接参加“革命”。他们要么参加进来，要么脱离出去而使运动徒有虚名，最后使它失败。

当然，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是因为参加运动而使运动失败。小型的守纪律的小组容易控制，但是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却困难得多。³⁷⁹ 我们的敌手用暴力对付我们，以致在我们的队伍中可能激起暴力的反击。迄今为止，运动中发生的零星的暴力事件都控制住了未蔓延开去，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再也不能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拿来碰运气。争取自由战士进行广泛的暴力行动，会使除了我们少数同盟者以外的所有人脱离斗争。它还会挑起阻碍运动的镇压措施，而且许多人还认为这种镇压措施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非暴力积极分子会由于失去吸引力而被排挤出去。除了维护种族隔离的人，也许还有黑人民族主义团体的好斗分子之外，谁也不会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得到好处。

能认识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在于不可以象那些胆怯的人或者还没有全心投入战斗的人所常常建议的那样，靠停止示威游行来解决。实际上，听众这种建议就是背叛这个运

动。停止直接行动的做法，既不可取，又不可能。

可能和可取的办法是制定一项在队伍内部和外部加强纪律的紧急、彻底的计划。在队伍内部，需要迅速扩大非暴力培训活动，在正在进行斗争和准备斗争的每个城市中举办讲课、讲座、讲习班。从队伍外部来说，每次群众示威游行都需要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指导骨干，他要在发生麻烦以前就能预先发现而且把麻烦解决，或者把它局限在一定范围以内。指导人员如果要想对队伍中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性行动保持敏感，就必须拥有专门的技巧，在行动时能够应付那些可能参加到队伍中来的未受过训练的人。

这就是避免运动变成群众暴力行动的解决办法：在队伍内部加强纪律，训练指导人员以维持游行队伍的治安。无需说，对运动的这些新要求，都应从速予以满足。

新战士为全面解放而斗争的第二个问题，与其说是策略上的不如说是组织上的问题。过去几年里，非暴力性质的直接行动组织增加了很多，这种增加并不是组织上分裂的结果。除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外，还有金博士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唯恐失掉自治权的地方独立团体。就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已固定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参加了³⁸⁰直接行动。还有教会组织以及过去只限于采取口头声明的各种职业协会，现在也“走上街头”。

所有这一切无可估量地增强了这个运动。可是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各团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大多数是出于偶然而不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结果。在每个组织内部，行动计划之间也没有充分的协调。

实质上我们现在只有一系列游击式的打击，它们通常与任何设想的全盘计划毫无关系。一场有效的战争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场革命也不可能这样打赢。游击战争必须有它的地位，但

是它只是全盘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这个阶段的斗争迫切需要为反对肤色等级制的大规模非暴力战争制定一个协调的计划。象托普思*那样“刚刚成长”的革命，现在必须遵守严格的制度。自发性是六十年代静坐示威的标志，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一个地方的冲击再也不能和另一地方的攻势毫无关联。现在需要组成全面的行动来适应问题的全盘概念化。而种族隔离唯一的现实概念是全国性的而非地区的，是多方面都互相联系的整体。

举例来说，我们在南方和北方做的事情，都应当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各地的范围和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却不是在那个地方孤立存在的。没有联邦政府和北方资本的补助，种族隔离便不能在南方持续下去。而且要是南方不是一个穿了孔的烂疮疤，不停地向北方输送剥夺了生活权利的人流，那么北方也永远不会愚蠢到为既成事实的种族隔离格局辩护，使之合理化和维持下去。到处都有野兽的魔爪，但是谁也不会把他们错当作章鱼本身。

在行动中团结一致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亚特兰大的一个快餐馆实行种族隔离，或者俄克拉何马市的一个零售店不肯雇佣黑人干过去白人干的工作，过去人们只会孤立地攻击这些做法，而现在则要以更为现实的办法来对付它们：把它们当作链条上的一环，如实地对付它们。在可以利用全区域或全国的影响的时候，采取经济抵制是一种有力得多的武器。

对每次种族歧视事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应当考虑到政权的结构和那些控制、影响或支持这种令人讨厌的歧视做法的机构，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例如，发行南方学校的公债券

* 托普思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个黑人小女孩。当别人问到她的家庭时，她回答道：“我从来就没有出生过，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什么也没有……我还觉得我没有成长过呢。”——译注

是为了建造和维持种族隔离的学校。这些公债券不在南方销售，而是由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伊利诺和加利福尼亚的掮客去销售。北方的投资者们有意或无意地提供了财源，使南方种族隔离得以维持下去。这种投资所得的收入是免税的，所以尽管有1954年最高法院的决定，联邦政府用这种方式直接了当地给予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医院和服务机构一笔拨款，以支持这种等级制度。无论哪次运动，只要它不正视支持种族隔离的财政来源，就不可能采取恰当的方针…

雅各宾派的活动正在开辟过去黑人无法得到的职位。住房上的种族隔离正在扩大，雅各宾派正以同样快的步伐反对这种隔离，粉碎了北方住房问题上的障碍。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伪善面具已经被撕开，剩下的主要是“事实上”和“法律上”两者语义上的差别而已。可是在新的战士们中间，越来越认识到即使墙被推倒，种族隔离结束，但全面解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由于百年来的种族歧视，黑人生来就是“图腾柱上的低等人”。即使工作方面的种族歧视结束，按照正常的公认就业手续，在其他人已经升到中层或者上层的时候，黑人还往往要从最低层开始。而且，由于过去受教育的不公平，即使在学校种族隔离取消以后，这一代或下一代的黑人也不能完全平等地参加竞争。

加快黑人走向平等的进军，责任并不只在黑人身上。这不能是一次只依靠自己力量的行动。当一个社会使它的某些成员伤残了的时候，大家有义务提供所需的拐杖。企业不仅有责任雇佣来申请的合格人员，还要去找合格黑人做非传统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合适人选，就可协助进行培训工作。如果条件大体相同的两个人或更多的人提出申请，其中有一名是黑人，那么为了补偿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歧视，应该给他优先照顾。

除此以外，对大部分人要实行补课性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为了不只是作个姿态，这项计划需要化几十亿美元——也许五年内

每年需要十亿美元。没有这么多钱，就只能是做表面文章。联邦政府是这么一大笔基金的唯一来源。

也许应当从禁止核试验节省的款项中，用一部分来改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可是，不管联邦政府做不做，新雅各宾派都会继续把革命向前推进。现在我引用一名为争取公民权利乘坐实行种族隔离交通车辆而挨了打的白人示威者的话：“我们愿意挨人打，我们愿意挨人踢，我们甚至愿意去死。但是我们还要来，一直到我们能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以美国公民身份乘车、工作、居住、学习和玩耍，而谁也不来说什么。”

382

美国民权委员会关于选举权的建议*

关于选举立法的建议与有关今后立法的概述

美国民权委员会是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创建的。委员会的一项职责是向总统和国会提出报告与建议。关于选举的建议已写进委员会1959年和1961年的报告中。这些建议的详文将陈述于下。每一项建议均附有一份摘要，论述今后立法应如何遵循委员会建议中所制定的大纲，或者采取其它的程序，以克服建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1959年的报告

人口普查

第一项建议—委员会发现对不投票的情况普遍缺乏了解。委员会建议“授权并指示人口普查局，结合1960年或者1960年以后尽可能早的时间的人口普查情况，作一次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人

* 委员会1959年、1961年、1963年关于选举权建议的总结。该总结于1965年3月至4月在第八十九届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呈递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第五小组委员会作为听证材料。

口登记以及投票统计数字的汇编工作。这个统计数字必须包括已经登记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原国籍的个人的数字，确定自前十年人口普查以来，这些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投票。”

这项做了某些修改的建议，已被颁布为1964年民权法案第八条（美国法典42卷第2000[f]条）。

档案记录

第二项建议—委员会发现由于保存与审查公开选举的档案记录没有统一的规定，从而妨碍了对所谓放弃投票权情况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国会应要求把全联邦和地区的选民登记情况与投票记录归入政府档案，并且保存五年。在此期间，在保证投票情况保密的情况下，档案的其它部分应受到公开的审查。”

1960年民权法中有一项条文规定，联邦选举的全部档案（包括选民的申请和登记），在联邦选举以后必须保存二十二个月，并且在美国司法部长提出书面要求提供参考时，应给予方便。（美国法典42卷第1974条及以下各条。）

关于州官员的失职

383

第三项建议—委员会发现某些州官员，拒绝按照规定或由于失职而没有让选民登记。据此，委员会建议在1957年的民权法（美国法典42卷第1971条）中，加入下面一段作为对此法案的修正：

“在主要或部分地挑选和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选举团、参议员、众议员、地区或领地代表和专员的候选人所进行的一般性和特别选举或初选中，任何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州法律为借口，或者没有正当的法律根据或理由，就任意采取行动，或者有责任该采取行动而未能采取，致使个人或集体被剥夺或受到威协要被剥夺登记和选举的机会，或使已投的选票失效。”

一项有关条文已列入1960年民权法(美国法典第1971[C]条)。该条文规定:负责选民登记的官员在没有接任者的情况下辞职时,司法部可就此对州提出诉讼。

联邦的选民登记员

第五项建议—委员会发现为数众多的够资格的公民被州的官员剥夺了登记的权利。因此委员会作如下建议:

“在基层选区、县、教区或州的下属分区中,凡有九个或九³⁸⁴个以上的个人向美国总统提交申诉书,声称根据州的法律他们是合格的选民,但未能到正式设立的州选民登记处登记。他们被剥夺了登记的权利,只是由于种族、肤色、宗教或原国籍等原因。总统在收到申诉书后,如认为有必要,应将其转交民权委员会。

A. 委员会必须:

- (1) 审查申诉是否确实可靠。
- (2) 驳回经过调查证明与事实不符的申诉。
- (3) 确保将所有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申诉,提交给总统和总统指派的临时负责登记人员。

B. 总统根据这些证据确凿的申诉书,指定一名当时的联邦官员或递交控诉书的地区雇员,充当临时登记人员。

C. 这名指定的登记人员必须执行州制定的资格法,向所有的合格选民发出登记证明,俾使他们能在主要或部分地挑选和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选举团、参议员、众议员、地区或领地代表和专员的候选人的一般性和特别选举或初选中,进行投票。

D. 指定的登记人员向该州负责选民登记的官员核实他所登记的全部选民名单和情况。持有这种选民证的所有选民,均能参加上述各种联邦选举。

E. 裁判权必须保留到总统认为委派的登记人没有必要存在时,才予以撤销。”

1960年的民权法规定，如果法庭在诉讼结束时，发现有歧视的迹象或行为，则可委托鉴定人为选民登记（美国法典42卷第1971[C]条）。

选 民 资 格

1959年委员会三位成员建议，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各州除了对年龄、居住年限和合法的关押以外的种种选举条件。

选 举 权

至今，对这个建议尚未采取立法行动。

385

1961 年 的 报 告

委员会发现实行选民资格法的结果，产生了因歧视而剥夺选举权的情况：

选 民 资 格

第一项建议—国会应根据第十五条修正案第二项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二项与第五项

a. 宣布除了年龄、居住期限、关押和因判刑等做为条件外，选民其它如种族、肤色等条件，容易被利用而实际上已被利用来作为剥夺选民选举权的理由和借口；

b. 颁布法令，规定除了那些在年龄、居住期限不符合该州规定的人（这些规定对本州内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以及在选民登记和选举期间被合法监禁或判重罪的人以外，合众国所有的公民均有权参加联邦或州的选举。合众国或任何州都不得对这种权利予以否认，或以某种形式加以剥夺，或借口某种原因进行干预。这种选举权包括登记权，即选举资格，以及选票的有效性。

至今尚未对这项建议采取立法行动。

425

文 化 测 验

第二项建议—“国会应制定立法，规定根据州的法律在所有选举中进行‘文化考核’、‘理解(或者说‘表达’)’考核、‘翻译’考核或者‘教育’考核，以确定选民的资格条件。只有至少受过六年制正式教育才算符合条件。”

1964年民权法（美国法典42卷第1971[C]条）规定，在选举诉讼案中，司法部长可以驳回认为只有完成了第六年教育的人才算具备了参加联邦选举所必须的足够知识的看法。

关于州官员的失职

386

第三项建议—“国会应修正美国法典42卷第1971条(b)项，禁止任意采取行动或（在该履行职责的地方）不采取行动，致使在联邦选举中剥夺或威胁要剥夺个人的登记、投票和选票生效的权利。”

至今尚未颁布有关的一般立法条款。1964年民权法案（美国法典42卷第1964条a[2]项）禁止州的官员在这方面采取无理的行为，比如借口申请表上非本质性的错误而拒绝选民登记。

重新确定选区

第四项建议—委员会认为选区划分不当将削弱许多公民的选举权。委员会作如下建议：“国会应考虑到颁布立法的必要性：

(a) 无论是为了联邦选举或为了州的立法机构的选举（州立法机构人数根据人口的多少而定），而在州内建立选区的地方，每个选区的人口应大体相等；(b) 特别授予法院以诉讼裁决权，以便在这些选区实施宪法和联邦法律的规定。但必须明确规定，这种司法权不得被认为是妨碍州法院在这些选区行使州的法律所赋予的司法权。”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1965年3月1日投票赞同众议院议事录第5505条。该议事录规定，划分众议员选区时，各区人口数不得大于或小于平均数的百分之十五。

人 口 普 查

第五项建议—“国会应指示人口普查局立即进行全国选民登记和投票情况的统计，包括统计各州和各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原国籍的已达到选举年龄并已进行选举登记的人数，以便确切知道自1960年1月1日以来，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参加了选举。责成人口普查局今后每十年，以及在国会可能指定的某个时间或某几个时间，对选举情况作出汇编。”

本条款重申了上述的1959年报告中第一项建议并在颁布时作了适当的调整，现已被列为1964年民权法案第八条（美国法典42卷第2000条[f]项）。³⁸⁷

1963年的报告

委员会发现因歧视而出现选举权被剥夺的情况依然存在，而现有的解决歧视的方法未能奏效，因此委员会作如下建议：

选 民 资 格

第一项建议—“国会应根据第十五修正案中第二项以及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二和第五项：(a) 宣布除年龄、居住期限、关押和判刑等条件外，其它的诸如种族和肤色的条件，容易被利用而实际上已被利用作为剥夺选举权的借口；(b) 颁布法令，规定除了不符合州所规定的年龄和居住期限的人，未受满六年正式教育或同等教育的人，在登记和选举期间被合法关押的人，以及经过法律证明的精神病患者或判重刑的人以外，合众国的所有公民均有权参加合众国或州的选举。合众国和州对这种权利均不得以任何

理由为借口加以否认或干预。选举权包括登记权，即投票资格，以及选票的有效性。

至今尚未对这项建议采取立法行动。（同时参看1961年第一项建议。）

选民登记员

第二项建议—“国会应颁布立法，规定在基层选区、县、教区或州的下属分区中，凡有九个或九个以上的个人向美国总统提交申诉书，声称根据州的法律他们是合格的选民，但未能到正式设立的州选民登记处登记。他们被剥夺了登记的权利，只是由于种族、肤色或原国籍等原因。总统在收到申诉之后，如认为有必要，应将其转交民权委员会。

388

A. 委员会必须：

- (1) 审查申诉是否确实可靠。
- (2) 驳回经过调查证明与事实不符的申诉。

(3) 确保将所有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申诉提交给总统和总统指派的临时负责登记人员。

B. 总统根据这些证据确凿的申诉书，指定一名当时的联邦官员或递交控诉书的地区雇员，充当临时登记人员。

C. 这名指定的登记人员必须执行州制定的资格法，向所有的合格选民发出登记证明，俾使他们能参加联邦的或州的一般性选举、特别选举或初选。

D. 指定的登记人员向该州负责选民登记的官员核实他所登记的全部选民名单和情况。持有这种选民证的所有选民，均能参加上述各种选举。

E. 裁判权 必须保留到总统认为委派的登记人没有必要存在时，才予以撤销。”

至今尚未对此项建议采取立法行动。（同时参看1959年第五

项建议。)*

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实施

第三项建议—“如果上述建议的步骤未能奏效，国会应颁布法令，对借口种族、肤色或原国籍等理由，继续利用选民资格为手段剥夺选民选举权的那些地方，相应地削减其众议员代表的比例数。”

至今尚未对此项建议采取立法行动。

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

389

罗伊·威尔金斯

主席先生、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我叫罗伊·威尔金斯，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执行主席和民权领导会议的主席。“领导会议”是九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是在我国争取自由正义。随我同来的是小约瑟夫·L·劳先生，他是“领导会议”的辩护人。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开会，是因为尽管我们真诚的男人和妇女做了最大的努力，仍未能根除选举中种族歧视的弊病。承认选举中仍旧存在歧视的人当中，站在最前列的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他3月15日所做的精彩的讲演和所许的誓言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组织深深地赞赏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能力。参众两院有影响的共和党发言人，以及该党在国会外的领导人都同样地表示了，应采取强有力的和彻底的立法行动来纠正这种歧视。有几

-
- * 1965年选举法案中已废除作为选举条件的文化考试，并规定了有关联邦指派选民登记员的条款。参看本译本原书第372页。
 - **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主席和民权领导会议主席罗伊·威尔金斯，1965年3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委员会上的发言。《选举权》（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65年）第377—380页。

位民主党人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议案，而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支持两党都赞成的政府议案。

争取联邦、州和地方选举权的斗争史，应当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运动时期。州立法机构设置的某些障碍，已被联邦政府和一些私人组织，比如我现在有幸担任主席的这个组织，由于法院采取行动而给扫除掉了。这些事例有：对老祖父条款^{*} 有奎因控美国案(1915年)；对白人的预选，有尼克松控赫恩登案(1927年)；尼克松控康登案(1932年)；史密斯控奥尔赖特案(1944年)；对排斥非白人的政党的重要秘密会，有特里控亚当斯案(1953年)。

1957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授权司法部长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采取民事行动。当时心地善良的男人和妇女以为选举权掌握在联邦司法部长手中是安全可靠的。在某方面来说这种希望并非空想。由于有了这条法令，法院在以下地区取消了选举中的歧视：在佐治亚州有美国控雷恩斯案(1960年)；在亚拉巴马州有美国控亚拉巴马州案(1961年)；在田纳西州有美国控贝蒂案(1961年)。1965年3月8日最高法院控密西西比州案和路易斯安那州控美国案，进一步抵制了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两州在选举中的歧视。然而很明显，由于法律上一些技术性问题和法院迟迟不判决，加上在有些案件中司法部门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使选民参加全国的、州的和地方的选举受到了限制。

1960年国会加强了1957年的选举法。但是，只是在去年国会才设法使1957年的选举法更加有效。这三个法律加到一块都还不足以把第十五修正案变成活的文件。现在黑人仍旧是在打了长时间的官司以后才能一个一个地去登记。这样的地区在全国是太多了。我们必须把这种零零散散的登记方法变成大规模的行政登记

^{*} 指旧时美国南部某些法律中保护白人利益的一种条款，按此条款规定，南北战争前享有选举权的白人的后代，即使没有文化也有选举权。——译注

过程，允许所有愿意行使生来就有的民主权利的人去登记。对选举加以种种的限制的最后余毒，早就应该被扫进大海里了。

这些限制使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任命了一些违背全体人民意愿的政府官员，发生了暴乱、谋杀和使人致残的暴行。因为要求有选举权的人往往被那些喜欢使用暴力来压制选举的人所反对，至少是被那些坐视其他人对美国公民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而不加以制止的人所反对。“领导会议”的成员希望将来能制定出一个方案，促使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加速进行选民登记和选举的工作，以结束这个长期存在的罪恶局面。

由委员会杰出的主席、国会议员塞勒提出的政府议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这个方案对解决上述问题方面比其它任何一个方案都要高明得多。看得出来，它是要设法大规模地纠正剥夺选举权的状况。然而，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本身还有不足之处。如要进行全部工作还有改进的必要。民权领导会议强烈要求国会至少在
391
下列四个方面加强这个议案：

- 1) 全部取消作为限制参加州、地方和联邦选举的人头税。
- 2) 议案要求取消如下的规定：有可能成为选民的人在找联邦选民登记员或审查员之前，必须先去见州官员，在那里试行登记。

有可能成为选民的人在去找联邦登记员之前，不必为了先设法讨好不友好的官员而备受拖延、折磨和侮辱之苦。

- 3) 扩大议案中关于选民登记员和审查员条款的范围，应使被不合理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无论属于什么地区，都能享有这些法定条款给予的好处。

- 4) 进一步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将按照议案的规定去登记或已登记的人，以及有可能成为选民的人在经济上、身体上免受威逼利诱。在扩大这项保护措施的范围时，联邦政府应充分行使其刑法、民法和经济上的权力，保护的范围包括从开始登记直至投

票、唱票整个过程。

我要特别提到人头税的问题。因为近几年来情况的发展使问题复杂得多了。我们的组织历来坚持人头税必须通过制定法令来取消。有人则认为必须通过修改宪法来取消。通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们虽然不赞成这个办法，但是，我们真诚地希望能看到联邦各州通过第二十四修正案。可是，控制国家的某些人勉强接受了宪法修改案提出的要求，却又继续在州和地方选举中索取人头税。他们的这种做法说明了他们眼光短浅得可怜，结果变得十分荒谬可笑。在弗吉尼亚州选举总统候选人时无须交纳人头税，但是，在投票选举州立法机构的成员或州参议员的另一种选举中，则必须交纳人头税。

密西西比州的做法更加突出地说明了人头税是如何被用来阻挠黑人公民和穷人参加选举。住在克拉斯代尔的“领导会议”
392 密西西比州分部主席阿朗·亨利用下列的话，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人头税是密西西比州选举的极大障碍。谁若想参加选举，必须在当年的2月1日之前或在这一天交纳人头税。选民只有连续交纳两年税才能参加选举。晚交税是不许可的。而1月正是失业的高峰时期，往往每年这个时候科何马县的人是交不出三美元的人头税的（在其它许多县，人头税是二美元，可是在科何马县是三美元。）在科何马县，除了近亲谁也不能代你交税，丈夫可以代妻子交，妻子也可以代丈夫交，但不能代在你家住的其它人交。”

从历史上看，人头税显然是用来阻挠黑人参加选举的一种手段。我们知道有人对修改宪法持保留态度。民权领导委员会的辩护人小约瑟夫·L·罗先生准备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我们吁请国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应该准备最终做出全面的解决。

总统3月15日向全国的呼吁，做出了杰出的榜样。如果想彻底

解决这个问题，立法机构就必须拿出总统那样的勇气。

我们现在不妨在这里很快地回顾一下最近尝试过的立法上的纠正措施。大家都清楚，1957年和1960年的法律，以及1964年的民权法第一项虽然作了很多的努力，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现在认识到，选举上的歧视这种影响深远的罪恶以及过去七年试图实施法律的体会，都清楚地表明，法案中玩弄遁词的做法必须根除。为此，我们吁请把这个悬而未决的政府议案加强到这种程度，即两年、四年或七年以后，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基本选举权，和保证美国政府听命于他所统治的人民，而无需回过头来对法案作修修补补的工作……。

争取自由的夏天*

393

萨利·贝尔弗雷奇

于是夏季行动计划主任鲍勃·摩西走到讲台前面。他没有做自我介绍，但是，不知怎的，人们都知道他是谁。大家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他二十九岁，来自哈莱姆区，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在第一批静坐示威之后，辞掉了在纽约任教师的工作来到了南方。他在密西西比已经三年了，总穿着密西西比的服装：一件T形衫，一条斜纹粗棉布工装裤，两只手总爱插在裤上边的口袋里。他好像在沉思中忽然开始了讲话：“当赫门尔太太唱到‘假如你在为自由的斗争中失去了我，那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我。到坟场来吧，我将埋葬在那里……’这是真的。”

鲍勃·摩西走上讲台，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密西西比州的地图。不厌其烦地描出了该州的各个区域和纬度。图左上方的扇形

* 节自萨利·贝尔弗雷奇所著《争取自由的夏天》（纽约：维金出版公司，1965年），第15—19页，20—21页，26—29页，31—33页。萨利·贝尔弗雷奇作为1964年“夏季行动计划”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图书馆工作。此篇摘文记述了“夏季行动计划”志愿人员的行动目标会议。

部分的三角地带为棉花工业区，权力集中于公民委员会，这是个反对争取自由运动的团体，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矛头指向运动的领导人（包括摩西本人——1963年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吉米·特拉维斯与摩西驱车到格林伍德郊区，途中在摩西身边的吉米被枪击，子弹击中了他的颈部和肩膀）。公民委员会的另一个目标是实行棉田管理自动化，以“减少黑人人口到只需维持经营的程度。”三角地带下方的扇形部分是山区农村。该区的居民绝大部分是穷苦的白人农民，自从3月向华盛顿进军以来就组织起来了。麦克肯布的阿米特县是三K党实行恐怖活动的地区，他们肆无忌惮使用暴力，要“黑鬼安分守己”。黑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自12月以来，已有五名黑人被杀害，但没有人去控告。

摩西在黑板上把密西西比州的形状、大小都画出来后，他放下粉笔，停了一会，然后望着我们，一双眼睛在角质的眼镜框后边闪闪发光。当他再讲话时，好像是跟我们每个人单独在说话，其实不是对着那一个人说，只是自言自语：“你带着你对这个国家的关心来到了南方——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承认黑人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密西西比州的游击战争和越南战争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当我们想去见约翰逊总统时，他的秘书却说，越南问题已经把他的日程表占满了，他没有时间跟我们谈话。”现在，摩西说，因为有了这个夏季行动计划，也因为这个计划牵涉到了白人，联邦调查局正在派遣一支精干人员到密西西比来调查。“我们向他们请求了三年，这下联邦政府总算是关心了。我们将能得到更多的保护，住在那里的人有希望了。”

他站在那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我们的目标不高。你出了门又能活着回来，这就不简单了。你能到黑人家去串串门，坐下来跟他们拉拉家常，那就很了不起了。我们现在还不要求取消快餐饭馆的种族隔离，密西西比的黑人没有钱到那些地方去吃饭。他们还不怎么敢到取消种族隔离的汽车总站去和白人坐在一起，因为

他们还得考虑，那样做是不是会挨炸弹，是不是会丢掉饭碗。”

摩西又停下来，人们等待着，谁也不吭一声。“密西西比被叫作‘关闭的城市’，是关闭的，被封锁的。我们认为打开它的钥匙是选举。要想有什么改变，要想表示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首先得有政治上的突破。”………

这时候有人从旁门进来中断了摩西的讲话：三四个会员进来了，很不安地小声说着话。其中一个走到台前跳了上去，对摩西低声说了几句。摩西跪在地上听着，不一会那人走了，台上又只有摩西一个人，他还跪着，盯着地面，看着自己的脚，不理睬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他站了起来，讲话了。讲的是别的事，看得出来，他是不得不说些什么，不过他的声音呆板：“昨天早晨，我们有三个人离开了密西西比的梅里迪安到内苏巴县，去调查一所教堂被烧毁的事件。他们到现在没有回来，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他们的消息。我们跟司法部的约翰·多尔谈了这件事。他答应让联邦调查局管一管，但是，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却说，他们还未授权这么做。”

摩西站着，周围的人一下子活跃起来，互相打听那三个人是谁。志愿参加过确定行动目标的第一周会议的人都记得他们。正在这时候，一位身穿短裤瘦小的年轻妇女上到讲台给我们讲话。她叫丽塔·施沃纳，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的妻子。

她一边讲一边来回踱着，眼睛流露着非常激动的神情，脸色发白，但是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克制的。人们突然发现，丽塔、摩西和这个会议的其它工作人员，打从头天晚上起就一直工作到这时候了。那三个人因为超速开车而被捕。³⁹⁵ 纳苏巴县的警察局副局长普赖斯声称当天晚上十点就已经把他们释放了。但是，查遍了当地所有的监狱，毫无结果。杰克逊地方联邦调查局办公厅一直说他们不清楚是不是这三个人违反了联邦的某一条法令。

丽塔让我们按住家的地区划分小组，以小组名义打电报给我

们的国会议员，告诉他们，虽然我们请求联邦政府调查，但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政府若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群众中有人让丽塔拼出那些人的名字……。

大家都希望那三个人只是失踪了，不会有别的更严重的情况，甚至希望他们并没有失踪。这桩失踪案件多少像一堂极精彩的直观教学课，是上午讲演的一个部分，它为摩西的讲话增添了活生生的事例。换句话说，这个案件迫使我们把自己和那三个人联系起来，毫不动摇地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下午，自愿参加行动计划的人员按各自的任务分成几个小组活动——争取自由的学校小组，社区中心小组和选民登记小组。然后，他们在大礼堂碰头，讨论上午要讲的大课。每天大会开始，就有人宣布有关那三个人的调查情况。如星期二文森特·哈丁是这样宣布的：“没有任何关于三个人在纳苏巴的消息。我们的工作人员整个晚上都在碰头。当我们唱‘我们不害怕’这首歌时，其实我们是害怕的。我们唱‘别让恐惧把我们给吓倒’。因为你们当中许多人可能会被吓跑”。……

一个两眼射出怒火的瘦削的年青人举起了手，他被允许发言。他一开始讲话情绪就很激动，越说越激动，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密西西比是个地狱！”他说，声音撕裂了。“你们该看出来了吧，根本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我们自己过问。我们要变变这个制度。难哪！就好比一个人用他的脑袋去撞这所房子，想把房子撞倒。那是撞不倒的。我们还是要撞。他们说美国有民主，那是纸上谈兵，不管用。你必须让民主在密西西比行得通，民主在美国的其它地方才会行得通，在世界才会行得通。”

屋里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很害怕，有人伸长脖子向我坐的这一行人打听“他是谁？”有一个人悄悄地说：“是吉米·特拉维斯，就是挨过枪的那个人。你没瞧见他的脖子上有块伤疤吗？”

“那三个人。”特拉维斯说，我想他一定是哭了。“我并不认

识，可我感到伤心，他们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我们怎么办？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造成他们失踪的原因。假如我们知道他们有人被关在牢里，甚至知道谁死了，这些都能忍受，可老这么等着，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才真叫人受不了啦。”

他指着查克·摩根说，“这个人是从亚拉巴马的伯明翰来的。这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是黑人，你是白人。假如你到那边去的话，你的待遇会比黑人更坏，因为人家认为你是自由的。但是，我说在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自由以前，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并且只有我们向密西西比的人表明，除非我们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否则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样做难哪，真难。但是，我们心里想着大家，一旦你们有人出了事，我们会管的，一定要管。”

他颓然倒在背后的门上，然后从门里走了出去。先是一片沉默，接着稀稀拉拉的掌声响了起来，时起时落，之后慢慢停了下来，接着便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一个女孩子站了起来，摩根还靠着讲台站着，大家的眼睛都看着那个女孩。“你们要了解吉米，”女孩说。她是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他差点被杀害了。他不得不说那些话，你们不应该鼓掌。”

大课和小班课继续进行着。没有来自纳苏巴的消息，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一直到有了个喘息的机会。在休息的时间里，我们写信、打电报给那些我们认为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的有影响的人，要求采取行动：派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和其它州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到密西西比来。摩西解释说，“这个州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是密西西比人，从心理上就没有能力搞这个必要的调查。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摆在联邦调查局面前。他们看到了事实之后，现在来了。”这不是个军事占领的问题，正像南方人所宣称的：“我们不是想制造全面的事端，好让军队开进来接管。我们只是想有那么个环境，人们可以在夏天还有以后执行我们的行动计划，找出一条

途径，把这个计划扩大到整个州的黑人中去。”

校园内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周围挤满了收看新闻广播的人群。但是，播送有关那三个失踪的人的第二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二吃晚饭的时间了。鲍勃·摩西平静地走了进来，打开话筒说道：“那辆汽车在费城郊外找到了，已经被烧坏。还是没有那三个男人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发言的人是贝阿德·拉斯廷，人们早就很尊敬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组织了3月份的向华盛顿进军，而且因为他所主张的非暴力原则，是建立在经受过几次监狱考验的和平主义基础上的。“全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他说。“当我说我爱伊斯特兰的时候，听起来非常荒谬——爱一个奴役人类的人。但是，你们是爱他的，否则就不会到这里来。你们要去密西西比进行一次社会变革——你们爱伊斯特兰，为的是创造可以拯救他的孩子的条件。爱你的敌人，不表现在用你的双手拥抱那个人，而表现在拥抱那个社会状况，从滥用权力的人手中把权力接过来，——这样做也就使他们变成了人。”

他指出，我们和密西西比白人之间所产生的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一个人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其他的人作出评价，从自身来了解他们，弄清一个人是怎样变得那样残忍的。”他微微地笑了，从第一排的一个人那里讨了一支香烟。“上星期，我一边抽烟一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南方的白人不能按照他的信仰去做呢，于是我又抽了一口烟，我知道抽烟会得肺癌。哦，我能理解他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极端的愚蠢。”

总统派了两百个水手去寻找失踪的三个人。丽塔·施沃纳和所有能腾出手来的成员都在梅里迪安和费城。并未见当局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其他人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我们大家守在电视机旁。

星期四有个电视专题“在密西西比的搜寻”。在那个时间各个

班都安排了课。但是，人人都呆在休息室里，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不去上课。两百人挤在只能容纳这个人数的三分之一的一块地方，从房间到走廊全都挤满了人。屏幕上出现了敌人的面孔、朋友的面孔，出现了现在正坐在我们旁边的人，和去报告事情真相的人。这个节目包括前一天在我们这屋子里摄下的会见场面。

这是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书记詹姆斯·福尔曼的声音，他正在我们呆过半个星期的大礼堂里讲话。录像机镜头扫过听众，对准我们这些志愿人员，其中一些既是工作人员又是任期已满继续工作的人，最后，镜头对准了一张非常年轻的、黝黑的、瘦削的但是温顺的面孔，那张脸从镜头消逝后，人们才认出那是安德鲁·古德曼的面孔。

然后，镜头里出现参议员伊斯特兰的面孔。我们要拯救的就是他的孩子。“在我住的那块地方，百分之七十五都是黑人，”他说道。“我在家睡觉常常不锁门。我们没有任何种族纠纷，嗯，种族纠纷。”

阿朗·亨利是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各组织联席会议的头头。他说：“三角洲地带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一年挣不到一千美元的工资。我们州在经济上是第五十名，我们排第五十是因为州的数目就是那么多嘛，原先我们排第四十八。”

参议员伊斯特兰说：“没有人要阻止黑人的选民登记。你们可以按照一些鼓动家所说的那样去嘛。他们完全有自由到登记人员办公室去进行投票登记的。”

哈默夫人说：“1962年我打算去登记，可就在那天我被开除了。我在那个种植园干了十八年后被开除了。我的丈夫干了三十年。当主人发现我去过县政府，她说，要么我撤回我的选民登记，要么她就开除我，‘在密西西比我们不愿让你这么干，’她说。‘唷，我可不是给你登记，’我告诉她，‘我是想给我自己

登记。’”

约翰逊州长说：“各组织联席，会议的骨干分子是一群垮了一代的人物，不循规蹈矩，长发披肩。有的人简直是怪物……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追随的是一伙职业鼓动家，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犯罪的记录。这些人一生中都在寻衅闹事。——你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不会容忍让法律掌握在来自密西西比外边或密西西比内部的任何团伙的手中。我们要维护法律，维护密西西比的风格。”

休息室里的电视观众也参加到电视节目里的辩论，每个人都明确表达了对讲话人的看法。最后，屏幕上出现了字幕，在字幕下面，我们站立着高唱《我们将取得胜利》。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也跟着一齐唱：

黑人和白人现在在一起——
啊，在我的心底深处，我确信
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取得胜利。

节目完了以后，我们还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默夫人领着我们唱了其它几段歌词，还有一些别的歌曲。

我们还要听一个人的讲话，那是司法部民权处的约翰·多尔，他是从华盛顿赶来作讲演的，跟他前一个星期所做的一样。那天，我上完八点钟那堂课后，早早就到了礼堂，在前边找了个位子坐下，其他的志愿人员也陆陆续续进来了。离我不远有一群人用很缓慢的声调有节奏地唱着：“我们需要正义，主啊，到这里来，啊，主啊，到这里来。”一位黑人老太太用手绢捂着脸在哭泣。在她的身后是一位白人姑娘，颧骨高高的，黑色的头发往后梳，显得十分端庄。她带着严肃的神情唱着，泪水流到了脸颊上，忘记了台上的电影机正对准她的脸，就像前一个星期对淮安德鲁·古德曼一样。

摩西要求我们大家对多尔有礼貌，显然，在我们之前的一帮

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年前的这个星期我们埋葬了梅迪卡尔·埃弗斯。当时几乎发生骚乱，是多尔出来扭转了局面。他帮助过我们。”摄影机随着他的话音擦擦响着。就在这时候多尔到了。

“你们所进行的是一场严肃的战斗，”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这个世界变个样，我并不比你们更喜欢它。”他是个高个子，蓝眼睛，窄肩膀，老皱着眉头，露出关切的神情。他举出了几点理由说明为什么“找不到好的办法使所有的人免受暴力的危害。”他说在密西西比有不少本地的白人现实主义者。他建议我们“去帮助这些白人，使他们认识到对暴力抱着置之度外的态度是不对的。”他加强语气说：“假如我们不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进行充分的调查，就会受到人们的批评。”

399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人和他的政府能代表他们。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许多普普通通的学校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已经懂得了什么叫玩世不恭。幸亏事先有所劝告，他们大多数人只是在底下嘀咕。当多尔请大家提问题时，只有两个人举起了手。

“为什么政府能够去保护越南人不受越共的迫害，同一个政府却为什么不能承担起保护密西西比人民的道义责任呢？”

“维护法律和秩序是州的责任，”多尔说。

“但是，究竟是为什么，”——提问题的人坚持问——“政府能承担在越南的责任呢？”

“我的职责范围仅限于密西西比。”

下一个提问题的人是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斯托顿·林德，他即将负责主持全州范围争取自由学习班计划。“在1890年，”他带着一种冷冷的、平静的语气说，“当铁路工人罢工时，政府进驻伊利诺州。它的做法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发生危机时，总统完全有权派遣一支警察到某一个州去，不问该州的人是否愿意。现在的问题是，密西西比的形势是否很严重，我们认为，这是……这是个道义的问题。假如你有权力采取行动，又有道义的责任这样做

而你却未采取行动，你们这些人算负起责任了吗？”

“我相信我们是法治的政府，”多尔说。“我宣誓过要维护法律。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依法斗争。我自问于心无愧。我了解联邦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都问心无愧。”……

吉姆·福尔曼刚刚从密西西比回来。他的个头很大，皮肤黝黑，衣服绉绉巴巴，头发也该理了。他具有一个好演说家吸引听众情绪的魅力。他活泼的性格和摩西的内在深沉正好成鲜明的对照。但是，他们两人对听众都同样有吸引力，都得到他们的同情。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历史和背景知识。“我知道摩西星期一已经讲过，可是他这个人怕羞。”摩西蹲在台上，低着脑袋笑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笑。

福尔曼让我们大家站起来，手挽着手唱《我们决不后退》这首歌。而他自己非常认真地反覆唱这几句：

我们垂下头，
为李和其他死去的人痛哭，
他们为我，为你死去，
为争取平等的事业死去，
但我们决不后退——

这首歌是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一位青年工作人员为纪念赫伯特·李而写的。李是在密西西比的阿米特县被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的一位成员所枪杀，此人却未受到控告。福尔曼详细叙述了案情的经过。此案的唯一目击者路易斯·艾伦1964年1月就在他准备离开密西西比的当晚被枪杀了。他把这两起杀害事件称为密西西比州斗争过程中的两个标点符号，情况和杀害梅迪卡尔·埃弗斯的事件一样；他还列举了最近好几个月来发生的五起谋杀事件。但是，他说，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已经从第一次的静坐发展到有了“摩西和他的伙伴，这些非暴

力主义的游击战士，”有了三角洲地带选民登记计划；在民权法案通过后又有了夏季行动计划。

有危险，但工作还得去干。“你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你们应该愿意去扫大街。”他微微一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当然啦，你们都是老师，所以你们比选民登记工作人员老练。实际上，你们有些人大概已经签好合同，因为你们认为那种工作更安全一些。但是，你们不能因此大喊大叫：“嗨，我是争取自由学校的老师，我没有问题。”因为在密西西比没有人能畅所欲言的。

“你们应该有理智。如果你们有谁拿不定主意，想退出，我们同意。但是，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事是，我们和你们在一块，……我们决不后退。”

轮到摩西讲话了。他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他拿起话筒，低下了头，声音很轻，似乎在安抚我们。他问我们有谁读过托尔金的《戒指的友谊》。“你若长时间把精力集中在现在做的某些事情上，即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上，你会感到厌倦……。”这时，我想起了那天一位志愿人员谈到关于摩西的一番话：“他这个人像小说里的人物，他全身充满了令人不解的道德观念。”

摩西接着说：“那几个青年死了。”

他停了下来——丝毫也没有考虑他的话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在这个时间内，这消息使我们大家都震惊了。这是第一次人们谈到死：他们死了。可一直到现在，人们只说他们“失踪”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是死了。

“当我们一开头听到他们的消息时，我就知道他们死了。当我们听到他们被捕时，我就知道这是个阴谋。我们没有早点告诉你们，是为了丽塔，因为她一直还抱着一线希望。”现在丽塔已经去梅里登了。

“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他停了一会，在斟酌字句。“我认为我采取冒险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我并不要求别人做我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的人民，密西西比的黑人正在被杀害。不管怎么说，我感到我对他们的死负有责任。今年，赫伯特·李被杀害，路易斯·艾伦被杀害，还有其他五个人被杀害。你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假如你们想为此而采取行动，那么还会有人被杀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经过流血或作其它的牺牲，特权阶层就会自动放弃他们的东西的。”

他又显得很疲劳的样子，志愿人员都望着他，他不看我们，只是看着他和地面之间的空间。

“今天有人走了，回家去了。昨天我很发愁，因为没有一个人走，那不好，不是真的不想走。

“有人形容这次的行动计划的目的是让几个人去送死。这样联邦政府就会到密西西比来。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国家有些很坏的东西，要对付那些坏东西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因此，是非常冒险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们对要做的事还没有拿定主意，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因为要完成一件事总得用一定方法，否则就完不成了。

“你得把问题掰开，拿出当中的一小部分来，研究其来龙去脉，然后集中力量解决。”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耳语，像在昏睡中把话直接说到我们的心坎里。

“我所能够说的是…对这些小伙子要有耐心，对密西西比要耐心等待，因为表现迟缓和表现愚蠢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密西西比的小伙子行动是非常、非常迟缓的。”

他说完了，站了一会，然后走出门去。接着是一片寂静。这样过了一两分钟，谁也没有动。他们知道这时候不该鼓掌了。突然间，从房间的后边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它冲破了这沉静的气氛。

他们说自由是不间断的斗争。
他们说自由是不间断的斗争。
他们说自由是不间断的斗争。
啊！主啊，我们已经斗争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应该自由了，我们应该自由了。

对我和其他的人来说，这是一首新歌。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一起唱了起来，好像发自心灵最深处，好像他们早就知道它了。

2. 独立的政治行动

洛恩兹县的自由党

约翰·休利特*

……不久以前我们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团体，这就是以黑豹为标志的洛恩兹县自由组织。

就是因为这个组织，人家说我们是共产党，还有其它什么别的东西。诸如黑人种族主义分子等等。在这样的时刻，去建立组织为真理说话，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受到挖苦和嘲笑。洛恩兹县的人民是意识到这点的。今天我们正在向前进。

黑人，尤其是南方的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乞求他们本来应该为之奋斗的东西。因此，洛恩兹县的人民决定组织起来，走出去，为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奋斗——不仅仅是为了洛恩兹县的人民，还为了亚拉巴马州各县的人民，为了南方各州，甚至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

* 约翰·休利特：“黑豹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一文，见《黑豹党》一书（纽约，梅里特出版社，1966年）第7—15页。休利特为洛恩兹县自由党的主席。这是他1966年5月22日在洛杉矶的讲演。

只要洛恩兹县还存在奴隶，你们在加利福尼亚也不会有自由。只要还有人当奴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自由，没有人能有。

在洛恩兹县民主党里有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控制着县政府，而且控制了整个县。当他们发现黑人准备参加5月3日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时，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开始谈他们的计划。他们知道这是个最穷的县，于是决定改变该县的登记手续费。

两年前，谁想竞选县长、收税官或确定税款官，他只要付五十美元就有资格当候选人。今年的人选费是九百美元。谁想参加竞选，谁就得付五百美元的竞选公职费用。在初选阶段，他们要是弄虚作假，那么我们的候选人就会被淘汰。因此，我们决定不参加这种竞选。我们讨厌南方白人对我们搞的那些诡计。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我们才感到真正强大了。我们认为我们目前在洛恩兹县干的事是做对了。

我们已经听取了每一个讲话人的意见，听到他们发言。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自己学习。作为有组织的成员，我们必须独立思考，根据我们的意志办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南方的黑人所努力争取到的只是骨头，而白人得到的是肉。今天，洛恩兹县的黑人对骨头已经厌倦了，我们现在也要尝一尝肉。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是由洛恩兹县争取自由组织提名的，不过我们还是担心，这样仍然难逃过他们在洛恩兹县对我们施行的阴谋诡计。

洛恩兹县的县长是县政府的管理人。他也是一个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开明的县长，他到各处走走，拍拍你的肩膀，身上从不带枪。但是，与此同时，在一个只有八百白人的县里，他们当中竟有五百五十人带着枪各处巡逻。这些人是代理人，这是真有其事，许多人听来，未免觉得像神话，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们告诉过本县县长，我们打算在县政府的草坪上（不是县

政府而是草坪) 召开提名候选人的群众大会, 但是他不同意黑人在那里开会。我们提醒他, 不要忘了, 三K党在亚拉巴马的最大一次群众集会, 就是去年8月份在这个县政府的草坪上召开的。几个星期以前, 有一个人为了竞选州长, 他得到允许使用这个草坪。⁴⁰⁴ 他还起用了各式各样的扩音设备和其它他想用的一切。

这位县长就是不同意黑人使用县政府这块地方。他意识到我们要组织一个政党——假如他阻挠我们组党的目的得逞, 我们将永远被置于南方白人和民主党的脚下。想到这一点, 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开会, 就在这里开, 在县政府的草坪上开。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告诉他, 我们不指望他的保护, 他不护保, 有黑人来保护。

我们再次问他是不是听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把话重复了一次, 然后对他说, 县长先生, 假如你出面反对人民, 我们将逮捕你。

于是他说道, 我不会同意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我不可能保护你们不受三K党的伤害。

我们提醒他注意, 根据亚拉巴马州的法律, 提名候选人的群众集会, 必须在选民投票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举行。如果我们在离县政府半英里以外的地方召开大会, 将会有人出来抗议, 这样一来我们的选举就会告吹。

为此, 我们给司法部写了一封信, 把洛恩兹县发生的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们。

司法部的人突然很快赶到了县城, 他们问我: 约翰, 下星期在县政府这里要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要召开群众大会。司法部的人想知道在哪里开, 我告诉他在县政府的草坪上。

他就说了, 我想县长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能在那里开吧。于是我说, 是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在那里开。

他就问，万一有人打枪，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坚持开到底，大家死在一块。

他听后感到十分担心。我说，不用担心，我们一定得在那里把会开完，没有地方可以藏身，万一出事，逃也逃不了。

这时他真的有点慌了。于是说道，那我是帮不了忙啦。

我说，我没要你帮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打算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如果县长保护不了我们，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我告诉他，多少年来，南方的黑人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保护。现在，我们也不指望有谁来保护我们，我们将自己保卫自己。

那是星期六的事。星期天大约两点的时候，我们开了个会作出决定，为确保我们推举的人能当上候选人，我们要征集支持者。州法律规定至少要有二十五名有资格的选民签名才行。因此，我们决定征集至少一百个签名，以防有人从中作梗。我们还同时决定如期召开群众大会提名候选人。

大约两点半的时候，司法部的人员又来了。他非常不安。他说他不放心，并对我说，约翰，我已经尽我的力了，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不过，看来你们现在还是取消在县政府召开大会为好。

但是我说，我们要开。

他在那儿呆了一会之后就坐上汽车走了。临走时说，或许明天我会来看你。我们的会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半。大约在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司法部的人走到教堂的长廊里来对我说，听着，我已经跟亚拉巴马的检察总长谈过，他说你们可以开群众大会，在教堂里开，那是合法的。

我们问他，你有没有检察总长签署的文件证实你的话？他说没有，我们就要求他回去把他的话写成正式文件拿来，我们才接受。

星期一三点钟我到了县政府，果然县长的办公桌上放着检察

总长签署过的文件，一切都已办妥。于是我说，现在我同意到教堂开群众大会。

我认为这就是力量。大家团结起来，大有作为，单枪匹马，孤家寡人，则寸步难行。

在我们县有六百名黑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参加了民主党。我们对整个亚拉巴马州的黑人提出过警告说，争取民主党的选票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因为这个党是被象华莱士那样的人所控制着，不管谁当选，都必须对这些人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现在我明白了，民主党初选和民主党本身就是合二为一，像一个赌棍，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张扑克牌，一会让这个赢，一会让那个胜，这样子赌博才能进行下去。我认为民主党就是这样来对付亚拉巴马人民的。这是一场赌博游戏，为使赌博进行下去，总得有人赢才行。408

还有这么一个人也在争取选票，他自称是自由派。这个人就是亚拉巴马州的检察长里奇蒙·弗劳尔斯。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他的事。竞选一开始，他就鼓动亚拉巴马人，特别是黑人。他把他们的头头召到一块，向他们许下各种诺言，说什么：你如果选我当州长，我当竭尽全力为你们服务。

与此同时，他对这个州的白人却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像样的讲演。我们不止一次地提醒亚拉巴马的人民，说他在耍花招。但是，许多黑人听信他们所谓领导的话。这些领导人自称是为全亚拉巴马州说话的，结果这些黑人上了圈套。

在这里我想谈一件事，那就是我为洛恩兹县人民的紧密团结感到骄傲。参加民主党初选投票的六百人已经认识到他们被民主党所欺骗，现在准备参加到我们以黑豹为标志的洛恩兹县争取自由组织中来。

我们有七个人参加我们县今年的公职竞选。这些职位是验尸

官、教育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如果我们赢得这三个职位，我们就能控制教育局）、收税官、确定税款官，还有身上老挎着枪的县长。

今天晚上有许多人问我，你真的认为假如你们竞选胜利了，就能接管所有的事并能维持下去吗？

今晚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是的，我们要去接管。如果我们要做的事跟现在的县长做的一样，如果我们需要委托二十一人或更多的人来做洛恩兹县人的代表，保护县里的人，我们会这样做的。

几个月以前，亚拉巴马被一种人称之为“恐惧”的气氛笼罩着。黑人不敢擅自行动，他们只能等待着他们的户主通知之后才敢去登记。这些人告诉黑人说，没有我们的话，你不要行动，等我发话了，你才能进城登记。

所有的黑人都同时被驱逐了。甚至今天，在洛恩兹县被驱逐的至少有七十五户，有的家庭还住在帐篷里，有的八、九口人的家庭挤在只有一间房的屋里。还有一些人把家庭拆开了，住到亲戚或朋友的家里。但是，这些人决定留在洛恩兹县，直到正义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

驱逐黑人家庭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有些黑人有自己的宅地，但是负债累累。因此，白人决定把他们赶走，以他们的宅地来抵债，人家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在那儿呆下去，哪儿也不去。

今天晚上我要让在这里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黑豹作为我们组织的标志。长时间以来，许多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政治团体向任何愿意来的人，愿意跟我们一道工作的人敞开大门。但是，我们决不乞求别人加入这个组织。门是开着的，你可以进来，是自甘情愿的，而不是强迫的。

你们知道，黑豹是一种猛兽，它不去寻衅闹事，不过，你要逼迫它，它就后退，后退，后退到无路可走时，它就会反扑，

把它前面的一切东西都毁得干干净净。

洛恩兹县的黑人就这样被压制了多少年啊！我们一直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没有行动的权利，没有做我们想做的事的权利。而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计划在今年的11月8日接管海纳维尔县政府大楼，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们决定不再向别人乞求，不再要求取消种族隔离。一旦我们掌握了县政府，控制了教育局，我们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体制，让我们的孩子在洛恩兹县受到教育。在我们县有八十九户有钱人家，他们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这些人必须纳税，我们要向他们收税。如果他们拒绝纳税，那么我们就没收他们的土地，把地转卖给想买地的人。我们知道现在有人想买地但买不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不会再请求别人的保护（我们不需要），也不请求外边的人替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从现在起自己为自己说话。我相信，不仅是在洛恩兹县，或在阿拉巴马州，不仅南方，而且也在北方，人们也会开始独立思考的。他们会行动起来，参加到我们为自由而斗争的行列里来。

关于纽约市学校的问题和答复*

408

要求建立黑白人混合学校全市委员会

1、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主要的民权主义者，家长和宗教团体，为争取永远结束对我们的孩子实行低劣的种族隔离教育制度而一块战斗。种族隔离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行政管理差，课程不足，内容贫乏，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不能学到东西，孩子在离校时（不论毕业还是中途退学）的水平低于正常水

* 1964年2月3日举行罢工之前所散发的关于纽约市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小册子。

平三到五年。其结果是，这些不利条件严重地妨碍了孩子上大学，或找一个像样的工作。等待他们的只有工资最低的非技术性工作。

美国人民的理想是，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如果是这样，所有的美国人都应给与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2、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确保1954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在纽约市得以实施，彻底清除“事实上”存在的种族隔离学校，使我们的孩子不再受害于这个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与我国的法律背道而驰，而且剥夺了我们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中所应取得的地位。

甚至纽约市学校的督学格拉斯博士也承认，约纽的这类种族隔离学校难以提供良好的教育。

3、全市委员会对教育局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所要求的是，制定一个清除种族隔离的计划，和完成这个计划的各个步骤和时间表。

4、全市要求建立黑白人混合学校委员会，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计划和时间表？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全市性的、学校对学校的计划，计划中应该体现教育局将采取的步骤和完成每一个步骤的日期，以及整个计划实施的日期。

5、种族隔离的学校能否受到平等的待遇？ 从历史上看，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是另眼相看而从来不平等的。美国的哈莱姆黑人居住区被隔离的少数民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始终是低劣的。基于此，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历史意义的1954年关于学校的决定。

6、教育局是否应该关心在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有三点基本理由说明教育局必须对此予以关心：

- (1) 1954年最高法院作出了决定。
- (2) 教育局宣布并批准了取消种族隔离学校的政策。
- (3) 身为教育者为所有孩子提供完全的教育机会是责无旁

货的，只有所有的学校都取消种族隔离才能达到此目的。

7、**教育局宣布了什么样的政策？** 在教育局1955年1月举行的例会上，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宣布一个强有力的、向前看的取消种族隔离学校的声明。

8、**教育局是否实行了所宣布的政策？**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政策仍然是一纸空文。因此，我们成立了要求建立黑白人混合学校的全市委员会，对教育局施加压力，俾使这个已宣布的政策得以早日付诸实施。

9、**为何现在要取消种族隔离？** 在当今世界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所有的孩子必须得到应有的训练，以便成年后各尽其才。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将来不会有立足之地，那些不准备了解和尊重别人差异的人，将来在社会上也不会有立足之地。只有真正的黑白人混合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孩子能体面地在那个社会里起到应有的作用。

10、**让黑人和非黑人儿童在一个学校学习，是否就意味着取消了种族隔离？** 不能这么说。仅仅是让白人的孩子坐在黑人或波多黎各孩子的身边，本身并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这只是必须做的第一步——取消隔离。采取这一个步骤之后，教育局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学校，编写教材，端正态度和制定坚定的政策，以创造出有意义的黑白人混合教育的经验。410

11、**街道学校的地位如何？** 街道学校一直存在的种族隔离观念，从法制上和道义上说都是错误的。不管有那么一些支持者怎样为街道学校的概念辩护，这种隔离概念在宪法上和州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这种概念多年来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发展，只是由于聚居方式的局限性，现在又被利用来维护种族隔离的学校。

12、**作为一个家长，我应该起什么作用？** 行使宪法和道德赋予你的权利，不要让你的孩子上低劣的学校，罢课。支持全市要求建立黑白人混合学校委员会，为争取所有的孩子受到高质量的

黑白人混合教育而斗争。

13、我的孩子离开学校后怎么办？ 把你的孩子送到教堂成立的争取自由学校去。

14、罢课的时间有多长？ 第一次全天罢课在1964年2月3日，此后，将有一系列的罢课。

15、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能取得胜利吗？ 能。为一个目的团结起来的人民，一定能取得胜利——现在就要自由!!

纽约市人民教育委员会*

人民教育委员会同意继续活动下去，它明确表示，成立人民教育委员会不是为了掌权，而是鼓励地方社区的居民自己去行使权力。人民教育委员会把自己看成是一种象征，是由关心它的公民所创建的，为地方社区服务，帮助他们控制公立学校，并朝着有意义而又必需的目标去指导孩子们的教育。

人民教育委员会为使地方社区得以控制学校，对下列方案表示支持：

1、权力下放： 学校系统必须实行分散管理，以便使当地的家长和社区小组能有效地掌握孩子的教育。

2、实行责任制： 学校当局必须对把孩子托付给他们教育的家长负责。经常对教师、管理人员以及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表现进行考核。根据表现定工资。考核教师的标准应是学生的成绩。在决定学校工作人员的调动和配备上，社区有发言权。

3、参与学校活动： 家长和社区指导小组参加地方一级和市一级的学校各方面的日常活动。这种参与活动和分散管理的结合，将使学校的体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地方一级才能有创造性的创新。

* 人民教育委员会1967年1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

4、非专业人员： 制定吸收、训练和创造性地雇用非专业助理教师的计划。地方社区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员，在教育本地区孩子方面的特殊经验与知识，可作为正规教师的专业知识的一种补充。他们本人将成为这支有生命力的教育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制定一个事业发展规划，以便让当地的居民获得职业人员的身份。

这是你们所想要的吗？

费城争取自由组织*

意图和目的

统一人民

扶助政治教育

确保黑人自由参加真正的民主活动

确保费城大多数的黑人有他们的候选人参加大选

确保有黑人的候选人

确保黑人公众挑选自己的候选人

组织和加强黑人社团

登记选民，确保他们能提自己所需要的候选人

投票选举

什么是投票选举？

投票选举就是你选择本地、全国和国际上能代表你的那些人。

投票选举就是表示你对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发表意见。

为什么要投票选举？

如果你不去投票，那么就会由别人来决定你、你的团体、你

* 这是1966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传来的小册子，是黑人社区中地方性独立政治组织的具有代表性的流行传单。

的政府和你的孩子的前程。你不去投票，你的意见永远不会被人知道。

怎么去选举

首先，你必须到市里登记，把你的名字写在市选民登记簿上。

你有选举权吗？

你满二十一岁，在本州居住满一年，并且自上次选举以后你在你的选区住满两个月，符合这些条件你就有选举权。

政 治

什么是政治？

政治就是人民聚集在一起对他们的命运做出决定。比如由谁来当市长，选举什么样的人进学校董事会，由谁来当地方警察长官，以及由谁来确定税款。然而，在过去费城的黑人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少数人，主要是白人，掌握了政治，为他们自己谋福利，而把我们压在底下。

这是你所要的吗？

我们允许参加选举，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过问政治，这是怎么回事？

- 1、他们告诉我们，政治只是“白人”的事
- 2、他们告诉我们，投票选举无关重要
- 3、他们不让我们参与重要的决策
- 4、他们使我们贫困，这样就可以用钱买我们的选票
- 5、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资格”搞政治

他们竟然说我们没有“资格”管理我们的生活！他们给“有资格”这个词下了这样的定义，即“有钱和有学问”。大家只要认

真考虑一下都会知道，每一个成年男人和女人一样有“资格”决定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确有一些情报资料我们可据以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控制着这些资料，不让我们知道，还编造谎言欺骗我们。我们跟别人一样可以从这种资料中学到东西。

6、他们告诉我们说，黑人“就是捏不到一块”。

为什么要团结？

一旦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决定谁最能代表我们的街区和地区去完成我们的使命。不团结，则那些掌握竞选活动的人就会提出他们的候选人，投票通过只对他们有利的计划方案，我们就毫无发言权可言了。

团结起来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

在一个政治团体里的人怎样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紧密团结。然后决定“什么是我们的共同需要？”我们可以采取向自己提问的方法来做出决定，比如问“这个计划和这个候选人能不能帮助我们和类似我们的人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一旦你有了政治组织，你就可以出去向你的邻居、朋友、甚至陌生人宣传，争取其他人和你一道工作。

为什么要组织政治团体？

有了政治团体，你就可以提名你所要的人做公职候选人。在大选中，你可以投票把你的候选人选到政府里去。

一个政治团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政党？

费城的法律规定，在前一次选举中，你所征集的签名人数，必须达到州选举对每一个候选人规定的最高选票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才行。在市或区选举，你征集的签名人数，必须达到最高票数的百分之二。

你们必须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这些候选人在至少十个县里获得至少是总票数的百分之二。这个政治团体为它的每一个候选人所得到的选票必须是最高票数的百分之二。

在费城，你们有权制止警察的暴行。你们有权说谁可以当市长或谁可以当警察长官。你们可以协助管理政府。在费城，至少有六十万黑人，黑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你们不仅仅纳税，还要管理政府。

别人是不会赐与你们权利的！你们只有首先团结起来，要求得到这些权利——现在就要自由！一人——一票！黑人现在就必须团结起来，要求政治权利！明天就太晚了。加入到争取自由组织中来吧。

我们联合起来吧，召开群众大会，共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提出州的候选人名单，并设法使他们当选。我们要努力争取到权利，以改变现状。

在你住的那一条街上，你看有谁能成为理想的市参议员、州参议员、国会议员、市长或审判官？我们要物色能代表我们的人，这些人是忠诚的，愿意为我们服务的。让我们选出那些相信黑人是“有资格”的优秀男女吧。

如果我们选出的人不认为我们使他们蒙受耻辱，也不因为自己皮肤黑或自己是黑人而感到羞耻，这样的人是能为我们服务的。如果我们选出的人，认识到费城的黑人将来一定会变得强大，他

们就能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前途工作。

1965年9月市内入学的二十七万四千小学生中，非白人有十五万三千五百，占百分之五十七，而白人有十二万零五百，占百分之四十三。

政党的职责是什么？

- 1、向政府提出人民所需
- 2、提名参加公职竞选的人
- 3、让人民直接掌管政治和政府

时 机 已 到！

如果说在费城我们要争取机会联合起来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的话，现在时机已到！

如果黑人终有一天要离开白人占绝对优势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话，现在时机已到！415

如果想要争取机会改变多年来的工资低、警察横行霸道、住房条件恶劣、学校穷困、教育落后、物价昂贵、备受凌辱、失业、公共福利差、税收高、医疗条件差、服务质量低以及经济上受剥削的状况，现在时机已到！

现在就来参加费城的争取自由组织吧！

一人一票，自己作主。

3. 民权与和平

越南战争*

密西西比州麦肯布的抗议

这里列举五条理由说明黑人为什么不应该为美国参加任何战争：

1、密西西比的黑人尚未得到自由，在所有的黑人得到自由之前，他们不应该到越南为白人的自由打仗。

2、密西西比的黑人青年，不要把应征入伍看成是光荣的事。母亲们应该劝阻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去当兵。

3、只有当黑色人种对美国政府和密西西比州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带着武器、警犬和卡车来把我们的儿子带走，让我们的儿子为了保卫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而战斗、牺牲，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尊重，其尊严才能得以保持。
416

4、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我们，为了使美国白人更加富裕，而让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屠杀圣多明各和越南的其它有色人种。如果黑人继续去参与这些无谓的战斗和牺牲，我们将会被看作是世界有色人种的叛徒。

5、上星期，一名新泽西州的白人被军队开除了，因为他拒

- 这是民权运动对越南战争的第一次抗议。这是一份在密西西比麦肯布散发的传单，刊登在1965年7月28日出版的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麦肯布新闻通讯上。南方国会议员谴责这篇文章是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缺乏爱国主义的表现。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劳伦斯·古约特，和执行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爱德华·金牧师7月31日发表声明指出，那份传单并不代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观点，因为，制定政策的是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而不是该党的地方支部。然而声明说：“作为他们自己是爆炸、三K党煽动的恐怖主义和因骚乱而发生逮捕事件的受害者的麦肯布黑人公民，当自己的人在麦肯布黑人社会反对的在越南为‘自由’战死而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份传单是在二十三岁的麦肯布人约翰·D·肖死后散发的。1961年约翰一直是麦肯布民权示威运动的参加者。

绝到越南作战，并进行了绝食斗争。黑人青年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给儿子写信，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打仗。如果他的回答是为了自由，那么就告诉他们，那正是我们在密西西比斗争的目标。如果说是为了民主，那么告诉他们事实的真象——我们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其它等等，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就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我们黑人受着非人的待遇。

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966年1月6日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有权声明，不同意美国政府在一切重大外交问题上的政策，反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理由如下：

我们确信，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的自由所表示的关心是带欺骗性的。这种欺骗性也表现在对其它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南非、罗得西亚，以及对美国本身有色人种的自由。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这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关注着美国黑人争取解放和自决权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在南方的工作，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保证给予被压迫公民以自由，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结束美国境内的恐怖所统治和压迫现象。417

我们经常身受美国政府官吏实行暴力和监禁之害。我们不会忘记，无数的人在南方惨遭杀害，只是由于他们希望得到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刽子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就没得到应有的惩处。在亚拉巴马的特斯基吉杀害萨米·扬格，和在越南屠杀那里的人民，

*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重要的民权组织发表的反对越南战争的声明。这篇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尤其是新近被选入佐治亚洲众议院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任朱利安·邦德对它表示赞同之后。众议院认为他不忠诚，拒绝让他就职。后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为众议院的这一法律行动否定了朱利安·邦德的言论自由，他才得以就职。文中提到的萨米·扬格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一次当他想进入亚拉巴马汽油站的“白人”休息室时遭枪杀。

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扬格和越南人民都是为了寻求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美国政府应对造成扬格和越南人民的死亡负重要的责任。

萨米·扬格之所以被暗杀，是由于美国法律没有得到履行。越南人民之所以遭到屠杀，是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一条违背国际法的侵略政策。如果有人或法律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口味，它就可以无视法律，也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我们忘记不了我们过去控诉暴力行为的报告受到政府官员的冷遇、怀疑和露骨仇视的情景。

我们很了解，在这个国家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大多数的选举都不是自由选举。我们看到联邦政府没有以充分的权力和关注来使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和1964年的民权法案得到履行。因此，我们要问，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甚至是否愿意保证世界各国的自由选举。我们毫不怀疑，我国政府高喊“维护世界的自由”只不过是虚伪的假面具。在这个假面具的背后，它镇压不肯就范或拒绝就范于美国冷战政策的解放运动。

我们同情和支持我们国家里不愿意响应政府征兵法案的人。这个法案打着虚伪的“自由”旗号，强迫他们为美国的侵略去送命。在这个所谓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责任和让自己参加军事侵略的责任之间是划等号的。想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不禁心惊胆颤。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国应征入伍的人当中百分之十六是黑人，他们被要求去窒息越南的解放运动，以维护实际上在越南并不存在的所谓民主。

我们要问：在美国，哪里有为自由而战的征兵呢？

因此，对于为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而愿意贡献力量的美国人，⁴¹⁸ 我们应予鼓励。我们深信，开展民权运动和其它人类关系机构所进行的工作，是抵制征兵的有效做法。我们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探索这种取代的途径，虽然我们明知那他们就要像在越南作战那样痛苦地以他们的生命作代价。

在越南的那边*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今天晚上我来到这个讲台上，向我亲爱的祖国提出恳切的请求。我讲演的对象不是河内，也不是民族解放阵线；不是中国也不是俄国。

我做这次讲演，并不是因为看不见这胜负未定的局面，或全面解决越南这场悲剧的必要性。这次讲演也并非试图把北越或民族解放阵线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应该看到，他们对于成功地解决越南问题所起的作用。他们或许有正当的理由怀疑美国的诚意，但是，生活和历史已经对事实作出了雄辩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没有冲突双方彼此信任地交换意见，冲突是无从解决的。

然而，今天晚上我不是对河内或民解，而是对我的美国同胞谈谈我的看法。因为，我和我的同胞身负结束这场给两个大陆人民带来沉重代价的冲突的重大使命。

我是个职业传教士，因此，我有几方面的理由按照我的道德观来看待越南问题，我想这是不奇怪的。从一开始，越南战争和其它人在美国进行的斗争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必然的联系。几年以前，这种斗争曾经有过光辉的一段历史，那时“向贫穷开战计划”似乎给穷苦人——黑人和白人的穷苦人——带来了希望。他们搞了实验，带来希望和新的开端。但是，紧跟着便是在越南集结军队。我眼看着这项计划遭到了破坏和挫折，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疯狂的好战社会手中的政治玩物。⁴¹⁹我很清楚，只要越南这场冒险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它就会像要命的吸管，源源不断地把人力、技术和金钱吸走，美国就决不会为穷人的复兴投入必需的资金和精

• 1967年4月4日在纽约里弗赛德教堂一次集会上讲演的节录。该会由关心越南问题的牧师和俗人支持。

力。因此我越来越不得不把这场战争看作是穷人的敌人，因此，我必须反对它。

也许由于越来越多的悲惨的事件发生，使我逐渐看清了这场战争它不仅仅使国内穷人的希望破灭，其恶果要比这严重得多。战争把他们的儿子、兄弟和丈夫拖入越南战场，死亡率大大高于我国其它民族。我们把被我们的社会摧残了的黑人青年，送到八千里以外的东南亚，去保卫那里的自由，而我们的黑人青年在西南佐治亚和东哈莱姆都从未见什么自由。我们曾不止一次在电视的荧光屏上看到多么残酷的讽刺场面：黑人和白人青年，为了一个从来没有让他们有可能在一个学校里并排坐在一起的国家，一块去打仗一起被打死。我们看见他们一起野蛮地把一个可怜的小村子里的房屋烧毁，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黑人和白人青年永远也不可能住在底特律的同一街区。面对穷人被这样残酷地摆布和操纵，我们不能沉默下去了。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更发人深省的，因为这是从过去三年，特别是过去三个夏天，我在北方城市的黑人居住区的经历中悟出来的。我走进那些被社会摒弃的、绝望而愤怒的青年人当中，对他们说，燃烧瓶加步枪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坚持这样的信念：社会改革最有意义的方式是通过非暴力行动。但是他们问我——而且理所当然会这样问的——那么越南问题该怎么解释呢？他们问，难道我们的国家不正是使用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去解决问题、去实现它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吗？这些青年人的问题正中要害。我知道，在我没有对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制造者——我国政府明确地表明我的看法之前，我是决不可能对黑人居住区的被压迫群众的暴力行为提出非议的。为了那些青年人，为了这个政府，为了成千上万在我们的暴力下发抖的人民，我不能沉默了。

有人问我，“你是民权运动的领袖吗？”言下之意，是把我排除

在和平运动行列之外。对此，我作了如下的回答：1957年当我们一群人组成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时，我们的座右铭是：“拯救美国的灵魂。”⁴²⁰我们深信，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只争取黑人的某些权利上，应该看得更远些。我们坚信，只有美国黑人的后代从现在仍旧束缚着他们的枷锁下完全解放出来，美国才有可能得到自由，才有可能得救。我们在某一方面和哈莱姆区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见之于他早期的一首诗里：

啊，是的
我坦白地说，
阿美利加从来不是我心目中
的阿美利加。
但是，我发誓
阿美利加总有一天会是的！

现在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看到，今天关心美国道德和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关心目前这场战争。假如美国的灵魂完全被毒害了，究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如果把世界上的人最深沉的希望毁掉的话，它自己也决不能得救。因此，我们当中那些仍然坚信美国将得救的人，被主引向采取抗议和发表不同意见的途径，来为我们祖国的康复而工作。

我所承担的拯救美国的生命使其康复的任务似乎还不够，1964年我又挑起了另外一个重担。我没有忘记诺贝尔和平奖金也是一种委托，委托我为“人类四海皆兄弟”而更加努力工作。它召唤我要超越对国家的忠诚。即令没有这种召唤，我也会按照耶稣基督赋予牧师的职责而生活。在我看来，牧师的职责和争取和平显然是密切联系的。因此，当有人问到我为什么反对战争时，我有时实感太奇怪了。

最后，如果我要给你们和我自己描绘出一条从蒙哥马利到达此地的路线，我完全可以提供一条最正确的途径。我只要讲我必须

忠于我的信念就行了，即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响应召唤，成为主的儿子……。

但是，当我仔细考虑到在越南的疯狂行为，并尽力试图用我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一切和作出反应时，我的脑海里总想着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人民。我现在不是代表那一方的士兵说话，也不是替西贡的政权集团说话，我只是替三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说话。我想到他们，因为我知道，不做出努力去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绝望的呼声，任何解决的途径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肯定是把美国看成是奇怪的大救星。⁴²¹ 越南人民于1945年宣布独立，从法日共同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它的独立先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领导他们斗争的是胡志明。虽然在他们的关于自由的文件里引用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对他们的自由却不予以承认。相反，在法国企图重新征服它过去的这个殖民地时，我们决定给予支持……。

法国被打败之后，似乎通过日内瓦会议越南人民可以重新获得独立，又可以实行土地改革了。然而事与愿违，美国插手进来，它坚决反对胡志明把两个暂时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农民看着我们扶植了当代最凶恶的独裁者——我们所物色的人吴庭艳总理。吴庭艳无情地清洗他的政敌，支持敲诈勒索的地主，甚至拒绝讨论与北方统一的问题。农民看见了这一切，他们畏缩了。农民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在美国的操纵下干的。美国还不断增派部队到越南，帮助镇压因对吴庭艳措施不满而引起的骚乱。吴庭艳垮台了，农民们原本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全面的军事独裁统治，看来没有使情况得到真正的改变，尤其是农民们所急需的土地与和平方面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来自美国，那就是我们不断增兵支援那些腐败无能没有群众支持的政府。而与此同时，越南人民从我们的传单中，不断读到我们许下的关于和平和民主的诺言，还有土改的诺

言。现在呢，我们的炮弹使他们的渴望变成了苦恼，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的越南同胞。当我们把他们成群结队地从他们的祖先耕耘过的土地上驱赶到连最起码的社会需求都不能满足的集中营时，他们的表情是悲哀的、木然的。他们知道，要么走，要么葬身于我们的炮弹下。所以他们走了，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水里放毒，毁掉了上百万英亩的庄稼，当我们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他们的土地，毁掉他们珍贵的树木时，他们一定是哭了。他们彷徨走进医院，看见受伤的人员当中，被美国炮火杀伤的和被越共杀伤的人数的比例至少是二十比一。他们彷徨流入城市，看见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孩子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像野兽一样一群一伙地满街跑。他们看见美军戏弄讨吃的孩子。他们看见孩子把自己的姐妹卖给我们的士兵，祈求换回他们的母亲。……

也许更为困难但又是必须做的是替那些已经认定是我们的敌人的人说话。我们称之为越共或共产党的这个十分奇特又不出名的民族解放阵线，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一旦他们认识到，吴庭艳这个逼迫他们在南方成立抵抗组织的人，实行的镇压和残暴的政策是得到我们允许的，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美国人呢？吴庭艳的暴力行为迫使他们拿起了武器，而我们对这种暴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此，他们是如何想的呢？我们现在大谈“侵略来自北方”，似乎这才是这场战争的最根本的问题，他们怎么能相信我们的良知和品德呢？在吴庭艳进行血腥的统治之后，我们对他们使用了暴力，同时把导致死亡的所有新式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又怎么能够信赖我们呢？即使我们不能宽恕他们采取的行动，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他们的感情和想法。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是被我们所支持的人逼上梁山的。我们应该看到，是我们用计算机计算过的精确的破坏计划，妨碍了他们伟大的行动。

我们的官员明明知道，在他们的成员中共产党人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却坚持统统给他们扣上那顶帽子，他们又该怎么来判定我们的政府呢？他们控制着越南大部分的地区，这一点，他知道我们是清楚的。我们却准备允许举行全国选举而不让这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平行政府参加，对此，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问，当西贡的新闻出版受到军人政府的秘密检查和控制时，怎么谈得到自由选举呢？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对我们准备帮助组成一个没有他们这个唯一和农民有真正联系的政党参加的新政府表示怀疑。他们对我们的政治目的提出质疑，并认为若把他们排除在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都是不现实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十分中肯，令人惊叹。难道我们的国家还打算把政权建立在政治神话上，并使用新的暴力来支持它吗？

同情和非暴力的真谛与价值在于，它帮助我们了解敌人的观点，听取他们的问题，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从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里，我们确实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基本弱点。如果我们将深思熟虑，我们就能从我们称之为敌人的兄弟的智慧中学习、成长和受益。

河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北方，我们不断轰炸他们的领土，我们的水雷危及他们的航道。那里的人们对我们抱着极深但又可以理解的不信任的态度。为他们说话，就是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现在美国的意图和作法缺乏信任。正是河内这些人把他们的国家从日法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使之获得了独立。这些人本来希望与法国结成法兰西联盟，但是，由于巴黎的软弱，也由于殖民武装部队的蓄意破坏，他们被出卖了。他们领导了第二次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日内瓦会议通过一项临时措施，说服他们放弃他们控制的十三纬度和十七纬度之间的地区。1954年以后，他们看着我们和吴庭艳合谋策划阻止了那次选举，因为选举的结果，必然是胡志明上

台领导联合起来的政府。他们又一次看到自己被出卖了……

现在，在这最后的几分钟内，我要阐明的是，我是在努力声援对越南问题无权说话的人，并去了解我们称之为敌人的人的论点。我同样十分关心我们在越南的士兵。因为，我想到我们驱使他们到越南干的，不仅仅是在任何战争中敌对双方必然采取消灭对方的野蛮行为，我们还在这个死亡的进程中，使他们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不用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必然会认识到，我们声称为之而战的东西，根本与那场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用多久，他们必然知道，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派往越南，是去参与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那些阅历丰富的士兵肯定会认识到，我们是在帮助有钱的人和生活有保障的人，却把穷人驱入地狱的深渊。

这种疯狂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停止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停止。我是作为主的儿子、受苦受难的越南穷人的兄弟来说话的，我为那些土地遭致荒芜、家庭受到破坏、文化被摧残的人民说话，我为那些在国内失去希望到越南去送命和被腐蚀的这样双重不幸的美国穷人说话。我是作为世界的一名公民在讲话，因为，这个世界被我们所走的道路吓呆了。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向我的国家的领袖讲话。发动这场战争的是我们，那么，主动停止这场战争的也必须是我们。……

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我以及全世界的人无疑地都会认为，我们呆在越南绝不是为了什么光彩的目的。人们会逐渐地看清楚，占领越南使之成为美国的一个殖民地，只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他们当然会想到我们还有最高的目标，那就是激怒中国使之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就可以去轰炸它的核设施。如果我们不立即终止这场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那么，我们让世界人民看到的，只能是我们一心一意要进行可怕、愚蠢而又致命的赌博。

现在世界希望看到一个成熟的美国。这一点我们可能做不到。它要求我们承认，从一开始在越南进行的冒险行径就是错误的，

并使越南人民的生命受到了损失。

为了赎还我们在越南犯下的罪行和弥补过错，我们必须主动终止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我想提五项具体的建议，要求我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把我们从这场可怕的冲突中解脱出来的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 1、停止对越南南方和北方的一切轰炸。
- 2、单方面宣布停火，以便造成谈判的气氛。
- 3、削减美国在泰国的驻军人员，减少对老挝的干涉，作为防止在东南亚出现其它战场的紧急步骤。
- 4、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在越南南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样的事实。因此，这个阵线在任何重要的谈判和将来成立的越南政府中的作用都应予以重视。
- 5、根据日内瓦协议的精神，确定一个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的日期。

我们对目前所承担的另一方面的义务，可以适当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即愿意为那些害怕在有解放阵线参加的新政权下生活的越南人提供避难权。我们还必须尽我们所能给越南赔偿，以弥补我们造成的损失，必要时，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提供急需的医疗援助。

在我们敦促政府从它所承担的不光彩的义务摆脱出来的同时，应继续在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进行工作。如果政府坚持在越南倒行逆施，我们就必须继续大声疾呼，表达我们的意见和态度。配合呼吁，我们还必须准备采取行动，寻求各种可能的有效的抗议手段。

当我们规劝年青人不去服兵役时，我们必须让他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越南扮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并鼓励他们自觉参加到拒服兵役的行列里来。我很高兴看到，在我的母校莫雷豪斯学院，已经有七十多位学生选择了这条道路。我要向所

有认识到美国在越南所干的是不光彩、不正义的行径的人介绍这个情况。此外，我还要鼓励所有应征年龄的牧师，放弃他们的免服兵役的权利，投身到拒服兵役者的行列中来。现在是作出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选择的时候了。我们正处在冒生命危险把我们的国家从这场愚蠢的战争中拯救出来的时刻。任何有人道信念的人，都必须作出抉择，采取最符合自己信念的抗议斗争形式。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采取抗议的行动……。⁵²⁴

你曾经迟到过一天吗？*

一天，一名黑人青年从阿拉巴马州的特斯基吉到白人征兵局去应征入伍，因为晚到了一天，管事的白人把他列为怠惰失职的人。

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刻，这位黑人青年就要进监狱服刑一千零九十五天，原因只是因为迟到了一天。是的，正是这样，一名黑人青年迟到一天，于是一个白人法官判他在联邦教养所监禁一千零九十五天（两万六千二百八十小时）。他被罚离开朋友、家庭和所爱的人达两万六千二百八十小时之久。

你可能也曾经不按时赴约。

你可能也曾经没有按时就职。

但是，你不会想到，迟到一天会被判一千零九十五天的监禁。

除非你像塞缪尔·B·舒茨那样，曾经想鼓动黑人学生去帮助你家乡的黑人同胞。

除非你像舒茨那样，于1964年在密西西比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争取黑人自由选举的权利而工作过。

除非你像舒茨那样，于1965年和1966年在阿拉巴马的洛恩兹

* 1966年12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防卫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塞缪尔·布伦特·舒茨的小册子。

县和梅肯县活动过，帮助那里的黑人获得自由选举。

除非你像舒茨那样，被压制、受到威胁和被监禁了六十天，理由是，你反对在约翰逊总统发动的越南战争中，美国黑人士兵遭到无辜的杀害和辱骂。

人民一直不断受到压制、威胁和监禁。你们是知道的，黑人经常受到白人法官、白人陪审员和白人征兵局的惩罚。

今天，除非舒茨能够筹集到二千美元，就白人法官这种带有种族主义的裁决进行上诉，否则，他只得在监狱服刑一千零九十五天。

第八部分

426

种族与经济

引言

当前的运动曾不止一次地以其行动和言论使全国吃惊，在1966年又以“黑人权力”这个新口号使其白人同盟军感到惊慌。这个运动与自由派的同盟由于以下的问题几乎已经使双方决裂：黑人运动否认政治上的联合行动是取得黑人权利的有效方法，而且它的某些派别在1966年白宫会议上对“履行这些权利”问题上拒绝与政府合作。现在这个同盟因黑人运动宣布其目标是争取黑人权力而瓦解了。

“黑人权力”按其提倡者的解释有好几种涵义，其中许多是复述过去斗争的主题。“黑人权力”包括民族自豪感，对美国黑人历史及其过去在非洲的情况的关切；希望教育美国黑人承认黑人是好样的，不错；心灵很美，无所羞愧。黑人权力是当地人管当地学校的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否定了“布朗控教育局案”裁决中关于种族隔离学校必然不平等的概念，为提高教育质量的运动提出另一条途径，即改善隔离学校，使黑人儿童可学到技能，培养民族自豪感。^①当然这种概念的很多内容是二十年代的马库斯·加

427

① 这种思想对黑人区的父母在感情上很有号召力，但这也是以实际经验为基础的。在圣路易斯学校区对某项计划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实验，激励教师去教课和家长去辅导。肯尼思·克拉克博士在报告中说，成绩和智力商数显著提高。他评论道：“尽管实际上课程、教学方法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很大变化，但毫无疑问，教育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发生变化的是教员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对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法有影响。”见肯尼思·B·克拉克著《黑人区》（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1965年），第144页。

维、五十年代的伊莱贾·穆汗默德、六十年代的马科姆·爱克斯提出过的。

黑人权力也意指独立的黑人政治。洛恩兹县自由组织的标记——“笨拙、莽撞、可爱的大”黑豹表明所持的新的高傲态度。但不仅如此，黑豹还意指把北方黑人区和南方黑人占优势的各县的政权夺过来。正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者艾凡赫·唐纳森所说的，黑豹意味着将这些黑人区当作有待黑人解放和控制的“殖民地”来对待。这种解放不仅是政治解放，而且还要经济解放。参加运动的年轻人对原来的自由和政治行动的概念又加上了经济权力。

新运动并不是到了提出“黑人权力”这个口号才首次提到经济问题并对之采取行动的。1956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运动的要求之一就是雇用黑人公共汽车司机，反对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的大多数群众游行，也都提出就业的要求。但是黑人权力的提倡者首先谈到，在经济上控制黑人区——黑人区的商业和住房为黑人所有。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口号的)成了黑人权力运动的领导者。该协调委员会做得很过火，剥夺了白人职员在职员会议上的投票权，因此实际上把他们赶出了该组织。这种做法的理论是黑人应由自己组织起来，这样有助于增加黑人的成分，白人应在白人社会中组织起来，为将来白人穷人和黑人穷人的联合打下基础。

白人应将白人组织起来的主张多年来在南方关切种族关系现状的自由派组织中占上风。1919年种族间合作委员会实施了一个温和的教育纲领，反对私刑和种族歧视但并不反对种族隔离。继承种族间合作委员会衣钵者是南部地区委员会，它建于1944年。南部地区委员会协助成立两种族人类关系委员会，以便在黑人和白人社会之间进行对话，并帮助教育白人对黑人加深理解。南部地

区委员会对暴力、教育、投票和其他民权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南部争取人类福利会议建立于1938年，是一个南、北部自由派的组织，迫切要求缓和南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后来由南部教育基金会议接着干。⁴²⁸这个南部的白人组织与以争取民权为主的黑人团体密切合作，但其主要目的是在白人社会中做组织工作，其一贯立场是明确争取黑人的全部权利。

黑人权力的提倡者在当前运动中采取的立场是：为了在人民群众——穷人——中建立黑白人联盟，就应当把白人组织起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发表声明说，种族合一对美国社会来说是一种神话，因为所谓种族合一实际上就是同化，是将个别黑人吸收到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主流中去。种族平等代表大会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曾说过：“我们已将黑人权力这个口号引入纲领，将黑人从种族主义社会暴力所进行的破坏中拯救出来，这个社会是决心不给黑人以自由、平等和尊严的。”麦基西克勾划出了包括六点的纲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有战斗性的黑人领导、执行联邦政府的法律、调动黑人消费者的购买力。^①

种族平等代表大会于1942年成立，主要是北部的白人组织。它的基本宗旨是以和平主义为基础的，它是第一个为在公共设施方面消除种族歧视而举行静坐抗议的民权团体。种族平等代表大会1960年在南部举行静坐抗议后，在职员和理事会中增加了黑人人数，并在边远地区和南部（主要是路易斯安那州）开始做工作。1966年和1967年全国黑人区提出“黑人权力”这个口号后，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则将其全国总部迁至哈莱姆区。虽然它没有将白人清除出该组织，但在1967年举行的大会上将“多种族”一词从章程中

^① 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在第24届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全国会议上的讲话：“黑人权力，求生存的行动计划”（会议于1967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举行）。

删去。

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从一开始就是黑人职员占优势。该组织曾对黑人权力这个口号提出过批评。马丁·路德·金在题为：“马丁·路德·金对‘黑人权力’下定义”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一个民族处于受压迫的困境时，他们只有积蓄好力量实行变革……才能获得解放。

今日黑人棘手的任务是去找出办法把我们的力量组织成强大的力量，这样政府就无法回避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从实力出发来发展形势，使政府感到同我们合作是明智和深谋远虑的。^①

金说，在黑人极为集中的城市，他们自己应与白人团体结盟去选举有利于实施他们纲领的候选人。

成立较久的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都拒绝接受黑人权力，而保留种族合一的理事会和职员并继续接受白人的援助。然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经常指出，该组织的主要财源是来自黑人所缴的会费。

参加1963年向华盛顿大进军的黑白人联盟到1967年已不存在，不再可能有象主持进军的“十巨头”那样最高一级的团体来制定民权政策，十巨头中包括一名白人劳工领袖，一名天主教的主教，一名犹太教教士，耶稣教全国教会委员会负责人以及全国主要民权组织的领袖。但白人的援助通过许多重要渠道继续起作用，包括一个援助森弗劳尔县选举候选人委员会；一些律师援助组织和筹集基金的团体。此外，年轻的白人知识分子继续在北部少数民族住区组织各种活动——有时也在白人穷人中间，但最经常的还是在黑人区内。这些活动有时包括独立候选人的公职竞选，在新泽西

^① 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对‘黑人权力’下定义”，1967年6月11日《纽约时报杂志》。

州纽瓦克市举办纽瓦克社区联盟行动计划就是这种活动。活动大多数围绕当地的问题（如交通红绿灯）和经济问题。

黑人领袖多年来一再指出黑人和白人在就业、收入、住房和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差别。但是在六十年代每当谈到对黑人经济困境时总带有急不可待的语调。黑人和白人在经济上的差距正在扩大；^① 黑人失业人数正在增加，更不妙的是劳工专家们指出了更多暗淡的前景。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工业所需非熟练劳工（黑人劳工的最大市场）相应减少，预计失业人数还要增加。令人最震惊的统计之一是非白人青年的失业人数。十几岁（14岁至19岁）青少年⁰³⁴ 1964年的失业率白人为13.3%，非白人为26.4%。全国城市联盟声称：“人们公认，十几岁黑人的实际失业率（不上学和未就业者）可能接近35—40%。”^②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部长赫伯特·希尔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列出了以下的失业统计数字：芝加哥黑人失业率为17.3%，总失业率为5.7%；纽约黑人失业率为10%，总失业率为6.4%；俄亥俄州哥伦布黑人失业率超过10%，总失业率为5.6%，匹兹堡黑人失业率为24%，总失业率为11.6%；圣路易斯黑人失业率为20%，总失业率为8.4%；费城黑人失业率为28%，总失业率为8.4%；印第安纳州加里黑人失业率为44%，总失业率为6.3%；底特律，在十八万五千多失业人数中黑人占十一万两千人。^③

由于民权运动注意到了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他们还指出：

（1）从民权获得的东西不能满足黑人的要求；（2）取得的胜利并不有利于受压迫最深重的黑人群众。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生活》杂志上写道：

① 非白人和白人男性平均 小时收入差别在1949年为0.90美元，1959年则骤增至1.45美元。见本译本原书第476—480页全国城市联盟的研究。

② 全国城市联盟：《1965年贫困实况面面观》。

③ 赫伯特·希尔：“全国徒工训练计划中的种族歧视”，《菲隆》，1962年第23卷秋季号。

“经过十年奋战，制定了多种法律，宣布他们（黑人）获得了平等。他们应为他们的目标得到实现而感到高兴……（但是）尽管有了新的法律，他们在黑人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黑人仍然是最穷的美国人，仍然由于他们的肤色和贫穷而与外界隔绝。法律抽象地宣布他们是平等的，然而他们的生活条件与其他美国人相比，远非平等。”^①

在南部，黑人分成制农户和女仆组成了密西西比自由劳工联盟，为提高工资而罢工，黑人农民争取农业上的稳定和在保护局的各部门中谋得职位，以便在分配作物上能有些控制权。在北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为争取实行公平的徒工训练计划而斗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和社区组织发动运动反对建筑业及其他工业中就业上的种族歧视。

在许多年轻人中间，对恶劣条件的反抗发展成了对“老白”一律打击；因此黑人区的黑人青年进行了一系列的闹事、造反和反抗。闹事都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通常是由一名警察向一个黑人开枪，但是闹事针对的矛头——破坏白人的商店，辱骂和袭击警察——说明了根本原因的所在。⁴³¹ 在1965年洛杉矶瓦茨区发生黑人造反后，以约翰·A·麦科恩为首的联邦政府调查委员会建议在该区改进教育，进行就业训练和安置，改善公共交通设施，但该委员会讨论结果，认为就黑人区的恶劣条件进行煽动，以及不遵守政府法令、不纳税等方式的非暴力反抗是瓦茨区造反的原因。学者气更重的那些人分析则认为，黑人在经济上无权，对白人商店和警察的野蛮行为不满等是主要原因。瓦茨造反死亡三十四人，伤一千零三十二人，三千九百五十二人被捕。差不多两年以后，《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写道，瓦茨区只是搞了一些小型的就业训练计划，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变化，就连被烧毁的建筑都未修复。这

^① 小马丁·路德·金：《黑人的步子并不是迈得太快》，1965年11月7日《生活》杂志。

篇文章的标题是“瓦茨区黑人抱怨收获太少，黑人民族主义有所增长。”^①

多年来联邦政府为了处理经济问题曾作过一些努力，但多半是无效的。1964年联邦政府为“与贫困作战”拨款九亿四千七百五十万美元。黑人抗议运动的大多数战士都认为，全国人都知道经济机会局是个很大的官僚机构，有好几百个附属的地方机构，联邦政府通过这些渠道拨款，实际上这是精心炮制出来的制度，为的是吸收掉运动的活动家。运动的社团组织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向最有本事的地方领导人提供高薪工作，实际是收买他们，企图以此来瓦解战斗力。正如莫伊尼汉在关于黑人家庭的报告中^②所概括的那样，许多黑人领袖认为，政府的手段就是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造成黑人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转移到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而作的努力上来。对反贫困计划有两种反应，许多人试图抛开那个计划继续独立地干下去；另一些人则设法控制这项计划。许多社团的组织者代表穷人在地方反贫困委员会上长期进行斗争，他们利用反贫困计划作为组织工作的工具。

运动以外的一些反对该计划的人则认为，这是联邦政府的又一次笼络人心的恩惠，他们反对社团的控制，企图削减拨款并坚持调查该计划在各地方的财政上的不法行为。432

反贫困计划的某些问题产生于计划本身的性质。计划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它促进了社团的行动，其结果被发展成用政府的钱资助向政府的攻击。当地方机构按拨款的真正目的使用拨款时，它们受到指控，说它们处理错误。譬如说，在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儿童发展组织确是雇用了战斗性最强的组织者和当地领袖，他们是1964年夏季行动计划的活动高潮过后留在州里的。有

① 厄尔·考德威尔的文章，见1967年7月9日《纽约时报》。

② “黑人家庭——为全国行动提供的情况”，美国劳工部政策计划和研究处，华盛顿，1965年3月。

人控告，政府资助了“煽动分子”，并指控该计划是由黑人权力提倡者控制的。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主要根据这些控告，煽动议员对密西西比儿童发展组织进行了好几次调查。

笼统地说，那些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是不公道的，因为该项计划是按他们的命令执行的。密西西比儿童发展组织给贫穷的黑人固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给教师和学生一种感觉：他们自己还有价值。尽管为数有限的黑人权力代言人不可能到所有不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但是黑人权力这个概念已在北方黑人聚居区和南方黑人社会深入人心。黑人确实要为自己争得黑人权力。而且，自从1955年底1956年初罗茨·帕克斯夫人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坚持要按自己意志行事以来，乐意说他们也都忍受够了的美国黑人人数增加了一千倍。

今天，大多数黑人的状况，除了下面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以外，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当前运动经过一切变迁、坎坷和一段看来是迷失方向和目标的消沉时期后，其主要目标已经完成。黑人群众的情绪已被激发出来，普遍具有战斗意志，新发现了一批组织工作的天才，恐惧心理大为减少。

1. 黑人和白人

433

别了，自由派*

洛伦·米勒

自由派对于詹姆斯·鲍德温最近所说的“比我小二十岁的黑人根本不信任自由派”感到震惊，他们一直没有思想准备。最近几年来对自由派在种族关系方面的立场的不满情绪一直在增长。当然自由派有左、右派之分；确实还存在一整套信念和态度问题（不

* 摘自洛伦·米勒：《别了，自由派：黑人的一种观点》，《民族》周刊第195期（196年10月20日）第235—238页。

容易划分，但是不难辨认)在种族問題上已形成了自由派的观点。简单说来，自由派打算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消除一切种族差别，方法是通过有秩序地一步步地调整阻力，目的在于克服这种阻力。在宪法方面，老牌的自由派立场(最明显的例子是最高法院对学校种族隔离案件的处理。它总是以“不慌不忙的步子”为准绳，要求黑人按理智来适应和默认由于种族关系以及根本法的破坏而强加给他们的失去社会地位的状况。

在黑人方面不得不容忍这种做法，但是他们不能承认，对他们宪法有附加条款；这么做就会放弃他们的立场，屈从于修正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按照南北战争修正案规定，在法律上只给他们不完全的平等。自由派看到了問題的“两方面”：黑人有说服力的在宪法根据和现存的惯例（有时成为法律），他们认为渐进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而对于“两方面的极端主义者”都不能容忍。

黑人对称他们为极端主义者感到愤懑。因为黑人认为宪法给全体公民完全平等，因而应将他们的位置摆在这样一个命題上，即只有一面：他们的一面，宪法的一面。黑人在这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这可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黑人的代言人过去由于声称他们在民族关系中的活动取得进展而一度受到欢迎，现在却被一些提出“现在就要自由”口号的人挤到一旁去了。马丁·路德·金向善于接受新口号的听众说：“我们在这里要求自由；我们现在就要求自由，不能等到明天；我们要求全部自由，不只是部分自由。”谁要是反对，即使是怀疑，那就不管他自称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的主张就起了敌对作用。老牌自由派所采取的中间立场已站不住脚了。

每次在民权方面获得了胜利都加强了黑人的不妥协态度，黑人更急于提出新的要求，以致这种态度有发展成为剧烈冲突的趋势，相当多的自由派避而远之……

自由派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仅是由于他们怀疑采取直接行

动或主张不服从的可行性，困难的核心在于自重建运动失败后的八十年中种族歧视深深扎下了根，在下面的各类机构中都已彻底制度化了：地方、州和联邦的各级政府机构、公务机关和教会、工会、政党、专业组织、学校、各行业协会、服务性团体以及一大批在社会中起极其重要作用的自愿组织。只有政府机构能按它本来的宗旨行事，只有自愿组织经常和一贯地迫使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履行那个宗旨，同时这些组织本身也自愿把其成员应享有的一切特权和利益赋予黑人，种族歧视才能根除。但是这些要求没有达到。自由派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即使在他们显然拥有控制权的时候，也不把他们的组织团结起来发挥有效的作用，而且在他们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还容忍种族歧视的措施，黑人看到这些情况感到灰心。

再说，自由派由于面临问题“两面”的历史抉择而踌躇不定，他们明知黑人的要求是正义的，但却争辩说，他们作为负责的行政长官，必须认真考虑人们对迅速改变的顽抗态度，必须认真考虑已形成制度的各种措施骤然中断所带来的破坏。自由派可能会犹豫不决，正如总统在颁布住房行政命令时的情况一样，企图连哄带骗地取得有利于改变政策的一致意见。自由派说，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象黑人那样随便乱想；他们面对黑人叫嚷要立即采取行动，必须估计形势，使形势平稳进展……

公务机关对容易上当的黑人来说是个陷阱，他们进入公务机关后发现自己被拴在下层。美国民权委员会已发现，正如私营企业一样，公务机关也分“黑人”工作和“白人”工作，而黑人则在这个宝塔的底层。自由派在政府机关中当了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就陷入了规章条例的天罗地网而无法自拔，这些规章条例有时是故意为了使种族歧视制度化或达到这种效果而制定的。也可能搞些象征性的任命和提升，但是这种做法收效很慢。黑人期待着成效，而他们所看到的只会使自己采取愤世嫉俗的态度，认为自由派同其

任的前保守派毫无不同之处。

就拿美国劳联一产联的情况来说吧，在手艺行业工会中种族歧视最为严重。劳联一产联自称不得强迫所属工会放弃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做法。这就够糟的了。更糟的是自由派领导的工业工会的态度。钢铁工人支持南方歧视黑人的地方组织，南方的工会礼堂还兼作白人公民委员会的集会场所。黑人在地方、州或全国各级手艺或工业工会的决策机构中几乎没有发言权，这是公开的秘密。火车行李搬运工工会会员A·菲利普·伦道夫，是劳联一产联执行局唯一的黑人成员，当他敦促劳联一产联进行改革时，乔治·米尼（被称为劳工界的自由派）向他大声嚷道：“究竟谁给你权利代表黑人讲话？”并控告他攻击劳工运动。执行局在米尼的催促之下审查了伦道夫的反工会活动——象自由派沃尔特·鲁瑟或戴维·杜宾斯基，谁也不出来反对。伦道夫的回答是组织黑人劳工委员会，他再次受到各种观点的劳工领袖们的谴责，理由是他在指使“黑人歧视白人”。多年来劳联一产联却附和州与联邦的公正住房、公正就业以及其他民权法律，并协助检查种族隔离法。

考察一下其他自愿组织（包括教会），就会看到它们的做法与种族歧视制度化相类似。凡是这种组织的领导属自由派的，几乎无例外地宣布公开支持民权运动的目的。每个人看来都要别人按他鼓吹的一套来办，而却似乎谁都不能，也不愿按别人鼓吹的办。

要指责这种虚伪的情况是很容易的，但实质问题是在发展中的“现在就要自由”这种黑人的思想同自由派一直坚持的渐进老概念之间产生了矛盾。当自由派运用他们长期握有的特权——代表黑人讲话并支持黑人正在放弃的那些观点——的时候，这种矛盾冲突就公开爆发了。自由派惯于代表黑人讲话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有一段时期黑人需要代言人。家长式和老子懂得最多的态度必然会有所发展。但是随着黑人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提高了识别是非的能力，特别是在他们认为自由派领导存在缺点时，他们就坚持要

由自己来表达愿望。

当黑人坚持要代表自己说话时，受到挫折的自由派被可能象米尼冲着伦道夫那样大叫大嚷，说反对者是煽动分子，是捣乱分子（若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这只是南方熟悉的陈词滥调的又一翻版）。其他自由派采取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月刊上宣传的方针，并俨然以全体白人的代言人自居，发出严厉的警告：种族歧视将延续下去，除非黑人遵守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这只是一个黑人犯罪，所有黑人都要受指控的老一套话的变种。黑人要求自己动手处理问题，遭到了反对，但他们并不气馁。由工会主义者领导的底特律黑人对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认可的市长提名造反并撤换了该工会看中的提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劳联一产联在劳工运动中如何对待黑人的问题上，越来越争执不下；罗伊·威尔金斯在亚特兰大发表的主要演说中为黑人集体投票辩护。穆斯林由于建议同一切“白鬼子”断绝关系而在城市里赢得很大的支持。

对于公私营行业中的就业和政治上的任命，当前都强调绝对公正，对这点的冷言冷语日益增多了，尽管这种强调现在才只是开头。其实黑人的要求还不止是这样。一百年的种族歧视使黑人和美国白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黑人要求在政治任命上，以及在公务机关、学校和私营行业中填补鸿沟。黑人认为要填补鸿沟除了黑人获得优待外别无他法。黑人的这一主张言之成理，但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说，黑人获得优待势必侵犯白人的个人权利，这样黑人就会优于白人。

说实话，自由派和黑人陷入僵局是长期历史过程的最终结果，在此历史过程中有非洲人血统和部分非洲人血统的美国人被当作一个黑人集体而不是被当作按法律常识和一般概念来理解的个人。但是宪法保护的对象却是人——个人——而不是集体；美国的理想就是提高个人的地位，坚持认为属于哪个集体是无关紧要的。自由派向来关心的是个人权利，他们不求在民族关系方面应用这

种公式。黑人的最终理想是取得他们被当作个人来看待的权利而不考虑他们是黑色人种，但他们懂得当前的问题是提高他们的集体地位，因为民众的态度和行动以及容许种族划分等级的法律，已将每个黑人归入到他们的集体里。自由派认为只要挑选几个黑人儿童到现在的白人学校读书就是进步；而黑人则要求所有黑人儿童都准许上白人学校，不希望仅仅是象征性的让步……。

在这种背景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黑人的年轻战士“根本不相信自由派”。黑人受到在亚洲、非洲推翻白人殖民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们不仅现在就要自由，而且坚决主张以一场重大的战略来替代自由派的在一段时期内只进行一场民权斗争的策略。黑人决心制定战略，并支配运动里的战术。重大战略的细节尚未具体定出，但已有一个大概的轮廓，要求采取直接行动，方式是静坐示威、静站示威、静跪示威、抵制运动、自由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交通车辆、非暴力反抗以及尚未听说过的其它做法，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时机有利时可诉之法律——一切置于黑人领导之下，一切预计可立即见效。在南方内地特别强调选举登记。重要的是，学生领袖毫不怀疑，黑人参加选举是选举黑人担任公职的一种办法。顺便说一下，采用哪种斗争手段最合适要由黑人决定。只有黑人在咖啡馆或旅馆或机场静坐示威，在海滩静浴示威，在教堂静跪示威或是通过抵制来摆脱对黑人的施恩态度，才能在上述各种场合取消种族歧视。

说直接行动的参加者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为全体黑人讲话是不确切的，说他们的哲理占上风，说他们的影响正在深入，说听到他们呼声的人对他们越来越尊敬，在黑人社会中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减少，这倒是实话。他们的呼声，自由派听来是严厉而刺耳的。他们捎来的信息是一清二楚的：别了，亲爱的自由派，感谢你们过去帮的忙，到你们乐意重新加入在“现在就要自由”的旗帜下由黑人领导、黑人任军官的部队中甘当步兵和下属时再见。

黑人与白人间的危机 *

438

查尔斯·西尔伯曼

黑人要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行动的决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了最强烈的紧张关系，就是在各个黑人组织、民权团体、公民自由权团体、互相信任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工会所结成的松散的联盟中。大约在1962年和1963年，白人自由派似乎猛然间发现，他们受到猛烈的攻击，通常只用来谴责最狂热的南方种族主义者的言词现在用来谴责他们了。

其原因在民权运动的历史里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事实里，即民权运动直到最近还是为白人所支配着。黑人的领导作用和黑人的支持都出现了真空，这种真空只能由白人来填补。譬如，由于尼亚加拉运动陷于分崩离析，白人便建立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直到近几年，白人还承担着很多领导工作，并提供了大量财政资助。^① 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所筹集的基金中大部分仍然由白人提供；尽管他有超凡的号召力，但是，他已无法从黑人社会那里筹集到多一点基金了。同样重要的是，民权组织依赖于白人自由派的政治支持——包括工会、公民自由权组织、互相信任组织、教会团体等等。黑人依靠自由派的联盟，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太小，不能提供胜利的机会……

但是黑人对这种关系总是忿忿不满；他们对白人盟友的依赖形成了他们对盟友的潜在敌意，而同时他们又确实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潜在的敌意压抑下去。他们一面怨恨自己的依赖性，

* 节选自查尔斯·西尔伯曼所著《黑人与白人间的危机》。

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本部目前从黑人获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大部分来自会员的会费，而会员主要是黑人。但是，独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保障和教育基金仍然从白人捐款者那里获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它的预算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本部的预算一样大。

一面又不真正信任他们的白人盟友；他们总是有一股找岔儿的猜疑心；怀疑白人阻碍了他们前进，认为只要自行其是，便可以取得更大、更快的进展。“我们的这些白人朋友，他们又一次出卖了我们。”在成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议期间，黑人的一位与会者这样高声呼喊道；从此以后，其他黑人重复着这个呼喊。例如1942年拉尔夫·本奇在他为冈纳·默德尔所撰写的论述黑人组织和领导权的长篇专论中，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跨种族成分进行了攻击：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跨种族结构，无疑是组织软弱的根源。组织中的黑人领袖无疑总是对有声望、有影响的白人创议者的一举一动持警惕的眼光……这些白人同情者大多数要么是小心谨慎的自由派人士，要么是对种族问题感情脆弱、有传教士精神伤感主义者。他们对黑人问题的关心，或者是出于一种“公平”感和希望看到宪法的理想得到实现的愿望，或者出于一种“我爱你们的人”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远未触及问题的实质。^①但是，该协进会，尤其是其总部，显然重视白人支持者的意见，这已经成了保证协进会绝对“受到尊重”的有力因素，并且无疑关系到协进会在经济上想摆脱困境和争吵的愿望。……自由派……承认并反对不公正，但是，他们企求以治标的办法而不是以治本的办法来纠正这些不公；因为治本的办法是苛刻、严峻的，不会促进乐观情绪和振奋精神。

问题不在于对白人支持者的这种敌意究竟是否有道理。在很大程度上那是没有道理的。在本奇写文章的时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依赖于白人支持者，因为它得不到黑人的支持。的确，1948年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最低会费从一美元提高到两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当亚当·克莱登·鲍威尔用同样的言词攻击“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时候，本奇博士却谴责他是个像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那样危险的种族主义者。

美元时，黑人社会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结果失去了一半会员；直到六十年代初会员人数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严酷的问题是，早在黑人认为可以公开流露自己的想法以前，他们就已不满和不信任白人盟友了。他们的忿懑虽说并不特别值得赞许，但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永远处于受惠一方的人们，开始仇恨起他们的施惠者来了。美国现在发现，它的援外计划遭到的命运也是那样。索尔·阿林斯基曾经写道：“当一个人总是高高在上处于慷慨大方的施与者地位而另一个人处于感恩戴德的受惠者低贱的地位时，生活的政治学并不为他们提供平等。这种关系缺乏平等所必不可少的尊严。”

如果黑人要得到有力感和尊严感，他们必须自己积极行动起来。至少在目前，事情由黑人来做远比让别人替黑人做更为有意义；即使一事无成，也是好的。白人需要学会当父母的最困难的一课：让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这就是说，白人必须放弃他们发号施令的传统，放弃替黑人说话和替黑人行动的习惯。他们的作用必须予以限制：只限于鼓励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推动他们的活动，然后退居第二线——尽管黑人新领导者犯错误也得退出第二线。对于那种认为黑人太没有经验，不能把事情办好的说法，有些黑人往往用乔莫·肯雅塔的话来加以反驳：“如果会变成一团糟的话，就让它去吧。”总之，既然历史上有过依赖局面，看来现在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沙文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为黑人工作的组织大多数应由黑人来领导和主持，这是挖苦人的，然而又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黑人不需要白人自由派的帮助。他们期待这种帮助——但是得按他们的条件。

黑人和白人自由派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另一个根源，这个根源随着岁月的流逝，大概会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当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拉上街头时，大多数白人自由主义者并不愿意跟着去。他们说，他们完全赞成黑人的目标，但是，他们不能附和黑人的手

段。不管对不对，黑人都报之以大量的冷言冷语。俾斯麦曾说过，“当你说你原则上同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实际意思是，你毫无实行的打算。”

这是个实际问题。黑人和白人的处境有根本差别，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战略、战术上的冲突：黑人处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主流之外，而他们的白人自由派盟友则处于这个主流之中。因此，在维持和平与和谐的意义上后者对保持现状很感兴趣。例如工会的种族偏见并不比其他组织严重，也许更少一些；但是，对黑人来说，工会只起到保守组织的作用，基本上只关心维护其会员对就业的垄断。⁴⁴¹

其他的自由派则只要求维持和平、保存他们现在享受的舒适生活；他们要求变革种族关系，理应如此嘛；但是，他们不想招来麻烦或动乱，不想打乱现存组织和体制。的确，他们关于“组织间关系”的全部言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以劝说作为武器来达到制止或尽量减少紧张、冲突；这个办法天生就具有渐进主义的色彩，因为，要使人们摆脱偏见或改变人们的思想，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正如大卫·丹齐克在《评论》报中所写的那样，黑人“若采纳了这种方法；必然要导致渐进主义，就再也不去谈论白人对待黑人的偏见态度了；而现在他们把黑人权利和就业机会的问题看作是政治、经济权力和正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要与白人社会进行对抗。”因此，“有些白人虽然设想过种族关系的最终远景是把够格的黑人逐个地吸收进白人社会；但他们现在突然被逼得对提出要求的黑人公众作出让步。”

关键在于，黑人现在所要求的变革和坚持的变革速度，若没有相当大的冲突是不能达到的，因为这要使很多很多美国人不得不放弃一些他们现在所享受的特权和优惠，或者放弃惬意的优越感。在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没有哪件事情能说明，没有直接的对抗，黑人就能在美国社会获得正当的地位。用弗雷德里克·道

格拉斯的话来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表示支持自由而又反对骚动动乱的人，是些既要收庄稼又不种地的人。他们要求不打雷闪电就下雨。他们要海洋但又不要海浪的可怕咆哮。”

黑人革命与白人的强烈反应*

约翰·O·基伦斯、詹姆斯·韦克斯勒、
洛兰·汉斯伯里

约翰·基伦斯先生：……有多少白人自由派人士准备走完全程？又有多少会掉队，会在大路第一个拐弯处掉到路旁？有多少人会像吉迪恩的部队那样？大家知道，吉迪恩把他的部队拉出去考验。他要求所有的人——使他们经受许许多多考验；当他准备打仗的时候，他的部队只有三百人。

美国有多少暮气沉沉的白人士兵？有多少朝气蓬勃的爱国者？在我们坚决要求自卫权利的时候，有多少冷战自由派分子会叛离我们的队伍？〔鼓掌〕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权利。我们一定要肯定这个权利。这是不管什么地方、什么人都承认的最根本的权利。我们必须戳穿这个新编的骗人鬼话。大家知道，黑人始终总是被束缚在许许多多骗人鬼话的圈套里。现在有一个骗人的鬼话，说黑人是非暴力的。〔笑声〕

……当我们说我们决不爱敌人的时候，美国白人的自由派会叛离我们的队伍吗？总之，那是颇有病态的小妮子。〔笑声，鼓掌〕单相思。

譬如说，如果哈莱姆组织了一个维持治安小组来保卫他们自己又将如何呢？报纸和警察会容忍吗？〔鼓掌〕

- 节录自“艺术家争取自由协会”1964年6月5日在纽约市政大厅举行的讨论会记录。讨论会专题小组成员有奥西·戴维斯、鲁比·迪伊、洛兰·汉斯伯里、勒鲁瓦·琼斯、约翰·基伦斯、保罗·马歇尔、查尔斯·E·西尔伯曼、詹姆斯·韦克斯勒和会议主席大卫·萨斯坎德。

另一个重大的考验是，当我们把问题提到联合国面前时，冷战自由派又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鼓掌〕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把问题提到联合国的，因为这是一桩否认人权的案件。〔鼓掌〕我知道联合国有一个人权委员会。当我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当我们要求维护在美国一切立法机关大厅里替自己和替国家发言的权利时，会有多少白人自由派摆出关心国家民族的姿态，竟然从根本上来批评我们呢？因为我有那么一个感觉，白人自由派你们是晓得的，美国得病了。美国的病需要基础外科来治疗，而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有见识的麦迪逊大街那帮家伙们企图用整形外科来医治世界。当世界需要基础外科时，他们却用整容那一套办法来治它。

443

有几套骗人的鬼话，我们一定要抛弃。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一套鬼话说，现在还不要革命；另一套鬼话说，我们现有的体制已经持续了很久。这就等于告诉我们：我们是二等公民。在美国发明二等公民以前，到底谁听说过有二等公民呢？〔鼓掌〕一个人要么是公民，要么不是公民。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是个奴隶。谢谢你们。〔笑声，鼓掌〕这好比一个女人怀了一半的孕。〔笑声〕

革命还没有开始就对它产生强烈的反感，这就是反革命。

另一套鬼话——就连我们自己也陷入了这个圈套里——是幻想我们所有的人会组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们连一个不幸福的大家庭都不是。〔笑声〕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大家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当然这就意味着，黑人绝不要去使出钱供养情妇的男子汉在世界面前出丑，不是吗？

联合国——有了这个大家庭的办法，联合国和许多抗议的途径就都被排除了。好比一个妇人，丈夫打了她，她不敢大声叫，因为她不想让邻居们知道。好吧，如果我们扮演这个角色，就该挨打。〔鼓掌〕

在争取自由的运动中许多自由派长于说三道四，而短于实际

行动。〔鼓掌〕许多人愿意领导我们走自由之路，而不听从黑人的领导，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必须听从，也一定会听从。如果美国不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美国黑人在白人或多或少的帮助下，一定会将美国改变过来。事情的全部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把它从过时的十九世纪种族主义粪堆和泥坑中，引导到自由世纪的新世界去，这个新世界已经巍然屹立于全球。大家知道，对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在别人的贬抑面前表现出耐性和韧劲，我真感到吃惊。……

是幸运还是倒霉，取决于你们的观点。总的说来，黑人的行动是要急不可待地解放这个国家。谢谢你们。〔鼓掌〕

詹姆斯·韦克斯勒先生：如果我仅仅说，我同意别人已经说过的某些话，或者甚至引述几句别人已经说过的话，那么，我对今晚的会议精神就无所贡献，对在我之前已发言的人就不恭敬了。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权威性的对话，而不是为了来顺从的——〔鼓掌〕。

也许我首先得从不同意西尔伯曼先生的意见说起。西尔伯曼认为，白人在自由运动中起了送水童的作用，而他最好不接受这一点。随着年岁增长，我日益感到，旧式的美国自由主义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倾向性，其中之一是这样一种观念：分离主义对人类任何事业都是灾难性的。……

我感到难以苟同今晚在这里的某些谈话，因为，我深信，我们的讨论实质上涉及许多领域，就其极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涉及社会冲突——社会地位的冲突。我认为，在某些讨论中，我们谈到了这次会议是干什么的，谁为谁说话，我不揣冒昧地说，在这讲台上，我们大家毕竟都不是为那帮乌七八糟的人说话。〔鼓掌〕我要冒昧地提醒今晚在这里以高昂的战斗精神谈论形势的某些方面的人，最近的几次民意测验表明，林登·约翰逊在黑人中和在

白人中一样是最孚众望的美国人。喏，你们可能不喜欢这一点。你们可以不喜欢这一点，它可能打乱了你们自己对生活的先入之见。但是，这刚好就是生活中的现实。

让我再补充一句，我本人发现——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笑，好像是说，这难以置信。那么我建议你们去看看投票记录。

现在让我转入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今晚有很多时候我感到在这里的讨论没有谈到白人自由派，而是涉及到黑人农场主究竟是不是黑人的问题。现在有那么一种说法：黑人领导已经有点背叛了民权事业；我们不需要由预先指定的人选来领导某个庞大的新组织。我认为，这种看法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对非常困难、危险、并富于戏剧性的时代，没有什么裨益。〔鼓掌〕

我不相信，说这些话的人是替美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说话。

……我的确认为，我们讨论中的根本困难点在于我们已有点从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转移到一系列攻击上去——我说的是对黑人负责领导者的攻击。现在“负责”这个词已成了非常不好的字眼。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负责的反面就是不负责任，我感到难以把它看成是可怕的字眼。我恰好不喜欢“温和”这个词，但是，我认为，不负责任并不是领导者的根本特性和品质。

因此，让我用最后两句话来突出我的要点。在革命中我们要炸掉桥，这说来是容易的。然而，事情的真相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是由一个名叫甘地的人指挥的。事情的真相是，他没有炸掉任何桥。我想，你们当中为这件事而嘀咕的人要说，印度人民在甘地接任前，实际上过着相当美好的日子。对，这就是分歧所在。

我感到困惑和奇怪：今晚我得在这里恳求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承认马丁·路德·金的启示仍然有某种意义；而且你们站在这讲台上的一些人〔鼓掌〕拒绝接受它，他们正在纵情享乐而不为我所说的共同事业来服务。

最后，让我以同样的精神来说，如果一个人说话有所指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应该在这个讨论会上正大光明地说。我是本城一家报馆的编辑和报纸社论的一个作者，我发现有些人把对亚当·克莱登·鲍威尔的批评当作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我要采取这样的看法：悲剧——当代悲剧之一——在于A·菲利普·伦道夫不是美国参议员的成员。我完全准备与听众中的任何人辩论这一点。至于鲍威尔先生，我的确希望他多花一点时间为他的选民办事，而少花时间去发表演说。〔鼓掌〕

我还要补充最后一句话，这就是，我不知道“冷战自由派”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关心美国的自由斗争并不就是不可以关心南斯拉夫监狱中的杰拉斯的命运。在我看来，参加美国的自由斗争并不就是必须容忍法西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的压迫、暴政和奴役……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在本国的斗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从非洲到匈牙利，到密西西比，到曼哈顿，自由和解放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鼓掌〕

洛兰·汉斯伯里小姐：我们需要这一次对话，过去有过这样强烈的要求吗？〔鼓掌〕

你们是怎样在四分钟内谈论三百年的呢？最近我写了封信给446《纽约时报》，那封信没有发表，但它要成为我和《纽约时报》的纽带。他们说这封信的内容太着重个人了。它谈的是我对阻塞交通的示威有点儿着急，因为，阻塞交通的示威一宣布，我就说，啊，上帝呀！那些人疯了，要把交通堵塞住。他们怎么搞的？谁要它这个呢？于是我注意起对这事件的反应，我夹杂在这个会上称之为白人自由派之类的人士中间，从华盛顿出发一直来到纽约。我心想，要么你们黑人干的是对的，要么你们是毁掉我们要干的一切。〔笑声〕这就使我更认真地思索阻塞交通的示威所想达到的战略和战术目的。

就这样，我开始写信给《纽约时报》，谈了下面的情况：我属于这样的一代黑人，他们要接替过去多少代黑人的事业。拿我父亲来说吧，你们知道，他是真正美国型的美国人，是个有成就的商人，非常有公民头脑，等等。他是这样一种美国人：他把大量金钱、大量真正出类拔萃的才智和大量热情投入一切我们称为美国式的抱负上。这就是说，他把他的家搬到不准黑人居住的地区里，然后开始在法院打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这花了大量的金钱，还得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们的帮助，等等。这是大家称为正当途径的斗争方式。最后，最高法院作出反对限制性契约的裁决。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汉斯伯里诉李案。此案备受赞扬。

但是，问题是现在黑人在芝加哥市所遭到的隔离和过去没有两样，而我的父亲在幻想破灭后漂泊到他国去世了。这就是我每天起床时所面临的现实；我得知，有些和我同龄或比我年轻的黑人说，现在我们必须去躺在街上，阻塞交通，拦截救护车，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有必要，拉几条枪上山去，然后打回来。这就是分歧之所在。

我写信给《纽约时报》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能理解，这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情况的前景。并不是什么我们今天起床然后说说怎样去激怒美国而已。这是因为自从1619年以来，黑人已用尽了一切办法表达他们的意见，从请愿到投票来改变他们的处境，一切的一切，我们全都用过了。再也没有什么没有用过的办法了。一个民族在1827年还处于奴隶地位时就出版了一份报纸，现在谈起来，也相当了不起的。我们一直在做着这一切，在写社论，韦克斯勒先生已写了很久了。不是吗。〔鼓掌〕

现在对不耐烦的指责简直不能忍受了。是的，我认为，是有一个关于白人自由派的问题。我寻思有些事情很可怕，譬如说诺尔曼·波德霍里茨可以坐下来写他在此时此刻所写的那种拙劣的

文章。①〔鼓掌〕这就是说，美国杰出的思想家简直可以说，在看见异族通婚的夫妇时，他心中更为不安，或者说，黑人的反犹太主义和任何人的反犹太主义是可怕的、令人作呕的；不管反犹太主义来自何处，但是，黑人的反犹太主义显然比德国法西斯的反犹太主义更使他心烦意乱。这就是他的言外之意。好了，你们必须了解，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感到纳闷，我们究竟在对谁讲话，我们要走多远。

问题在于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些对话找出某些途径来指明并鼓励白人自由派别再作自由派了，鼓励他们成为美国激进分子。

〔鼓掌〕

刚才有人说过一些关于我们社会基本结构的有说服力的话，我认为未必会——一定不会成为事实。但是这种结构毕竟是需要变革的，〔鼓掌〕通过变革以真正解决问题。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要保留黑人目前处境的那种结构，是决不许我们把它抛开的那种结构。

如果我们是怀着这种理解来谈话的，那么向韦克斯勒先生这样的人谈话就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做梦也不会对他的真诚提出责难。——他的真诚是一回事；我没有必要因此而同意他的立场。既然有人使用了“冷战自由派”一词，我来说明下面这个问题就不怎么困难了：你们评价越南战争的方法和我的评价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不能相信〔鼓掌〕——我不能相信任何一个遭受过美国黑人的遭遇的人会相信（这是我们的观点），一个政府掌握了联邦调查局和它的那套调查方法

① 诺尔曼·波德霍里茨的文章《我的黑人问题和我们的黑人问题》，刊于1963年2月《评论》。文章提出异族通婚作为解决黑人问题的办法。这里所提到的是下面这一段：“那么，我怎样知道仇恨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呢？我是这样知道的：当想起黑人的反犹太主义就可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狂怒感，看到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就可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令人作呕的淫欲感；每当我看到妄想狂者动辄暴怒（许多黑人容易犯这毛病）的特殊烙印，就可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暴力感”。

会找不到杀死黑人的凶手〔鼓掌〕——实际上它对美国黑人公民丝毫不表示关心，人们会相信这个政府真的为了他国有色人种而到几千英里之外的什么地方去打仗吗？〔鼓掌〕——你们正好有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话来向你们作解释的原因。这不是爱国主义或忠诚的问题。我的哥哥为这个国家打过仗；在那以前，我的祖父也为这个国家打过仗，如此等等。当我们批评政府时，提到这些便是废话了。关键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常常当面被人欺侮；黑人的优点完全是另一码事。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些，我不想超过时间。谢谢你们。〔鼓掌〕

2. 黑人权力

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奥杜邦*

当你回顾斗争的年代，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斗争模式，我们以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斗争。我们所尝试过的每一种方法都没有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结果。如果有一条路是有好结果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沿着那同一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许比任何人试验的方法都更多。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也比任何人试验了更多的错误方法。因为其他大多数人获得的自由都比我们获得的大些。你所看到的任何地方，人们都比我们更快地获得自由。他们比我们更多、更快地得到尊重和承认。我们得到了诺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实际的东西。主要因为我们还必须学会适当的战略战术或方式方法来实现自由。

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在这个国家要试验那么多方法的一个原因，是时代变化得太快。十年前合适的，七年前、五年前或者三

* 马尔科姆·爱克斯：《马尔科姆·爱克斯讲话》（纽约：梅里特出版社，1965年），第115—136页。

年前就不合适了。……

最近有几个人问，既然我回来了，“有什么打算呢？”时到今日，⁴⁴⁹我故意不以任何方式谈论我们的方案，因为，将方案公之于众以便大家了解的时刻以后会到来的。政策随着时间而改变，方案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目标决不变。你们可以改变达到目标的方法，但是目标本身决不改变。我们的目标是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争取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公正、完全的平等；这一点决不改变。立即承认和尊重我们的人格，这一点不改变，这是我们大家所要求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总得要求这一点，即承认并尊重你的人格。但是，至于如何去达到这一点，那就得不时地改变方法，得根据时间和现有的条件来改变方法。当今这个世界上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对此，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是我们与全世界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关系。……

拿我来说，我就相信，如果你让人们彻底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产生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会制订他们自己的方案；人民制订了方案，你们就采取行动。如果是这些“领导人”制订方案，你们就不要采取行动。只有当人民发动起来了，你们才能识破这些领导人。他们是在这个时刻被别人仓促地投进运动中来的，是受人的吩咐来控制局面的。你说得出有哪个领导人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吗？不，他们只会阻止行动。他们说：“别太粗鲁，知道吗，要干得漂亮点。”这就是他们的作用——他们在那里面限制你和我，限制斗争，把斗争限制在某个框框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而你我不需要什么人来防止我们越出雷池。我们要越出雷池。我们要扫清一切挡我们道的、格格不入的东西。

因此，兄弟姐妹们，你我必须了解的是今天在世界事务中正在起作用的一些角色。首先是非洲大陆扮演的角色，其次是非洲大陆人民扮演的角色，第三是我们当中一些人扮演的角色，他们

与非洲大陆人民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某些曲折而今天却生活在西半球。始终要记住：我们来西半球是和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的，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是自愿到这里来。你们在这个地区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愿上船到这里来；无论他们是移民还是以别的什么身份来，他们都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抱怨，因为他们得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但是，你我可以抱怨，因为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我们没有要求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是在违反自己的意愿、铁链锁身的情况下被迫带到这里来的。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他们甚至从不作出姿态，表示他们欢迎我们呆在这里。从来没有。他们甚至不想伪装说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要我们当公民的。嗨，他们连伪装也不要。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假装呢？……

450

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存在贫困，破陋的住房、贫民窟、低劣的教育。这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大家知道，如果说连那些贫穷的国家都能提出解决它们问题的办法，做到没有失业，那么，你就不必跑到市中心区去设置纠察线包围市政大厅，而是应该停下来，了解一下他们在那边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白人不让你我跑到哈莱姆以外或美国海岸以外去观察的原因。只要你不了解外界情况，在国内与白人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困境。我想说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资本主义。在非洲和亚洲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资本主义。因此，你我应该做的是去调查一下他们正在用什么方法将一个衰败的社会所具有的贫穷和其他一切消极特征消除干净。

非洲在战略上、地理上，位于东西方之间；它是东西方争夺的最宝贵的一项财产。你不经过非洲就到不了东方；不经过非洲也不可能从东方到达西方。它刚好座落在它们两方之间。它偎依在亚欧之间的窝巢里；它可以通往欧亚两洲。从亚洲弄来的一切必需资源，如果不绕过非洲、飞越非洲、或者通过位于非洲尖端的

苏伊士运河，就到不了欧洲。非洲可以切断欧洲的面包供应。就这样它可以使欧洲休眠，因为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却要你我把非洲看作是一个丛林，没有价值，无足轻重。因为，他们也晓得：如果你知道非洲很有价值，你就会认识到他们为什么在那边杀害我们的人。你就会认识到，他们在那边干的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目的或原因。……

451

非洲大陆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它的黄金。它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矿床，还有钻石。不只是你戴在手指上、耳朵上的钻石，而且是工业钻石，制造机器所需要的钻石——机器如果没有钻石，就不能运转了，就开不动了。工业钻石在欧洲各国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没有这些钻石，它们的工业就会衰败。……

不仅有钻石，而且还有钴。今天钴是地球上最贵重的矿物之一。我想，非洲是发现有钴的仅有几个地方中的一个。人们用它来治疗癌症，还有，人们把它用于你们很熟知的核领域。钴和铀——最大铀矿刚好就在非洲大陆上——就是白人在那里要寻求的东西。白人想法把你拴在这里为一杯咖啡而伤脑筋，而他们呢，却在那边，在你的祖国掠夺矿产；这些矿产十分有价值，世界都为之争吵不休。而你和我还在这边游荡，为喝上点咖啡而努力——外加一块薄脆饼干。

非洲是铁、铝土、木材甚至石油的最大供应地之一，西方工业的生存离不开所有这些矿藏。西方工业家为了维持他们工业的高速正常运转，需要所有这些天然矿藏。

我讲这些是因为你我都有必要了解，有些什么危急情况。如果你不了解在刚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不能了解密西西比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对在刚果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你就不能对在密西西比发生的事情真正感兴趣。两地情况相同。在两地有共同利益

的一方却处于危急关头；而另一方却是军队整装待发，剑拔弩张，在刚果要的阴谋正是在密西西比要的那一套。利害关系相同——总之，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开始看到了这一点。非洲人看到了这一点，拉丁美洲人看到了这一点，亚洲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你听到他们谈论自由时，他们并不是在谈论一杯咖啡，外加一块薄脆饼干。不，他们在谈论如何做到吃饱穿暖，以及达到这一步之后又如何使其它方面——使生活有价值。你和我必须从这个角度了解目前正在 进行的世界革命。

当你了解到世界革命的主旨以及非洲人的动力、亚洲人的动力的时候，你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动力。你就会为现实而奋勇向前。市商业区的白人能辨别，你面向现实还是不面向现实，只要你不断打听咖啡，他就不耽心你了；他可以把你送到巴西去。⁴⁵² 在非洲大陆那边各个地方正在修建大坝，使非洲国家处于更加强有力的地位，工业化程度提高，同时达到自给自足。

在政治上，非洲作为一个大陆，非洲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联合国里的代表人数是各大陆之冠。在政治上，每当举行国际性会议，非洲人比其他人都更处于战略地位和有力的地位。今天，力量是国际性的，真正的力量是国际性的；今天，真正的力量不是地方性的。能够帮助你我的唯一的力量是国际力量，不是地区的力量……。

如果你的力量源泉只是在这里，那么你就放弃它吧。你不能把力量源泉建立在这里。你必须把力量源泉建立在兄弟姐妹当中。……

当你看见非洲国家在国际会议上的代表团人数是各大陆之冠，而且它们的力量最强大，你我怎么会呆头呆脑不去和这个有力量的集团结合在一起呢……

关于种族问题的意见书*

亚特兰大分会会员

在试图分析本运动的去向时，产生了关于白人会员将来起什么作用的若干问题。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确，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写了几段材料，作为对于这一方面进行更广泛研究的初步探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我们相信，过去白人参加到运动中来的形式已经过时。其部分原因有如下述：

这就是：白人无法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黑人社会相处；白人对于黑人社会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西方的优越感和对待黑人的家长式作风；白人未能打破社会上所流传的、肇发于白人的关于黑人低劣、黑人具有自我否定性的神话；白人未能批驳那种对于黑人公众的看法，认为白人组织者，因为是“白人”，就操纵着黑人组织者作他们的傀儡；黑人公众对于种族间的“两性关系”所怀有的敌意，黑人和白人工作人员都对之麻木不仁；白人不愿意去解决存在于白人公众中的种族主义的种种根源；白人尽管作为个人来说是“崇高自由的”，但却是对黑人公众进行压迫的象征，而这是由于白人从总体上说对于黑人的生活拥有凌驾于其上的权力。

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迫使我们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观察美国，我们主张有意识地改变白人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将符合于非洲裔美国人正在发展中的觉醒与自我肯定。

在结束时，我们声明我们的立场并非源于对白人的“仇恨”，或是“种族主义”，而是出自旨在采用最佳途径以解决我们全国性

* 本文节录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亚特兰大分会会员在1966年提交给该委员会的讨论性文章。此后该分会即被解散。

問題的认真的努力……

这个国家中的黑人，由于受白人的干涉，从未被允许自行组织起来。其结果竟强化了这样一种僵化的观点：黑人们无能力自行组织起来。白人认为必须把黑人看住了，这种心理也加强了上述僵化的看法。事实上，白人在场使黑人感到他们的恐吓，因为黑人知道白人拥有凌驾于他们的生活之上的权力。一个白人进入一个黑人的集会使人们的气氛改变；而一个黑人到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除非他很明显是个汤姆大叔式的听命于白人的黑人。在那些情况下，黑人们会立刻谈论起“兄弟情谊”、“爱情”等等，而不议论那个种族問題了。

如果人们一定要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一定要有一种人们能这样做的气氛。如果黑人感受到了白人的恐吓，他们多半是不会当着白人的面来发泄他们对白人的愤懑的——特别是那些我们试图将其组织起来的黑人，即广大的黑人群众，是不会那么做的。必须创造一种黑人能表达其意见的气氛。白人必须排除在这一运动之外，不是因为人们反对白人，而是由于白人对黑人具有恐吓性，使得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情况常常是，黑人受到恐吓的程度与其在白人那里遭到屈辱的程度成正比。

必须建议，希望这个国家进行变革的白人到种族主义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去。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于黑人公众中。白人应该到白人社会中去，因为在那，白人已经确立了他们的权力，为的就是要剥夺黑人的尊严和自决权利。怀着进行变革的想法来到黑人公众中的白人，似乎想为这一权力结构开脱掉对其所作所为应负的责任，声称唯有通过黑人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变革。这是最坏的那种家长作风。这并非说白人未曾在这一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密西西比他们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推动了给予黑人以自行组织起来的权利。但是这种作用已经成为过去，而情况也应是

如此。人们现在已有权布置纠察线，有权散发小册子，有权投票选举，有权进行示威，有权印发材料……

如果我们想走向真正的解放，我们就必须把自身和白人分割开来……我们必须设立我们自己的机构、设施、贷款互助会、合作社、政党，谱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所编著的《自由初阶》一书正是说明这种必要性的一个很好例子。黑人无法接受它，因为它是白人写的，因而表达的是白人的观点……

在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中，我们被迫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中，我们的黑人祖先所受到的四百年的压迫和奴役，确确实实不亚于非洲人民所遭到的压迫和殖民统治。可以严正地提出这些问题：白人殖民者们在非洲独立国家的解放斗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是非洲独立的刺激者？这些问题的答案迫使我们相信，我们争取解放和自决的斗争只能靠黑人有效地加以实现。

解决这个国家的黑人与非洲黑人间的同一性问题是斗争中头等重要的事。有计划地破坏我们与非洲的联系，从文化上将这个国家的黑人与非洲的黑人分割开来，这种情况是这个国家中觉醒了的黑人所不愿接受的。这个国家觉醒了的黑人也不愿接受这样一种教育体系，它教授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却仅花一周（黑人历史讲授周）时间，用不恰当的材料来打发掉我们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贡献，而根本不触及非洲。黑人不愿意跻身于这样一种西方文化之中。这种文化日复一日地阉割着我们的美、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人格。由此可以看出：由于白人是西方文化的构成部分，而黑人是永远办不到的、以白人根本不适于处理黑人同一性问题。而黑人同一性问题则是我们争取自决斗争的关键所在。

在论及把黑人组织起来的问题时，我们坚决地认为：来与黑人群众发生联系的白人，不论其自由主义的倾向如何，都不具备思想条件来消除西方优越这一荒诞说法的。白人仅只致力于使

这些无稽之谈永久化。把黑人组织起来必须由黑人来完成，他们看得见其自身的美，看得见非洲裔美国人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看得见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他们黑人先辈的血泊和背脊之上。

为了给我们进退维谷的困境寻找出路……我们提议我们的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应由黑人组成，由黑人控制并由黑人资助。我们不愿陷入其它民权组织已陷入的那种困境。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白人的资助，那么我们将会把自身缠在控制着这个国家的错综复杂的白人权力网络里。使这样一个黑人组织（一个排除了崇拜和迷信的组织）植根于我们的人民之中也是很重要的，这将能够表明这样的组织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我们越来越看出黑人在这个国家里被当成白人自由派组织的工具。白人自由派尚未致力于这个国家中黑人的真正问题；在提及黑人民族主义时，他们表现出迷惘、恐惧和忧虑。仅仅就白人自由派对“民族主义”这个词的反应进行一番分析，就可揭示出有着不同思想信仰的白人对于这个国家中的黑人所采取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态度。它表明以前在制定解决这个国家黑人问题的措施时只考虑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些白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黑人的最大利益。白人仅仅会破坏我们为了在这个国家中取得自决权，确立自身的地位和赢得解放而进行的真正的探索和斗争。现在必须重新估价白人和黑人所起的作用，以达到不是由白人来确定黑人所担任的角色而是由黑人来规定白人的作用。

我们让白人来为我们黑人社会的文化的重要性及意义作解释已经为时太久了。我们曾让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艺术和文学中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有多少评价“爵士音乐”的黑人评论家？一个（除了充当压迫者角色外）其心灵与黑人殊异的白人怎么能对我们——本身就是布鲁斯黑人歌曲的体现者——阐述布鲁斯黑人音乐的意义呢？

还必须指出，黑白人无论哪一级的接触和聚集在一起，（不管

是为了聚会还是对抗，总是按白人的水准进行的。这只是意味着我们与白人的日常接触全都强化了所谓白人至上的神话。是白人应努力把自己提高到我们的人道主义的水平上来。不管怎么说，不是我们应该对在越南进行的灭绝种族战争负责，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负责，不是我们将一个民族像兽类一样地奴役了达四百多年。

我们拒绝接受由白人所勾勒出来的那种美国之梦，而一定要致力于建成一个由非洲裔美国人所规划出的美国现实……

把黑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当作是种族主义或是黑人至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国家的黑人比起世界上各殖民地的人更加懂得充当种族主义、偏执狂和奴隶主义的受难者意味着什么。我们既然认识到了这些不人道的东西给我们造成的困苦，如果说我们会转过头来把这些同样的东西永久地加在其他民族头上，那简直是荒谬可笑的。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的重要性，在那里人们被当做人来看待。然而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尊重文化和民族间的差异而不能佯作人人都是一样。拒不尊重这种差异正是今天世界处于爆炸之一的原因之一。还应该把扩展和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二者协调起来。如果一个人把“融为一体”看作是进步，那实际上就是把白人至上的神话永久化。有人还在说，黑人无所贡献，他们应该自愿地归化于宏大的白人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主流之中。

黑人必须重新彻底考察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如果不进行这种重新考察和重新估价，黑人就得不到恰当的和应有的尊重，那么对抗和冲突将愈演愈烈，甚至要酿成全国性的大爆炸。

马尔科姆是大丈夫*

457

奥西耶·戴维斯

下文是戴维斯先生为回答一家杂志的编辑提出的下述问题而写的：你为什么颂扬马尔科姆·爱克斯？

你不是唯一的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要颂扬马尔科姆·爱克斯这样一个人的人。许多认识并且尊重我的人都曾给我来信。在这些来信当中，我最感自豪的是六年级一个班的白人男女少年的来信，他们要我对此作出解释。我感谢你们给予我作出解释的机会。

你可能由于考虑到下述事实而在某种程度上预料到了我将要作出什么样的辩护：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黑人提出过上述问题。（我执教主日学校的那个恩典浸礼教堂的牧师在为马尔科姆进行的一次讲道中把他称为“病态世界中的巨人”。）我从我们人民那里收到许多来信，每一封信都推崇马尔科姆是一位大丈夫，并因我曾在他的葬礼上讲话而赞扬了我。

与此同时——而这一点是重要的——他们几乎全部极力表示不同意马尔科姆的许多或全部提法以及他所捍卫的事业。这就是说，只有一点例外，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之中每一个黑色皮肤、荣誉感很强的人，都知道：马尔科姆——不管他是不是与自己有分歧——他是个大丈夫！

白人们不需要别人提醒他们说，他们是人。我们则需要！这就是马尔科姆对人民的一项无可争辩的贡献。

成规和常识要求黑人在斗争中靠后站，而由白人来为我们讲

* 见于奥西耶·戴维斯著《马尔科姆·爱克斯自传》（纽约：丛林出版公司，1964年）453—455页。戴维斯先生是在马尔科姆·爱克斯葬礼上的讲话人之一。

话，保护我们，从幕后来领导我们。这就是黑人政治的实质。但马尔科姆却说让这一切见鬼去吧！从跪倒中站立起来，自己去进行战斗。这样做才能赢回自身的尊严。这样做才能使白人尊重你，即使有人不许可你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他也决不能阻挡你像一个人一样地死去！

458 马尔科姆，正如您所看到的，使人重新振作起来。尽管我们受的培养使我们惯于小心翼翼，在白人面前佯作卑顺，面部老带笑容，而他把我们的这种奴性赶跑了。马尔科姆知道，美国的每个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他们与黑人相对立的地位获得好处，从种族主义获得好处，尽管其本人并不奉行或崇信种族主义。

他还知道，任何黑人如不就地反击种族主义的每一公然或隐蔽的行动，就是对其自身及其同族人们的犯罪；他不进行反击而忍气吞声、继续强颜欢笑，就成了一个听命于白人的汤姆大叔式的人物，就成了一个叛徒，没有血性或胆量，没有作为堂堂男子汉的其他素质！

现在，我们和马尔科姆一样清楚地知道了这一切，但我们也知道，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切的人们会有什么遭遇。而如果把我们为了寻找借口减轻罪过而对自己说下的谎言辑印出来，那就会成为在人前怯懦有理这本历史书中的一个庞大篇章。

但是，马尔科姆一直不停地撕掉我们的谎言。他不停地高声宣扬着我们白人和黑人所不想公开听到的痛苦的真相。他无论如何也不停止大声疾呼。

你可以想像出这个人对白人及黑人都是一个多么喧嚷不休、令人惊愕、十分讨厌的人。一旦马尔科姆抓住了你，你就无可逃遁。他属于我所曾遇到过的最迷人、最具有吸引力的人之列，他从不犹豫地运用他的吸引力来彻底击败你。然而他的激愤，虽然对我们是痛苦的，但却最为有益。他会使你火冒三丈，但也会使你感到自豪。有他在场，不可能因为你是黑人而采取守势并心怀

歉意。他不许可你那样做。在你离开他时，你总会暗自猜度：你毕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但是在介绍马尔科姆时，请允许我注意不去为他开脱。他曾是一个罪犯、不良嗜好者、皮条客、囚徒。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怀恨的人，他曾真正地相信白人都是恶魔。但所有这些不良的东西都改变了。在他死前的两天，当他在戈登公园发表谈话提到他的过去生活时曾说：“那是一派疯狂景象。那是些病态的日子，多么疯狂啊！我很高兴摆脱了它们。”

马尔科姆解脱出来了。没有一个在他的麦加之行前后了解他的人，会怀疑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种族主义、分离主义和对人的仇恨。但他没有放弃他那效果惊人的讲话，没有放弃他那令人怒发冲冠的鼓动，其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国家中不仅给黑人而且给所有的人立即争得自由。

而首要的，在种族关系方面，他欢喜做出触犯白人的事情，使听命于白人的汤姆大叔式的人们、妥协派、随波逐流分子——⁴⁵⁹我有意识地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为了我们所身体力行的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虚伪而痛感羞耻，而我们那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栖身于一个我们对其价值既羡慕而又蔑视的世界之中。

但即使马尔科姆没有改变，他仍会是美国这个大千世界相关联的一个人物，像他现在那样和“负责的”民权运动领导者们站在一起，几乎就和约翰·布朗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曾和“负责的”废奴主义者们站在一起那样。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布朗那种疯狂和狂热的策略，这些策略导致他愚蠢地攻打设在哈泼斯渡口的一个联邦军火库，结果在那里他丧失了两个儿子，并在后来以叛国罪被绞死。

而今天，全世界，特别是黑人都宣称布朗并非叛徒，而是一项高尚事业中的英雄和烈士。因此，在将来，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马尔科姆·爱克斯受其本身的局限，以其独特的风格也成为那项

事业的烈士的话，我将不会感到惊讶。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最有争议的美国人仍有许多争论，我将满足于等候历史的最后裁决。

然而在我个人的判断中，并非靠的是本性的冲动。我亲身认识这个人，不论我是多么与他的意见相左，我从未怀疑过，即便是在他错了的时候，马尔科姆永远是我们黑人世界中最为罕有的人物，一位真正的大丈夫。

假如在以前，为了维护我和那些好心的白人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使我在游乐界中谋得相当好的生计，我怯懦如鸡，过分小心谨慎以致不敢在马尔科姆生前承认上述事实；那么我认为，至少在现在，当所有的白人终于不会受到他的攻击的时候，我独自可以老老实实地脱下帽致以最后的敬礼，向那无畏的、黑肤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豪侠（马尔科姆的作风和标记）致敬；向他那种“开枪毙了你”而发出的惊人的飕飕子弹声致敬，他的英勇是我所认识的其他黑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也使得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黑 人 权 力 *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我看这个国家中发挥着作用的各个机构，似乎都是种族主义的，它们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个国家里的黑人怎样能够行动起来？而自称不是那些机构的组成部分的白人们又怎样开始行动起来？而后是我们怎样才能消除掉这个社会里使我们不能过人的生活的那些障碍呢？我们又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些机构使人们作为人来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 《黑人权力》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前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于1966年11月19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做过这一切。特别是在围绕着白人黑人这个概念上。

现在已有人惴惴不安，因为我们说了，黑人主动提出融为一体是不恰当的。实际上那是一种诡计，一种以维护白人至上为目的的阴险诡计。我们坚持认为：在过去的六年中，这个国家一直在给我们吃一种“融为一体”镇静剂；有些黑人一直在走着一条梦幻之路，谈论着与白人平起平坐；而这并不会使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当我们去到密西西比时，我们不是去与罗斯·巴尼特坐在一起，不是去与吉姆·克拉克坐在一起；我们是去把他们从我们的路上清除掉，人们应该懂得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得融为一体的权利而斗争，我们是在和白人至上进行斗争……

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进行着一场心理上的斗争，其内容是黑人是否无需经过白人许可有权使用他们想用的词语。我们坚持，无论他们喜欢与否我们将使用“黑人权力”一词，而任由他们就此去说长道短。我们不会等着由白人来批准认可黑人权力。我们等够了。每当黑人在这个国家中有所行动的时候，总是被迫在行动之前先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是时候了，是那些该为其立场辩护的人们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时候了。那些人就是白人。他们应该开始为他们自己辩护，说明他们为什么压迫和剥削我们。

非常清楚，当这个国家开始有奴隶制起，一个人被当作奴隶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他的肤色。只要一个人的肤色是黑的，他就自然而然地低人一等，没有人性，因而也就该受奴役。因此我们个人是否遭到压迫这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作为集体受到压迫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的，而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是因为我们麻木不仁，不是因为我们冥顽不灵，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臭味，不是因为我们吃食西瓜和有着美好的旋律。我们是因为肤色发黑而遭到迫害，为了摆脱这种压迫，一

个人必须感到自己拥有集体力量。不是由于个人的力量，这个国家才订出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的标准。这就是这个国家所说的融为一体。你照我的话办，然后我们才会让你和我们同桌共坐。因此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反对这种作法。现在我们必须规定一种标准，如果真有什么融为一体的话，那将是双方的熔合。你们如果信奉融为一体，你可以到沃茨来居住。你可以送你的孩子们到黑人聚居区的学校里去上学。我们来谈谈这一点。如果你们信奉融为一体，那么我们打算开始接纳一些白人住到我们邻里中来。所以，很清楚，这不是融为一体，还是隔离开来的问题。融为一体是一个人想要自行住在某地区的能力。如果某人想住到白人区去而他又是一个黑人，那是他自己的抉择。那应是他的权利。那不是因为白人的应允。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白人想住在贫民区，那应是他的权利。黑人将会接纳他，这种情况是不同的。

正是上述不同之处指明了这个国家在开始批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所提出的纲领时，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无力关切这个国家中百分之六的儿童。我指的是你们许可进入白人学校的黑人孩子们。我们有仍旧住在简陋房屋中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儿童。我们将关心那百分之九十四。你们也应该关心他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关心那百分之九十四的儿童。我们是否愿意关心那些也许永远到不了伯克利、永远进不了哈佛大学、无法受到教养因而你们也就永远无法和他们来往，并说，“哦，他和我们差不多一样，他不是外人”的那些黑人。问题在于：白人社会怎么才能够进步到把黑人看做人？我是黑人，因此我就是黑人。而不是因为我是黑人，因而必须上大学以证明我是个人。我是黑人，因此我是人。不要用任何东西来吓唬我并且对我说，要想得到这个、那个……你必须先上大学。那不过是在使自己进行的压迫合理化而已。

这个国家的政党不能紧紧跟上时代满足人们的要求。問題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新的政治组织，而它们能紧跟时代成为人们政治上的代表。問題在于：你们怎样才能建立起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将开始满足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需要；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所需要的不是一千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察。他们不需要那个。他们最不需要那个。問題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政治组织，通过它们人们能开始每日每时发挥作用，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获得体面的住房，并能参与制订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和重大决定。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不需要盖世太保，因为这不是1942年了。如果你们象纳粹那样干，这回我们将对你们以牙还牙，好好报复一下。⁴⁶²

这样，問題就在于：白人怎样才能行动起来使他们在这个国家中所拥有的主要机构发挥其该发挥的职能？这才是真正問題所在。白人能否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行动起来，开始摧毁其中确实存在着的种族主义？是你们住在西瑟罗，不许我们迁往那里。是白人不许我们迁入格林纳达。是白人采取措施使我们必须住在这个国家的黑人聚居区内。是白人的机构那么干的。他们必须改造。为了使美国真正按照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生存下去，必须创建起一个新的社会。种族主义必须灭亡，这个国家对于全世界非白色人种的经济剥削也必须灭亡。

在南方的一些穷苦白人社区中，我们有着几种计划。我们正致力于把穷苦白人这样一个基础上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围绕着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投票权的問題行动起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几次听到过这种理论了，但很少人愿意参加到其中来。問題在于，白人积极分子能否做到不当活跃于黑人公众中间的“百事可乐”式的一代人，而是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愿意迁往白人社区并在需要组织的地方着手建立组织？……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不能让白人在黑人社区中工作，这是有

心理上的依据的。事实是，所有的黑人常常提出疑问，他们是否与白人是平等的，因为每当他们开始做某件事情时，白人总是指手划脚告诉他们怎么干。如果要在我们的子孙后代中消除这种状况，黑人就必须处在有权力的地位，能为自身利益而行动并讲话……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行动起来，开始改变这个国家的现行做法？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立场，即越南战争是一场非法的、不道德的战争。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制止这场战争。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那些人，他们正在以我们国家的名义，杀害着婴儿，妇女和儿童。我们能⁴⁶³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我们手中没有权力来改变那种机构，没有权力重建它，使他们学会让越南人自己决定一切。我们有的唯一权力是对征兵制说，“见鬼去吧，我不当兵。”……没有一个组织已经开始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和我们的立场一致。因为我们不仅说我们反对越南战争；我们还反对征兵制。我们反对征兵制。任何人无权把我们征召两年并把我们训练成杀人犯……

当这个国家处在目前状况下，当各个机构组织显然在反对我们的时候，白人和黑人要谈论建立起基于仁慈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听说过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神话，发现他们不是别的，都是些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个国家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就会成功。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会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一切！是我们采摘了棉花而一无所得；是我们充当自由的人们厨房里的女仆；是我们充当房屋管理员、搬运工和电梯司机；是我们为你们在大学里扫地；是的，是我们最勤劳却所得最少。人们开始谈起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关系，这都不过是废话，除非人们愿意建立新的机构组织。黑人在经济上没有保障，而白人自由派则经济上有保障。你能开始进行经济联合吗？自由派是否愿意

与他们如此热爱的、在经济上没有保证的黑人们分享他们的薪金呢？如果你们不愿意，你们是否愿意开始建立将为黑人提供经济保障的新机构、组织呢？这就是我们想要处理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提出，在美国，我们是否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机构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成员认为，我们现在就需要它们。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新的政治机构。任何时候只要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可以领导一个党，并且这个党里有博比·肯尼迪、韦恩·莫尔斯、伊斯特伦德、华莱士和所有其他据称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猫狗们，这个党就有问题。他们的行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精神道义性的。如果那个党拒绝接纳从密西西比来的黑人却还直接纳伊斯特伦及其一伙的种族主义分子，那我就清楚地认为，他们的举动是政治性的；人们对那类人不能谈道义。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看看我们是否能拥有权力来推行和维护我们所珍惜的道义精神价值。我们必须对这个机会的价值观念提出疑问。而我认为黑人最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们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问题是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是否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正是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似乎那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正在争取的。我们是就这个国家而提出问题。我不想成为美国荣耀的一部分，美国的荣耀意味着掠夺南非，攻打越南，攻打南美，掠夺菲律宾，掠夺你们所到的每一个国家。我不想要你们的任何血腥钱。我不想要它……不想成为那个制度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提出问题……作为积极活动家，我们怎样提出这些问题来？

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成了世界强国的一代人，看到这个国家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一代人。我们必须问一问，它是怎样得到的这样财富的。这就是我们正在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想要这个国家通过掠夺世界上的每个人作代价而保持其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因

为黑人在说我们不想成为你们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被称为开倒车的种族主义分子。难道这不是夸大其辞的废话吗？

我们怎样提出穷困这个问题呢？这个国家的说法是：一个人穷，那是因为他本身的坏毛病，或是生得不是地方。他们孩子生得太多；他们当兵太早；他们的父亲是酒鬼；他们不关心上学的事；他们犯了错误。这是一派胡言。在这个国家中，穷困是精心策划的。它是精心策划的。反穷困计划之所以不起作用，就是因为穷困的策划者们在支配着它，是它不起作用的原因。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青年，怎样才能行动起来，把这一切推倒呢？我们必须进入白人社会中去。我们现在是在黑人社会之中。我们已在黑人社会中开展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向在白人社会中开展这种运动但遭到惨败的白人积极分子们提出了挑战。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这样的白人，他们是否有勇气进入白人社会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能找到这种白人吗？他们是否在这里？他们是否愿意这么干？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向白人积极分子提出的问题。

我们将永远不会纠缠到关于权力的问题中去。这个国家懂得权力是什么，并且知道得很清楚；也懂得黑人权力是怎么回事，
465 因为它剥夺黑人的权力已达四百年之久。因此他们懂得什么是黑人权力。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白人把黑人权力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无力处理黑色人种问题。要是我们讲的是黑人权力，就没有人感到惊恐，人人都会支持它。如果我们说的是有色人种权力，人人都会赞成它。但是，“黑色”这个词，就是“黑色”这个词使这个国家中的人惴惴不安。而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这样，最后我们想说说：第一，对来说来很清楚，我们不得不开展一场心理战，其内容是宣传黑人有权给自己确定名称，有权按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给他们本身定名，并把他们自身组织起

来。现在问题是，白人社会将如何对待黑人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因为一旦他们准许黑人那么做，他们也得准许白人在自己的社会中进行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将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会那么做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推进这些事情。是在面对着一千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察的情况下还是在没有警察又得到白人认可的情况下做到这些事情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问题还在于，自称为积极分子的白人们将如何有准备地怀着两个目标进入白人社会中去？一是摧毁我们现有的旧机构，建立起新的政治机构，二是改变白人青年拒绝加入运动队伍的观念。这样我们才能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

侈谈这个国家的文明乃是讽刺。这个国家尚未开化。还有待于开化。我们必须提出那些文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而后我们要去加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敦促你们现在就为成为今天的而不是昨天的领导人而战斗。我们得当今天的领导人。这个国家是一个盗贼之国，已处在成为杀人犯之国的边缘。我们必须阻止它的发展。我们必须阻止它。

这样，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存在着黑色人种这个问题。我们正在为获得解放而斗争。我们已厌倦于企图向白人论证说明，厌倦于向白人解释说我们不想伤害他们。我们关切的是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那些我们为了能够行使职责而必须具备的东西。问题是，白人能否允许在这个国家里这么做？问题是，白人会不会战胜他们的种族主义而准许这种事情在这个国家中发生？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发展，兄弟姐妹们，我们则别无选择，只好响亮地说：向前进吧，否则我们就将越过你们前进。

“黑人权力”与联合政治*

贝阿德·罗斯廷

有两个美国——白人美国和黑人美国，没有别的东西比当前围绕着“黑人权力”的口号进行的辩论更清楚地暴露出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分野。尽管——或许是因为——这个口号没有清楚的定义，但它却成功地激动了各方的感情。许多白人将其视为一种新种族主义的表现，而许多黑人则将其看成是对白人提出的一个警告，即黑人将不再容忍野蛮和暴力。即使在黑人社会内部，“黑人权力”也触发了一场大辩论——它是自从布克·T·华盛顿和W·E·B·杜波依斯那个时代以来黑人社会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为激烈的辩论；也是危及整个民权运动的一场辩论。事实上，两派不同主张的人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分裂：一方是主张“黑人权力”的人，如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麦克基西克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另一方是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和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格。

因此，毫无疑问，关于“黑人权力”这个观念的辩论激起了极大的激情；而且，我们还将看到，这些激情无疑根源于黑人社会在精神上及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尽管这样，我认为“黑人权力”不仅对于民权运动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而且它的流传实在是有害的。它把运动引入歧途，使其脱离了关于战略和策略的富

* 录自贝阿德·罗斯廷：“‘黑人权力’与联合政治”，见《评论杂志》42期（1966年9月）35页至40页。贝阿德·罗斯廷是阿·菲利浦·伦道夫学会执行委员会会长。

** 我们未能取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的同意，将其演说“我们的立场”收入本书。这篇演说代表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黑人权力和当前运动上所采取的立场。

有意义的辩论。它使黑人社会陷于孤立。它鼓励了反黑人力量的增长。

按“黑人权力”的最简朴、最天真的外表含义来看，不过是
指争取按全国人口的比例将黑人选举到执政机构中去。当然，这
个目标本身并无错误，奉行“黑人权力”这种概念并非本来就是
激进的。但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用过度华丽虚饰的言辞鼓吹在
黑人居多数的南方地区应实行“接管权力”。评论这一说法时，重 467
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南方的黑人只能最多赢得两个国会席位并
控制八十个当地县份。^{*}（附带说一下，卡迈克尔在对着自由派
大喊大叫时处于一种相互矛盾、难以兼顾的地位——一心想“把
白皮肤的家伙们从背上甩下来”——同时又需要他们的支持。尽
管这样，他可以谈论黑人接管了洛恩兹县的政权这件事，而这仅仅
是因为，即使华莱士州长决定要除掉这个四面受敌处于不利地位的
黑人政权时，还有着一个相当开明的联邦政府来保护他。）那么，或许拥
有两名南方的黑人国会议员这一点具有某种价值。但很明显，依靠这两个议员自己要改变美国的面貌，只能一事无成。八十个县的行政司法长官、八十个估税员和八十个学校校董
可以暂时缓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紧张局势，但光靠这些人是不能创
造就业机会，不能建造低价的住房，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无种族隔
离的教育事业的。

再者，与此相关联的问题不是某个从政者是白人抑或是黑人，
而是他代表的是什么力量。曼哈顿曾经有过一连串的黑人区长，
而那里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却日渐增加。亚当·克莱顿·鲍威尔
和威廉·道森二人已在国会中任职多年，前者要对关于学校实行
种族混合的一段附文一直未获通过负责，后者则要对使得芝加哥
的黑人总是处于这样一位市长统治之下负责，这位市长直到看到

* 参阅帕特·沃特斯的“黑人进入南方政治”一文，见《异议》杂志1966年7—8月号。

发生骚乱和死人才在夏季给消防水龙头装上价值八美元的喷头。我连一分钟也不是用来争辩说鲍威尔·道森和莫特利夫人应该受到指责。我说的意思是：一个当政者如果是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并被认为应分得“一片馅饼”而被当选，他的行动将是一个样儿；如果他是由于选区迫切要求社会改革而当选，不管他是白人还是黑人，他的行动将是另一个样儿。

南方黑人，不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如何力劝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黑豹党，他们还是打算留在民主党内。——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进步的政党，是搞“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政党——他们留在民主党内是正确的。因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倡的黑豹党的前景既是乌托邦的又是反动的——说它是乌托邦的，其理由是明显的，目前它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光靠他们自身是不能完成很多事情的；说它是反动的，则是因为这样一个党将把黑人从这个国家的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中转移出去（特别是在只有一个党的南方，在那里决定性的战役是在民主党的候选人预选会上进行的），并且正当黑人和美国社会一样面临的基本问题都是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时候，却使黑人优先考虑种族问题……

黑人在南方赢得了投票权，保证民主党的最终改革。这个党现在主要控制在北方的民主党核心集团的政客们及南方各州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手中。黑人的选票将清除掉民主党内和国会中南方各州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要面临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即谁将在南方取代他们。除非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在如杰克逊、密西西比、伯明翰、亚拉巴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亚特兰大这样的城市中）能够组织起基层俱乐部，其成员将在政治上真正具有发言权，否则南方各州中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继承者将很可能是黑人温和分子和黑人中具有南方作风的民主党核心政客。他们不会在国会中推行必要的立法，不会

改善南部的状况。虽然我本人宁可选择民主党黑人核心政客，也不愿出现黑人完全无权的局面，可是在我看来似乎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自由派、工会、民权运动三者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致力于使民主党真正反映穷人的意愿，这种联合会进一步支持一些方案（特别是A·菲利普·伦道夫的一千亿美元的自由预算中所草拟的那些方案）。这些方案的目的在于重建美国社会，使之有利于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道。推崇“黑人权力”的人们，脑中没有这样的方案。事实上他们争辩的（或许是不自觉地）是建立起一种新的黑人组织。

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他们也不是在领导黑人走他们想像的过去某些民族的移民成功地走过来的那条道路。主张“黑人权力”的人们——接受了持温和政见人士胡乱杜撰出来的历史神话——喜欢谈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如何团结一致去争取其应得的权益，而终于赢得了足够的权力，改变他们起初没有地位的状态。但其真相是：只是在联合了其他集团（在政治机构中或作为工会运动的一个部分），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才获得权力，赢得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应得的地位。他们没有“靠拉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拽起来”——美国社会中没有一个集团曾经做到这点；而且非常肯定的是，他们没有把自我孤立作为他们的基本策略……

当然，“黑人权力”是颇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它在黑人中的突然流行表现了与之俱兴的民族主义情绪（马尔科姆·爱克斯的自传现在在格林纳达、密西西比、也在哈莱姆被人引用）。在以前我们曾经见到过民族主义的潮流转而退回到黑人聚居区的这种情况，并且当我们观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条件时，我们发现它们与现在黑人的生活条件有很多共同之处：这种条件导致对融为一体失望，转而相信黑人聚居区将永远存在下去。

考虑到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取得的许多立法和司法上的胜利，

今天失望情绪竟然如此广泛地蔓延于黑人之中，也许是奇怪的。但是任何一个对此感到奇怪的人，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这些胜利，今天的黑人比起1954年时，经济上处境更坏，住在更糟的贫民窟中，在隔离程度更甚的学校上学。这样——让我们再一次背诵那些骇人听闻的、熟悉得惊人的、连祷文式的统计——比起1954年来，有更多的黑人失业；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间的工资差距更大了；在白人青年失业率正在下降的同时，黑人青年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在黑人女青年中上升得还要更为惊人）。就是那一条有利的记录，黑人成年人中失业率的下降，也是欺骗性的。因为它所说明的是那些被解雇了一段时期又被召回工作的黑人。无论怎么说，黑人中的失业人数仍然是白人失业人数的两倍，而且没有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住房问题也是一样，在北方其情况正在变化（1966年民权法案中关于住房问题的条款比起在几个州内实行的反歧视法还要软弱无力，而在那里即使有这些法律在案，仍有着最糟糕的贫民窟）。学校的情况也是一样：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最近公布的数字，在这个国家中上一年级的黑人学生中，有百分之六十五上学生总数中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百是黑人的那些学校。（如果在1954年，当最高法院下达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时，你是一个一年级黑人学生的父母，那么你的孩子可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6月份在一所实行种族隔离的中学结业，而你可能在那里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把所有这一切用最简单、最具体的话归结起来就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黑人聚居区里的日常生活状况并未由于各种各样的司法和立法措施而有所改善。

然后就是越南战争，它给黑人社会带来了很多讥讽。一方面黑人辛辣地认识到，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战争上，而反贫穷计划的经费则正在削减。另一方面，黑人青年们在大量地应征入伍，

似乎是在说，那是为了学会一项谋生行业，摆脱没有出路的困境，加入到在这种社会中似乎是唯一真正实行黑白人融为一体机构中去，甘冒被战死的危险是值得的……

黑人对非暴力斗争感到幻灭的情绪日益增长，越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黑人聚居区中的黑人居民普遍地对美国呆在东南亚是对是错不闻不问。然而，他们确实不明白为什么当美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野蛮战争的同时，他们却被极力劝阻不要使用暴力。他们还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人家告诉他们说，在我们国土的南方他们必须把脸转过去让别人打另一个耳光，但我们却必须在越南南方为自由而战。

这样，黑人再一次转向民族主义的口号，过去在类似情况下也是如此——我再重复一遍，所谓类似的情况指的是那些促使人们相信黑人聚居区注定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所有情况的总和，正像“回非洲去”和“赎买黑人”等口号在过去受挫折和感到失望的各个时期里起了作用一样，“黑人权力”这一口号同样地使黑人得以发泄他们的情绪。这不仅对于黑人聚居区中的黑人是如此，对于像麦克西克和卡迈克尔这些黑人领袖也是一样。他们两个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民族主义者，一开始就嘲骂种族融合为一的可能性。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二十四次被监禁，加上得不到自由派人士强有力的、持续的支持，才使得卡迈克尔相信他以前崇信联合政治是错误的；和白人一起干什么也得不到，与黑人民族主义者联合才是切合心愿的。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直十分高尚地进行工作的南方地区，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的实施缓慢而不够有效。很多乡村地区的黑人不能进入县政府去登记选举。尽管有选举权法案，他们却必须呈文申诉，吁请司法部派来联邦登记员。孩子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黑白人混合学校。那里也同样必须呈文申诉并通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黑人孩子才能进校。没有一个部曾经有成效地推行这些法案。每当一项立法上的

胜利在事后被证明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它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却对黑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的孤立感就有所增强。卡迈克尔及其同僚拒绝支持1966年法案是错误的，但是人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有那种感觉。

总之，认为黑人不能取得胜利的那种日益增长的信念——一种以许多切身经验为依据的信念——说明了“黑人权力”这一口号重新广为流传的原因。在黑人聚居区的黑人中，这种信念以敌意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是针对着与其关系最近的人们，他们曾作出过最多的许诺却没能兑现（如马丁·路德·金，罗伊·威尔金斯等人），然后是针对着曾宣称是他们的朋友的人们（自由派和工会运动），最后是针对着他们所仅能看到的压迫者们（当地的商店老板和大街角上的警察）。黑人无法胜利这一信念，在领导层里，采取了别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采取了我称之为“不争取”的一种政策。当它们制定的法规结果不过是“骗人”而已，为什么要为这个那个纲领操心呢？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作出了那么多牺牲，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为什么要关心运动的形象？在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有重要性的成果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和半心半意的白人盟友们妥协合作呢？确实，究竟为什么要和白人发生联系呢？

就这最后一条来说，白人自由派很有必要理解下面一点：下列两种说法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即“如果你不要我，我就不要你”（这是提出“黑人权力”的一些人们实际上一直在提倡的）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要你”（这是种族主义者所宣称的）。——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提出“反方向的种族主义”的说法可以推论说，他们对于上述的区别是不理解的。换句话说，把受害者绝望的反应与压迫者轻蔑的断言等同起来，既是荒谬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如果白人自由派由于黑人们口头上的敌视，就退出运动，

或者缩减他们对于争取民权的支持，那将是悲惨的。这在“黑人权力”这一说法广泛流传之前是不公正的行动，在现在也仍然是不公正的行动。

无论如何，即使“黑人权力”没有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过，民权运动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出现。在北方，不可避免地是黑人终将希望自行支配自身的运动，并会反对白人呆在领导岗位上，他们把这种情况视为白人至上的另一标志。在南方，怀着善意的白人志愿者从一开始就上了别人的当。他不仅可以在其选择的任何时间脱离运动，而且报界和政府还对他们的安全特别表示关注，在囚禁或杀害白人及黑人的事件上他们的激动情绪故意显得很不一样。就这样，白人个人对南方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成了种族主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自然产物，因而完全激起人们的愤慨……

然而，自尊、自信和新的地位身份不可能靠颂扬黑肤色和攻击白人来得到。它们只可能来自有意义的行动，来自良好的工作，⁴⁷¹ 来自真正的胜利，如在蒙哥马利、伯明翰和塞尔默街头取得的那种胜利。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进入南方的时候，他们唤醒了整个国家，但现在他们处境孤立，士气低落，呼喊着一个暂时令人满意、却很可能毁掉他们及其从事的运动的口号。他们这一遭挫折的号召正在受到两方面的回敬，一是人们要求法律和秩序，一是人们反对设立警察检查委员会。他们已经扭转了整个民权运动的方向，使其脱离了发展其战略的艰巨任务，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国家的主要政党重新整顿。他们使民权运动卷入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只能使运动在挫折中越来越转为派别斗争。

然而，在另一方面——姑且称之为更重要的一方面——那些拒绝“黑人权力”消极方面的人们应该采取行动而不是空谈。若干星期以前，约翰逊总统在肯塔基州坎伯尔要塞讲话时断言

说，骚乱阻碍改革，造成恐惧，使黑人的传统上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约翰逊先生对贫苦、失业、住房恶劣的人们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他说，政府一直在进行 作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人们无法就总统的这一立场进行争辩：骚乱是破坏性的，或者说它们吓跑了盟友。人们也不能指责他对于贫苦人悲惨处境的同情；穷苦人肯定需要同情。但是人们可以对下面一点 提出质疑：政府是否一向进行了足够认真的工作来消除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使人沮丧而导致了政治活动和骚乱。用总统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需要时间”，这番话穷人会完全按其真实意义加以理解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方案而是一个借口，是未能优先考虑贫穷问题的一种掩饰，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标志：政府没有真正承担义务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居住条件和黑白人混合学校。

因为真实情况是：消除贫困只需十年时间——只需 如A·菲利普·伦道夫最近所提出的十年时间和一千亿美元的自由预算……

伦道夫提出自由预算的依据不仅是1946年的就业法案，还有过去哈里·杜鲁门在认为欧洲的自由受到威胁时 提出 的一套作法。1947年，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用到了外援上。假如今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同样的比例数来消除国内种族主义造成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及贫困，那就意味着每年花费两百多亿美元，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有可能少花很多钱而实现这些目标。尽管这样，如果我们的国内社会改革计划不如一代人之前所实行的国际性计划那样大胆和影响深远，那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因此，在当前围绕“黑人权力”——一个对美国社会的荒谬挑战——而进行的论战中，我们必须留意通过社会的自我改造，在种族领域内实行美国社会所公开宣布的原则，使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和公平地生活。我们必须注意，在拒绝接受“黑人权力”的时

候，不要也拒绝黑人应有的平等地位的原则。那些想利用当前的论战或者骚乱来抛掉民权运动的人，将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些人的原来动机提出疑问……

3. 经济上的突进

密西西比州鲁尔维尔的经济*

查尔斯·科布 查尔斯·麦克劳林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采棉季节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在采棉季节末期，种植园主将分成制农户在当年所欠下的债款累计起来，从这些农户在采棉季节中所挣得的钱中扣除。分成制农户不参加债款的累计，这些债款包括：种棉费用，租金、伙食费及医疗费、购汽车费等各种杂费。

分成制农户与种植园主所订立的协约规定由分成制农户种植一茬棉花，双方平分收入。但种棉费全部由农户负担。所有的棉花均由种植园主出售，再由他告知农户售得金额。这种财务全由种植园主掌握的实际情况，使得分成制农户陷于种植园主的这种狡诈手段之中。事实上，有几个分成制农户和打零工的工人就曾经说过，尽管他们并未参加社会福利保障计划，却不得不付社会福利费。鲁尔维尔的爱伦·约翰逊太太是当地争取选举登记权的积极分子，她说即使她那十岁的儿子也交了社会福利费。

鲁尔维尔附近农场的一位分成制棉农威利·麦克·鲁宾逊太太，在这个种棉季节摘收了二十包棉花，但她在被扣除了一切款项之后，这一整年的净收入只有三美元。(每包棉花重约五百五十

473

* 见查尔斯·科布及查尔斯·麦克劳林的“备忘录：关于种棉季节末期密西西比州鲁尔维尔地方的黑人农民状况之初步考察。本报告系以在鲁尔维尔与人们进行的数小时谈话为依据写成。1962年11月19日。”麦克劳林及科布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基层干事。

磅，现价每磅三十四美分。最简单的算数即可表明鲁宾逊太太在扣除一切款项前本应收入三千七百四十美元。)是的，她必须和种植园主平分毛利并支付她一年中的花费，但一个人在谈到这位妇女的悲惨处境时告诉我们说，“我知道她没有吃掉十包棉花卖得的那么些钱。”

我们不可能详细报道年终结算的情况，因为大多数结算要到圣诞节之后才能完成。

分成制农户的平均年收入在三百至四百美元之间。零工的平均年收入为一百五十元至一百六十美元。

鲁尔维尔黑人公众普遍认为，他们“挣不来很多的钱”，因而需要救济。

救济品是一些剩余食品，由政府分发给靠救济过活的人及有此需要的农民。这些东西一般是麦片、大米、白面和奶粉。去年，鲁尔维尔的报纸曾报道说将发放黄油、花生酱和肉罐头，但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未得到过。

今年以前，领取发放食品只须到市政厅签名即可领取。然而今年，人人都必须填写一张表格后才有资格领取。这张表必须由申请人签名，并须有其雇主或一个负责人的连署(这通常指的是一个白人)。由于在鲁尔维尔争取选举登记运动已经并且还在开展着，所以这些“负责人”不愿帮黑人的忙。

鲁尔维尔的玛丽·伯里斯太太到过市政厅签名领取发放食品。在快到市政厅时，她遇到了几个黑人市民从里边出来。他们告诉她，凡是有住房的人，现在都必须到印第安洛勒(县府所在地)的社会救济局去签名领取食品。当她去到那里时，负责此事的一位女士却问她为什么没在鲁尔维尔签名。伯里斯太太解释说别人告诉她到这里来。然后她被吩咐坐下。大约两小时之后，另一位女士来说她的表格(领取发放食品登记表)填写不当，告诉她得去找每一个雇她摘棉花的雇主并带回材料来证明她从他们每个人那

挣里得了多少收入。给她规定的时限是第二天上午九点之前办完这一切。伯里斯太太过去三年一直在领取发放的食品，她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并说这也是她第一次需要填写表格才能领取食品。

鲁尔维尔的格特鲁德·罗杰斯太太到市政厅签名领取食品。那里发给她一张卡片。她听到鲁尔维尔市市长C·M·多劳说，“他们这些拿卡片的人绝大多数不会领到任何食品。”罗杰斯太太转述说，那位市长还说去登记的人什么也不会领到，“说他要让他们全倒霉”。

在这里，我想让你们注意多劳市长一、两个月以前就黑人参加鲁尔维尔的争取选举登记运动一事所讲的话。他说：“我们要看看能把压力施加到何种地步——要尽我们所能施加压力——要更加强硬，比你们所想像到的更强硬。”

一位打短工的利昂娜·麦克伦登太太前去签名领取食品时，通知她说，因为她有工作，每周收入十五美元，所以不能领取食品。麦克伦登太太说，“我一整年也没挣到十五美元”。

贝西·李·格林太太碰到和玛丽·伯里斯同样的情况。更有甚者，还要她必须说明她女婿收入的金额。格林太太和伯里斯太太都说，她们不相信雇用过她们的各个老板会保存那方面的记载。

一位短工露西·萨迪斯太太到鲁尔维尔市政厅去申请分发的食品。经办人说她收到过一张支票，因而无资格领取。当萨迪斯太太告诉经办人说她没收到过支票时，经办人就叫她去找福利管理员谈话，说那个人会为她申请。

鲁尔维尔的杂货商人一直反对在该地发放食品。

领取发放的食品是许多黑人赖以度过两个种棉季节之间时日的唯一办法。如果它被取消，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在一个人正期待着他小小的一票能成为黑人强有力的一票，我们的选民登记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我们能给与他多少保护。帮助密西西比

农村的黑人渡过难关花不了多少钱，而发放救济食品是至为重要的。

475 摘棉机尚不完善，但在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种植园主不喜欢用摘棉机的主要原因是，它在摘棉时掐断棉花，使棉纤维变短，从而降低了棉花的价值。

尽管这样，黑人们告诉我们说，今年这种机器用得越来越多：“今年一直在用摘棉机。”今年种棉最多的地区，机器摘的棉花量超过了手工摘棉。

安德森太太开着一家小杂货店，她脑子里充满了想法和怨言。她对鲁尔维尔的经济状况有些议论：“人们今年什么钱也没挣到……老乡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

安德森太太谈到了到她店里来的一个汽水贩。这人说他这么早来到那里的原因是，虽然他驾车跑遍了全城，连一瓶汽水也没卖掉……不管是黑人或白人的店老板都没买。

安德森太太说，孩子们不像以前那样用五分钱的硬币买小甜饼吃了。“孩子们不买小甜饼，人们就知道情况不妙。”

贫困问题面面观*

全国城市联盟

贫困、失业、收入低微、缺少教育、婴幼儿夭折、住房破败、拥挤与犯罪和各种其他产生混乱的重要社会经济条件之间，有直接而长期的关系，这已为人所熟知。这本事实汇编中所包含的主要来自政府的资料就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证明。在人们无能为力的各个日益扩大的领域中贫困现象日趋长久，因此为贫困现象所付出的人力、财力方面的代价，也就越来越大。

* 见全国城市联盟编《关于贫困问题的各方面事实》(全国城市联盟1965年出版)
1至4页。

按照我们国家和总统的明令规定，所有贫困的美国人都将得到帮助使其能自力谋生。我们国家中的黑人贫困者因其肤色而继续遭到多一层的磨难。要想战胜贫困，他们必须首先进行斗争，以获得由我国法律和法院所一再宣告的一切美国人机会均等的权利。使我们社会中很重要的这部分人，非白种美国人，得到平等 476 的生活机会，理所当然地成了一项全国性任务。这本小册子所提供的说明了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及其日益扩展的程度。

应该注意到，在许多领域内，所引用的平均数字大大地缩小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1961年全美国婴幼儿死亡率是25.3；但白人婴幼儿的死亡率是22.3，低于平均数，非白人为40.7，几乎为平均比率的一倍。无论是从纽约看（全市比率为25.7，而在白人中为21.4，在非白人中为40.0），或是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看（整个比率为31.4，白人为24.5，非白人为42.1），毫无例外地，在美国的十个主要城市中（这些城市位于北部、南部、西部和中西部），非白人的婴幼儿死亡率要高得多。而全美国黑人的四分之一住在这十个城市中。

使人们的生活机会均等

“在有关黑人的民权、教育、职业分布、住房、收入方面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导致了一种看法，即：他们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一直在不断地缩小。这种看法忽视了过去十年中白人经济进展的速度比起黑人要快的这一事实。结果，两大种族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相反地在诸如住房、收入和就业等主要方面实际上是扩大了。仅仅在教育方面差距有所缩小，而这一事态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尚未显示出来。”

就人力问题致总统的报告

美国劳工部，1946年3月

收入与就业

收入与教育：经济上歧视的持续状况

由于遭受歧视，黑人工人的境况继续是：比白人工人工资低，半失业和失业者较白人多。去年，著有声誉的密执安大学研究中心发现，“即便在学历水平相等的情况下，据报道，前去应聘而已能如愿地长期工作者，在非白人中所占的比例比在白人中为小。”⁴⁷⁷

下列数字证实了这种歧视的存在。黑人工人中的男、女工人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大大地快于白人工人，因而今天在这方面他们已赶上了白人工人。尽管如此，黑人工人并未因此相应地增加收入，实际上收入更少。非白人工人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不仅没有赶上白人工人，而且更远地落在白人工人后面。在十年中，二者之间每小时平均工资差距由九十美分拉大为一美元四十八分。

每小时平均收入——男工

	白人	非白人	二者间的差额
1949	\$1.90	\$1.00	\$0.90
1959	\$3.20	\$1.75	\$1.45

1964年7月，在发表评论提及非白人工人的平均收入约为白人工人的一半时，劳工部长W·威拉德·沃茨说：“落后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这一点在下表看得很明显。它表明非白人工人与白人工人收入相比较，从1954年到1959年下降了正好一半（50%），到1963年下降一半多（53%）。

黑人及白人情况对比 (全美国平均数字)

收入及就业状况	白人	非白人
家庭收入——全美国.....	\$5,893	\$3,161

家庭收入——女性成员	\$3,538	\$1,734
家庭中女性成员	9 %	23%
城市家庭收入	\$7,000	\$4,100
年收入：		
十四岁及十四岁以上男性	\$4,337	\$2,254
十四岁及十四岁以上女性	\$1,510	\$ 905
男性每小时收入	\$3.20	\$1.90
终生收入估计数——		
业务熟练的男性	\$241,000	\$122,000
有四年大学学历者	\$395,000	\$185,000
贫困家庭（年收入在三千美元及三		
千美元以下	19%	48%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工资收入者——男性	69%	85%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工资收入者——女性	58%	68%
收入在四千美元以下的家庭	30%	61%
劳动力中已婚妇女	30%	41%
每家平均人口	3.6	4.4
失业率	4.6	9.8
少年失业率	13.3	26.4
专业、管理、销售及熟练工作人员		478
——男性	53.9%	18.8% *
白领工作人员——全体	46.5%	18.4%
教育		
1940—59年间学生增长数		
男性，25—29岁	2.0	4.4
1952—64年间学生增长数		
女性，18岁及18岁以上	0.2	2.7
受学校教育年数	12.2	10.1

* 主要是黑人中的教师、教士、社会工作者、律师、医生和牙科大夫。

大、专院校中注册学生增加数，

1953—61.....	55.5%	82%
中学中途退学数.....	25%	60%

卫生福利

每十万人口中医生数.....	157	27
估计寿命（岁）——男性.....	67.55	61.48
——女性.....	74.19	66.47
每一千个婴儿死亡数.....	22.4	40.7
每一万次分娩中产妇死亡数.....	2.6	9.8
入伍前审查不合格率 *	15%	56%

住房

设备短缺，损坏或破旧.....	20%	56%
每室住一人以上.....	10%	28%
产权归己.....	64%	38%
城市居住人口.....	70%	73%
在市中心**	47%	78%
在市郊**	52%	22%

一般家庭及个人的平均工薪收入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白人.....	\$4,201	\$4,150	\$4,331	\$4,685	\$4,831	\$4,882
非白人.....	2,357	2,333	2,418	2,429	2,536	2,437
非白人与白人						
收入之比率.....	56	56	56	52	52	50
	1960	1961	1962	1963		
白人.....	\$5,252	\$5,424	\$5,570	\$5,808		
非白人.....	2,672	3,058	2,908	3,088		
非白人与白人						

* 由于健康不良或者教育方面的原因。

** 据二百一十二个标准大城市统计区统计。

收入之比率…… 51 56 52 53

非白人相对收入的情况从多方面看都很清楚。在过去十年中非白人在美国全部货币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5.5%至6.2%之间（1963年为6.0%），尽管非白人占美国人口及劳动力的大约11%。无论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进行对比，歧视的后果在美国各个地区都是明显的。⁴⁷⁹

平均收入——1959年

14岁及14岁以上的个人

地区	所有家庭	白人	非白人
东北部地区	\$ 3,249	\$ 3,332	\$ 2,487
中北部地区	\$ 3,033	\$ 3,099	\$ 2,334
南部地区	\$ 2,120	\$ 2,529	\$ 992
西部地区	\$ 3,246	\$ 3,322	\$ 2,437

平均家庭收入——1959年

地区	所有家庭	白人	非白人
全美国	\$ 5,660	\$ 5,893	\$ 3,161
东北部地区	\$ 6,191	\$ 3,318	\$ 3,371
中北部地区	\$ 5,892	\$ 5,994	\$ 4,320
南部地区	\$ 4,465	\$ 5,009	\$ 2,322
西部地区	\$ 6,348	\$ 6,444	\$ 4,937

美国劳工部估计，1959年在二十个美国大城市中一个四口人之家的“一般的但却是足够的生活费用额”在四千六百二十二美元与五千六百零七美元之间。上述四个地区中非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均未达到这一水平。但是，尽管非白人中的已婚妇女和白人中已婚妇女相比较，工作的人数多（41%比30%），但这四个地区中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却都大大地超过了劳工部所估计的数字。

工会与黑人*

赫伯特·希尔

由于从法律上已消除了对于种族隔离的认可和支持，在美国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确尖锐地出现了黑人的社会地位这个问题。

* 节录自赫伯特·希尔所写“工会与黑人”一文，见《评论》第28期（1959年12月）479—488页。

480 工人运动，和公立学校、教会组织、企业一样，现在正在经受考验。因为劳工的民主理想与工会内仍然非常活跃的种族主义传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

黑人工人与工会组织之间一向存在着不愉快的历史经历。在南方，工会经常强迫性地把黑人从以前认为是他们的职业范围的工作岗位上赶出去。南北战争之前黑人曾经是木工、瓦工、油漆工、铁匠、挽具工、裁缝、鞋匠等等。然而，历史学家查尔斯·B·鲁斯夫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一文中说道，在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中，“南北战争以前从事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各种行业的黑人发现自己逐渐地被排挤了出来。”在南方，成立工会组织常常导致将“黑人就业范围”重划为“白人就业范围”，甚至将黑人从整个整个的行业中排挤出去。

在北方，早期工会的力量较强，特别是在各种手工行业中。但正如冈纳·默德尔在“进退维谷的美国”一文中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把黑人有效地排除在技术性行业之外。”冈纳继续写道，“像这样的一个美国劳联只作些官样文章来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并无多大意义。劳联从未采取过任何行动来阻止其成员的组织实行种族歧视。”

美国劳联未能将黑人工人组织起来并在工会队伍内完全以兄弟情谊相待，并非一种出自必要的政策。早年的劳工骑士团、世界万国工人会和比它们晚很多的美国产联中的工会组织，在北方和南方都是能够将黑人和白人工人组织到一起来的，而早期的美国劳联却攻击劳工骑士团在非技术性工人和黑人工人中进行有组织的活动。

的确，美国劳联执委会在该组织成立后就曾声明，在按肤色划线组织起来的工会“不能被接纳为本联盟的成员”。但在那之后不久，在1895年劳联却接纳了当时是严守“纯白人”原则的国际机械师协会为其成员组织。而劳联领导人对接受外来移民——特

别是接受亚洲移民——所一贯采取的敌视态度，则造成了一种十足的种族主义的意识……

在本世纪初，美国工会组织内部对黑人的敌视情绪常常导致种族间的和民族间的暴力行动。在1917年7月东圣路易斯所发生的悲剧性种族骚乱中，工会的挑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在铝矿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时，公司由美国最南部弄来了少数黑人充当罢工破坏者。对此，当地的劳联领导人煽起了一股十足歇斯底里的种族仇恨。最后，1917年7月2日的一场烈火，吞没了整个东圣路易斯的黑人居民区，烧毁了价值七百万美元的财物，使一万名黑人居民无家可归，二百多名黑人及八名白人丧生。⁴⁸¹

大约在骚乱发生之前的一个月，劳联所属的东圣路易斯的中央产业与劳工联合会书记爱德华·F·梅森号召工会会员于1917年5月28日游行去市政厅要求停止“进口”黑人。梅森说，“过去八个月以来，我们城市接受由南方来的黑人的情况已发展到了必须采取严厉行动的地步……在下星期一的晚上，中央产业与劳动联合会的全体代表将请求市长和市议会采取措施阻止这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将一定数量的已来此地的黑人清除出去。”……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特派调查员事后报道说，“根据所有的白人和黑人目击者的报告，东圣路易斯的这场暴行是蓄谋制造的。”至于工会方面所提出的口实，声望甚高的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改革家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在其致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曾就此说道：“以南方劳工的流入作为发生此次事件的借口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在受到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尖锐抨击时，劳联主席冈珀斯却企图为暴乱者们进行辩护。在为欢迎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的使节而在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罗斯福（据纽约《先驱报》消息）激烈地谴责了这次暴乱，他说，“在

我们看来，这场骚乱并无正当的理由，也非由于遭到了挑衅，它的发生造成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灾难，从而给美国的声誉留下了无可洗刷的耻辱。”冈珀斯站立起来为暴乱者们辩解，其理由是东圣路易斯的资本家们“一直在诱使非白种人进入该城去排挤、取代白人工人。”但罗斯福不让他搪塞过去，并且高声说，“正义对我来说，并不是徒具形式的空话。”“在过去我曾不得不听取了太多的为杀害美国人和犹太人而作出的类似辩解……听我说，先生，如此严重的暴行，不可能有正当的理由，也不可能有辩解的借口……”

今天，很少工会领导人敢像冈珀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样鲁莽地讲话了。美国劳联新的公共关系的时代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它在宽厚、慈祥的威廉·格林领导下。格林不时发表反对种族主义的讲话，但未在劳联内采取任何行动对其加以遏制。黑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内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滩头阵地，但贯穿整个二十年代，劳联属下的绝大多数工会仍然执行着严格的把黑人排除在外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情况仍然是：黑人只有在雇主雇用其充当罢工破坏者时候才得以进入工业部门。^①在别的行业中，主要是在那些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的部门，黑人们能够取得一点有限的立足之地，而这是因为以其成员的技艺而自豪的劳联不肯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黑人在二十年代所得到的一点有限的利益也在大萧条中损失一空，这主要是因为在大萧条的初期，劳联未将工会的保障扩及黑人身上的缘故。到了1933年，拥有三万五千名会员的卧车搬运工兄弟会几乎拥有了劳联中全部

^① 据教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对1919年钢铁工人罢工的调查报告记载，“很明显，流入芝加哥和匹兹堡各工厂的大量黑人意识到，雇他们来是为了破坏罢工。由于黑人的这种态度，罢工的钢铁工人对于这样一种组织起来的劳工进行了正当的谴责……从许多次切身经历中，黑人逐渐了解到：破坏罢工是他们得以打入已工会化的工业系统的唯一办法。”这也是导致1919年芝加哥各次可怕的种族暴乱和那一时期的其他种族骚动的因素之一。

黑人会员的半数。

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压力之下，劳联1934年的全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一个五人委员会调查黑人工人的状况”。格林在1935年于华盛顿召集了该委员会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由其首席顾问查尔斯·H·豪斯顿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查尔斯报告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全国各地的分会正在搜集由劳联各地方组织所签署的内容为种族歧视性的特别条例的记述，将在随后举行的各次听证会上提出。但不久后格林通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将不再举行更多的听证会，因为首次华盛顿听证会已经搜集到了“足够多的情况”。

五人委员会书记、矿工联合会的约翰·布罗菲为此辞职以示抗议。布罗菲说，“执行委员会所玩弄的这一手腕清楚地表明：你们只不过是要把‘五人委员会’作为保全劳联面子的工具，而并非要为美国劳工运动的黑人问题找到一项解决办法。”……

1941年，劳联拒绝了由卧车搬运工兄弟会的A·菲利普·伦道夫和米尔顿·P·韦伯斯特提出的决议案，这些议案谴责劳联下属组织的歧视黑人、排斥黑人以及其它歧视性做法。在1944年全国大会上——当时有二十二个国际性工会明文规定禁止黑人入会——议案委员会书记约翰·P·弗雷以这样的词语为劳联进行了辩解：“我熟悉南方。我在那里度过许多年头，担任过工会组织者和其他工作。我知道在某些教派中，同属一个教派的白人和黑人，分别上各自的教堂，他们按基督徒所应做的行事。事实上，非白人教徒宁可自己有权任免他们自己的牧师。”

劳联的这一基本态度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的全国大会并没有通过决议来终止劳联属下的那些歧视黑人的地方分会所实行的制度。1949年，只是在代表们从动议中删掉了“以及工会”的字样后才通过决议，赞同联邦公平雇佣法规，号召“在工业部门和工会中清除以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原国籍

或祖先家世为基础的歧视……”

歧视现象在劳联属下的建筑业工会中有强大的铁路各兄弟会中成了传统，表现最为严重。其结果是，在铁路行业工作的非白种人，由于该行业用人日益减少而被迫离职时，就业机会正在迅速扩大的营建行业，却拒绝接纳他们……

但是劳联及铁路兄弟会从未能做到将美国劳动者——无论白人还是黑人——的命运置于其控制之下而不遭到反对和挑战。1937、1938两年间工会组织在全国各产业中心所取得的非凡成功并非局限于白人工人。在早期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中，数以万计的美国黑人，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成为工会会员。

在席卷整个工业部门的大规模静坐罢工斗争中，黑人被吸收进组织委员会，被委派为劝阻工人使之不要上班的纠察线队长，参与了地方工会的领导工作。即使在南方，尽管工会组织人被绑架，遭棍打，被浇以柏油后裹上羽毛，有些人还丧失了生命，但是产联仍然能够将大量的白人和黑人工人组织在同一工会之中。

484 产联在其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最后年代中，在种族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并未一贯履行它在早期许下的堂皇诺言。在南方的一些工厂中，以对不同种族工人实行不同的晋升体制为基础，建立起了在各种工作职位上实行种族歧视的严格条条框框，对所有黑人，不论其自身的条件多么合格，都加以限制，只让他们担任卑下的职位，不按其资历给予平等的待遇。尽管这样，产联的兴起，对于数以万计的非白种人及白人工人来说，都是前进了一大步。

在1955年举行的劳联、产联合并大会上，曾作出下述规定，宣布“一切工人，不论其种族、信仰、肤色、原国籍或祖先家世如何，在工会组织之内受益完全平等。”然而，不管是在北方或在南方，在合并后的工人运动中，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现象依然

继续存在……

事实记载似乎清楚地表明：自劳联、产联合并后的四年中，这个全国性的劳工组织未能在其下属工会中，消灭掉甚至极其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事件。至于劳联——产联民权部，其所作所为似乎表明，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创造一个“自由派”的形象。

在刚过去的9月份，劳联一产联在旧金山召开大会，其局面和在冈珀斯与格林主持下的劳联历次大会没有多大区别。甚至就在大会进行期间，当地的公平雇佣委员会还在就雷·巴斯的指控进行调查，这个黑人仅仅由于其肤色就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被酒吧招待员工会拒之门外，并因此而不能就业。与此同时，大会再次否决了强迫铁路兄弟会及其他工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终止其歧视性政策的提案。不顾伦道夫对于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歧视黑人工人和波多黎各工人的指控，大会还准备再次接纳（临时性的）该工会加入劳联一产联。^①（自从劳联、产联合并以来，还接纳了铁路乘务员工会及机车司炉与司机工会这两个组织入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中都有排斥其他种族的明文规定。1958年11月，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联邦上诉法庭上，机车司炉与司机工会成功地维护了其章程中的这些条文，劳联一产联在这一条件中一直保持沉默，这一情况对于认识劳联一产联的確是很有教益的。）485

黑人工薪阶层，也许比起美国任何其它种类的工人来都更加需要在行业工会中具有完全的会员资格，从而可以得到保护和利益。而国际性工会组织，如果肯于运用其权威，是能够清除掉在

① 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宣称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他说，“关于菲尔·伦道夫……我从未听到过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中的歧视现象……他在这么晚的日子才来到这个他有一批听众的场合劳联一产联的大会上，并且带来这么个情况，我差点相信他是在玩花招。”然而，在大会召开之前一周，城市联盟就已经就滨海地区的歧视现象将一份长篇报告送给米尼、劳联一产联执委会的委员们和劳联一产联关于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特设委员会的委员们。这些委员中的几个人——包括米尼在内——已经正式承认收到了这份报告。

雇佣人员时的歧视性做法的。例如，在1958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就取消了资历方面的传统性歧视条款，这些条款使圣路易斯的通用汽车公司属下的菲舍车身工厂中的黑人在计算资历和获得晋升方面受到限制。在得克萨斯州波蒙特港的庞大的马格诺利厄炼油厂，三十二名黑人工人在最近首次被提升进入一直为白人所独占的“加工机械车间”中去工作。另外几名黑人则受雇到以前对他们是禁区的生产部门工作。石油、化工及原子工作者国际联合会对于这些努力进行了帮助而非阻难。一项新的工会方针正式禁止在谈判签定集体性合同时对白人、黑人分别采取不同晋升体制的作法，该工会号召其成员取消具有歧视性的做法，并除掉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国际机械师协会直到十年前还在章程中明文规定只许白人参加，现在也开始谨慎地在其队伍中限制种族歧视现象。尽管如此，在很多的行业中，工会的权力至今仍然是黑人取得公平就业机会的主要障碍。

当然，这绝非黑人所面临的唯一障碍。由于黑人工人过分集中不到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队伍中，结果，自动化和其它技术改革，使黑人工人被取代及解雇的比例甚高。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也对黑人公众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在1958年的几个月中，非白人工人的失业率就为白人工人失业率的两倍半还多。这样，不可避免地，面对着这些发展和劳联一产联无力在其队伍中遏制种族歧视的情况，黑人工人已转而向政府机关及法庭寻求保护。

在几个案例中，实行种族歧视的工会曾经援引“自愿结社”的法律条款来为其排斥黑人进行辩解。例如，在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庭上，1956年，砌砖工人工会对威斯康星州工业委员会建议其接纳两名黑人工人为会员一事提出异议。法庭支持了工会的立场，它宣布：“一个自愿结成的社团中，成员资格是一种可以由组织授予或撤消的特殊权利，它不是一种可以自行取得然后强行使用的权利。法庭不能强令接纳一个人进入这样一个社团。如果其申

请遭到拒绝，法律上完全无法给予解救，不论其受到的排斥是如何专横和不公正……”

尽管这样，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在发展中的法律条文，已经倾向于对黑人工人给予新的保障。在这些条件下，^①“自愿结社”原则已不能作为被指控实行种族隔离时进行辩解的依据……

黑人工人之所以对法庭及公平雇佣委员会寄予如此厚望，是因为组织起来的工人似乎无法克服其习惯性的歧视做法的缘故。在小作坊和地方工会一级，歧视黑人这一传统常常已制度化了。一种特权阶层的心理状态驱使许多工人把他们自己的工作职位看成是“白人专有的工作”，是任何黑人所不应企求的。这些工人，而且常常还有他们的工会领导人，把所在行业的工作岗位看作一种私人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授予和取消。情况常常是，不只是企图人为地维持劳动力短缺的工会才把黑人拒之门外。在建筑和印刷行业中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它们颇具有中世纪行会的特征。在地方上，支撑着种族歧视使其得以延续的那种惰性，在大工业的技术工人以及手工业者中均可找到，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也几乎是司空见惯。

至于全国性的工会领导人，他们愤然解释说，他们此时此刻树敌太多，四面楚歌，不能冒因歧视问题而起内讧的风险。一位共和党人自1953年起入主白宫，国会对工会腐败的揭露，过去两年中工业部门采取的更为咄咄逼人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使得工会领导人采取守势。在大工会内部，自动化和技术进步激发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新的紧张关系。管辖范围不同的各个工会之间和全国各地的工会之间的斗争未尝稍减。由于这些压

487

① 这些案件包括：约瑟夫·詹姆士控海运公司及国际锅炉制造工人兄弟会案、滕斯托尔控机车司炉与司机工会案、斯蒂尔控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铁路公司案、贝茨控伊斯利案以及赛勒斯控石油工人国际工会案。

* 参阅《评论》1959年8月号所载A·H·拉斯金“劳工的艰难岁月”一文。——《评论》杂志编者注。

力，连那些反对其他组织中偏见的劳联一产联领导人，也不愿在工人运动内部对偏见进行斗争。“我们不愿被搞得四分五裂”就是他们的遁辞。他们深怕，任何禁止歧视的战斗性决定，无论以如何渐进的方式实施，都会造成劳联一产联的大分裂，从而削弱自由派的事业。

然而，对于寻求就业的黑人来说，工会搞歧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很难指望上述种种其他考虑能使这种状况稍许改善。在建筑、印刷、港湾、铁路和其他很多行业中，工会控制着雇佣过程和学徒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的偏见就不再是一个关于“自愿结社”的私人问题——或者是一个“半自主”的问题，罗伯特·M·哈钦斯就是这样描绘今日的美国劳工的。这样的歧视对黑人说来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障碍，其严重性几乎不亚于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更大的社团、机构进行干预，对于去除这种障碍似乎是必要的。

为解放黑人劳动群众而进行斗争*

A·菲利普·伦道夫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今天，黑人工人比白人工人落后了一百年。在从事技术性工作上，在行业工会组织上，在工人受教育问题上，在就业机会上，黑人工人都落在白人工人后面。

原因何在？答案并非白人工人在种族上优于黑人工人，并非白人工人在生产效率上高于黑人工人。

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在美国工业里所进行的竞争中，黑人从未有过获胜的机会。由于黑人一开始是奴隶而白人一开始是自由

* 节录自美国黑人劳工会全国主席A·菲利普·伦道夫1961年11月10—12日在伊利诺州芝加哥汉密尔顿旅馆对该会第二次年会所作的基调演讲：“在人权革新的现时代为解放黑人劳动群众而进行斗争”。

人，或实质上是自由人，竞争怎么可能会有别的结局呢？

488

黑人劳工在奴隶劳动制度下禁锢了二百五十年，在获得解放之后的一百年中又充当了分文不得的劳役偿债制和收获大部交租的种植园劳役制度下的囚徒，以及城市贫民窟中无助无望的无产者……

在当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工人阶级所蒙受的悲剧，其悲惨程度都不会超过南方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折磨。白人和黑人工人双双背离了自己的阶级，而去帮助他们的敌人封建、资本主义阶级对自己进行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

确实，黑人与白人工人间不是因为彼此仇恨而相互斗争，而是相互斗争使得他们彼此仇恨。他们互不了解因而相互斗争。他们互不了解是因为他们互不接触，互不通气。他们互不接触，互不通气是因为他们互相畏惧。他们互相畏惧则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蛊惑：以为对方在想法夺走自己的工作。

既然行业工会实际上并不存在，报纸、教士和政客们就得以进行恶毒的蛊惑，使得黑人和白人工人都工资微薄，境遇艰难，而且，即使时至今日，对于身在工会的工人来说，南方实际上还是个“禁区”。

除了黑人和白人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之外，别无他法使南方劳动者摆脱困境。

世所周知，工会运动，无论是在历史悠久的劳联，稍晚一些的产联，还是劳联—产联的领导下，都辗转以悲惨的失败告终。

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南方工人阶级由于种族问题而处于分裂状态，也是因为劳联、产联以及劳联—产联从没认识上述这一事实。他们从未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来建设其工会组织。相反地，他们接受并进而致力于延长这种种族主义的劳动体制的寿命，这样做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使种族隔离永存——

这是与行业工会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

就这样，他们播下了按种族来区分工人的坏种，现在他们正在自食其果。

工会运动的领导过去从未严肃认真地反对过南方歧视黑人的工会体制。劳工组织的白人领导人，和教会、企业、政府、学校、出版界的白人领导人一样，在白人至上的旗帜下，在三K党中，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镇压着黑人，使其永远居于白人之下……

在黑奴解放之前，黑人只有作为奴隶才有工作，他劳而无获。而在“黑人重建家园”运动之后，黑人自由民则在劳役偿债、收获分成以及以劳易货这样一种结构体系内劳累，其所得或许聊胜于无而已。

尽管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都明文规定保障自由权利，但是黑人劳苦大众从未完全突破过南方已成惯例的少数民族劳役体制这样一个壁障，这种体制已因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著名的普莱塞诉弗格森案的裁决而得到加强成为一种种族隔离体制。更有甚者，象臭名昭著的蝗虫一样，主张给少数民族付予最低工资或对其实行低工资级差传遍了美国工业的每一领域。

就这样，黑人工人在南方并未得到完全的自由。由于同样的原因，南方的白人工人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只要有一个黑人处在反动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奴役之下白人工人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而只要南方的白人和黑人未得到完全的自由，那么整个工人阶级，东、南、西、北各方的工人阶级，现在得不到将来也不会得到完全的自由。没有比这更加清楚而且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了，即：无论属何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原国籍或祖先家世，工人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可以这么说，这条原则受到自由市场经济要尽量保持最低工资成本的原则所支配。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会、公众以及全世界面前，美国劳联一产

联对待种族問題的政策，会在道义上、组织上、政治上如此破坏性地削弱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原因。

人们只须注意一下以下的事实：就在混合成衣工人工会、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在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正在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工资率和健全的劳动条件规章的时候，法人资本就立即逃到没有工会、工资微薄、税金低少、种族偏见盛行、滥用私刑和教育落后的南方各州去了；他们对资本的高利润率和利息所受到的些微威胁，都会非常敏感的。南方的市长们、州长们和议员们在北方的报纸上向北方各工业部门发出专门的呼吁，吁请它们到南方去利用那里没有加入工会而且工资低廉的劳动力。

但是这种反工会现象在南方的存在应归咎于工人运动自身。它是下述事实的直接结果，即：不论是历史长的劳联，抑或产联，抑或劳联一产联，都没有把握住南方工人的种族問題。工会不是迎头解决这个问题，却一味对之采取了姑息、妥协和失败主义的方针。他们承认并接受了下述各点就是明证：

- (a) 歧视黑人的工会；
- (b) 默许工会章程、礼仪程式或排斥异族的政策中所规定的肤色限制；
- (c) 在资历计算和职、级晋升中对黑人、白人给予不同对待；
- (d) 不同种族间的工资差级制度；
- (e) 对“白人职业”和“黑人职业”这两种概念以及照这种概念行事的做法，即使不是接受也是默默地加以承认；
- (f) 举办法学徒训练班时搞种族歧视，不让黑人参加；
- (g) 未让黑人参加工会的民主生活；
- (h) 在南方城市举行州一级的劳联一产联大会时实行种族隔离；

(i) 在各城市的劳联—产联领导机构中实行种族隔离。

难道会有人如此天真而无所谓地相信上述种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不会在组织上、经济上危及黑人劳动群众吗？长期存在于美国工业中的按种族分等对待的现象不仅已经把黑人工人打到了职业阶梯的最底层，而且还趋向于继续强化公认的黑人劳工世代沿袭的卑贱地位。这种地位严重地限制了黑人劳工在经济上的活动能力和生存能力。

劳联—产联的领导人尽管并非不知道种族歧视在其下属工会中已存在了几近一个世纪这个事实，但他们现在对这一可怕的恶劣现象却未表现出任何深切的关注。

种族偏见在工会内的存在影响了黑人工人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状况，对此，劳联—产联的领导人并未警觉和感到不安，他们反而把对工会运动中的种族政策的批评抛到一边，斥之为纯属夸大其辞，不值得冷静地一顾。

这就是对我提出的有关种族偏见问题的备忘录及纠正意见所作出的反应，这个备忘录和纠正意见是我在1961年6月在宾夕法尼亚团结大厦提交给乔治·米尼和执行委员会的。

他们不是对这个备忘录进行认真、合理的分析以确定其中是否包含着有益的建议，却以此作为机会对我本人大肆驳斥、攻击和谴责。

这一反驳不光是无关痛痒、贫乏的，提不出任何一条新的、紧要的、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想法来对付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威胁，而且还作出可怜、无谓的努力，妄图为劳联—产联这个工人之家在民权问题方面“近乎无所作为”的行事记录进行辩护……

下面略谈一下在纽约和底特律这两个主要城市里，存在于工会及工业部门中的种族偏见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和造成后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城市是比较崇尚自由的。

在纽约市，如同在整个纽约州一样，非白种人占了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这经常是一种与实行种族歧视有关的贫困。这种歧视把黑人强行推到了极为窄狭的谋生之路上去，尽管在同一时候，社会上其他各种人的就业机会也许还有所增加。

纽约市的两大主要工业是服装制造业和印刷、出版业。仅印刷、出版业这一方面就雇用了十六万工人，或者说大约百分之九的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然而，不管在服装制造业还是印刷出版业当中，我们都发现：黑人和波多黎各人都集中在工资低微、非技术性的工种里。

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最近对纽约市制造业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结论是：在纽约服装制造业中，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工资低微的工序和生产低廉大路货的车间中。在这个部门当中，他们提升去搞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的过程是缓慢的。在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上衣和套服的部门中，这个新的少数民族工人阶层几乎很难见到”。

纽约市区雇用着这个国家的百分之二十的印刷、出版业工人。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纽约市七家主要报纸雇用黑人工人的情况所作的一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七家主要报纸所雇用的工人中，黑人不到百分之一，仅高于建筑工和机器维修工。事实上，这些报纸雇用的所有黑人都是属于白领阶层的纽约报业公会会员。492

我们估计，除去报业公会的会员不计，现在受雇于报界的人员当中，黑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弱。其中包括印刷工、排字工、照相制版工、铅片浇铸工、添纸工、送报员和司机。

过去十年内，管道和管道安装工人工会、制铁及建筑用钢工人工会、抹灰及板条工人工会、金属板材工人工会、锅炉制造工人工会、木工工会、以及砌砖工、石工、抹灰联合工会等等其它工会，在清除排斥、歧视黑人的传统做法方面，收效甚微。

在纽约市的旅馆和餐厅中，除了在某些宴会上也许让他们象征性地露露面之外，是见不到黑人招待员、服务员的；这种情况比起让他们出现更加引人注目。尽管这样，黑人却是旅馆、餐厅从业人员工会的成员。在纽约市黑人居住区以外的其他地方，人们得用闻名天下的显微镜才能发现有一个黑人当酒吧间服务员。

黑人电影放映员不能变更其工作单位。他们主要是被限制在黑人居住区放映二流影片的影院里工作，在那里他们的待遇是按这类影院里低于正常工资级差标准的放映员付酬的。

现在，在纽约市，由工业管理当局和工会联合施行的学徒培训计划普遍将黑人青年拒之门外。在许多职业中，一个工人只有受完学徒培训后才有应雇的资格。这种情况存在于印刷、机械、金属、建筑和其他行业中。

在谋求这些职业中，工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通常是由工会来决定谁可以参加学徒培训，谁可以加入工会。这种情况，在由工会控制着就业途径时，尤其是如此。

在纽约市区的建筑业中，搞了许多的学徒培训计划。这些计划为该地区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建筑领域提供各种各样的基本技术训练。其中包括培训石棉工人、电气工人、玻璃安装工人、铁制品工人、板条装钉工人、油漆工人和白铁器工人的计划。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最近进行的一次研究清楚地表明，全国建筑行业中的学徒工黑人不到百分之一。不幸的是，在纽约建筑行业中，黑人受到学徒培训的人数与全国的情况很少差异。

黑人缺少工医学徒培训，影响了全体黑人的经济地位。资料表明：工匠的收入远远高于无技术的工人。这样，如果黑人在这样的技术性工作中未被大量地雇用，黑人阶层就失掉了一个潜在的高收入来源。再加上经济收入在其他方面受到的限制，这样，黑人成了美国社会中一个永久性的最低社会阶层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问题在于贫困*

唐纳德·A·杰利内克

如你们所看到的，问题的根源是贫困。是贫困使得黑人处于目前这种境地——是贫困使黑人不能进行选民登记，是贫困使得他们的子女得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上学，是贫困使得他们享受不到白人社会里的种种舒适与优越条件。这贫困正在使得南方白人得以进入重建南方运动以后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联邦的法律又被置之不理，失去了效力，已取得的进步被打消了。像现在阿拉巴马的情况那样，黑人只有两条途径能与白人享有同等的机会，那就是他们可以让自己被捕去坐牢——根据法院最近的命令，监牢里生活的各个方面，白人和黑人都必须融为一体。或者，黑人可以参军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和白人死在一起。

联邦政府有力量解决贫困问题。我说的不是有保证的年薪收入，也不是说由联邦政府增加这方面的开支。我是指的给南方黑人提供千百万的美元——以现金、权利和提供服务的形式——这些钱本应属于黑人，却被南方生、南方长的吃联邦薪俸的雇佣人 494 员拿走了。

这些人为的障碍通常就是大家熟悉的在南方实施联邦政府各种计划的县级代理人。你肯不肯相信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你：南方农业地区任何一个县的黑人宁肯有一个同情他们的县级代理人，而不那么关心有一个同情他们的州长？——因为这些代理人握有能左右黑人农民日常经济生活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些代理人还有另外一、两处共同之点。他们都管分发联邦的资金，而大都

* 本文为作者1967年2月12日全国律师公会在纽约举行的大会上的讲话。杰利内克是工作于密西西比的律师维护宪法委员会的代理人。

拿联邦的薪俸。可是他们都不停地在通过其工作破坏他们政府所阐明了的目标。

当然，不仅是这些代理人才把黑人压在底层。黑人农民所受到的经济压力，首先是来自种植园主。种植园主不光是给黑人农民很微薄的报酬，而且还经营着员工商店，使其雇员陷于无尽头的累累信贷债务之中，高级的市、县官员通常是种植园主的代理人，市长们和法官们则是他们的老朋友。对这一部分经济结构，我们几乎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试图阻止地主驱逐那些参加了选民登记和民权运动的佃农——但极少能成功。(莫蒂·斯塔维斯调查了洛恩兹县的一起事例，那个种植园主要他的佃户说自己不识字，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带着一名阿拉巴马的选举官员进入投票室。)种植园主们及其在地方政府中的同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削弱黑人在民权方面的得益。

而县级代理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这些人相勾结的。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效忠他们——他不会为联邦政府，肯定地也不为黑人农民服务。代理人的办公室通常就设在县政府所在地。从一切实际情况看，他是县属的官员，而不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代表。毫无疑问，联邦政府有权力和力量控制、管理这些人，但它控制管理他们了吗？极少，极少。

我所谈到的代理机构中的一部分是：农业稳定和保护局、农民家用信贷管理局、水土保持局、联邦派出机构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所支持的低收入者住房修建计划。

农业稳定和保护局——在后面我们将对之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每年仅在阿拉巴马一个州就要施舍四千三百万美元，用来贴补棉花种植者和其他农民，以对付越来越缩小的世界市场。每个县的农业稳定和保护局通知农民他可种多少棉花。例如，一个白人可种二十五英亩，一个黑人也可种二十五英亩。但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白人的二十五英亩都让种棉花，而黑人只准种五英亩。

结果是黑人只得为白人劳动以支撑自己的田园。因为，在这个时节，没有他人的合作，种其他种类的庄稼是不行的。

农业稳定和保护局也进行土地丈量。有迹象表明，通过弄虚作假的丈量，黑人棉农那点已被克扣了的许可种棉面积，又被夺走了一、两英亩。不用说，黑人棉农是既无钱请行家而自己又无技术来核实这种丈量结果的。加之，农业稳定和保护局还操纵其本身的选派工作，决定着由谁来分放资金。关于这点，后面再详加叙述。

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是联邦派出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是在农业的所有领域内，提供技术援助，其中包括：关于牲畜死亡率的问题，牧场问题，谷物储存，牲畜繁殖力问题，奶类生产，家务管理，兽医，以及为青年提供服务。联邦派出机构去年在亚拉巴马州花费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它却不给黑人农民以技术援助，不许他们恰当地使用不种棉花的土地。例如，我手里有一份请经济机会局给予一个亚拉巴马黑人农民合作组织以二十一万八千美元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这笔钱差不多要全部给予那些已经受雇于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专家而不给黑人农民。如果经济机会局把这二十一万八千美元给予有关的八百户黑人农民，这些人估计将得到丰厚的长期收益。任何一个象联邦派出机构这样的单位，他们坑害黑人农民的手段并不是拒绝提供钱，而是拒绝提供咨询。

至于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方面（包括改良土地、扩大农场规模或者增加牲口和设备），黑人农民则寄希望于农民家用信贷管理局，但通常是无用的。这个机构在亚拉巴马发放金额为二千五百万美元。它贷款给黑人作为经营资金从而进一步增加黑人的债务，但它却不愿为购入土地提供资金。我想起了一个叫罗杰斯的黑人农民，他甚至于害怕让农民家用信贷管理局知道他正在购进土地，唯恐他们把消息传出去，最终吓坏了卖地的白人而不

肯把土地卖给一个黑人。

要采取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和避免过度消耗地力这两条途径来改良土地，黑人农民就得求助于水土保持局。这个机构每年有四百万美元的经费，但也不肯给予黑人农民以可观的援助……

在南方有超过二十五万的黑人农民。这是长期需要救济的贫困地区。这些人如果一点一点地失掉他们的田园，就将被迫进入北方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联邦政府的财力，本来可以给他们提供机会把地继续种下去，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植棉任务，可以帮助他们改善耕作和土壤，还可以给他们提供获利和雇请更多劳力来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全部专门知识。

以上就是联邦政府管辖下的几个机构的最概略的情况。

现在，让我来说明一下当你要和这些机构中任何一个进行挑战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所讲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对美国农业部及其属下的农业稳定和保护局所进行的一次起诉，以及这一次起诉的奇怪的、甚至是戏剧性的结局。

如果下面我对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细节的描述使你们感到腻烦的话，我要请你们原谅，我这样介绍的目的是帮助你们了解这场诉讼的真相。农业稳定与保护局1966年光在亚拉巴马一处就发放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它实施着关于南方植棉业的计划，并负责棉花种植面积。我认为，公道地说，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无论大小棉农都无法靠向世界市场出售棉花而生存下去。但是，棉农如果想受到这个计划的保护，就必须限制植棉面积。

这样，中央农业稳定与保护局规定出全国植棉面积，州农业稳定与保护局规定出州的植棉面积，县农业稳定与保护局则规定出各个棉农的植棉面积，由县通知你可以种多少棉花。负责作出这些重要决定并有权任命县一级代理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负责人是由每年一度的选举产生的。在这些选举中——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所有的植棉者，从佃农到种植园主都有平等的投票权。

候选人可由人们自己提名，也可由县里负责此事的委员会提名。这个制度听起来很好，但有很多办法可以破坏它，而在亚拉巴马州，他们这一切方法都使用过了。

1964年以前，实际上没有黑人参加过选举。在1964年度的选举中，当这个运动首次努力使黑人得以表示意见时，结果却发生了暴力行动和大规模的威胁和恐吓。联邦政府因此加严了它的规定，但是在1965年，选举的结局仍然一样。在亚拉巴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黑人被选入县委员会——甚至黑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县也是如此。

暴力是1964年成功的策略，而在1965年，欺骗则是成功的关键。例如在洛恩兹县——其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黑人——负责此事的县委员会在选票上一股脑儿地写上了七十多个黑人的名子，用父亲们、兄弟们等等的名称来迷惑和分裂黑人选民。真正的黑人候选人被淹没于混乱之中。⁴⁵⁷ 其结果是，再次选出了一个全部是白人的县委员会（这次选举被美国农业部宣布无效）。

1966年，运动已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进展做好了准备。但农业稳定和保护局把通常在10月至11月间举行的选举改在8月15日举行，并在选举前三十五天才发出通知。这种做法破坏了把选民组织起来的任何努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求助于律师维护宪法委员会。在几次与华盛顿通电话没有收效之后，我们开始上诉，以求推迟选举日期，并改革选举规则。……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敦促与农业部官员进行晤谈。这次晤谈在一间巨大的会议室内举行。由大约十八位官员代表农业部，由我及律师维护宪法委员会的两名地方辩护人代表农民。我出示黑人居民及民权运动工作者证词来证明县官员舞弊、未能提供关于选举的消息，等等。四小时后我所听到的情况是：联邦和州的官员就此作出了“精心的平衡性安排”，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变更”，尽管没有一个黑人当选，但所有官员都会来，与坐着等候他们的人议事；这些上访者从未

有谈够的时候，可是他们还是会象跟我们会晤那样和他们谈。随后的日子各方官员进行了若干次初步商谈后都说，美国农业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否决亚拉巴马州农业稳定和保护局所作出的决定，他们也怀疑法院可能命令它那样做。

在出现了那些有希望的迹象的情况下，对此事的审理开始了。在谈判进行期间，四十到五十名黑人驾驶着他们的旧汽车到了华盛顿——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起来了。由于后者的到来报界发布了新闻，我们开始成为《华盛顿邮报》上的头版新闻。

我们的第一名证人，马伦戈县的彼得·艾吉作证说，他曾受到威胁说，他要是胆敢在此案中作证将被杀害。第二个证人作证说有人想收买他，只要他拒绝作证，可以给他增加植棉份额和牲口。在那之后，引述了一份秘密报告，撰写人是领导美国农业部民权办公室的一位黑人。这份报告开头说：“如果想将本报告转送白宫，你也许得删去标题为‘估计’的那些章节。”

第二天，政府方面的律师引述了弗里曼部长的话，大意是“精心的平衡性安排”可以容许选举截止期限延长三十天。棉农们投票通过决定，接受了这一安排。

之后，彼得·艾吉在家遭到枪击，被迫逃离马伦戈县。⁴⁹⁸ 其他参与此案的八家人遭到收回所租土地的威胁（即将诉诸法律）。另一名地方法院法官撤销了我们的起诉案件，宣称行政管理上的歧视不能成为采取法律行动的理由——现正对这一决定提起上诉。结果选举中黑人还是失败了——因为三十天时间是不够的……

无需对其他的联邦机构详加叙述即可肯定，它们中每一个，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限制着南方黑人的经济生活。现在没有进行任何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我没听说有任何司法机关或者民权组织打算进行这项急需的工作，这件事枯燥，无味，而且困难，但它必须完成。

密西西比自由工会1965年度的 工作出发点*

人人都应当参加罢工，因为你劳而一无所获。在你能够从工会得到一些资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去饿着肚子受累呢？一切有孩子的人确实都应当参加罢工。为什么要在你终身劳累却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让你的孩子们为微薄的工资而去劳动呢？为什么要连一块颈骨都几乎吃不上的情况下给白人买牛排呢？鸡那么便宜，可你却吃不起，只能在星期天吃到一次。觉醒过来想想吧，我们黑人应当要求得到平等和高一些的工资。我们劳累了两百多年而一无所得。请参加工会吧！假如不参加工会，你将一事无成。

本工会的成立经过

本工会是在1月建立起来的。在争取自由学校的一次讨论会里，一些人聚会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劳动中一无所获。他们组成了一个工会，并开始缴纳会费。他们到密西西比其他县去宣传他们的理想。⁴⁹⁹

3月份，在密西西比的肖县有大约九十个人进行露营，想把人们组织起来罢工，争取增加工资。当时这个工会尚未命名，也没有供人们签字入会的文书表格。但从那个时候起，它的情况已大大改善。在当时，他们还一点不知道如何去争取支持。

4月间，我们为这个工会确定名称，并草拟了章程，在全州专题讨论会上通过。在密西西比三角地带，一些人正进行罢工。

* 本文系密西西比自由工会1965年时的油印报告。该工会成立于1965年。当时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分成制农户为争取得到较多的收入而组织了一次罢工。三角洲的许多农民家庭退出了种植园去从事工会活动，并因而在密西西比州特里贝特附近的帐篷城中住了好几个月。为迫使联邦政府给予援助，七十个人占领了格林维尔空军基地的一座兵营。关于此事的报道见本书原书501—505页。

因为这个工会发源于肖县，那里就成了工会领导的所在地。我们每月举行一次全州会议。在会上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由来自每个地区的人报告他们所在县的工作情况。我们设有工作人员，拥有一千三百二十五名会员，有三百五十人正在罢工。我们赢得这么多人的方法是，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组织工会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人们家中，在种植园内，在商店、教堂和城镇对人们进行谈话。

市专题讨论会

市专题讨论会在肖县举行。由主席和当地一些人在一起讨论了将来在全州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并选出了发言委员会。我们并为工会拟定了章程。

全州专题讨论会

下述各地派人参加了全州专题讨论会——格伦纳伦、温斯顿维尔、路易斯、格林维尔、贝茨维尔、罗兹代尔、卡罗尔县、维克斯堡、桑恩以及马克斯。

在这些地方中，正在罢工的人数是：罗兹代尔一百人，格伦纳伦六十八人，肖县一百三十五人。

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我们讨论了支持本工会的事宜，并通过了在肖县所拟定的章程。

我们还讨论了为工会罢工者筹措资金的问题，决定写信向各地求援。我们也讨论了参加工会的重要意义。

提供住房

会员们表示，如果有人被驱逐出种植园，他们愿接纳其在家中居住。但至今尚无人被驱逐。

工会从会费中提供了五十美元作为应急帮助会员

对有急需的三名会员，我们提供了五十美元。其中一人被恐吓说要将其赶出住房，因他的住房被用作一个活动中心。另一人

受到了债主的胁迫。第三人及其一家正处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这就是我们如何使用会费帮助会员的情况。

4月14日及15日两天，来自八个县的人们在格林维尔的汽车游客旅馆前设置了纠察线。当时里面正在举行美国劳工部的一个会议。我们试图要他们准许我们进去并答应我们的要求。第二天他们把我们放了进去并听取了我们的讲话。肖县的会员哈金斯先生问了关于农业劳动的工资问题。哈默太太在第一天的会上发了言，并宣读了她和另外六人送来的入会申请表。

在其他地方，诸如格林维尔、温特维尔、莱蒙特、罗兹代尔、贝茨维尔、特里贝特和安圭拉等地方，人们正在罢工。

我们的罢工者中大多数是植棉工人，密西西比的黑人大约全都靠这种职业为生。

有两个女佣人离职加入了罢工行列。参加罢工的还有一位很好的拖拉机手。

分 在伊萨昆纳县的一个种植园，三十七个人为取得每小时五美的工资而进行了罢工，他们在星期一取得了胜利，并将继续为每小时一美元而罢工。这些人每天只劳动九小时。

在格伦纳伦的一个种植园，有九名拖拉机手罢工。在肖县的一个地方，他们为增加工资而进行了罢工。到星期五，拖拉机手们的工资由六美元加到了七点五美元。他们打算在多雨季节过去后，再次举行罢工。

罢工起初发生在采棉工人和拖拉机手中。而现在，各类种植园的工人都在罢工。

每个城镇都在自行把罢工及罢工工作人员组织起来。肖县的主席是那里的小乔治·谢尔顿。

我们需要人们帮助募集款项，使罢工的人们能支付房租及日常开支。

照我们过去的做法去租地来种菜，种水果；地主们就只租给

我们几英亩土地。正是因为非白种人进行劳动却无所收益才组织起这个工会来的。我们将帮助给我们土地种菜、种水果的黑人农庄主。

我们所筹集到的全部款项都用于帮助人们支付房租和日常开支。我们希望大家都出力支持罢工的人们。

我们正在努力为罢工的人们募集的食品只是些日常食物，如：牛奶、肉罐头、斑豆、利马豆、猪油和白玉米片。

501

我们没有政府*

福斯特先生：人们打算在特里贝特外面搭起一座帐篷城，并努力使各族穷人到这里来建起一座新城市。由于我们遭到联邦政府的拒绝并被驱逐，因此我们要着手筹建我们自己的政府，这是很重要的。

布莱克韦尔太太：我觉得联邦政府已经证明是不关心穷人的。这些年来我们所要求的一切都被搞成了纸上文章，从来没实现过。我们密西西比的穷人对这个政府已经腻了。我们对它感到够了，所以我们打算组织一个自己的政府，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代表我们的政府。

劳伦斯太太：只有自己穷并且真正懂得穷是什么滋味才会关心穷人。对穷人来说，反贫穷计划、联邦反贫穷基金等一套废话都已经没用了。我们仅仅被看作是民权的一个门面。但我们是在真正地要求着，等待着，要求兑现上面那些东西来满足急切的需

* 1966年2月1日星期二晚上，在教会联合会三角洲分会格林维尔办公室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是整理过的该招待会记录。参加招待会人员包括占领格林维尔空军基地军营的七十多名穷苦黑人的三名发言人，他们是特里贝特的艾萨克·福斯特先生（去春种植园工人罢工的领导人之一），梅尔斯维尔的尤尼塔·布莱克韦尔太太（自由民主党执委会委员）和罗兹代尔的伊达·梅·劳伦斯太太（当地密西西比自由工会的主席）；还有格林维尔的亚瑟·托马斯牧师，他是全美教会联合会三角洲分会会长。

要。我们是在要求把穷人当人看待。可我们没有得到所要求的东西，却引得空军基地的所有警察都来对付我们。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政府。

福斯特先生：确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

劳伦斯太太：确实是那样。好，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政府了——穷人的政府。我们打这儿往什么方向走呢？走向自己靠自己的光明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会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那种日子是不会到来的。

记者：问点有关穷人政府的问题。你们的想法是不是想使许多人住在特里贝特的周围或者某个特定的地方？这地方会不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帐篷城市呢？

福斯特先生：你我都知道这些帐篷不会永久存在下去。不那样做，我想没有什么奇怪的。

502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不认为自己受到约束，受县的州的联邦的执法人员的约束？

福斯特先生：从一无所有开始，我们一定要着手建立一个新国家，有我们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执法人员。现社会的任何哪个部门，对我们都没有权威，都无权控制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不依靠现在这个制度去得到任何东西。我还想说，每个愿意到这里来的穷人都是受欢迎的。

布莱克韦尔太太：都会受到欢迎，不管是从密西西比来的，或从美国各地来的。还有从别处来的，如果他们愿意参加进来的话。我们将打电报给别的国家请求支持，包括非洲国家在内。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不想坐下来向司法部长或者其他政府代表陈述你们的艰难困苦呢？

福斯特先生：如果他们愿意谈的话，我们愿意谈。但他们不愿意谈。他们派来了一些密西西比的人——主任，警官，或别的什么人。这些人说，给我一份需要重新安置的人的名单，我要研

究研究可以做点什么。我们怎么能在无处存身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基地呢？

劳伦斯太太：他们想这个基地多，想穷人少。这些房子不碍任何人什么事，只是呆在那里。这房子比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穷人更受尊重。如果人们感到满足并愿意呆在那里设法给自己找个出路，政府本应该让他们留在那里。还是把房子看得比穷人重要呀。

福斯特先生：琼斯上校可以下令驱逐我们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所呆的房子既无自来水又无任何消防设备。可是瞧，我知道联邦政府不敢对我们说那就是把我们赶出去的理由，因为整个密西西比的住房都既无自来水，也没消防设备。

托马斯牧师：奥维尔·弗里曼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像今天这样给我们捎信儿到这个空军基地来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他们说的都是说了多少月多少年的话，我们等他们兑现自己的话已经等腻了。

记者：托马斯先生，你是否可能参加救援计划呢？

托马斯牧师：一年多以前，全国教会联合会密西西比三角洲分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一道指出，需要有一个向密西西比的穷人供应日用必需品的计划。我们并且用福雷斯特县的情况作为例子说明当地的人能做些什么。在福雷斯特，人们组织起自己的机构来分发捐助的食品和衣服，这个机构干得很好。

我们建议，如果有关部门想发东西给我们，就在福雷斯特搞试点。

可是农业部却对州社会福利局说，志愿人员小组愿意并且有能力在福雷斯特分发日用必需品。看到农业部有可能这样做，县监督管理委员会多少年来才第一次表决通过参加了一项发放日用必需品的计划。很快，农业部发现有必要派人前去调查，因为有人控告执行计划时有歧视现象。

于是，我们又建议在麦迪逊县试点。华盛顿却再次给州社会福利局打电话，该部通知了县监督管理委员会。他们带来一个食品券计划。穷人们当然参加不了这个计划，因为它要收费，而穷人却没有收入。

我们然后又建议在没有这种计划的县里开展配给工作。看到有可能按我们的建议办，州社会福利局于是提出称为救援行动计划的建议——请记住，这时候是8月。整个冬季，当社会福利局和农业部之间玩着政治游戏，全州各地，人们都在挨饿。

依照这个计划，社会福利局将从农业部得到价值两千四百万美元的剩余农产品，并从经济机会局拿到一百六十万美元购买食物，然后在六个月时间内向五十万人分发这些东西。

因为有人批评这个计划——说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假定社会福利部门和县监督管理委员不会搞歧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于是经济机会局赠款时提出了某些条件，第一，由黑人白人混合组成的委员会监督计划的执行；第二，在雇用人员方面和分发物品时都不能搞种族歧视。

我们所知的情况是，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尽管这个建议在8月已经提出，并在11月得到了同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本州分会的会长艾伦·亨利博士被约请来为该委员会提名黑人委员。为什么不请穷人来提名呢？

至于第二个条件，原打算在1月23日准备好发放食品。可到了那天，为这计划所雇用的穷人连一个也没看到，也没分发东西。而现在时间已是2月份了。

劳伦斯太太：我想补充一点。为了活下去，我们得去摘棉花，每天挣三美元，每周也许干两、三天。等摘棉完了，我们仍按相同的待遇去拣收机器落下的零星棉花。然后到了11月，这时他们开始审查你有没有领取物品的资格。他们说，你必须说明为多少人干过活儿，并且需要找这些人签字证明你穷。如果这些雇主不

肯签字作证，比方说，因为民权运动的关系也许他们不喜欢你，这样你就领不到东西。可是不管白人老板说不说，你还是穷人。

布莱克韦尔太太：看吧，如果你属于那个民权组织，或者参加了民权运动，他们就说你不能参加那个计划的工作，因为你有着政治身份和行动，你这样就知道了你不能参加实行分发物品计划的工作，而这就是那个分发必需品计划的施行情况，它是政治性的，所以它不为穷人做任何一点事情。

记者：托马斯先生，你为什么认为联邦政府害怕让穷苦黑人参加管理这个计划？

托马斯牧师：我本来可以想法回避这个问题，并且说那件事是他们的问题。可这些人又不是什么死人。现在我不回避这个问题，并且还要说，没人不了解威顿议员在国会农业委员会中的权力，没人不了解约翰·斯坦尼斯在参议院及它的财政拨款委员会中的举足轻重的权力。而这些人就是那种被看成是在国会中代表穷人的人物。

记者：你是不是说管理着各个反贫困计划的人正从这里向着白人的权力机构磕头作揖？

托马斯牧师：那就是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反贫困计划和农业部。

我还想加上一点注释。经济机会局说它是在进行一项食物发放的试验性计划。那么，我想说，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些人用来做实验，他们现在正在挨饿。他们现在需要食物。至今尚未把食物空运到他们手里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这个州的穷人在去年通过密西西比儿童发展促进会将自己组织起来，制订一个提前安排的发放计划，施赖弗和别的人都说它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同类计划之一。9月份，他们得到通知说将在10月得到资助；在10月份，又说得到11月；到了11月又说得等到12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月复一月地推。就这样，经

济机会局答应加以资助的一千多名密西西比当地的穷人被骗了。

劳伦斯太太：你知道，我们虽穷，但我们不笨。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住房。但是甚至于在有了这个反贫困计划之后，我们还是一无所有，而只有急切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被拽出那座根本未作任何用途的房子的原因。我们没被政府放在眼里。财产的事使他们坐卧不安，而穷人的事则无所谓。所以，别无出路，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有自打主意了。就我来说，关于过去，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些了。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新前途。

第九部分

1974年版序言

“现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的深刻变革，黑人情况就休想有真正的改变。而且事实很清楚，美国白人简直是不愿意招来这些变化，主要是他们已变得很懒，以至想象不到这些变化。必须补充一点，黑人本身再也不信任美国白人了——如果信任的话，那也只能是过去的事。”

詹姆斯·鲍德温：《下一次解雇》

早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谈到了需要根本变革美国社会结构，但那是说得好听，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大民权组织的联盟瓦解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又遭暗杀，之后，大家才充分认识到政治社会结构进行“根本的深刻变革”的必要性。六十年代的活动家只谈变革制度，到了七十年代许多活动家才提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黑豹党是最早的组织之一，确定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列主义来阐释”“美国黑人的历史经验。”^①

到1967年全国的联盟解体，事情就很清楚，运动的成绩只表现在种族主义有了一点点削弱。虽然许多黑人抱有一些希望并有战斗意志，而且群情激愤，但是绝大多数黑人并不因民权运动本身及其取得的胜利而有多大的影响。1967年夏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黑人都起来造反——所有的造反情况都差不多。黑人袭击离他们

^① 《黑豹》周刊，1969年11月8日。

最近的压迫象征——白人商店和警察。这些黑人造反事件都是以 1964 年哈莱姆区发生的那次重大造反和 1965 年在洛杉矶瓦茨区发生的黑人造反为先导的——瓦茨区的黑人造反具有历史意义，看来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黑人商店仍然一个个独自屹立在已烧成瓦砾堆的白人商店之中。⁵⁰⁸

然后，在路德·金遭暗杀后，一百个城市发生了暴乱，死四十八人，约有二十万人被捕。

全国民权组织的联盟解散后，民权运动并未停止。^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如既往，在六十年代全国将注意力转向黑人权利后，协进会只是更多地变成一个社会服务组织，重点是实行社区援助计划，为成立白天托儿站，执行建房项目，在社区重新安置获释犯人。

曾在大进军、静坐抗议、故意违法被捕入狱以示抗议时很积极的许多当地人，组成社团组织，鼓励选民登记和参加竞选运动，协助建立合作社以便扶植黑人土地所有者防其没落，组织工会，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成立白天托儿站。在此期间成立的全国性大组织有全国福利权利组织，这是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为福利享受者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主要围绕当地的一些问题组成了好几百个战斗小组。这些战斗小组有时参加地区性会议或全国会议，但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显然需要发展全国性的运动，但活动家们感到一个新的群众运动应慢慢地发展，不能象六十年代初期那样如雨后春笋般地一下子发展很快。

一方面，许多拚命往上爬的黑人仍相信那一套自命不凡的美国方式的优越和清教徒的伦理标准，并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追求

^① 种族平等代表大会成为一个较小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无声无息了；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在路德·金博士去世后势力大为削弱；随着黑人权力的出现，白人自由派的支持日益减少。

幸福，追求受高等教育和郊外一所房子；而另一方面，大多数黑人依然感到最后一个被雇用、第一个被解雇的压力，并知道他们是受涨价和失业之苦最深，而困难情况将会持续这么下去，除非制度有所改变而实行某些平等。

黑人的大多数心里明白，他们的权利仍将继续被剥夺，尽管在伍尔沃思商店的柜台、投票站、公共汽车上确已有了新的平等。事实说明，已取得的胜利对黑人中产阶级有利，对广大黑人群众来说，只是到了这种份儿上：黑人中产阶级可代表穷人说话，使黑人的生活比过去稍为好一点。对黑人活动家来说也很清楚，权力关系不改变就无法使美国为所有人服务。十五名黑人议员决不能改变权力均势。而黑人在七十年代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

正如密西西比州参加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农民对权力关系有了更现实的看法一样，有更多的黑人对全国和地方的所谓权力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就象一位战士所说的：如果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人们就会起来反对他们，就象六十年代造反时破坏他们自己的社区那样。另一位战士指出，人们正在吸取教训：他说，我们正在开办自己的学校，因为白人不打算放弃他们的学校，除非他们老朽到用不着学校了。这就是黑人至今得出的教训，这个教训已使他们愈益密切与其他穷人的关系，愈益密切与世界上被掠夺、被压迫、受殖民统治的有色人民群众的关系。

黑人解放

510

引言

七十年代的黑人斗争出现了好几种新趋势，其中有：进一步卷入选举活动，更加关心经济问题，重新强调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急剧改革的必要性。这些趋势从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产生，但其根子确要追溯到更远的历史。这些趋势是黑人运动历史上的双重性的继续。黑人曾经不断地要求进入和脱离美国生活。通过选票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更多地分享美国的财富，是他们寻求进入美国生活主流的手段。通过文化上黑人民族主义为根本改革制度而斗争或彻底把这个制度抛弃，都是黑人对美国方式幻想破灭的表现形式。

七十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放弃了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目标：取消种族隔离、平等权利和正义。民权运动主要由于取得成功而失去了势头。快餐饭馆、饮水器和公共汽车已取消种族隔离，也可见到黑人当银行出纳员和百货商店售货员。争取平等使用公共设施的斗争已取得胜利，斗争给黑人群众带来了新的力量、尊严和希望，以及战斗的意志和黑人的骄傲。更为重要的是，黑人在选举权方面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黑人登记率从1960年占合格人数组百分之二十八增加到1968年的百分之六十六。虽然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多，但现在已不是进行露骨的威胁、折磨和施以暴力而是采取以下的形式：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复杂的登记手续和政治阴谋，诸如排斥黑人参加选区集会和取消黑人的投票资

511

格。①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正如过去一样，所取得的胜利导致了对遗留下来的不公正情况提高了认识，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经过一段短时期就衰落之后，已认识到其本身就是一种人权运动，因而在事实上，其观点变得更为国际化了。民权运动的领袖表示反对越南战争，而且民权运动本身越来越关心第三世界人民所处困境。全国民权组织的联盟瓦解了——只有两个全国性组织，其领导和政策在1970年仍起作用，它们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但民权运动给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留下了遗产。民权运动国际化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后来的运动中许多人把美国黑人问题看作剥削各有色民族的世界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这运动第一次从阶级和反帝的角度来看问题。六十年代的另一遗产是在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外开展争取黑人权力的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在196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后就向争取黑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向发展。到1973年全国有二千六百二十名当选的黑人官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地方官员。有市长八十二名（在洛杉矶、首都华盛顿、底特律、印第安纳州加里、亚特兰大和纽瓦克等大城市），副市长四十三名，而在生活的实际意义方面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在南方各州有一百九十八名黑人当选执法人员。尽管黑人当选官员总数比1969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一，而且同1962年美国黑人当选官员六十二人相比有了增长，但是黑人当选的职员数占当选职员总数的比例仍很小——千分之五。还应注意到，尽管数字增加很多，但黑人对选举活动兴趣不大，在1972年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只占合格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一。

到1973年有十五名黑人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众议员在1969

① 见《剥夺选举权：对于州限制性规定和黑人参与政治的研究》，全国城市联盟公司，1972年。

年曾组织国会黑人核心小组，迫切要求在立法上对黑人更多地加以关注。但是政府对黑人问题的兴趣改变了，该核心小组被冷落了一年；1970年国会黑人核心小组当时九名成员寻方设法会见尼克松总统。于是总统在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成员联合抵制他的国情咨文后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长达六十页的建议书。这同总统顾问丹尼尔·莫伊尼汉提出的“温和的怠慢”政策如出一辙。莫伊尼汉的建议写道：“种族问题可受益于一个时期的‘温和的怠慢’，这样的时刻可能已经来到。这个问题谈论得太多了。”建议在政府内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研究犯罪问题，重点是美籍墨西哥人、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并更加重视“沉默的黑人大多数”。^①

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企图举行听证会来突出全国的几个黑人问题：关于黑豹党领袖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在芝加哥死亡问题、关于监狱的条件、关于黑人军人的权利等。然后在1971年国会黑人核心小组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召开全国黑人政治大会。最后虽然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没有批准1973年3月在印第安纳州加里举行的大会，但核心小组的好几个成员参加了这次历史性会议。黑人的各政治派别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极左派看来不包括在内），会议通过了一项全国黑人政治议程。

[摘录见本书原书第521页]有好几个继续活动的团体根据议程里提到的建议进行了活动，例如参加保护黑人政治犯的行动，联合抵制石油公司与葡萄牙做生意，支持民主党为保留其在1972年大会通过的自由派会议规则的斗争，以及采取统一的选举行动计划。

黑人权力运动的汹涌浪潮不仅使更多的人参加选举，而且使一向存在于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分离主义趋势更加激化。举行了两次全国黑人权力会议，会上为加里会议制定了计划，会议的联合召集人之一伊玛穆·巴拉卡称加里会议是“基础广泛的精诚团

^① 全文见1970年3月1日《纽约时报》。

结”、“思想”更为“明确”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组织，是非洲人代表大会。

这个时期全国有好几个社区成立了民族主义小组，它们以与白人社会隔离为基础，并在他们自己的小组内进行经济合作。许多这种小组讲授斯瓦希里语，有些小组独自创办私立学校，年龄从托儿所儿童一直到中学学生。

从黑人权力概念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政治集团之一是黑豹党。它之所以出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强调武装保卫而使白人畏惧。黑豹党有一群党员关于1967年带着自动武器进入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抗议枪支控制议案，由此而使黑豹党人震惊全国。黑豹党人还采取种种战术：在街道拐角的群众集会周围设武装警戒，向在街上被捕者提供法律咨询和保护，并在武装起来的黑人区街道上巡逻。黑豹党的一个分支“黑人解放军”于七十年代将武装防卫的概念发展成进攻的概念——袭击警察。

到1974年，黑豹党的力量由于内部的分裂和政府的镇压而大为削弱，它的影响变得很小了。与警察枪战中，许多黑豹党人被打死，^①有几十人在长期的法律斗争中被控种种罪名，包括谋杀。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初期在大多数对黑豹党人的审讯以及对黑人进行的其他政治审讯中，政府拿不到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部分原因是因为有更多的黑人在陪审团工作，另外是由于陪审员好象认为许多政治审讯是由坐探和警局密探的活动引起的。许多持不同政见的陪审员干脆声明他们不信政府的证据。随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揭露出政府反对“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活动；人们对于政府不承认有过迫害黑豹党之类组织的说法，越来越产生怀疑。对于政府企图瓦解（白人和黑人）激进政治团

^① 黑豹党律师查尔斯·加里声称，有二十八名黑豹党人被警察杀害，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给黑豹党人帮了忙，尽管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在他写的有争议的文章《黑豹党人与警察：种族灭绝的典型》（刊载于1971年2月13日《纽约人》）中提出质疑。

体的指控已被证实。联邦调查局已故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1968年5月10日的备忘录中说，联邦调查局反谍报计划的目的“是暴露、瓦解各种新左派的组织及其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活动或使上述活动中立化。”^①局长在1970年的备忘录中命令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监视所有黑人学生会和同类组织，“这些组织是有暴力倾向的黑豹党和其他极端分子施加影响和加以控制的对象。”^②监视非常彻底，包括“监视”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银行帐户。^③

虽然黑豹党人强调必须与警察的镇压活动作斗争，必须强调黑色，但是黑豹党人并不怕与白人结盟。1968年他们与多种族的和平自由党结盟，到1973年他们独自参加了选举活动，并在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竞选奥克兰市长时呼吁白人和黑人选举人投他的票。

在许多黑人团体转向选举活动的同时，黑人自己也很关心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尽管政治上有收获，但是在1970年以后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相比，其收入差距却扩大了。^④1969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为白人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这说明在稳步缩小差距，但到1970年百分比又降到百分之五十九。一份全国城市联盟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六十年代黑人在稳步前进，但自从1969年以来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了。黑人失业率从1969年的百分之六点四激增至1972年的百分之十……而且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从1969年约四分之一猛然增至1972年约三分之一。”

1968年黑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黑人 515

① 〈反谍报计划，国家安全，瓦解新左派〉，联邦调查局局长于1968年5月10日致全体特工负责人的备忘录。

② 保罗·科恩、尼克·埃格尔逊和纳特·亨托夫：〈美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监视〉（纽约：霍尔特、林查特和温斯特公司，1974年）第195—196页。

③ 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监视仅限于费城地区，虽然这儿提到的具体组织是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费城分会。

④ 罗伯特·B·希尔：〈温和的怠慢再现：黑人进步的错觉〉（华盛顿：全国城市联盟研究部，1973年）。

采取各种行动，其中有“穷人运动”，在此运动中的黑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和美国本土人，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首次倡议下，在华盛顿提出经济要求。五万多人参加“团结日”游行，三千人在复活城林荫道上安营扎寨，在进行抗议的最后一天，被选举出继续留在复活城的一百一十五人被捕。

1969年第一次大规模地提出以下要求：由于被剥夺权利三百年，黑人应得到赔偿。在这种要求声中黑人经济发展会议通过了“黑人宣言”，向白人教会和犹太教会要求五亿美元用来协助发展通讯技术，建立劳工罢工保护基金会（一家南方银行）并成立一“黑人团结呼吁”组织以便创办商业合作组织。当詹姆斯·福尔曼（六十年代在全国民权联合行动中是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的出色的执行秘书）在纽约市里弗塞德教堂打断了礼拜仪式，向会众宣读“黑人宣言”时教会极为震惊。但是各教会作出了响应。当“黑人宣言”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时，教会就捐赠好几百万美元给全国的黑人社团组织和黑人经济发展会议。虽然说“黑人宣言”是使教会资助黑人斗争的最有力的动力，但是教会也是由于受到各派别内黑人核心小组的鼓动，才采取这一行动的。宗教界社团组织基金会是宗教资助黑人活动的第一颗火花，因为该基金会筹划和召开了黑人经济发展会议，并且每年向将近五十个少数民族组织提供约三十万美元。

宗教界社团组织基金会和同类组织倾向于组织合作社而不是以个体方式来改善经济。黑人区争取黑人“掌握经济权”运动也引起了对“黑人资本主义”的兴趣——个人为谋取私人利润开店和经营其他生意，但最进步的力量倾向于经营社团企业。市区社团企业采取的形式之一是社团发展公司，它的产生是由于认识到由黑人来控制和由社团来组织管理的重要意义。⁵¹⁶ 社团发展公司的想法也是从六十年代后期城市造反中产生的，当时城市的造反使黑人区成百万美元的财产遭到破坏。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

农村地区，所采取的“掌握经济权”形式是农村合作社——信贷联盟、经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保住黑人土地所有权不致缩小。到1972年合作社取得了一些成绩。大约有七十五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有二百至三百社员。个体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一两个合作社赚了一点钱。然而无论农村合作社和社团发展公司都受害于以下的情况：他们筹措的资金最初都是白人出的，所以必然还是属于白人的。况且，尽管教会给资助，看来随着政府紧缩经费，上述两项计划都得越来越依赖于全国白人的基金会。^①

另一南方合作社计划是南方农村行动公司，它有一经济发展自助计划。在第一个六年里，南方农村行动公司向一百多个社团提供技术援助；它还建了十九家工厂，造了四百多户住房。

七十年代重新发动战斗行动的社会力量是黑人工人阶级，在大多数的有黑人会员的工会中都有黑人核心小组，而且在全国，黑人正组织工人加入工会，或者是在工会地方分会之外建立黑人自己的工人组织，以此为基地与工会和资方作斗争。这些组织中有一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如革命黑人工人联盟。

在许多情况下，黑人甚至在既有黑人工人又有白人工人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这一时期在大多数工会活动中，非白种人是积极的战士——纽约的医院工人、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农场工人。部分原因是由于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奇卡诺人过去都在梯子的最低一级，现在正挣扎着往上爬。非白种人之所以特别活跃是由于黑人和其他非白种人工人在重工业中的人数大为增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主任赫伯特·希尔指出，1968年黑人工人在主要的汽车制造厂中的百分比，有些增至百分之六十五，有些增至百分之七十五。人数之所以增加多因白人离厂到电子等行业另谋工作

^① 对于社团发展公司的评价，见1973年春季号第3卷第3期《黑人政治经济评论》中“专题：社团发展公司”。

去了。黑人工人同盟（一个黑人汽车工人组织）的威尔伯·哈多克指出，汽车厂中种族问题非常紧张。加入新的工作队伍的许多非白种工人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或者是移民，在海地或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过革命斗争的老战士，他们不愿象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去“忍受”。黑人在工厂里鼓动争取较好的条件，在工会里鼓动争取在领导层中获得更多的名额，并加强工会的战斗性。他们还为下列问题起诉，如对丧失按资历提升的权利要求赔偿、要求优先雇用、反对职业介绍所中的种族歧视。

南方出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有些工会组织里各种不同种族混杂在一起，还有三K党前党员参加了黑人为反对医院、纸浆业、家禽业中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斗争。

黑人也用中产阶级传统的做法来站稳脚跟。杰西·杰克逊以芝加哥为基地的“拯救人类人民同盟”组织与全国的大公司达成协议，要雇用黑人，利用黑人银行、黑人承包商和其他黑人办的企业。

这个时期压倒一切的趋势也许就是强调由黑人领导斗争的必要性，对同化论者、分裂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情况都是如此。第二个最重要的趋势是黑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联合。由于对国际主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泛非主义再一次抬头。六十年代初当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时就重新激发起了这种兴趣，但是到七十年代重点就转移了。美国黑人与非洲祖国的联系过去主要是精神上的，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泛非运动多半是强调政治联系。虽然认为非洲是祖国或认为非洲是同白人的文明历史截然不同的黑人遗产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依然存在，但是认为非洲是第三世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更为普遍。正如作家小勒鲁恩·贝内特所说的，黑人敏锐地意识到，“首先，有人把占世界人口极小一部分的白人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利益混为

一谈。”①许多战斗者得出结论说，美国黑人运动，在没有一个自由、统一、独立的非洲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战斗，但这样的运动是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许多黑人认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是相互依存的，并且懂得美国的斗争是与反对西方工业化国家政治、经济控制的世界斗争密切相关的。⁵¹⁸

1. 政治

黑豹党宣言*

1. 我们要自由。我们需要决定我们黑人社会命运的权力。

我们认为我们黑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就不会有自由。

2. 我们为我们的人民要求充分就业机会。

我们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并有义务使人人就业或获得有保证的收入。我们认为，如果美国白人实业家不愿给黑人充分就业，那末就应接收实业家的生产资料归黑人社区掌握，这样，黑人社区就能够组织和雇用它所有的人，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⁵¹⁹

3. 我们要求结束白人对我们黑人社会的掠夺。

我们认为这个种族主义政府对我们进行了掠夺，现在我们要求四十英亩土地和两头骡子，这是早该偿还的债务。四十英亩和两头骡子是一百年前答应对黑人奴隶劳动和大批杀害黑人所作的赔偿。我们愿接受以货币折算的赔款，这笔赔款将分发给我们许多黑人社区。德国人为了弥补过去对犹太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罪行，现在正在帮助以色列的犹太人。德国人过去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已参与屠杀了五千多万黑人，因此，我们感到这是我们所提出的最公道的要求。

① 小勒鲁恩·贝内特的文章，1970年8月号《黑檀》月刊。

* 黑豹党宣言和党纲（1966年10月）。

4、我们要求有适合于人栖身的过得去的住房。

我们认为，如果白人房东不给我们黑人社区过得去的住房，那末住房和土地应转归合作社，以便我们的黑人社区在政府协助下能够为黑人建造住房，使他们获得过得去的居住条件。

5、我们要求对我们人民进行揭露这个美国腐朽社会本质的教育。

我们所要求的教育是，向我们讲授我们的真实历史和我们在今日社会中的作用。

我们赞成一种使我们人民能了解自己的教育制度。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和自己在社会和世界中的地位都不了解，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到了。

6、我们要求所有黑人免服兵役。

我们认为，不应强迫黑人服兵役去为保卫那个并不保护我们的种族主义政府打仗卖命。我们不愿与世界上其他有色人种的人民打仗，也不愿意杀害他们，他们象黑人一样是美国白人种族主义政府的受害者。我们不惜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自己免受种族主义武装警察和军队暴力的袭击。

7、我们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对黑人进行的暴行和杀害。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制止警察在我们黑人社区的暴行。只要我们组织起黑人自卫小组，致力于保卫我们黑人社区，就可以免受种族主义警察的压迫和暴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给我们以携带武器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所有黑人为了自卫应把自己武装起来。

8、我们要求释放关在联邦、州、县、市监狱里的所有黑人。

我们认为，所有黑人都应从那一大批监狱里释放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公正无私的审判。

9、我们要求，黑人交付法庭审判时，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由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一些人或属于黑人社区的人所组成的陪审团共同审理。

我们认为，法庭应遵守美国宪法以使黑人受到公正的审判。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定，人人都有由与他同等地位的一些人来进行审讯的权利。同等地位的人是指经济、社会、宗教、地理、环境、历史和种族背景相似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法庭就必须从黑人被告所在的黑人社区中选出陪审团。我们曾经受到，现在还在受到清一色白人陪审团的审讯，这种陪审团不具备“一般通情达理者”对黑人社会的理解力。

10、**我们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衣着、正义及和平，而我们的主要政治目标是要在整个黑人殖民地进行一次由联合国监督的全民投票，在这里只有黑人殖民地的人民才被准许参加投票，以便按照黑人的意志决定黑人国家的命运。**

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需要解除他们与另一民族的政治约束，并在世界各大国中保持自然法则和万物之主赋予他们的独立、平等地位的权利时，为了对人类的意见表示恰当的尊重，就要求他们宣布促使他们分离出来的原因。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赐与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在人们当中设置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得由它管辖的人点头同意；不管哪个形式的政府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改组或撤消它另组新政府，这个政府根据以下原则并按以下形式组织其政权，即政府要能够最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确，谨慎会使长期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致因轻微而暂时的原因而加以变动，而且所有经验已证明，人类对于可能忍受的灾难，宁可忍受而不愿去废弃他们已习惯了的形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如果政府发生一长串滥用和夺取权力的情况，而且顽固不改，表现出要把他们置于绝对专制制度之下的图谋，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自己的未来安全提供新的防范措施。

全国黑人政治议程*

导　　言

黑人议程主要是对美国黑人讲的。这自然是从来人民在这边海岸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流血斗争中产生的。这是从我们自己文化、政治觉悟的最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我们打算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向自决和真正独立的道路迈进时定出几项在这块土地上必须进行的根本变革。

522

本黑人议程认为，如果黑人不组织起来，发动变革，那么无论黑人或白人的美国都不可能发生对我们有利的根本变革。黑人议程还认为，即使在许多具体的策略上可有分歧意见，但对于总目标上必须基本上一致。

因此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关于目标和方向的首项声明，首次确定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而黑人在1972年及1972年以后必须围绕这些问题组织和行动起来。凡是自称认真对待黑人的生存和解放问题的人，都必须认真实现黑人议程。

我们到加里来开会正是黑人美国处于深重危机而大有希望的时机。白人国家濒临混乱的边缘，白人国家的政治家无望实现真正的变革。与此同时，我们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面临作出惊异和令人害怕的抉择：1972年我们可以选择退回到美国生活中白人走的那条腐朽的政治老路上去；我们也可以向前推进，坚韧不拔地从加里会议朝建设我们黑人自己的生活迈进。选择的幅度很大，但时间却很短。……

一个黑人政治大会（说实在的，所有真正的黑人政治活动也是如此）应从这个事实出发：“美国的制度不是为我们人民群众服务的，这个制度不进行彻底的根本变革是不行的。（的确，这

* 在1972年3月于印第安纳州加里举行的全国黑人政治会议上通过。

个制度绝不会有有利于发扬美国任何人的 人性）。……

现在在加里会议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尽管时代、名称和党派已不断发生变化，但我们一直面临的真实情况永远没有变化：只要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相矛盾（多数情况如此），只要我们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还是依赖、消沉和屈从，他们两个党就都会背叛我们。这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懂得，美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其他所有白人机构一样，是专为白人谋利益的，决不会打算去做些其它事情。……

因此我们来加里开会面临一项抉择。但这不是在会上我们将支持哪个候选人的老问题，也不是该谁来主持这个腐朽而不可救药的制度那样的毫无意义的问题。不是的，如果我们来加里开会是从这块国土的黑人社会实际出发，那末我们唯一现实的抉择就是，安于现状生活下去呢，还是采取行动独立地组织起来，采取行动为了彻底改革和制定新方向而斗争，采取行动对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表示关切。对社会进行改革还是对社会进行破坏，这就是我们唯一现实的抉择。

如果我们来到加里代表我们在美国、在本半球其他地方以及在祖国的人民——如果我们来开会为了自己最大的雄心——那末必须产生一个黑人的新政纲。⁵²³ 若我们是严肃认真的，加里会议的黑人政纲就应承担巨大责任，为在美国实行范围广泛的根本改革创造气氛和制定计划。这种责任之所以落在我们肩上是因为我们人民受现今社会制度之害最大，遭受其蹂躏最深。我们领导人民进行变革责无旁贷，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有责任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富有人情的社会。

我们在这里加里会议遇到了挑战。这挑战就是要加强和组织我们黑人在争取新社会的斗争中起先锋作用。接受挑战就是要推进独立的黑人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历史留给我们的重任别无其他选择。白人政治没有也不能实行我们所需要的

变革……

因此我们转向七十年代的黑人议程时，我们是按历史真相和目前现实行动的。我们之所以行动，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别人打算代表我们的利益，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寻求的社会不会自行到来，只有黑人组织起来促使其到来。我们提出了一个黑人议程，认识到白人美国正在走向由它的种族主义妄自尊大、主次颠倒、猖獗的实利主义和伦理的破产所造成的深渊。因此我们肯定，现在我们在加里促使通过的议程，不仅是为了黑人的未来，而且可能是其他美国人摆脱过去罪恶所产生的恶果的唯一出路。

我们现在从加里会议开始。我们开始一项独立的黑人政治运动，一项独立的黑人政治议程，一种独立的黑人精神。只有这样才行。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人民建设。我们一定要建设我们的世界。我们处于历史的重要关头。我们不能后退。

行 动 议 程

授与黑人政治权：美国政治制度使对美国黑人的奴役合法化和永
524 久化——因为美国制度是一种专门维护白人政权的政治。

白人政治将奴役黑人和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视之当然。

在这历史时刻，黑人必须决定他们赞成哪一边。他们赞成这个制度还是反对这个制度？这是有关我们前途和美国前途的问题，黑人必须正视它的全部含义和用意。

我们所需要的黑人政治远远超过选举活动，也远远超过1972年的水平。我们需要持久的政治运动，它致力于从根本上控制和改造现有的剥削黑人美国并威胁整个社会的美国机构。这个政治运动的一致目标应是授权于黑人社会，不只是授权于黑人社会的代表。这个政治运动应对现行的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提出根本的替代办法。

全国黑人大会应保证组织和动员以黑人社会为基础的运动，

积聚所需资源和人力以便做到全面授权于黑人。

全国黑人大会应成立一个黑人委员会，研究重新分配和重划选区，并制定和实行一种策略去根除白人为了破坏黑人权力而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的做法。

全国黑人大会应开展全国的选民教育和鼓励黑人选民去进行登记。……

黑人应在两个方面负有政治责任；黑人社会应资助黑人候选人，而黑人候选人当选以后又应忠实地保证代表黑人社会。黑人代表和候选人必须向全国、州或地方的黑人政治会议所正式批准的执行机构汇报他们的工作和方针。……

应支持“新非洲共和国”有权在美国东南部黑人占多数的各县负责公民投票，确定各该地区的居民是希望他们的县和他们本人加入独立的“新非洲国家”（“新非洲共和国”）还是希望留在被白人控制的美国主权之下。525

全国黑人大会有权也有责任派观察员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出席上述为独立和自决进行的公民投票，以便保证公民投票公正而和平地进行。

授与黑人经济权：……有一笔无法数计的社会债务，即一笔整个美国社会对黑人欠下的债务。因此，尽管种族歧视给黑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奴役恐怖和对人格的侮辱是永远不能真正得到补偿的，但是我们绝不能罢休，要一直坚持到美国社会承认我们有正当的历史给予的权利，去要求得到赔偿，要求从美国经济中获得大量资产。同时黑人有必要认识到，对经济制度（多年来如此露骨地剥削我们）不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的经济是不可能全面发展的。……

成立一个全国黑人委员会（由全国黑人大会选定）负责制定一个按土地、资本、现金进行赔偿的进度表，并设法采取多种方式使黑人社会能将这笔赔款拿到手。

成立黑人统一基金组织，由各地区组成具有代表性的黑人领导机构。所有黑人都将按他们年收入的比例向基金组织捐款，此项收益供黑人的慈善事业和发展计划之用。

鼓励黑人消费者尽可能在黑人经营管理的商店购物，避免公司对黑人社会的剥削。成立一个全国黑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在工会存在种族歧视的地方，成立平行的黑人工会，使之自然成为与歧视性工会享有同样权利。

鼓励开拓别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创立一种经济体制，以促进自力更生、合作经济和人民所有制，控制生产资料和商品分配。

以黑人社会为基础向教会、教育机构和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向黑人管理的集体发展项目进行更有意义的投资。

以黑人社会为基础，竭力反对在国内外参与剥削黑人的某些教会和教育机构。

发扬人性：……行动起来建立各种组织；由黑人来管理黑人儿童学校；从“乘公共汽车”这个无谓的问题转移到抓重新分配教育经费和管理权这个根本问题上。……

制定适应黑人青年需要的并且由黑人社会控制的麻醉品信息计划。……

行动起来组成黑人公民调查团，系统地审查黑人在精神病院和监狱（民用和军用的）所受到的待遇和法律地位，以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所受待遇公平合理。……

反对美国白人社会庆祝1976年国庆二百周年和其他违反人道的活动计划。现在拨款给“庆祝国庆盛会”的好几百万美元应花在为黑人提供适当的住房、工作、良好的教育、足够的食物和就业方面。

国际政策与黑人：由于黑人的历史和文化从根本上就与非洲人的天赋权利相关，所以我们对非洲国家从被征服到独立，从新殖民

化到完全独立的运动很关切。在非洲南部地区：阿扎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非洲人民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欧洲人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残酷统治和剥削。这种情况不仅在非洲存在，而且在越南、中东、加勒比地区以及第三世界和泛非世界的其他地区也一样。这是世界性的军事帝国主义。

白人进行全球性压迫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由美国支持的欧洲国家需要向非洲和第三世界扩张势力，控制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地，以便继续攫取利润。这些白人国家企图用签订条约的办法维护其统治和剥削，这些条约确定军事基地和交通设施是用来镇压非洲和第三世界革命和维持种族主义现状的。⁵²⁷

因此：黑人不再放弃他们的国际义务而赞成有一个国际政策的议程，其宗旨为：

1、进一步发展非洲，特别是阿扎尼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和几内亚比绍的临时政府和革命运动，并帮助非洲其他国家争取富有意义的政治独立运动。

2、促进非洲经济独立，并帮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从而结束向欧洲、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提供劳动力和原料的状况。

3、在全世界瓦解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非洲和第三世界各族人民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控制和种族主义剥削。

重视坦桑尼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非洲和第三世界提供的对政治、经济进行根本改革的样板。

支持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完全自决，并根除美国对加勒比地区国家国内事务公开和不公开的干涉。

组织黑人行动小组，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经济和政治制裁，并结束对关塔那摩湾的占领。

组织黑人行动小组，要求对参与在美国和外国剥削黑人的公司（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跨国公司）的产品进行经济抵制。

谴责和制止黑人参加镇压非洲和非白人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战斗。……

支持非洲团结组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

甲、鉴于我们作为一个非洲民族全力支持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斗争，鉴于我们认为中东存在危机涉及北非的被压迫人民，鉴于我们支持非洲团结组织代表我们在非洲大陆的兄弟说话和认为非洲团结组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张是言之有据和公正的；因此决定大会公开表明同意非洲团结组织的主张和号召：

（1）谴责以色列政府的扩张政策和它对别国领土的武装占领。

（2）采取措施减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并改善他们的地位。

乙、全国黑人政治大会决定支持巴勒斯坦争取自决的斗争。

丙、全国黑人政治大会也同意联合国的立场：以色列废除和停止一切危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人口结构和地理特点及该领土居民权利的做法。

支持国际非洲解放日，并于1972年5月27日及此后每年该日与在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全世界的非洲人民采取统一行动，表示团结和支持非洲南部受压迫的非洲黑人。

通讯：……设法控制电视和无线电的播放。……组织广播监视委员会，以便在职业介绍、新闻报道、娱乐和广告方面的播放有不合理做法时可以提供书面证明。……设法将某些地方和全国的无线电电视产权（包括电缆电视）转归黑人社会管理。……

农村发展：以实际行动为黑人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发展新社区提供财政和政治援助。

以实际行动成立土地银行，保证黑人所拥有和管理的土地能

继续供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土壤利用研究和畜牧业之用。

全国黑人大会要成立农村发展委员会，向黑人农场主提供技术援助，要经营经销合作事业，在南部多方设法成立粮食加工厂，对现代耕作方法进行研究，并制定全国农业发展计划。629

通过奖学金和其他资助方式鼓励黑人青年在食物加工、寄生虫学、生物医学研究、农业管理方面从事职业和接受训练，为农村发展委员会提供技师。

积极努力，在全国发展合作农场，同农村黑人小组和黑人组织的工作相结合。

〔此外，还有建议制定环境保护和哥伦比亚特区自决的计划，以及制定一项政治官员和要当政治官员的人的行动议程。——原编者〕

致过去和现在的帮会哥儿们

这一切发生在1957年末或1958年。我住在霍普金森大道和百老汇路中间的德凯特街布鲁克林区黑人聚居点。当时十二、三岁左右。再过五年我就会被认为是跳摇摆舞的、跳吉特巴舞的、弹疯狂急速爵士音乐的年轻人新帮会的一员或纽约老帮会的哥儿了。我经受了一段饱受创伤的经历，受益匪浅，遇到的困难也很多。我第一次受到火的洗礼和看到很多弟兄被另一些弟兄干掉。我们正前往霍普金森大道和罗卡威大道的地段去反对“海盗大王”（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山区反对巴蒂斯塔法西斯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我们的策略相同，但对谁是敌人却不像格瓦拉和菲德尔那样明确。我们是在黑人聚居点的偏僻拐角处跟着“狮子狗乐队”的“暴风雨”曲和“鲍勃·戴乐队”的摇摆乐“知更鸟”曲唱歌跳舞，而格瓦拉和菲德尔在古巴的山区随着炮火声——进行革命的音乐——跳舞。有人说亲身经历的往事是

最能学到知识的，但我认为还要加上从别人的错误中去吸取教训，因为一个人生命有限，不能事事都亲自经历。我们所必须做的是注意我们今天面临的事态。只要你们真正地进行调查研究，我想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不会再与那个反动的历史时代打交道而要团结起来在人民解放军中组成一个强大的点，乔治·杰克逊同志说过，我们那些过去在年轻人帮会或团伙中呆过的也许会觉得自己还蛮有道理，说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的政治水平与现在可不一样。今天，1972年你们不会这样认为了。只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借口可找。

尽管现在是1972年了，敌人是谁已很清楚，“爵士舞蹈者”、“卓别林”、“海盗”、“饭桶”、“主教”、“第五者”、“埃勒里·博普斯”、“约翰·奎尔斯”、“黑金刚”、“杀人石器”、“冒险家”、“总督”、“运动员”、“巫士”、“法国人”等等等帮会；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名声最臭的黑鬼——你们这些黑鬼如今在哪儿？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老是重演。我想起了1958年帮会的姐妹在布鲁克林区斯泰弗森特大道和格林大道一带常唱的一首歌的几句词儿：“走到斯泰弗森特大道和格林大道的拐角，揍上三个老警，这不是做梦。”这不是那个时代发生的情况吗？他们不是在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止于此。我们必须确定谁是真正的敌人，用你们现在对付自己弟兄姐妹的策略来对付他们。这些策略必须总结提高成科学。最近曾有人颇为美滋滋地向我指出过，无业游民懂得科学道理就能掌握辩证法，我们对此表示赞成。现在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不是你们正在对付的弟兄姐妹的话？敌人是这种人，他们让你老是住在贫民窟的住房中，那儿冬天很冷，外衣上结成一层层的厚冰；他们使婴儿死于肺炎，或被老鼠咬死，因为他们把老鼠当作一种豢养的心爱动物，而你呢，根本养不起，他们也不准你养，因为贫民窟房东豢养了一种动物，那就是你。他们在黑人居住区和你们的地盘上推广海洛

因，使弟兄们姐妹们与他们的小孩一起，不是为海洛因送命，就是被海洛因害死。

当你听到马文·盖伊唱的歌词“救救孩子”时会非常激动，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现实。“走狗”在把你排斥在外的实行种族歧视的工会中扶植工人中的老顽固。“走狗”制造失业半失业，好让人们得到点好处，这是使人家看起来他们在给你点东西，其实他们是要使你消沉下去。

由于有了福利权利组织，这并不起作用。一个国家，在两亿⁵³¹五千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才拥有生产资料。一个国家，正在侵略和企图侵略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培植资本家和反动头子吸吮爱好自由人民的血。那些人设立了非法的法庭和制定了不法的法律，打算陷害和处置（杀害）那些站起来表示我们不信这一套的人。

一个国家，它的集中营（监狱）比所有其他国家的集中营加在一起的数目还要多。一个统治阶级，它发现在各个警察局存贮武器比供给挨饿者粮食对他们的好处大。那些人说，起诉是不道德的，却反过来让国家对你起诉。那些人迷惑别人，扶植美国化的黑人先生和女士。那些人把技术集中起来，据为已有，使那些得不到技术的人条件恶化。

那些人用谣言和谬论来使你们互相争斗，因为他们不想要你们意识到你们真正的力量，也不要你们看出他们是敌人，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些人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过激，我们认为他们的诊断恰恰说明我们是健康的，因为我们面临过激的形势，如果不激烈，那就是我们病得很重了。那些人对于把世界人民逼迫到目前这种可怜的地步要负责任。要更加明确一点：这个敌人就是那帮王八蛋，他们要对把我们关在圣路易监狱中负责。睁开我们的眼睛就能认清谁是敌人。同时我们应密切注视草中的蛇——资产阶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黑鬼、假自由派白鬼和反动派，他

们的肤色和阶级背景各不相同。鉴于我们面临的形势，向一切沮丧的过去和现在的团伙兄弟姐妹们发出号召，让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战斗已经打响，黎明时必然会有战争，他妈的。

致桑德拉·普拉特、罗纳德·卡特、哈罗德·拉塞尔、哈罗德·韦布，我们黑人仍然是黑人。

祝天下大乱

“同胞”

美国黑人当选官员^①

(至1973年4月为止)

	合计	联邦		州		县		其他县级官员
		参议员	众议员	州长	参议员	众议员	县长、督学、县议员	
亚拉巴马	149	—	—	—	—	2	9	11
阿拉斯加	5	—	—	—	—	2	—	—
亚利桑那	4	—	—	—	—	2	—	—
阿肯色	141	—	—	—	1	3	—	1
加利福尼亚	130	—	3	1	1	6	—	—
科罗拉多	8	—	—	—	1	3	—	—
康涅狄格	48	—	—	—	1	5	—	—
特拉华	12	—	—	—	1	2	—	—
哥伦比亚特区	8	—	1	—	—	—	—	—
佛罗里达	58	—	—	—	—	3	—	—
佐治亚	104	—	1	—	2	14	8	1
伊利诺伊	137	—	1	—	5	14	2	1
印第安纳	57	—	—	—	1	6	—	—
依堪萨斯	8	—	—	—	—	1	4	3
肯塔基	22	—	—	—	—	1	2	—
路易斯安那	55	—	—	—	—	8	29	—
缅因	130	—	—	—	—	—	—	—
马里	3	—	—	—	—	1	—	—
马萨诸塞	55	—	1	—	—	4	14	—
密执安	20	1	—	—	—	—	5	—
明尼苏达	179	—	2	1	3	12	—	4
密西西比	7	—	—	—	1	1	—	—
密苏里	152	—	—	—	—	—	1	8
内布拉斯加	85	—	1	—	2	13	3	19
内华达	3	—	—	—	1	—	—	2
	6	—	—	—	1	2	—	—

① 录自《全国黑人官员当选名册》(第三卷)。

市		执法和教育						
		州和大学评议会	地方校董会	其他教育官员	治安官	司法长官	市执法官、县行政 警察局长警员、 地方法官	审判员、法官、 其他地方官员
市长								
	市专员							
	市议员、市参议员	46	1			55	—	—
	副市长、临时市长	—	—	—	—	—	1	—
8	—	1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4	3	33	3	—	—	—	—	—
—	—	—	—	—	—	—	—	—
—	—	20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2	5	—	—	—	—	—
—	3	39	3	—	—	—	—	—
—	7	49	14	—	—	—	—	—
1	—	23	1	—	—	—	—	—
—	—	2	6	—	—	—	—	—
—	2	6	—	—	—	—	—	—
1	1	33	2	—	—	—	—	—
3	1	24	2	—	—	—	—	—
—	—	—	1	—	—	—	—	—
3	—	22	5	—	—	—	—	—
—	—	5	4	—	—	—	—	—
—	5	33	13	—	—	—	—	—
—	4	1	20	1	—	—	—	—
—	4	39	7	—	—	—	—	—
2	—	27	5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美国黑人当选官员(续)

	合计	联邦		州			县		
		参议员	众议员	州长		参议员	众议员	专员、督学、县议员	
				参议员	众议员			专员	督学
新罕布什尔	1	—	—	—	—	—	—	3	—
新泽西	134	—	—	—	—	1	6	—	—
新墨西哥	4	—	—	—	—	—	1	—	—
纽约	164	—	2	—	—	4	11	6	—
北卡罗来纳	112	—	—	—	—	—	3	7	1
俄亥俄	111	—	1	—	—	2	9	2	—
俄克拉何马	67	—	—	—	—	1	3	—	—
俄勒冈	6	—	—	—	—	—	1	—	1
宾夕法尼亚	65	—	1	—	—	2	10	—	—
罗得岛	7	—	—	—	—	—	1	—	1
南卡罗来纳	99	—	—	—	—	—	4	14	—
田纳西	71	—	—	—	—	2	7	25	—
得克萨斯	101	—	1	—	—	—	8	—	—
弗蒙特	2	—	—	—	—	—	—	—	2
弗吉尼亚	62	—	—	—	—	1	2	16	—
华盛顿	13	—	—	—	—	1	1	—	—
西弗吉尼亚	5	—	—	—	—	—	1	2	—
威斯康星	9	—	—	—	—	1	2	—	—
怀俄明	2	—	—	—	—	—	—	—	—
总计	2621	1	15	2	42	196	167	44	

市

执法和教育

2. 经济

1954年至1972年的失业率^{*} (年平均率)

年份	黑人	白人	黑人与白人比率
1954	9.9	5.0	2.0
1955	8.7	3.9	2.2
1956	8.3	3.6	2.3
1957	7.9	3.8	2.1
1958	12.6	6.1	2.1
1959	10.7	4.8	2.2
1960	10.2	4.9	2.1
1961	12.4	6.0	2.1
1962	10.9	4.9	2.2
1963	10.8	5.0	2.2
1964	9.6	4.6	2.1
1965	8.1	4.1	2.0
1966	7.3	3.3	2.2
1967	7.4	3.4	2.2
1968	6.7	3.2	2.1
1969	6.4	3.1	2.1
1970	8.2	4.5	1.8
1971	9.9	5.4	1.8
1972	10.0	5.0	2.0

说明：失业率是民间劳动力失业的百分比。

* 黑人包括其他非白种人。此表由全国城市联盟研究部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总统的人力报告（1972年3月）》，表A—14和劳工统计局：《就业情况》（1972年12月）的数据制出。

1972年按人种分类的家庭收入在劳工统计局
标准预算水平以上和以下情况一览表⁺
(按百分比分类)

劳工统计局	白人家庭		黑人家庭		高水平 标准预算 [*]	中等水平 (11,446美元) ^{**}	低水平 (7,386美元)
	合计	水平以上	水平以下	合计			
高水平					100%	100%	100%
(16,558美元)	28	72	13	87			
中等水平					100%	100%	100%
(11,446美元)	56	44	26	74			
低水平					100%	100%	100%
7,386美元)	75	25	46	54			

在白人美国的黑人劳工***

赫伯特·希尔

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七十年代初黑人家庭收入为白人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45年的百分之五十七有所增长，这意味着黑人家庭收入在二十五年间增加四个百分点。按这个增长速度，要到2275年，才可能与白人拉平，需要三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是十分靠不住的“进步”，是完全不能

⁺ 此表由全国城市联盟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发表于劳工部情报局1973年6月15日的《1972年秋季城市家庭预算与地区比较指数》)和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发表于《美国家庭与个人1972年的货币收入》)编制而成，此表摘自1973年3月《目前人口概况》丛刊第60页。

^{*} 劳工统计局这些标准家庭预算是按城市四口之家编制的，并说明三种不同的生活水平。其编制方法，见美国劳工统计局《城市四口之家的三种生活水平》，1967年春季劳工统计局公报第1570—5期，政府印刷局出版，华盛顿。
^{**} 按照全国城市联盟所下定义，“中产阶级”家庭只适用于其收入超过劳工统计局的中等预算水平者。
^{***} 赫伯特·希尔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劳工主任，《黑人劳工和美国法律制度》的作者。本文摘自希尔先生1973年7月5日在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波利斯城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说。

接受的。

但是，即使这个统计数字对黑人家庭的相对经济状况也只提供了虚假的情况。首先，必须指出，非白人家庭一般说来往往比白人家庭的人口多得多。

其次，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多数黑人家庭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工作所挣得的钱只等于白人家庭一个劳动力的工资。

第三，增长速度——二十五年增长四个百分点——是个浮动的数字。最近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无论受过哪一级教育的黑人工人的收入仍然明显地低于受同等教育白人的收入。过去二十年里黑人教育水平是稳步提高的，到1970年，黑人所受教育年限和白人相差不超过半年。然而，黑人和白人间美元收入的差距却扩大了；按不变美元计算，1947年黑人和白人家庭收入的差距为二千三百零三元，到1967年，这个差距上升到三千一百三十三元。全国主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克拉克学院院长维维安·亨德森博士说：“人们花钱，也存钱。正是这个一花一存的差别要加以考虑。只着眼于速度的增加和百分比的变化来表明经济进步，掩盖了真实的困境——黑人在争取获得与白人的美元收入均势中正在迅速失利。”

根据少数民族就业格局制成的第一个综合统计一览表，是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以全国报告系统为基础发布的分析材料。关于非白人职业状况的资料揭示：

五个黑人中有四个是受雇做半熟练的蓝领工作的；就全国人口来说，其比例约为五比二。

尽管黑人妇女中百分之二十八受雇做白领工作，但其人数只是黑人男子的百分之七。与此相比较，在全国人口中，女工有百分之五十七、男工百分之三十七做白领工作。

每四十个白领工人中，有一个是黑人。显然，黑人白领工的人

数本来可以加一倍——即使如此，黑人也不过只占白领工作的二十分之一。如果这个数目加两倍，黑人就可占有全部白领工作的百分七点五——这个数字很接近百分之八。根据黑人在整个劳动队伍中的代表人数，黑人本来应该占有百分之八。

对黑人男子来说，在熟练工种中，歧视最为强烈。对黑人妇女来说，则是文书办事员工种歧视最严重。

十四个黑人中只有一个属于熟练的手艺工人，而整个工人队伍里，七个人就有一个熟练手艺工人。

美国的趋势是明显的。变化着的工业结构正在使不平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持续下去。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种族歧视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在最近又为1972年人口普查资料所证实，这次普查资料表明，按照政府给贫困下的定义，去年生活贫困的总人数下降了，但是，贫困的黑人人数实际上增加了。在那一年里，大多数白人向相反方向发展，而黑人又有五十万人陷入贫困。

政府1970年人口普查研究报告较为精确地描绘出黑人在美国经济中的处境。这项研究报告说，“尽管黑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多，但1969年低收入水平以下的总人数中黑人占十分之三。在全部低收入家庭的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七是黑人；而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黑人。”

在1972年，三分之一以上的黑人居民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十八岁以下的黑人孩子，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在贫困中长大成人的。

黑人经济境遇最严重的一个方面要算城市黑人聚居区青年的困境。1970年人口普查预测，到1980年将有一千五百万人加入到劳动大军里来。达到工作年龄的黑人青年人数的增长速度将要比白人青年工人人数的增长快五倍。但是，他们的前途如何呢？尽

管黑人中产阶级这个狭小的阶层的境况相对地已有某些改善，但是，被困在黑人聚居区的青年的未来前景却是黯淡的。官方报告说明，到1980年夏天，黑人聚居区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将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发表了根据各待业工人联合会的报告编制的统计数字。这个委员会证实了这一情况：在建筑行业工作的绝大多数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被排除在高工资行业工会之外。这个委员会最近的报告说：“建筑业里差不多每四个黑人中有三个是工会会员。”此外，全国的资料揭示出对黑人工人种族歧视的一个普遍模式——某些行业完全排斥黑人，另一些行业则只作些表面的文章，装点门面。

劳工统计局的资料包括了建筑业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全部工种，这项资料说明，在建筑业中工作的少数民族的百分比，在1969年到1972年间，实际上从百分之九点六下降到百分之九点二。

此外，有些城市的非白人人口有显著增长；分析这些城市的资料可以看出，黑人工人在行业工会中的状况实际上已经恶化。譬如说，在1960年，黑人占纽约市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七，但只占建筑业行业工会全部熟练工人会员中的百分之一点五。到1970年，纽约人口中百分之二十三是黑人，而黑人工人在该市行业工会全部熟练工人会员中只占百分之二。举个例来说，在纽约市金属片工会第二十八分会里，在打了十多年官司之后，才刚刚有二十名非洲裔美国人拥有熟练工人地位；⁵³⁹他们获得这种地位，只是由于法院的裁决。但是，在纽约市的黑人居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情况下，这一点并不说明是个进步。

在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中心，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费城，黑人居民几乎占百分之四十。但是，现在就业于建筑业技术工种的黑人，与其总人口的百分比，实际上还低于1900年。

黑人社会迅速变化的人口特点提供了衡量工会和所有其他协

会进步程度的唯一有意义的依据。与城市黑人劳动大军非常明显的增长相比，建筑业行业工会里的黑人熟练工会员的百分比，在过去二十年间有所下降。

自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学校种族隔离案（布朗诉教育局案）中获胜以来，迄今已十九年了，自从国会通过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案以来，迄今也已九年了，但是，我国并没有发挥这些伟大前景的全部潜力，它遭受到强大的阻挠，权力正掌握在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反革命危险势力的手中。

人们必须根据这个背景来理解对各种族雇员分配额的攻击会起到什么作用。反对雇员分配额运动已成为反对民权的人们在角斗中退却时采取的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掩护手段。攻击雇员分配额制度也已成为反革命在反对民权斗争中纠集力量的重要口号。

优先雇用黑人问题现在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争论……从呼声的广泛程度来看，可以认为，就业中的雇员分配额问题已成为与种族歧视本身具有同样的广泛性和破坏性。与受到极大曲解的公共汽车接送学生事件一样，种族现状的辩护士们又一次成功地把补救办法和原来的罪恶原由混为一谈。“分配额”这个词，象“公共汽车接送学生”和“住房开放”一样，已成为抵制黑人提出消除广泛流行的种族歧视的又一个代号。

当前的许多争论涉及在建筑业和教育机构实施联邦民权的努力；建筑业和教育机构作了相当于几十亿美元的研究工作，并且为政府机构提供了其它服务。对优先雇用制度的攻击，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点，认为这种措施实为一种“新形式的歧视”，同时，认为雇用非白人和妇女的结果，将严重降低工作质量和工作标准。这个论点含有这样的先验假定，即世上还没有“合格”的黑人和妇女。另外还含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那就是，如果雇用了黑人和妇女，所谓当前的高标准就会下降。实际上，教育中的所谓择优录取制度给予平庸的和无能的白人以优先的机会，从而既牺牲

了天资超群的黑人，又牺牲了平庸和无能的黑人。

工会的发言人常常争辩说，在建筑行业里有量才录用的制度；他们这样说是丝毫没有道理，也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全国许多讼案已说明，到处都盛行着最腐朽的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

很明显，在雇员分配额的辩论中真正涉及的，不是要给予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优于白人的优先权的问题，而是在法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正文里现在要求取消那些有利于白人而牺牲黑人的歧视制度。

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联邦法院日渐承认规定各种族雇员数额的合法性，以消除各种传统形式的歧视。法院用雇员分配额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以便在选择陪审团、在关于重新分配立法人员的诉讼案以及在有关学校种族隔离的案件等方面，从制度上消除种族歧视。

虽然法院一再就这问题发表谈话，但是，就优先雇用问题进行的广泛的公开讨论已忽视了一个事实：法律在积极贯彻民权时曾给雇员分配额的合法性作过重要的法律解释。

过去十年里，对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已经产生了新的法律概念。现在有大量的判例法，根据这些判例法，联邦法院承认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不是由于个人的偏执态度而随意采取的行动，而是由于制度上的固定模式把黑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永远禁锢在经济、社会不景气之中。541

关于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的新法律概念已产生了极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联邦法院决定广泛地发放救济金和补偿金。实际上，这种救济和补偿采取了两种具体的形式：第一，凡少数民族全体工人都受到影响而成为歧视措施的受害者，将给予大量的金钱作为退赔。这大量的退赔对雇主和工会两方面的歧视行为肯定都有重要的威慑作用。第二，法院作了许多决定要求实行优先雇用的新补救办法。

由于“自觉遵守”和“真诚努力”的主张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都无济于事，由于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雇主和工会不知发誓了多少次说不搞种族歧视，可是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现在需要由政府机构负起责任来执行就业歧视的禁令，按新准则办事。新准则必须以雇员分配表的精神为依据，指标要明确，并且确定在规定的时期内黑人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在特殊工种中的就业定额。

公平就业实施法三十年来的历史已极为清楚地说明了消极地不歧视的概念是完全不够的，过了时的。形式主义的“不歧视”政策或“机会均等”实际上常常意味着把传统的歧视格局永久保持下去，顶多也不过是装饰一下门面而已。

现在的法律要求广泛运用优先雇用制，最终实际上在美国经济的所有方面消除影响深远的种族歧视。使用分配额的办法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消除种族歧视这个不可动摇的目的的有效手段。

3. 解 放

542

黑 人 宣 言*

詹姆斯·福尔曼

全面控制是解决黑人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

兄弟姐妹们：

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满怀愤怒和失望，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感受到黑人的悲惨经济境遇，而且也由于我们充分认识到，西方世界赖以存在的种族主义控制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经济、政

* 此宣言由詹姆斯·福尔曼提出，1969年4月26日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在密执安州底特律市发表并通过。

治和文化的衰落与种族主义問題分不开。所有黑人对此都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我们的人当中还有一些人迷恋尼格罗人的花言巧语；有些尼格罗人四处放言，推销形形色色的“黑人资本主义”的计划，我们必须与他们分手。

颇富讽刺意味的是，有些自称是最富战斗性的黑人民族主义者首先看风使舵，去赶黑人资本主义的浪头。他们是坏蛋：黑人权势坏蛋，诈骗头子 必须教育人民懂得，任何鼓吹美国资本主义永存的黑人或尼格罗人，实际上不仅最终走向毁灭和死亡，而且还在为全世界黑人继续遭受剥削出力。因为正在窒息世界人民生活的，正是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权力。

我们是非洲民族。我们坐视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把以色列建成中东的一个强大的保守国家，而我们并不积极关心我们非洲兄弟的苦难。我们在全世界黑人中技术最先进，我们有许多技艺可以奉献给非洲。同时，必须公开指出：许多非洲领导人头脑不清醒，受骗上当，按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制定的路线走下去。……

今天的非洲，对美国黑人抱有极大的疑虑心情，这种疑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美国到非洲去工作的黑人，通常大多数是为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工作。但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民族而给予尊重的情绪在不断增长，并且，我们作为兄弟姐妹而回到故乡的日子终究会到来。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我们不应该今天就想回非洲去。我们生活在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有可能帮助打倒这个政府。

时间是紧迫的，我们拥有的时间不多了，停止装腔作势地讲话的时候到了。小心谨慎是好的，但是，被压迫的人民只有准备进行战斗，准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和枪炮的威力来打倒殖民主义者，才能获得解放。

我们听见过华丽浮夸的词藻，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也算

华丽浮夸的词藻：这个国家的黑人必须懂得，我们是先锋队。我们要解放美国的全体人民，要为解放全世界黑人起作用。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于受到各种转移我们注意力的和反动的动向所欺骗。对美国的阶级分析清楚地说明，黑人是美国境内最受压迫的阶层。我们遭受种族主义和剥削之苦最严重，遭受文化衰落和政治上无权之苦最严重。受压迫最深的人要干革命，这是革命的规律。但是，我们不只是在谈论干革命。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左翼政党都会说，黑人是先锋。但是，我们说，我们不仅是先锋，而且我们必须承担领导，负责全面控制，我们还必须实行我们生来就有的人道主义。我们是美国内最人道的人。我们遭受过痛苦，我们了解痛苦。我们的心向着越南人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种族主义的美国统治下要遭到什么痛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全部同情都向着我们非洲、圣多明各、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兄弟；他们正在受到今天的统治着世界的美国权力机构的戏弄，而那些残忍的、野蛮的人曾企图有计划地消灭所有反对其帝国主义政策的人和组织。我们再也不能只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来描绘美国而无动于衷了，因为它是一个大帝国，它向全世界各地送去金钱、派遣传教士和军队，以保护那里的政府以及控制该政府的几个白人富翁。通用汽车公司和所有的汽车工业大公司都在南非经营业务，然而，控制着联合汽车工会的白人领导却认为对南非黑人的剥削与对美国黑人的剥削没有联系。如果他们认识这一联系，他们就一定不会去干那种事了。实践对他们是个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们作为黑人，必须关心世界上所有黑人的全部状况。

但是，在我们谈论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将是这个国家境内的武装对抗和长期的持久游击战），我们还必须谈谈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必须献身于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人民夺取了富人手中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置于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的国家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控制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说，遭受剥削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黑人必须采取行动，接管美国境内一切现有的领导权，以保护黑人的利益。在指挥权上我们居第二位而白娃站在头顶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国家的福利机构里尤其是这样。但是，光让黑人站在最高位置上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身体力行去建设这个社会，必须剥夺所有富人的财富，譬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杜邦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和所有其他支配世界的富裕白人剥削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财富。

美国的种族主义在白人头脑里非常根深蒂固。只有武装起来的、纪律严明的、黑人控制的政府才能保证在这个国家扑灭种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恳求黑人不要去谈论那几块钱、合作社的几千美元、或者使黑人互相争夺而分到的那区区一千美元等等。545那正是政府的用意。我们说……要按全面控制美国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要准备夺取权政。不要回避，时间紧迫，全世界解放力量都向美国进攻。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它的力量抵不过黑人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工业是由我们操作的，一旦兄弟们在街头展开游击战，就可以使它的经济瘫痪。这需要某种长期规划，但是，是否要等一千年，当然是无稽之谈；如果我们不开始行动，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宣 言

我们黑人齐集密执安州底特律市，召开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我们深知，我们是被迫来到一起的，因为种族主义的白人美国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劳动。几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境内我们被迫以殖民地人民的身份生活，我们是世界上最凶恶的种族主义制度的受害者。我们帮助建立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因此，我们要求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组成部分的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向美国黑人付款。我们向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要求五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按每个黑鬼十五美元计算得出的。这种估计是偏低的。因为我们仍然认为，在美国也许有三千万以上的黑人。一个黑鬼十五美元，钱数不多。我们知道，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十分有钱；它们的成员——美国白人——赚了很多钱，并且还继续在剥削黑人。我们不是不知道，全世界受剥削的有色人民，都得到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帮助和支持。这五亿美元的要求不是一纸空文，也不是一番空话。给美国每个黑人兄弟姐妹十五美元只是该付给我们的赔偿的一个始点，因为我们是遭受剥削、屈辱、虐待、杀戮和迫害的。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所进行的剥削对我们产生了一种心理影响，现在我们正开始挣脱它。我们这个颓废社会的一个民族再也不害怕要求得到我们的全部权利了。

我们要求将这五亿美元用在下列几方面：

一， 我们要求成立一个南方土地银行，帮助那些想成立合作农场但没有资金并因此受种族主义压迫而离开他们土地的兄弟姐妹。〔我们看见过许许多多农民由于公然反对这个国家的白人种族主义而被迫逐出家园。我们需要钱来购买土地。〕我们必须为这个南方土地银行设法筹集大量款项。我们要求用二亿美元来实现这个计划。

二， 我们要求在美国成立四个大型印刷出版企业，对每个企业提供一千万美元资金。〔这些出版社将设在底特律、亚特兰大、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出版社将增殖资本以便向黑人社会的合作企业进一步投资，还提供就业，并取代白人支配和控制的出版阵地。

三， 我们要求成立四个有最先进科学设备、供未来使用的视听网，它们将座落在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和首都华盛顿。这些电视网将播放自己的节目以取代充斥当前电视网的种族主义宣

传。每个电视网将得到一千万美元的资金。

四，我们要求成立一个黑人问题研究中心。给这个中心提供的资金不得少于三千万美元。

五，我们要求成立一个训练中心，讲授组织社区的技巧、照像术、影片制作、电视机制造和修理、收音机制造和修理，以及通讯所需要的其他一切技艺。对这训练中心提供的资金不得少于一千万美元。

六，我们承认全国福利权利组织的作用，我们打算和它一道工作。我们要求拿出一千万美元来协助把接受福利的人组织起来。
〔我们也要把这个国家的福利工作者组织起来，这样，他们可以向政府要求更多的款项，并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的福利工作。〕

七，我们要求以二千万美元设立全国黑人工人罢工和保卫基金。⁵⁴⁷为了给向美国种族主义的劳动条件作斗争的黑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保护，这项基金是必要的。

八，我们要求成立黑人吁恳联合会。给这个联合会提供的资金不少于二千万美元。这联合会负责给美国或我们的祖国非洲的合作企业创造更多的资金。这个联合会是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它能在全美国增殖和筹集资金，帮助我们的非洲兄弟。黑人吁恳联合会由詹姆斯·福尔曼领导，有三个职能：

1. 为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计划筹款。
2. 在非洲各国发展合作社，并支持非洲的解放运动。
3. 成立黑人反诽谤联盟，保护我们非洲人的形象。

九，我们要求提供一亿三千万美元资金在南方成立一所黑人大学。现在正与一所南方大学进行谈判。

十，我们要求宗教界社团组织基金会，把计划预算中的全部闲置资金分发下来，以实现本会议的要求。

我们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要求，必须争取巨大的支持，

因此：

- (一) 我们号召全美国黑人都把自己当作是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成员，并且一致行动起来，共同迫使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实现这些要求。
- (二) 我们号召全国有关的黑人去联系黑人工人、黑人妇女、黑人学生、黑人失业者、社区组织、福利组织、教师组织、教会领袖和组织，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这些要求对美国黑人社会如此重要。应该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对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权力机构施加压力。⁵⁴⁸ 所有的黑人要勇敢地行动起来，面对白人压迫者，并提出给每个黑人十五美元的公道的赔偿。
- (三) 迫切要求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代表和成员在城市里召开记者招待会，竭力争取尽可能多的黑人组织支持这个会议的要求。巧妙地利用本地报刊，将加强对这些要求的迫切感；虽然我们准备好了长期、持久的斗争，但这些要求必须在一个短时间内达到。
- (四) 我们要求彻底捣毁那些教会主办的挑选过的机构，不管这些机构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活动。鼓励黑人工人、黑人妇女、黑人学生和黑人失业者夺取所有教会主办的机构的办公室、电话、印刷机器，接管这一切，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 (五) 我们请求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的代表和成员在经选定的黑人教堂和白人教堂发动静坐示威。不要把这种行动解释为六十年代早期静坐运动的继续。我们知道，在白人教堂里面进行积极的对抗是可以办到的，它将使我们的要求更有可能得到满足。这种对抗的方式可以是在教堂里中止宣道来诵读本《黑人宣言》，或者把《宣言》散发给教徒们。如果遭到攻击，就应运用自卫原则。

(六) 我们号召黑人于1969年5月4日，或其后某一天（视

当地情况而定),在全国开始捣毁种族主义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

(七) 我们请求宗教界社团组织基金会充当中央参谋机构,协调本会议的命令,复制并分发全部文件、小册子、新闻稿和其他材料。

(八) 我们号召所有的代表到白人社会中去寻求那些愿意在黑人领导下工作并用一切必要手段来实现本会议要求的力量。美国白人采取了这种行动才具体表明,他们愿意对逼迫黑人提出这些要求的白人肤色特权、白人优越论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

(九) 我们要求所有的白人基督徒和犹太人,表现耐忍、宽容、谅解和不使用暴力。在美国实行强迫奴役制的整个时期里他们始终鼓励、劝告和要求我们那样做。为了发展西方世界的工业基础我们以我们的奴隶式劳动发挥过作用;当我们提出给我们的这个任务以合法的、非常公道的酬偿的时候,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基督教义和先知们的教诲是否做到忠诚和信仰,就肯定要受到真正的考验了。但是,我们再也不是奴隶了;我们为有非洲人的传统而自豪,我们要求有自己的尊严的男女。

(十) 我们因继承了非洲传统而十分自豪,我们具体认识到,我们的斗争不单是在美国干革命,而且要保卫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帮助他们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来消除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管对我们非洲人形象的诽谤在哪里抬头,我们都要并且一定要对它进行斗争。因此,我们责成指导委员会成立黑人反诽谤联盟,由非洲吁恳联合会筹款供给经费。

(十一) 我们充分认识到,在美国和在我们的祖国非洲的革命是多方面的行动,要求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一盘棋,因此,请求在工程、电气、科学、研究、街区组织、物理、生物、化学、数学、医药、军事科学和作战等各个领域受过训练、具有

专长的全体兄弟姐妹，协助全国黑人经济发展会议实现它的纲领。

(十二)要实现这些要求，我们必须有无所畏惧的领导。我们必须有愿意对教会作斗争以实现这些要求的领导。为了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对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宣战；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得不对这个国家的整个政府机构作斗争。在座诸位不要认为这些要求只要我们宣布一下就可以达到。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着想，我们也希望他们明智地了解，这些要求是适度的，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白人基督徒和犹太人不愿通过和平亲善手段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宣战，我们准备以一切必要的手段进行战斗。……

兄弟姐妹们，我们不再拖着步子走路了；我们不再搔头皮了。我们是高大的、黑色的、自豪的。

550

我们对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对这个国家的政府，对构成这个政府的白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分子说，你们要想进一步贬低黑人，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杀死我们。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一直在死亡着。在每次战争中我们都有人死去。今天我们的人在越南正在和误认的敌人打仗而死亡。

新型的黑人要生活；要生活，我们就不能站着不动，也不能只相信自卫。我们必须勇敢地出击，向白人西方世界的权力中心发动进攻。在这个国家，白人基督教会是政府的另一种形式，它们被这个国家的政府用来剥削亚非拉的人民，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因此，兄弟姐妹们，我们向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提出的要求只是些小小的要求。这些要求只相当于给每个美国黑人十五美元。我们向教会权力机构要求这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必须向美国政府要求更多些。

但是，要想从与美国政府勾结在一起的教会争取到我们的要求，就千万不要忘记，胜利归根结底要靠武装和权力。

我们不是在吓唬教会。我们是说，我们知道，教会是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力量一起而来，并得到殖民者军事力量所支持的。因此，如果说殖民地的教会是由军事力量建立的，那么，我们心里很明白，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武力来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并非说，我们想走这一条路。不是的，但是我们很明确，我们不反对武力，不反对暴力。我们是被暴力从非洲抓来的。我们人身受束缚，政治上被奴役，充当奴隶，任由军事机器和与之合作的基督教会强迫去劳动。

我们承认，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必须准备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社区内进行长期的教育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曾协助美国白人压迫我们。我们无意指责在黑人教会里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教的黑人兄弟姐妹。我们要求他们懂得，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教会是如何利用它那关于兄弟情谊的伪善宣言和教义骗取了我们的信任和忠诚。攻击黑人的宗教信仰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尽管我们知道，当我们被抓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时基督教却被用来加强对我们的奴役。我们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迫使种族主义的白人基督教会开始支付赔款，这是应当付给全体黑人的，不仅要由教会支付，而且也要由私人企业和美国政府支付。我们把基督教会作为斗争焦点，为的是要尽力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551

我们的要求是可以谈判的，但是，我们的要求只可增加，不可削减。我们要求教会提供比我们的要求还要多的款项。我们的口号是：

一切道路必须通向革命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使一切可能中立的力量保持中立
对敌斗争毫不留情
胜利属于人民

生命和健康属于全人类
反对白人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统治
建立革命的黑人政权
我们必胜

我们为什么而战

黑人工人联合会

552

我们在此声明，我们作为（福特工厂的）马瓦种植场的被压迫工人，不受任何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章程、合同、协定的约束，不受法律以及资方与汽车工人联合会一致同意的那些公司政策的约束，因为它们都是种族主义的或有助于剥夺黑人、第三世界和所有被压迫工人的基本宪法权利和道义权利的。这些权利就是：人的尊严、健康和安全、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均等的就业机会。

我们还声明，作为工人，我们有权要求，劳资双方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把我们劳动赚来的钱的大部分用来改善我们社区的生活、教育和卫生状况。

为获得这些权利，黑人工人联合会接受委托，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来进行组织、鼓动、揭发、报道工作，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我们还声明，工厂经理、监督员、工会官员或其他走卒，只要视个人野心、自己利益、利润和产权高于工人的人权，并且否定我们对权利的要求，那么我们就没有义务去尊重、服从或遵循他们的领导。

工厂属于人民；我们工人就是人民。

1. 终止福特汽车公司向工会官员支付薪水。
2. 终止对所有工人的种族歧视、剥削和压迫。

3. 为上下班路途远的工人提供交通工具。许多人买不起汽车，必须依靠合伙使用汽车的办法。

4. 废除越战退伍军人九十天试用期的规定，制订他们第一天上工就算正式工的规定。

5. 彻底修改申诉程序。

6. 所有油漆工、喷雾工、磨铅或磨金属工、焊接工、司机以及所有接触到弥漫全厂的严重空气污染的工人，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义务健康检查。

7. 废止强迫性加班加点。

8. 废除快速流水线制度。

9. 废除白人肤色的特权。

10. 福特汽车公司和美国汽车联合会出版的各种公报、小册子、工作申请书，必须使用西班牙文和克里奥尔文印行。

11. 使更多的黑人和第三世界工人进入技术工种；许多人已经合格，但是，种族主义把他们置于门外。制订有效的学徒制度，⁵⁵³为青年黑人和第三世界工人掌握技术工种作准备。

12. 在工厂里为不会说英语、不会阅读英文的工人办义务性英语学习班。

13. 福特汽车公司应宣布彻底断绝与南非来往的政策，因为，美国人在南非做生意会加强那里的种族歧视制度及其政府。

原 则 声 明

支持非洲解放委员会

世界展望

“没有斗争，就不能有进步。……”

全世界黑人逐渐认识到，我们只能开展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势力的持久斗争，才能赢得自由。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在非洲

和亚洲溃烂化脓，并且波及西半球。在美国，我们称它为垄断资本主义；在非洲，它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不管它在哪里出现，它的基石是美国的白人统治阶级。

帝国主义既不是战无不胜，也不是不可战胜的。随着对它的打击的增多，帝国主义危机加深了，并在西半球、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把对黑人的剥削提到新的高度。

非洲

在非洲，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残余全都为葡萄牙所占有（在几内亚一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美国政府通过直接援助（如四亿三千万美元的亚速尔群岛协定）和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赠送飞机、武器和军事训练（在北卡罗来纳州布赖格要塞），已经成为葡萄牙压迫者的永久支持者和同盟者。白人殖民者统治以警察国家南非为基地，扩大到纳米比亚（西南非）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美国公司和银行、或跨国公司和银行在南非没有投资。大通曼哈顿银行、费尔斯通橡胶轮胎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星期日旅店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及约三百家其他企业，在那里拥有的投资总额超过十亿美元。由于目前的危机，⁶⁵⁴ 南非人民和几内亚一比绍人民面临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安置计划把欧洲失业工人吸收到非洲定居，指望他们对解放力量作战。有一个例证，莫桑比克太特省卡布拉—巴萨水坝工程，在那里可望安置一百万欧洲工人。

2.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迁移来的工厂（“外逃工厂”）加深了剥削程度。这些新投资带来的通常是：制定不准罢工的法律，实行强迫劳动，发放奴隶工资，制定不准组织起来的法律，政治上迫害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新法西斯政策。

3.南非和以色列的穷兵黩武政策和侵略政策利用（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所投入的资本，使“独立的”非

洲重新殖民化。

西半球（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

西半球黑人同样陷入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罗网中，在当前斗争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几个重大问题：

1. 失业，低工资，工作无保障，在用人和提升方面（特别是在技术工种中）资方和工会领导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以及工厂的超剥削（快速流水线制和强迫加班，等等）的问题。
2. 继续忽视甚至削减社会服务：包括公共福利、交通、住房、卫生、保健设施和教育等等。
3. 用法西斯式的袭击队（例如底特律的街头警察追捕队）来实行政治—警察—军队三位一体的镇压，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监视和密探，监狱里黑人青年的比例上升，把海洛英有计划地引进到黑人社区。
4. 黑人保存和发展革命文化的努力继续遭到猛烈攻击，包括使用歪曲了的黑人历史片断和“杰出的美国黑人的成就”。事实上这些攻击是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和其它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图谋把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体制，强加于另一种文化。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为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建立的那些体制。

555

终于得到消息

全世界的黑人终于得到了消息，这就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双头妖怪是我们的敌人。目前南部非洲的主要历史趋势可以概括如下：

1. 解放运动的斗争得到加强，并取得愈来愈大的胜利，每天都获得新的胜利。它们的斗争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得到其他反帝力量的援助，特别是得到美国进步黑人日益扩大的援助。

2. 解放运动得到非洲独立国家，甚至保守国家，日益增长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以直接援助的方式提供的。

3. “殖民地”解放组织走向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葡萄牙政府日益加紧绝望挣扎。葡萄牙特务在科纳克里街头怯懦地暗杀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密卡尔·卡布拉尔，反映了这种绝望挣扎。

4. 殖民地政府和帝国主义政府，特别是罗得西亚、南非、葡萄牙、以色列和美国的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合作加强了，首先是集体军事安排；其次是劝说某些非洲国家的政府，企图诱骗它们去与南非“对话”，或者以别的方法破坏非洲反殖民主义的团结；第三，玩弄阴谋，把葡萄牙殖民地移交给假的黑人“独立”政府——实际上它是葡萄牙的傀儡。

5. 南部非洲的黑人日益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示威和罢工证明，他们在国内受压迫的制度，是可以推翻的。

当前美国的主要历史趋势可以概括如下：

556

1. 国际资本主义危机产生了影响——黄金市场价格上涨，美元币值下跌。这种影响使得美国的经济基础不稳固；失业、食品价格昂贵、工厂外流，是国内市场不稳定的几个迹象。

2. 美国人民，特别是黑人，心灰意冷和愤怒的表现日益增多——他们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来回折腾。

3. 政府中从尼克松到霍尔德曼，从戴利市长和阿多尼西奥市长一直到街头警察，其腐化堕落已暴露无遗。人民日益认识到，这种腐化堕落与大公司和富豪们为了他们自私的利益而控制政府是有联系的。

4. 美国白人统治阶级和他们的辩护士们日益企图把许多社会问题（如高捐税、削减福利、白人工人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归咎于黑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妖怪有两个头——一个在西半球，另一个在世界别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与所有进步黑人负有同样的任务——对一切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作斗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黑人中间建立起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组织统一战线

“如果我们不制订团结的计划，并采取积极步骤组成政治联盟，我们很快就会在我们自己之间打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站在幕后牵黑线，使我们为了他们的凶恶目的而互相残杀。……”

——克瓦姆·恩克鲁玛

全世界黑人面临的战斗前景是，把战胜敌人、建设新世界所必需的理论武器、组织武器和实际经验与运动结合起来。

理 论

我们必须向其他运动和斗争的经验学习，这些经验教导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从缺乏理论指导的斗争中已经吸取到大量的教训。这些教训把团结和理论这两个重要法宝教给了我们：

1，我们不能成为教条主义者。一旦我们扎根于某种原则，我⁵⁵⁷们必须根据我们周围变化着的具体条件来指导我们的斗争。

2，真正的团结不是来自无视分歧，而是来自消除分歧，努力解决分歧。通过各种意见互相作用并且在实践中进行考验，才会锤炼出一个正确的立场。

组织

我们必须努力改进我们的组织工作。团结起来意味着找到了途径，使每个对斗争抱严肃态度的人都充分发挥其能力和技术。

实践

对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真正检验当然是实践。我们在反帝战线内外从事有原则的工作。此外，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能力，把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传播到因各种不同问题而结合在一起的社团中去，但仍然得坚持我们的方针。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我们必须把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与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因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地方取得的胜利就是所有地方的胜利。我们必须把西半球的黑人解放斗争和有色人种为根本改变社会性质而进行的全面斗争协调起来，因为我们对世界负有责任，要在这个堡垒内部向剥削和压迫作战。

发展一个黑人的统一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发展一个把黑人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进程结合起来的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是：怎么办？

总结

概括起来，我们提出三个要点：

1. 黑人解放斗争的新团结必须具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性质。
2. 把黑人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统一起来的斗争，是我们在思想上建立先进运动的力量源泉。
3. 我们的团结必须包括一切黑人社会集团和阶级构成，我们建议黑人工人掌握领导权。

非洲解放委员会的基本纲领

1. 通过非洲吁恳联合会为南部非洲和几内亚——比绍的解放组织筹款。 558
2. 举办各种学习讨论会和学习节目，研讨关于种族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及其对非洲大陆、特别是对南部非洲和几内亚一比绍的影响。
3. 发展和发行印刷品、电影片及其它教育材料，揭露种族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及其对非洲大陆，特别是对南部非洲和几内亚一比绍的影响。
4. 参加并援助黑人团体和黑人工人为反对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压迫所进行的斗争。
5. 作出努力去影响和转变美国在世界上扮演帝国主义角色的政策。
6. 开展群众运动，反对任何政府、产品和公司与南部非洲和几内亚一比绍的非法种族主义政府的联系，或支持它们。
7. 支持并积极带头参加每年一度的非洲解放日示威，这个示威与国际非洲团结日一并举行。

Bibliography

- "The A.F. of L. and the Negro," *Opportunity*, VII (November, 1929), pp. 335-36.
-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Compil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Weld, New York: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1839.
- Aptheker, Herbert.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51.
- "Militant Abolitionism,"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XV I (October, 1941), PP. 438-84.
- "South Carolina poll tax, 1737—1895,"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XX I (April, 1946), PP. 131-9
- Association of Artists for Freedom Forum at Town Hall, June 15, 1964.
- Bacote, Clarence Albert. *The Negro in Georgia Politics, 1880—1908*. Chicago: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5.
- Baldwin, James. *The Fire Next Time*. New York: Dial Press, Inc., 1963.
- Bates, Daisy. *The Long Shadow of Little Rock*.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62.
- Barnes, Gilbert.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4.
- Bauer, R.A. and Bauer, A.H. "Day to Day Resistance to Slavery,"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XV II (October 1942), PP. 388—419.
- Bell, Howard H. "Negro Nationalism: A Factor in Emigration Projects, 1858-1861,"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 I V II (January, 1962), PP. 42—53.
- "A Survey of the Negro Convention Movement 1830—1861."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53.
- Bittker, Boris L., *The Case for Black Repar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 Blackburn, Sara, ed. *White Justice, Black Experience Today in America's Courtroom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Broderick, Francis L. and August Meier. *Negro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obbs-Merrill Co., Inc., 1965.
- Brown, John. *Old South Leaflets*, I V (Doc. 84).
- Calista, Donald J. "Booker T. Washingto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LIX (October, 1964), PP. 240—50.
- Carmichael, Stokley. "Toward Black Liberation,"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II (Autumn, 1966), PP. 639—51
- "Who Is Qualified?" *The New Republic*, 154 (January 8, 1966), PP. 20—22.
- Channing, William Ellery. *Slavery*. 4th ed. revised. Boston: James Monroe & Co., 1836.
- Clark, Kenneth B.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 Clark, Septima P. "Literacy and Liberation," *Freedomways*, 4 (First Quarter, 1964), PP. 113—24.
- Echo in My Soul. New York: E.P. Dutton & Co., 1962.
- Coffin, Joshua. *An Account of Some of the Principal Slave Insurrections*. New York: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1860.
- Cornish, Dudley Taylor. *The Sable Arm; Negro Troops in the Union Army, 1861—1865*.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66
- Danzig, David. "In Defense of 'Black Power,'" *Commentary*, 42 (September, 1966), PP. 41—46.
- Dennett, John Richard. "1865: The South As It Is," *The Nation*, (September 7, 1865), PP. 298—300.
- Douglass, Frederick.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Written by Himself*. Boston: De Wolfe & Co., 1895.
- "Reconstruction," *Atlantic Monthly*, XVIII (December, 1866), PP. 761—65.
- Douglass, William. *Annals of the First Afric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w styled the African Episcopal Church of St. Thomas,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King & Baird, Printers, 1862.
- Drake, St. Clair, and Cayton, Horace.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Vol. I,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 Drake, Thomas E. Quakers and Slavery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Du Bois, W.E. Burghardt. Black Folk: Then and Now. New York: Henry Holt, 1939.
-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S.A. Russell, 1935.
- Dusk of Dawn: An Essay Toward an Autobiography of a Race Concep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Inc., 1940.
-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61.
-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38—1870.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896.
- Dumond, Dwight L. "Emancipation: History's Fantastic Reverie," Jo ural of Negro History, XLIX (January, 1964), PP.1—12.
- Antislavery: The Crusade for Freedom in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Inc., 1961.
- Edelstein, Tilden G. "John Brown and His Friends," in Hugh Haw kins, ed., The Abolitionists, Immediatism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s. Boston: D. C. Heath & Co., 1964.
- Elkins, Stanley M.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New York: The Universal Library, Grosset & Dunlap, 1959.
- Essien-Udom, E. U. Black Nationalism: A Search for an Identity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Farmer, James. Freedom—Wh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5.
- Filler, Louis. Wendell Phillips on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 New York: Hill & Wang, 1965.
- Fleming, Walter 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 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rthur H. Clark, Cleveland, 1906—1907.
- Foner, Philip S. The Black Panthers Speak.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970.
- Fr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Inc., 196
- Franklin, John Hope.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63.
-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Seco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New

-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7.
-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Frazier, Edward Franklin.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S.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48.
- Genovese, Eugene D. "The Legacy of Slavery and the Roots of Black Nationalism," Studies on the Left, 6 (November-December, 1966), PP. 3—24.
- Granger, Lester B. "The Negro—Friend or Foe of Organized Labor?", Opportunity, XII (May, 1935), PP. 142—44.
- "Barriers to Negro War Employme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3 (September, 1942), PP. 72—80.
- Grimke, Angelina E. 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 New York: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1836.
- Harlan, Louise R.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the White Man's Burde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January, 1966), PP. 441—67.
- Harrison, Hubert H. When Africa Wakes. New York, The Porro Press, 1920.
- Hayden, Tom. Revolutionary in Mississippi.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1962.
- Hill, Herbert. "Labor Unions and the Negro," Commentary, 28 (December, 1959), PP. 479—88.
- The Racial practices of Organized Labor 10 Years After the Merger; The Contemporary Record, in The Negro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ed. by Jacobs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8.
- The Racial practices of Organized Labor—The Age of Gompers and After, in Employment, Race and poverty, ed. by Ross and Hi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 Racial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 The patterns of Discrimin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anuary, 1965).
- Racism within Organized Labor; A Report of 5 Years of the AFLCIO, 1955—1960.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Spring, 1961).
- Twenty Years of State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 Commissions: A

- Critical Analysis with Recommendations, in Negroes and Jobs, ed. by Ferman, kornbluh and Mill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 Holmes, John Haynes. The Disfranchisement of Negroes. New York;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1910 (?).
- Holt, Len. Act of Conscien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 Hughes, Langston. Fight for Freedom, the story of the NAACP. New York: W. Norton & Co., Inc., 1962.
- Huie, William Bradford. Three Lives for Mississippi. New York: WCC Books, 1965.
- Jackson, Luther B. "Race and Suffrage in the South Since 1940," New South, 3 (June—July, 1948).
- Jefferson, Thomas.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Boston; David Carlisle, 1801.
- Johnson, James W. Along this Way: the Autobiography of James Weldon Johnso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33.
- Johnson, Charles S. The Economic Status of Negroes. Nashville; Fisk University press, 1933.
- "The Negro and the present Crisis",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X (July, 1941), PP. 585—95.
- Johnson, Lyndon B. "To Fulfill These Rights," (June 4, 1965), Public Papers, LBJ, 1965, II, pp. 653—640.
- Kahn, Tom The Economics of Equality. New York; League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964.
- Kellogg, Charles Flint. NAACP: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Vol. I, 1909—192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 Kennedy, Stetson. Southern Exposur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46.
- King, Jr., Martin Luther.Stride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8.
- "Martin Luther King Defines 'Black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1, 1967.
- "Negroes Are Not Moving Too Fast," Life, November 7, 1965.
- Lay, Benjamin. All Slave-keepers, That keep the Innocent in Bondage, Apostates...Philadelphia;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B.

- Franklin), 1737.
- Lester, Julius. "The Angry Children of Malcolm X," Sing Out, Oct. -Nov. 1966. Vol. 16, No. 5.
- Lewis, Anthon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4.
- Lewinson, Paul. Race, Class and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Lincoln, C. Eric. "The Black Muslims in America" in Earl Raab, ed.,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Toda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2.
- Litwack, Leon. North of Slavery. Chicago: Phoenix Book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Locke, Alain. The Negro in America.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33.
- The New Negro. New York: A. & C. Boni, 1925.
- Lynd, Staughton.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 Mcmilliams, Carey. "How the Negro Fared in the War," Negro Digest. Tv (May, 1964), pp. 67—74.
- Mepherson, James M. The Negro's Civil War: How American Negroes Felt and Acted During the War for the Un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65.
- Mannix, Daniel P. and Cowley, Malcolm. Black Cargo: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2
- Mays, Benjamin E. and Nicholson, Joseph W. The Negro's Church. New York: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 1933.
- Miller, Kelly. "An Appeal to Reason on the Race Problem: An Open Letter to John Temple Graves Suggested by the Atlanta Riot," in Race Adjustment. New York: The Neale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 Miller, Loren. "Farewell to Liberals: a Negro View," The Nation, 195 (October 20, 1962), pp. 235—38.
- Moon, Henry Lee. Balance of Power: The Negro Vot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48.
- Myrdal, Gunna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Vol. I and I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4.

- National Committee of Negro Churchmen. "Black Power," advertisement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1, 1966.
- National Urban League. *Facts on the Many Faces of Poverty*. New York: National Urban League, Inc., 1965.
- Nelson, Truman. *Documents of Upheaval*.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6.
- Olmstead, Frederick Law. *The Slave States*. Edited by Harvey Wish. New York: G. P. Putnam, 1959.
- Osofsky, Gilbert. *Harlem: The Making of a Ghetto*.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 Otis, Jame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Boston: Printed and sold by Edes and Gill, 1764.
- Patrick, Rembert W.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Peck, James. *Freedom Rid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2.
- Pennypacker, Samuel W. "The Settlement of Germantown, and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i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IV (January, 1880), pp. 1-42.
- Poussaint, Alvin F. "The Negro-American: His Self-Image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58 (November, 1966), pp. 419-23.
- Price, Hugh Douglas. *The Negro and Southern Politics: a Chapter of Florida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1.
- Quarles, Benjamin.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urham,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 Raab, Earl.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Toda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62.
- Redpath, James. *The Roving Editor or, Talks With Slave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New York: A. B. Burdick, 1859.
- Ruchames, Louis, ed. *The Abolitionists: A Collection of Their Writing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3.
- Race, Job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 Russ, Jr., William A. "The Negro and White Disfranchisement During Radic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IX (April, 1934), pp. 171-92.
- Rustin, Bayard. "Black Power and Coalition Politics," *Commentary*, 42 (September, 1966), pp. 35-40.

-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Commentary*, 39 (February, 1965), pp. 25—31.
- Scott, Emmett J. "Letters of Negro Migrants, 1917—1918,"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IV (July, 1919), pp. 290—340.
- Sherwin, Oscar. "Sons of Otis and Hancock,"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XIX (June, 1946), pp. 212—23.
- Shoemaker, Don, ed., *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7.
- Shriver, Sargent. "How Goes the War on Poverty?", *Look*, 29 (July 27, 1965), pp. 30—34.
- Silberman, Charles E. *Crisis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Inc., 1964.
- Stanford, Max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and the Afro-American Student," *Liberator*, V (January, 1965), pp. 13—15.
- Stowe, Harriet Beecher. *Men of Our Times*. Hartford, Conn.: Hartford Publishing Company, 1868.
- Sumner, Charles. "Argument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of Massachusetts, in the Case of Sarah C. Roberts v. The City of Boston—December 4, 1849," in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Vol. II.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70.
- Sutherland, Elizabeth, ed. *Letters from Mississipp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5.
- Broeck, Jacobus. *Equal under Law*.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5.
- Truth, Sojourner. *Narrative and Book of Life*. Boston, 1875. U.S. The Mississippi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Mississippi*.
- U.S. The National Emergency Council.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South*. (1938)
- U. S. Labor Department.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March, 1965.
- U. S. Senate Report on Labor and Capital, testimony, iv., p. 382. (883)
- Volte, Charles G. and Harris, Louis, *our Negro Veterans*. Public Affairs Pamphlet No .128, 1947.
- Wade, Richard C. *Slavery in the Cities; The South, 182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Walker, David. An 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 Boston: 1829.
- Washington, Booker T. Up From Slavery,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1.
- Watson, Thomas E. "The Negro in the South," Arena, IV (October, 1892), pp. 540—50.
- Webb, A. B. W. A History of Negro Voting in Louisiana, 1872—1906. Baton Rouge, La: Thesi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62.
- Weisberger, Bernard A. "The Dark and Bloody Ground of Reconstructio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XXV (November, 1959), pp. 427—47.
- Wesley, Charles H. "The Civil War and the Negro America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LVII (April, 1962), pp. 86—93.
- White, Walter. Rope & Faggot: A Biography of Judge Lync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9.
- "What the Negro Thinks of the Arm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3 (September, 1942), pp. 67—71.
- Williams, Robert F. Negroes with Guns. New York: Marzani & Mansell, Inc., 1962.
- Wish, Harvey. "American Slave Insurrections before 1861,"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XXII (July, 1937), pp. 299—320.
- The Negro Since Emancipa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4.
- Slavery in the South.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64.
- Woodward, C. Vann.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Inc., 1960.
-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Vol. IX, A History of the South.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Littlefield Fund for Southern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51.
-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Work, Monroe N. Negro Year Book. Tuskegee Institute, Ala.: Negro Yearbook Publishing Company, 1937—38.
- X, Malcol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lex Haley.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4.
- Zinn, Howard. Albany, a Study in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tlanta,

Ga.: 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 1962.
"The Limits of Nonviolence," Freedomways, 4(Frist Quarter, 1964),
pp. 143—48.
SNCC, the New Abolitionists. Boston: Beacon Press.